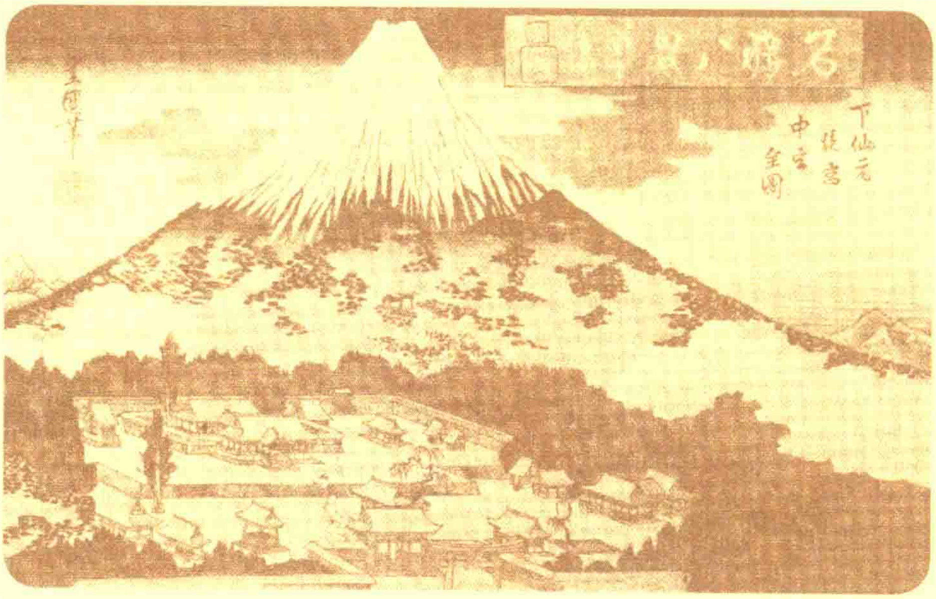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一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雜史

一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3輯，雜史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1956-8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日本—歷史—雜史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199077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951號 郵政編碼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946 字數:18920千字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13-11956-8/K
定價:23800.00圓(全二十八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總前言

孫錦泉

所謂「日本漢文史籍」是指日本人用漢語文言文寫作的記載日本及其他國家歷史的著作。《日本漢文史籍叢刊》共收書伍佰餘種，分爲紀傳、六國史（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傳記、雜史、地理、外紀、職官、政書、史表、目録、史評十三大類，另附詠史詩、類書兩類。大類以中國史書分類法爲主，小類參照日本史書的分類法。

歷史上，東亞漢字圈國家（日本、琉球、朝鮮、越南）曾如飢似渴地收集中國書籍，以便向中國學習，所以這些國家收藏的中國書籍數量很龐大，對中國的瞭解也很深入。相反，中國過去却以天朝大國自居，對這些國家的書籍很少收集，對這些國家的瞭解也很不深入。

上垣外憲一在其《日本文化交流小史》的前言中這樣寫道：「學習是人類值得自豪的本質，能從内在方面理解他人更是值得尊重的人格表露。日本人從中國及朝鮮半島學到了諸多學問的事實，换言之也就是相對深刻地學習並理解了别國的文化。如果按先生高貴，弟子卑賤的説法，那麽學習者自然處於下位。文化交流史在日本之所以被付之等閒的原因，或許正是這種來自儒教的差别感在根底上從中作祟。然而，以我在本書所處的立場來説，我倒認爲不如説對鄰國擁有《源氏物語》這樣卓越的文化産物全然不知的中國、韓國，才是犯下了無知或對異民族文化采取傲慢態度的錯誤。」（武漢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十月）編者對上垣外憲一先生的上述説法深表贊同。的確，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中國人知道日本的《紅樓夢》——《源氏物語》的人，不能説没有，但至少可以説很少。

中國很少收藏日本古籍是不争的事實，過去如此，現在仍然如此。清代前期吴江翁廣平爲了編纂他的日本通史《吾妻鏡補》（中國人寫的第一部日本通史）而不遺餘力地收集日本史書，但是，從其書前所附參考書目來看，却是少得可憐，甚至連日本的六部國史都没有收羅完備。現今的中國也好不到哪裏去。中國國家圖書館的藏書是最豐富的，但就是這個圖書館，收集的日本古籍也少得令人吃驚。舉例來説，《大日本史》在日本史學史上的地位相當於中國的《史記》，但國圖只有半部（有紀傳、無表志）；《本朝通鑒》在日本史學史上的地位相當於中國的《資治通鑒》，但國圖未收藏。如此重要的書都不完整或未收藏，其他書籍就更不用説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日本研究所及日語系如雨後春笋般湧現，研究日本歷史、文學、宗教的著作也有不少。但是，國內幾部著名的《日本史》著作却都未引用過前述《大日本史》、《本朝通鑑》等日本著名史籍；國內幾本研究日本佛教的著作也很少利用日本的各種《高僧傳》。

衆所周知，研究是要以史料爲基礎的，無史料的研究如同將高樓建築在沙灘之上。那麽，國内研究日本的著作是利用的什麽資料呢？復旦大學的馮瑋先生在其近著《日本通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三月）的前言中寫道：「得益於在恰逢一五〇年校慶的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之便，且我的合作教授恰巧是圖書館館長杉山伸也教授，很多國内難以尋覓甚至無處尋覓的珍貴史料，在這裏可以信手拈來。……或許可以斗膽直言，得此便利，和很多無奈靠研究性著作即所謂二手、三手材料支撑的論著相比，論據即史料之豐富，或許可稱爲拙著的一個亮點。我也正是憑藉這些史料，構建了拙著貌似龐大的篇幅。」這就是國内日本研究的現狀：寫《日本通史》這類著作都只能到日本去查找史籍，國内只能用到二手、三手資料（轉引日文論著引用的零星片斷的史料）。

日本的漢學是極爲發達的，甚至在很多方面還超越了中國。而中國對日本的研究，似乎絞盡腦汁也很難發現中國學者超越日本學者的情況。究其原因，並非中國研究日本問題的學者少，更不是中國的學者笨，而是先天不足—缺少基本的資料。「巧婦難爲無米之炊」這句俗語，正好可以用來説明研究日本問題的中國學者的無奈。

對一個國家、民族、文化的瞭解，最直接的渠道自然是閱讀他們的史書。而日本大正以前的重要史籍，大都用漢語文言文寫作；日文史籍的重要部分，也經由日本人譯爲漢文並運用到了他們的著作中（如源光圀漢譯《太平記》等日文史籍並運用到《大日本史》中）。要解決國内日本研究缺少基本資料的難題，編纂《日本漢文史籍叢刊》無疑是一個方便法門。編者相信，這項工作是必要的，也是有重要價值的。

二〇一一年八月於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編纂凡例

一、本叢書收書五百餘種，收録範圍限於日本人用漢語文言文寫作的史地著作；所收書一般成書於明治以前和明治時期，少量書籍放寬至大正初年。全書約編爲一百二十册，分輯出版。

二、全書分爲紀傳、六國史（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傳記、雜史、地理、外紀、職官、政書、史表、目録、史評十三大類，另附詠史詩、類書兩類；大類以中國史書分類法爲主（唯外紀從地理類獨立出來），小類參照日本史書分類法；各書的歸類一般以史體爲準，但有少量的書（主要是外紀、雜史的佛教和神道）則按所記内容歸類。六國史（正史）雖亦爲編年體，但與一般編年體史書有别（相當於中國的正史與别史的區别：二者雖均爲紀傳體，但地位不同），故六國史與編年區分爲兩類。

三、全書均爲影印，故原書的正文、卷次、葉次即使有誤，也保留原樣，版框版心及天頭之批校、正文旁之日文訓點亦不加改動。一般將底本的兩葉縮印爲影印本的一頁，字小而不便閲讀者例外。底本闕半葉或一葉者，以方框加「缺」字標注，連續闕數葉者則在上葉左邊欄標注「下缺若干葉」。

四、於各書書名葉之次葉標注底本之版本。各書均單頁另起。爲節省篇幅，同一書籍的各卷即使單頁結束，亦不留背白。一書有多處版權葉者，僅保留最末一處。

五、全書各輯均有總前言、本輯前言和本輯目録。一書分爲數册者，於各册目録標明起止卷次。爲方便讀者，各輯末均附《日本紀年表》及《日本幕府將軍表》。全書最後，附叢書總目録。

第三輯前言

周斌

本輯含雜史、史表兩大類，共編為二十八冊。

雜史分為四個小類：佛教，神道，雜記，外史。本叢書所收各類書籍，大都以史體歸類，但雜史中的佛教、神道二小類卻是以內容分類。

從《元亨釋書》（在第一冊）到《參天台五臺山記》（在第七冊），皆為與佛教相關的史書。從史體來看，有紀傳體，如《吉水實錄》；有系譜，如《淨土傳燈總系譜》；有史表，如《近世高僧年表》；有編年，如《興福寺年代記》；有地理，如《扶桑伽藍紀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參天台五臺山記》等；其它皆為僧人傳記之書，含記多人的叢傳、專記一人的別傳，或通記佛教各宗僧人，或專記一宗（如淨土宗、天台宗）僧人。

從《神道五部書》（在第七冊）到《祖志》（在第七到八冊），皆為神道之書，或載神道理論，或載神社，或記與神道相關之人（如《天滿宮世家》等）。

自《古事記》（在第八冊）到《策府》（在第二十四冊），皆為「雜紀」之書。其中，《古事記》為日本現存最早的史書。以史體而論，這些書籍皆為傳統目錄學分類之「雜史」。從記載內容來看，包羅萬象：或記某一時期的歷史，如《慶安小史》、《十三朝紀聞》、《近古史談》等；或記某一地域的歷史，如《遠野史談》、《在津紀事》、《西京傳新記》等；或以某人為中心記言記事，如《幽囚錄》等；或記某一事件，如《尊攘紀事》及《尊攘紀事補遺》等。而「蒙求」、「千字文」、「大統歌」諸書（在第十八到第十九冊），皆是以韻文寫成的日本略史。「泉譜」諸書（在第二十冊）皆是記載日本及周邊國家貨幣之書（有圖有文）。「世語」、「叢語」諸書（在第二十到第二十一冊）皆為模仿劉義慶《世說新語》的雜史，《日本智囊》為模仿馮夢龍《智囊》之作，《策府》及《戰略新編》為記載日本謀略，尤其是戰爭謀略的專書。其它的書涉及到日本文學史（如《日本詩史》、《回天詩史》等）、繪畫史（如《本朝畫史》、《雲煙所見略傳》等）、茶史（如《和漢茶志》）、酒史、櫻花史、醫學史、節日史等。

從《日本外史前記》（在第二十四册）到《江戸將軍外史》（在第二十六册），皆屬「外史」之書。「外史」之名源自中國，但日本的「外史」因其專記幕府時代諸雄傑而與中國「外史」有別。日本的「外史」之書始於賴襄（山陽）《日本外史》，專記戰國時代諸雄傑。因此書名氣極大，此後不斷有補續、模仿之作，或向前追述戰國以前諸雄傑（如《日本外史前記》），或補《日本外史》之缺漏（如《日本外史補》），或續記戰國以後諸雄傑（如《續日本外史》、《近世日本外史》、《江戸將軍外史》等）。

史表之書（在第二十六到第二十八册）的數量雖然不多，但用處極大。有的可以作為史料索引工具書來用，如《皇朝金石年表》、《日本金石年表》按年編載金石目錄；《史籍年表》與《日本史籍年表》將載有某年歷史的各種史書之名稱及卷次彙聚於一處，按年編次，甚便查檢。其它「年表」、「年契」之書大多為大事年表。此外，《近世儒林年表》為專記儒學名賢的人物表，《日本外史年表》則是專為賴襄（山陽）《日本外史》一書所作的年表。

總之，雜史類書籍記述廣泛，史表類書籍極便查檢，從事日本研究各個方面的學者大概都能在本輯找到自己需要閱讀之書。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於四川大學東亞漢籍研究所

第三輯目録

第一册目録（總第62册）

雜史

佛教

第二册目録（總第63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64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65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66册）

第六册目録（總第67册）

第七册目録（總第68册）

神道

第八册目録（總第69册）

雜紀

第九册目録（總第70册）

第十册目録（總第71册）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72册）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73册）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74册）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75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76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77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78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79册）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80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81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82册）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83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84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85册）

外史

第二十五册目録（總第86册）

第二十六册目録（總第87册）

史表

第二十七册目録（總第88册）

第二十八册目録（總第89册）

第一册目錄（總第62册）

雜史

佛教

師鍊 撰

元亨釋書

慶長四年（一五九九）洛陽（京都） 如庵宗乾刻本

據慶長四年（一五九九）

洛陽（京都）如庵宗乾刻本影印

大日本国延文庚子六月有　旨入毘盧大藏海藏福院寓居比丘尊冼等謹募衆緣恭爲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文武官僚資崇　禄位国泰民安命工鏤梓與
大藏經印板共行一部計三十巻旹貞治三年甲辰正月　日謹題

元亨釋書目録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法琳寺常曉　禪林寺宗叡
法輪寺道昌　貞觀寺眞雅
隆海法師　元慶寺遍昭
延曆寺圓珍

卷第四

慧解二之三

圓成寺益信　醍醐寺聖寶
遍照寺寛朝　醍醐寺仁海
簗波山德一　睿山藥智
睿山安然　睿山玄昭
興福寺增利　醍醐寺延敒
興福寺壹和　睿山禪喜
延曆寺良源　興福寺仲筭
東大寺法藏　金龍寺千觀
興福寺眞義　園城寺勸修
慧心院源信　檀那院覺運
睿山覺超　園城寺慶祚
睿山實因　延曆寺院源
園城寺明尊　高野山明筭
三井慶耀

卷第五

慧解二之四

睿山安海　興福寺主恩
睿山桓舜　禪林寺永觀
睿山寛印　睿山皇慶
醍醐寺延殷　觀勝寺大圓
三井宗範　延義法師
興福寺永緣　緣法院覺鑁
大谷寺源空　高野山明遍
笠置山貞慶　栂尾寺高辨

卷第六

淨禪三之一

唐國義空　睿山覺阿
永平寺道元　長樂寺榮朝
松嶋寺法心　鷲峯覺心
宋國道隆　宋國普寧

感進四之二

無動寺相應　大安寺行教
教圓法師　義照法師
勝尾寺行巡　醍醐寺觀賢
仁和寺成典　延暦寺增命
延暦寺尊意　泰舜法師
睿山明達　雲居寺淨藏
睿山修入　圓賀法師
三井公伊　藥師寺濟源
延暦寺陽生　多武峯增賀
仁和寺寬空　範俊法師
信覺法師　醍醐寺勝覺

卷第十一

感進四之三

理滿法師　睿山睿桓
子嶋寺眞興　延暦寺慶圓
延暦寺餘慶　睿實法師
一乗院定照　書寫山性空

睿山平忍　睿山蓮防
勝林院寂源　修學院勝筭
三井行圓　大原山良忍
石塔寺寂禪　行空法師
蓮長法師　楞嚴院以圓
睿山教眞　小田原經源
免原慶日　覺勝法師
國上山佛蓮　高野山維範
安部山暹覺　高野山琳賀
賢林寺戒深　南星峯圓久
行仙法師　仁和寺性信
仁和寺覺法　基燈法師
睿山叡好　愛太子山仁鏡
蘇嶽良筭　雪彦山玄常
超勝寺清海　鞍馬寺重怡

卷第十二

感進四之四

園城寺行尊　寂福寺延朗

勝尾山善仲　彌勤寺開成
園城寺教待
卷第十六
力遊九
百濟國曇慧　高麗國慧便
百濟慧聰　高麗慧慈
百濟觀勤　高麗僧隆
百濟慧彌　高麗曇徵
吳國福亮　唐國神叡

唐道璿　唐道榮
慧濟法師　僧旻法師
慧隱法師　智通法師
智鳳法師　淨達法師
行善法師　興福寺玄昉
行賀法師　梵釋寺永忠
靈巖寺圓行　安祥寺慧運
唐補陀落寺慧萼　眞如法師
奝然法師　宋吳門寺寂昭

宋傳法院成尋
願雜十之一
古德一
豐國　德齊
德積　慧妙
道顯　道信
法貞　弘曜
慧忠　行表
仁秀　澄睿

慈垣　壽遠
守寵　道詮
承俊　良眞
卷第十七
願雜十之二
王臣二
聖武皇帝　貞觀皇帝
寛平皇帝　寛和皇帝
蘇稲目　蘇馬子

陽勝　窺仙
都良香　藤太主
生馬仙　法空
卷第十九
願雜十之四
靈恠六
轉乘　海蓮
慧増　頼眞
春命　蓮尊

明蓮　妙達
道命　源尊
常照　阿清
蔵満　圓能
道乗　圓善
安珍　無空
講仙
度撿論
卷第二十

資治表一
起欽明至皇極合七君
卷第二十一
資治表二
起孝德至元明合七君
卷第二十二
資治表三
起元正至廢帝合四君
卷第二十三

資治表四
起高野至承和合七君
卷第二十四
資治表五
起仁壽至承平合七君
卷第二十五
資治表六
起天曆至承保合十一君
卷第二十六

賈盤島　蓼原村盲女
熊野村比丘　総州大守藤時重
江諸出　慧勝
藤常行　仲算童
役夫賀能　德滿
大峰比丘

巻第三十

志四

黜爭九

序説十

略例 附

智通論 附

元亨釋書目録終

詮量坊純長

上元亨釋書表

臣僧師錬言竊以
聖明之代必有著述其來者尚矣昔者漢武
之雄略也子長纂史記焉宋仁之寛厚也永
叔修唐書焉二作之高出諸史之上者無乃
二主文思之化乎我金仙氏之道雖方外塵
表之詮至有撰編者靡不繇旃矣嘉祥之創
梁也逢高祖之仁裕矣西明之續唐也遭太
宗之緝熙矣及天壽之成端拱也皆泰平之
標幟矣伏惟
皇帝陛下
道出震
德重离
稟上聖之姿
膺中興之運街談衢話
復
延
天之至和

祖業
宗勳
授唐虞之淳化師錬生無爲之
清世屬空門之斐文僧史才疎耻刪手於照
默宗記氣慵謝遂爪於永安寔緇田之稗稊
禪林之樸樕者也
陛下
邁五君之德而
鍾五君之譽師錬乏五子之才而成五子之
事熟念
明時時繁矣
昌世世多矣然當
聖代而茲書出焉豈
我君
文思之勝化而
太平之餘標乎今夫隋珠趙璧照乘夜光夕
棄捐于路傍矣有一夫掇拾磨拭繅藉襲藏
玉若有知寧不怡哉其夫不自珍捧獻于一

人其人又雖威重豈無動喜容乎蓋諸師之
高徳不啻珠璧七百餘年不有通傳可謂棄
捐矣師錬匹夫之頑嚚也視斯散落弗能無
掇襲如是至寳不敢私蓄敬上
陛下弗為僭越耳林下蔬筍酸餡雕蟲乞降
中書得受
官校若有可采入大藏行天下於戲璵璠之
玩弄
王者之事也匹夫唯輸貢而已然則此書之
流播
陛下之任也觸撼
黷續伏待斧鑕師錬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
言
元亨二年八月十六日臣僧師錬上表

元亨釋書卷第一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傳智一之一

南天竺菩提達磨　高麗慧灌
吳國智藏　元興寺道昭
北天竺善無畏　興福寺慈訓
唐國鑑眞　延暦寺最澄
金剛峯空海

菩提達磨者南印度香至王第三子也蕭梁普通元年庚子來支那與武帝説第一義帝不契乃渡江入魏居嵩山少林寺經九白歸天竺其後八十有六年吾推古二十有一歳癸酉遊此方推古女主委政太子豐聰十有二月朔太子過和之片岡於時達磨作飢人貌弊服襤褸而臥路傍眼有異光其體甚香太子見之令問姓名磨不對太子作和歌問之磨便以和歌酬之其歌詞共在國史之推古紀也太子與飲食亦脱衣付而曰乞快安寢言已歸宮遣人看之使者復言飢人既殂太子悲慟命駕馳赴死所親率臣僚封樹焉居數日太子語侍臣曰卿輩餓者非凡必眞人也使使開壙而所賜之衣在棺上餘無所有太子便取其衣且自服之時人曰惟聖知聖信之矣哉其太子之所築墓今尚在焉俗呼其地號達磨墳磨之事迹詳見寶林傳燈唐僧傳等書

贊曰至人之應世也雖不可測焉然儀相之繙異遷化之偶合屢寄齒牙之不誣者昭晰矣夫斯土佛種萌芽之初三草猶未蘇二木亦蔽芾豈天杳之所堪邑邑乎哉惟時機之生酸也宜乎吾祖之作餒顇乎至有印足跡者爲後世屈蟠三千里之苗根也若夫葱嶺逢宋雲魏帝發墓空遺隻履片岡謁太子官使見槨只留故衣吾祖眞身掯偷所謂譬如意去石壁無礙之者乎斯方異域合符者何哉尒後五百七十有七年建久之間心宗勃

興寛元以降祖風發越
王臣雷同士庶響合憑茲視之雖饉于時不
苟來也
釋慧灌高麗國人入隋受嘉祥吉藏三論之
旨推古三十有三年乙酉春正月本國貢來
敕住元興寺其夏天下大旱詔灌祈雨灌著
青衣講三論大雨便下上大悦擢爲僧正後
於内州創井上寺弘三論宗
釋智藏吳國人福亮法師俗時子也謁嘉祥
受三論微旨入此土居法隆寺盛唱空宗白
鳳元年爲僧正道慈智光皆藏之徒也
贊曰騰蘭來漢漢人始得耳真乘焉然其道
渾朴無宗派之稱矣羅什入關之後三論之
宗聿煽諸家之剖分皆殿之矣我
欽明之聖統海藩不替於貢曇慧道深偕計
來儀此時佛法草昧誘導惟微灌公因三韓
句麗之賓起毘曇提婆之唱夏旱降大雨於
天下時渴澗甘露於井上藏公尋來系嗣繩
繩烏乎三論也爲兩朝宗旨之先登異焉耳
乎哉或曰曹魏嘉平二年中天竺曇摩迦羅
至洛陽出戒本子何稱三論爲宗之始乎曰
魏之前比丘出家只剪髮而受三歸而已迦
羅見東土之缺僧儀始行四分戒本羯磨法
是又沙門之通儀也不必立爲宗也以故其
後承稟不續至李唐南山道宣建律宗遠取
迦羅爲祖耳矣雖儀法起於魏而宗趣成於
唐予之前言者宗派也
釋道昭丹姓船氏内州舟北郡人也居元興
寺有戒行譽白雉四年癸丑五月奉敕從遣
唐使小山長丹泛海緇侶同志者道嚴等一
十有三人到長安謁三藏玄奘即高宗永徽
四歲也藏謂諸徒曰此子多度人矣汝等莫
以外域輕之加意誘誨又告曰我往西天食
絶路又無人家殆入死地偶一沙門以梨子
與我我喫之氣力復生漸達竺土其沙門者
汝前身也故吾憐汝耳一日藏語曰經論文

博勞多功少。我有禪宗、其旨微妙。汝承此法可傳東徼。昭欣懐修習、早得悟解。又指見相州隆化寺慧滿禪師。滿委曲開示。謂曰、先師僧那曰、昔達磨以楞伽經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唯此四卷可以印心。業成辭藏。藏以佛舍利經論及相宗章疏付之。亦與一鐺子曰、我自天竺持來、煮物治疾必有神効。故我贈汝。昭捧承而出、至登州、衆人多病。昭試以鐺烹粥、或煎水與之、病者無不愈。解纜

發舶、風波俄惡、舩不進、留滯七日夜。一舡皆曰、海神之所爲也。卜曰、海神要物。舩人謀曰、恐鐺子也。昭曰、三藏靈器、遠從佛國、不可失也。諸人白曰、寧一鐺子、博衆命乎。昭不得已、以鐺入海。應時風止波恬、歸帆如飛、還本邦。又止元興寺、切諭導。此土始聞八五三二之旨。又遊諸州、事行化。國人崇之。後於元興寺東南隅、別營禪苑、從昭學禪者多矣。昭禪坐之間、或三日一起、或七日一飡。或暮、衆兩牙

放光讀經。文武四年三月、澡浴淨衣、趺坐繩床、光明盈室。語門人曰、汝等見光耶。諸徒曰、見。昭曰、莫妄言、莫妄言。後夜光透壁照庭松良久。其光指西而去。昭乃逝。年七十二。門弟子思其兩牙放光、欲収之、而先爲鬼神取去。闍毗後、欲取其骨、暴風忽來、骨灰共失。本朝火葬始於昭。昭唱導外、勸利濟、路傍穿井、諸渡儲舩。山州宇治之大橋、昭之創造也。昭傳來經籍若干、藏禪院。元明帝移都平城、昭之

徒奏於新京建禪院。所謂平城右京禪院也。經書又藏於此。

賛曰、時者難得而易失。古猶病諸。昭公不嬰斯患、豈乘凡艢而來、與駕萬里之濤瀾、預三藏之受授、是不難之遇也。片帆歸來、大施門開、四遠爭赴、互相推排。方今和州之境、平城之土、併爲唯識之區宇、踰六百之星霜矣。亦不失之良也。加之挾以心宗、旁搆禪房、雖乏貽厥、靈異已彰。昔拘尸喪舍利、未分一牙早

既被得鬼神師之奔迹遍亞 世尊善哉名稱
扶桑之職
釋善無畏者甘露飯王之裔也唐開元四年
丙辰至長安玄宗預夢眞儀泊入對與夢無
異大悅館西明寺崇爲教主二十有三年示
滅塔龍門之西山吾元正帝養老之間來此
土時機未稔利導無聞只延曆二十四年内
侍宣曰昔天竺上人雖垂降臨不勤請受徒
遷鑾舟遂令眞言秘法絶而無傳云云言無

畏也畏之事迹備見宋高僧傳
賛曰聖人之隱顯猶月之印水也有水即顯
無水即隱只恐無水月元不隱若人無水而
謂月隱者非也當無畏之遊化此方有水此
人無水方之有水雖遺蹤人之無水不承接
是以授受不繼記纂亦滅是所以我痛絶也
僅因内侍之
宣教得綴大士之軌躅奚失斯人而寡斯跡
乎然延曆大同之間密教

宣頒其後諸子爭馳捆載而歸昔會昌之虐
焰彼國此宗不振漸更五季至竟殄泯矣獨
吾日域光暉益燦其不苟來也我與達磨並
案焉
論曰達磨無畏二師雖涉吾覺當時無承稟
茲書可紀力遊何傳智之有又養老元年者
當開元五年也宋高僧傳無畏篇無他遊塔
龍門亦可疑矣曰達磨之賛不云乎其印迹
者爲後世之苗根也無畏吾無間然矣二師

共大法之始祖也彼唐宋諸師有紀述者天
竺數百年前諸祖皆盡收列焉況此二師雖
隔系授適蹈本土豈於方遊乎又子何譏議
無畏哉雜華曰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
亦無往達磨之八十六年無畏之同時皆一
念也賛之所謂齊水月也哀哉子之有劫而
無水也無畏者聖人也豈以一化迹拘去來
乎世言無畏齎毗盧舍那經入我國時乏資
稟藏和之久米寺而去後七十年空海遭靈

感得此經若無畏不將來此邦爭有此經乎猶言先有持來誰人乞明告我嗚呼無畏之畢子休聽瑩焉

釋慈訓丗姓船氏內州人初事興福寺良敏玄昉二師學相宗後偕審祥法師踰海入唐謁賢首國師法藏稟華嚴深旨歸來付良辨建賢首宗稱德帝貴之賜食邑天平勝寶四年爲僧都寶字元年爲興福寺主務此職自訓始寶龜八年化

贊曰予求訓祥事而不得雖搜索之不至惜乎古記之殘缺也所以是吾大恐而此書之作也適見國史受封戸又脊歷任僧官故立傳焉然辨公稟二師其道大振焉我見諸師之踰瀚澥者咸得所著焉可謂好擇矣就中昭道之謁三藏也訓祥之親賢首也可謂的受二師之有辨也深山大澤之所由生也

釋鑑眞丗姓淳于氏唐國揚州江陽縣人齋辯士髡之後也年十四從父入寺見佛像有出塵志父知其不可羈絆付大雲寺智滿爲沙彌神龍元年隨道岸律師受菩薩戒景龍二年於實際寺登壇受具足戒遊二京究三藏又廻江淮教授戒律吾天平五年榮叡普照等隨遣唐大使丹墀廣成入唐留學天寶元年眞於揚州大明寺開律講叡照等預肆席一日作禮曰佛法東流日域而乏教授人昔吾聖德太子記曰我後二百年異域人興眞教今當其期願事東遊眞曰我聞南嶽思公生和國弘佛法太子事我知之又聞日本長屋王崇敬三寶製千袈裟緣各繡一偈曰山川異域風月一天遠寄淨侶揩結勝緣就舶便施此土一千沙門我思是等事彼方必有淨信人而滄浪渺焉跋涉惟難彼土若緣給我豈辭勞劬二年十有二月眞與二弟祥彥道興及叡照等并徒屬八十餘人同泛溟猛風忽起船舶毄蕩中夜舟人見四神著金甲立舳艫以故無沒溺之愁然衆人恐懼危

求俺留。其不得已。其後又發或漂日南或赴
龍宮。其本志確乎不拔。遂以天寶十二年冬
乘副使伴古船放洋。天平勝寶六年甲午正
月十有二日著大宰府。四月入京。敕正議大
夫安宿王迎羅城門。乃館東大寺。天竺婆羅
門僧菩提、唐道璿共來慰問。王公士庶奔湊
作禮。眞表獻將來佛舍利三千粒、阿育王塔
樣銅支提、止觀玄義文句、菩提子三斗、晉王
右軍眞行書一卷。聖武上皇遣正議大夫眞
吉備傳宣曰。朕造東大寺已十年。此土未有
戒壇。願師營之。眞敬承詔。上皇大悅。受菩薩
戒。皇帝皇太后太子公卿以下同受者四百
三十餘人。乃於大殿西搆戒壇院。天下至今
資羯磨焉。又敕賜皇子開府儀同田部舊宅
眞成寶坊。號招提寺。本朝戒法此時方熾。天
平寶字二年。賜號大和尚。七年五月六日。結
跏趺坐。向西而化。壽七十七。預言寂日。至此
無舛。葬斂之時。香氣滿山谷。眞在唐裁納袈

裟一千、布伽梨二千。施五臺諸沙門。又寫三
大藏。初本朝大藏經論多烏焉之誤。及眞之
至。敕加整勘。眞流日南國時暑毒入眼。患之
失明。而大藏文句多所暗誦。數下雌黃。又諸
藥物此方不知眞僞。敕眞辨之。眞以鼻別之。
一無錯誤。度人授戒凡四萬余人。
賛曰。開士之赴化。過武夫之臨敵者遠矣。彼
毛羽矢石、竿木干戈、卒驅封豕、陣張長蛇、猶
一戲場耳。故入死地、出活機、立功名業勳業
者。武夫之勇也。眞公陷蛇鳥海、流蜒獱鄉、瘴
霧傷睛而不悔。颶風皷舟而不慴。再四躓奮
又起。布教異域。揄揚其理。使此下凡之軀見
習彼大仙之威儀、毗尼之軌。雖尼中微六百
餘年風範可傳。古云。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
仁。是又開士之悲所以過而遠乎。
釋寂澄。世姓三津氏。近州滋賀郡人也。其先
東漢獻帝之孫。國亡竄民間。吾應神之曆。遙
慕王化而至。上憐其王孫。賜滋賀地爲采邑。

父百枝富内外學里閭敬之嘗愁無嗣祈衆
神既而詣睿嶽左麓神祠其地景趣幽邃百
枝結草廬饗香華求子期七日至第四曉得
靈夢其妻乃娠草廬今之神宮院也神護景
雲元年生澄焉時親族陳盛饍慶新産澄稚
長語其時果肴種色無一羞隣里嗟異七歳
受學聰明絶倫十二投行表法師出家習唯
識旁博採經論得華嚴經起信論等疏鳳智
所撰以不見台教爲恨適於南京寫得玄義
文句止觀四教義維摩經疏等是鑑眞之帶
來者也蓄思所遇優柔飫厭乃能講演然介
懷於無師承也是以跂踰海之志延暦二十
有一年賜入唐求法詔又以期月不許淹留
蓋愛材也二十有三年秋七月從遣唐使菅
清公浮溟渤著明州界乃德宗貞元二十年
也九月赴台州至天台山國清寺道邃法師
一見器許邃者荊溪上足智者七世之的孫
也邃授所傳一心三觀之旨曰弘道在人人

能持道吾道化行今其時哉并付菩薩三聚
大戒澄就寫天台教門疏記又見佛隴寺行
滿座主滿又然公高弟語澄曰昔智者大師
告門人曰我滅後二百余歳我法傳東國祖
識不虚子其人也乃以荊溪以上諸籍秘贖
傾倒而付曰汝持此法文爲海東傳燈之始
祖二十有一年如越州龍興寺遇順曉阿闍
梨受三部灌頂密教及得陀羅尼經書印契
圖樣灌頂器物曉闍梨付法書曰昔開元朝
大三藏婆羅門國王子善無畏從佛國大那
蘭陀寺傳大法輪至大唐國轉付傳法弟子
義林是國師大阿闍梨年一百三歳見今在
新羅國轉大法輪又付大唐弟子順曉亦是
鎮國道場大德阿闍梨復付日本國供奉大
德弟子最澄轉大法輪最澄是弟四付屬唐
貞元二十一年四月十九日書令佛法永永
不絶阿闍梨沙門順曉録付最澄又於唐興
縣逢沙門翛然得達磨一派牛頭山法蓋本

師表公傳瑯師北秀禪而付于澄以故尋求
禪要及謁然公悅懌授奥夏五月乗大使藤
賀能舶著長州即延暦二十有四年乙酉也
秋入洛城便表上西土所得天台密宗諸教
文曰沙門最澄言竊以六爻探賾猶局生滅
之郷百物正名未渉真如之境豈若隨他權
教之開三乗機路隨自實教之示一乗道場
哉然則妙法難傳流其道者聖帝圓教難說
演其義者天台伏惟陛下出震承圖登極膺

運東夷之郷化歸德於先年比蕃之來朝貢
正於毎歳於是萬機之暇一乗惟懐冀得圓
宗無爲大訓由斯妙圓極教應聖代而流傳
秘密眞宗感皇縁而格止最澄奉使求法遠
蹈靈蹤台嶺越驅躬寫教迹所獲經論疏記
二百三十餘部并五百卷又金字法華金剛
般若等經智者大師禪鎮白角如意等隨表
奉進不任誠懇戰慄之至奉表以聞帝大悅
勅曰大唐受法供奉最澄闍梨傳來天台諸

典籍流布天下宜爲七寺書寫七通即給紙
中上紙付國子祭酒和弘世監寫又詔道證
守邊修圓勤操慈蘊慈寛等碩師於野寺天
台院令受學新寫天台教文又敕和弘世宣
詔曰眞言秘教未傳此方最澄闍梨幸得
此法立爲國師九月一日敕於清瀧峯高雄
道場起都會大壇撰諸寺智行兼備者受灌
頂三摩耶道證修圓勤操正能延秀廣圓等
同預者八人野公岑守奉敕撿校法事是本

朝密灌之始也弘仁六年秋八月因和氏請
於大安寺塔中院闡揚妙法於是乎諸寺碩
德會集法筵擢三乗之矛盾判一乗之權衡
諸師伏膺始又百枝語曰我昔祈神祠待汝
神貺未報汝其代之澄乃詣神宮院勤修經
數日香爐灰中得舎利大如麻子頃刻灰裏
出金鏤器大菊花許即盛舎利宛似舊物弘
仁五年春詣宇佐八幡神宮講妙法華講竟
神詫曰不受法味久歷歳華今聽微言何以

報德我有法衣願表親達乃啓龕殿推出紫
衣二領神官巫祝各相謂曰我等未嘗見如
斯靈感也其一欝多羅其二袷衣今尚在山
院蓋澄赴唐詣祠立誓故闢此講也又於賀
春神宮寺講妙經是時豐前州田河郡吏等
錄瑞雲狀寄澄因封告義眞曰非吾滅後
不得開緘寂後門弟子等披閱其文曰今月
十八日未時紫雲光耀起賀春嶺覆法筵之
庭村民悉見敬異又是澄泛海時宿田河郡

賀春山下夢梵僧來前袒衣露身左肩似人
右肩如石言之曰我是賀春明神也和尚慈
悲救吾業道之身我當加助求法晝衣守護
欲知我實海中急難現光爲驗澄明旦眎山
右邊崩巖草木不生宛如夢中半身也異焉
又海中風浪果有光耀是以思神之不浪也
而建法華院自創講席乃神宮院也開講之
後其右巖之地漸生草木年年滋茂鄉邑嘆
異六年東州置經之時信州大山寺正智預

上野千部幹緣便寫二百部默而發忽馬不
食加鞭箠不能動已而逾信宿殆廢行裝時
陬訪大神託曰我欲受澄師勸緣而未由也
故示此異耳今我助遂此經預幹功之一耳
言已衆馬皆囓州界鄰嶮吾國之蜀道也本
是驚駘疾如驥騄智等嘆神言之不食矣初
延曆四年秋七月澄上叡山縛草舍讀法華
金光明等諸大乘經乃發五種大願時年十
九七年於山頂創一宇名曰一乘止觀院今之

中堂所謂延曆寺也自刻等身藥師佛像安之又思山
中無大藏令諸弟子繕寫亦告平城七大寺
乞加助大安寺聞寂及東州化主道忠等見
義勇爲遠闕其功十有七年立十講法會二
十有五年奏加新天台法華宗時大乘四家
華嚴法相三論律也及此並爲五宗澄又慨
念此方學佛者六除法相三論外華嚴毗尼
成實俱舍纔有名而已是依無受業者也一
宗若廢衆喜多替非所以資政化興教法也

便奏每年覃渥外加度者十二人五宗各二倶舍成實各一制可沙門勝虞永忠等奉表賀謝弘仁十年三月奏乞建圓宗大乘戒壇其條四科帝降表南京諸寺詳定建否沙門護命抗表斥之東大寺景深著迷方示正論摘二十八失平城諸刹毀唇紛羅十有一年春二月澄述顯戒論三卷表進博引大乘戒證又作顯戒緣起反詰二十八失其詞激切著明上又降其書於南寺南寺諸師無敢問

議者澄有願造六塔婆置六千部經王東州三所中國二所西邦一所今睿山東西兩塔者中國之二所也其東方行化之時見信州嶮絶長坂數十里殆千百折一日行程纔宿半山逆旅無館行客多虞澄募緣置廣濟廣極二院羈人多受其賜初延暦十有六年以智行譽上供奉列敕近州祖充山廚供二十有一年和弘世弟眞綱請於高雄寺唱天台妙義亦延善議勤操等十餘師爲和者上勅

禮部侍郎和入鹿隨喜慰問其從唐歸台州刺史陸淳明州太守鄭審則共與公據印署讃美又東州經塔會上野緣野寺豫場者九萬人下野大慈寺五萬人東民嚮化如斯所過諸州類之弘仁十有三年春二月賜宸書傳燈大法師位記夏六月四日於中道院右脇而寂年五十有六臨亡曰吾生平口無麁言手不笞罸門弟子等各乞則之亦遺誡六篇皆勤警徒也其日江東道俗相語睿山比

峯有奇雲恐有以耳後聞遷化更咱稱異十有一日右僕射藤冬嗣捧圓戒允許之詔來山中蓋慰初七也冬十有一月上製哭澄上人詩六韻降于山一時公卿才子和宸韻送山王臣遺愛如之澄博物兼知陰陽工巧醫方等又復人者多矣義眞圓澄光定圓仁等神足者二十餘輩又名卿鉅公十數人右僕射藤冬嗣太中大夫伴國道國子祭酒和弘世朝請大夫和眞綱其選也生平撰述註法

華經十二卷註金光明經五卷註仁王經註
無量義經各三卷天台靈應集守護國界章
揔持章各十卷法華輔照付法縁起長講願
文各三卷照權實鏡決權實論依憑集内證
佛法相承血脉譜六千部法華銘各一卷十
有四年春二月賜寺額配紀元曰延暦遵先
皇之崇建也貞觀八年秋七月勅謚傳教大
師

贊曰或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苟無其人道
不傳乎勝寳之間鑑眞挾台宗章疏而來時
無偉器函藏而已傳教卯金刀子鏘鏘如
志慕捜索早見其書不憑師訓便開講鏞逮
跨蒼波登銀地滿舟載歸何其駛乎故能亘
六百之祀安三千之徒彌久彌昌寧弘道之
其人歟予曰子之論未盡耳矣夫台教者荊
溪可謂之全備矣盖然公遭天寳至德之乱
世抱窮愁困厄之著意覃思宗旨供翰疏記
而後台學光賁矣傳教應智者之懸讖受妙

樂之備文是正承稟而已非習學之群也是
以負笈未期傳水器歸宜乎爲睿峯性具之
高祖乎彼眞師者自來毗尼之大匠未聞台
嶺之的嗣況在荊溪纂述之先豈旁泒鈌典
之善爲紹系之謂乎嗚呼教之授受有數耳
矣

釋空海世姓佐伯氏讃州多度郡人父田公
母阿刀氏夢梵僧入懷而有身在胎十二月
寳龜五年生焉毋思其夢小字曰貴物年十
二外舅朝散大夫阿刀大足教世典學文翰
十八上大學雖讀儒書志在佛經偶逢沙門
勸操受虚空藏求聞持法未薙染而事修練
甫冠歳就操落髮受沙彌十戒研究三論時
操在泉州槇尾山寺初名教海後自改如空
延暦十有四年登東大寺壇受具足戒又改
空海乃於佛前誓曰三乘十二部經我心有
疑未能決擇三世十方一切諸佛願垂加祐
示我正法夢中一人告曰有大經名大毗

尺一　二十二

遮那神變加持是眞秘要也靡從問此經
無知者徘徠諸所懇誠尋求適於和州高市
郡久米道場東塔下得此經披卷看閱凝滯
居多自兹志遠遊二十有三年夏五月從遣
唐使金紫光祿大夫藤賀能汎渤澥秋八月
著衡州界乃德宗貞元二十年也冬十有二
月到長安城敕館宣陽坊官舍二十有一年
又敕居西明寺永忠法師故院偶周遊城中
諸刹擇求明師謁青龍寺東塔院内供奉慧

果阿闍梨乃不空大廣智三藏之高弟也果
見而喜曰我先知汝來相待者久矣願諸徒
曰是沙門者第三地菩薩也夏六月入大悲
胎藏大曼荼羅投花花著中臺果嗟嘆以爲
大器即沐五部灌頂之擂水秋七月入金剛
界大曼荼羅八月授傳法阿闍梨位灌頂是
日海設五百僧齋果與金剛頂等諸密經并
圖畫曼荼羅及諸道具曰昔大毗盧舍那世
尊以秘密眞言印付金剛薩埵薩埵傳龍猛

菩薩展轉至大廣智智爲三朝灌頂國師亦
付我汝有秘密大根器故我兩部大法秘密
印信皆悉授汝宜以此金剛乘教及三藏所
符供養付物歸本土傳布國界然則四海安
泰萬民豐樂是亦報佛恩酬師德也又一日
語曰瑜伽者密藏也儀軌圖器諸深秘之者
見行經書或遺而不載假使聞見秘記不藉
調造子亦不委便召供奉畫工李眞等十餘
人圖胎金諸曼荼羅一十鋪又令供奉鑄士

楊忠信等新造道具一十五事又集二十餘
輩經生寫金剛頂等諸秘經皆并付之海又
逢罽賓般若三藏三藏曰我少年入道經歷
五天常擂傳燈來遊此間亦欲泛海游化東
域時緣不熟我志已矣今與汝所譯華嚴六
波羅蜜經及梵夾汝其持去通我夙志則出
經夾付之元和元年秋八月歸乃大同改元
丙戌也敕令流通傳來密乘弘仁帝敕於宮
中會諸宗碩師各唱所習海立即身成佛之

義諸家爭折之海辯論精審上語海曰義雖玄極朕思見證海即入五藏三摩地觀忽於頂上涌五佛寶冠放五色光明威容赫如也上離御榻作禮群臣皆起拜時三論之俊道昌唯識之鼇源仁華嚴之英猶雄天台之傑圓澄等皆竪降旗十有三年大同太上皇入壇灌頂帝者密灌於此始焉海已大興密教敕述所業海則毗盧遮那經及菩提心論著十住心論品藻諸宗第一異生羝羊心第二

愚童持齋心第三嬰童無畏心第四唯蘊無我心第五拔業因種心第六他緣大乘心第七覺心不生心第八如實一道心第九極無自性心第十秘密莊嚴心鱗次配抵作家之者或有問議然東密之者至今取法初海得操師求聞持法乃躋阿州大瀧之嶽修供時大晴朗忽寶劍落座前又往土州室戶崎誦修如上至五更明星飛入口已而得聞持悉地爾來身心勇健堪任頭陀被葛而經冬絕

膳而過隻精進苦行朝懺莫悔天長元年大旱春三月敕海於神泉苑修請雨經法時守敏法師奏曰守敏世壽法臘共邁于海先承詔爲適宜乃詔敏敏以七日爲期散朝陰雲厚布都下晴如夜雷鳴雨灑擧朝感異敕見雨之所霑只東西京而已亦詔海過七日不雨海入三摩提見之守敏咒諸龍入一瓶海奏延二日告諸徒曰池中有龍號善女阿耨達池龍王之族也此龍現形必得悉地時余

龍出長九尺許弟子眞雅實慧眞曉眞然等七人得見餘不觀海奏聞敕和眞綱以幣物供神龍散日重雲震雷大注膏雨池水盈溢至火壇之畔霡霂三日天下皆洽敕加優賞內州有一寺其地元龍池龍移他處池又涸寺衆嘗無水海點一所加持清泉忽沸因號龍泉寺嘗修不動使者法海身出火燄或入水想觀室內成池其神異多類之初弘仁七年遊紀州相勝攸上高野山創金剛峯寺十

有四年正月敕以東寺賜進建灌頂院海准
青龍寺法式每歲二季行灌頂事乃置慧果
所付健陀國袈裟及念珠爲寺鎮天長二年
敕改高尾神願寺名神護國祚眞言寺賜海
承和元年海奏乞准唐國内道場置眞言院
於宮中敕以勘解由司廳爲曼荼羅道場每
年正月後七日息災增益修法至今不絶二
年正月奏置試度三人毗盧遮那經業金剛
頂經業聲明業各一人初弘仁十有一年上

賜宸奎傳燈大法師位記天長之始爲僧都
承和二年海在金剛峯寺三月二十一日結
跏趺坐作毗盧印泊然入定先七日共諸弟
子念彌勒寶號至此日瞑目氣絶蓋持定身
待龍華也年六十二門人爲七七忌其間鬚
髮生身體暖經五旬諸徒剃髮整衣斂全身
疊石造壇立窣堵波其上定後四日上敕内
舍人弔喪及贈賻太上皇降弔書曰眞言洪
匠密教宗師邦家憑其護持動植荷其德惠

豈圖崦嵫未逼無常遽侵速馳草書弔慰大
定海在豆州桂谷山寺以指向空寫大般若
經至魔事品字畫忽現空中自此工筆翰能
五筆一時書或書水上墨不乱壞奉敕書大
内南門諸額又書應天門額已挂之仰見應
字上點欠之海乃擲筆補之毫無差邪王臣
伏其妙撰述尤多秘府論三教指歸性靈集
等家家誦習傳來佛舍利八十粒梵夾三經
疏二百一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諸曼荼羅

寶器道具不遑具記延喜二十有一年冬十
月賜諡弘法大師

賛曰有非常之志建非常之事不是強爲天
機之所使也纔見登壇具戒則能對佛立誓
是天機之所使與故踰鯨波之嶮危得龍樹
之深秘故國山川雲行雨施若失
宮中之紺宇建護國之儀頂上之寶冠證成
佛之義者又非天機之所及而已昔飲光尊
者正受雞足千歲之下少有人繼見彼南山

籌室有伽疑是同一三昧乎唯其欠金欄伽梨之爲異耳矣

元亨釋書卷第一

元亨釋書卷第二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傳智一之二

建仁寺榮西

慧解二之一

龍門寺義淵　大安寺道慈
元興寺智光　東大寺良辨
善珠法師　元興寺明詮
東大寺明一　元興寺慈寶
梵福山善謝　普光寺慈雲
勝悟法師　善議法師
安澄法師　光意法師
秋篠寺常樓　常騰法師
品慧法師　道證法師
奉實法師　石淵寺勤操
元興寺護命　海印寺道雄
延曆寺安慧　延曆寺義眞
延曆寺圓澄

釋榮西號明菴備之中州吉備津宮人其先賀陽氏薩州刺史貞政曾孫也母田氏懷孕八月而誕母無困惱永治元年四月二十日明星出時也隣人曰傳聞不滿期而有產者不利其父母焉母聞之不乳三日兒又不呱有沙門陽嚴往來賀家以事告其父父大嗔曰兒已死乎對曰猶活也嚴誡婦家鞠育甫此始齡浴八歲從父讀俱舍頌聰敏邁群兒十一師事郡之安養寺靜心心者嘗於三井寺與西父同業以故就焉十四落髮登叡山戒壇十七心亡遺言曰汝尚幼故不授密法我歿汝其役法兄千命乎十八命授虛空藏求聞持法自此精進屢見靈感十九赴上都從叡山有辯學台敎應保二年天下疫西思恃怙罹災歸本邦省覲又就命禀灌頂伯耆大山有基好者密乘之肆西重足依之盡得其蘊又還本山重受顯意法師密灌仁安三年夏四月乘商舶泛瀛海著宋國明州界乃

孝宗乾道四年也五月發四明赴丹丘適與
本國重源遇相伴登台嶺秋九月共源理歸
檝以所得天台新章疏三十餘部六十巻呈
座主明雲明雲見疏加嘆西又以宋地台宗
酬酢之言及彼地名德書文與雲雲曰汝於
支那揄揚台教亦我國之法華也西又跋大
志欲重入支那達於印度拜牟尼八塔爲滅
罪之要於是乎門下侍郎平頼盛與西厚聞
西之西遊常遏行装以故未遑發文治之元

平氏凋殘侍郎尋亦卒遂以三年夏重入宋
域徑趨行在謁知府接撫侍郎表奏過竺之
事于時朝議報曰北蕃強大西域皆隷關塞
不通何行之有西素志不果欝欝若亡船主
促還放洋三日逆風俄起反温州瑞安縣西
謂我未究奔馳風濤豈激我乎乃下舶與十
數輩又向赤城時虚菴敞禪師住萬年寺黄
龍八世之嫡孫也初戊子之行明州廣慧寺
知賓之者問曰子之國有禪乎對曰我邦台

教始祖傳教大師傳三宗而歸方今台家正
熾禪滅者久矣西承墜之者也恨祖意之不
全矣故航海來欲補禪門之缺不知得麽知
客又英衲也頗多發益而西癖于損友其秋
早歸夙志勉勵眞至虚菴菴問曰傳聞日本
密教甚盛端倪宗趣一句如何對曰初發心
時即成正覺不動生死而至涅槃菴慰誘曰
如子言與我宗一般西自此盡心鑽仰親炙
者數歳淳熙之末菴移天童西亦行補助多

矣紹熙二年秋辭菴菴付僧伽梨書曰日本
國千光院大法師宿有靈骨洪持此法不遠
萬里入我炎宋採贖宗旨乾道戊子遊天台
見山川勝妙生大歡喜至石橋焚香煎茶禮
住世五百大羅漢尋反本國夢境恰恰二十
年雖音問不繼而山中耆宿歴歴記其事今
又再遊此方相從老僧宿契不淺志操可貴
不得不示法旨昔釋迦老子將圓寂以正法
眼藏涅槃妙心付屬摩訶迦葉二十八傳而

至達磨六傳而至曹溪又六傳而至臨際八傳而至黄龍又八傳而至予今以付汝汝當護持佩此祖印歸國布化開示衆生繼正法命又達磨始傳衣而來以爲法信至六祖止不傳汝爲外國人故我授此衣爲法信則乃祖耳先是在萬年日敞語曰菩薩戒禪門一大事也汝航海來問禪於我因而付之及應器坐具寶缾拄杖白拂其圖迦文已下二十八祖達磨以來至虚菴嫡嫡相承不揺横枝

五十三世系連明數西趣出到奉國軍（今改慶元府）乗揚三綱舩著平戸島葦浦本朝建久二年辛亥也戸部侍郎清貫創小院延之秋八月八始行禪規纔十數輩不幾海衆滿堂遂入王都倡禪道初己酉歳有能忍者聞宗風宗門盛遣其徒附舶扣問育王佛照光禪師照憐異域之信種慰誘甚切寄以法衣及賛達磨像忍誂光之慰寄謾唱禪宗已乏師承亦無戒撿都下鄙之迄西演心宗搢紳士庶

欲混忍而擯又筑前筥崎有良辯者嫉西之禪行誘睿山講徒訴朝竄逐六年詔藤相國召西府裏以主當令仲資徴問尚書左丞宗頼預聞西排斥偽黨舉唱眞乘詞辯渙然冠纓聳聽西曰我禪門者非特今始有之昔睿山傳教大師嘗製内證佛法相承血脉一卷其初乃我達磨西來之禪法也彼良辯昏愚無知引台徒誣我禪宗若非傳教亦非傳教若非台教不立台教不立台徒豈拒我乎甚

矣其徒之闇其祖意也于時台宗有識之者以西言爲善因是睿衆輔西禪化西又與忍抗辯宗義徒反數番忍杜口而退以故西之道行盛于都城西示衆曰我此禪宗單傳心印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其證散在諸經論中今且出一二以諭汝等華嚴曰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淨名曰心淨佛土淨楞伽曰如來清淨禪大般若曰第一義無有文字法華曰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

實相又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涅槃曰如來常住無有變易毗盧遮那經曰我覺本不生出過語言道解節經曰自證無相法離言說四事文殊問經曰此法不思議離於心意識占察經曰一實境界者謂衆生心體從本以來不生不滅自性清淨起信論曰離言說相離心緣相智度論曰般若波羅蜜實法不顛倒念想觀已除言語法亦滅是等文繁今出少分耳又曰此事只在行住坐臥處添一絲毫也不得減一絲毫也不得便恁麼會去更不費些兒氣力纔作奇特玄妙商量已無交涉所以動則生死之本靜則昏沉之鄉動靜雙忘顢頇佛性摠不恁麼畢竟如何若是旨外明宗終不言中取則直下便見擦起便行箭已離絃無返迴勢千聖也摸摖不著或未到此田地切忌麁心大膽一向掠虛到臘月三十日摠不著又曰古人所謂大事未明如喪考妣釋迦老人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且道大事又作麼生明直須當人大悟一回親到方開自家口說自家話若也未悟縱說得五千四十八卷盛水不漏也只是法身量邊事於是大事遠之遠矣試舉古人悟處自家商量看如羅山和尚一日問石霜和尚曰起滅不停時如何霜曰直須寒灰枯木去山不契卻往巖頭和尚處如前問頭喝不是誰起滅山言下忽然大悟且道悟箇什麼他古人念此在茲十二時中綿密做工夫直是以悟爲則發一問決擇此事尊宿應病與藥唯以病去藥除全體輕清爲驗後學不達本源強分優劣曰石霜是死語巖頭是活語如此見解買草鞋行脚始得不須鉤頭意錯認定盤星所謂師子咬人狂狗逐塊也西少形短同學嘲曰子雖才辯身體卑矮猶人之中廣衆之時恐人不貴子也西應聲曰虞舜王赤縣晏嬰相齊國皆未聞長也同學衆嗤西雖辯一時心實恥之便以所受求聞持

法期一百日精祈始入壇時於堂前柱刻身長過期倚柱長前四十餘戊子歲上台山見青龍於石橋感羅漢於餅峯因而供茶異花現盞中又返明州詣阿育王山見舍利放光西在萬年三門兩廊缺焉西捨三百萬舉二役先二百餘祀中夫那蘭陀寺三藏室利跋陀羅之所造也寺之主者及大衆皆曰梵語室利此曰吉祥西公上字義相近西天東域前後比德名義合符爲不徒耳又修觀音院

天二　九

大慈寺智者塔院及天童山千佛寶閣建久三年於香推神宮側搆建久報恩寺始行菩薩大戒布薩六年創聖福寺于筑之博多此春分天台山菩提樹栽東大寺初西在台嶺取道邃法師所栽菩提樹枝付商船種筑紫香推神祠建久元年也西以謂吾邦未有此樹先移一枝于本土以驗我傳法中興之効若樹枯槁吾道不作蓋菩提樹者如來成道之靈木也世尊滅後一百年師子國王受佛

記共佛舍利得南枝盛金甕移殖南宋之始求那跋陀羅始栽廣府其後邃師分台峯是以西爲法信寄來逮東大寺復敕以此木移焉元久之始西又取台枝栽建仁東北隅兩處茂盛垂蔭數畝至今繁焉天下分栽建仁二年金吾大將軍源頼家施地于王城之東營大禪苑三年六月尚書省劄置台密禪三宗西即而搆眞言止觀二院于寺元久二年春三月讒命大風都人謡言比來西師新唱

天二　十

禪要其徒衣服異製伽梨博幅直綴大袖行道之時多含颷風今異二作災恐甚於西乎巷謳甚喧達天聽詔有司驅西出都西聞敕下語徒曰今日吉日是吾法成之秋也汝等早徙堀川買寺材諸徒匿笑既而官使至西曰風者天地之氣非人之所作也其神曰飛廉豈西之能乎不干於西者明矣若又有人能作風者其人尤靈不可爲凡矣明主不漫加放逐審詳兩端西之不可出都者必也官使奏

西言上曰此比丘言詣微重敕曰無所羨乎西因而陳營搆依之建仁上爲官寺得有司監護建永元年秋九月敕主東大寺幹事寺罹治承寇火修營未竟以西德望朝廷有此授不踰四載大殿層塔凡當有之所悉備足去承元二年洛東法勝寺九層大塔災勅門下侍郎藤公經監修造豫周二州充其費三年秋八月猶未成一級朝議以西之幹東大蠱付以塔事西不得辭其落亦如東大之歲

初平侍郎奏賜紫衣建保元年擢僧正初良辯謗西一夕夢西自宋國歸齎白米普種諸州覺後改悔稱揚歸降聞有誹者辯曰勿言西公非汝等毀譽境界三年西在相州龜谷營壽福寺一日辭源僕射實朝僕射曰師已老寺未成何事行乎對曰我欲入王城取滅耳僕射曰至人出沒豈擇地乎對曰都人初聞宗門疑信相半我當唱末後句顯揚王都耳即命駕歸京夏示微疾六月晦布薩次告

衆曰孟秋單五吾之終也都下喧傳至宸衷到期上遣中使問候西對宮使曰已近而姿儀壯健諸弟子傍聽潛怕晡時坐椅安祥而逝中使未還宮於塗聞路人譁稱見瑞虹于寺上實七月五日也年七十五臘六十三西知見廣大三閱大藏以法道之寄爲已任故顯密之教多所補觸至於宗門雖斑斑見于前皆乏貽厥今之學者推西爲始祖嘗曰我沒五十年禪宗大興於世文應弘長以降介

于慧日隆于巨福皆如西之言二師又領建仁可謂奇中矣生平著述興禪護國論三卷一代經論摠釋日本佛法中興願文不二門論三部經開題等各一卷密部甚多不盡記

贊曰仲尼沒而千有餘載纔探之者幾許乎只周濂溪獨擅興繼之美矣建仁去睿峯者殆于四百年其奮激之志發于妙齡也見夫因攀牛山之横枝得受龍峯之正派豈所謂尋撫子徑到葛公家者乎初志雖補傳教之

遺意後世皆推禪門之大祖因玆而言所以
過周氏爲不鮮矣加之求法之跡瀛海弗留
印文興福之光和宋共殘輪奐鳴乎壯乎哉

慧解二之一

釋義淵世姓阿氏和州高市郡人其父無子
祈觀自在像一夕聞兒呱出見之柴籬上有
一包香氣芬郁開而見之小兒也父母喜而
收養不數日而智天智帝聞之同皇子鞠育
尚本宮後出家從智鳳學唯識又入唐稟智
周法師相宗之訣周者慈恩基公之上首也
歸朝盛倡相宗受其業者行基道慈玄昉良
辯宣教隆尊等也又勤營建龍蓋寺龍門寺
龍福寺皆淵之攝造也大寶三年爲僧正神
龜五年十月寂勅禮部監護喪事

贊曰淵公其駕願力而來者乎不啻其誕育
之異也口化之迹博而遠矣昉之亂雖不盈
十世而今之言相者咸敎之裔也非駕願力
豈其爾乎

釋道慈姓額田氏和州添下郡人也事吳智
藏稟三論學大寶元年入唐請益干時武后
長安之始也蹈勝地尋明師經律論多涉獵
益究三論之旨養老元年歸盛唱空宗天平
九年冬十月啓最勝會於大極殿其儀同元
日敕慈爲講師初元年將新大官寺下勅覓
伽藍營造之宏規時無委者慈奏曰臣在唐
時偷畫西明寺心中措念若歸本土柄道福
願規模之今陛下之睿志臣之先抱也即上
之上大悅詔慈爲造寺監護而居焉又勅賜
封戸及扶翼童子其封詔曰法師遠涉蒼波
覈異聞於絕域遐遊赤縣研妙機於碩師參
跡象龍振英秦漢戒珠如滿月慧水似巨瀛
宜施食封五十戸十六年十月滅年七十餘
慈在唐逢密者得虛空藏求聞持法慈傳善
議議傳勤操操傳空海云

贊曰寂勝會者宮中法事之第一也偉哉其
儀同元日焉於以應見吾

聖武大帝歸崇之專壹矣雖南梁孝武北齊文宣不能軼耳慈公高踞主席其人可識況天平之間英俊森列乎

釋智光内州人共礼光止元興寺得智藏三論之深旨藏之室中推二人爲神足有靈叡者受于二光今之三論家皆睿之胤也禮暮年禁語音智問焉彈無所荅數歲禮逝智嘆曰禮者少年之莫逆也近歲持不語思精修也而不知受生何處祈念三二月一夕夢至

禮所嚴麗光燦智問此處何乎對曰極樂界子以懇志且來此也然非子居早出去智曰若是安養亦我夙樂偶至斯何須歸乎禮曰子無行業不可居智曰我生平見子行無過我近只持不語耳又言我乎禮曰我往見經論頗委淨業往生資糧無加觀想是以絶言語謝人事四威儀中專觀彌陀相好及淨土莊嚴積功累德今生樂邦我若不絶言語不謝人事不謝人事不至純想子今詰乎我智曰然則乞受訣禮曰子盍問彌陀智即共禮詣佛所莊嚴光色又過禮所智頭面作禮白佛言何等是往生正修業佛告智言觀如來相好及淨土莊嚴智曰今見此界廣博嚴飾心眼不及況又如來相好豈凡慮之所堪乎於是彌陀便擧右手智見掌中現小淨土嚴飾具足智覺命工畫佛堂淨土常自觀之其後吉祥而逝其圖見在元興寺世爭摸寫

贊曰二光者三論之翹楚也智昔落節于行

基今考終始過而能改者也善哉君子之道矣而已其掌中淨土者夢中之遺澤乎

釋良辨姓百濟氏近州志賀里人或曰相州其母祈觀音像而得二歲時母桑焉置兒於樹陰忽大鷲落捉兒而去母悲望趁鷲而往不歸家初南京義淵詣春日神祠見鷲鳥于野將小兒也鷲見人而避淵收而歸甫五歲就學聞一知十稍長淵誨以相宗又從慈訓法師受華嚴奧旨訓共審祥親稟於賢首故辯爲

賢首的孫也訓祥不振至辯大昌聖武帝加敬崇東大寺大像辯之勸化也天平五年建金鐘寺寶字四年爲僧正寶龜四年閏十一月十六日卒始母尋兒跋涉山川經三十餘歲而不遭不得已而赴故里乘舟泝淀河舟中人相語曰世有奇事南都東大寺良辯法師年纔三十余學超倫輩擢爲帝師昔義淵僧正見鷲弄兒取而育漸長大成此國器母聞之疑是我兒乃往南京潛尋東大比丘語

此事比丘曰辯公高貴嫗之言似瀆德吾不欲聞嫗若實母伺其出書事于簡置路傍母如敎辯如春日祠留輿視簡乃問之母告實辯曰我師義淵擧我實如嫗言我亦思見母未由也今偶相逢我甚嘉之然生平有驗乎母泣曰我昔無子祈觀音像産公以故刻一寸一分大悲小像挂兒頸鵰捉兒時像猶在焉不知公稚時有諸辯嗚咽而言我七歲淵公授觀音小像曰我得汝時此像懸汝頸恐

汝父母付之乎汝不知父母惟像惟見焉我自爾奉持未嘗離體然則嫗者實我母也自褚中出像呈母母見像宛如也母又知辯之眞子也辯便奉母歸舍院側竭哺養焉

賛曰相者謂余曰辯師之事世皆以爲異也我宗不爾何以故世之所以異之者偏計執也殊不知依他起也又辯之所以立者豈非圓成乎余曰子之論未盡耳我見辯之遭捉已是入法界品也相者曰何也余曰法界之

中以童見婦人爲知識也因此而言靈鳥者其善才良媒哉儒者尙曰禽獸夷狄皆人也況事事無礙乎何足怪焉相者絕倒適以一時之餘論綴于此矣

釋善殊姓安部氏京兆人或曰太皇后藤宮子之蘖子也少嘗鈍而以此爲恥學唯識宗習因明論昏室不通勵志無撓時毒暑頭腫如熟瓜鬚髮盡落殊之勤業率類之以故博該三藏延曆十六年正月侍皇太子病事在

資治表其年四月化歳七十五
釋明詮十許歳離家入元興寺學相宗性不敏志抱屈乃欲出他之適雨降憩殿陛見詹溜落階其石皆窪忽猛省曰至柔穿至堅漸積之爲也我雖昏愚豈可息乎便還房勵所業晝夜不懈寢食齋舍自此得高譽於南方貞觀六年任僧都十年五月十六日卒年六十
賛曰學貴勤勵不在鈍利苟無墜志道不至

也珠公頭如熟瓜心邁堅石繫髻刺服皆不及矣是其所以誠三十歳粹唯識也我今合詮以爲後世奮發者之標式矣
釋明一姓和仁氏居東大寺宣揚眞教學者多依晩置後房時人曰薝蔔雖凋尚含四照之色芝蘭半落亦送十步之芳歳七十一化延暦十七年也
釋慈寶姓朝戸氏和州平郡人從元興寺勝悟學法相宗悟稱其敏慧晩設婉閨學者雖

優于頗患之弘仁十年十一月卒壽六十二
賛曰釋氏之所以異世俗者不立閨閤也苟有繫戀豈爲梵法乎多智禪定而不斷婬皆成魔屬是楞嚴會上嚴誡之佛勅也一也雖防慈恩之初不愼羅什之末吾徒之大慝也此書何系列邪十步之芳四照之色弃其緩收其急世人又取於泥白乎人皆小疵匿大德一獨大疵猶不匿豈德大而不容匿乎所以是予之合實而不削也

釋善謝姓不破氏美州不破郡人從理教法師稟法相漸通六宗桓武帝擢置僧職晩入梵福山修安養業延暦二十三年五月終于梵福歳八十一
釋慈雲姓長尾氏平安城人景雲四年得度學業優贍講無性攝論等爲普光寺講師生徒多趨宿德推之寂年四十九大同二年也
釋勝悟姓凡直氏阿州板野郡人也受業於尊應應者神睿之高弟也道業清高洞明經

戒姿儀可見言語有味護命慈寶泰演等皆出其門世稱得人焉弘仁二年六月卒年八十

釋善議姓慧賀氏內州錦織郡人奉道慈受三論之學又蹈滄浪入唐請益當時學徒推博於議歲八十四滅弘仁三年也

釋安澄姓身人氏波州舩井郡人善議之上足也大啓空宗兼學密教與勤操結誓以弘法爲已任爲人敏給議論絶倫唯西大寺泰

演時爲匹敵弘仁五年三月卒年五十二

釋光意姓河內氏內州石川郡人容姿閑雅音韻清亮每臨講席道俗傾聽大同年中爲最勝會座主有舉問辨如流暮年齋食不綴弘仁五年三月終于本鄉壽七十八

釋常樓姓秦氏洛京人幼隨善珠出家天資聰明日誦萬言兼有外學年二十受具戒闡揚真教廣化四衆延暦末敕住秋篠寺弘仁五年十月逝年七十四

釋常騰姓高橋氏京兆人也道業純淑博究經論決擇義理獨歩一時嘗著諸經注釋合六十三卷學者傳誦弘仁六年九月卒年七十六

釋品慧姓大原氏平安城人也十四離家二十試所習射甲科乃受具足戒每逢論義推爲雄豪年六十八爲維摩講師壽七十五亡弘仁九年也

釋道證姓百濟氏阿州人學業精粹弘仁之

初當選任大宰府講師任中供俸專給佛事不儲畜人貴之七年十一月寂年六十一

釋泰實姓荒田氏尾州人也天性疎通心地清朗紹隆像化闡揚玄風年及八十始學密宗耽味而忘寢飡恨得之晩矣年八十四亡弘仁十一年也

賛曰延暦弘仁者王化之流暢乎諸師生清世研真乘各以所業東説西唱令後人想見當時之風流儀狀

焉嗚呼延弘之間者夫二諦之全盛乎

釋勤操姓秦氏和州高市郡人父母無子詣駕龍寺王像祈之母夢明星入懷則有娠天平寶字二年生十二歲禮大安寺信靈爲師後就善議法師稟三論之學神護景雲四年敕於宮中及山階寺度一千僧操時露電渥義學之名播一時弘仁中於大極殿講最勝王經講已敕更於紫宸殿集諸宗碩德各竪義以操爲座主操尊三論爲君父斥法相爲臣子詞義贍博於是相宗夙將陣亂旗靡上賞辯論加僧都兼管東大寺幹事天長帝又擢之主西寺幹事初操居大安寺隣房有榮好者養老母於寺側一童爲役昔者七大寺不騰庫煙廨院備飯到午時駕車入寺巡僧坊行之每人四升好受之分爲四焉一分奉母一分與童一分施行丐一分自喫先令童送母飡待童返問曰我母食不對曰然然後下箸不爾不啖率以爲常操與好善常見之

貴好之篤孝一日童受飯忍泣聲漏于壁操怪呼童問曰奚爲哭對曰我有二歎一者我師今朝俄亡生平甚窶何以供喪二者師母不贍分於師飯師已殂矣母何所活思此二事我淚不禁操聞憐焉告曰你莫愁也我與你管好之葬又好母老羸恐聞好死迷悶氣絶你早送飯不差時候愼而莫語也童喜送飯如常母不知也操其夜與童營葬好于野不令衆知蓋諱好之母有聞也使童謂人曰我師他之次日操分飯猶好之爲也而送好母童又得一分其後母問曰好久不來何乎童曰我師每欲赴堂高賓繼來故止耳母常問童互語慰答翌歲操有大賓急辦供童過午不送飯童又被酒而睡客退操覺童而問童曰我忙醉而未送操促之便以飯與母日已傾母曰衰矣哉老婦乎以爲日巳旰而好或怠也今猶午時也童聞言好事午醉半醒不覺而泣下母怪問童卒爾曰媼豈不聞乎

去歲某月某日我師巳寂思媼之悲痛未容易言而巳毋聞之慟絶不起童悔未由也童泣語操曰我若眞子雖盲闇不忘毋矣若又禁酒豈有跣口乎媼之逝也我之過矣操大歎乃共同志七人葬毋於石淵寺後操及七人叉寺操語而曰我替榮好養其毋養未乏命巳斷未足酬好焉我欲薦冥福而補養我等八人分法華八卷逢媼忌各講一卷爲追薦公等許不七人皆諾便設四日二座講

席脩之名曰法華八講會于時延暦十五年也每歲不缺諸寺名曰石淵八講相効修焉十講三十講相次而出皆基於操也天長四年五月七日終西寺北院年七十夏四十七

釋護命姓秦氏美州各務郡人五歲入吉野山宴坐數年歸省父母父母留居郡之山田寺十五依元興寺萬耀十七得度從同寺勝虞學唯識白月入山修虛空藏法黑月歸寺誦習嘗於普光寺講唯識論疏忽頂上得舍

利又喫飯口中感舍利弘仁七年任僧都上表辭讓上不許屏居山田寺天長四年爲僧正承和元年九月十一日終元興寺小塔院年八十五時善守法師來問疾親逢音樂響矣薰香盈室云

釋道雄姓佐伯氏敏悟過人從慈勝法師受唯識之旨尤通因明論又依長歲和尚學華嚴宗又就弘法大師習密法雄欲創伽藍未得勝地一夕夢山州乙訓郡木上山境致佳

麗翌日到其所果如夢中遂起營搆官給工粮合一十院名曰海印寺置華嚴教焉年度二人于今不絶嘉祥三年任僧都仁壽元年六月卒

釋安慧姓狛氏內州大縣郡人毋夢吞明星有孕延暦十三年生及四五歲聰敏超軼七齡事州之小野寺廣智俗之號菩薩者也智異其才器携付台嶺傳教時年十三教寂從慈覺受毗盧遮那孔雀等經天長四年試大

日經業得度紀年之間修三部念誦四種三昧承和十一年爲羽州講師時管内皆學唯識不知台教自慧開講州人棄相歸性上創定心院置十禪師撰得九人闕一人得慧滿數焉貞觀八年六月尚書省牒以眞言止觀兼明者補座主爲永式于時慧由選十年四月三日卒年七十四經宿左手與願右手寶印共不散云

賛曰業精于勤是負叟之事也四師異宗其精勤者同矣加之操之靈也命之辯也雄之興也慧之博也豈夫邊偏乎

釋義眞相州人從傳教大師入唐爲譯語沙彌貞元二十年十二月七日於台州國淸寺受戒爲大僧又同教入曉闍梨灌頂壇弘仁十四年四月十四日於根本中堂始行大乘菩薩戒羯磨眞爲和上時受者一十四人上詔諸宗述奧旨護命作研心章褒相宗空海著十住心論賛密教眞造天台義集世皆傳之天長元年詔任延暦寺座主座主之職始於眞九年爲維摩講師台徒之預也眞爲初十年七月四日寂壽五十三

賛曰爲人之後者不失家法是爲嗣嫡矣眞公居睿山第二世而孳孳勤勛故承明王之崇息始領座主之高職可謂不忝家業乎及柄圓戒之法事豈國淸親受之異熟與思其從事於羯磨不多違錯而已

釋圓澄姓壬生氏武州埼玉郡人母夢僧卧屋上身映日光忽腹生白蓮華覺後有孕寶龜二年生甫七歲新羅法玄摩頂曰汝必爲人師十八事道忠菩薩忠者鑒眞之神足也使令左右最昏無倦閒即誦習忠愍其懇誠授菩薩戒名爲法鏡行者延暦十七年上睿山從傳教落髮教改今名時歲二十七二十三年教奉詔入唐澄其年四月就唐僧泰信受具足戒明年教歸赦於紫宸殿修五佛頂法撰諸名德受灌頂澄預數焉是宮中密灌

之始也大同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教於止觀院藥師像前率數百人授圓頓菩薩大戒澄又預焉是傳大戒之始也弘仁八年三月教授圓教三身蓮華因果常寂光土等義曰我大唐傳來台宗奥旨既入汝心宜挑流傳之燈永永不絶十三年六月四日臨終先授止觀三德之義止觀心要是也澄悲喜交合初大同二年二月一日教始修法華長講擇七碩德各配一卷爲講師第一卷教自講第二卷以澄領之三年三月八日修金光明長講又以澄當講師是本朝二經長講之始也澄勸淳和大后製衲伽梨施國清寺衆蓋厚本也天長十年爲天台座主承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告弟子慧亮曰先師往年語曰我歸朝之時白國清寺座主大衆曰歸本國後常遣請益留學二僧請決圓教深旨我滅後汝宜撰人跨海我承遺命顧門屬未得其人唯楞嚴院禪師可充此任故我勸此人入唐請益我命在今夜不待此人爲深恨耳今以請益大德所置三十餘條疑問并傳法記草雜書等託汝須彼禪師歸朝必受諮決是我懇志也便於寂光道場其夜三更奄然卒壽六十六臘三十四楞嚴院師者慈覺也

賛曰傳教攻苦食淡之時諸子之執役者不少矣獨澄預於三始可謂榮焉乎訖六赤之孤寄百里之命澄其人與澄其人與

元亨釋書卷第二

元亨釋書卷第三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慧解二之二

釋守印姓土師氏泉州人也早從勝虞法師學性聰鋭耳目之所觸長記不忘精法相兼善俱舍議論之場重席之手也印鼻根甚利一時適出客有來而不遇去者印歸問曰誰來此門人告所由又問何以知之印曰聞香知之承和十年十二月卒壽六十一

釋實慧姓佐伯氏讃州人初事大安寺泰基學唯識後從弘法大師稟兩部密法稱告曰我法之興汝之力也付以東寺天長四年建内州觀心寺承和十年奏於東寺灌頂院修春秋結縁灌頂初三年敕爲東寺長者此任自慧始弘仁天長二帝崇信過流輩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滅年六十三

釋明福姓津氏京兆人師事賢憬法師性聰晤學不倦延暦十年得度粹于唯識適維摩講師俄有疾告辟法會將廢衆議推福充座主福昇座辯義泉涌邁前時焉一會稱歎悦伏承和之間擢僧都嘉祥元年八月終興福寺壽七十一福不畜親物只巾鉢而已

釋延祥姓槻氏近州野洲郡人幼師護命法師命察其敏慧加意敎誘一日問曰汝有夢乎祥曰夢卧七層塔上時三日並出光照吾身命曰吉兆也愼勿語人天長七年春於大極殿講最勝王經論難蜂起祥折以無礙辯

官僚緇徒毋不嘆伏仁壽元年任僧正三年
九月卒年八十五臘六十八
釋長訓姓錦氏近州滋賀郡人早爲玄憐法
師之徒延暦中受具足戒大極殿最勝經會
慧辯快利仁壽三年爲僧正齊衡二年九月
卒年八十二訓固持毗尼世稱慈行
釋實敏姓物氏尾州愛智郡人母夢室中建
三層塔覺而有孕延暦七年生目有重瞳耳
孔相通年十三從伯父中安法師入京安以

敏幼聰付玄叡法師叡稱其法器摩頂譸誘
又隨入唐沙門永忠益智解甫二十受具足
戒弘仁十年預維摩講席儕輩嘆其堅義承
和八年於大極殿講最勝王經帝賞辯捷擢
僧都齊衡三年九月卒歳六十九臘五十敏
音聲雅麗聽其說法者皆歡悅或至淚流云
釋源仁初從護命僧正學相宗後謁實慧受
密教兼依眞雅宗叡二師益臻閫奥當時推
其密乘之博衍益信聖寶二傑所由而出也

仁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滅
賛曰學者慧之耕也慧者學之獲也耕弗獲
是曰儉歳焉耕而獲是大有年也七師者緇
田之大有年乎
釋光定姓贄氏豫州風早郡人弱冠喪父母
服闋剗塵網大同之初入京師聞睿嶽澄師
之風傾意依付五年春正月宮中齋會奉詔
得度台嶺官度從定始弘仁三年四月東大
寺戒壇受具足戒五年與興福寺義延抗論

宗義人優稱定初睿山大乘戒壇南衆沮之
傳教卒後得建定之力居多焉弘仁帝好文
定有外學常陪文宴以故與帝狎及睿壇立
定抱戒疏草乞宸書帝笑而書嘉祥四年奉
詔建四王院弘仁上皇聞定之齋厨屢鈌賜
一槖御書曰光定乞食袋其後囊中無所容
天安二年定歳八十上以賀禮賜度者八人
及纖八十絁布八十端綿八十斤錢八十緡
米八十斛台徒榮之此年八月卒臘四十七

贊曰明王之至化不可得而測知乎弘仁聖皇瞻定師饗之豈封給之不足寵之哉　敕署一橐又深矣乎蓋分衛者行等燕也用　玉管之微署引環海之均施奚夫粹干斯邪又可想見當晨之治矣定師之承　渥遇也台嶺之光暉乎

釋眞濟姓紀氏洛陽人朝議郎御國之子也母夢室中建三級塔因而娠延暦十九年生幼齡出家學大小乘兼綜外學又從弘法大師受密法法喜其氣宇加擢獎早授兩部大法爲傳法阿闍梨時年二十五後入高尾峯不出十二年承和初奉勅入唐洋中船破濟駕片木隨浪蕩漾者二十三日如濟者三十餘人皆盡餓死只濟及眞然二人得活南嶋人遥望海上毎夜有光怪而尋之得濟然焉嶋民哀恤得返本朝嘗於高尾神護寺建寶塔安五大虚空藏像春秋設大法會鎭護國家初一紀練行時弘仁上皇聞其苦修爲内供奉十禪師仁壽帝勅爲僧正濟抗表讓先師弘法此時海公未有追贈帝義濟贈海以僧正濟便受敕天安二年八月天皇寢病濟侍看護昇遐後失志隱居郷與慧亮法師抗驗而不勝至此益怏怏貞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逝年六十一

賛曰世言眞濟惑色而成魅焉當彼不平士聊之時偷眼於靡曼失所守而有彼伺乎夫皇王之興衰者雖系法力之資持其間有數而自歸矣吾徒之有爲也唯直道而已豈煩靈臺邪惜乎濟之短於斯乎然而濟之才又魁奇也貽祝於吾皇讓名於其師其功烈偉也乎哉

釋圓仁姓壬生氏野之下州都賀郡人也昔崇神天皇第一皇子豐城入彦命察東壤其次子留爲郷人仁其胤也延暦十三年生焉是日紫雲覆産屋同郡大慈寺僧廣智德行

兼優俗羈廣智菩薩者也適見祥雲出尋起所乃檀越壬氏之宅也智問舍裏有何事主人荅曰家婦産兒智中心怪喜而不言其瑞蓋恐父母拘兒於塵中也其後智至家曰此兒長成必與我焉仁幼喪父九歲隨其兄學經史性聰明兒温雅雖在少年志慕佛理漸荒世典輙耽岦墳母見兒操履兼思昔語遂付智焉兒夢沙門長六尺許儀容俊偉心懷尊重瞻仰作禮沙門含笑語話傍人告曰汝知之乎睿山大師也雍告于智智將仁登睿嶽與傳教教悦納焉仁視教之風儀與夢中無異而不説人矣時年十五大同三歳也教見其器宇彌加鍾愛教以止觀大定妙慧亦識曰吾常弘傳二諦不生不滅之旨而世人解眞諦不生滅之理未解世諦不生滅之義汝以此法流傳世弘通圓教利益有情又指授止觀文義之骨髓領知一藏經論之關鍵教嘗撰聰明年少十人各習學止觀九子窒塞而中息只仁一人得卒業若有請止觀者令仁講授教居傍聽證率爲常焉弘仁四年歳二十逢宮試得第明年正月金光明會受度持沙彌戒七年於東大寺受具足戒教在下野時擇十人授灌頂仁預數焉爾後往來諸處稍張講席承和二年夢教撫摩語曰吾使汝入唐求法但恐漂泛險浪之上勞劬危艱之中我甚思之翌日朝廷賜入唐請益之詔其冬又夢教告曰汝入大唐索大法密教之中先詢天部台宗之中先問中道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從大使尚書右丞藤常嗣上第一船七月二日著唐國楊州海陵縣則文宗開成三年也十月藤尚書赴長安仁猶留府有一僧從上都來號宗叡通悉曇仁從之習梵學又有全雅能解密教就受灌頂得兩部曼陀羅諸尊壇軌佛舍利等四年大使促歸不得辭逆風俄吹還海州界仁以爲我逾溟渤求教法未竟初志遍促歸國今風濤作虞

海神其有意乎便陳所由請抽身下舶止海州東海縣濵沙上洲渚日暮徃悅巳隱海門泚浩不知所之忽十餘賊來威形可怖仁謂我今顛死不如捨資全命至衣服皆脫與之賊思此人不惜財亦可貴也使惻隱曰和尚欲行何處仁曰我願至人里二賊將仁送村落而逃去漸至府時剌史押付本朝第二舶解纜五六日逆颷又起返登州界仁又以爲幸也潛下舩寓州之赤山法華院匿屏過冬

明年巡勸州縣禪刹鱗差乃詣赤山神祠立誓曰正法難逢眞師益難山神願加冥助我歸本土當建禪宇弘傳心印其夜夢一人提囊來似販者然不言而去又返徃來三回仁問曰汝何人對曰商人隣舍僧聞之曰所持何物商曰不是闍梨可買物仁便問之商曰是量三千大千世界之秤子也和尚買取量此地看仁買秤懸大地和身亦在秤上時仁夢中通曉豁如也覺而端坐思忖我必得妙

法權衡此道拔濟羣情亦是赤山神援也不幾縣帖至曰日本國僧任性巡禮初不許參訪至此亦以爲神加之一端也又得州牒徃青州府見節度及副使判官館龍興寺判官入寺慰問明朝使使延私宅讓自牀坐仁供珍味判官姓蕭名慶中明佛心宗得禪門祖付之印仁從而參尋蕭公許可證明又得衙牒禮五臺於普通院逢志遠法師年八十台教之頴也就受摩訶止觀兼寫台宗諸書篋

在大華嚴寺八月末到長安謁左街功德使儀同三司仇士良敕居資聖寺屢徃大興善寺翻經院見元政阿闍梨學金剛界大法受五瓶灌頂夢澄公喜告曰善哉善哉汝圖寫將來次年詣青龍寺義眞阿闍梨入胎藏灌頂場學毗盧遮那經中眞言印契并受纖細儀軌及蘇悉地大法畫胎藏大曼陀羅夢人來曰五臺山和尚問訊日本國和尚今畫曼茶羅我深歡喜便授刀子曰是北臺和尚所

送也覺後知文殊感應也又受玄法寺法全阿闍梨胎藏儀軌南天竺寶月三藏悉曇章右街醴泉寺宗穎止觀頖者智者八代之高弟也大安國寺侃阿闍梨淨影寺惟謹共器許授付凡住長安六年多得念誦經書道具等五百五十九卷二十一種會昌五年武宗毀佛法六年崩翌明年宣宗即位而大慶之後緇伍艱危仁愁遭此時夢澄公語曰我敢護汝莫抱驚怖不幾而軍牒至曰日本沙門宜歸本邦仁出帝京歷鄭密二州到登州押新羅使張詠宅初漂著登州時詠以嘗來日本受國恩待仁甚厚至此又能慰勞又夢達磨大師寶誌和尚南嶽天台六祖慧能及本國聖德太子行基菩薩幷澄公俱來語曰我等護汝令歸故國言了圍繞向東相送夢覺獨自賀焉其年春唐商舩從越州赴日本風濤漂逸返登州界至秋又發適聞仁歸國艤舟而待仁遣此遇以爲夢中衆聖之感護也

十一

九月著大宰府今歲唐大中元年本朝承和十四年丁卯也仁表進所得經書道具等降勅勞問唐客四十餘輩官給衣粮且賞將仁來也明年春隨詔入京本山闔衆乞求灌頂仁乃以聞尚書省剳爲國修灌頂法給一千僧供尚書左大丞伴善男監護法事仁壽元年以五臺山念佛三昧法授諸徒修常行三昧齊衡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帝於冷泉院南殿受兩部灌頂貞觀元年上受菩薩戒二年淳和大后受菩薩戒法罷良祚三年太皇太后藤順子受三摩耶灌頂初天長十年年四十身疲眼昏思命不久於睿山北磵結草菴屏居三年修練待盡然夜夢天人與藥其形似瓜割食半片其味如蜜有一人告曰是忉利天妙藥也覺而口中有餘味然後羸形更健昏眸益明於是以石墨草筆書妙法華且修四種三昧以所書經藏小塔置一菴名如法堂其菴今之首楞嚴院也天下則之書法

十二

華號如法經國俗至今傳此儀爲精行仁禮五臺初至中臺臺上池中有文殊石像拜已向西臺相去二十許里又向北臺距中臺三十里雲霧滿山徑路難尋已而漸霽前途有一師子形甚威獰踟躕感驚而進良久師子不現遂至普通院院有一房房中現五色圓光仁儻獨見餘伴不睬時五色雲覆仁頂上又禮南臺黃昏忽見聖燈一點之光普照五臺心中思言若穩返國必建文殊閣至心持念作禮而退嘉祥三年上崩太子即位仁壽帝是也敕修新傳密法仁奏曰除災致福熾盛光佛頂爲最是以唐朝街東街西諸內供奉恒修此法鎮護國家今須建持念道場爲陛下修供蓋大唐青龍寺裏立皇帝本命道場是其儀也便降敕就延暦寺建摠持院擇二七僧修持誦貞觀二年創文殊樓仁禮五臺時收其靈石及師子脚迹土歸逮營樓埋靈石於五方基趾塡靈土於師子四脚下仁

在楊州時節度使李德裕慰遠遊施絹十餘疋仁不受德裕固請仁察誠受之即分開元寺衆僧仁又受之一分仁辭長安中散大夫楊敬之國子祭酒李元佐及衆官皆曰我國教法隨和尚東矣斯方志道者後當入日本國元佐送護四十里日晩同宿臨分袂曰和尚衲衣願施與我時時頂戴以慰離緒仁脫衣與之初嘉祥元年七月爲内供奉仁壽四年四月任延暦寺座主貞觀六年正月十三日避諸弟子獨召常濟入内床口誦眞言手結印契授與曰是名密印灌頂濟不任感喜仁房近中堂至十四日夜曰清淨靈場側我不可取死乃移慈叡房念阿彌陀令諸門人同唱至子時手結印口誦咒北首右脇而逝年七十一臘四十九遺言曰我在唐時立二誓創禪院造文殊樓文殊樓已成禪院未嘗是我患也且禪院者爲赤山明神所誓也我求法無礙歸國不艱皆神之賜也我誓未果甚

慙於神諸法友及徒弟等願資我造之遺誡十數條皆護法微徒之微旨也其著作金剛頂蘓悉地二經疏共七卷顯揚大戒論八卷天長太上皇欲營菩薩戒壇論者助發聖意也三十書依勅流行八年七月賜謚慈覺大師諸友徒依顧命建禪院并神祠於叡山之西麓

賛曰古云草創難矣或云守文難矣二難未決矣予謂夫備儀法於一時貽德澤於後世者守文之任也然者是難矣哉何者若漢無文帝之儉約雖高祖營基而不饗四百之曆唐無太宗之勤政雖神堯創業不傳三百之運承以孝恵之仁弱繼以高宗之昏荒而更歳華之延長者二文之謄膏殘芳也傳教權輿睿嶽日不暇給慈覺因夢寐之誨誘渉溟渤之渺彌遭龍象之十哲見猨猊於五臺歸帆無恙故土有依怙　皇王之萬年奏建捴持之院授弟子於三昧謀營常行之堂顯綱

十五

密紀此時具張加之誐禪宇於顧命授密印於臨行造次顛沛於此露呈方今台嶺之支派或三觀或三密莫不統於覺矣睿峰若容太常之議願我早贈太宗之謚

釋常曉山州小栗栖路傍棄子也稍長師事元興寺豊安承和元年甲寅入唐到淮南廣陵館遇栖靈寺文璨禀密教乃文宗大和八年也璨者不空三藏弟子慧應之徒妙明經律深通秘藏又謁花林寺三教講論大德元照請益密奧照授以阿闍梨位從受太元帥秘法此法彼國不出都下畿外諸州不許修供照喜曉之才器潜授焉明年歸申官於小栗栖故里法琳寺修元帥法齊衡之間天下大旱救於神仙苑修太元法白龍現幡上太雨普灑貞觀七年十一月晦逝傳來經書六十卷

十六

釋宗睿姓池氏平安城人年十四出家從載鎮法師學經論天長八年受具足戒乃肄相

宗廣嚴寺義演聞台教睿山義眞并受菩薩戒又於園城寺受兩部密法于智證大師更趨東寺禀實慧金剛界眞紹阿闍梨位灌頂貞觀三年入唐請益乃懿宗咸通二年也謁汴州玄慶得金剛灌頂青龍寺法全胎藏灌頂全便付金剛杵及儀軌又隨慈恩寺造玄興善寺智慧輪等阿闍梨研究秘密又到洛陽聖善寺善無畏三藏之舊院也門人以三藏所持寶杵并梵夾儀軌等與之又登天台山精究教觀已而返明州望海鎮會李延孝赴日本睿共泛舶凡三日夜著大宰府九年丁亥也帝大悅恩遇倍前本朝宿學請新法即於東寺啓灌頂壇四來還沓十六年上受金剛界三摩地法十八年上遜之清和院常召睿講演法義睿勸帝聽華嚴涅槃等諸大乘經初山王明神託曰汝修學無比吾常擁護遠行雙烏相從暗夜炬火自照以是爲驗無何詣越州白山一烏飛隨不散入夜赴山路雲霧增暗忽火炬耀徑行客驚怪睿感神之不浪言焉其登五臺之時西臺維摩石上見五色雲東臺那羅延窟側見聖燈及吉祥鳥又聞聖鐘初貞觀十六年奏於宮中造持念修法院帝在儲宮以選講侍及即祚崇寵益厚其阿闍梨位灌頂時官給供資年七十六終于禪林寺睿性精勤寢不脫衣手不離念珠元慶三年夏上皇出家召睿受三摩耶秘密戒降御衣服玩珍寶車乘爲䞋睿分捨東大延曆等寺一毫不入已將來經書一百三十四部

賛曰諸師之西遊猶衆商之著寶洲金銀珠璧耀心眩眸信手采取歸家襲收多寡之不侔也蓋力資之所繇與雖然不侔售用不適矣曉睿之二師其多寡者我不得而見寧不適者耶

釋道昌姓秦氏讃州香河人幼歲離家學三論弘仁七年秋試經得度九年於東大寺受

具足戒漫遊講肄錯綜諸宗又從神護寺空海阿闍梨登灌頂壇天長七年召爲佛名懺悔導師上問曰帝王臣庶危辛之罪何重昌奏曰王重臣輕左右侍臣皆寒心謂昌齒少不知忌諱輙發言耳帝又嘿然良久曰帝王罪重有説乎奏曰昌竊見危氏之供御者割鮮數十以薦一膳山澤飛走動受過戮所害少而所屠多以是見之王者爲重臣庶不然山海有禁弋鈎不縱間有所獲纔資口腹其羅殃豈不輕乎上善其奏緩虞禁省危供昌一日宴坐虛空藏菩薩現衣袖上昌乃截袖爲之安法輪寺貞觀元年爲三會講師初承和中大井河溢昌蓋防遏衆人子來不日而成故老拭淚曰不料今復見行基菩薩貞觀十六年爲僧都十七年春二月卒壽七十八昌講法華五百七十座

釋眞雅弘法大師之弟也九歲離本郷入雒事兄稟密學十九受具足戒貞觀帝降誕之初入宮加持相國忠仁公與雅謀建精舍安尊像祝寶祚也後勅名貞觀寺置年度三人雅奏止攝與州徃貢勅從之嘗侍宮中誦三十七尊梵咒其音清亮如鳴環珮聽者忘倦帝又愛重貞觀六年爲僧正聽輦車十六年年盈七十秋七月上表解僧正優詔不許表三上皆不許元慶三年春正月三日化年七十五

釋隆海姓清海氏攝州人家河上業漁捕年數歲釣水邊本州講師藥圓見而異之携歸付三論碩德願曉講習有名冠歳預年度之試時監司相議令諸生徒互相問難取其拔萃立爲得弟時海詞辯英發試官擢置甲科承和二年受具足戒後聞中繼法師法相稟具如阿闍梨密灌十六年爲維摩講師諸家論難鋒起海隨方辯折無礙仁和二年七月患風疾二十二日告門弟子曰我今時至乃沐浴唱本宗所誦龍樹菩薩羅什三藏讃又

誦彌陀讃結定印端坐氣絶而音止門人積薪焚之身灰而印不壞年七十二生平述作二諦義方言義各一卷四諦義二智義比量義因明九句義各二卷

釋遍照門下侍郎良安世之子也累葉冠纓早翔羽林俗名宗貞承和帝加近侍寵遇日渥嘉祥三年三月上崩不堪哀慕登叡山薙髮於慈覺之室學亘台密又勅於捴持院受三部灌頂于座主圓珍講靈聞朝野嘗詑曰慈覺之資實然之師人品可知元慶三年爲僧正仁和帝重昭德望二年賜封百戸又爲元慶寺座主寛平二年正月十九日化年七十四

贊曰昌公仰酬　御問吾法中折檻之手也遍公毋陀羅臂爇于烈火也生平所養可見矣雅昭二師受　渥遇亦其道術之所覃乎

釋圓珍姓和氏讃州那珂郡人父宅成母佐氏弘法之姪也其家巨富鄕閭推重佐氏夢乘舟浮海仰見朝曦其光赫熾將擧手把之俄飛入口中覺而語于夫夫曰吉徵也必生貴子則有孕弘仁六年誕焉形嶷佗性警敏兩眼重瞳頂骨隆起如覆盆雖幼稚有老成之量見者異之甫八歲啓父曰内典之中應有因果經願使我誦習父聞斯言驚異即尋得付之珍朝夕讀誦未嘗輟十歲讀毛詩論語漢書文選十四辭家入洛十五師事延曆寺座主義眞眞嘉其才天長十年試毗盧舍那經中甲第受菩薩戒爲大僧時年十九依例棲山一紀薫修精練名達輦下承和天子親降綸綍加慰問官給資粮寵遇隆盛十四年預大極殿吉祥齋會詞辯入微官僚聳聽又與南京明詮決擇大義詮者相宗之義虎也珍問難激揚懸河馳電詮荅對拙澁詞理共屈自是名播朝野嘉祥三年春夢山王明神告曰入唐求法勿爲留滯珍夢中曰比來入唐請益闍梨仁公精研顯密已歸本山我

何汲汲於航海乎神曰丗人薙髮爲僧者多矣予昔日何汲汲於薙髮乎盖珍躁甚於度也四年春又夢山王語曰求法忘身必有冥助今是利涉之秋也珍夢中許諾乃勤兩夢抗表以聞上感激制可仁壽三年秋儻唐商欽良暉發艄珍共之泛海八月十五日著唐之嶺南福州境即宣宗大中七年也刺史帯公軍將林師準加安慰寓居開元寺適中天竺那蘭陀寺三藏般若怛羅在焉就學梵字

悉曇章兼授金剛界大悲胎藏大日佛印七俱知曼荼室利印法梵夾經等即於此寺兼聽存式講嘉祥慈恩法華疏華嚴涅槃疏及律俱舍義至溫州開元寺得宋本楞伽疏及四分新疏如台州上天台山到禪林寺乃陳朝修禪寺智者傳法之所所謂銀地道場也寺東南有石象古來相傳智者修三昧時普賢菩薩降道場摩頂安慰其所乘之六牙白象化爲石留此身形牙鼻宛如眞象之南有

石窟窟中有石鼓智者說法撾之集衆智者滅後擊之無聲珍試以小石打之聲震山谷諸僧無不駭嘆寺北行數十里至最高峯稱華頂智者降魔感神僧之地也苦竹森立茶樹作林下華頂傍溪行至石橋橋如虹梁跨深谷其下萬丈水聲如雷珍於國清寺聞物外講止觀就而寫教文三百卷外者邃師之法孫也至越州開元寺智者九世孫良諝講授台教珍又寓止九年六月入長安謁青龍

寺傳教和尚長生殿持念大德法全受瑜伽密旨七月共圓載入胎藏灌頂壇十月入金剛界大曼荼羅及稟蘇悉地大法十一月請傳法阿闍梨位灌頂全有難色初承和七年夏末不動明王授密軌其旨深秘珍對全呈一二全驚曰此事密乘秘賾子自何得乎珍說所由全大感嗟以故全之所蘊倒底完付及人定時授三摩耶戒平旦付阿闍梨位灌頂曰汝蒙大毗盧遮那般若母加持遊歩阿

宇法性之大空傳一切如來寂上乘教畢珍
丕任喜幸此日捨財供寺衆又見興善寺三
藏智慧輪承兩部大曼荼羅秘旨兼授新譯
持念經法輪者不空之三世也十二年夏乘
商人李延孝舶至肥州松浦縣即天安二年
戊寅也太師藤良房大悦使使勞迎冬入帝
都表上所得台宗疏藏及諸宗經書千餘卷
貞觀六年秋七月有旨於仁壽殿結大悲胎
藏灌頂壇上親入壇藤僕射良相及搢紳之

預者三十余人八年賜眞言止觀弘傳之公
驗敕於官中講大毗盧遮那經上預聽元慶
元年即位初例講百座仁王般若經珍爲御
前講師仁和元年例講珍爲仁壽殿講主元
慶寺最圓問曰多臘比丘或隨少臘稟學少
戒已在師位多戒當從弟子列若爾羯磨戒
位似違定制不知爲犯不對曰大唐有圓忠
志遠二師遠下於忠三十隻而忠從遠稟受
爾後忠必居下又帝者以少戒之智德爲國

師之時高臘者年皆就而受學悉位下唐國
法位類之耳若固守臘豈師資之謂哉初珍
泛洋北風俄起漂流求國遥見數十人持戈
矛立濵坻良暉悲泣謂珍曰我等當爲流求
所噬爲之如何蓋流求者海嶋之啖人國也
珍乃合掌閉目念不動尊時金色人忽立于
舳舟中人皆悉見須臾東南風來帆幅飽飛
翌日著福州先是承和五年冬珍禪坐石龕
怳惚之間倏金色人現形曰汝當歸我命珍

問曰爲誰答曰我不動明王也我念法器故
擁護汝宜勵志操爲苦海之舩筏珍熟見其
形魁偉奇妙威焰熾盛手把劔足踏虚珍便
頂禮覺後命畫工圖所覿像是以風濤危害
索救明王今之現形果金色也元慶元年冬
入唐沙門智聰歸珍先語門人曰入唐留學
圓載沒滄波悲哉不歸骸父母之國已葬身
鯨鮫之腹是命也語已涕泗漣如也門人惑
焉及聰之至曰智聰俱圓載駕李延孝船過

海俄夜遭猛風舳艫異處載公延孝等一時
溺死智聡亦没幸値破舟之一板而乗之須
臾東風迅來浮査西飛至曉漂著大唐温州
之境然後乗他船來朝以聡之語逆計之正
是語門人之日也都下傳聞無不敬嘆元慶
之間在睿山一時流涙曰大唐國清寺元璋
大德昨日入滅數日又流涙曰清觀大德亦
殂數士法兄不堪毎慟後一年又哭曰我大
唐請益師良諝六和尚遷化須修追福通門

志乃捨布帛於延暦寺講堂修薦七年唐商
桓志貞至大宰府國清寺諸僧寄書言璋觀
之事又越州諸和尚之訃至其喪亡日與哭
泣時無違唐地莫逆之中觀璋二子尤深商
舡來往音問相繼貞觀中觀有詩寄珍曰睿
山新月冷台嶠古風清時詩伯菅諌議至此
一聯擊節稱賞仁和二年秋上不豫敕下山
入宮持念看侍一宿便愈上悦賜年度二人
珍面資山王明神詣紀州熊野適風雨晦

冥迷失路俄大烏飛來爲前導已而至祠衣
上之叢不遑解便講法華神排殿戸自此熊
山一乗入講雖晴天置叢講師座下以爲式
珍睿山房有山王明神座或曰山王受戒時
坐此故人呼珍房曰山王院初珍赴唐藤太
師寄五十金修智者塔及國清大殿珍又捨
三十金於國清寺建止觀堂爲長講之所令
比丘清觀充主事郷貢進士沉權記干石貞
觀八年奏建持念壇于冷泉院祝聖也十年

六月尚書省剳以近州三井園城寺爲傳法
灌頂道場賜珍安置唐地傳來佛像經籍四
至山野禁俗輩侵掠始珍以將來經書置尚
書省新羅明神曰此日域有靈場我已預占
後新羅山王二神與珍同到三井檀越大友
氏付寺至此賜省符事在寺像志初傳教於
睿山搆三宇北置多聞天王像號毗舍門護
世堂南度經律論名一切經藏中安藥師佛
像曰一乗止觀院以其居中稱中堂久稍朽

壞珍合三宇爲一堂今之中堂也尚存昔號或曰不審本乎對曰始之三宇者三諦也今之一堂者一諦也三諦即一我豈戾祖意乎初珍次台州太守工部郎中李肇慰諭敬供與公驗貞觀九年唐婺州人詹景全寄付法藏圖自釋迦迦葉至慧能三十四像眞儀莊嚴共二幀子各闊四丈珍在唐時景全傾貲仰之誠携離歲久通此好信蓋其德被異域如之十年六月爲延暦寺座主寛平二年任

僧都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謂門人曰如來以法爲身比丘以慧爲命法慧苟傳有何死乎汝等宜知之其日齋供如常黃昏結定印端坐念佛五更气水漱口取伽藜載之右脇而逝頂載之衣即爲枕年七十八臘五十九其曉滿山聞天樂經二日將舉輿弟子跪請衣枕其頭自舉取之乃葬睿山南峰東陲珍自驅烏至蛻蟬渉獵經典游泳禪觀當其修習之時雖徹曉無假寐齡隣八十耳目聰明食啖之

物不擇精麁貞觀之末法師濟詮將入唐來告別且問西唐之風俗乞學唐言珍默不荅詮蓄憤而起珍謂門人曰詮雖有才辯未曉空觀異域請益似邀名聞若抱一毫之浮心爭超萬里之嶮浪乎所以是我不荅也其後唐船來往不聽詮事料知漂泊海中珍之先識機鑑類此受阿闍梨位者一百餘人手剃髮爲大比丘者五百餘人延長五年冬十二月賜謚智證大師

贊曰生而知上也學而知次也予讀智證之記也當齠齔之覡需索因果之經籍豈非生知之上才乎山王之勸勵開元之聽習者蓋見跡也故能擊智者鼓雷動支那瀉青龍瓶兩澤日域又豈次知之所跂及哉若夫見圓載沒垂涕洒而洩哀知良諝殂捨布帛而薦福與彼斯多之痛五道跋陀之見五舶何以異乎天元之間鬩墻禍起爭亂逐日而繁怨毒與歲共積燬敗漫至輪奐隨復謚之遺風

餘烈豈所謂涅而不緇磨而不磷者乎

元亨釋書卷第三

元亨釋書卷第四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慧解二之三

釋益信姓品治氏備之後州人武内大臣之裔行教和尚之甥也始學相宗于大安寺後從源仁闍梨受灌頂密旨昌泰二年太上皇禮信落髮受戒延喜元年上皇就而稟密灌初信住東山椿峰尚侍藤淑子有病延信持念疾便愈尚侍乃舍山莊爲伽藍圓成寺是也仁和二年賜傳法阿闍梨位昌泰三年爲僧正延喜六年三月七日滅年八十

釋聖寶讃州人光仁帝之後也年十六投眞雅法師得度學三論于元興寺願曉及圓宗唯識于東大寺平仁華嚴于同寺玄榮又謁金剛峯寺眞然稟密教復從源仁益得奧秘寶應興福寺維摩講請立賢聖義及二空比量義三論之家賢聖之義從此始初東大寺東坊有鬼祟衆懼不居寶請而住焉鬼現形爭拒寶不屈鬼移佗所爾後此宇無嬈害一夕燈下讀書於此傍瀹茶盞備昏睡也中夜大虵自梁間下影見盞中寶仰而叱虵忽不見庭上有巖石世曰寶從金峯山負來而其

大非人力所耐也實好修練經歷名山靈地金峯之嶮徑役君之後榛塞無行路實援葛藟而踏開自是苦行之者相繼不絶貞觀之末闢醍醐寺而演顯密二教又建南京東南院講三論之宗凡造丈六大像二十餘軀又勤悲濟置衞役于金峯山設渡舟于吉野河行人賴之仁和三年敕賜傳法阿闍梨位寛平二年爲貞觀寺座主自延喜之初受月俸于太倉二年爲僧正九年賜醍醐爲官寺實周遊南北二京其管攝之所東西二寺醍醐東大興福寺等也延喜九年四月於普明寺寢病大上皇幸問七月六日逝年七十八寶有所持如意背刻五師子面雕三鈷杵表顯密並學也寶沒歷世傳授在東大寺東南院興福寺維摩講師必執此如意應演唱兩寺有事東大寺不出如意若無如意措講會至是朝廷宣東大寺出如意行法事其秘重如此

釋寛朝吏部尚書敦實王第二子寛平上皇孫也從寛空闍梨稟密旨永祚二年天祿上皇禮朝受灌朝粹密學居遍照寺啓密肆世稱廣澤密派永觀元年爲圓融寺落慶導師敕給封一百戸寛和二年爲大僧正長德四年六月十二日化朝善聲明般若理趣分作音調誦之密學之者傳其韻弄

釋仁海事元杲闍梨稟密學博錯綜衆流醍醐之側小野之地海啓密講之席四來受業之者多出稱小野密派寛仁二年六月旱敕於神泉苑修請雨經法大雨下三日夜長元之五長久之四凡詔雩九度皆降雨以先長曆二年爲僧正時人呼雨僧正其長久之賞聽輦車賜封七十戸永承元年五月十六日滅年九十二

賛曰道貴渾厚分則薄矣不得已而分其分之始又厚矣曷爲厚有合也南山數傳而分爲信寶又數傳而列爲朝海今之東密稱小

野廣澤若朝海也信寶者野澤之小祖也四
師者分而厚者邪
釋德一學相宗于修圓嘗依本宗作新疏難
破傳教大師相徒稱之一關常州築波山寺
門葉益茂而嫉沙門莊侈麁食弊衣恬然自
怡終慧日寺全身不壞
釋藥智幼事叡山皇慶早有稚顯譽當内論
義智預焉時年八歳其敵長年然避講席坐
問座智丫角居主位問師詰以深義智荅釋
渙然一會稱賛延久帝在藩時語座主勝範
曰佛學者之儒書以故旨語卑陋台徒中有
無乎範曰當披砂耳還山薦智智入宮帝先
問止觀深旨智酬荅明皙次及密乘智荅如
台次經史子集智始釋外義後融眞諦辯詞
敏博君臣從聽帝大悅詫以寶祚逮帝即位
召智智不幸短命而死帝大慟詔其徒賜僧
官
賛曰太道無畛畦矣綴鈐以來畛畦見焉或
順而判或逆而峙皆所以扶樹道也因玆而
言一者逆扶也智者順樹也咸吾道之一畛
乎而智之酬御也蓋欲漫畛畦耳嗚乎有顏
之譽者必有顏之患矣命乎痛哉
釋安然傳教大師之系族也母夢明星入懷
因而有孕及生聡敏邁人早登叡山摳衣於
慈覺之室顯密奥秘無餘蘊矣又就花山遍
昭重受胎藏法凡涉獵經論馳騁百家其所
述作輔翼大教所謂教時問荅菩提心義悉
曇蔵大悉曇章等也其教時問荅者立一佛
一時一處一教判攝三世十方一切佛教錯
綜顯密泛濫諸宗台密之者取法焉其悉曇
章深得梵學之奥旨時人曰以東垂之唇舌
通西天之音韻然之才宏淵哉都率超曰然
師者顯密之博士也又曰然公若不入我門
秘教可墜地其爲英賢被推如此元慶八年
敕充元慶寺傳法阿闍梨
釋玄昭從慈覺學金剛頂諸經及台宗章疏

又就長意座主受三部密法瑜伽諸軌莫不究通元慶上(五十七代陽成院)皇賀皇太后五十筭召名德六十人四日講論諸宗妙旨敕令昭與勢範對論因明義昭問難鋒穎範鉗口不言仁和寺聖寶稱云世謂昭爲護摩王今亦可謂因明王宮中以爲美談延喜十一年秋大內有鷺恠焉敕昭於豐樂殿修熾盛光佛頂法過三日其妖止十五年二月三日結彌陀定印奄然而寂年七十二

釋增利姓伴氏山州人事興福寺豐載及空操學唯識天安元年受戒東大寺又從大安寺眞然稟密學延喜五年維摩會場大安之觀筭竪三論大義問者杜口合遮聞爾于時利出衆結筭詞義壯博筭伏膺南衆以聞敕爲諸宗竪義精問連歲無酬對者初三年爲維摩講師十六年爲僧都延長六年七月十三日滅歲七十二

贊曰密墳顯典充棟汗牛一猶難通況得貫之乎如三子之兼之我不得而優劣矣而覃思之美者然公其人乎

釋延敒習三論於東大寺學三密于醍醐寺聖寶法師嘆爲法器又稟密灌于寬平上(五十九宇多天皇)皇初從寶入宮上皇奇其才欲授綱位敒不受寶曰上皇息志子何固辭對曰經三會講𢍁一綱位國之憲章也我豈叨恩私乎聞者感伏其承家勝講師詔時適在宮中壇所不歸房乃赴會云延長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卒年七十三

釋壹和止興福寺有才譽與祥延齊名而延少於和天曆三年敕祥延爲維摩講師和抱憤廢所業隱尾州熱田神祠有巫言人禍福吉凶無不中一日以米與衆人時和在焉獨不豫也衆人怪之和又自疑巫曰彼比丘本寺之神猶能嘗顧弗吾所庇也故不與米耳於是旅人亡馬此馬術丈人不得近和聞巫言怪喜私念實如巫言我捉此馬不傷於齒

踏便赴馬馬又柔馴而不近衆人疑嘆巫又大言曰春日明神令降來也又向和曰我未弃汝汝何自弃哉汝不知乎天帝玉簡夙記維摩講師祥延在先責和改之和聞之悔咎歸南京四年果承維摩之詔

贊曰才識難全乎又或全矣儆也赴講席自宮場者才也辭皇息之綱位者識也豈非全乎惜哉和之有才而欠識也賭榮於少學蓄怨於後時出途猶隘之況我門乎是所謂難全也然此方神覆䕶我徒者厚矣彼寡識尚如此況全者哉嗚乎能護佛敕乎

釋禪喜姓藤氏洛城人也幼時夢睿山頂有佛擧手招我用七歳上台嶺詣中堂見藥師像與前夢佛無少差雖孩稚心感悟十六出家受戒依例一紀屏居性聰明涉經論延長中加官講天暦九年六月九日身無疾令門人唱彌陀號又自稱念而逝年八十二嘗啓講席之一千餘座性至孝其母命終雕像置室傍茶果飯蔬先獻而後嘗

贊曰吾佛之設教也戒爲地矣其法本云孝名爲戒與仲尼之聞於曾參皆是也二教聖人未嘗不於此焉然卓犖不羈之士間有反常而合道水潦涸之類不察所由而効顰者可以絶倒矣喜公博辯之資慣丁蘭氏之木狀豈不壞世相而見實相乎

釋良源姓木津氏近州淺井郡人也母物氏夢坐海中向天上日光來入懷中覺而孕延喜十二年九月三日生焉九歳戲遊田中時國老越州司馬雲貞行畱而行見一童兒當頂空中有雲蓋雲司馬問之即源也語其父曰莫輕此兒定非凡也後隨母詣梵釋寺覺闍梨見曰此兒豈可居鄉井乎十二上睿山師事理仙延長六年禮尊意登壇受戒周旋喜慶相應覺慧雲晴之間禀顯密秘奧早得博學名承平五年赴維摩會義昭者南都

之義龍也衆議令源與聡對論聡曰我德臘
共出於源者遠矣彼之少年豈我偶乎時仁
斆有宿望曰源雖少俊才英特何齒齡之云
乎推爲偶講平城六群之徒藏面按杖遮路
曰聡公此方偉器汝何堪配若詞理不明加
杖於頭必也是語又壓源也其日源辭氣雄
壯義旨深宏六群之黨投杖叉手悔耻前言
應和三年秋八月於清涼殿啓法華講五日
召二十名德分朝夕二座南北互爲講問至

第二日夕座南京法藏爲導師睿山覺慶爲
問者藏立定性二乘不成佛之義辭辯甚銳
慶窒礙不辨源者第三之朝導也聞慶屈咬
齒而出代慶演衆生皆成佛之旨問難往返
已入昏夜藏曰決擇坐久稍至更深明日朝
座必抉理窟翌日源居導座問者平州也而
源代昨夕問又義未竟故藏爲問者平州無
分矣君臣凊耳而待源詞義邁前日藏鉗口
不言源曰昨有抉窟之言今何默爾藏曰子

之才辯似富樓那我之詘昧豈可當乎合會
嘆伏一時誦梵網戒品至數句光出於口諸
徒多見文殊樓者慈覺之所建也覺昔於五
臺感師子扠其足跡之土而歸及創樓以其
土置師子足下樓已灰基趾頹圮靈土漫不
可分矣源於虛空藏峯造文殊樓然無靈[illegible]
偶開故篋得一紙暴書曰臺山師子跡土源
喜以其土置猊足下天慶九年藤僕射師輔
於楞嚴院營法華三昧堂集衆鑿火燧而措

曰若因三昧力光榮家族所鑿之火不過三
便擊之應手火星迸出不至于再僕射便手
以此火點長明燈于今不滅乃以此宇屬源
之法華矣爾來藤葉益昌康保三年八月補
天台座主領山務者二十年山上堂宇敗焚
之者多源之管中皆復舊觀天元四年爲大
僧正兼法務聽輦車永觀三年正月三日唱
彌陀而滅年七十四時紫雲垂庭橘漸上散
去藤僕射有三沙門尤所信鄉或憂三僧者

三光天子也義昭法蔵及源三人共正月三日寂又可怪昭蔵二師已爲源屈世言源者日天乎源道負雄毅自把鏡寫照曰置我像之所必辟邪魅從玆模印天下爭傳方今人屋間架戸扉之間黏貼殆徧賜謚慈慧

賛曰慈慧雄才崇功能念家業光大焉亦得人者多矣學者之道山家者以慧爲中興焉而天元之時慧爲貫首矣其德威可鎭爭亂然漫而不省焉豈黨法義乎

釋仲筭不知何許人空晴法師適過興福寺北門逢小兒年可六七歳其髮甚赤晴見其氣宇不凡問從來兒曰我只遊戲此耳何從來之有晴携歸居聰頴絶倫漸長博綜内外尤邃論義南都學徒推爲楚才然性不喜僧官毎選讓從三膺維摩詔皆不受應和之宮會仁賀圓藝臨時告辭講員已鈌筭以兼才擧代之第五之日睿山壽肇爲朝講聖救夕講筭共爲論者詞義瞻粹君臣嘉賞安和二年於熊野山那智瀧下講般若心經忽現千手千眼之像講已昇岩上自此不見或曰入慈恩寺山而後不出唯遺草鞋云

釋法蔵從寛救稟唯識之旨又學三論於延倣受密灌于定助應和之宮講爲第二夕座講師救居東大寺西室不倦講授兼有藝術一日黄昏經行殿陛忽衣冠偉人授狀蔵啓緘天帝之札也曰屈師慶讃紺瑠璃觀自在菩薩像蔵對使者曰我聞喜見城者居須彌八萬由膳那之頂遙隔七金山我未得通何自至乎使者曰師只閉目挂手於我肩可速達耳蔵如言須臾到忉利天喜見宮南門天帝及三十二天護國四王天子天女羅列森如宮殿嚴飾殆不可言也中安琉璃大悲像蔵登天高座讃演詳精天衆傾聽講已憍支迦作禮於蔵乃盛天金珠珍甖貺蔵蔵曰卑詞蕪説汙瀆天聞下土沙門不容辭耳又㕥財金玉久志避棄法儀檀貺深領天恩然今玆

謝佞若怒天意我有小願願伸積抱帝釋黙許藏曰所生之母去閻浮父不知報生爲何處乎天威嚴尊柄持此權令貧道詳得見知言已潛然於是天帝敕一天子將藏往燄王宮燄王受天敕撿罪簿藏之母在燒熱地獄乃付冥使令藏至獄所四壁燄煙叫呼音不堪聞獄卒開之鐵扉猛火迸出不可嚮邇獄卒以鐵鉾探釜底罥一物而出宛似炭頭置藏前曰是師之母也藏心神奪褫不能正

十五

視熟看似人藏白母言生平何殃受此極苦對曰只是生育見孩癡愛之故目藏曰修何拔濟對曰冥中資粮無過法華願子爲我一日寫之母子相語之間獄卒曰獄中無閑時今已移刻何其久乎便捉引母母把藏袖大叫獄卒強挐以鉾貫母擲釜中藏見之放身投地悶絶而卧冥使曰是師母自作非佗所爲早歸閻浮促拯濟方天使又把藏手置宥須臾在東大寺西室凡藏經由天地過四十

九日歸藏乃一日内寫妙法華回母冥資其夜夢莊服之天告曰我因經功已出苦輪生忉利宮是人命終當生忉利言不飡乎哉藏講寂勝王經青衣人常預聽不知從來人多怪講竟青衣返懇道傍人伺之蛇也蓋龍之法眠即爲蛇如是數矣藏又知之適天下大旱藏謂青衣曰行雨不對曰雨者非龍之宥也天神使之也今承命盡效力乎然我必受譴願垂救護又雨下之時其誅自見矣語已

十六

昇天須臾雨大霆遂血與雨灑藏悲泣而修冥福天德四年爲維摩講師安和二年正月三日卒

賛曰應和之間相台交攻二師者南紀之爪牙也其祈那智龍冲喜見宮者二子之緒餘土苴邪

釋千觀姓橘氏父母無子祈觀音千手像母夢得蓮華一莖因而有娠及生名千觀入園城寺學顯密敎爲人慈順面無嗔色應和二

年夏旱朝議敕觀祈雨觀時居攝州箕面山撰法華三宗相對釋文中使到菴宣旨菴之後三里有大瀧瀧上大柳樹偃蹇亘瀧口觀將宣使至瀧所上栟樹手擎香爐啓白持念于時爐煙聳騰滿山谷黑雲相和甘雨大灑觀及官使霑衣而歸初觀止三井旁修淨土園城之背西峯巍峨不便日觀乃遠覓勝地至攝州有山出金色雲觀思靈區而卜居今之金龍寺也池有龍故名焉觀多捗台宗與旨方今三井竪義學者取則焉嘗以八揞十願導利四部臨終時安詳寂

賛曰感應者須久修而得多尅七日矣或五焉或三焉又爲速焉不則七日之者千二于三世由託應而不遜觀公隱草菴承華軺奔赴湍瀧指揮蜿蜒至于手靄香煙爲雲而上頭蒙衣袖當蓑而歸不知渠何修而疾効如玆邪蓋是猶觀公之末邪其本者我不得而見矣然以見者而推不見之者又深矣乎哉

釋眞義姓平氏勢州多氣郡人也學相宗于興福寺空晴適詣紀州那智山歸時脚大腫不能行入坊卽差又發亦腫諸苦行皆曰恐神駐公行耳公盡獻法施義乃到瀧下講般若心經私念神若歆講乞見祥異于時瀧水逆流衆人無不感嘆天延三年爲維摩講師正曆二年爲僧正長保元年二月七日逝

釋勸修姓紀氏父母禱佛神求子母夢星光入懷覺而孕自稚孩不食肉不戲劇家人戲以海月又口見乃病數日生瘡其形宛如海月父母驚歎誓曰此瘡速差奉見於三寶言已而瘥年十一從台山靜祐爲童前一日祐夢沙門數輩舁白木觀音像安房某處明旦見至居像處祐爲以吉徵自爾學業早成登震朝市就餘慶僧正受密灌又於勢祐處益增所業長德三年四月宋國送新書五部彼土台徒之述也所謂法華示珠指二卷龍女成佛義一卷十六觀經記二卷佛國莊嚴論

一卷心印銘一卷附而乞台教遺失書六部此方學者有議新書者因茲朝廷詔慈覺智證兩徒加毀破法花示珠指上實因破之下修預焉初永延元年羽林中郎將藤道長陰語曰我不得法力難受大拜願師加意焉修諾之二年藤公遷黃門侍郎正曆二年御史大夫三年特進長德元年五月十一日以羽林大將軍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月右僕射二年左僕射平章事如元不滿十年據鼎

鉉皆修之力也術家白藤府言某日家內有怪至期相國閉門謝客晡時有叩者問之對曰和州之瓜使也開門納之于時修在座大史安晴明太醫重雅預焉相國顧安大史曰家裏有齋祓不知此瓜可甞不晴明曰瓜中有毒不可輙啖也相國語修曰許多瓜子何爲毒乎修誦咒加持忽一瓜宛轉騰躍一座驚怪重雅乃袖出一針針瓜其動便止剖見中有毒蛇針中其眼蓋術家之言是也都下

嘆三子之精其術矣實因法師乞法性寺座主位永延帝藐其器而不任含怒而死其靈惱帝人不知也醫巫無効詔修加持靈託曰我實因也雖深望帝今被明王縛我又去矣修曰實因生平粹於台宗今尚託乎荅曰名字觀行隔生即忘況理即之身乎君臣聞之嘆敬上病乃愈長德三年補園城長吏寛弘二年藤相國建淨妙寺屬修之門葉酬持念之德也五年七月八日寂年六十四謚智靜

贊曰義者應和角論之徒也修者長德正述之儔也其學見于二事矣加之能躍宴瓜逆流瀧水者二子之不器乎

釋源信姓卜氏和州葛木郡人也父名正親母清氏父母詣郡之高尾寺求子母夢一僧以一顆玉與之即有妊信幼時夢高尾寺有庫藏中有數鏡或大或小或明或暗一沙門取暗小鏡付信信曰此小暗鏡有何用欲得大明者沙門曰只以此鏡至横川瑩磨當而

大怪又不知横川何處後上睿山事慈慧始思夢事勵精修學天性聰明究顯密教五種法師四種三昧無不薫練過壯歳忌榮名屏居横川專以著述爲己任所謂一乘要訣往生要集阿彌陀經疏大乘對倶舎抄因明相違注釋等也台嶺教法此時爲盛負笈承業者多時號慧心院僧都信作台宗二十七疑問宋國南湖知禮法師禮得問書嗟嘆曰東域有深解之人乎乃造荅釋返之風䑺來往

音問相繼其一乘要訣者顯衆生成佛之義斥定性無性之執也時夢西天馬鳴龍樹摩頂讃歎傳教大師合掌告曰我山教法今屬汝焉往生要集者備西方之勸發也又夢觀世音微笑而授金蓮華毗沙門天王捧蓋而從侍深夜獨坐思惟法義欲見證典殘燈已熄忽有自然火現檠上諸異應匿而不語寛仁元年六月十日集門弟子曰今生謂晤只在今日若教義中有疑取決焉後不可又

諸徒且問且泣信一一剖析明白漸氣息遠麾塵去門人唯留上足慶祐曰我以一乘善根迴極樂勝業上品下生我當取之今二天童下來曰慈氏天尊遣我二人爲師迎接又有數萬天翼從我語童曰兜率之生彌勒之謁我且謝之然我生平有願欲觀彌陀往安養之後必詣慈尊願爲我致此意焉二童昇去頃刻觀自在菩薩來現素志不失汝其知之慶祐聞已流涙隨喜便結定印端坐遷化

壽七十六于時天樂響空奇香四散山中草木皆盡靡西傳聞趙宋皇帝聞信道譽建塔廟置影像

釋覺運洛城人也事睿山慈慧與源信法師爲匹敵世曰慧心檀那者也毎預講席常居勝義諸宗章疏多所暗誦後隨皇慶受密灌運長於慶人稱其不恥下問矣慶赴西州辭相府運待于門伺慶之出取笠授之君子多運之有禮焉

釋覺超姓巨勢氏泉州大鳥郡人幼上叡山有奇相出過奧慈慧見之大驚曰聰明之相也必爲國寶納而爲上足儕輩年少嫉慧言誰呼爲國寶以故人皆稱之以慈慧門人兼兄事源信法師顯密之奧一山推之昔慈覺造二經疏安然法師踵而勤撰述焉超雖後出追則二師所謂東西曼荼羅抄三密抄兩界生起仁王護國鈔等皆爲學者珍秘慧語徒曰凡叡峯學者初習顯教後當受密乘是以超力究秘藏嘗修月輪觀其胸常冷如承皇后有産難敕超持念超不起重詔侍臣藤公公上撗川宣嚴旨且曰師若不下山我又不歸官超不得已藤公請同駕超不聽徒歩入宮産誕即平帝大悦加僧都超不受速出宮官司逐背後讀詔牒自是有僧都之名

賛曰慈慧以中興之資立於叡岫也信運爲之左右也至今言台道者以慧心檀那爲稱首超公介二子之間從事於述製此三者所

請以文字揭示第一義諦者耶

釋慶祚門下録事中師元之子也遂顯密正曆四年兩門相蘖祚率徒移大雲寺不幾又遷園城寺園城寺雖智證興建徒衆尚寡及祚之來學者四方麕至三井之道此時爲熾徒屬益繁長德三年四月宋國送新書五部其文膚淺朝廷敕慈覺智證兩家質破其内龍女成佛義一巻祚預焉增賀法師有疾祚往而問之曰公之病三諦中何患乎賀曰空諦無病中諦亦有亦無今我所患假諦耳祚曰公之所觀似隔歴也即説圓融三諦及止觀病患境賀聞垂涙病又尋愈寛仁元年十月修法華十講二十九日者智證之忌也先五日創講席其日丞相左僕射藤公率官僚預聽忽山鹿走來緇素驚怪鹿跳上堂僕射怪恐祚曰昔如來初轉法輪於鹿苑今日園城之寺始結法輪瑞獸格止可謂嘉會況鹿是轉法輪菩薩之三摩耶又春日大神之使

獸也僕射光貫神或歆乎因茲而言豈非出出世之佳祥乎一會聳聽祚之居號龍雲房隣宅失火煙炎欝逼祚結印灑水其火自滅隣宇半存橫川覚印三井定基爲睿山内論義之匹印者源信法師之徒也信語印曰内論者雖家事而新學之發軫也子有意乎印曰入學之初知有此事豈可始愕乎信曰子之言壯也然彼有慶祚恐潤色其辛不可緩也寛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滅年六十五

釋寳因少年離家爲睿山弘延弟子性聰慧誦憶少雙儀容挺特志氣强健耐飢寒勤苦學膏油繼晷傳資博物議論之場重其席每逢講說聞者垂涕而感喜又稟密教行供修晩移小松寺凝觀心誦法華喜有七寶塔釋迦多寳並座放光空中有聲曰汝依觀心誦經之力見二如來西方迎接不生疑慮後數年誦提婆品結印而即世矣

釋院源姓平氏奥州刺史元平之子也早上台嶺事慈慧兼稟覺慶治安二年法成寺成大相國藤公命源爲落慶導師音吐流暢藤公及王臣莫不嗟伏皇帝賜封五十戸源善唱演聞者感泣源滿仲累葉武略男俠蓋世聽源之唱導即座祝髮拜爲戒師從官數十人同時剃落初寛仁三年任延暦寺座主治安三年爲僧正兼法務萬壽二年聽輦車長元元年五月二十六日滅

釋明尊武庫令野奉時之子道風之孫篁之曾孫也遊智辯慶祚之門學業早成長暦二年九月延暦寺座主慶命卒朝議以尊任之於時慈覺之徒沮之語在黜争志因茲兩門相軋園城沙彌不得上睿壇三年尊上書乞建戒壇於三井凡五上長久二年五月宣問園城戒壇立不於諸宗於是乎相律三論華嚴眞言皆贊可只台徒固執不允永承七年九月始行新羅祭祀神託和歌驩納初寛德

二年爲園城長吏永承三年八月遂任天台座主數日而解印天喜五年賜封戶康平三年十一月儀同三司藤賴通於白河別業設法會請尊之九十之筭公卿大臣多集其席六年六月十六日卒年九十三

釋明算姓佐藤氏紀州神崎人年十一登高野山翌歲薙染隨成尊法師學秘密法初金剛峯寺自從營構之始至此已二百餘歲院宇廢頹密學蕪荒算慨念持明之宗依正俱

替苦修勵學慶邁倫儔未終十年兩部職位諸尊軌儀無不貫穿南嶺密乘再興者世推力於算嘉承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寂年八十六

釋慶耀和州人也初三井慶暹法師有一弟子適至和州宿一家家有兒年可十二三儀操後偉語父母曰此見不凡定成法器我師園城之暹公也乞誂此兒尺牘尋溝我爲見惜之父母許諾已而告時父曰我有深知在多武峯不欲見之作州向雖許師今我耻季布百比丘曰已聞我師今卻違諾我乃獨來恐師妄我於是乎見忽悶絕而死父母抱持悲慟比丘亦怪泣良久而蘇曰我是新羅明神之屬宿王菩薩也當入園城之門者明神令我擁護先契巳定今何爽乎父母叩頭懼謝乃付比丘自此暹加意諭導果播侔名康和三年冬十一月承保上皇於鳥羽離宮啓講場耀尚少擢應遴選耀善筆翰梵漢共通

延久五年成尋法師入宋索耀寫梵字曼荼羅又多書楷字於時有天竺三藏法師見耀梵書大加稱賞又有慧詢定照二沙門見楷法亦能嗟嘆於此耀之名振宋地

贊曰祚者辯也因者論也源者感也尊也扶碩矣筭也起廢矣耀之名者異界乎

元亨釋書卷第四

元亨釋書卷第五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慧解二之四

叡山安海　興福寺主恩
叡山桓舜　禪林寺永觀
叡山寬印　叡山皇慶
醍醐寺延殷　觀勝寺大圓
三井宗範　延義法師
興福寺永緣　傳法院覺鑁
大谷寺源空　高野山明遍
笠置山貞慶　梅尾寺高辨

釋安海學叡山興良尤精台教嘗豎義偶于黒谷禪愉愉難海才潛如金龍寺千觀所謂曰安海豎義降之何如觀曰海學宏深待與子議愉信宿觀告曰海之議論不可以台乘屈也彼粗干密宗以悉曇章蓮華手種子字義抵之可阻耳愉受其策而歸至期始出台題辯鋒不可嬰也次出種子義海曰悉曇非素也愉曰已号博綜盡學乎海曰公之論枘鑿也每海豎義其配以從學軋之凡六度海不伏曰直我道而已當時源信覺運為台門兩輪海嘗曰慧心淺瘦揭厲可渡檀那深狹不過踰跨信法師作二十七疑問宋之知禮法師海見問目曰是等膚義豈須遠問乃作上中下三答曰宋國答釋不出我三種而已及禮答來海已死台徒曰禮之決釋多海之中下義也海之徒便持宋答及海釋如墓讀祭時人曰海骨放光

釋主恩居興福寺學相宗有義學名于時叡山寬印負俊才不屑南北學從獨言天下只有主恩當我顧眄耳恩以麁語忤朝旨在築之博多寬印又竄東州印曰恩是西海印在東地日本宗乘已為凹字

釋桓舜學延曆寺慶圓有譽當時貞圓日助遍救及舜世為叡山四傑舜甚寠浪遊豆州說法湯泉神祠其夜夢神告曰師早還本山

必昇顯位舜如神言果爲法性寺座主天臺
五年九月十日化年八十舜少患貧乃詣山
王神祠祈福經年無應又如稲荷神祠其求
如山王第七之夜夢婦人莊麗開殿戶來舜
前手持片紙長二寸餘排舜懷貼胸而歸舜
見其紙有二字曰千石舜夢中大喜適大賓
入來儀衛甚都向婦人又自殿出接客曰高
駕難勤尊儀何事對曰桓舜有祈諸婦人曰
法施七日懇到甚矣妾不得已巳足其意客
曰我爲舜來也舜曩求我尤切我豈不堪與
舜哉然不者其又有説矣媼縱曩舜正須奪
焉婦人驚曰妾不辦也早酬懇祈妾之過也
然彼人尚在即趨舜所剥胸紙而去舜夢中
以爲此客必山王明神也我頃年精祈神猶
聾也今郤妨佗乎大怨焉婦人白客曰奚爲
拒舜對曰舜師終此生當出陰界若受富樂
恐爲縛礙故我今彼窮耳舜覺後歎山王云
釋永觀姓源氏投東大寺有慶學三論兼聞
諸宗晩歸洛東禪林故居謝絶交往偏慕安
養作七寶塔安佛舍利二粒乃誓曰我若生
清泰舍利必增數明年成倍又於藥王院造
丈六彌陀像當淨業嘗以南京衆選申官領
東大寺務雖司鈴鑰不受寺供私畜齋粮以
爲日飡性慈仁常往獄問飢寒又多病氣力
微弱而修學不弛嘗言病者善知識也我因
病甚堅進修天永二年秋疾語徒曰昔世尊
八十涅槃我今歳同壽不踰年取滅足也十
一月二日沐浴而念佛異香芬郁中夜頭北
面西而寂紫雲垂房壁
贊曰才與不才猶如驥駘矣驥也雖神駿人
若嚙蹄焉若失駑駘者妥帖如也然嚙蹄者
豈驥之罪哉亦在調御之熟粗而已海之輕
二師恩之出庵語也驥之嚙蹄乎顧調御如
何耳舜之患貧觀之辭榮道已同不相謀何
哉
釋寛印事楞嚴院源信學業早成時宋人朱

仁聰在越之敦賀津信欲見聰拉印而往仁聰出接之壁間有畫像聰指曰是毘那婆演底守夜神也爲貧渡海厄所歸也師知此神乎信憶華嚴經中善財讃嘆偈以筆題像上曰見女清淨身相好超世間呼印曰子書次句印把筆寫曰如文殊師利亦如寶山王仁聰見之感嗟曰大藏者皆二師之腸胃也乃設二猗延之印後行頭陀法至丹州寺院側有大池里民結網魁日捕之印禁之不可印

夜到池畔振錫持念而去翌朝下網不得一鱗印每夜誦法華臨終時手執香爐向西念彌陀而寂

賛曰信印之二師者與悔之才與彼仁聰雖嚮信之德義指夜神而爲言也異域之人亦掌此方之學徒也二師若不記殆貽邦之辱焉於是信寫前句印繼後語二師之強記亦快乎夫二師者台宗之徒也至他家者雖委宗趣文句不熟者學者之常也況雜華之浩瀚乎見二師之博通聰之大藏腸胃之言不爲過耳矣

釋皇慶姓橘氏黄门侍郎廣相之曾孫性空法師之姪也母孕時惡葷腥或食之應時嘔甫七歲登睿山近山下有柿樹絶不結子俗名其地曰不實柿兒到其處問此地何號人荅以其名時餘樹有果兒白見今何有實乎至翠微有館亭降陟之人憩息焉故置藥湯而備渇之俗呼爲水飲兒又問之荅者曰水

飲也兒曰何飲湯乎上嶽頂小竹叢生兒復問之荅曰大嶽也兒曰何有小竹乎（嶽竹和語相近）其幼敏機辯類此從東塔院靜眞學秘密宗至護摩灌頂梵字悉曇莫不研究昔慈覺大師以瑜伽法授長意意授玄昭昭授智淵淵授明靜靜授靜眞世以慶爲慈覺七代家嗣慶遊鎮西有景雲阿闍梨東寺密傳之魁也就探焉雲器之悉付秘奥并授弘法大師寶瓶以爲傳契之信也慶有入宋之志共沙門

寂照上船時鳩數千羽集于檣逐之不起船師曰恐異人乘舡乃下衆人鳩尚不散逮慶離船皆飛去人多曰八幡大神留慶也（國俗呼鴿爲八幡使鳥）慶夏於昔振山有延殿者顯密之英也事慶爲師慶與殷修法慶誦驚發地神偈印手按地地大震殷誠殷曰愼勿語人慶病頻那夜迦天現形手捧盃而曰師疾篤非酒難治每朝願受一盞不可局禁也吾爲護神不暫離天帝令我獻盃耳其器大可半升一

目於池上養禮舍利舍利放光盈室詣四天王寺禮舍利本是三粒分爲八粒薄暮童子來身體偉壯慶怪而問汝何人對曰多時侍書寫空上人會役偸上人上供我不耐忿以拳加頭其人即死上人愍薦驅我去故投師焉慶與飮食童拱曰願加印呪易受耳慶使童數百里外不半時復命或令滌衣憑虎暴之不用桁竿靈異甚多一時諸役列坐戲謔以拳打輔車逐次相授巡至童童辭曰恐及

大故諸夗强之童繞下拳吐血殆死慶聞擯去童泣曰昔振山地動者堅牢善女天出現之時也我親見之故感德來也今遭斥悲哉萬壽中在波州刺史章任祝朝令修十臂毘沙門法天子感靈夢賜僧官慶爲法興院十禪師有同業覺運長慶者數十歲眞病時答曰師若不起今我依誰眞曰少年慶汝之師也遵蹤其言就稟密法謁禮敬長曆中有兩門之諍朝廷以慶之德望蓋一山寓譴於

慶慶曰宮事若急可宥乙童時人以爲慶之護法之言也永承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滅壽七十三慶性好斗藪輿域靈區莫不歷陟顚在波州夢山王明神曰何不歸本山便割其背出血三所因茲返叡山而寂其三血者表三派密傳也果門人長宴院尊安慶各立門戸云

贊曰智證者弘法之姪也慶公又性空之姪也豈法種亦有胤與奚夫叔姪之相似而煊

赫也至山王明神指示血脉者曷罷羅之隔
乎豈又慶之所得邪
釋延殷姓橘氏但州人年十六上台嶺禮慈
仁受戒從靜照學山家法長保二年靜照入
宋殷共之赴西海朝庭有議留殷惜偉器也
後於景雲闍梨處偕皇慶受兩部密法寛仁
末厭憒閙居多武峯三學該練居數歳明快
法師誘歸本山又入大原山與覺尋同房黄
門侍郎源顯基投殷落髮乃與源沙彌上堺
嚴院結茆同廬長暦二年春慈覺智證兩徒
爭座主位殷厭之移住醍醐寺
釋六圓居洛東觀勝寺縛小庵靜坐觀行諸
徒在別房一時隣坊童兒被酒打狗狗悲吠
甚圓之徒叱童童醉狂益熾止拍狗擊坊戶
戶扉皆壊諸徒詣圓訴曰此童兒狂戾乞聞
官治之此度若恕而聽之後日不可測也圓
曰子等在此學佛着我訓之不逮也且我法
以平等待有情一切含類自性清淨而無明
酒所醉煩惱鬼所亂狂醉不度我輩逢此宜
發慈哀調訓彼暴然子等見是獷癡都益瞋
忿不亦重狂醉乎子等豈不聞乎我門以六
度之將攻六弊之賊施將亡慳賊戒將亡犯
賊忍將亡恚賊進將亡懈賊禪將亡散賊智
將亡癡賊子等任慈忍之將嗔怨之賊不擊
而自潰豈外假世俗官法乎子等在此稱修
學是等愚頑不堪共居也諸徒杜口而退後
數日童主詣圓曰愚童狂醉撓師清衆我初
不知今日聞之乞聽指揮嚴加譴罰圓笑曰
稚兒戲劇家之常耳我徒恚之漆我不德耳
於見何患乎童主以圓爲長者益加敬
釋宗範薩州刺史久任之子也從三井永範
習學有名承暦三年爲大乘會講師四年寂
勝會講師凡官院講論範多豫焉故有博涉
之譽一日異比丘來謁範問何許人對曰遥
聞名德趨自遐陬屢抱小疑願賜解惑範唯
唯適赴小飡不久而歸異僧不見怪看外庭

片雲在門上雲中現金光髣髴見師子形諸徒驚望雲影已没乃以爲文殊師利之應現也應德元年七月卒

釋延義止南京有講學譽一日天地院啓講肆七大寺皆會集義爲講師時七寺衆皆學于義以故講場無詰義者俄有一老翁鬚髮皓如也出衆立三番論義其語巧敏衆人異之義一一答析翁曰三種論義一一答已成一答未決一答不成然初果之位頗爲佳耳我

是文殊也言已忽然不現凡義感文殊三回

賛曰靖退者吾黨之美也般圓其庶幾乎辯乎圓之訓乎義之感吉祥也慧乎進乎

釋永縁姓藤氏吏部郎中永相之子也母遠州刺史江公資之女縁九歳喪父母携赴南京憩柞森于時興福慈菩受維摩講師詔赴賀於洛都儀衛甚盛母語兒曰汝父已亡我寡不能字故將汝隷業于南寺安得如此僧都汝其勗乎然我已老又不能見矣言已撫鬚漸然已而師事一乘院頼眞性甚聡頴習學日新應德元年稟維摩講詔時年三十七母歿而久矣遂赴賀於柞森忽念母昔訓感泣不進僕促行縁曰汝等不知昔我九齡伴母氏息此地先妣誨勵能成我也林木如舊昔人非我豈可堪乎宜乎遲遲吾行也僕隷皆感袂後句當七大寺道福益賑衆輦入宮天眷優渥天治二年四月五日亡歳七十八

賛曰下苗於沃壤西收可待矣若夫磽确尚

奚望哉縁公者緇田之沃壤乎然其母邁于孟母也矣何也纔一遷而已耳

釋覺鑁姓平氏肥之前州人將門之屬流也累代武略其父負勇名卿黨敬畏鑁兒稚以爲我父天下之豪貴也一日官吏促租到家喧呼放戾父居屏處不出家有比丘兒問曰今何人乎辱我尊丈尊丈又盡似平時之勇壯哉比丘曰官吏課租汝父豈可忤乎兒曰誰爲之比丘曰刺史也凡州界無不聽刺史

之今者汝父亦刺史之有耳見曰我始謂天下之貴人靡如我父猶有刺史乎比丘曰刺史不自貴承于宰臣宰臣不自貴承于天子天子者四海之至尊也汝之稚孩何父之謂哉見良久曰有至尊之過天子者乎比丘曰有神道有天界人主者皆承制也見曰有踰神天乎比丘曰有見曰誰乎比丘曰佛也見曰有邁佛者乎比丘曰無過斯故曰無上世尊見曰可得聞乎比丘曰佛有三身法報化也其訓有三顯密也三身之中法身為最也二訓之內密乘為奧也若夫三身二訓者非小兒之所宜聽矣見曰世人有登佛位者乎比丘曰方今剃染之者皆彼徒也其間勤修精敏之者必得其位見曰其人何在我就而尋求焉比丘曰紀州高野山者弘法大師定隱之地也彼有定尊阿闍梨粹于密學子其往焉自是志遊學會親知携入京投仁和寺昔弘法識其從金剛乘者兼學相宗依之其

師先念鍐往興福寺從慧曉習唯識一夕夢貴婦人抱鍐居膝上摩頂曰汝雖大法器恨非我寺實汝於他山必恢密教而我又可擁護汝我是春日明神也保安二年回仁和稟密灌其夜場室有光香又隨覺猷僧正受三井秘密灌頂其餘密學支法無不研究鍐幼聞在耳便上高野親定尊益極秘奧鍐於高野建傳法院欲以幹事聞王庭先躊躇宮門初天仁上皇不豫私祈弘法大師上皇夢一沙門自南方來手執柳枝灑香水覺後病差適聘宮門見鍐儀狀宛如夢僧宣問從來敬崇日熾上皇捨莊田充學供又上皇詔鍐入宮先夢白蓮華生殿中某所鍐應詔來必坐蓮所常常如此因茲益渥眷信鍐因幹事將赴西別先詣稻荷神祠持念加護忽一女託曰明神傳語上人莫遠行只早歸紀州吉野河側必得所求果於吉野得石平莊契券鍐一日往藤相國忠通第相國下庭迎拜鍐問

故相國曰弟子今夜夢大唐國慧果阿闍梨到此宅今師至恐後身乎鍐曰我自少年攙弘密乗凡聖雖異志趣惟同如相國夢闍梨納愚懐乎鍐在專寺入堂一時眞然僧正法弘之徒於院東北角現形曰吾誑子興專寺盛密教於時鍐徒聖順親見之鍐在密嚴院告弟子曰狂狗入傳法院殿汝其驅追其徒奔至傳法院果然鍐始在高野也永尋法師語曰此山大師定後廢圯相仍祈親繩範明算之輩補葺漏不能復元今子器宇宏偉必任此責盍負贔乎以故鍐勤興建傳法密嚴二宇跨越先矩雄博壯麗康治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卒年四十九

賛曰世言鍐嘗傳法新院羸千本寺寺徒嫉之覃鍐之入定欲植之蓋嫉配始祖也鍐元持不動尊寺徒鼓噪入鍐房不見鍐只不動之二像在焉或議曰其一像必鍐也百計攻治遂受狼狽今考鍐事無之豈其徒諱而不言邪殊不知是鍐之奇事也惜乎鍐也能入佛界不能入魔界也然中世以來如鍐之比鮮矣可謂觀成闍梨乎哉

釋源空姓漆氏作州稲岡人也父時國母秦氏父母無子祈佛神母夢呑剃刀覺語于夫夫曰汝其有身乎恐罹染之人矣因而孕母不茹葷腥長承二年四月七日生頭扞而稜眼黃而光宗族異之至四五歳舉止動向西九歳父被寇害一家噪逃空自屏處偵之以小弓矢射寇中其眉間寇者源長明寛治帝之衞曹也爲其額瘡可證發遂隱而終身時呼空爲小矢兒郡之菩提寺觀覺聞之乞爲弟子性善習學覺嘆曰此器兒何可居草澤乎送與延暦寺源光光曰此童駿驥也非吾朽索之所覊也即投功德院皇圓剃落受戒時年十五三期之間通受台教又從黒谷叡空禀密乗及大乗律凡大蔵經律論佗宗章疏靡不撿閲空於教義有自得處欲質其所

[illegible]謁藏俊述唯識詣慶雅演雜華二師皆嘆
踰於師承也因是俊贈供物雅寓章跡空自
許曰我讀書三遍其義自彰不勞苦而已又
曰八宗之外涉佛心宗於九教相粗得幽致
晩見信師往生要集乃棄所業倡淨土專念
之宗承安四年出黒谷居洛東吉水盛誘專
修及圓頓菩薩大戒緇白靡然向風嘉應帝
召入宮受戒藤相國兼實延問淨土之事空
述選擇集呈之專修之徒取爲秘要顯眞靜

嚴明遍證眞公胤皆緇林之翹楚也從空問
專念之道空修法華三昧白象現道場又讀
華嚴几案下有異小蛇其徒信空怖之捕去
次日蛇又在焉又避之其夜虵夢空曰我是
華嚴之護神也莫畏也其後蛇猶蟠几下空
又不怕經竟虵不來矣皇太后於上西門院
請空一七日說戒門屛上有一虵七日之間
屈盤不動每說時有側耳勢至散日而斃其
頭裂爲二其中髣髴似人形空謁藤相國于

月輪談話而出相國下庭拜背後語左右曰
空公頭上現金圓光予等見乎對曰不見自
此相國益加敬空念修久勤屢感勝相手筆
自記曰建久九年正月一日修二七日念佛
第二日水想觀成第七日地想觀中瑠璃地
現二月一七修之間水想地想寶樹寶地宮
殿等現正治二年二月之修地想等五觀隨
意顯現元久三年正月四日彌陀觀自在大
勢至三像現室中五日三像又見建永二年

春二月竄讃州居五稔空曰吾不因讃爭布
專修之道於海裔乎亦我一化之幸也建暦
元年詔追赴都城二年正月居大谷染疾其
徒安彌陀像於床頭且爲臨終助標空曰此
像外汝等有所見乎諸弟子曰無空曰我十
餘年來存視極樂界相及佛菩薩眞身久又
佛來也二十五日朝高唱佛號諸徒助和久
而皆聲嗄空獨不衰而至午時其後著傳持
之慈覺僧伽梨頭北面西誦光明遍照偈而

歳年八十臘六十六空亡之前二三日紫雲
降垂坊上

贊曰修多羅有一相一行三昧專勤精修
之謂也空公之倡專修於稱號也資于此乎
夫多岐亡途元亢皆是專修之言又孔體矣
然廢勝業斥佗宗雖贋徒之執弊恐空之訓
有不盡乎蓋廢有二種自佗之異也自廢無
咎他廢受殃昔者蒯通曰臣唯獨知韓信非
知陛下也故置漢高之亭里克曰不有廢也

君何以興故受晋惠之誅澆季濫叨不啻專
徒諸家末流漫浸競趨是以我剖二廢之別
諭干後學

釋明遍藤給事通憲之季子也才氣貫諸哥
給事死已十三年一家緇素欲相會修八講
蓋國俗逢亡者十三廻之歳營追薦者十二
支終而始迎先支而寓追慕也給事多子皆
英特也緇林尤盛所謂靜賢澄憲勝覺覺憲
及遍也諸子相議以釁爲啓白師充遍散導
師不時遍卿棲紀州高野山蓋疾名緇之官
榮也諸兄使使告事遍對使者曰我已逃世
隱約此地雖追孝不堪出也使者復命諸兄
相語曰遍才智被世我等不若也故吾儕爲
散師也今言逃世之人不與法孝豈遁世之
士忘孝忠乎重使使者微詰促歸遍又曰我
非忘孝也只怕入諸兄之隊耳所以者何夫
遯世者吾棄世世又棄吾然而衆人不齒是
其遯之全者也而世棄我我不棄世者丐人

也我棄世世不棄我者今之諸名德也二者
未爲眞遯也諸兄咸南北二都之高德也我
厠其間劾薄伎慣狐鳴已失隱約之素也又
朝庭聞吾出召我我無地辭矣我非忘孝忠
也便以友慧智代法事入京諸兄相語曰遍
弟稚時議論屈我等我等今又受屈耳輩十
相傳爲眞遯之美談焉臨亡之時祥瑞尤多

論曰甚矣士之不聞道也苟聞於道遍不發
斯言矣諸哥又不服矣世復不爲美談矣三

者成弗耶道之愆也請揚推而陳之焉夫遁
及諸兄何爲者乎皆緇徒也緇徒者何爲者
乎逃出之士也其逃世之標者髠其頭也緇
其服也練若其居也多羅其器也豈非遯之
標乎是以世貴其儀相以爲福田故歸而事
敬而饗　王公之者寵以僧官祿以封戶皆
福田也吾徒正當是時應以法相交而不移
心矣然澆代人漓焉受玆偓遇操易本法不
見我身之緇髠與搢紳相比並覬覦苟容搖

尾乞憐嗟乎吾道衰者尚矣是緇侶之所以
有遯言也遁愚則我不遑誅矣已稟高譽髙
倒肩緇而容易發遁之言邪又父母者天也
不受形已受即不可廢也孝子之於親也甚
於水火矣遁縱不緇而爲巢許之行於此時
不得一不出山也況我徒乎我佛設道也先
立孝矣故修多羅曰孝順父母又夫吾門超
卓之士父母之在也或有逃遁而近命者然
拒追修者未聞矣何也遯逃者反常而合道

也若夫追修者曷反之有遁何爲者乎始聞
大逆乎蓋遁絆於名而蹐於道乎假令遁聞
諸兄請出山追薦而速歸者出入爲有小體
焉而釣高名忌孝思卻造語而言　朝廷召
我無地辭者皆賣名之言矣夫公私者事之
差也今遁赴父追修者私事也奚假於公繇
於　朝乎遁之昧於理也至於此矣蓋遁不
以道爲標而以遯爲標也故標其父以遯也
標其　君以遯也標其兄又以遯也標其世

人又以遯也痛乎爲遯所覆而終不耳道乎
夫眞遯者與遯共忘矣若懷遯於心猶利之
在心者又一遯利也隱人之爲遯溺也譬如
世人之爲利溺矣若有所溺利之與遯同又
人之心有移者必忘矣思天而忘地矣思東
而忘西矣遁思遯而忘孝然不忘者妄也世
人造而妄者有之矣不知而妄者有之矣遁
者不知而妄者也爲人子者孝思不可須臾
離矣況於忌乎不可言遠近於其間矣又思

有厚薄其薄者忘之萌也今遍心移於遯薄於孝豈不漸於志乎君子防微遍不知之而言不忘者不知之妄也今民間悖戾之者猶遺親喪痛哭深慟一朝而息是遍而厚遐而薄者也君子不然終身不忘若忘者非所謂罔極之謂也又遍筭父之忌自出山與諸兄營法事者是遍之常也然迎忌受請而出已晩矣重造不遍詞而誣諸哥感世人遍之責不怨矣吾故曰三者弗宜道之愆也矣

釋貞慶藤給事之孫尚書左丞貞憲之子也母夢高僧來宅自稱曰貞慶言已入懷自是而孕母記而歳之罹染後奉書於母署曰貞慶母依之期變以累世之比丘也投興福寺出家有才學應家勝講詔慶居賓乏貧借乘僕於人以故後於會官使催之逢于路相捉入宮會衆先坐堂上莊服嚴麗慶弊衣而至官僚緇伍皆匿笑慶謂正今釋子不率法儀只競浮誇我不可與此徒爲等伍官講五日猶其久如也講已不還南京止山州笠置窟高名籍甚元曆上皇好楊柞遊能射鹿暮年悔懴營佛宇薦鹿福聞慶德望召爲落慶導師慶徒歩稽笠破笠在肩入宮以杖笠置階側便上殿陛意氣自若上皇以下責其朴素既而登座詞辯婉暢因譬莊嚴交以鹿死事君臣無不感嗟慶詣春日神祠群鹿皆折前足云

贊曰爵祿者世事也吾嘗蔑視焉然釋浮圖動絆繋於此矣今見慶師之憤激也可謂烈士乎

釋高辨姓平氏紀州在田郡人父重國嘗爲嘉應帝衛兵曹二親各詣[illegible]祠求子母夢有人授柑子其妹適並枕臥覺而語之妹曰我又夢人與我大柑二顆姉曰我當得便被奪姉之所夢不徒耳尋而有孕焉承安三年正月生形貌端麗甫四歳重國戲以烏帽安頭曰如是美兒安得早長成加冠巾登仕途時

見私念我慕僧儀不覦官屬若以容質拘之不如毀膚即自投庭下傍人以爲失脚奔往救抱兒不果志音憤不霽亦近火爐欲以火箸爇其面先試著左臂熱痛不可忍也即止而泣稚孩勵操多類此九歲父母繼亡離宅從高尾山上覺讀倶舎頌不旬日便能誦一日與群兒游戯忽猛省曰我父母不知生何處若墮三塗思彼劇苦我何遑戯笑乎若在天界天眼無礙定見於我生平呵責今豈有

異孰憶二事吾何戯劇縱人不言我不愧哉爾來益勤所業十許歲早事游學聞密乗於尊實習雜華於景雅有尊印者善悉曇章附而學印屢煩微詰見又有歉然之思一夕夢梵僧授深義覺而質于印皆印之未聞之者也印感怪焉年十三自念言諸佛因修不惜身命救鴿飼虎古規可式我已稍長豈憚苦行夜潛徃屍陀林骨肉散零豺狼縱横見雖寒心忍而止宿徹曙無傷害又歸文殊師利

日持五字咒誓曰願依大聖加被得如實智救濟有情十六就上覺剃落於東大寺戒壇受具寺有聖詮者善賢首宗請益日新十九從興然阿闍梨禀兩部密法自爾止北山梅尾盛唱賢首宗戸部尚書長房語曰弟子頃讀金師子章未明其旨願公加詮釋辯乃撰光顯抄二卷付之嘗曰我國慧學之者多而定修之人希矣以故學者闕證道之門焉是我之太患澆季之弊也便於北峯構一

宇禪宴思惟五門禪要達磨多羅禪經等以爲心術又依華嚴宗義撰坐禪次第并入解脱義二卷常修佛眼明妃法一時初夜供已出堂外行道念誦忽見西方群猪行東其先者背負大星其數五光明爛然其夜甚黒因星光尋猪皆見或時佛眼尊現其身又夢明妃告曰明日授汝般若理趣分翌日午供壇上有誦理趣之音其聲妙細供竟秉筆記之忽忘經句瞑目气指授又有誦聲其韵如先

又修不動法其場忽成花苑寶蓋彌敷奇香薫郁網幢幡鈴寶飾具足其寶鈴右遶辨身梵僧三十餘人手執香爐歌唄讃歎又修供之間呼待者良詮曰一虫落桶裏汝早救之詮見堂外水桶果一蜂落浮又修法中告詮曰竹林中小鳥爲鷹擊汝其濟之詮入篁果如言一日截耳供佛眼其血灑像壇及供器其色不變今尚在其夜夢沙門具梵相告曰三世諸佛身肉布施子其庶幾乎讀華嚴至

第二十五如來在他化自在天宮說十地法門之句天莊嚴相顯現目前辨眼瞻仰文殊大士乘金毛師子在空中長三尺許光明赫熾辨不耐感幸起立作禮辨病夢梵僧盛一柸虀與之覺後餘味在口即時疾愈栂尾者古練若之地廢圮久矣辨居此復院宇承元二年還紀州於内崎山創伽藍四年又歸栂尾寛喜四年正月十五日夜對彌勒像禪坐入觀傍人看之如無氣息于時尊像寶座左角寶珠忽出香煙衝上如雲其像譬若在天雲中於是辨又口中放白光移刻出定告諸徒曰我期已近便宜臨終法儀十九朝廣說修學始卒竟右脇而臥又擧聲唱曰南無彌勒菩薩即寂爾閉目面有微笑身年六十喪歛之間容色不變奇馥弗竭

賛曰中世以來賢首之宗不振矣辨公以絶誠之質立鑽仰之志故毗盧華藏之海廻倒瀾普賢毛孔之刹復侵疆見其稚操之激勵宜乎中興之才器也豫章從小有梁棟者辨之謂乎

元亨釋書卷第五

元亨釋書卷第六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淨禪三之一

唐國義空　睿山覺阿
永平寺道元　長樂寺榮朝
松嶋寺法心　鷲峯覺心
宋國道隆　宋國普寧
淨妙寺了然　東大寺普門
南禪寺德儉

釋義空唐國人事鹽官齊安國師室中推爲上首初慧蕚法師跨海覓法吾皇太后橘氏欽唐地之禪化委金幣於蕚扣聘有道尊宿蕚到杭州靈池院參于國師且通太后之幣國師感嘆納之蕚曰我國信根純熟教法甚盛然寂上禪宗未有傳也願得師之一枝佛法爲吾土宗門之根柢不亦宜乎國師令空充其請空便共蕚泛海著大宰府蕚先馳奏敕迎空館于京師東寺之西院皇帝賚錫甚渥太后創檀林寺居焉時時問道宮僚得指受者多中散大夫藤公兄弟其選也蕚再入支那乞蘇州開元寺沙門契元勒事刻琬琰題曰日本國首傳禪宗記附舶寄來故老傳曰碑峙于羅城門側門楹之倒也碑又碎見今在東寺講堂東南之隅

贊曰予求碑刻而無矣乃如東寺親摸印之其碑破而存者四片大者徑二尺餘小者或不盈尺額之左右蟠龍偉如也雖頭角不完

鱗甲燦然也其文殘缺句讀不成而其字畫之存者亦甚鮮明雖非妙筆頗爲精工予使印四片者而歸上之下之左之右之百計剸閱少可明也世言橘后問密法於弘法法盛稱之后曰更有法之邁之者乎法曰太唐有佛心宗是達磨之所傳來也熾行彼地空海又雖少聞之未暇究之耳因茲后使蕚扣問靈池今碑雖文句不成斑斑或見焉世之所傳不徒然也昔六一居士有集古錄一千篇

周秦之碑刻多載之況隋唐乎惜乎此方之好古之君子今猶不見碑之全文乎因修此書見殘碑予之賛詞不得不似蹊尾耳矣

釋覺阿世姓藤氏幼上叡山習學有聲傍親文墨善梵漢書嘗聞商客稱宋地禪道之盛奮然志遠游遂以承安元年共弟金慶踰溟達于杭都乃孝宗乾道七年也時佛海遠禪師踞靈隱道價高輩下阿至其室遠問我國風阿未通語音便書曰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一種系授來有移革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度風俗和順奉佛歸僧然無禪法只講五宗經論風聞德義特詣函丈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乞垂開示遠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又書曰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阿即請遠陞座決疑明年秋游金陵抵長蘆江聞鼓聲忽然頓悟始知佛海垂手之旨趣返靈鷲述五偈呈所見其一曰求眞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眞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抛下破木杓海印其所證阿辭海書偈贈行阿歸朝後安元之始附舶便通信于海水晶數珠綵扇等二十事貯以寶函海喜而受之壬寅復通書海已寂矣或曰嘉應帝聞阿禪行召問宗要阿横一笛吹之應制時機未稔君臣莫測惜哉化行不聞乎

釋道元姓源氏京兆人紳纓之流也始謁建仁明菴庵爲法器後乗商舶入宋地見天童如淨禪師淨付以曹洞宗旨歸來闡法于城南深草平副帥時賴招以名藍不就乃如越州構精舍而居名曰永平禪寺叢規一則太白建長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告衆書偈化壽五十四

賛曰阿元之二師者參遊之選也阿之契於冷泉元之禀於太白見其自大方而來不亦悅乎阿之迹不多見可惜而已然猶是最雷菴列於四燈不爲大息焉元之化播北地不

及中土亦能無遺意矣

釋榮朝粹密學從建仁西公禀宗門要旨居上野之長樂禪苑盛揚眞化東方道俗趨化如歸寶治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戌時滅于時寺內甚明徒衆相語曰昏夜之明豈有是等之煥赫乎秉筆記事過干炬燭寺傍民家望寺以爲失火急奔入寺見朝之坐丈室而化

壽福朗譽東福圓爾皆朝之徒也

釋法心過壯歲出家不知文墨聞衲子之稱宋地禪行駕商舶入臨安徑登徑山見佛鑑禪師鑑於圓相中書丁字示之心止席下單提研究性堅硬耐禪坐骨臀腫爛而不撓者九年初持丁相於萬物中現丁字心不肎漸經歲序始得平穩歸朝居奧州松嶋臨終先七日謂徒曰某日當取滅然心無恙侍僧不信到期齋罷坐禪床侍僧乞遺偈心元不克書即唱曰來時明明去時明明是箇何物止而不言後句侍僧曰猶欠一句望足之心應聲喝一喝泊然而化

釋覺心姓常澄氏信州神林縣人母祈戸蔵山佛求子一夕夢佛以燈手授覺有娠焉少小無塵累之操年十五投神官寺讀佛書十九薙染受具于東大寺乃上高野山涂指於三密也因而謁金剛三昧院行勇於是乎志慕教外之旨易服親炙勇遷相之龜峯心主紀綱又禀金剛乘於三論道得菩薩戒於深草元遂入上都見勝林順順者入宋之望也益深南詢之志建長之初泛舶蹈宋城直趨雙徑禮癡絕冲萬一單於廣衆箇堂外之歩縣而機語不契乃事徧遊參荊叟于道場拜應眞于天台育王之寺大梅之塔浙東靈區足跡皆徧適值本邦同參源心者問曰我周旋諸老之間者久矣而以吾眼之不明也暗于知人焉雖吾之暗庶幾見人之明乎子已熟於地矣又不有聞耶對曰我之暗猶子之暗而我之聞寔不似子之聞也是子之所謂

熟者乎靈洞護國佛眼師我所熟聞也乃相
將至護國佛眼問曰汝名什麼對曰覺心眼
乃示以偈曰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佛如如
亘古亘今又徵詰數四即受印可寶祐二年
春告別佛眼以月林語對御錄無門關等付
之又授偈曰心即是佛佛即心心佛元同亘
古今覺悟古今心是佛不須向外別追尋又
寫照賛曰用迷子訣飛紅爐雪一喝當鋒崖
崩石裂化死蛇作活龍點黃金爲生鐵去縛
解黏抽釘拔楔吏將佛祖不傳機此界作方
俱漏泄心辭而出發于明著博多乃建長六
歲也隱高野之故居明年出世于金剛三昧
院辦香供佛眼踰歲通嗣書慰荅切至弘安
四年文應上皇詔居城東勝林寺至化難逃
勤老入都奏對愜旨聲振輦下然以帝里繁
喧忤于禪宴不幾潛回紀之舊院永仁三年
諸徒出衣資建壽塔于都城之西北扁庵曰
歲寒乞心睠遊心不得已又入天邑上皇優

禮迎請咨詢禪要心雖老奏對詳精上皇益
欽歎緇素耕闐禮謁又願心之終焉此居心
亦潛歸紀州初心自宋歸海風俄起波濤怒
鼓一舩震懼心安坐不動忽月輪現檣上頃
刻風波恬如也鷲峯元多妖魅有涉境者必
遭惑亂心居于此屢見怪異心一一降攝或
授戒法自爾魅事息心登熊野妙法山青天
忽呈祥雲下覆正應四年晴空大雷墜鷲峯
之東嶂聲聞四十里諸徒怖至雷所有一顆
寶珠心乃埋珠鎮山門始心遊鷲峯樂其絕
勝營構梵宇名曰西方寺棲此四十餘歲化
被南紀詣熊野者取路鷲峯必志禮謁不則
爲虛行西方之寺產業寡而往來數千指心
以寺寠頗拒之或有贏粮而至縛茅樹下時
時乞諮參者庚申歲佛眼以書寄法衣一頂
七葉圖一鋪月林體道銘并賜對段錦誨語
諄諄心又每舶便音問不鈌一時寄水精數
珠眼以偈報曰百八摩尼顆顆圓遼天鼻孔

一齋穿恒河沙數佛菩薩日日呼來跳一圈
其同風可占也永仁六年四月十一日示微
恙緇白省問相繼已而輕安十月十三日道
俗酬酢如常入夜神色有異諸徒怪乞辭偈
心笑曰我生平屏文墨今何特地乎徒曰師
今欽儀端坐恐告終與對曰諾乃蛻然而逝
龕留八日氣貌如生荼毘得五色設利壽九
十二臘七十四分塔于都紀心當以趙州狗
子話舉示學者或曰念起是病不續是藥或
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四來之扣請只舉單
提之要於時指鷲峯爲禪窟救諡法燈禪師

贊曰道不在夷夏焉吾見朝心二師身居東
鄙名塞寰宇善哉心之末後句子以一喝蔽
四句其高妙之格所謂不經人道之者乎法
燈荐承　宸衷動迴舊隱吾謂三子者居夷
德夏者也矣

釋道隆宋國西蜀涪江人也姓冉氏年十三
薙髮於成都大慈寺遊學講肆弃而理峽楫
入浙見範無準仰癡絕簡北磵諸大老皆無
所契衞居陽山依無明性禪師性室中舉東
山牛過窓欞話隆聞有省嘗聽東僧之盛稱
國光及禪門之草昧常志遊化逐以淳祐六
年乘商舶著宰府本朝寬元四年丙午也乃
入都城寓泉涌寺之來迎院又杖錫赴相陽
時了心居龜谷山隆掛錫於席下副元帥平
時頼聞隆之來化延居常樂寺軍務之暇命
駕問道平帥乃啓巨福之基趾構大禪苑請
隆開山說法東閩學徒奔湊佇聽一日示衆
曰參學人日用中雖居復践這一片妙湛靈明
田地然於其中不識祖翁者多若識得祖翁
我且問你契券今在何處得契券之後此一
片田地任汝操持今時人全身在裏許而不
知裏許事者病在於何蓋不了目前便有許
多萬緣萬境入汝眼內入汝耳中眼又不會
收視耳亦不能返聽未免只隨聲色所轉無
自由分此乃非佗所障是汝自障自障者何

不會卻物只管逐他所以道卻物爲上逐物爲下冬日示衆曰諸兄弟究此一段大事如三冬之内向寒爐中埋火一般常令煖氣不斷忽然通身上下徹骨氷寒開口不得時須假佗力雖然箇是引導之門在瀟洒衲僧分上須是向冷颼颼中搜討清淡淡處體究挨得路通著得眼活然後傲雪欺霜呵風罵雨揔不由別人收也在我放也非佗未到此田地須是自信自修自悟始得信者信佛祖有無傳而傳之妙修者修自家欲達未達之場悟者悟現今迷頭認影之所此猶是大槩之辭若據實而說做工夫時各各陡頓精神莫隨境轉虛靈自照動靜返窮窮至無窮終有倒斷時節居十三年遷平安城之建仁都下緇素欽挹禪化逢開山千光忌上堂曰蜀地雲高扶桑水快前身後身一彩兩賽昔年今日死而不亡今日斯晨在而不在諸人還知落處麽良久曰香風吹萎花更雨新好者自

此寺衆加畏愛焉寛元上皇聞隆道譽召見宮中隆奏之偈曰夙緣深厚到扶桑忝主精藍十五霜大國八宗今鼎盛建禪門處仰賢王上皇嚮隆之護宗之志經三歲返建長福山寢室之後有池池側有松其樹條直一日斜偃向室衆僧怪之隆曰備服之人居松上與我語我問住何處對曰山之左鶴崗也語巳不見以其人之居故松偃耳諸徒曰鶴崗者八幡大神之祠所也恐神來此耳自此其徒欄楯其樹名曰靈松徒屬中有流言者因此爲甲州之行北地之胥吏祇黎幸隆之寘讁隆亦曰我爲法踰海入此國只周旋皐蠡侯服而巳不遑誘導遠陬也偶罹千讒誣而伸干羯獠是我弘道之素也天龍豈有意於此乎甲之居猶洛之數又還相主龜谷山六群之徒謗吻未合再成甲行又還壽福弘安元年孟夏歸于福山秋七月示微疾至二十四日書偈辭衆而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其煙

觸樹葉畢然皆綴舍利門人自遠方至者歷數十日到莘所搜索林木多得舍利隆有所持鏡沒後其徒收之或夢其鏡留隆儀自告徒乞見髮鬚以觀自在像諸徒傳看異之平帥聞之請入府疑其曖曖令工磨治其鏡初幽隱經一磨鮮明嚴好大悲之相皆悉備足平帥悔謝作禮後寧一山爲記今在龕阜府奏乞謚賜大覺禪師本朝禪師之號始于隆也

賛曰儉約翁應　詔于龍山予舊好往來無間一日間曰大覺之行有狀乎翁曰吾師之道徧天下人人之口處處之碑奚用區區之狀乎予曰不然物之磨物也無若歲月金石之堅久或消泐翁之所謂口碑者猶其幾而巳緜時邈歲口碑亦磨吾恐盛業大德之晩進者或不耳也予之歩傑於福嵩薰炙翁之仲季也猶有未委之處乎翁曰子之好古也尚有之矣況佗人乎余之前言過也佗日誌歳時令侍僧送付予之編修焉

釋普寧號兀菴宋國西蜀人也幼年祝髮登於唯識之講肆歷數歳捨去出峽而南詢徧歷諸老到建康之蔣山值癡絶冲上堂冲擧覆船僧到雪峯之話寧聞之忽然認得本來面目尋登四明之阿育王山住持無準範陶鑄四來寧又遇上堂側聞準擧僧問古德深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德云有如何是深山嵓崖佛法德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寧言下如夢覺爾後每逢入室提機無礙準被旨上徑山寧侍往之一日準語曰昔演祖請益白雲端和尚端云近有數僧自廬山來教他說禪也說得下語也得批判也得祖云和尚如何端云我向伊道直是未在祖聽此語七日忘食味方諭厥旨寧聞巳無言可對只向未在處做工夫自是入室也不下語有時準把住曰尋常口嘮舌沸如何不下語打一竹篦寧當下打破漆桶禮拜巳退徐通所悟準曰

汝徹也只是得道易守道難須默默守之久
久自然感驗也自是如癡似兀而度日準書
兀菴二大字遺之因以爲號焉寧欲以啓蒙
於癡絕歸省於蔣山準書法語爲介昔紹興
中應菴華路鍾阜大慧杲據雙徑天下指二
老以爲二甘露門端嘉之門二師道譽相配
居處偶同江湖以甘露之稱呼二老之門寧
徃來徑鍾之間飫見厭聞從玆聲名籍甚靈
隱天童皆居第一座適象山靈巖虚席諸山

公舉府帖儹來寧不得辭嗣香供佛鑑鑒寄
法衣信書慰諭切當次遷常州無錫兩所住
持不失家法其在象山逢結夏示衆曰諸方
安居結制靈巖結制安居雖是一般規矩於
中大有差殊作麼生趙州東壁掛葫蘆在無
錫徑山偃溪訪及寧擂鼓上堂曰東澗水清
且泚源遠流長波騰鼎沸從這裏入不知其
幾是則是只如國一禪師經過梁溪驀將泗
州大聖鼻孔一提直得無處出氣爲復壓良

爲賤爲復神通遊戲云良久君子可八寧提唱
斬絕諸方稱之時宋地北虜猶放雖寺院輒
受虐偶本朝道舊講五峯之法義屢附商船
時時聘招景定二年庚申泛滄海順帆不艱
速達博多寓聖福寺即文應元年也尋至帝
都東福聖一迎接掃客位延之待遇甚渥京
師緇素奔波瞻仰副元帥平時頼聞寧道價
迓歸相陽寓止巨福山住持蘭溪隆者寧之
蔣山舊友也相見喜慰勞問副帥信嚮日煽

漸命令正位於丞大寧進十五偈力辭副帥
益堅不得已即眞禪規整濟號令稹密東方
叢社指爲法窟副帥軍務之暇常入山問道
不幾菓悟寧以偈印曰老僧初到與三拳埋
恨胸中結此冤痛恨忽消開正眼方知吾不
妄宣傳經歲學徒益盛海衆之中黨法義者
以違境撼之寧急率不聽勇退鳴鼓告衆曰
無心遊此國有心復宋國有心無心中通天
路頭活舉杖云拄杖頭邊挑日月合國勸留

堅執不允寧初赴本朝海龍現檣上捧七大寶珠擧衆仰視嘆未曾有寧未來朝之前二年平副帥夢一僧慈相嚴順教曰公勤參禪覺後繪所夢像供養及見寧與夢像無少差是以敬嚮無比逮退歸其子時宗領副帥差部從送到西府文永二年也風帆無恙達明州無何省劄主務之雙林兵艱之餘院宇毀頓廚庫索然寧分衞賑衆不久捨去漫游江浙晩住温州江心龍翔寺至元十三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寂有嗣法大夢和尚法孫徧闔楚寧為侍讀提史端明尤焴所知木石先生者也焴晩宋名儒觀大慧語脱然契證故與我門諸師語意冥符宋季諸老語錄多所題跋書寧之語尾曰叢林傑出正續眞傳云

賛曰兀菴周旋徑薺之間解悟眞正抱此偉器遊化上邦我國俗渴聞甘露者久矣仰寧雲希沛注者不鮮矣故副元帥平公軍國公務之劇早飫飲而取足而已然遇六群之猖獗作一錫之返飛雖斯方之不幸又彼眞率之所爲也昔曇摩出東迦夜歸西竺乾之良匠猶不能無維桑之思當困阨憶家鄕又人情之常乎嗚呼佛杲住雲居猶有圓悟高菴之黨焉況澆季乎而夷險共容不涉于懷者至人之量也菴也曷易動乎哉

釋了然號月峯京兆人也始仕進爲大學博士有名于黌庠俄抛冠情棲心眞乘適聞大覺道譽肩錫東徃謁于福山親炙者久覺稱其絶精命以板首正嘉之元住相之極樂寺（今改淨妙）上堂曰在耳曰聞在眼曰見一點靈光萬化千變靜則月印寒潭動則波生水面佛性與精魂不隔一條線諸人還鼎省麼從來獨富不若清貧解夏曰九旬法制已圓成借問寒山作麼生皎潔眞饒同滿月更須撒手暗中行臘八値雪曰今朝臘八好時節不見明星惟見雪露地白牛在目前象王行處狐蹤絶說迷說悟孰區分且喜來年蚕麥熟這

裏有人猶未惺釋迦老子若爲説臨終偈曰
七十一年夜夢紛然一旦覺來有何事水在
澄潭月在天有携其語入宋地者南屏衍石
帆乳竇嶽希叟著語稱讚云
釋普門號無關信州人始游講席後至慧日
機語投契又踰海依附淨慈倫斷橋歸朝居
北土弘安四年照東山退慧峯藤丞相招門
補席嗣香供聖一正應之間文應上皇在龍
山之離宮宮帷荐作嬪妃遭魅惑年少冠纓

或亦罹之朝議紛紜或曰此地妖恠自古而
有非佛居不可時南京睿尊有戒行譽敕棲
宮闈尊率二十沙門晝夜誦密咒而妖魅不
正尊辭而避之或白門德望召對下宮宣以
宮恠又曰師能居之乎門奏曰妖不勝德世
書尚有之況釋氏乎釋子之居何恠之有上
皇壯其言門乃挈衲子而居只禪坐而已又
孔淡矣然妖魅沮上皇自是傾心宗門敕爲
開山祖便禮門受伽梨鉢多四年冬門病東

福上皇入寺問疾門老病八十諸醫皆言者
囬不作上皇私念宮恠銷伏或恐禪家之通
効也不必獨門之有也我見寂迹定門之德
業兼探心宗之云爲耳以故日夕幸寢室綺
紈與壞衲相交十二月十二日書偈安祥而
坐化上皇益固心禪門賜諡佛心禪師
釋德儉相州人也始其母棄鎌倉縣之路傍
或收育福山之側稍長與群兒入寺處游大
覺見之器許乃就家乞之納爲弟子自此倫

輩推重又入宋地周游吳越一時名宿多所
親附歸來省覺益增智證永仁三年府帖領
本郡長勝寺乳香報于覺也次移東勝淨妙
禪興建仁建長文保元年南禪寧一山寂建
治上皇敕元帥府召儉二年冬來董山務上
皇渥禮遇其數剎提唱學者傳誦據室曰正
令全提佛祖斫額抑下威光有禮有樂正且
上堂曰昨日萬物咸舊今朝萬物咸新細看
迎新送舊元來無蹤無親拈起主丈云木上座莫

有隨新舊遷變去也無卓一　千古黒皺皴萬年一般春上堂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誰家竈裏無煙向上一路千聖不然脚下地頭上天無孔鐵鎚當面擲元來不直半文錢子下座元應二年五月十九日書偈辭衆化年七十六病中賜號佛燈國師

贊曰建長正嘉之間此方禪語未醇矣月峯於是時提唱可見蓋有德者必有言之謂乎無關也枯禪自如　宮怪自沮秦對之言信哉約翁者其大覺之遺愛乎

元亨　二十二

元亨釋書卷第六

元亨釋書卷第七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淨禪三之二

慧日山辯圓

釋辯圓字圓爾以字行姓平氏駿州藁科人母秫氏夢擧手採明星光因而孕其後常夢青衣之女相隨從母疑怪詣郡之久能山尭辯法師欲決所疑先見壁間有畫像與夢女無少異則問曰此像何神辯曰大辯才天女也母曰妾有身而夢此天女常相隨何辯曰胞中恐聖子乎蓋天女侍衛耳母喜而曰産若無恙願投師不敢置塵中也至九月胎中有聲建仁二年十月十五日出時生金光照室適新雪鋪庭明年冬天雪兒指雪問母是何母曰雪也兒曰我誕時有此雪五歲母蹈先言入辯之室過十齡早學台教一日厠止觀講席至故四諦外別立法性之句講師滯礙兒進前解釋詞義渙然講師嘆曰是處萌

哲猶病童稚攖辯殆乎宿習與時年十五次歲終三大部十八薙髮於園城寺登東大寺戒壇又入洛都潛聽外學一日猛省曰我居講肆雖研究大小權實徒筭沙而已乃出三井往野州長樂寺從榮朝問別傳之道朝者建仁西公之上足也初西得敞虚菴禪門大戒之圖爾就而受之兼瑜伽三部之灌頂經年而歸久能山有見西闍梨蘊密宗之秘印見爾欣然而全付焉益臻秘奧爾辭相陽寓壽福寺住持行勇建仁之徒也爾謁叔姪之禮勇請待甚渥有了心者其徒之彥也稽首楞嚴啓講於客位爾預聽屢加難問心頗解荅爾思念今其東方學者以心爲魁而淺易如此我其詎寄哉不若入宋地自是企遊渉之志鶴崗八幡神祠開八講席講衆以爾之深敎業延爲證義有賴憲僧正園城之義虎也時稱三井大鏡與爾徵詰憲屈爾笑而曰久嚮大鏡是鏡非鐵者恐瓦乎一會作色憲

顧衆曰莫訝也是智人之言又指我痕瑕也爾看大藏四更涼燠嘉禎元年泛海十寅夕而著宋明州界即理宗端平二年也先寓城之景福律院聽月宗主之開遮不[illegible]入天童山禮癡絕冲漸達都下跨天竺寺栢庭門質徃具之旨栢庭識前學即授台宗相承之圖并付自撰楞嚴楞伽圓覺金剛四經疏鈔癸時笑翁堪領淨慈召曰蕞主靈隱爾徃來二開士之門適寧退耕典北山之賓與爾善語曰輦下諸名宿子已參遍然天下第一等宗師只無準範耳子何不承顧眄乎依是登徑山佛鑑一見器許未浹旬侍巾瓶晨昏參請優柔饜飫會中皆大龍象也保寧覺即菴掛牌開室日東山慧西巖爲兩板首爾周旋三老而請益倫斷橋智別山一環溪敬簡翁源靈叟圻方菴寧兀菴曇希叟之儔預辨衆事爾咸莫逆頗受礲磨之功五峯煨餘佛鑑坐兀礫場轉大法輪然天下指凌霄爲甘露

之正門蓋又得人之多矣敬叟簡棲飛來之北礀望高一時爾徃謁北礀曰徑山執不立文字之柄拂你知解之塵吾猶何言乎延爲上賓佛鑑從容語曰女學海浩渺比來我竹篦下一時乾枯佗日歸本國必於無涓滴處攅起波瀾竪無勝幢發揮吾道須踵從上乃祖遺芳永利未來際淳祐元年四月辭佛鑑鑑出密菴師祖法衣并自賛頂相與之諸友送至山下特湘絕岸欽雪巖二人眷眷來行在仲夏發四明孟秋著博多本朝仁治二年辛丑也居崇福承天兩寺盛倡祖道大宰府有勝藍名觀世音寺歲首行驅儺其日捕寺之四傍路人頭蒙鬼面身披彩服名爲儺鬼引過殿庭此夜闔府男女入寺打是鬼爲驅儺鬼甚困極國俗自古有之以故觀世音寺四畔此日無行人佗州旅客徃徃來此就捉府之横嶽山有湛慧明顯密多異迹適過是境僕曰今日觀音寺驅儺也師恐遭追捕乞

從別路慧曰戒德之士豈有之哉杲執慧行
鬼事初大相國藤道家為天福帝外祖德望
重當時三子皆登宰輔其第二子良實時持
鈞軸奉佛甚勤元聞慧名其徒勸慧起藤府
訴鬼事藤相驩慧來諮詢宗教酬酢詳明宗
門顯密出入泛濫藤相大喜白大相國大相
國延見杲如藤相言大相國問曰上人師誰
得此智辯對曰我師圓爾頃者入宋得徑山
佛鑑禪師佛心宗正印見今住崇福承天兩

刹唱直指之道相國猶稱我況我師乎大相
國乃使使招爾二月入京師大相國於光明
峯別墅延爾問道恨相知之晩也就而受禪
門大戒兼秘密灌頂正嘉元年寛元上皇於
龜山宮受禪門菩薩戒留宮七日敷宣法要
上皇自持黃金扇與爾帝者之手授古來寡
儔也文永九年上皇不豫敕爾侍病陪宮逾
旬十年冬天子敕藤丞相實經大相國第三子圓明寺召
爾受禪門菩薩戒建治元年文應上皇於龜

山宮談三教微旨二年寶治上皇受菩薩戒
文應上皇又入宮問禪要藤相國兼經屈爾
講宗鏡錄多會性相碩師為聽徒圓[illegible]四心
宗眞理圓皆一時之英髦也輩下指為未曾
有勝集近衛藤相國受菩薩戒堀河源太師
詢三教大旨爾述三教要略呈之菅諫議為
長世業偉才為時儒宗嘗曰三教之於震旦
也隨時陟降此土儒學不及釋之遠矣昇搢
紳之耻也常奮之聞爾之粹於釋門頗志抗

衡大相國聽菅之言欲見其能為異白與爾
道話莊嚴藏院諫議來謁大相國為地也寒
温已大相國曰菅公本朝大儒常衛釋歷儒
今兩雄相遇輸贏可占耳爾曰承聞菅公從
事儒術是不諫議色莊而曰然爾曰我法之
中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不因師授為虛設焉
以故其自世尊五十五世達磨以來二十七
葉強弩之窮矢雖不穿魯縞猶以系受稱釋
子以釋例儒恐亦不當然不知公於孔子幾世

平諫議箝口而退謂人曰我欲與爾師角道
義彼以世系爲言也而我已陷重圍中耳爾
赴相州館龜谷山副元帥平時頼延府裏受
禪門菩薩戒平帥問曰今諸方說法各別或
曰妄心緣起而有生滅眞心不動不生不滅
或曰大疑下有大悟或曰學者須看念起謂
之回光返照未審那箇親那箇疏對曰這裏
何所在說疏說親帥曰豈無方便爾曰說似
一物即不中帥領之而已又乞衣曰願莫忘

弟子之外護文應元年寧兀菴入朝平帥於
菴有所得寄書於爾曰弟子見兀菴始知師
之鉗鎚妙密也延暦寺座主大僧正慈源時
時問顯密奧秘睿山靜明聞爾善台教諮四
種三昧兼探別傳之旨爾之剖析皆明之所
未聞也明聳聽爾曰子未精教觀況我佛祖
單傳之正宗豈義學之所跂及哉明伏膺甚
自此來往無間侘時至論相絕二待爾示以
宗門關捩明疑情頓釋起而作禮垂淚曰若

不來見和尚安得窺佛祖玄樞從今世世願
不失斜依相宗之尤者良遍禀爾解銓撰眞
心要訣三卷就乞跋語三論之首回心問二
諦之義以爾荅爲準初宋淳祐辛巳三月一
日五鼓佛鑒召圻爾二侍者燒香而語曰今
夜廣澤龍王征山土地告汝等二人化導時至龍
王定不食言矣圻女近日必有專使不得拒
辭爾女早歸本土提唱祖道便授親書宗派
圖曰是爲傳法之信其圖畫世尊拈花像於

上左右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其下南嶽以降
迄無準五十四世不啻橫枝的的繫列系其
終著曰久能爾禪師幷付法衣竹杖翌日方
菴某得定慧之請是以山中諸友同爾之本
邦化行又嘆神龍之不徒也爾泛海風浪蕩
漾漂泛洋中發五月朔至六月晦著髙麗國
耽沒羅阿私山下近岸猛風俄起共發者三
舶二舩已沒爾所乘舡忽有一女人怪之爾
問曰宋舶元無婦人自何來女曰我是八幡

大菩薩也擁護師耳言已即隱故無敢佛鑑
臨別自書勅賜萬年崇福禪寺八大字囑而
曰女家初住院以是為額爾受已白言他時
若庇身菴廬或揭崇福名勅賜二字豈我之
有哉聡曰女氣宇必為王公欽崇女只將去
不得避遜也爾携而歸先是湛慧就横嶽山
建精舎聞爾歸即日來請入院開堂仍以佛
鑑所囑崇福為寺號至此合徑山神龍之一言
也爾通嗣書於雙徑佛鑑答書略曰嘗聞日

本教律甚盛而禪宗未振今長老既能竪立
此宗當一一依從上佛祖法式又録到上堂
語要甚愜老懐肥州有榮尊者與爾踏海游
宋地尊三歳而歸領水上山寺及爾還改禪
林請爾開山自居板頭仁治三年秋謝國明
於博多東偏創承天寺與爾領之佛鑑聞新
寺事書承天禪寺及諸堂額諸牌等大字寄
之佛鑑書法妙絶故有此送宰府有智山寺
者西州之大講肆也嫉爾之禪化欲毀承天

新寺執事者聞于朝寛元元年勅賜承天崇
福二刹為官寺而息有智山之濫寃爾乃高
揭佛鑑所書勅賜大字又協鑑之遠識也爾
巳入京大相國卿於城東創大伽藍宏搆鉅
材為都下之冠嘗曰我亞洪基於東大取盛
業於興福故名東福寺俗呼新大佛未成光
署爾住持立為禪刹寛元四年大相國以東
福洪營晩成先立普門寺開堂令爾居建長
七年東福開堂正嘉元年平副帥再招爾入

相白皇子征夷大將軍領洛之建仁二年擁
之建仁火後諸堂索然爾復佛殿雲堂丞丈
舊觀文永八年總州別駕源氏建實相寺參
州延爾為第一祖初大相國迎爾問法崇禮
優異親書聖一和尚四字授之于時國政自
吾出故與此号蓋擬唐代宗賜徑山法欽國
一之例也夫人准后（本朝貴婦人賜准后号蓋位比皇后之佳稱也）
亦聞法要自稱女弟子寛元二年秋還長樂
井故里覲省本師及母氏大相國差備中刺

吏行範爲宿衛夫人脫羅綺珎服老母之旣至長樂禮本師榮朝朝拒而不受曰公已傳龍淵正派我豈堪拜哉只喜長壽耶得相見龜谷山榮西創之禪規未全爾之重入相陽平副帥命行叢矩於是住持處偏室爾南面而行事鐘鼓魚板一時改響蓋以爾之遍歷臨安諸刹諳熟儀法也文永六年敕領東大寺幹事曩正嘉始有是授辭不受至此朝旨嚴切而不得已東大之幹以周州充其費州務贍饒肅緇管之視利息功故撰名宿當此任亦國法也以爾之道望朝廷強授及主尊勝天王法成等寺化皆德廣所覃也弘安三年春示微疾入夏重移常樂庵文應上皇遣官醫胗病圓明國師相入山問疾輒經信宿秋少差衆皆喜爾曰霜葉暫休零豈久之乎十月朔鳴法鼓集衆於庵祝聖畢宣出世始卒詞激切終召大衆曰郤後十五日望返本寺法堂寶華王座上說末後句入大涅槃便下

座十四日晚命侍僧昇歸寺俊顯等曰和尚老病淹羸舉動風冷恐不便身相議而不許望且兩序耆舊詣菴問訊爾曰我今朝欲於法堂入涅槃而俊顯等不聽公等願與我歸寺板首以下同顯議至暮普門慧曉爾性三弟子乞灌頂授之十六日曰灑掃房宇晚間客來黃昏果越後之無傳至爾之徒往院者也聽爾病馳省爾披安陀會而坐傳燒香作禮爾曰寂後相見致九拜傳還位爾曰相別二十年與傳曰十九年耳爾微笑曰子未知滿數也又曰我去望還本寺法堂欲唱涅槃諸徒不可以到于今也與子相見且幸矣然我不出今夜而已又馳使圓明乞相告辭久之又曰今幾時侍僧曰鄉雞唱爾乃上禪倚諸徒乞遺偈便書曰利生方便七十九年欲知端的佛祖不傳投筆而逝窆壙之後林竹變白桐樹自枯爾心豁如而性諧調雖沙彌童行相爾汝可見悲接之一端矣當其演唱

嚴毅不可犯宏辯無礙性相講師來探別傳
爾先詰其所業彼早屈爾曰子未審教乗豈
堪聞直指乎以故伏人者多而禪化成不然
講徒蠹蛀殆乎不建焉嘗舉倡理致機關向
上三宗旨故臨亡夜為無傳語之其道契大
相國之深矣故其嗣圓明丞相又如父焉其
疾病時丞相自作告文禱光明峯廟延爾命
其契密如此秋初病少愈者丞相之懇誠乎
文暦初高麗國王聽爾道譽附貢舡齎書幣

求法語爾書宗教之太旨以答之爾商舩來
往必信於雙徑佛鑑慇答審切其在徑山雖
居侍位佛鑑不稱侍者只呼爾老徑山後火
佛鑑作疏索援爾白圓明丞相通巨材珍貨
寶治之初承天寺火爾之鎮西國明驩爾來
一日中建十八宇凡檀信響應類之正和始
賜謚國師國師之稱始于爾矣
賛曰余昔陪
文應上皇御几上堆巨編跪而閱之宗鏡録

全篇也其終有
寛元帝寶墨曰朕得爾師之此録見性已了
宸奎爛然時余尚幼以為慧日之於　帝者
也拳拳矣逮修此書見其侍　病之事益欽
睿翰之不謾矣建久之間西公導黄龍之一
派只濫觴而已建長之中隆師諭唱東壤尚
薄于帝卿慧日道協　君相化洽畿疆禦外
侮而立正宗整教綱而提禪綱蓋得祖道之
時者乎

論曰或言爾師辭佛鑑付大明録曰宗門
大事備此書子歸本土以是為贄爾携而歸
故平副師屢聞于爾今此書不叙此事恐遺
漏與曰是傳者之妄也蓋爾師歸時將來經
籍數千巻見今普門之書庫内外之書充棟
焉其中有佛法大明録二十篇是以世人訛
言耳予見其書謬妄之甚不可言矣故我通
衡之中擬其尤者批之凡數十條又夫佛鑑
老人揚岐中興正眼洞明寧有斯言乎只其

爾師屢閱群書其間或乘大明之相似處資談柄耳後學不委輒加佛鑑付授之言也今我舉通衡之一二學者擇焉

入理章曰有眞空有頑空空劫以前無相有覺虛明寂照爲天地之宗此眞空也衡曰夫一大劫有成住壞空四事空劫者四之一也空劫之稱於是立焉蓋我教之中世界成壞循環無端前劫之末後劫之初也後劫之終次劫之始也是以前亦末也終亦始也指定何時爲空劫以前乎只其外境之內有混沌未分天地未闢等語吾門諸師取語於彼儒義於此寓言假談之類元無定制圭堂立空劫以前爲眞空者豈迷是而發言乎夫我門指一念未生時或曰空劫以前或曰威音那畔當若取之又大惑也蓋眞空者如來藏之稱也故楞嚴曰如來藏中性覺眞空性空眞覺堂分頑空眞空者喜然指空劫以前而爲眞空者非也堂以謂空劫以前冥漠無相足以名眞空也殊不知眞空者萬像森列不相妨礙不啻空劫成住壞劫常恒不變乃至衆生日用現行皆是眞空裏頭之事也唯其不能無不知二字耳堂之言也舛戾甚矣

工夫上曰自狗子話入如覺帖怗寧順便可以歸乎止觀又曰自狗子以歸乎止觀乃至行持自有序要須節節高去衡曰吾笑圭堂之言禪不知禪矣夫吾門狗子話幾級何階乎有何階級高止觀而卑狗話哉蓋堂未委止觀乎我以其言視焉堂自曰初不知有止觀之法後讀文粹得之於何發言之淺略哉堂不學台教只見文粹所載之言寧能盡止觀乎以之而言堂昏於止觀必矣尚未知止觀何其言階級於狗話哉夫止觀者智者之資以見其行門者也精緻妙密實可稱焉然與我鐵橛子之狗話不相似乎何也彼止觀各析三焉所謂三止三觀也是即精妙之謂也可以爲教門觀修之至要如狗子話何所析焉

乎何所觀焉乎請審析之焉觀之焉若可析可觀者即非狗子話矣非鐵橛子矣又非教外之謂矣若失台宗之者不窺吾藩籬只崇自宗而發斯言我猶怨焉堂已言大明吾宗於世而昧於斯事筆削何哉或言子之書引天台止觀圭峯修證儀爲言也子何痛提乎曰彼止觀修證之言者行相及治病之相也凡諸三摩提皆一例也若失提撕之一事吾猶分諸家之涇渭況所得之鴻溝乎雜記

曰楞嚴有大佛二字廣大洞明若此而後之宗師但言諸佛何哉故是書言眞空寂照空劫無相最始之佛則稱大佛衛曰圭堂以前處處稱大佛事至此證成焉烏乎惜哉宋地諸師不辨此書乎若聽其横行魔黨益熾然則此書閒有可采皆魔說也予撿楞嚴經之大佛者第九卷曰又善男子受陰虚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縣溜澄其精思貪求契合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

口說經法其人實不覺知魔著乃至口中好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後佛其中亦有眞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薩亦然其人見故洗滌本心易入邪悟此名魅鬼年老成魔乃至迷惑不知墮無間獄是堂之言爲大佛之文也烏乎堂何見經疏闕乎此大小眞假男女佛者修行之者遭魔魅之語也末代學者恐逢此惑故如來深悲楞嚴會場欲罷法座迴紫金山再告大衆說五陰魔事凡五十條堂

不見經已見到此豈不辨魔境邪何其立以爲大佛惑後學乎蓋堂之書欲立次位設階級件件昇騰故稱大佛之言然無修多羅證文見至楞嚴纔得數句欲爲自證不辨眞僞不考法義惟文惟視取爲證實耳夫取經文不容易也正宗正說之中猶有眞假二法者吾佛之微旨所謂其義深遠其語巧妙也況大小佛之言如來已爲魔事爲阿難及未來學佛之警式堂取之爲證何乎又不知已自

墮昏坑還難諸師曰後之宗師但言諸佛何
哉是立大佛之定實之言也豈所謂迷而不
反者與又堂之大佛之義猶如大自在天生
世間及一切有情之計殊不知一切有情纔
歸眞覺也無大小也無眞假況男女哉至此
同一佛也誰爲大孰爲小乎若有小大非眞
佛也非大覺也堂強立一物置空劫前爲寂
始尊是一計也寧不屬外道乎功行章曰如
眞空一卷何嘗有二乘鄙俚之語自古迄今

學者惟習聞二乘境界久矣今須一振耳目
之儒可也自註曰正法眼藏之書方是二乘
境界七百年來方發明二乘事此書大用卷
尚未離二乘氣習衡曰予讀此書初怪笑至
此大懼堂之狂妄至於此也彼堂何爲者
乎著書發明何事哉自謂見佛果語有所得
而指大慧正法眼藏爲二乘境界何乎佛果
之於妙喜也無遺漏矣其正法眼藏者上憲
章從上諸祖中露自證下垂後世範模耳故

字之曰正法眼藏皆斥爲二乘者佛果亦是
二乘境界也欲高我書而不知卑其所謂師
者乎我恐受糟粕者尚未幾於二乘哉然造
言曰七百年來方發明者乘事其七百年者
指普通而言也我毀堂之三寸耐幾許犁拔
乎嗚呼堂之稱發明者禪門之旨也而指祖
師西來七百年諸師爲二乘堂從何而聞禪
乎恐非達磨之所傳與七百年二乘事之言
何處據乎吾法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不知前

言則詭而得乎堂已言得於圓悟語是無師
承之歟也是以狂妄臆度品藻吾宗世少正
見者矣此書纔辭流傳者皆吾門之罪人也
度人章摠明四句曰第一二句權法也小乘
也第三四句實法也大乘也便言而曰五家
宗派溈仰獨未幾而無後迄今天下疑其故
蓋溈仰之大機圓相每以後二句爲重則初
學如之何承當哉此其所以未幾而遽絕臨
際無衒獨能以前二句爲急耳如便捧便喝

奪人奪境至臨遷化猶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終始惟忽於前二句學者之見効也速自以爲盡其骨髓矣而後二句事則未與之知夫是以一宗亘天下而後盛衛曰嗚呼卿之筴懼至此團爲大愍傷此等之儔世幾乎痛哉狂愚之如是膠固也夫以臨濟爲小乘邊事而不知大乘亦以其宗派繁衍爲巴人下里天下和多以爲潙仰早泯爲陽春白雪唱高和寡者皆無擇法眼之爲也昔

吾鼻祖有言我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故逾海得得來如堂之言臨際一宗說小乘事天下尤盛者臨濟也達磨何錯見而徒來哉吾亦思弊魔化堂附吾法而作此語欲毀壞乎不然何如是甚矣哉堂之所謂甚深之法皆早亡滅淺易之宗長垂萬世豈如來之意而護法諸天受敕之謂乎堂以謂臨濟之人境奪瞎驢滅等語皆遮掃之句也可憐堂之昧於吾宗乎醍醐上味卻爲毒藥者堂之謂

乎夫宗教之傳遠也其久有說矣世俗之起家者必有勤苦而後其胄繁矣我佛門雖出世之道而流化之迹不得不然矣是以吾法福智相資雙行耳其福或亦爲悲悲福一事而兩用也蓋我道之爲智也得悲益成故有悲而後智明有智而後悲通二者相合所以吾道流衍也三世大士修福起悲也所以滋智也古來諸祖執火二事其間殊特者爲稱耳是以臨濟獨受茲稱焉昔百丈再參馬祖

遭一喝三日耳聾是臨濟宗之兆乎大雄擾黃蘗潙山二子雖同稟黃蘗獨有吐舌之作矣臨濟得六十烏藤爲破夏之歸省是潙仰父子及諸家之所無也四海百世所以臨濟之布濩者不其然乎而潙仰父子當其勢譴之時非有子遺矣只其迴養不密耳是所以數世而絶也譬富家子受財於父其分者同矣只其珍藏護惜者饗無窮之利散漫放縱者不久而資竭是潙仰臨濟之異也而其護

情者非慳悋之謂也散放者非分施之謂也豈堂之所謂前後大小之謂乎昔禹稷契立舜朝當時賢聖之質未見優劣也及其遺胤建國夏商不如周長者稷播百穀之勤劾也臨濟之後又有楊岐黃龍二派黃龍一時之昌也楊岐似不逮矣數世之後黃龍寖微而楊岐益盛者何其主金穀之所覃也堂之晴識漫言法崇庫不足取矣或曰禹鑿九河建九州其功非契之比然隻曆短於殷何哉子

之勤劬之談有戾乎曰禹躬受功報登禪位故短於商矣禹若不自有而貽後嗣其系授之遠非姬周之比矣而禹以人臣一旦陟大寶而亘四百載血食者豈非過家門而不入竭力溝洫之大功太勞哉我博見三世佛記其正像末法者不過壽命之二三倍蓰而已唯我能仁氏正像二法逾壽者十數倍若其末法者及來世六萬歲時矣比其命不啻千萬倍焉是我牟尼老子奚受福之長久哉蓋

三世諸佛因修六度各有所長特吾世尊精進苦修餘佛之所不及也其事見悲華矣法華亦曰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非是捨身命處是末法被六萬歲時之故也三世諸佛平等一智其間不容毫釐只其悲福不能無別又是因地之願修也故吾言流化之遐邇者悲福也凡為法檀度者知悲福之所因不有寂後斷佛種之患矣吾因徵圭堂沉論此事以諗後學或曰楞伽有四等子悲福

之論恐不合也曰不也今之談者化迹也不言四等矣又堂以道書並吾法而言其錯多矣吾通衡中彈擊不寡文繁不録庶幾君子染指於此焉

元亨釋書卷第七

予奏釋書或曰子以圭堂楞嚴大佛事載書有諸曰尒曰子論與堂乖矣曰何曰堂之謂大佛者非第九卷云者也題首之二

字耶曰初予疑恐是乎又思堂雖淺易豈其然乎而今又有斯言焉不得不辨矣夫題首二字不可破句三字爲句也蓋密部有諸會佛頂其一也其佛頂都有二十略有五謂輪蓋光高勝也大字優稱也施諸佛頂今首楞嚴咒者光聚佛頂也故於經題云大佛頂其言於灌頂部録出者是也堂豈不知之而破句取大佛二字乎然單見寡聞出不鮮故贅于此矣

元亨釋書卷第八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淨禪三之三

宋國祖元　宋正念
宋子曇　宋一寧
三聖寺湛照　禪興寺道海
圓覺寺聡元　東福寺慧曉
東福寺順空　南禪寺祖圓

釋祖元。宋國慶元府人。姓許氏。高曾皆衣冠。母陳氏夢一沙門抱嬰兒與之。乃娠。毋思煩葷欲壞胎。一夕又夢白衣婦人告曰。汝所孕者佳丈夫也。好自保育。其詞懇至。母雖夢中。而左右侍女又聞此言。寶慶二年（本朝嘉禄二歲）三月十八日生。時白光照室。至于試周之日（宋俗迎兒產朞月行試業。猶如本朝三歲試問）父母列儒釋墳籍及百玩好作具。見兒自爲。兒微笑而取佛書。甫六七歲。就家塾記聞。應酬穎脫群兒。性沉重偉雄。雖兄弟婢妾不敢狎弄。食遭葷羶必避之。

或見屠宰切于己。十三喪父。乃勵志投杭之南屏山。禮堂頭北磵簡。薙髮。當年受具。十四趨雙徑拜佛鑑。鑑一見許參堂。迨于十七。擔不出雲堂。提撕狗子話。一夜四更。聞首座寮板。忽爾啓蒙。便作偈曰。一搥打破精靈窟。突出那吒鐵面皮。兩耳如聾口如啞。等閑觸著火星飛。呈于鑑。鑑更舉香嚴擊竹頌徵之。元隨應對。鑑遷化。下凌霄謁月石溪於靈隱。閲偃溪於玉几。後寓飛來。時愚虛堂棲鷲峯菴。

元常往來。一日堂示禪海波瀾。元溟涬然。適石帆石林橫川三名衲之天台。堂以偈送之。有相送當門有脩竹。爲君葉葉起清風之句。元入來。堂舉示元。元曰。和尚此頌只是閑語。中間無些子巴鼻。堂拈起頌子曰。這箇嚮元欲進語。堂劈面一揮。元自是得句語三昧。觀物初主大慈。元與觀有世系。又兄事南山思。講舊義往而依之。發意持淨者二載。江湖高其趣標。一時躡井樓打水。牽動轆轤。忽然得

無礙機用於是乎向佛鑑所示狗子無佛性話及香嚴擊竹頌又無餘蘊矣始識得佛鑑妙手之深密時年三十六翌年里人萍鄉宰羅季莊以東湖白雲菴延元元編蒲而居經七歲母亡歸靈隱寧退耕席下居第二座大傳賈似道聞元道譽請于台之眞如開堂演法爇香酬佛鑑之法乳居七歲北虜兵戈系擾寺刹乃潛過温之鴈蕩丙子之歲兵壓温境擧衆逃竄元獨兀坐堂裏虜酋將加刃頸

卷八　三

元不動述一偈曰乾坤無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劔電光影裏斬春風群虜感悔作禮而去明年復四明天童一環溪請歸第一座己卯之年吾建長虚席副元帥平時宗具疏幣航海聘名宿明牧以元充選招環溪授佛鑑法衣元拈起曰師兄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咄過在汝殃及我乃披衣五月離太白六月著太宰府乃弘安二年也八月到相陽平帥執弟子禮邀入福山

待遇日渥五年冬圓覺寺成命元爲開山第一祖開堂之日群鹿臨筵元爲吉徵即名山以瑞鹿示衆曰參禪須是打併胸中淨潔去卻情識中所重單單只將自己參取自己如何參取自己既是自己因甚參自己蓋緣你被知見解會日夜差排日夜纏縛不能得解脫不能得出頭此是第一種牢獄你若去得許多知見解會空蕩蕩處參虚豁豁處行不是大徹大悟也是一箇無依倚衲子只者無

卷八　四

依倚處是諸佛放身捨命處又曰奉勸兄弟若已得此子柄欛入手者於祖師公案言教中透教淨潔主賓回互處先用後照處權實相待處敲唱俱行處須是玲瓏八面始得既得玲瓏八面了須是一時打疊教淨盡始得若不如此墮在毒海正旦上堂曰新頒鳳曆下荒庭山嶽齊呼萬歲聲主丈不知月甚麽也來趁隊賀新正卻道我雖栗栗杋杋棱棱層層要與你東拄西拄横撑竪撑撑拄拄

跳出窮坑五湖婭浪裏別有好商量元倡句俊偉有作者之風其鎖口訣句法歩驟似寶鏡三昧近世諸老此作鮮矣其詞曰諸佛妙門列祖的旨繼繼繩繩貫在密契尺[illegible]合綱紐沉細縣密無縫隱括幽秘遠兮非遠近兮非邇錯無所遺舉無不備横亘十方竪窮三際理外無事事外無理具一切相合一切義啓無所開闔無所閉出無所從入無所詣二兮非一一兮非二用則雙用置則雙置隨

處即宗如身影爾世尊拈花達磨分髓曹溪南嶽百丈臨際楊岐白雲圓悟妙喜洎至應菴五十一世或開或庶或權或體或順或逆或淨或穢或明或暗或行異類激揚鏗鏘波流嶽逝如師子筋如象王鼻如天鼓聲如鴻鳥尾百千機緣河沙妙偈出沒卷舒三昧遊戲深慈痛悲布無緣施絕見絕聞絕情絕謂曰放曰收控惡馬[illegible]曰錯曰綜奪魔王幟翦擲空鳴風行塵起龍蛇天淵迷悟金屎不入此宗徒勞擬議禮應菴塔偈曰悞入桃源深處路灼然流水隔天涯一聲雞唱千年後老郤劉郎幾度花兮泉聽猿曰萬里吳江萬里天盡將客恨送歸舡一聲分作三聲了誰在巴山暮雨前禮密菴塔曰謾説砂盆重似山不施三拜也應難黄金不鑄黄金像松竹相爭夜夜寒與老母守歳曰風攪長林雪滿洲寒藤無葉倚空桑誰知户破家殘處添得[illegible]梁客夢長題虎丘曰獨坐枯木嵓一嘯風悄

悄衆生界未空我心終不飽元謂徒曰我初不欲來此土而有此子因縁故至焉我在宋禪定中嘗見神人峨冠偉服手執圭皃挺特告曰願和尚降我國如是者數矣我不省何事然每神人至先一金龍來入袖中亦有群鴿子或青白之者或飛啄之態或上予膝上亦不測由及入此國一時有人語曰當境有明神曰八幡大菩薩威靈甚新師已棲斯界盡詣祠燒香一遭予因此至八幡宮視殿梁

上有數箇木鴿子問之對者曰此神之使鳥耳故偶焉予即知定中之峨冠此神也老僧到此不偶然且汝等造老僧陋質膝上安鴿子及金龍以應往年之讖又曰吾又夢先師說法徑山法堂上我俱衆預聽忽座前西北隅蠟燭爆火落拜席東南角其光甚熾照耀四方老僧夢中成一頌曰百丈當年捲起時今朝欻地自騰輝火星迸出新羅外不在東風著意吹覺後無所測及來此國大守一日寄與達磨像老僧讀其賛先師手澤也末句曰不在東風著意吹初省先夢耳四年春正月平帥來謁元采筆書呈師曰莫煩惱師曰莫煩惱何事元曰春夏之間博多擾騷而一風纔起萬艦掃蕩願公不爲慮也果海虜百萬寇鎮西風浪俄來一時破沒初元在鷹山定中觀音大士現形曰我將舡來取汝乃示日月二字元起詣像前卜籤亦得日月二字此日爇香作鎖口訣執筆而成文不加點就

床宴息有一人語曰百萬虜寇天兵助順豈不勝耶元夢中問曰何爲有此語對曰佗日自見元覺後把筆於鎖口訣中加八字曰箭擲空鳴風行塵起先三年平帥携纖紙乞法語元書鎖口訣預讖師不委也寇平後帥問曰海寇風蕩和尚自何先知乎元笑曰更過兩年說與大守然又鎖口訣中已寫呈了後三年平帥卒九年八月元語首座照無象曰吾有一事辦在季秋照曰何事元笑而不荅月末示疾九月三日親書遺書別太守及諸方士慮數通晩以偈示衆曰諸佛凡夫同是幻若求實相眼中埃老僧舍利包天地莫向空山撥冷灰亥時更衣端坐索筆書曰來亦不前去亦不後百億毛頭師子現百億毛頭師子吼置筆而逝年六十一臘四十九元皃儀龐顧眄可法平居不飾衣而又一被上綴伽梨供夜分其精進類此謚佛光禪師

賛曰昔百里奚在虞虞亡入秦秦興用與不

用之異也佛光生衰宋狼狽之時其道不振矣所據只邊疆叢爾之刹又或旅于人矣平帥居栢式之位藩翰吾道是以厚聘珍幣非二三轂皮之比也於是乎高踞上藍盛倡眞宗見風濤之幾兆諭康平於元戎嗚呼二國之興亡者用舍之一翁乎

釋正念宋國永嘉郡人也自號大休初參光東谷聞谷舉張拙秀才問長沙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話有省述偈呈谷曰右軍王羲之草聖宬爲奇談書千佛榜濃寫四賢詩後謁月石谿溪問達磨葬熊耳因甚隻履西歸對曰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溪打一拂子念當下知解冰釋咸淳六年隻乗商舶入此土文永六歳也至相陽建長隆蘭溪待以高賓副元帥平時宗郷道肇命主禪興精藍燒香證石溪之法乳次移建長壽福圓覺上堂曰禪禪無聲無臭非方非圓遠在何沙國近則口皮邊不可口授只要心傳翻憶昔通年遠事祖師元不離西天楅山提綱曰無心應物風行水上自成文匪念應機箭在的中非爾力而況寒巖枯木逈絶餘息報緣虚幻豈可強爲蓋以時縁逼迫直得𢌞避無門是知祖祖傳心燈燈續焔佛法平等了無高下譬如春入化機萬卉千葩高低向背各各不同隨見取舍互有得失然衲僧家或卷或舒或出或没自知時節不落情量諸聖著眼不及魔外擬心即差雖然新長老到這裏只得鐵作面皮大開笑口且道笑箇甚麼良久云堪笑白雲無定度被風吹去又吹來示衆曰從上諸大宗匠開甘露門垂示機語截鐵斬釘除疑破執如盤走明珠不住中邊擊塗毒鼓遠近俱喪所以道宗乗一唱三藏絶詮機輪轉處作者猶迷此吾宗本分事非權立漸次階梯也蓋縁此方緇白素尚教理十常八九於達磨直指之道未深信受間有入此宗根本不明仰[illegible]過謬多生異見總謂教門

有所據宗門無所依遂乃廣尋文義意識分
別如水中捉月鏡裏求形卻將諸祖覿面提
持起情離見底機要隨語生解穿鑿理路逆
相印證更有一等執平實無事擬心待悟者
況諸聖大解脫門唯過量人乃能徹證要須
玄路絶聖量盡如冲天丹鳳翱翔碧漢出海
獰龍興騰雲雨若不爾者皆依他作解記問
傳習認目前光影隨逐聲色墮斷常坑塹互
入邪途念住禪興夢觀音大士告曰逢強則

止念覺莫測後十年由建長移龜谷仰見額
有金剛字始明聖識則鑿西南一巖刱壽塔
刻補陀像酬指方正應二年冬寢病于鹿阜
十一月益革還正觀寺二十九日集衆入室
晦執筆書曰拈起須彌搥擊碎虛空鼓藏身
沒影跡日輪正當午放筆而化荼毗得設利
諸徒收龜谷塔諡佛源禪師
釋子曇宋之台州人徧游叢社普參名宿適
於石帆衍公處止奔馳文永之間觀光上邦

慧峯之爾福山之隆闢敞軒以待之經數祀
而歸正安元年與寧一山同舟重來平副帥
貞時待以師禮迎居圓覺大伽藍叢規嚴肅
衲子勇奮移董建長德治元年十一月二十
八日滅諡大通禪師
釋一寧號一山宋之台州胡氏之子也幼投
郡之鴻福寺勲無等席下不久去聽律于應
真學台于延慶巳而嫌義學上天童質疑堂
頭敬簡翁又依鄮之珍藏叟珍移而愷東叟

來及昭寂愚㴞頑極互相移來寧奉事四師
而欽彌之好開誘一日從容酬酢至我無一
法與人倏爾投奧文謁環溪横川諸耆宿益
深造詣單比元革宋闡法祖印寺香供識頑
極也居十歳移補陀山永仁六年我商舶往
明境初辛巳之隻元國樓船偵我西鄙神靈
戮力風波破蕩元主奉心不止奇謀百計以
我鄉浮屠諭寧慕撫寧逼不得已駕舶著大
宰府正安元年也副元帥平貞時激怒編管

豆州或稱竪道譽副帥元重祖道此冬延主
巨福之席尋移圓覺淨智正和二年夏圓規
菴化龍山初建治太上皇聞竪德望屢欲召
見於是敕元帥府促竪起上都秋入寺上皇
幸山問道眷遇隆渥其住寶陀指山門曰海
濤澎湃鐘鼓鏜鎝莫是入理之門麼喝提綱
曰一向恁麼去煙水連天一向與麼來塵埃
滿面直得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心猶是普
請邊事未出常情山僧昨日十字街頭高提

祖師心印世出世間萬法一印印定直是法
法無差今朝白花巖前敷揚古佛家風從聞
思修入三摩地盡底掀翻便見頭頭不昧一
十二面鼻直眼橫三十二身東倒西擂與麼
會得皇恩佛恩一時報畢云良乂天人群生類
皆承此恩力翻住福山謝兩序耆舊曰普化
成號臨濟珍重下去楊岐輔佐慈明時出毒
語是皆碔砆之質豈爲瑚璉之材福山者裏
左眄則氷清玉潔右顧則虎驟龍馳機鋒閃

皇電號令鼓風雷山僧贏得放憨癡閑看峯
雲自去來雖然莫便是福山爲人處麼云良乂
妙舞莫誇迴雪手三臺須是大家催文保元
年十月寢疾上皇時時問候二十五日上表
告辭又書偈別衆曰橫行一世佛祖吞氣箭
已離弦虛空落地奄然化年七十一上皇幸
寢室嗟慟便[illegible]宸奎贈國師之號
賛曰念也悟解純眞非也號令嚴整[illegible]也波
瀾浩瀚三師者宗地之彥而此方之英又吾

道之所因也矣
釋湛照號東山備之中州人浮遊講肆聞慧
日之熾化更衣謁之日計入室弘安三年日
歸寂顧命領東福照避于諸徒四年藤丞相
以日之託懇請照不得已爲第二世然弟退
纔圓法歲而已照卿開三聖之禪苑乃移焉
正應帝詔入宮問道照權萬壽帝賜寺產四
年秋八月八盥伺籌室委順而化闍維拾骨
第七之朝其徒有乞分骨者開函舍利粲然

不可數也初念大休計至或曰大休火浴流舍利奇哉照曰然我又作時費子之奇哉一詞耳至此世欽照之先知焉塔于圓通寺賜謚寶覺禪師

釋道海號桑田播州人初習教部屬蘭溪之娟化改服而謁依附者久已而應世相之東勝中間或隱或顯又起董淨智禪興大都瀬干領衆動即舍去晩屏居龜山菴延慶二年正月八日滅茶毗得舍利百餘粒大如菽者數顆小者如粟諸徒塔福山西來菴側

釋昭元號無爲洛城人也早摳衣於聖一之室又優游大覺佛光之門初瑞世筑之承天瓣香記初友也繼移都之三聖東福相之瑞鹿應長元年春仲因病辭圓覺寓寶滿寺五月十六日書偈化闍維收骨灰中舍利數粒諸徒驚嘆其中確誠者曰諸方舍利取侮者有諸況此小數恐倒浮矯不可聞也後數日分骨於城之塔所揭蓋五色爍爛著骨片猶濕粟黏器諸孤相顧嘆異至此不得匿也初拾骨時諸徒取之者數十人皆各囊藏於是乎啓緘亦咸作舍利或全骨如琉璃者有之其上皆黏舍利或數寸半骨半珠短長片屑逢形爲玉又綴舍利皆能分散增益元之徒慧泉蘊骨及諸徒開見泉亦披之無舍利諸徒笑曰子之矯傲也我師身後尚有意乎泉大愧即對骨燒香禮懺經數日爲舍利府屬婦人有惡死者聞元之舍利感異欲見之然拘忌諱未果也屢給傳聞自恥癡惑乃令比丘善聚取來焚捧至骨片鮮瑩婦人生難遭思親手把玩掌中忽落一兩顆舍利婦人起立作禮悔見之晩矣鹿峯門側有老媼就元徒得一粒剉蓮實盛之聽分增之事思念我舍利亦益乎便開見蓮殼圻裂爲數十粒相陽宮內傳爲奇事

贊曰舍利者孔老之書無聞唯浮屠氏而已講徒寡而禪者多矣我國上古希而今世滋

矣我聞舍利者戒定慧之所薫也宜乎孔老
氏之無之乎而講寡禪多古希今滋何乎近
世舍利或有竊議者三師余之所親見而不
容僞也或問經曰輪王死貯舍利置四衢道
人民盡來供養輪王只說世教孔老又說世
教何其輪王有舍利而孔老無乎對曰輪王
之教博而孔老之化狹矣舍利之有無者教
化之博狹乎

釋慧曉讃州人幼上叡山學台教更衣聽律
於泉涌不幾謁爾公於慧日服勤者數稔矣
又從舶入宋周旋二浙晩依曇希叟於瑞岩
一日室中擧百丈撥火公案言下有省適附
商舶而歸痛自韜埋學徒從空閑寂寞之濵
者多正應五年承大丞相鈞旨主東福香
記爾師之乳也其冬夜小參曰胡地抽石筍
京師出大黄達磨失巴鼻衲僧沒商量咄咄
當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謝衆拂上堂拈主丈云
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用且問主丈子
有什麽功用卓一下云我有四種妙用其第一節
節放大光明顯示無上道甚深微妙超有無
不住中道第一義其第二節節現大神變宣
說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言語不可思義
其第三節節具大手段把須彌筆劈虛空紙
寫一篇章文質彬彬其第四節節出廣長舌
轉無盡藏法輪左轉右轉橫轉豎轉自由自
在全無巴鼻便召大衆云要識取主丈子麼擲下云
吾無隱乎爾初曉在杭州北虜入境曉
罹虐燄一心念觀音忽大悲印像在肩上曉
心感焉以故免刑携歸奉持見今在塔所其
居東福一冬無帽侍僧白師盍買帽曉曰無
貲僧曰乞報知事曉曰一帽幾直僧曰半千
曉曰半千者可助我香積四分之一不可永
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化栗棘菴書偈別
衆曰來也如是去也如是更問如何如是如
是謚佛照禪師

賛曰予讀曉師挽希叟頌軸月坡明公書跋

尾載撥火事署曰巳卯之歲因此而言曉之於希叟不爲無得也然嗣香供慧曰何哉大抵師資之間不可容議者古多在焉丹霞雲門之類是也曉亦或有似乎近世執道柄者潭居華服受譏塵寰曉也甘枯淡又可稱矣其辟帽者我與漢文之露臺並按焉

釋順空姓源氏肆蔵山初父夢沙門語曰寓宿得否父拒之沙門懇乞問名對曰寂照覺後不委何人自是妻藤氏有孕適父發鎮西

赴都舩次備藝之海灘空生舟中天福元年正月一日也國俗兒生三期試問先身必有言也父母問空對曰圓通大師父謂此名違昔夢彼此徒爾耳經旬聞倡妓歌曰寂照入炎宋號圓通大師於是乎其父始信夢語之不虛焉早投水上山榮尊尊者東福之徒也尊會省福攜空而行白福曰此子非吾泥中物也願浙干龍門福笑而納之服侍三歲聞蘭溪之道譽欲一瞻禮乃辭慧日之相陽溪

一夕夢得蒼鷹詣且謂徒曰今日俊鶻至空果告謁溪以爲青華嚴之兆也命領紀綱乎副帥勸空游宋國時聞偃溪據徑山接單位於海衆明年溪寂珏荆叟自靈隱來居主席踰年而化肇惟海來又如荆叟之去就空歷三老參請不倦又振錫訪用斷溪於越之東山寧退耕於明之萬壽慧西巖住太白峯道價高東浙空遷而附巖老而倦誨策以思溪之輩石林五峯之師友如而依焉空周旋吳

越者久本鄉舶便至辭林林送偈曰十載中原一棹還碧琉璃外更無山扣舷三下知誰會自作吳音唱月彎風帆無恙冊覲慧日日職以記室文永七年開高城基趾而居乳香供慧日尋而移承天正安二年鈞命主東福大道場居五歲解印浮游京甸其上堂曰山房夜雨曉來晴風葉飄零自掩扉夢破小窓室生白不須雞唱報天明云良久直饒恁麼會猶是較半程又拈主丈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

眞云靠丈　主丈依前黒皺皴中秋日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云拈丈　良哉若瞿曇止止不須說卓下云一打刀須是邠州鐵延慶元年五月九日書偈化於雙輪之菴居壽七十六謚圓鑒禪師

賛曰曩予侍圓鑑於慧日從容問曰師游宋地謁諸名宿不知其中誰爲最乎對曰偃谿西巖我只仰望而已未遑知高低荆叟退耕就而日淺唯石林老友於凌霄主於思溪其

禪海波瀾吾雖不得而盡徧測傍渚儻打浮泳我昔辭林林告曰小參雖家訓又自有家法予歸故里敲唱宗乘妙叶之一路不可亂倣也即與二篇今猶不失乃出之一紙曰予自擇焉予披之石林之親書也冬至曰擬著鉢錯鐵牛制斷黃金索不擬循紙撒手還同萬仞崖這裏一咬便斷如花開鐵樹似筍迸石頭無陰陽地儘自寬闊爭奈東山山前一片松根竹脚未曾踏著在一蓦拈主丈一畫云　不得侵疆越界除夜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蛇護神珠蘊風雷而未花設使翱翔霄漢鼓蕩風雷聞者震驚見者眩惑也只聞閒地可可地豈不見僧問洞山年窮歲盡時如何山云家家門底野狐見云拈林　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予誦二篇者久欽法格之峻整今書于此爲學者之標準又見偈及小參知林之貺鑑之不泛泛也矣

釋祖圓信州人也羅規菴幼歲投相之淨妙寺出家屬佛光之熾化于福鹿往而依焉光器許侍内記弘安九年光寂圓巻袱入洛都謁佛心於慧日初副元帥平時宗見圓曰予他時必行法檀度而不有財檀不成敎乘名向豈非法財乎子之禪檀不可不資殖于時心挾講學故就焉心主龍山拉圓行屢稱於文應上皇正應四年冬心没上皇召圓繼席時圓在巨福踰年入寺歲三十一嗣香記佛

光之乳也冬至上堂曰烏兎奔忙不改舊時
光彩乾坤寂爾猶渉造化斡旋拂竪獨有這箇
戢玄機於未兆藏冥運於即化還委悉麼撃禅
床座下謝頭首秉拂拈主大云浴直秋波凝不流幾
人來結死怨雖丈靠贏來依舊掛虛壁一任寒
光射斗牛臘八日六年睡熟雪花堆透骨寒
來晝始回滿握夜光耀天地何須按劔立空
階圓妙年英邁上皇晨昏參請一夕源僕射
有虜寢中心動忽起思惟我豈有之乎恐宸
衷有虞乎乃馳入時上皇在龍山之下宮有
虜有急劇之負上皇元坐如思問曰卿何中
夜而至乎有虜奏事上皇笑曰今日與圓舉
論宗門圓徹詰抑逼不少假也朕旗靡陣披
是以胸懷梗塞未能釋也如卿之忠襟與朕
通乎有此感來也有虜扣頭曰陛下夙受佛
記善聞思修然陛下聞思因圓師激發也臣
之愚忠又因陛下感發耳上皇首肯初佛心
領龍山宮殿樓臺未有梵製及圓一新大殿
法堂雲堂庫院山門檀林凡叢林當有者具
體而成正和二年暮春寢病四月二日辭世
偈曰一躍躍翻黃鶴樓一拳拳倒鸚鵡洲臨
行一著元無別黃鶴樓前鸚鵡洲圓丈室之
東偏手植篁竹臨亡之時竹葉委白經二三
日復青云

贊曰祖道之被日域也五傳不續矣千光之
後多間出焉然化洽相將
宁宸薄矣單佛心闢龍山雖頒
宸衷未安矣圓公以英妙之姿當咫尺之
威拳馴一鮫龍指撝鵷鷺宗門之光晃燿雲
衢假如圓也庸才謏識取侮於講儒桿道殆
廢于草澤矣因之而言圓其祖道之益乎

元亨釋書卷第八

元亨釋書卷第九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感進四之一

百濟國義覺　百濟道寧
百濟道藏　多武峯定慧
藥師寺祚蓮　東大寺實忠
吉野山報恩　湯川寺玄賓
大安寺慧勝　天王寺道公
叡山法勢　貞崇法師
寛忠法師　勝尾寺證如
智泉法師　清水寺延鎮
成尊法師　延暦寺源心
金剛山滿米　東寺日藏
鞍馬寺峯延　白山藏縁
叡山成意　興福寺安願
叡山長圓　心譽法師
三井覺助　平願法師
叡山眞遠　金勝寺光空
石山寺妙尊　三井珍蓮
雲淨法師　信誓法師
恩融法師　比良山靜安
藥師寺慧達　延暦寺延昌
延暦寺尋禪　延暦寺源泉
松島寺見佛

釋義覺百濟國人也本朝征彼國時伴軍士來身長七尺博究佛乘居難波百濟寺一夕誦摩訶般若心經同寺慧義夜半見覺室光曜爀如義恠自窓隙窺之覺誦經光從口出明朝義告衆衆大驚嘆覺語徒曰我閉目誦經百許遍開目視室四壁空洞庭外皆見起而觸之室戸盡闢歸座誦經通洞如先是般若不思議之力也此事齊明帝之時也

釋道寧百濟人白鳳十二年秋八月天下大旱敕寧法事効雨大注帝加優賞

釋道藏百濟人持統二年七月旱詔藏祈雨不崇朝普澍天下養老五年詔曰沙門道藏

法門領袖釋家棟梁云云崇禮甚盛年逾八
十取滅
賛曰覺寧藏三師者皆藩濟人也此方東漸
之始異域英行遊化恐傳法慧解之才也大
率延暦前諸師時遠而跡没纔留感應而見
蠹簡殘編也惜乎止于此焉
釋定慧大織冠之長子也初孝德帝有妃孕
巳六月大織冠寵遇厚賜妃爲夫人約曰所
生兒若男爲卿子女爲朕子既而生慧故名
以鎌足之子投沙門慧隱出家白雉四年隨
遣唐使學海乃到長安城高宗永徽四年也
師慧日寺神泰習學殆十歳調露元年伴百
濟使而至白鳳七年九月也慧在唐大織冠
巳薨慧問弟丞相不比等曰先墳何處對曰
攝州阿威山慧曰先公昔潛語曰和州談岑
今曰武峯多靈勝之區不下大唐五臺我若墓彼
子孫益昌我在臺山也夢我身居談岑先公
告曰吾巳生天汝於此地營寺塔修佛乘吾
亦降此擁護後昆時巳巳歳十月十六夜二
更也丞相聞巳潸泣曰先君之薨貫其年月
日也師夢不徒也慧與徒屬上阿威山取遺
骸改葬談岑就上構十三層塔其材慧在唐
時皆悉辨備及歸載材於舶舶容餘一層其
塔模清涼山寶池院塔也既而營建只十二
層慧怨一層之留唐而造式不全一夕奔雷
飛電風雨震山黎明天晴遺餘塔材宛然飛
來又無羸鈌僕射州民莫不感嘆僕射又刻
文殊師利像安塔中慧和銅七年化
釋祚蓮白鳳八年十一月皇后病敕建藥師
寺祈冥救時不知營構之規蓮入定見龍宮
之伽藍出定録奏造式帝大悦以故藥師寺
宏壯瑰妙云
賛曰感通者吾門以爲常矣世間以爲非常
矣方今世人之有役也驢馱馬載有行也出
入隣里又常也耳蓋奔雷飛電者慧之驢馬
也龍宮蚪闕者蓮之隣里也然常非常之間

者又難矣哉
釋實忠良辨之徒也嘗神遊都率内宮見四十九重摩尼殿有一所榜曰常念觀音院見其修法儀心甚信慕便乞聖衆而得軌學後欲修法而無尊像常持念祈求一日游歷攝州難波津忽見閼伽器浮浪來近視則十一面大悲像纔于器也忠喜而取之銅像也其長七寸暖如人膚朝廷聞之於東大寺建羂索院安之忠每歲二月例對像修兜率軌者二七日始天平勝寶四年至大同四年五十八歲未嘗有缺俗號修二月法至今不絕諸寺多則之又自天平寶字五年至弘仁六年五十五歲二月十五修涅槃會又不闕也初忠修二月懺初夜時請衆神讀名簿供之若州有遠敷明神威靈甚豫此會聞忠懺生渴仰託曰願献閼伽水忽黑白二鵜穿石地而出飛上傍樹其二迹湧甘泉忠甃石爲閼伽井旱歲井涸二月修中欠閼伽其衆集井邊遙向若州持念須臾其水盈滿二月十二日夜也其若之神祠前有河此時絕流無音州民大恠蓋神送河流通閼伽井也爾後州人聞此事名其河曰無音河有病者飲閼伽井多愈焉忠容皃端麗初皇后光明子詣講堂堂有地藏像妙斲也后拜像私念安得如此端正沙門潛令宮人覓美沙門或曰實忠法師踰於像也后賜浴且欲觀其體忠入温室肌膚鮮明后偷眼不暫捨忽然假寐夢與忠交寤見忠頂戴十一面觀音儀相自若后出拜合掌懺謝曰凡女癡慾輙縻愛見聖師眞慈恕我觸忤

贊曰昔則天供安秀二老於宮中一日命温室使宮人去垢唯嵩嶽恬然不動后嘆曰不因入水爭見長人吾太后光明子與建崇奉之跡則天未知其伯仲也然則天之淫放亦孔醜矣光明子者我未聞焉特覬覦之私發於忠公豈夫忠之威靈所以因而見乎

釋報恩十五歳離家二十入吉野山持觀世音呪四五載間早得靈感天平勝寶四年上不豫敕恩加持帝疾乃愈時恩爲沙彌敕得度賜名報恩辭反本山勤修益甚桓武帝在長岡宮嬰沉痾腹結如纏繩眼睛似隔縠巫醫萬方皆不効帝誓曰佛法力痊朕疾朕願勤弘傳不然者佛法無験在國何益聽者震恐恩應詔入宮閉目持根本呪五十遍宮中大動大悲菩薩顯形殿上上疾立痊上感激宣問曰法師蘊何行業對曰久居深山誦觀自在根本呪上起禮恩給賞甚渥不幾潛反山上遣内臣昇鳳輦追迎于路恩謝而不乘徒歩返宮初天平寶字四年三月恩於和州高市郡子島神祠畔建伽藍安一丈八尺觀自在菩薩像及四大天王像號曰子嶋寺覃承桓武帝遇敕親族賜官禄恩又受封戸延暦十四年六月寂

釋玄賓姓弓削氏内州人禀唯識興福寺宣教性厭嚚塵鋭行勤業嘗患緇侶營僧官又疾族人道鏡媚稱德帝潛入伯州之山桓武帝有病遠詔山中冥助至化難道乃負鉢囊而入都上疾愈辭歸山大同帝詔返輦下聞僧官敕下潛遁去往備中州湯川寺弘仁帝貴其操屢詔問不絶每年贈布亦賜宸書曰賓上人晦跡煙雲凝思練若春向覺花而獨坐冬擁樹而閑眠持戒之光能燿昬暗護念之力自濟黎庶比來炎暑禪居何如朕機務之暇不忘寤寐地遠心近一念即到羅綺錦繡想在斥逐白布一束聊備法資願師領之約文東意又敕誓多郡賓上人在世彼郡免米租只貢鐵蓋勞賓之供費也弘仁九年六月卒年八十餘

賛曰人之有道也吾不得而計矣王者者天下之至尊也沙門者天下之至尊也然龍腰者曲于恩矣

奎畫者屈于賓矣以斯而言貴不必貴也賤不必賤矣皆有道乎大哉道乎今何鮮矣哉

釋慧勝居大安寺寶龜之間游方至近州御上嶺陀我神祠側宿一舍夢人語曰爲我當讀法華覺而恠之明日小白猨來語勝曰我昔爲東天竺國王彼國時有沙門數千我下救招比丘私度我當時不廢佛法只禁狡徒而受報爲猨神師願住此看讀脫我苦趣勝曰此地無供不能久居神曰勿慮也我伸供養又淺井郡有諸淨衆願勸彼同讀勝赴彼說此事時山階寺滿預法師在焉曰是事難信諸比丘皆曰然忽童子走來曰堂上有小白猨衆僧出見之其堂九間宏構大材俄倒碎諸衆知猴神所爲始信勝言從彼同讀法華

釋道公居天王寺持法華有年矣嘗詣熊野安居夏終還本寺暮過一村無居宅宿大樹下夜半有騎馬者二十餘人至樹下一人呼曰翁在乎答曰在曰何不前去答曰馬足損不任乘騎又衰老不能徒步諸騎過去明旦公恠巡見樹下有小神祠其像朽弊前有片板上圖馬形前足之處其板破裂公便以絲繫補欲試神言次夜猶宿樹下中夜前騎又來呼翁翁乘馬而出向曉更翁歸來謝曰承師賜治馬脚不堪幸也乃出旨饍餉公公曰數騎何人翁曰行疫神也神巡管内我爲前驅若不出必受苦罵今蒙師惠喜慶深矣而我猶有望於師焉公曰何乎翁曰我今此身蒙品神靈輙受驅罰受苦無量願師就樹下三日三夜誦妙法華轉我劣報得淨妙身公憐之三日誦經第四日神出頭面作禮曰依師慈力生補陀洛迦山得爲觀世音眷屬願師縛柴草爲舡載我木像浮海上知我言之不妄也公如教海波無帖微風不起其舟指南而馳疾如飛其夜村里耆老夢樹神成菩薩身相金色光明照耀南方飛去公歸寺而語

聞者嘆嗟

釋法勢睿山義眞之徒也承和八年過近州比良山下和邇村宿民家家婦俄病狂言曰師讀觀音普門品我欲聽之勢素持普門品然思狂病之言不足聞便曰我無經本故不能也婦人曰師背囊見經在焉勢不得已出經讀之婦人合掌曰我比良明神也勢曰我聞神皆有通又長壽昔釋迦文出世西天未審見知不婦人曰我不往印度然千數百年前諸天多西飛去豈迦文出世時乎

釋貞崇稟密灌於聖寶延長之末上不豫宣崇加護崇一夕於宮中與人語上恠令侍臣見侍臣自隙伺之無人只崇一人而已復奏上召崇問之崇奏曰稲荷明神適來耳又言帝之不起矣不幾上崩天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滅年七十九

釋寛忠行業清絶嘗修千日護摩數百日後護法神装香火云

賛曰神者求有諸爾曷爲求求吾法也吾見于數子矣而稲荷之語于崇公也崇之求諸稲荷之求諸

釋證如姓時氏攝州豊嶋郡吏佐道之子也母藤氏嘗愁無嗣每月望詣佛塔求子經三歳未曾怠也天應元年産一子乃如也如甫七歳母年三十三語其夫曰我兒已長成矣亦無慮焉願許我爲尼夫曰我志亦爾兒聞父母出家悲泣甚切父母慰誘未決翌日有比丘到家夫婦說本志比丘曰二人皆壯齒也然言剃落眞火中之蓮也見在側聞比丘語亦索薙髮夫婦并兒同日出家仍留比丘三人者朝夕勤修三年後比丘失所在兒年十五仲春十八日父母沐浴淨衣中夜一時而逝如乃投郡之彌勒寺（後勅改勝尾）證道學顯密之教性耐修練住山五十年或時別搆草菴絶言語謝人事專精練行一夕天樂響空如恠聞之忽有人叩戸如不言故鳴磬令思

戸外人曰我是播州賀古郡驛北居民沙彌教信也今往極樂明年今日上人又可如我故共聖衆來告耳語已而去徹光入廬斯須便滅如明旦出廬語弟子勝鑒令其往播州決眞僞鑑至彼驛北果有竹扉庭下一屍群犬已狼藉之茅舍有一嫗一童見相對而哭鑒曰何爲哭嫗曰死人是我失也名教信常念彌陀我老而別不能無懷又貧而不擧喪已爲烏犬所得我欲不哭而可得乎便指兒曰此童乃信之子也鑑歸語此事如曰我絶言語勤修練不如信之念佛也自此巡聚落讃說佛乗勸誘念佛貞觀八年八月一日辭諸徒屏草廬十五日出室沐浴告門人曰去年教信之告今相當也各乞努力莫怠勤修乃入室閉戸中夜金光耀煜香氣普薫天曉門弟子等開戸手結定印端坐而寂年八十七徒弟不堪戀慕延葬三七日其間室無臭氣闍維後手印不壞諸徒造石塔藏印手并靈骨如精進絶倫一旬二飯一月六飡斷語二十歲行常不輕行十六萬七千六百餘家其所過之宅必留異香常閉室而坐弟子猶不見面者數日行道之時異僧常相隨云

釋智泉弘法大師之姪也性至孝母死哀毀甚乃祈諸聖曰願知母氏之報數歲後感夢曰汝母墮地獄泉益悲泣啓佛曰所生母在地獄以何方便出彼苦趣佛曰修破地獄法必可拔矣泉曰願受焉佛即授地藏軌泉精修無比一夕夢母莊嚴美服告曰我依汝救護今生天上矣

賛曰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世人之求嗣也皆是與其聞詠箕裘者有之寄薦脱者有之吾思如之特怙者薦脱之專乎不然何得孝子而不幾夫婦藉涂之速哉至二人吉祥而一時逝去者求而三歲不倦得而七年早進之明効也由斯觀之雖世諦之有求直道而精者早合眞諦之無爲耳如之精苦報

罔極而無媿并智泉爲吾黨孝順之士焉
釋延鎭報恩法師之徒也居清水寺與坂將
軍田村遇因爲親友將軍奉勅伐奧州逆賊
高丸語鎭曰我承皇詔征夷賊若不假法力
爭得不辱命公其加意焉鎭講高丸已陷駿
州次淸見關聞將軍出師退保奧州官師與
賊交鋒官軍矢盡于時小比丘及小男子拾
矢與將軍將軍異之已而將軍親射高丸而
斃於神樂嵐獻首帝城將軍先詣鎭曰因師
護念已誅逆寇不知師之所修何法哉鎭曰
我法中有勝軍地藏勝敵毗沙門我造二像
供修耳將軍便說二人拾矢事乃入殿見像
矢瘢刀痕被其體又泥土塗脚也將軍大驚
奏事帝加敬焉
釋成尊仁海法師僕隷之子也海見其稚孩
知爲法器收鞠及長俊才日新延久帝在儲
位久以尊爲法友託以運祚一日尊入宮帝
拔白髮數莖貯硯蓋賜尊尊無語而出歸功

修愛染王供其像冠師子噴血濺爐壇不幾
帝卽位尊之遇渥矣延久六年正月七日卒
釋源心不詳氏族事睿山寶幢院覺慶爲弟
子初書寫性空裝法華一部且曰此經待靈
山同聞衆來須慶讚一旦曰今日法華慶讚
人當來也其日心謁空空曰此人也心于時
尚少而不辭演讚流暢聞者信伏空親菩提
子念珠然其數九十八藤相國道長聞之乞
念珠心便與之心出洛城雨大下有走者顧
覩一婦人顏甚雅鬚長垂心見其好不欲近
急趨而過婦人增奔相近又泣心問何爲泣
對曰我羅刹女也鬼長羌我每日覓人捉來
爲食若其不得乃欲食我今日不得我當死
命願師法力薦我冥福不信我言願趁我蹤
必有信焉心聞追薦何事女曰願講法華造
像寫經皆不及也心惟而逐跡日已暮女入
法性寺後山中路甚嶮女顧語曰師居此莫
近焉恐暴鬼或擬師亦恬寂無音心屛息而

聽不遠而女扣戸一鬼可畏鬢應門便開扉赤光迸出心望之衆鬼羅列青女無獲便拔手足分啖心身毛皆竪旦甚悲歸坊次日講法華一座其夜夢郷女離地三尺許空中而立裝服甚麗面有喜氣語曰因師講經力脱鬼趣生天上故來謝耳永承三年任天台座主八年十月十一日滅年八十三

賛曰大矣哉吾道之利乎無所不至矣或保國祚或藏國寇皆深矣乎心也爲鷲嶺聽徒宜乎利之及鬼魅乎

釋滿米居和州金剛山寺（俗号矢田寺）戒行絶嚴名被朝野名臣野諱議篁展弟子禮篁又不測人也身列朝班而神遊琰宮琰王一時嘆曰澆季有情罪障至渥我雖精直頗罹餘殃是我夙作之不純也故我得雙王之名也爲之如何琰臣議曰乞大王受菩薩戒琰王曰爭奈陰府無戒師何于時篁奏曰臣有師友戒業純淨在閻浮利日本國可屈耳琰王悦曰卿早喚來篁詣寺告事米便伴篁赴地府琰王請米昇師子座受菩薩大戒琰王曰戒德至重何以表嚫米曰我欲見地獄苦報願大王見聽許王便將米徃阿鼻城鐵門銅釜火聚刀山諸苦具殆不可言至一所熾焰迸騰一比丘隨焔上下米問琰王曰彼沙門爲誰何等極報在此火中王曰師自問彼米待隨煙下忍熱近比丘所問之比丘對曰我是地藏菩薩也汝來此界說戒法地獄有情離苦者多我又隨喜我得牟尼親囑不憚猛火大悲代苦化諸衆生我雖行等慈無緣衆生不得濟度汝反人間告四衆歸投我亦語苦相米已辭地府琰王令冥使擎一漆篋贈于米米啓篋白粳米也隨取隨滿竟齡不竭米素持地藏尊自陰府歸招良工刻獄中地藏相安于寺其像今尚在長五尺或曰米本名滿慶得琰米後時人改今名

釋日藏洛城人延喜十六年二月入金峯山

椿山寺薙髮時年十二絶塩穀精修六歳間
母氏沉痾始出山歸洛省覲居東寺學密教
而往來金峯天慶四年秋於金峯山尅三七
日絶飡不語修密供八月一日午時修法之
間忽舌燥氣塞欲呼人相救又思已無不言
豈得出聲如是思惟氣息既絶悦至一窟前
窟中有沙門手執金鉢傾出瓶水與我飲其
味甘美沙門曰我是執金剛神也常住此窟
護釋迦遺法我感上人勤修故忽往雪山取
八德水救師渴因文有數十天童子以種種
餚饍盛蓮葉捧持持立沙門曰此諸童者二
十八部衆也與我飲食已一大德和尚來伸
左手執我手上西岩其岩積雪數千丈漸至
山頂一切世界皆在下面山頂平坦純金爲
地光明照映北方有金山山中有七寶高座
和尚坐其座和尚曰我是牟尼應化藏王菩
薩也此處曰金峯山淨土汝餘算無幾早歸
修善我白言我不愛命但求佛道然創一道

場未成以此爲念耳不知安有增延乎和尚
取短札書八字賜之其文曰日藏九九年月
王護和尚曰汝在山谷勤修練得延命居里
閑必短促日藏者所修尊法也依法故可改
汝名九九者餘命也年月者長短也王護者
加護也汝亦以護法菩薩爲師重受淨戒又
覲大政威德天語在北野事中藏問大政天
曰金峯菩薩賜短札八字又少承註釋而未
委願天解之天曰日者大日也藏者胎藏也
九九者八十一也年者八十一年也月者八
十一月也王者藏王也護者守護也言歸命
大日如來修胎藏法者延命八十一歳即蒙
藏王加護耳又如說修行延爲九九年無識
懈怠促成九九月是菩薩所謂長短也急替
本名可協尊旨始名道賢因此改今名金峯
菩薩令藏又見地獄者一鐵窟中有四人其
形如炭一人衣覆肩三人裸裎蹲赤灰上獄
卒告曰是汝本土之君臣也時有衣人招我

曰我是太日本國主金剛覺大王之子也受此鐵窟之苦彼太政天神以怨心燒佛寺害有情其所作罪報我皆受之彼太政天者菅丞相也宿世福力今爲大威德天神乃自說五罪曰我受苦無量汝歸本國奏國主及宰輔造一萬率都婆拔我苦厄藏凡過十三日蘇息後移室生龍門寺靈應甚多適堀土得鈴杵便知前身所持之道具嘗詣松尾神祠持念祈知權本及三七日暴風雷雨四方杳冥祠殿中有聲言毗婆尸佛藏感敬而出至衰老顏有孺子色歸寂後無屍人怪之

贊曰借冥矯衆不受惑者鮮矣是士君子智權識衡爲用之秋也予見滿慶之入地府法藏之上天界非矯衆之儔矣日藏之神遊者吾焉度哉吾焉度哉

釋峰延東寺十禪師也一日望北山有紫雲延出寺向北行尋雲起處至鞍馬寺日已暮敲燧焚木禪坐居數日一夜女鬼來向火延起入堂後朽木中鬼逐至怒目動唇延念毗沙門忽朽木自倒打殺鬼翌日太中大夫藤伊勢人入山見延所問曰師何人何故臥乎對曰我來此已五日而不食故臥耳大夫便洗粳米飲白漿衛薦膳延語來此事及婦鬼死大夫便署延爲寺主夏五月延修護摩日中大蛇自北嶺來目如電舌若火延誦毗沙門咒蛇俄自斬爲段段三日後大夫來見段蛇歸闕以聞敕發役夫五十人弃蛇靜原山俗呼其地爲大蟲峯延延喜中逝

釋藏緣神融法師之徒也形短小又甚醜徐步却疾人走不及車唱地藏號無別業游化北土不移他方毀譽不遷好行施利人問年齒對曰八十然其身如四十許感通如響縛鬼降神白山立山爲修練場晩縛菴白山笥笠而居臨終夜高唱地藏號院中衆僧聞之謂緣勤持念詣朝至菴見之向西端坐合掌化

釋成意久居睿山性潔白無染著常嘗餔食弟子白言山上皆持齋師何不耶荅曰我清白厨饌不給時日闕違故晚飡耳又直心取菩提不繫食也弟子杜口而退晚年一朝命徒曰今日飯加常時如教進供意以飯分諸弟子曰自今而後汝等又不得我食食退語一子曰汝徃無動寺相應師所傳我言曰意今詣極樂謁晤在彼界又至千光院増命公所如先言弟子曰此言似妄恐人誕吾亦師無恙邪意曰我若不徃為我狂於汝何忌乎弟子赴兩所未歸向西而寂

賛曰進者多方矣延之誅妖蛇也縁之降鬼神也皆原于專精矣意之使于二公也何其從容乎

釋安願居興福寺精修勤勵時人號安願菩薩承和二年秋赴但州暴風俄來願舩將覆願不動心念觀自在尊于時海上空中忽起白雲當願之頂垂下一舡怪看雲中現金色大悲像長六尺許願及衆人瞻仰嗟歎於此乎猛風即止怒濤自恬舟人無艱穩到彼岸

釋長圓鎮西人少年出家居睿山常持法華修不動法後入葛木山三七日絶食誦經修法夢八金剛童子以鈴杵劔等為服飾異口同音合掌讃歎曰勤苦修行者猶如婆伽梵得上三摩地與諸菩薩俱一時到河邊寒水偏鎖不知淺深忽有大牛從山出渡河徃反數回牛乃隠圓因而得渡自熊野山入大峰詣金峯山迷不知路一心誦經時一童子唱曰天諸童子以為給使勿愁也然而得正道焉長久中卒

釋心譽金吾衛將軍重輔之子也蕭門侍郎隆家其室患瘡百醫不愈乞法救譽持念加持忽其瘡自拔躍衛藻井然而即愈侍郎大喜有兒始七歳捨為給使後名隆明有盛譽至大僧正

釋覺助右僕射道隆之孫為園城心譽弟子

聞下侍郎經長妻有病延諸沙門修五壇法
助預焉中夜妻死諸沙門皆破壇而去助獨
不去精祈益堅至次日日入時其妻蘇尤丞
相賴通聞之奏加僧官蓋其妻者左相之女
也康平六年十一月十一卒
釋平願播州人也事性空法師持法華無俗
業屏深山讀經一日暴風吹倒廬願被壓車
心念經忽神人來從破隙引出願摩頂慰誘
曰夙殃故遭此禍經王力得全身不生惱恨
益勤持念必生清泰今之壓是轉輕受也願
從此持誦彌堅便捨衣盂書法華圖佛像於
河壖開無遮會作誓曰我若依此善業當生
安養願於此地必得奇瑞明白河邊生白蓮
花千餘莖香氣馥郁聞見莫不嗟歎
釋眞遠參州人居睿山西塔院持法華寐舌
攄誦日三四十部兼學密教歸本邦住一寺
適乘馬出里閈路逢刺史遠不避刺史嗔曰
州中我管內遠雖出家豈非我民乎何爲無
禮推馬墜令官吏繫庭遠專意誦經其夜刺
史夢普賢菩薩乘白象繫庭舍門外又有普
賢乘象入來外普賢問內普賢所繫之事刺
史夢覺夜中解縛延之上座問曰上人蘊何
業遠曰持法華刺史驚嘆說夢事求哀懺謝
創別館四事供給
釋光空近州人居金勝寺誦法華其音清雅
聽者不倦有兵部郎中平公逆臣將門之族
也勇悍武夫而歸空延家內居數年有惡空
者語兵部曰空與室通兵部大恚將空至山
縛樹下令僕射空謂以讒遭害又宿殃也乃
以高貴聲誦妙經僕放三五箭皆曲折而不
入膚兵部自射攙折如前凡二十九矢皆悉
折兵部驚懼投弓乞謝歸家厚遇踰先時也
其夜兵部夢金色普賢菩薩駕白象而至其
腹數矢兵部問菩薩何故受多矢普賢曰汝
依讒射持經者我代受耳夢覺大恐向空益
悔過乃逐讒人空二三日後思射事夜中逃

去其夜兵部又夢普賢告曰年來供我當相引接爭奈無罪害我我不忍居今其去矣兵部覺後尋空不知所之

釋妙尊住近州石山寺誦法華有年矣適赴波州途有病難徒歩以賃馬入洛憩祇園寺側忽一男子見馬曰是我去歲所亡之馬也此沙門盜去耳加笞縶繫屋柱尊遭橫逆思夙債專心誦經其夜祇園寺耆宿兩三輩同夢一男縛普賢菩薩而鞭笞夢寤相語各加巡撿至尊之所耆宿便會大衆解其縛明旦數十人追盜過此舍舍主劇出又追賊賊拔一箭射衆人會中斯男而斃時人皆曰縛持經者之現報也

釋珍蓮奧州人也投三井明尊爲弟子志勤願持法華適從奧州赴京途逢野燒煙焰迅飛來無迴避處奴僕悲泣馬又嘶走蓮專心誦經去蓮不遠疾煙自止僕主相持得全軀命

釋雲浄持法華樂閑靜自熊野到志州志州者海岸之國也浄愛其境居之岩洞其上多大樹溪流潺湲峯巒峭峙一夕其地腥臭浄極怖畏一心誦經夜半暴風鳴樹臭煙逼身一大毒蛇開口欲吞浄誦經不輟蛇聞經忽起慈心收毒閉口暫聽還去須臾暴雨降澍溪壑漲流良久雨晴忽朝服之人來作禮曰我是岩洞主受暴獰身啖食人畜已及萬數今聞妙經悪報殄滅今夜大雨不是天雨聞法滅罪之感淚也以此兩淚應知身形長大自今以後不作惡業言已形隱

釋信誓姓高氏學密教兼誦法華其父嘗領房州刺史隨父赴任國務冨繁誓以爲久留此恐纏出累逃去背父不如速死即服毒無恙又嚼毒餌而不醉一朝眠臥夢普賢菩薩勗勉曰時不可失早興誦經自此益篤天下時疾揩及父母染病夢五色鬼神驅逐而去一冥使曰誓持誦人也不可將去覺病差還

見父母膚體已冷暫悲泣誦經許曰三人一病共赴死門我今得蘇父母何亡二人長往我生何爲願憑法力蘇我恃怙誦經一日夜困夢之中法華第六卷從空而下背有文曰孝子誦經還父母命覺見二屍吐氣蘇起

釋息融有至行常持十一面觀自在菩薩呪有童子備給使一日童營晨粥過期不來融如童所見之童已殂融撫屍誦十一面陀羅尼灑水其面良久童蘇言之曰有鬼長三尺許捉我而行其身漸大過近州湖其水不踰膝其頭與比良山齊當師之誦呪此鬼似不堪聞也灑水之時太雨俄下其滴著鬼頭其身漸促已而如初長將我歸本所今則蘇也

贊曰吾道者慈也凡百施爲無不慈矣然有逆順自他之異焉世只知順之爲慈也不知逆又慈矣不則我佛降魔之相猶一秦項耳今此諸師解倒懸拯塗炭亦有自他順逆乞學者擇焉

釋静安從西大寺常騰學法相嘗居比良山讀十二佛名經禮拜修懺其聲聞帝闕詔州尉有聞者因茲敕賜僧官承和五年奏置宮中季冬佛名懺

釋慧達姓秦氏美州人事藥師寺仲繼學法相嘗上比良山修練者久仁壽帝不豫召達加護達出山入宮帝疾即差元慶二年八月二日滅年八十三達於藥師寺毎歳修萬燈會始自行年三十八至終歳年數反復亦可恠云

釋延昌姓江御氏加州人早登睿山學顯密教昌居補陀落寺寺乏水昌誦尊勝呪加之忽汵泉迸涌天慶四年補天台座主天德二年爲僧正嘗爲承平天曆二帝師語徒曰我命終前三七日修不斷念佛其終之日我之滅時也應和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命門弟子唱念佛四年正月十五日休浴淨衣持念珠結定印而化年八十五諡慈念

釋尋禪右僕射藤師輔第十子也睿山慈慧與僕射道契尤深故以愛子與慧慧又異顧性聰明學渉顯密安和帝不豫連年不差救禪加持禪侍御座側帝狂嗔拔劍欲擊禪避之衣鉢尚在堂上護神守篋帝於篋傍自縛倒蓋護神為之帝病即愈自是名顯天延二年敕為一身阿闍梨台徒此任從禪始永觀三年補座主永延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寂謚慈忍

釋源泉播州人也長久四年為寂勝講師至四天王品四王現形唯帝獨見餘不看爾來寂勝講場設四天座敕為永式天喜元年為延暦寺座主三年三月滅歳七十九

釋見佛居奥州松嶋其地東溟之濵小嶼千百數曲洲環浦奇峯異石天下之絶境也其尤者曰千松嶋佛結茆而居精勤苦練一十二年其間誦法華滿六萬部其後不計數専壹持誦世曰既淨六根役使鬼物屢顯靈應天仁帝聞道譽賜佛像寶器而以旌異之依茲土人改千松曰御嶋蓋境得人而顯又人因境而傳也年八十二寂

賛曰昔牟尼老人付吾法于帝者故吾徒有為之者必託于
皇王焉其間雖德行之厚薄皆有為之者也韙乎吾王之順于佛教乎

元亨釋書卷第九

元亨釋書卷第十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感進四之二

無動寺相應　大安寺行敎
叡圓法師　義照法師
勝尾寺行巡　醍醐寺觀賢
仁和寺成典　延暦寺増命
延暦寺尊意　泰舜法師
睿山明達　雲居寺淨藏
睿山修入　圓賀法師
三井公伊　藥師寺濟源
延暦寺陽生　多武峯増賀
仁和寺寛空　範俊法師
信覺法師　醍醐寺勝覺

釋相應姓櫟氏近州淺井郡人其先孝德帝之裔母夢呑劍而娠天長八年生十五登台嶺十七剃落事其師外採花獻慈覺坊不必面授經六七歳一日不缺覺含其誠實齊衡初覺謂曰見汝勤愿可稱良器朝廷賜度者必得汝焉不幾覃恩降山其夜應宿中堂傍有沙彌五體投地垂淚切祈應見之覺之徒求度者也次日覺呼應與語應以前夜事白覺曰願先賜此人我未晩曰覺語諸徒曰此少年先他後己陰德陽報豈徒之哉二年二月藤公良相與書覺曰雖戴冠纓志在薙染皇眷優渥不能遂心願得俊才代吾奏度覺召應告曰藤公索度者是汝良縁之相應也令名汝以相應蓋取藤公一字也乃覆書上名得度依例屏居十二年矣仁授不動別儀護摩法應修練克勤天安二年藤妃（良相女）嬰狂病萬方不愈藤公延應應曰一紀未滿恐違祖規覺召應曰入福田中看病第一諸朋友内外護無變況閣下度汝替我身也若不赴失素志又以昔恩汝其往諸不可拘禁應入宮妃隔屏而卧應持咒不久神擲妃於屏外飛而至應前舉聲叫呼應曰可還本所妃

騰飛入帳中頃刻靈託妃陳謝狂疾速息藤
公以爲所託過差也貞觀三年敕於宮中修
阿比舍法咒縛二童子應問曰何人童曰我
是松尾明神也上怪之令源僕射問眷情所
疑之事童決數事皆愜上意時典侍藤氏侍
側問以他事童不答少時典侍病扶出私宅
經四日死敕給度者并御衣諷誦不受此年
藤妃又病藤公又召應應加之便愈藤公大
悅與巴子國寶劍是藤公之深友從唐國所

送時爲奇寶者也寛平二年秋上有齒病敕
應加持應諷理趣分五更時上夢高僧八輩
與應同聲相加上覺後所患之齒落而不知
所在上以夢告應應奏曰五鼓誦理趣般若
此經有八大菩薩即八十俱胝菩薩之上首
也彼八大士擁護聖躬邪上感之久矣應歸
山見經篋上有一齒忽附近侍奉御齒上嘉
歎曰應師非凡也授以僧官兼賜度者應受
度牒而辭僧官五年藤皇后殿亦受狂疾經數

月諸德拱手占託言曰自非諸佛出世誰降
我乎余者猶不能知我名也敕召應應入掖
庭二日不能降應還本山懇祈明王時明王
像背而向西應遂而坐西持念像又南而北
應皆隨坐流涙稽首而言以不二心久固歸
敬有何觸忤相背如此願垂慈悲明示諦誘
合眼而記本誓于時非夢非覺怳惚之間明
王告曰一持以後生生加護大誓不忘故有
斯背我今顯說本緣昔眞濟持我明兇亦如

汝今時以微動念誤墮鬼趣本修功力惱過
皇后我以本誓擁護彼靈故且[illegible]耳汝之慳
誠我不能已示汝秘方汝[illegible]密語彼靈
伱豈非眞濟之靈邪彼聞[illegible]必低頭耻慚爾
時以大威德明加之定[illegible]降伏汝但持我明
不能降何以故彼此同明故我亦大慈善巧
回彼邪心令入正道應感喜徹髓頭面禮足
次日返宮如教諭之旨降遣彼靈后疾即愈
延喜三年玄昭律師病厚尨僕射藤時平請

應於昭房一七日修不動法第六日毗盧遮那并不動尊現爐壇猛焰之上應與昭共見餘不見昭疾立愈初貞觀五年應等身長刻不動像六年創一宇安置號無動寺八年上表曰南嶽天台皆有救號先師圓仁願賜大師之謚時議曰最澄法師未有此稱師資之道自有次序何超其師獨褒弟子應重奏曰祖澄父仁如龍如象各赴西唐之域共傳東漸之燈弘法之功不易優劣然先仁者系嗣

也聖息若降於二謚祝慶併歸於兩宮依是謚傳教慈覺二大師之號本朝大師號始于此焉延喜十五年應啓明王曰願示來世所居夢中明王擎應坐須彌頂盤石之上普見十方淨土都率安養如掌中菴羅果明王曰隨意取生十八年十一月二日向西唱彌陀右脅而逝壽八十八其日大津浦民聞睿山南方有天樂各出宅望之慶雲彌布峯頂應性精勤苦行斷穀食弃鹽味落飛鳥止霪雨

行植大樹自相交纏暴漲流水還令逆流矜伽羅制多迦二使者常侍左右云

贊曰沙彌之求度也猶俗子之求冠禮矣只恐其後時焉亦人情之常耳應公遜度牒於同列蓋以色測人而用德於讓乎故得明師之褒賛承賢公之崇嚮豈徒然邪世曰應公薙染後不味油酒不服緜帛飯粥同時過中不食是以東西南北逐明王而坐隨怳惚杳冥如親師之口授麾斥邪魅擁護 王后其感應之跡灼灼而茂也矣至貴其父而霑及其祖者爲人之嗣者之所當扶樹也始本朝之大稱建釋門之偉矩其所彌縫豈小補哉昔行言禪師盛化於江南李國主嚮之署導師之號言以其師大法眼未有是名謙而不受李主乃謚法眼大智藏大導師賜言以玄覺導師嗚呼雖殊域異時君子之有爲也合而不違矣然而言猶受譽者焉應也無稱焉吾與應矣

釋行教武内大臣之裔也居大安寺貞觀元
年詣豊之宇佐八幡神祠一夏九旬晝讀諸
大乘經夜誦密呪泆歳已滿夢大神曰久受
法施不欲離師師廻王城我又隨行居王城
側當護皇祚耳教漸著山崎其夜又夢大神
曰師見我所居俄覺便起見東南男山鴿峯
上現大光遂晨至光處實靈區也教便録二
事表奏帝詔橘工部准宇佐祠規建新宮世
言教所見大神本身於是彌陀觀音勢至三

像現袈裟上因是殿内安三像
釋教圓勢州太守藤孝忠弟二子也寛和帝
遜位入道圓師事受業又遊諸師門得通貫
能誦唯識論一日誦自第一終于十時房側
松樹有異人作舞或問奚為舞對曰喜圓師
誦徹唯識論何樂如之故舞耳問者曰汝何
人對曰春日大神也言已不見長暦二年成
大僧都永承二年六月十日滅歳七十
釋義照南京之英也一檀信就藥師寺設八
講席多屈平城碩徳輪講照為講師衣冠年
少儀服甚鮮傾聽照講講已進禮照而[illegible]每
時不來照私恠輪番諸師自有次序一日照
謂檀主曰今日講主非吾有也然吾有[illegible]
居我唱導可乎檀信曰非供講莚[illegible]名徳
每逢講主深痛耻衷然師輩自請又弟子
之幸也俄報定講而代照人不知也照已昇
座少年冠人又來講已又禮照而出次日佗
講冠人不來照又越講冠人又在照先語徒

曰今日若冠人來潜趁歸蹤講後冠人又拜
歸其徒如教冠人入東山數里有深溪溪傍
有大穴水自穴出冠人入穴中徒反告事照
曰始我怪此冠人故屢踰講歴試神龍果有
通知吾講來聽耳自此世重照之講安和二
年正月三日卒年五十
賛曰神也何善赴感者也曷為赴正直也今
見八幡之隨於教春日之舞於圓謐我言之
實也照之格于蛟[illegible]者其亞乎

釋行巡爲勝尾寺第六座主貞觀中帝不豫求法驗諸名藍乃勅巡赴都巡不赴宣使金吾校尉藤佐道曰我聞率土之濱無不王臣師雖在方外豈不居王地乎願速起謝息巡便卓杖於地敷草座而坐曰我不坐王地金吾曰杖下豈非王土邪巡便坐騰空高丈餘凝然而往金吾驚異歸奏巡尚不下一日夜帝聞奏渇仰重敕曰雖不入宮願垂覆護巡獻法衣一領念珠一串宦使擎二物上京中途衣珠自飛入雲宮使奏此事然而衣珠先來在帝枕上帝聞慨異之間見枕上二物起立作禮帝病乃愈上大悦捨莊田永爲寺產初此寺名彌勒寺巡不應詔而承帝眷以足夫勝天子故敕改賜額勝尾寺山麓云尾後帝辟位幸勝尾寺而巡已歸寂徒弟稱光華云

賛曰感通者二事耳持誦之者或一尊或一明專精堅實能行靈異皆感也通者不然定熟而得不可率易堅精而致也巡公坐杖上騰空中而不下者一日夜豈所謂身如意乎若其報得者我不議也

釋觀賢姓秦氏讃州人爲聖寶上足延喜二十一年上夢弘法大師奏曰我衣弊朽願忝宸恩覺後敕擇法之徒尤者送紫衣一襲於野山賢中選入山啓定扉如隔雲霧不看儀容賢作禮曰少年修道苦行無瑕況奉遺法累歲月乎默許須臾其儀漸見猶如霧歛月彰賢頂禮瞻仰鬚髮甚長便剃落而換衣諸衆不能見時淳祐爲童侍賢問曰見乎對曰不見賢執祐手摸定軀祐纔觸膝乃覺暖柔其手甚香經歲薫不渇賢謂衆曰我猶見難矣況下我者哉後世學矯者不容易見恐致疑謗耳議重石固封焉賢開和州般若寺初延喜十九年任醍醐寺座主茲職自賢始延長三年爲僧正此歲六月十一日化

釋成典居仁和寺學密教一時魔魅伺之與論理趣般若魅鬼魘于階下萬壽三年朝廷

與其德賜封戶七十二長曆二年爲僧正長久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四仁海法師供弘法大師像有年誓曰竊聞大師入金剛定恐有分身不必孤坐願知其人一夕夢大師告曰僧正成典其人也海夢中問以何爲驗答曰彼左脚下有墨子海走與所見脚果有墨子海下地拜之典問之海告所由典色不動曰長和皇子出刹利種智行兼全是大師之後身汝其禮之長和皇子性信法師也

賛曰隱顯有道者聖賢之事也弘法顯諸賢藏諸祐二字之降殺而法之道也典之有墨子者爲信無乎

釋增命京兆人朝散大夫桑安萫之子也額有奇理齊衡二年登睿山師延最三年降敕八宗選苗秀之者于時山田春興才智博洽亦蘊風鑑之術承詔行諸寺見驅烏少學之者春興看命驚曰聖主降旨爲道擇人適得

此子實豫章之才也已而登試席姿音安暢文義渙放緇素稱之時年十四經二歲受戒於東大寺又反台嶺稟大戒仁和元年從圓珍座主得三部灌頂寬平三年夏坐西塔釋迦院北菴南峯側有大巖其形如蛇口舌皆備其勢似吞故老相傳學徒居此多夭亡者被此巖吞命對巖持念一七日其終之日午時震雷伐擊巖碎後亦無夭者延喜二年秋齋宮公主有病詔無動寺相應祈念十日無効更召命持誦公主疾愈十三年三月右僕射源光薨年六十八僕射昔年夢一人告曰汝以五十九爲命限須修延年法覺後請命修觀自在軌僕射夢有男子長五寸許以羽覆面語曰我能留欲逝之人我是施無畏者也汝知乎施無畏者者睿山座主增命也汝命已延六年因此僕射語人曰命公者觀音之應化也六年後僕射又令命修前法源公又夢比丘告曰汝壽復加三年至此源公薨

皆如其夢十五年秋天下疱瘡上又患之詔
命入宮宣曰頭痛身熱殆不可忍也命合眼
持念聖躬安泰延長元年菅靈奮激宮城擾
動春三月太子俄薨上大恐詔命陪宮中凡
百餘日侍臣多夢神兵列宮闈三年上患瘧
救命加持上疾即愈時堪祟法師亦在宮白
日見鬼下殿去初延[illegible]二年長公主迎命於
六条院出家受戒又[illegible]頂五年四月寬平
上皇幸[illegible]山受[illegible]命十一月於擁持院
受蘇悉地法十年九月幸千光院受阿闍梨
位上皇手以唐衲袈裟香爐數珠并御衣授
之初延喜六年為座主延長元年為僧正管
法務台徒法務命為始延長五年十二月十
一日滅年八十五命受戒後未曾臥客來不
別尊卑皆送迎之有宿疾者食命鉢裡飯莫
不愈智證之追諡命之遺奏也十二月敕諡
靜觀

贊曰予早逆遊從事於丗墳以故暫之國史
矣偶因修僧史少見
皇家之治迹焉而李唐之代懿趙宋之眞仁
之所不逮也至
仁壽聖皇老名大夫鑒選吾徒之稚雛者永
平以來未聞是等盛擧焉蓋
帝者之於佛乘也機餘之介事耳其見微細
者如彼況大者乎嗚呼梵學猶若彼況國學
乎國學者藝術也況廟堂乎其於吾門也雖
道猶若彼況耆德乎耆德者福田也況龍象
乎又想
朝廷也下大夫之才識猶若彼況公卿乎公
卿者股肱也況
元首乎命公屈
元龍膝捧付衣珠露瘧鬼身驅逐殿闈不負
大夫之品藻不虛
皇王之寵賜者與

釋龕意姓丹生氏平安城人其先應神天皇
之流也甫六七歲好讀書不甞肉葷不害羽

鮮隣僧恩其梵種授大悲神呪意能持誦城之北山有度賀尾寺意於彼道場日夜誦呪不歸家者三年元慶三年上台山習學有聲十七落髮二十一禮座主圓珍受戒一紀之間究台教又稟兩部密法千增全蘊悉地于玄照凡三部諸尊秘軌各各殊語無多少皆誦一萬反以故皆能通習亦為成就先行修法各一千座如是修練屢得奇夢觀音文殊金剛薩埵不動明王各加慰誘延長三年旻

旱宣於延暦寺修祈雨法意率六僧修佛頂尊勝法四日雨降舉朝嘉歎尊勝秘法鬻於朝自意始四年五月皇后産難救修不動法天使飛元方宣曰若母子難全獨救護后意奏曰能生所生皆悉安穩明王本誓何疑乎明旦皇子平誕七年春三月京畿多疫詔曰傳聞密教中有除疫法早勤修供速攘災癘意伴二十沙門於豐樂院七日修不動法時癘消熄敕賜度者三十人八年六月戸部尚

書藤清貫尚書右中丞平希世二人於清涼殿逢雷震死皇帝惶怖玉體不豫乃移常寧殿召意宿禁中持念初意在睿山一日菅丞相化來語曰我已得梵釋許與欲償夙願師道力勿拒我也意曰然然率土者皆王民也我若承皇詔何所辟乎菅作色適薦柘榴菅吐哺而起化作焔坊戸煙騰意結瀉水印擬之其火即滅燒痕尚在焉已而雷雨淚旬鴨河大漲人馬不通於是平詔意赴宮意車

到河瀆激浪止流水不濕輪意入宮持聖番夢不動明王炎餤熾然厲聲誦呪加持聖躬夢覺餘音在耳即意之誦聲也帝謂左右曰意者聖者也承平四年春弘徽殿庭柿樹烏成巢詔意持念烏日日移巢七日盡去天慶二年旻旱七月於延命院敕修尊勝法雨澤沛然賜度者二十二人初延長四年五月任延暦寺座主天慶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沐浴淨髮語弟子恒照曰我日者欲生極樂今改

昇堀率闍毗之後不可厚葬只於墳所造一
石柱爲標令來見者結覩史之因又我弟子
七七之忌不得追修各於自房益勤修學若
有思我砥勵所業是報恩也二十四日無疾
而逝年七十五瞑目之後烏百餘集房悲鳴
見人不避移時飛去蓋生平分食施烏以木
叩板群烏飛來及此感慕如是
賛曰出之學佛者以忌薦託諸子其尤若纔
黏痾茵課持誦乞延命豈麈表之舉止邪意
公以追薦換勤業而爲囑昔漢文避祝千歲
不續今見於意何其達哉

釋泰舜姓藤氏京兆人稟蓮舟闍梨密法天
慶三年平將門叛詔舜修大元師供舜行斂
輪法彼軌有六印當結其印壇上獨鈷杵忽
半折而去將門此日伏誅其折杵至今門學
傳付天暦三年十二月三日滅年七十四

釋明達姓土師氏攝州住吉縣人十二歲隨
藥師寺勝雲出家初名眞仁寛平元年十月
二日栖原寺勢春夢嚴尊一翁告曰住吉眞
仁再來人也昔生此國以選入唐稟儒學唐
帝愛其才賜姓韓名衛仕至諫宮仍不歸而
死報緣未盡又生此方今出家必爲明師化
緣畢亦生彼土我是坂本之翁也（松尾明神）十五
就大王寺昇仙受摩訶止觀又上叡山謁尊
意得顯密之奥旨天慶三年正月於美州山
南神宮寺修四天王法降平賊將門二月十
三日于時赤雲自東來入爐壇須臾氣滿
場十四日將門伏誅十一月於住吉神宮院
降藤純友修毗沙門法明年五月伏誅天暦
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滅年七十九
賛曰昔天寶安西之寇大廣智一呪而五國
皆潰我天慶之逆非安西之比矣二子可謂
善繼祖業焉加之流鏑之聲鳴而去金剛之
像隱而出此方何其多乎

釋淨藏洛城人諫議大夫殿中監善淸行之
第八子也母弘仁帝孫女夢天人入卧内因

而娠寬平二年生聰敏無雙四歲讀千字文聞一知二七歲求出家殿中戲曰汝欲墮三寶數當作一靈應不然不可失先業也見曰嚴命豈可止諸時春初庭梅成發見出戶外召神人令折一枝來而以獻殿中感怪而不言以故不能拘也見因而詣諸勝地事修練或棲稲荷山令神童執花水或渡熊野河遇洪水得異舟歲十二自松尾神祠還寬平上皇幸西郊中路見藏喜而爲弟子敕上睿山

登壇受戒宣玄昭法師稟密教又從六慧法師學悉曇章慧旨宗叡之上足也藏元通綠竹故於悉曇深究淵奧藏夏橫川如法堂一夕旋庭俄有異人自西方來藏問誰答曰我是賀茂明神也昔慈覺大師令京畿二百餘神番護此經今日我之負也庭下有穢我欲責之而師之所爲也我不能如何便召神人穿去其地方五尺餘延喜九年左僕射藤時平受菅靈之誅沉病彌留請藏持念白晝二

龍青色從僕射左右耳出頭謂善諫議曰我告天帝報讒怨而貴子藏公法力抑我乞加嚴誡諫議令藏潛去纔出門僕射即薨沙門長秀從波斯國猛風迅漂來秀有胸病醫治不効白增命僧正索法救命曰我國靈感之者十人淨藏第三也遣之藏誦藥師咒百八遍秀疾立愈秀感伏曰我國隣印度未有如是異人今見此師豈有一二乎天慶三年正月敕於橫川修大威德法降逆賊平將門于

時將門帶弓矢立燈盞上伴僧皆見須臾流鏑聲指東而去朝庭又修仁王會厭逆寇藏爲待賢門講師其日輦下俄傳平賊入都朝野擾動藏奏曰不是其身只頭而已果驛傳賊首至京師天曆中藏寓八坂寺時搢紳多集見塔曰塔之傾斜也其方有凶今是塔傾向王城爲之若何藏曰我又思之早可修治群公以爲捨財也其夜藏坐露地向塔持念已還房弟子仁瑞偶出庭微風自西北來塔

婆少搖寶鐸作聲朝見之塔婆端直都人走睬隨喜嘆嗟藏在此寺時中夜賊數十人來藏厲聲叱之群盜支體不動猶枯木蓋咒縛也天明藏解縛群賊作禮而去南院皇子令久修除病法過三日皇子薨哀訴于藏藏以火界咒加之皇子蘇息正服而禮藏藏出語又曰皇子命盡矣我只咒力令暫蘇耳四日遂薨醍醐公主有腰疾起居不便召藏持誦藏日中出壇呼曰公主病愈侍女驚見公主

起行或親袈裟藏拔之口出火燒之肉衣不焦或問所由血穢婦人之剪裁也天德中神人告終藏誦金剛般若經祈延命俄患風數日而痊蓋轉業輕受也應和三年八月空也法師於六波羅密寺慶讚金字大般若經多會名德時乞丐者數焉其中有比丘形者藏見之大驚延之上座是人不辭又不言藏以一盂飯與之飯可四斗食之皆盡藏又薦飯又盡之衆人怪比丘多食悉見之飡已藏揖

而送之去後所與之飯如元不散或問之藏曰文殊師利之應化也一會歎伏康保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化雲居寺壽七十四藏博物顯密悉曇天文易筮醫卜絃歌文章伎藝莫不貫攝而皆拔萃昌泰帝修佛名會敕藏為梵唄沙門平寔潛朝之會已上詔侍中藤公忠宣寔曰藏之音韻非凡調汝等學之應後會寔愧恐承平太上皇有病藏筮曰上皇疾易差而明年宮中有栢梁之災果如言嘗

曰我一生間受三哥拜寬平上皇始者四海日域之主後者三密月輪之尊又我本師也昔東衣妃受狂病醫巫拱手奉敕入宮護法神先我降縛妃疾即愈我尋而入上皇起而拜我一也故殿中監者朝廷才臣儒林望士亦我嚴父也我詣熊野殿中薨背中途聞訃而馳歸已經五日待我未窆我動冥衆加持蘇息殿中著位袍而拜我後七日而永逝二也玄昭法師者顯密偉德朝野碩望也藏問

闍梨也於亭子院修法具濟之靈爲鵲來現耶投爐壇燒之因而結怨化異小僧自空降來耶見之心身惱逼我加持之降伏彼靈耶披法服而拜我三也此三拜於我已邁餘何言乎

賛曰薰練而致感通是曰修得焉戢見稚之時令神人折梅杖恐是報得乎故塔織婦之裁製知文殊之應現皆報得先識之見者也其稱三拜者豈居敬而行簡乎加之藝術精

粹學業彌滿也只取于靈應者吾爲戢藏之

釋修入睿山明詮之徒也有神異初台徒每歲七月望精修之者會法幢院角異天曆六年法歲將滿其夜又角于院台衆令入配淨藏已而入藏出二人有聲萬衆拭目藏呪縛石其石自上下死轉猶伎見弄毬一會生希有想入叱曰此物甚聞盍恬靜乎語已縛石不動二人持念益切於是乎縛石中分爲兩片自躍到二人前合場嗟嘆曰像季之時豈有此等事乎

釋圓賀共陽生座主謁藤相國相國曰承聞佛家有角異事俗子若見必增淨信二師乞不惜神用二人不得已便各以所持三股金剛杵置棊局上持念須臾二杵自起以鈷爲脚相趯如闘雞已而生杵趯賀杵墜局下生杵欲登賀杵上賀杵拒避生杵馳逐盤旋局下數匝相府合家欽嘆不已二人自起各執杵子

釋公伊都宥伊房之子也投園城寺賴豪學顯密教一日修北斗法於宮中此時伊披酒酔甚及入宮酩酊不醒嘔吐殿上王臣皆嫌其不軌然業已應請不卒眩也其夜帝夢衣冠之人數輩剃北斗壇宮瓦帝驚令人問冠人曰今夜伊公供北斗北斗當降壇先令我等闘路耳帝覺後敬伊檀信請伊供毗那夜迦天伊諾焉而不修也數日後檀越來曰因師之修供某事已濟矣故來謝耳對曰我又

精修王時場壇中有細微之音曰我無供爲檀返伊入檀取天像拋溪谷曰汝辱我我又辱汝而伊無恙長承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滅

賛曰傀儡者愚童之所樂而非丈人之所駭也角異者其我法之傀儡乎然呈安居之効啓公相之信不爲不益矣善戲劇兮不爲謔我法有之矣伊公之不羈者繩墨之軼宕乎

釋濟源學三論于藥師寺延義兼修念佛三昧康保元年四月五日以米五石捨藥師寺

看讀經文謂徒曰天慶七年我被旨主藥師寺務者六年其間我用常住者五石而已今日當終故償之耳既而異香奇樂響天滿室須臾而滅

釋陽生姓伊豆氏豆州北条人少年登睿山勤講習而性多病不耐苦學以是爲恨一昔行告曰勿苦勵也常飡軟飯糜粥保養性命悠久修習又自覓首一山生聞行者言少弛習學事誦法華知命時移居竹林寺益事清修會朝命任天台座主生便詣山王神祠愬訴曰我精勤修練亦無他矣安養之生菩提之果我深志也又冀神之冥助耳何例常輩而置我於座主位乎聞者讃美乎居燕雀就手而啄猪鹿多馴從豫告死期吉祥而終年八十七正暦四年也

釋增賀平安城人諫議大夫橘恒平之子也誕質後數月父母赴東州於馬上搆轝座令乳母坐抱兒一朝早發乳母抱兒坐馬上餘

睡未寤放兒落馬過數里而覺不見兒乳母悲泣父母聞之舉聲哭曰若于馬牛定踏殺我兒乎雖遺骸吾尚欲見馳歸見所狹路中泥土上兒含笑仰臥泥水不汗又無少疵父母急收嘆希有焉其夜母夢卿泥土上有寶床敷天衣兒臥其上四天童立四隅合掌曰佛口所生子我等加衛護覺後益珍育四歲時初向父母曰願上睿山學一乘作是語已又無餘詞父母驚曰嬰孩何作是言恐是鬼

神託言與母又夢一時抱兒在懷忽長大成壯年比丘手持經卷傍有人曰莫怪驚宿因當作僧十歲父母以初語及夢事送睿山與慈慧性聰頴操履衆學綜顯密尤邃止觀而惡利名絕交謁安和上皇敕爲供奉伴狂垢汗而逃去太皇大后敬事爲師而延宮中便於乘女中出麁語又罷去慈慧任僧正入宮賀謝翼從甚盛賀帶乾魚爲劒乘瘦牸牛交先驅之列諸徒叱而去之賀厲聲曰僧正之前驅去我誰乎聽者笑而伏天曆二年八月夢至一所山川明媚阿練若僧徒在焉西南隅有坦地見一老翁首戴青冠身被赤衣尨手持經右手携杖天童神女左右圍繞賀問誰乎對曰毗耶離城居士也住此千餘歲止此地者多得佛智汝盍居乎覺後不知何許應和三年如覺法師勸上談峯山川風物宛如昔夢因是居焉四序各修三七日懺夢南嶽天台諸祖師摩頂曰善哉佛子能勤修行釋迦普賢加護攝受常有異人晤語言涉朝野以故雖山中諳悉京畿之事州人多來訪問賀能應不外長保五年六月九日集徒曰西方佳期今其不遠即設講筵談論深旨又令弟子念佛自入靜室坐繩牀誦法華結金剛印而滅年八十七臨終語徒曰吾没不須開毗只要瘞埋過三年開壙見之弟子依願命作大桶輿殯寺後後三年十一月春秀等啓壙全身不壞趺坐儼如也但衣已朽弊秀等禮拜讃嘆

贊曰釋侶何急乎清修而已利源一闢靡處不至焉故吾黨貴寡欲矣源公僨五石之費生師患一山之長賀老郤供奉之列三子者吾門清介之士也今反之求而不耻用而不慶痛哉且夫延曆園城之郤自座主位始坐也同時彼三千之徒何不視一生公乎哉

釋寬空姓文室氏内州人事神日爲弟子又稟寬平上皇密灌兼得圓堂院事天曆帝敕

修祈雨法過期不雨君臣潛笑空乃著法服捧香爐入宮庭立焚香誦咒密觀須臾于時陰雲忽起大雨暴降然宮城而已不到佗所時人奇之康保元年爲僧正天祿二年二月六日化年八十九

釋範俊事東寺成尊與義範齊名尊病革延久帝遣中使問病且宣曰俊與範孰愈尊奏曰二子無優劣啻三問尊答如初中使復命帝曰尊之言爾然有恩儀乎中使曰臣臨尊室諸徒看養範俊在枕頭義範在脚後臣宣詔旨尊答了擧首見範俊而已無餘事帝以爲尊意在于俊也永保二年四月至七月不雨十六日詔俊於神泉池修請雨經法義範長於俊也不承詔因茲懷怨忿便入醍醐山修寶棲閣法礙俊之供王城之上黒雲油然彌覆城中皆謂必雨時醍醐山頂暴風俄起吹散雲氣修中二七日風雲數度城中童謠曰範俊雲又馳義範風復吹過二七不雨俊耻潛逃那智山屬王畿之恠孽帝愁之一夕夢或告曰竹人攘災覺後問群臣無委者江都督匡房奏曰範俊也帝曰何也都督曰範俊從竹人帝感語詔俊反都爲僧正

釋信覺有密學永保二年旱勅俊無應乃勅覺法雩覺於東寺修孔雀明王法又期二七第十之日甘雨連日上大悦聽輦車

釋勝覺左僕射源俊房子也禮醍醐寺定賢受秘教與旨又就範俊義範二師益究源底道福興衍門學如市天永三年六月旱勅於神泉苑修請雨法過三日大雨降注帝宣尚書右丞藤顯隆加褒賞僕射大喜延覺於府第設宴于時府裏少兒善歌舞僕射令兒唱兒乃歌曰阿耨池水通神泉嵩摩尼峯風吹一味雨其音雅婉僕射曰善乎歌乎應時協節誰敎汝哉對曰曉更夢老翁告曰今日府中有客宴予必呈倡伎以此詩爲曲苦口付授故我歌之合家感怪摩尼峯高野峯名也

永久四年夏旱又敕覺乘雩於神泉期以七日第四日小蛇出池又爐壇下此日陰雲垂布明旦甘雨普洽率土忭躍大治四年三月染微疾二十八日孔雀一雙周匝座傍余人多不見見者或髣髴而彩羽不鮮四月一日光雲覆房覺便逝

賛曰旱潦者邦家之大事也我方外之民又賀於贔屓矣天長之間海敏之二師自發軫於神泉此地宜於此焉然海碍於敏而羸矣俊礙於軏而輸矣二子之差降可見焉後時竹人之夢俊或有加乎空公施于難用力者多矣二覺之兩無礙而然然授歌之見又一奇也

元亨釋書巻第十

元亨釋書卷第十一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感進四之三

釋理滿，内州人。師事吉野日藏。有節操。往醫家服陰委藥，自此於色境永絶想。專誦法華，靈瑞甚多，隱而不語。滿在一檀信家讀經數歲。一日宅主從戸隙見滿讀經一軸了，置几上，又取一軸而讀。先軸自踊，高尺餘，自卷至標紙而居几。次餘軸皆然。宅主生希有心，見了，并出，合掌曰：甚希經卷踊上自卷，非師之靈感焉。至此，乎滿誡主曰：是幻化耳，不可語佗。若屬流布，我與子絶。主守約，不言。滿没後，始傳。滿好利濟，於渡口設一小舟，自棹度人。或入病宅施藥物，不視親疏，不望報謝。嘗曰：吾若因經王力當生安養，願二月十五同世尊之滅度。暮年有小疾，果佛涅盤日，誦寶塔品至是名持戒行頭陀者，即爲疾得無上

佛道句而寂
釋睿桓居台嶺學敎觀兼持法華嘗作思惟
初發若僻萬行徒施當發圓敎大心修實相
妙行誘引六道衆生悟入一實知見我見近
來行人或營外相苦行不作内心觀念或施
依報資財無正報信慧徒感人天果報無階
三乘位次是以率身戒律午後厨不起煙科
義定心相應誦經幾涉散念雜誦捨數如是
精誦一萬餘部釋迦放光照室普賢摩頂慰
誘如是奇瑞多蔵不語鳥獸掌中受食鬼神
隨侍供給臨終手執香爐誦法華端坐而逝
賛曰凡持誦者逢一勝相身心欣悦不自持
矜語衆人衒異誇奇備公戒檀信以絶交之
語豈其萬頃之量陂乎桓師科義相應捨散
取定又爲宜也其不語瑞相似同矣二子者
持誦之準規乎
釋眞興興福寺仲算之徒也精因明世曰成
唯識觀嘗昇兜率天覲慈氏藤丞相敎通聞
之常欽慕與於所居道場現覩史宮令丞相
瞻禮興之所居曰子嶋一日出歸子嶋鬼魅
百餘輩伺路行列似侵忤興問僕曰汝等何
所見乎對曰無覓興入唯識觀群魅皆仆仆
後僕人得見長保五年爲維摩講師相國藤
道長尤加優禮敕起最勝會講已懷出草屩
自著不歸南京棲子嶋後人貴之不字呼子
嶋先德
釋慶圓姓藤氏播州大守尹文之子也登睿
山師事三昧慶粹于密敎一時修北斗法
設供物於壇上團欒而繞之至召請印明七
星降壇各著圓供之列蓋本軌者方壇也圓
壇始于圓也長和二年爲僧正其冬轉大又
領座主寛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卒歳七十
五
賛曰大哉吾佛之設化也或密或顯其則不
遠濁世五濁之下土空居遊空之上界漫役
畛畦矣自佗視率陀方圓換曼荼二子者善

執柯乎

釋餘慶筑州早良人也遊一山谷遥聞鐘聲尋至其所禪房幽邃一比丘讀法華年三十許慶相羊庭隅比丘停經揖慶上堂驊話慶問曰年幾乎對曰一百余慶勸其終比丘乃誦至安樂行品天諸童子以為給使之句二童忽降一人持供一人把蓋比丘分供為二一分自喫一分與慶慶嘗之其味甚美非人間有也已而告辭比丘曰此地常人不至今日欵語為幸甚慶曰失路多幸到於聖境欲傳此事以何為驗經傍曲几願見頒焉比丘有悋色忽十童見出護几慶元歸不動尋持念須臾忽大聖明王現形奪之十童拒之其几中分為二一半在比丘處一半至慶前慶携而歸慶謁藤太師忽空也法師入來也臂不伸慶問所以患對曰我稚孩時父母相娼母恚捉我投地自爾左臂不順父聞蘊法驗乞見惠乎慶諾於是乎相家子弟犇集見之慶瞑目持誦乃執也臂引之爆然聲出屈伸如右也作禮三拜太師以下莫不嘆伏時人曰彌陀之病明王之醫天元二年補園城長吏四年任法性寺座主慈覺之徒許朝宣爭語在黜争志永祚之始為延曆寺座主正曆二年閏二月十八日化年七十三諡智辯慶有四神足勸修勝算慶祚穆算也

釋睿實專持法華嘗居愛太子山大雪不齎數日無餐取竈土食之其味甘美一夕誦經白象來現口吐光照草庵晩往鎮西營世務蠶桑耕穫人不測之或啜酒肉或擐弓矢一朝向燒魚誦經魚則蘇息赴水放之游泳而去又負弓矢而出傍人見之蓮花數莖怪近熟看弓矢也肥州刺史謗實掠家財實不拒後日妻有病而狂醫巫不効家人曰實師誦經必有威應願屈之守嗔曰彼比丘破戒在家豈得感驗乎左右薦乞守曰汝等自呼我不敢也家人來請實曰我不知佛法何延我

邪家人志堅實不得已而來病婦隔屛而臥實誦法華末終一軸神人投婦於屛外實前鞭撻數十見者寒心神人隱去婦起坐身心輕安刺史項禮悔謝返所奪財實不受實有慈行寒冬脫衣與凍者自無服乃啓大籍充木葉蹲其中持誦如常或途中有沉痾者屎尿塗漫臭穢難近行人閉目掩鼻而過實看養而誦經病人多愈爲天祿帯有狂病救實持念與官使同車入官路傍有痼疾之人悶絕宛轉實下車看候宮使責曰已奉詔旨何滯此乎實曰我尊卑平等隨緣救濟又萬乘之主有恙何山何寺名師碩德不應詔邪無告病人非我難看不忍過也遂止其所不赴官

釋定照姓藤氏京師人學法相仁斆受密灌覺空自少年無色犯嘗曰少時一指觸女身我此形骸一指爲除餘無不清淨即以指爲燭供養三寶發露懺悔照住山階寺一乘院有橘樹自然枯瘁寺衆欲斬去照誦大佛頂呪加之其日生萠芽過數日枝葉滋茂漸生花菓倍前時其橘樹今猶在焉常誦法華適從南京赴上都到淀河暴風俄來波濤怒鼓舟人曰舡當漂覆照不恐時天童十人自河中出手捧照舟不從水波漸著岸上十童即沒河兩岸見者嘆未曾有照曰十童者十羅剎女也又供不動尊尊屢現形語話照職道福東寺興福之長務皆所歷任也永觀元年三月二十一日臨寂誦藥王品至於此命終即往安樂世界乃至眼根見七百萬二千億那由佗恒河沙等諸佛如來句三誦已語門人曰我屍莫燒縱爲枯骨猶誦法華饒益一切語畢結定印端坐而滅門人隨遺命其墓果有誦經聲又聞振鈴云

釋性空平安城人大中大夫橘善根之子也母源氏諸兄皆産難乃孕空時母欲食毒藥壞胎而及誕殆不覺出胎之時拳右手而不開

父母強啓之有一枚針生三日忽失所在父母愁求在庭花叢中安坐從幼至老面有微笑姿絶不奄言十歳持妙法華年三十六出家尋人跡不至鳥音不聞之深山乃往日州霧嶋結廬而居或隔數日而食或不食而歷旬或夢中受美膳覺後肚裏能飽余味在口或從經卷内忽爾精白粳迸散或煖餅出其味非常比或夢人送餐覺必有餽是以雖苦行絶食身體肥滑光彩過人或寒夜弊衣皮膚如氷忍寒誦經忽從菴上垂縁覆身居四歳移住筑前州背振山一日誦法華見童數人年可十五六來左右同誦容皃奇麗音韵清雅空在書寫一夕夢金剛薩埵授兩部密教覺能記持適睿嶽萬二人來山空説夢事萬公聞已流涙曰兩界印明不違一事但有一印異予之軌然夢授甚詳恐軌之誤乎先是空未聞密法人傳爲異增賀法師在多武峯求上紙空送之賀歎曰空公者其淨六根

與神童二人一日乙一曰若侍左右凡有使令先意能辨乙童擧同役而弊空呵驅去童雖悲泣悔謝遂不許初永延二年化人來告曰播州有山曰書寫是鷲嶺之一峰也居此者發菩提心得六根淨空至彼山結菴西洞茅薦爲席紙楮爲衣山禽野獸無機自馴漸創精藍號圓教寺空於山中毎歳三九月轉妙經爲州民之福偶因事二年闕典春三月空如廁長尾靈禽居傍樹鳴曰春秋讀欠二年會讀誦還勤一乘經空書鳥吟告衆復會天禄上皇使華入山堅卧不起長保四年寛和上皇入山幸廬敎延源闍梨圖空像并記行業下彩筆時山動地震上皇大驚扈從皆畏空曰勿恐也皃賢道故有地動像成亦當震書畢山川大震上皇下地禮空寛弘四年三月十三日誦法華而寂年八十空身無幾風胸間雕彌陀像能知他心所止之處緇白成市施利如雲見形聞聲之輩皆作遺佛想

檀信送食使者或觸之能知而不食或善人來謁預設牀坐不善人至先逃山鑿異迹甚多不遑備載

釋平忍者叡嶽之徒也性潔白不染俗瓦器爲鉢麻衣外無餘服專持法華無佗業年八十餘一日白意曰今日往兜率内院故來告辭言已起去意謂弟子信賢曰忍之言可怪恐有病乎送藥石試之使者復命曰忍已逝慈公嘆異臨終告門人曰大虛之中有妓樂汝等聞否兜率天迎我也言已氣絶天慶元年也

釋蓮防叡山慈念之門人也性素潔清苦勤勵有密學持法華修法靈感人被勝利結夏於江文山張大笠爲場拂平石爲床晝夜不卧數日不食或只菜蔬又去鹽味專誦法華修懺悔夢普賢乘白象對立毗沙門天善言慰諭役時手把經卷而逝

釋寂源左僕射雅信之子也俗名時信以門業早上羽林俄厭世相從他上皇屢學顯密之教長和二年入太原山創勝林院六時行道一日毗沙門天執蓋隨後其天降之室今猶存臨終之時紫雲垂布床上云

賛曰慶實照空者可謂神異無方矣然實之下車也照之然指也誰敢嬰其慈進之鋒哉源防之感天神忍師之昇内宮皆機軸同矣

釋勝算姓滋野氏洛城人十四出家學台教一日宮中與攝川源信對論算屢滯辭返會山白其師曰願拾顯入密師諾之修練精苦早得靈驗永延帝不豫膳職已廢時窮冬帝求梅子天下競索而不得算居修學院庭有梅樹夜向樹持念翌旦告人曰汝看庭梅有實乎使者到梅邊適大雪覆埋枝條皆没歸報事算曰拂雪見之使者如教果一枝纍然宛如初隻折枝獻宮君臣嘆嗟帝嘗一兩顆病立差皇后上東門院狂疾召算加持神人於寢上梁間縛靈蜒叫呼聲震宮中后乃愈公主

娟子長暦帝女下嫁源僕射俊房有狂病徽服詣房乞加護中夜呼曰救我救我有龍加斂我頂童又以繩縛我侍女驚懼翌晨狂息藤相國道長長子頼通病狂相國令如修學院求法救中途氣絶猶舁入院相國尋駕來哀懇甚切箕以自膝爲屍枕持誦須臾忽蘇息相國大悦起禮三拜源信之妹安養尼在病頓殂信舉屍乞法救箕持念護身尼便蘇信不在感喜三起拜箕箕笑曰昔年宮論之恨今已消矣信又笑謝播州刺史佐公行徽時從箕遊一日語曰我得一牧足矣恨無由也箕曰待之不晩耳不幾得播依是佐氏建修學院報焉永延帝上爲官寺正暦三年補園城寺長吏寛弘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滅年七十三病中賜號智觀

贊曰學者之稟業也愼所擇耳不然勞而功寡矣智觀可謂好擇矣若不擇豈屈佐公之慝邪將又以憤激乎昧者遭加已若懷毒害焉不即屈焉觀也因一距擇而激後學之式也予遊修學院一麗眉指庭樹曰是靈梅也予附而見苔痕封晷從根至枝時冬仲無葉不辨何樹剔苔爪枝始知焉其地睿山西麓冱陰甚諸樹又封苔會徽雪霏霏點綴枝柯因而憶埋條之事眷眷繞樹如對箕師人去而境留境亦人也況梅之靈乎

釋行圓姓源氏通議大夫國擧之子也初圓巳冠爲進士名國輔隨父赴州有嬖妾留在都下國輔繫戀央央一日潛歸問安或曰近聞其人病無看養不知已終不國輔尋求往野其屍脹爛不可見也國輔不還家即入園城寺剃落遊智靜心譽之二門以故精修學修如意輪觀自在供大悲尊現身放光嘗與山王明神清談明神曰我名山王公委之乎表三諦即一也山字竪三畫者空假中也横一畫是即一也王字横三畫者三諦也竪一畫又一也二字三畫而有一貫之象故我立

為孺也一心三觀一念三千亦復如是是以我護持台教鎭護國家我身外無名名外無身即身而名即名而身名外無法法外無名即名而法即法而名身與名法無二無三是名一乘我名義也

釋良忍尾州冨田人也登叡山聞台教於良賀稟密灌于永意承德之始隱棲大原山創來迎院奠基趾作結界法鬼魅相語曰師之法力雖驅逐我等法末之時我等當又歸止時忍親聞焉待賢皇后宮人有問道於忍者常常來院一日未通謁先態殿陛自思言我是婦人屢入精藍惡少之者恐貽疑謗不利吾師我雖慕道切不亦來矣忍在殿内開扉告曰姉之先思又無妨只願固志於此不亦美乎宮人自茲思忍之不凡就而薙染法名法性忍修八字文殊法庭上大石變爲師子廻旋哮吼一日異人來謁言曰師嘗融通念佛乎忍曰何謂對曰廻我所唱融會衆人

衆人之唱又通于我是融通念佛也其功踰獨稱不可勝計何以故衆生無邊故師願以此事勸誘四海我又廣倡天神地祇耳忍曰公誰乎對曰鞍馬寺毗沙門天也語已不見忍自此常唱融通念佛又作疏博勸四衆天仁（四代鳥羽己丑）二年來迎院成忍於此地唱顯密又闢聲明梵唄天承二年二月一日亡年六十一忍建一宇度大藏經律論名曰如來藏所持彌陀經時時放光其徒收之置藏中

賛曰妙于萬物陰陽不測是世書之所謂神也吾教受佛救護我法然未聞演出眞理之如山王天王之精微矣此方多言有應化之神恐其然乎又是二子精修之感發也或曰融通之說有據乎余曰般若有隨喜一品龍勝菩薩剖析於智度中化人之言相似同矣

釋寂禪姓菅野氏平安城人筑州刺史文信之子也仕官至工部員外郎而不樂冠簪存气薙染父不聽長和四年年三十上台嶺禮

座主慶圓受戒從慶祚阿闍梨受三部密法後居近州蒲生郡石塔寺阿育王八萬四千舍利塔之一區也治暦三年八月初患風痺至望愈其後日日沐浴二十日命門弟子曰明日浴湯辨于鷄鳴弟子從之便澡浴了跏趺繩床念佛而坐黎明異香盈室弟子窺之如寢而逝荼毗四遠薫郁舊庵及闍維地三日薫不滅

釋行空世稱一宿上人所居不經兩夜以故五畿七道無不行遍隨身之資具三衣猶不全況其餘乎只法華一部而已晝讀六部夜亦爾行旅之間或迷路天童示之渴乏時天女與水若病苦天藥自至鉢供甘露現前年九十歿鎮西臨終天衣自纏身蓮華承雙足普賢文殊降現摩頂云生平所誦三十餘萬部

釋遵長長延法師之最友也天性精勤持妙經非沐浴不解帶晝夜不臥床無枕金峯熊野志賀長谷凡日域之中所有名區無不跡各寓其地誦經千部長暦壬辰疾一月終千部臨終時手把不時蓮華一莖鮮白薫烈傍人問此花從何得答曰是則妙法蓮華也言已而寂手中蓮華忽然不見

釋以圓博士江以言之子也居楞嚴院學顯密得敏悟之譽少壯之年有小病病中一七日暗記法華天喜中數月臥病興福寺圓緣與圓厚時緣在法成寺夢圓披袈裟來前緣問比來沈病已愈乎圓曰今往安養舊好不忘來辭耳語已西飛去翌旦緣遣使慰問門人曰此曉已寂緣不任悲感

釋教眞居延暦寺業義學兼修念佛三昧臨終夜蓮華降其室繽紛散亂見者八人餘不能看荼毗之地異香不竭者七日

釋經源洛京人也居興福寺學相宗移住小田原練若修密法暮年染微疾一日語門弟子曰三日後我當往即索沐浴次日又浴至

三日披自製紙服蓋頭頂裁爲歸終衣也向
彌陀像端坐念佛而逝經三日合掌手不傾
容貌如生而口右角津液出弟子以布拭之
其香薰烈沉檀不可比肩與至荼毗所其體
不傾已而闍維時西方喧聲念佛其響如三
十許人徒衆聞之見近地無一人其香浪薰
布今尚在舊房年八十四永久年中也
釋慶日平安城人居睿山勤講學涉顯密内
外之典晩出本山住攝州菟原郡誦法華修

密供方丈草庵之外無別館經論花器之外
無餘具持齋不缺亦不食油酒或雨夜出行
前有持炬人後有擎笠者遠人望之走近見
之無炬笠而日獨行遠避炬笠如先或搢紳
車馬之客到菴駢闐村人近見又無人馬遠
聞喧雜之聲如故溘然之時無病誦法華結
定印而逝忽有百千人音悲歎嗚咽村民往
菴所而見雖聞哭聲不見其形時人皆曰炬
笠搢紳及哭泣之人皆是天神諸聖之冥感

也
釋覺勝作州人也居越州坂南阿彌陀院修
密教兼明戒律嬰病七日六時修彌陀法未
嘗缺謂弟子曰我去後茶毗時聖僧群集應
知我生極樂也語已入壇場修供久不出弟
子怪伺之端坐入滅闍維日果客僧七十餘
負不知來處群集會喪衆人歎異勝之言不
徒矣
釋佛蓮居安祥寺後移越後之古志郡國上

山三時休浴誦法華供使者備三湯而逃去
一時二童來曰我等二人能任使令自稱一
名黒齒一名華齒強力勇健負薪汲水三時
湯未嘗缺又拾果設食供給尤勤以故蓮不
知世務離諸緣一心誦經終時安祥而逝二
童過七七日而去
釋維範京兆人涉顯密晩入高野山居南院
嘉保三年二月三日沐浴淨衣結定印唱彌
陀而寂年八十六遺命曰我死不須荼毗待

小祥啓棺見之門人如命殯小廟室至期諸徒開棺支體儼然爪髮俱長初有信明亦居高野常閉菴門專修禪觀絶入寂日室中有聲曰南院範公取滅度明遣人問之果然

釋暹覺姓壬生氏豊之後州人性悍勇少爲草賊承保二年幡然自改祝髮爲沙門承曆三年結菴和州安部山痛悔前非勤修苦懺以故午丑一湌纔接氣而已麁布綴衲蔽體便足學竊顯密儀精篤聚安部之峯爲精修之區者覺之力居多保延六年春受戒恙卒衆僧唱佛号瞻仰彌陀目不暫捨端居氣絶後二十七日印手不亂面色無變遺言埋佛堂下肉身不壞至今見存年九十一臘六十六

釋琳賀紀州那賀郡人始止興福寺學法相精因明後上高野山從良禪闍梨稟密學禪者明算之神足也賀修學之餘勤千當禮佛藍塔婆多復輪奐又安六年八月十四日入寂定預造室宇泊然宴坐全身不散建永之間元曆上皇幸山聞賀之定化枉駕廟室親見定軀卿大夫之預扈從者皆合掌感嗟時去賀殆六十歳或曰賀祈雨善女龍王現形云

釋戒深尾州賢林寺住侶也五十年餘不出寺門日夜讀法華又感求舍利一日庭上現舍利有音如雷色明白深試以鐵鎚擊鐵砧上砧鎚俱陥而不碎又投水不沉深歡喜供養刻佛像安其中命終時向此像端坐結印稱彌陀而寂數日後身不爛壞趺坐儼然州人哀惜建廟閟之

釋圓乂台山西塔院聖乂之門人也九歳登睿峯勤習學移居楞嚴院誦法華音聲和雅聞者感激晚入愛太子山住南星峯修無縁三昧行六時懺終焉日誦經而逝斂其屍幽谷每至黃昏有誦經音平時之聲不少改四十九日後不聞

釋行仙從靜道法師學密教旁修念佛三昧不必僉號專凝想觀居上野之山上性不莊飾或請唱導會新山中便腰鉏斧赴檀家人貴其樸素凡嚫物不取又不辭只隨處惣人受用弘安元年秋受微恙端坐如入定而化時慶雲挂菴前竹死如爆紫衣又奇樂異香充滿天外闍毗後得舍利其灰色紫而香仙先年預書臨終月日潛置篋底其徒滅後勘行李始得其書相顧益戀遺德

贊曰死不容僞矣我法切於此也然宥密偏念之者曰入三摩耶而已負願力而已雖狂叫顚死而無害矣是怠慢戒緩之言也豈吾佛之教哉今此十數師無慢緩之弊而不容僞者其已昭著矣就中留肉身感異人者清廟之瑟朱絃䟽越乎

釋性信長和帝第四子毋羽林大將軍濂時之女也皇后夢梵僧來曰我託宿后胎而後有身懷孕之間口絶葷膻寛弘二年八月一日生時神光盈室處幼稚佗如巨人長和六年帝昇遐哀毀逾禮寛仁二年年十四師仁和寺濟信出家乃往東大寺受具足戒治安三年年十九入觀音院傳法灌頂增弘法大師九世之嫡孫也信性敏頴府乘支學至梵字悉曇無不洞曉又耐勤苦或辟穀而度日或不解帶經年延久四年皇太子患瘡瘉後面有瘢太子甚耻令信修藥師法太子夢一沙門從仁和寺來以香水灑頰覺無面瘢

承曆二年修大乘會于法勝寺上廻翠華其儀至今不絶初萬壽二年信爲灌頂阿闍梨軌支嚴肅濟信法師不耐喜躍自起執寶蓋隨後密灌之時師爲弟子擎蓋自此始承曆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勝寺成撰名德爲落慶導師信中選又詔主寺務永保三年於別宮修孔雀經法勅信加特進僧階始於信應德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唱彌陀端居而化年八十一荼毗帶不灰信神異多得法衣片段

預念珠顆數者止痼疴醒狂瘧又以生食與狂病者皆得差

釋覺法承保帝之子也初法母為宮人已有身後適富家相國及法之生奏之帝曰未知肖誰也少長岐嶷帝收為王子乃賜仁和寺寛助稟密法習學有名帝一日宣助曰將小比丘來助即伴法入宮帝出密乘一秘尊像幀曰朕求小比丘慶讚耳助作色法自若乃昇座演讃詞音流暢群臣嘆伏帝曰始朕疑法今信真子也又欽助之提誨耳一時如金剛峯寺次紀州或新搆旅舍延法入中請待甚厚法恠問之舍主垂涙曰遠聞德風近佇來儀我有小兒死已三日不堪悲哀忝望法救不知得不即袖出小屍鳴咽而慟法曰直饒小恙尚不能焉況逝經日乎舍主告懇法不得已持念者久其兒忽吐氣而蘇朝野相傳嗟異仁平三年十二月六日化

贊曰富貴學道難金口之吐演也故東阿竟陵之英不出塵域而已吾門鮮矣纔摠持龍湖耳然一者婦人也才之難如彼矣獨我國也如寂擅美於先信法掲德於後相次間出多矣其不難者何哉嗚呼刹利之種又或有差乎

釋岺燈周州大嶋郡人苦修練行持戒慈悲誦法華每日三十餘部眼耳通利見聞數十里世曰得六根淨死時年一百四十餘歲顏皃如三十許人云

釋叡好三昧和尚之門人也與横川勝行結友遊歷諸勝地到肥前之肥御嵜此地曰域西南之隅奇石異木邁他所古老傳曰觀音地藏來應之區也好行暫駐錫一夕端正童女至語話其音清麗久而不見所去又請晨一沙門來求不知從來自茲二人絶塩穀精修過七日已第八之朝小艇泛海面漸近僧絃歌作好行怪之熟聞其絃歌皆偈讃也好感嗟聽受行聞絲竹不聞偈

釋仁鏡南京人父母祈伽藍神曰若得男子捨爲佛子即有胎九歳投東大寺習教法長精戒律午盂不重沾一時隻深山練行香火滅忽有持火人雖見手臂不見全體或深夜灌漱瓶無水欲掬溪谷瓶水自盈如是之事九旬數十晩年尋求勝地聞愛太子山者地藏龍樹攝化之地不下唐之五臺峨嵋徃居大鷲峯晝夜讀妙經六時修懺紙衣葛衾恬度寒燠一粥動經三四日或煮茶之外又無饌苦修積功勝相現前師子白象來馴護法神顯形侍奉年一百二十七歳

釋良算東關人也性勇健雍染後永絶穀鹽只食緑菜誦法華無他業常居深山絶鹽不往來聚落荷葉木皮爲上衣塚間樹下充勝場常言身是水沫命如朝露若愛護之甚爲至愚況五陰假舍四倒惡鬼常居其中欺誑我心能作衆罪我何爲邪鬼保祐乎是故不惜身命苦修精練又上金峯山住蘇嶽數十年持法華鬼神始現可畏形算不怖後以果蓏爲供猛獸毒蛇皆悉馴伏一時天女端嚴姝好送菓二匣與算作禮而去算與人語口尚誦經雖瞑目眠經音不絶臨終時面有喜氣或問上人嗔毀譽不動今何見乎答曰生平孤露今受榮爵不亦說乎問者曰榮爵何答曰捨塵勞垢穢之體昇金剛妙淨之階豈非榮爵乎語已而逝

釋玄常姓平氏上都人也出家於睿山持法華兼有慧解後移播州雪彥山紙褐木皮以充衣雨降日照不著笠雖遠遊不著鞋持齋不缺或時時絶食不解衣帶不設臥具遇人必拜見禽獸屈膝或曰喫一栗子經一百日或以柚百顆爲一冬糧能知他心吉凶禍福豫言皆中臨終先別諸友曰今日以後淨剎相見乃歸山中誦法華而終

釋清海身長七尺餘少好武材力過人後棄弓矢居興福寺一時徒有戰爭海已擐甲又

自思言我昔從事於此中指之入佛家今我又復先業豈我素乎便入超勝寺精勤苦練一日香煙之中彌陀像現其長五六寸猶不耐感喜便取像奉安今尚在焉

釋重怡伯州人也住台嶺學顯密後移鞍馬寺寺後有宇安丈六彌陀像怡占居於此行年五十不出山門修兩界供者六年矣又自大治二年三月至保延六年八月十四年以小豆爲籌唱彌陀號二百八十七斛六斗又以一筥貯蓮子木槵子置佛前勸來詣人稱佛號傍設几案筆硯自記其數凡三千五百五十七斛九月有小恙預知命期沐浴新衣與弟子等問答演法左手持五鈷杵右手持念珠向西命終年六十六

賛曰昔修者除障之媒也吾門尤加意焉故先佛雪山六歳單麻隻麥項巢膝蘆貽規於我也六子者殆庶乎如怡之槵豆也世之持念者雖優波尼殺曇分不及其一邪

元亨釋書卷第十一

元亨釋書卷第十二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感進四之四

園城寺行尊　最福寺延朗
安部山慶圓　三輪山常觀
性蓮法師　三井寺齊遠
海部峯廣恩　蓮藏法師
椅法法師　法蓮法師
忍行五
興福寺賢憬　仁耀法師
睿山慧亮　三井證空
戸隱山長明　釋迦院文豪
慈光寺延救　無動寺仙命
摂嚴院信敬　蓮照法師
那智山應照　春朝法師
修禪寺永助　三井叡效

釋行尊。諫議大夫源基平之子也。年十二投三井明行出家。性好頭陀。十七潛出園城。涉跋名山靈區。遍行山路。日晩獨臥嵓間。於時一童子俄來與枕。又到河岸無舡不得渡。童子忽擡舟來。已著岸。童舟共失。麗景殿妃。長暦帝之嬖。尊之養母也。染邪疾。尊呪柑一顆獻之。妃嘗之病立愈。櫃口齊宮公主。延久帝之女。受妖病。勅尊加持。尊裝少女令移魅焉。公主即痊而失魅女。大索五日遂不得。尊持念焉。偶宮殿藻井之上有囈聲。尊曰。怪也。便令護法神取之。藻井破。縛纏寸餘。魅女自縛隙出下。君臣怪嗟。永久元年九月。上患腫。起居不便。宣尊持念。尊侍傍讀千手大悲經已。奏曰。試授御手。帝垂臂。尊持之扶起。玉體無恙。有宮人被妖魅斷其髮。上勅尊加持。尊又飾幼婦持念。其女懷中出小刀曰。或令我執此刀切彼髮耳。蓋宮人相妬爲巫蠱也。尊曰。續髮焉。女曰。難矣。尊曰。汝已能斷。豈不能續乎。或怒甚厲。少女以手結髮。莖莖如元。無復瑕纇。又文人藤氏有狂疾。其魅託稚女哭。故

紙數十幅宛如羊焉或試以尊之墨跡與之女縮手惶怖野州刺史平師季妻邪疾不愈經年乞憐於尊尊送袈裟曰病時覆體如教病愈而左右手不持尊呪桃子令啖其手尋差永久四年補園城長吏保安四年任延暦寺座主長承三年勅爲衆僧上座尊居三井平等院初至越海之濵宿一家家女有病適亡父母就尊乞命尊坐屍側護身亡女忽蘇父母大悦覲尊以其地越之廚浦是也見今尚爲院莊焉

釋延朗姓源氏但州養父郡人大將軍義家四世之孫也父義信母平氏生有奇相頂尖出似肉髻目有重瞳父鍾愛焉累世珍甲秘仗皆委焉兒雖受重寄無居俗志自喪二親潜往郡之比曾寺讀釋典年十四投園城永證學台教翌歳出家十八歸比曾之舊院專讀法華二十九歳從睿山東塔山王院觀嚴受兩部灌頂又就養全阿闍梨稟密印灌頂

平治元年大僕卿源義朝與金吾大將軍藤信頼叛官誅於時都督長吏平清盛率官軍圍朗坊曰師與源冦爲近屬又相黨乎實聞源家器仗皆委朗欲奪之便放兵掠捕朗欲不免一心誦法華於時端正天童自空降來曰我令諸兵士皆熱睡師早逃去朗奔出官兵數百眠而不知自茲歴諸靈區到奥州松島宿一古寺廢頽甚又無人清旦里人捧珍膳而至問其故對曰今夜夢或告曰貴人寓廢寺子等盍餉焉故我獻供耳丹州官吏盛則渾家染時疾二女已死徒僕皆卧相語曰非朗公加持我等不起懇乞朗曰我聞子之屬好畋獵以故受癘苦耳汝等若止狩捕我可施徴効盛則作誓付朗朗以香水灑生飯與之諸病人啜之皆愈二女已亡三日灑香水而蘇語曰羅刹二人追我姉妹過嶮山至一所宮殿高廣從樓門入庭上繫數百罪人時一童子白冥司曰閻浮提日本國延朗

上人加此二女願赦還本土於是玉冠之人
低頭曰日本國持妙蓮華者延朗師之事不
可違也童子率我二女出曠野告曰汝等罪
障深便來此而朗師德威令汝等早歸耳汝
等返本國歸佛乘奉朗公我等二人向野南
行而蘓松尾神主相賴患眼病已而盲許朗
曰我羅宿累已失兩明然歸師者久豈無方
便朗曰汝若隨我言試効徵應神主曰我已
卿言歸者久矣況師之言豈有戾乎朗曰子

之五鷹一時放去乎神主便命其子賴康講
五鷹來石室前皆盡放去朗持念者須臾應
時舍利出現朗便令賴康藏神殿乃語神主
曰伱目早愈神主兩眼見物如故建久七年
七月雷折松尾祠後大杉其木覆神殿欲斬
之其枝大難制恐壓神殿若不伐異時小風
雨又自壓倒神宮與朗議朗曰莫慮早伐又
杉中有奇事耳已而加斧其杉如相避仆殿
側於是乎杉中忽迸出一漆塔其內又有銅

塔盛舍利神官見之益信朗言便於祠之南
建三層塔安之池側有大石白髮老人常坐
其上朗問何人屢來此對曰松尾明神也擁
護師法又聽師誦法華故數來耳又我奉師
給使者二人以是爲信言已不見朗謂徒曰
二鳥來馴子等莫怪果如神言其石今尚在
焉爾來二鳥外餘羽不入寺石室之前有一
竿竹朗常愛洗都人有與朗善者適見之不
知朗之所愛乃斬之朗尋而見曰夫竹者虛

心而
其日
絶昇
室出
以杖
洲海
儀士
持大
賊無

乎祝
壖數
也巫
十講
於今
穿大
朗語
源康
康俊

萬一日癩人来啓曰夙障重受奇疾願師道力救我困厄朗起慈心便於浴室傍親自洗濯數日後眉毛漸生膚體鮮滑源廷尉義經以波列篠村庄為朗衣盂資朗拒焉廷尉強之不得已而受然不課税先免三年租後或有輸者朗曰衆民之中若唱一萬彌陀之號免一石之租以故民家穀富戴朗恩惠越後州有平資長將軍維茂之胤也家世雄武亦自負焉一日謁朗令僕持大弓長矢朗心怪

疑語曰壯哉子之器仗也試彎架看資長乃引弓其矢餘一握（準國俗量箭以手握蓋一握者四指也）爲朗指其餘曰是處誰箭乎資長醜然不言逡巡而出朗語人曰資長矯侈借其器仗恐有不終耳壽永之間源義仲舉義兵應官軍資長黨平氏拒義仲中夜空中有聲曰資長與逆賊罪不赦資長聞之身體不能動至曉而亡朗之機鑒類之承元元年冬謂門弟子曰我當與世尊同歲今年七十八來年其歸寂乎我滅後山西高峯光明出其所我墓也汝等知之至除日入道場閉戸斷食轉經念誦明年正月四日五更啓扉出告諸徒曰我住世只八九日而已十二日夜端坐向西結八字印唱三佛號吉祥而逝天樂妙花瑞雲奇香石室内外薰馥散響西峯果有光諸徒立塔其地焉

釋慶圓鎮西人也初止和州安部練若適亡一徒見九相變圖心眞諦自此事抖擻晩居

吉野龍門寺親書大般若華嚴大集大品法
華涅槃等經并台教玄義止觀文句及眞言
諸儀軌等多武峯有方等法師數月狂疾不
差迎圓加護圓已入房等努目瞰圓乃取火
著燒爐中手弄之圓軟語慰諭授菩薩戒等
微笑曰我燒火筋且欲爇師耳聞師誦戒我
心已降圓曰公誰乎等曰我是覺鍐也此等
法師誣我曰即身成佛之印言者鍐始作之
殊不知三國相承兩部秘奧之印明也我只

欲言此事屬託等耳非鬼魅之類矣圓曰幸
甚今逢名德得聞未聞淸談良久等病即痊
圓詣八幡神祠近祠一女立家門悲泣歔欷
圓憐問之荅曰去夜我母逝我寡不能舉喪
是以泣耳圓愍女言中夜負屍葬千野又謂
神忌穢不可近也其夜宿馬場小舍持念回
施五更一男子來曰無緣悲葬我歆之厚有
何忌諱速來晤語圓大異乃與男子至祠前
於時天未曙人人皆眠圓思男子異人溥諮

法義男子一一荅釋明白又曰我本身者釋
迦文佛也言已不見後圓見弘法大師親畫
神體始定神感圓屛居室生山一千日還過
河橋忽貴婦人至儀服甚靚而不露面啓曰
願授即身成佛印明圓曰姉誰人乎授受之
間必稱名字我思聞之女即稱曰善女龍也
圓付印明女曰過去七佛傳受皆然亦無違
錯圓曰我欲見女顏荅曰我形可畏人不可
見而尊旨難忤豈可已哉便騰空中出右手

小指其爪長丈餘放五色光倏忽隱沒圓供
舍利一千日徹日壇上及花瓶皆出舍利凡
千餘粒諸徒分持焉貞應二年正月二十七
日結印誦咒曰我口中甚甘如含甘露言已
寂年八十四預三日言死期荼毗後其地有
光大如蓋徒衆不知以爲光恠其明松葉可
數明朝相尋識荼毗之所初和州有堯信者
受狂疾凡有加持慢罵揮斥其父屈圓乞救
圓到彼信恭敬作禮曰比來陋比丘賤巫覡

厲聲呼號故我行慢罵耳今値高德又幸也願辟左右通我夙志圓去看病者信曰我先世欲灌頂不遂而亡餘執不竭受生鬼趣而法力所感尚有神威亦無苦報願垂悲救受與密灌圓曰公何人乎名字爲誰信憮然有恥容圓曰已乞授受豈忌名乎信良久曰我是中院僧都某也圓乃授灌頂信歡喜合掌曰宿望已足不久居此不知深恩以何酬乎圓曰我世心已灰餘何言乎而有一於此自古碩師宿德臨終或遭魔撓子稱威神有意乎信曰我徒神力之者三百有餘伺人死作嬈害我誡其不敢爲也言已信病愈圓臨亡無少撓豈信之靈受言與圓耐勤修一日之課五六人相分作之而不及也其護摩者至臨終先月云

贊曰慧難知矣進易見矣難何解也易何惑也是以慧者不必無惑焉進者不必無解焉今之所傳者易者乎其難者諸師之蘊也學者思之乎

釋常觀止和州三輪縣修密教有慈行嘗詣吉野神祠路有稚子兩三輩相對而泣觀見其幼而哀慟怪問其尤長者女子年十二三許荅曰我等新喪母父遠去未歸母病時疫里人懼諱而不弔我幼婦人諸弟益弱不知所以喪故聚哭耳觀聞之悲謂我今業詣神祠神甚諱死穢然我寧廢此行不忍避此喪也吉野之詣其又可改創未晚耳便葬近野欲還三輪然身俄強梗不能動乃自思而言我已約神中途犯穢而歸神其尤我乎又思我行悲救不邪倦也神豈多忤哉試向吉野而進體無妨矣復思我已無恙乎猶赴三輪身如前不得已行吉野既而近神祠尚不敢通憩一樹下而持念時有巫狂舞而出遙看觀曰彼比丘來此乎觀聞之以爲我觸忌而來神又知之耳悚慄悔來巫漸近曰奉待者久何暮乎我不忌諱只貴師慈濟耳巫乃拈

袖引到殿前觀感泣而歸
釋性蓮有至孝國俗以亡人骨塟高野山蓋
伴弘法大師龍華三會之大定也蓮携母骨
赴高野路次尾州熱田神祠神宮多忌諱蓮
不得宿便寓神祠南門側蓮知神忌觸故又
不敢近祠也其夜大祝夢神官偉儀告曰神
寄語於祝我今有高賓乞君致珍饗詰旦使
使者檢祠中無人門側只蓮一人而已祝延
蓮蓮告觸事祝曰我夢受神託知神之不忌

師也乃供盛饌送著紀州
賛曰淫祀多忌諱矣巫祝之者或矯大神焉
而大神又或有之蓋令斯民齋肅三業矣夫
塵世之人紛紛擾擾無須臾階于道矣庶使
嚮我之間少有復焉是所以大神忌諱之立
也豈尋常淫祠之謂哉今見觀蓮之事益證
我言之不削矣戲乎神也達乎
釋睿遠周州人居東寺後歸故國住玖河郡
三井寺其地觀世音靈場也遠誦法華供香

花有年矣一冬大雪不晴人迹已滅迺十數
日遠耐飢寒誦供不輟會一狼來庭殺鹿而
去遠煮鹿喫誦供如先雪霽里人來訪思遠
飢死尚能熟烹揭鍋見之柏葉耳里人問何
煮柏葉遠見肉變柏得未曾有具説本事里
人嘆曰觀音慈力妙經威力并師修力有此
靈應然後見觀音像腰股受切削乃知猪鹿
皆大悲變化之作用也遠迩聞見皆生淨信
釋廣恩居吉野山海部峯寺志意精勤晝夜

誦經王暮年沉痾疲極不能起弟子勸曰師
病甚重不治恐入死門如來許病比丘食肉
願得藥魚充治膳恩不聽弟子乞甚勤恩不
能拒便令童子行市買八尾魚中路逢俗輩
見童知是恩之役問曰櫃中何物童保恩故
俄荅曰妙法華也俗見櫃外魚汁流出又有
臭氣語童曰汝所荷者魚耳何言妙經童曰
已是妙經何曰魚乎俗思童僞相議稠人中
開櫃辱之既而擬櫃童子中心誓曰我師多

歳淨業今罹困病爲藥買魚非耽味也俗輩若見魚非貽師羞恐得謗罪況妙法華我師之所持也願魚變成經令避恥過俗輩啓櫃妙經八軸而已相顧竒去獨作疑地者趁童子跡屏寺院伺聽童向恩述此事恩生希有心不食其魚俗側聞跳出恩前五體投地悔謝曰雖是實魚依師道力變作經卷然我愚癡故起疑猜自今厚結檀信之交矣

賛曰心之有慕也猶舌之有嗜嗜慕雙忘眞解脫也我復恩遠之事栢業者無味也蓮華者法味也豈二子之羌次乎世只取于靈感者淺而已矣

釋蓮藏居大安寺持法華有法嚴者住同寺持華嚴二人移雲別相去不遠各占庵所持二經者二十年法嚴日食不給常患之神人語曰我爲師每日送供願不爲慮也嚴悦自茲日日食時神捧美饌而至嚴以爲藏不如也一日語神曰明日送二分我餉藏師神承命而退翌朝呼藏曰我有美食思分于藏至食時供神不來二人相待至晡不得已藏歸房神乃擎供而至嚴嗔曰何晩神曰我早臨此會梵釋四王大威德神護藏師故是庵上四方空中圍繞充滿我小神不得近傍今諸天已去故我持來嚴聽神言自擎神供詣藏語之懺謝先志

釋持法專持法華故立爲名也亦有誦金剛般若者自号持金二人住一山相去半里各結草盧守戒律勤持誦持金比丘不持乞求齋食自然晨饗午飯菓蓏茶果悉皆備足持法比丘齋廚不給于檀越事分衛持金起憍誇心而作是念我持誦專注經法又優故諸天善神送供不乏彼持法者持念懈怠經法又劣是所以汲汲行丐也一時法之童子來金誇以天供事又曰汝師如何童曰我師無感依人作活耳童歸白師法笑而已次日持金天供不至乃至二三日金作大驚怪於般

若須菩提屢生悦恨夢白眉清癯一僧謂金曰汝雖誦金剛未足得法利何横生怨恨乎金白曰多時送供爲誰僧曰持法比丘憐汝故使十羅刹女每日送生耳汝不知之返生憍慠於法耶金覺後知老僧是須菩提也抱大慚耻乃詣法庵禮拜悔謝説夢事又曰多時見惠甚爲大賜而數日不送何耶法笑曰比來適忘出生耳自今後不敢忘也翌朝金之供如前日金益傾伏云

賛曰予見慈恩南山之事與此相似雖佗方異人亦相並比何哉蓋介勝負彼我於懷者動有此等之恠耻是又神靈矯其操履也非經法之崇庳矣

釋法蓮奥州人居興福寺後歸郷持法華同郡人有光勝者住元興寺業㝡勝王經勝亦反里持經益勤二居密邇道交和睦勝語蓮曰兄捨法華持㝡勝所以者何此經一切經中㝡爲第一故題云㝡勝王是以朝廷建御齋會講論此經護持國家乃至諸州往往講説此經以爲勝業所謂藥師寺㝡勝會等是也一人所崇萬民所仰理趣深妙功感迅疾兄早棄彼就此蓮曰一佛所説那典不貴久持妙經不忍唐捐勝默而止然時時挑之蓮不介焉春時勝語蓮曰我等各有齋田今歳田中不下種子不須耕耘以經威靈能令豐稔臨西收時視穀多少取經優劣兄若不如願改所業蓮許諾乃分田畝相齊而誓經春

入夏勝之田苗秀滋茂蓮之畝草莱蕪牛馬經踐未有一莖秋也村里皆輕蓮重勝孟秋之始蓮畝中生一莖瓠枝蔓布濩盡田之畦畛過三二日乃花乃實一一瓠大如甕纍纍倒偃充塞田中蓮破一瓠盈中純是白粳粒米精長以斗量之過五又六蓮先供經王次施隣里緇徒又送于勝勝信伏嘆愧趨蓮處作禮悔過蓮告境内普施瓠米遠近競取隨取隨長至窮臘而歇聞見傳語稱爲異迹

贊曰蓮勝之事迹偉特也而世以經言優劣者大惑也昔宋國持涅槃金剛者二人俄士閻王嚴飾金座坐金剛之持者又以銀坐居涅槃者二人在世又相善涅槃者思而言大經四十軸我日課必終之金剛者一小經彼誦不過數卷閻王待人亦有偏乎王知之曰持誦貴專心不在多寡師讀大經貪多不精彼誦金剛卷少易專是以座自分金銀耳今二子之事相似而同矣勝以感應親經持而

不醇者乎況蓄輸贏于其胸乎是所以其不如蓮也不必經之尊卑矣蓮之不介者其呑勝而不蔕芥乎以故一飽終歳四來不計嗚呼無作之妙用與

忍行五

釋賢憬世姓荒田氏尾州人也妙年出家受唯識于興福寺宣教天平勝寶七年東大寺戒壇成鑒眞律師授法憬爲受者是本朝登壇受戒之始也性耐苦勵勤修不倦剥皮然指兼有才識延曆十二年朝廷議遷都勅憬見新都平安城地是歳十一月寂壽八十九

釋仁耀姓石寸氏和州葛木上郡人幼歳薙染姿儀卑矮取侮路人而不以介懷性慈愍饒身蚤虱皷蜎忍可苦辱遊心眞乘延曆十五年二月卒歳七十五

釋慧亮睿山圓澄之徒也兼稟慈覺初仁壽帝二皇子爭儲位帝念二皇子賭藝勝者得立兄惟喬弟惟仁藝敵不決乃賭力士相撲

於是乎惟仁有羽林郎將善雄惟喬武衞將軍那都羅羅膂力過善雄惟仁付亮乞法救亮乃修大威德護摩法惟喬又請眞濟闍梨修密供都下皆知二沙門加二皇子也期日二人角力那都羅身體壯大善雄不及群臣以爲惟仁失也于時惟仁馳使告亮亮即執獨鈷杵擊破頭腦投爐火而供持念須臾忽大威德尊所騎青牛大吼一聲此時宮中善雄得勝惟仁立爲太子貞觀帝是也

釋證空事三井智興興有病醫治不効時膳部郎中安晴明究陰陽術權死生柄其徒乞救晴明曰法師病不起而我有秘符若以人相貸其方可試初興之徒患興之疾者多矣皆曰我等若有命之可代者亦不辭焉及聞此事蹇縮而不應空謂爲法捨身大士之常況貸師死我何遜乎便報安氏同侶無不嘆伏空曰我尚有一母年甚老矣若不往辭恐懷愁恨我又欲一見赴死耳乃往母所陳事

母曰我老命在旦暮唯憑汝汝其先我乎然思汝生替師雖死不遺妾於地下矣如汝勇勤我欽歡之空歸房安氏施方興疾立愈空早受病身心惱逼空生平持不動尊此日非夢非覺明王告曰汝已代師取死我豈不換持者乎空感喜禮像熟見其像似有病質淚滴在眸應時空疾即痊都下傳爲奇事其畫像淚痕如新後又不滅世號泣不動尊門屬秘授今尚存焉

釋長明居信州戸隠山年二十五絶言語誦法華亦三歳不偃臥一日語人曰我是一切衆生喜見菩薩也來此所燒身已三回今命盡上兜率便積薪入内自焚康保年中也

釋文豪居洛城四條坊釋迦院治暦二年五月十五日於鳥部野積柴燒身傾都贍禮嘆嗟

釋延救武州慈光寺頼筭之徒也性堪勤苦嘗修千日護摩時時絶食至散日李師頼眞

設飯食與之救辭曰我自今不貪食欲知絶食之命期又願回此苦修施六趣之渴乏衆人勸解而不許語弟子勝命曰我今斷語貪食而自居非吾呼不來告自爾不通謁過旬呼命曰我今命竟汝速往房言此事命走筭所告之相去一里許筭馳來開戸見之手結定印跏趺而化異瑞甚多壽七十治暦年中也

釋仙命波州人也幼上台山無動寺習止觀兼念彌陀額鏤三寶字背黥圖彌陀像嘗詣

四天王寺於聖靈堂對尊像燃一指時青龍現形（太子手印記曰荒陵池有青龍護伽藍佛法）指燈竭龍形隱又往往詣靈場燭手足指或空中有聲讚嘆或夢裏人告往生期嘉保中沓告山中向西而終年八十三

釋信敬楞嚴院之學徒也常誦法華嘗曰我斬剥皮骨供養佛法先截手指供不動明王次斬左脚骨刻釋迦像燃脛骨漸愈行歩如故次剥手皮畵彌陀三尊像次以手指骨刻

觀自在大勢至二像天承二年六月染時疾病苦劇甚弟子恐訴臨終念彌陀安祥而逝

釋蓮照持法華有至行寒冬脱衣與凍人飢朝讓食於餓者好服弊衣餧蚤蝨又裸入汙池食膚於蜡蛭一時入山委身蚊虻體大脹受大苦友人告曰此脹處蚊子也灸藥交治乃愈照曰若治脹處殺多蚊蜡豈害多生治一身乎寧取命終不忍爲也忍苦誦法華夢聖僧讃曰善哉沙門憐愍有情慈悲至深忍辱衣厚以手摩挲脹處疼痛息忽脹肉破裂無數蚊蜡飛空而去其瘡自合亦無痕

釋應照居紀州那智山誦法華每至藥王品隨喜追慕一時絶穀擗膳松葉爲燒身之具至期著新紙法服手執香爐跏趺薪上向西方勸請諸佛發願曰我以心獻妙法蓮華經以頂獻上方一切諸佛以脚獻下方一切諸佛以背獻東方一切諸佛以胸獻西方一切諸佛以左右臂獻南北二方一切諸佛以

五藏獻五智始來以六腑與六道衆生回此善根向無上道速得菩提言已自把火燒薪手結定印口誦妙經煙焔上騰經音不亂煙氣薫郁勝如沈檀火滅後餘光曜映山谷明朗無數異鳥和鳴飛翔其聲如寶鈴遠近聞見莫不敬嘆

釋（方便七逆入獄）谷朝音韵和雅巧誦法華聽者忘倦嘗見囹圄悲嘆曰此惡輩已依惡作來此今受嚴刑惡想皆惡只益惡報以何方便令種佛種

乃發大誓曰吾當七返入獄令諸錮黨聞法華便往賞家盜銀器家人捕之付獄吏適阜子知朝者下令於廷尉曰春朝者善人也不加刑朝已下獄誦法華其聲雅麗罪人聞之合掌涙下廷尉夢白象群獄所諸天無數下來大理卿又夢普賢乘白象手捧鉢飯立獄門人問所由菩薩曰供春朝大理驚告廷尉出朝廷尉又説夢相顧嗟異如是出入五六度廷尉議曰朝之罪狀非一二虗靈冤刑恣

心作盜且准輕刖二足止後犯獄吏追朝往比野欲行刖朝擧聲誦法華其音哀婉官吏感泣而捨去其夜廷尉夢天童告曰朝上人爲救囚徒七回入獄是亦菩薩大悲方便也朝後散死比野髑髏毎夜誦法華有一僧取髑髏收山中

釋永助甲州人也移豆州修禪寺暮年限一期修念佛期終積薪焚身其煙遥騰成紫雲邑人哀感敬嘆

釋叡効早入園城寺學教法後聞石間寺觀世音靈感往彼晝絶佗語讀法華三千部夜禮像各三千拜六時修法華懺供過三歳已回此淨業爲安養資便上道場西南大葛樹投身時神人以袖受効不墮下地置別處効又投神又受如是三度効思時之不至歸三井朝廷聞之授僧官此像奏證法師之所刻葛樹者像材之餘株也

賛曰梵網曰剥皮爲紙刺血爲墨析骨爲筆書寫佛戒楞嚴曰其有比丘發心決定能於如來形像之前身然一燈燒一指節及於身上爇一香炷我説是人無始宿債一時酬畢乃至若不爲捨身微因縱成無爲必還生人酬其宿債法華曰若欲得菩提者能燃手足一指供養佛塔勝三千大千珍寶供養諸修多羅此類多矣故先佛救鴿飼虎七處受刃千瘡然燈不勝枚擧焉是大士忍悲交發之

見者也不然爭知吾慳志確操乎又夫烈士之赴難也猶遊戲娯嬉者何彼蹈義而不移耳烏乎義者道之一岐也彼尚奮勵感激者若斯況與道爲期乎宜哉諸子萬苦千楚不磷不緇乎蓋與道爲期也是以刻佛斬骨圖像剥皮入獄陽盜取死自飢頭腦碎而偶牛吼力士倒而

潜龍飛委命也尊像淚滴投身也神人袖拔身薪指燈分光輝於六趣蚊餐蛭膳貯資糧於三祇善哉佛子健忍深悲者乎

又十二　二十七

元亨釋書卷第十二

開板幹緣比丘單況命工刊行

慶長第九甲辰秋七月十五日写足之功訖

筆者純長日允

大日本國延文戊戌年六月有　旨入□□大藏海藏禪院寓居比丘□□等謹募衆緣奉爲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文武官僚資崇　祿位國泰民安命工鋟梓與
大藏經印板并行一部計三十卷貞治三年甲辰正月　日謹題

元亨釋書卷第十三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明戒六

東大寺普照　唐國法進
唐如寶　道忠法師
豐安法師　東大寺明祐
中川寺實範　泉涌寺俊芿
西大寺睿尊　極樂寺忍性

釋普照共榮睿入唐留學照思本朝戒學未備勸福先寺道璿東遊又誘揚州鑑眞來朝眞泛東溟凡五度風濤之難數返數赴其天寶七歲漂日南國之時榮睿歿海照遂以天平勝寶六年共鑒眞乘遣唐副使大伴胡船而來歸勅居東大寺

釋法進唐國人姓王氏天平勝寶六年伴鑑眞來聖武帝同眞龍遇七年築壇于東大寺爲國受戒眞爲戒師進爲和上寶龜九年寂

釋如寶唐人與鑒眞至戒行清白當代貴之延曆二十三年正月奏開律講于招提寺弘仁五年正月化

釋道忠事鑒眞禀戒學眞稱持戒第一嘗爲東州導師好行利濟民俗呼菩薩

贊曰佛教之爲利也先佗後已不唯已爲利又令他爲利是釋氏之綱紀也照師勸璿伴眞有意於此乎睿雖歿蠻鄉名不亡矣我尋眞之徒不得幾得二三子立爲戒之稱首焉

釋豐安參州人招提寺如寶之徒也大同帝貴爲師

釋明祐賀州人精戒律兼禀華嚴于觀行以選爲東大寺戒壇和尚每夜宿大殿不寢房舍應和元年二月病先死三兩日飲食不進徒弟白曰不食久乞羞糜饘對曰齋時已過況期又邇生平無之今豈破齋乎及晚念佛

而化實十八日也年八十四
贊曰律學中微我求而不得矣纔一二而已豈其中出少人乎惜哉
釋實範姓藤氏諫議大夫顯實第四子也初投興福寺學相宗又如醍醐寺稟密法于嚴覺先一日覺夢青龍出庭池矯首噴清水翌日語徒曰今日當有受法人汝等灑掃道場果範來由是傾底而付又之横川明賢所問台教範博搜索諸宗而嘆律幢之傾頽乃加心披尋乃念言戒貴傳授我雖精究爭柰無師承何一夕夢自招提寺以銅筧通清水于中川覺以謂是好相也明曉赴招提招提鑑眞後數世院宇廢替僧衆不居庭廡之間半爲田疇範入寺不見比丘傍有禿丁鞭牛耕田範問曰眞公影堂何在禿丁指某所範亦曰此寺無比丘乎對曰我雖不全儀相曩少聽四分戒本範生難遭想就乞禿丁便脫犁放牛洗手盥水將範向影堂中親授範已得戒傳即歸中川寺開律講行羯磨自此戒法亦興初範在忍辱山採花至中川山見地勝形卑官建伽藍名曰成身院後移居光明山而終嘗述大經要義七卷貞慶法師稱之
贊曰予見支那本邦之律法相似同矣蓋絶而又興興而又絶其興絶之間世有人乎今考範師之事有人之謂也善哉銅筧之好相也吾佛亦或言之矣
釋俊芿字不可棄肥之後州飽田郡人母藤氏生而數日母棄樹下經三日無禽獸之害阿姉往見之以爲祥見抱歸付母乳養以故芿自字焉或問所由曰十八部主中有大不可棄者生棄池中魚鱉戴游三日不死然後收育予生似之故自名云四歲時母氏與其舅池邊寺珍曉童稚而有老成之量七歲讀佛書纔終即誦又暗書焉九歲州之味木縣吏源憑見其幼敏而無父養而爲子名曰自然一日憑延飯田山寺僧讀大般若經憑以

芿聰慧雖稚而加僧員諸比丘讀至奇字試問芿芿應對詳悉諸僧相顧歎異共字之曰音義十歳讀妙法華六日而終焉十四從飯田之真俊學顯密之教俊者台嶺座主忠尋之上足也芿吾學精勤邁於倫輩十八落髮十九於大宰府觀世音寺受具戒一日忽喟歎曰三學之中戒惟爲地若不精持豈爲佛儀乎便脱靈衣著褐彩負笈出西關往來南北二京扣諸名宿於大小戒律篇聚開遮不通之者多矣建久（後鳥羽）九年欲入宋謂諸徒曰我思赴異域求勝法若不精勵豈堪傳授我又自見志操始十月十六尅一百日絕眠精坐以徒三十人結爲六番置一杖子約各更持待睡昏時以杖撞醒歷期無怠眠所命禪杖屋角塵深自日之間晝乃開講夜伴畨衆身無少惱目精又不有患十年四月率安秀賀二弟附商船泛滄溟五月初著宋之江陰軍即寧宗慶元五年也遊歷兩浙名刹參天台谿

石橋蒸餅峯左麓供茶於五百應眞又到雪竇中嵓咨受禪要入臨安登徑山見蒙菴聰禪師明年春還四明依景福寺如菴了宏律師習律部之三年矣持犯開遮宿滯氷泮嘉泰二年冬離明州又之台州居赤城寺明春禮智者塔安居佛隴大慈寺所謂銀地者也偶有淅西僧盛稱北峯之道譽仍繳慕藺之志徑到秀州華亭縣超果教院印開室衛拂歷八歳天台教觀精習無遺印或時召門人十輩試問曰四明兩重能所之義不用繁詞以乃祖跳記之文加判釋否時諸子各呈句解芿預數焉荅曰知陰即是而能成觀（此輔行記）（句剿略而荅）印顧諸徒曰和芿得之矣又就台教觀出五試問唯以芿荅爲㝡也台教中至有律義印避解於芿儕輩因而受諮決者多矣印嘗謂曰傳聞日東盛行密教恨此土一廢不起予已通串盡廻已倒之瀾乎開禧虜寇印薦奏芿欲習李唐不空三藏安西結壇例

然時論鼽靡而不果爲可惜而已芿就律部出五十三問時之律匠皆爲難荅而莫不把翫誦憶歸安府不空教院了然芖嵩淨懷淨梵妙音會稽極樂院智瑞各送荅釋皆不合芿意歸朝後日山寺守一作荅釋寄送嘉定三年秋徃四明間卿舶其歲又如温州依德廣律師學七滅諍四年春二月反明州乘蘇長六舩駕溟波著長州安武郡乃建暦改元辛未歲也其傳來者佛舍利三粒律宗經書三百二十七卷天台章疏七百一十六卷華嚴章疏百七十五卷儒書二百五十六卷雜書四百六十三卷凡二千一百三卷其餘圖畫碑帖器物等甚多榮西禪師聞芿來歸馳至博多慰問曰早入京師四月至建仁寺西公率衆迎接請待甚厚二年冬移崇福寺寺有銅支提俗呼曰金塔者也貞應三年十月依肥州刺史平家運請入相州時武州刺史平泰時領天下兵馬副元帥德威兼重聞芿

入境屈鎌倉營受菩薩戒故大將軍源公夫人特進平氏決諱如寶請受戒法嘉祿元年十月於泉涌寺建重閣講堂明年之春華構落成即結安居并啓講席二儀皆式宋土法制軌則肅如也台律二宗指泉涌爲中興元曆上皇於賀陽宮受菩薩戒妃嬪公卿慶偏請末又者多矣建曆帝亦受菩薩戒有貞慶法師者相宗之穎也常嘆律幢之頹壞及芿之歸自抱事鈔敢決焉而喜宿霧之有披也然至戒業二疏集義鈔等未暇置喙也芿盛唱四書兼講諸部初肥州官吏藤氏有女年十九卧病彌留醫巫拱手殆屬纊輿至寺邊蓋恭氏與芿有檀契女若不起託極濟也已而溘然父壻悲慟而失度母氏位啓曰我女平居常志剃落而父壻及妾不聽不幸早夭不啻不果素志亦妾等之遺殃也縱雖屍髮願賜薙墮又救拯之一端也芿愍而剃髮而授戒毋又更噫重啓曰既遂夙志恨女之不

知也豈無法力之得片時蘇息乎願師加慈
驗令我女知本志焉芿仍憐焉即課密法及後
夜女身暖回到明相吐氣眼開禺中時言語
如常父母歡甚問女曰汝陰中有何事女曰
我唯詣上人灌頂之室聽法事覺身爽朗忽
如夢醒不知死也父母携歸家遠近聞見莫
不嘆歎宋開禧三年春秀州崇亭縣葺氏白
北峯曰男葺銳臥病已三年願受法救縱不
起猶得飲一匙又足而已即曰日本芿智行

兼備我不如于其素彼焉葺氏哀懇芿修不
動使者往期七日至第四日壇上東北角燭
無故自滅芿啓印曰密壇有軌息災壇燭
自滅悉地不成請不終期即破壇印曰吾志
可憐乞勿破壇畢擬丹誠秋豈勝德芿不得
已訴本尊曰密乘軌則此方已絶只我本域
獨能備傳我在異境適修供法若失感應非
唯貽本邦之耻何不激此土之一感悔乎精
修益堅至第七日葺銳起坐飧啜合家悅懌

歎未曾有葺氏親服用九種印卿芿喜曰葺
氏之子無恙乎芿曰不也印曰何起食如常
哉芿曰密法中不動深悲之尊猶回定業者
十八句葺氏之事是也願師有重啓再命
也後三月葺銳果殂又同州周氏妻產數子
每產甚艱殆入死地而其兒皆夭又孕焉已
經三年未誕劇苦不可言也醫巫無驗周氏
詣起累乞救於印印語周曰芿法師蘊密教
秘軌吾聞彼法能宿殃祛重苦子其乞焉

周氏來訴芿拒之不許周氏備命於印芿到
周家修七佛藥師法順軌建續命神幡時暴
風俄來破屋折樹芿誓曰法若成就願幡旒
不為風壞果如誓第七夜孺人夢童子來揖
曰我是母家之夙仇也入汝胎擬汝命者數
矣這回已決焉而日本芿師修法威神轉我
怨懟還得昇脫自今以後不有慘毒覺後身
體爽健召姆探胎姆曰無孕事何乎孺人告
夢合家嘆異孺人乃以三千緡買衆香熏染

絲縷者三年矣沐浴潔齋著淨衣繡彌陀觀音勢至像報芿絲繳莊嚴光曜奪目開展之間奇香發越芿携歸與建仁西公西獻元曆上皇芿歸時寓四明律寺待郷便先以佛像經書載於舡一夜大風暴起諸舡皆碎其數八十餘故老皆曰自古未有如是迅颱而芿之載經之舶無少損沿海吏民寓感異於芿明年從洋猛風俄來浪嶮舡危舟中震慴芿端坐不動默禱曰去歲四明之風波寓經舡猶無恙況今日乎天龍豈其舍諸時大星降檣上光大如車輪一艘仰見且怪且負焉星隱後風立息初芿倦遊歸本邦棲遲筒嶽伐松芟荊創一伽藍号正法寺當寺基趾往往有礎石芿以古基偶合為勝地宴居於此或授密灌或宣戒法往來緇徒常百餘員建保六年冬和州刺史朝散大夫中信房以仙遊寺與芿居此寺天長三年左僕射緒嗣之所建也初名法輪後改仙遊芿又改泉涌洛東之勝區也寺經數百歲廢頽尤甚芿便作化疏奏元曆上皇上皇降施甚渥貞應三年七月勅黄門侍郎源通方上為官寺初建久六年芿在筒嶽正法寺味木縣人辨覺夢入一山寺空中忽有神僧告曰筒嶽之芿師者五百生修道之人也汝盍拜之覺後感喜詣寺禮謁歎敬芿自二十七歲絶蠶衣服布褐者十餘年一日北峯語曰若欲弘道長養色身風冷相侵恐廢利濟已稱渇救莫忘傳洛介形骸宜慎保護即以帛被慶與芿自此釋褐為印常對衆稱賞故公卿士庶踵北峯之閫域者先訪訊芿焉印以芿之妙得宗旨授法語并唯心淨土之說嘉定初遊上都寓靈隱之下天竺與瓊寺三宗諸名宿商搉法義公卿大臣聞名歆艷者史丞相錢相公樓參政楊良等皆廊廟柱石儒林英華也臨安府菩提律院住持遷化諸寺律學者會議欲擇偉器應官奏時律衆議曰不用別揀智

行唯以能荅日本芿法師難問者可充其選會稽端律師畫芿像入祖堂題賛上曰稽首天人大導師家住海東大宰府秋中片月爲肺肝雪後諸峰作眉宇來杭一萬里慈航歸降七十州法雨斯何人也斯何人日本傳律第一祖芿在宋感應甚多故超果院善明之書略曰日本芿法師戒行道德華亭士庶尊敬如佛祈禱持咒驅惡攘災皆有靈應蓋古之聖僧之儔乎又山陰義銛述不可刹那無此君贈芿銛号朴翁内外兼明禪教並通所謂會稽名士葛天民字無懷者也銛又寫南山靈芝二師像倩四明樓鑰述賛其上以送蓋樓公爲當時文宗也廷齋先生者即參政也諸方名宿各著書偈嘆美德義靈芝等志隱關元道源等也芿將來十八羅漢像者開化寺此丘尼正大師之所施也正語曰見師之相皃宛似第十七慶友尊者恐公非凡故皃此畫願歸本土令人瞻焉芿携到明州時華

岩主者來見曰此像者唐禪月大師所畫也我昔一見後亦不遇于得之可謂靈珍普國主固藏宮禁人不容易見況入手哉今只其第二傳寫在育王山猶爲秘蓄此像之貴不可言也持返故國不啻予之靈貨而又海東之幸也又有秦里封國貝多葉及赤布一段斯乃彼國獻象於宋主彼王差官使并三沙門共象來三沙門者修多羅僧毗尼僧阿毗曇僧也彼國天竺邊地宋梵異音言語多泥意緒難達芿素善悉曇試以梵字書師子奮迅三昧名問之秦里封僧有通解色而不能言時有狗卧傍彼僧酌水灑之狗俄起奮身而去梵僧笑而指之云芿梵僧又書梵字授諸宋僧皆無知者亦呈諸芿芿曰是乞鉢王盂之詞也宋僧出鉢付梵僧梵僧大喜以爲逢著知音也即以貝葉赤布與芿時宗人嘆芿之通梵書焉建保二年夏下幽粹古雲託沙門良祐寄北峯眞懍蓋粹者同門昆弟講法

義之禮也延暦寺座主慈圓敎門之領袖也從菂請益名卿鉅公欽風者多矣左僕射藤公甚厚每年正五九月各一七日寓寺聽講臨啓手足先約菂來睎菂至以伽梨授僕射僕射便起坐合掌向西而薨其生死契厚如是太相國藤道家大福寺之外祖也累葉宰轉一世冠冕常招名德宣揚經論厚遇菂菂著佛法宗旨論念佛三昧方法坐禪事儀各一卷三千義備檢二卷獻相國又授唯心居士之号嘉祿二年春寢病相國駕來問疾卽劃讃州二村鄉以充寺供菂報以宋本經王一部且爲終囑相國荅書略曰和尚傳來圓宗本經一部敬領遺意雖爲唯一無二之談且有彼此傳授之義者乎閏三月七日集大衆自起燒香告辭苦口遺囑大衆嗚咽良久曰法界一念謂之空一念法界謂之假念界雙絕謂之中絕念了當趣佛地八日夜書偈曰生來偏學經律論敎一時打併寂然無害寫了向彌陀像合掌頭北面西右脇而逝年六十二臘四十四菂性恢怕不事浮華所有施利偏充修營弘法持律兼乘於此又涉外學有文藻頗善筆翰在宋時寧宗皇帝敕書如意輪咒秀州人周皃及錢氏等皆蓄其書碑銘記讃干求者塡闇云

贊曰予讀唐宋之策載此方之諸師者多矣其間雖崇德偉器大率似慳詞焉豈以異域乎獨其釋門正統者繫菂而列粹古雲之上也豈有抑而不得已者與菂北磵又稱菂者屢見其集焉今考其事迹誠一代之魁才也

釋叡尊歲十一離家師事醍醐山叡賢十七落髮學密乘初唐鑑眞天平勝寶六年傳持律藏流行上邦年代悠久其學寢微尊常痛律幢之摧圮嘉禎二年與同志者四人依大乘三聚通受法自誓受戒自爾居南京西大寺盛弘戒法四律五論三大五部無不研究寛元三年於泉州家原寺又行別受法此歲

授法華寺文鑑沙彌尼戒建長元年於法華寺授慈善等大比丘尼戒至此七衆皆備戒學再興成于叡也文應上皇聞其之戒行詔入宮受菩薩大戒后妃公侯望塵稟受者多矣正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終西大寺年九十叡內持密教外興律宗旁涉唯識以故講論可聞徒屬振振德威震四遠密灌者七十餘人道俗受戒者數萬人置放生於諸州一千三百五十六所永仁中賜謚興正菩薩

贊曰吾嘗患士之不自樹立矣偶見興正師之起律派於既倒之後益同我前言焉何也振提數世之後使人人如興正之志豈有今日寂微之患乎繇此視之興正之出中人者宜矣加之興福放生幽明賴之今世其家者皆勸於此矣於戲其塵垢粃糠猶或陶鑄善人乎

釋忍性姓伴氏和州礒城嶋人也歲十一投信貴山十三搢不食肉十七登東大寺戒壇

延應之間有四律匠于南京圓淨謂覺盛叡尊性就尊受篇聚之學兼聽盛之持犯建長四年語同學曰正今南畿毗尼屬我尊丈也東州未有人矣我雖未得頗欲先度目是我輩之志也乃如常州宅清涼院闡律學弘長之始入相陽止清涼寺平副帥時賴鄉道釁創光泉寺而居武州刺史平長時欽性律行新極樂寺延之性移焉熾唱開遮東方之民靡然偃風初正嘉中有沙門營一宇安丈六彌陀像名曰極樂寺未落而亡武州之父重時遷其宇于今地爲齋場至此武州與其弟業時勠力修營成巨刹性戒講之餘切于興福募衆緣造丈六文殊大士今般若寺之像是也寬元初集王畿癩人萬餘施食授一日夜八關齋戒薦母氏之諱也奈良坂有癩者手足繚戾難于行丐以故數日不飧之有矣時性在西大寺憐之曉至坂宅負癩置鄽市夕負歸舊舍如此者數祀隔日而往雖風

雨寒暑不缺焉癩者臨亡誓曰我必又生此間爲師役酬師徳而面留一瘡爲信耳果性之徒中有瘡于顔者善供給人呼爲癩之後身性詣四天王寺聞豊聰太子四院施薬療病悲田敬田事志慕焉自此處處搆療病悲田之院其藥谷療病所二十歳間瘥者四萬六千八百人死者一萬四百五十人已而活者踰五之四也是役也平副帥時宗發之性轉成之故以土州大忍莊充其費遠至龍華也永仁二年奉勅管天王之主務捨俸餘益悲敬二院此寺大門之外有衢門俗曰鳥居鉅木宏材歳久朽頽性出新意以石新之高二丈五尺堅確瑩滑國人拭目嘉元元年六月病七月十二逝府官以降受戒者連屬壽八十七性修營伽藍八十三所塔婆二十基大藏經一十四藏諸州河橋一百八十九所

贊曰予考性師之事利濟之迹可見矣蓋又出其家焉抑不知戒之挾檀乎檀之挾戒乎

元亨釋書卷第十三

大日本國延文庚子六月有　旨入毘盧大藏海藏禪院高居比丘單況等謹募衆緣恭爲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文武官僚資崇　祿位國泰民安命工鏤梓與
大藏經印板並行一部計三十卷　貞治三年甲辰正月　日謹題

元亨釋書卷第十四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檀興七

菅原寺行基　愛宕山慶俊
禪林寺眞紹　觀喜法師
寂仙法師　補陀落寺勝道（日光開山）
恒寂法師　高野山眞然
高野山祈親　蓮入法師
眉間寺道寂　谷汲寺豐然
相應寺壹演　山崎寺慈信
行願寺行圓　良峯寺源算
六波羅蜜寺光勝　神護寺文覺
東大寺重源

釋行基。世姓高志氏。泉州大鳥郡人。百濟國王之胤也。天智七年生。及出胎。胞衣冪纏。父母忌之。弃懸樹枝。經宿往見。出胞能言。父母大悦。收而鞠育。童稚之時。與兒輩遊。動讃佛乘。村里牧豎之兒。捨牛馬而從者數百人。其主或覓兒童馬牛。到基所。聞其讃說。不問兒畜。感泣而忘歸。基之說誨頃。牛馬散諸所。主各以爲已失也。說已。基上高處呼牛馬。應聲而來。各主牽去。率以爲常。十五出家。居藥師寺。學瑜伽唯識等論於新羅慧基。又從義淵益智。證二十四受具足戒於德光法師。基事行化。道俗追隨之者以千百數。所過遇嶮難。架橋修路。指其地之可耕墾。點其水之可灌漑。穿渠池。築堤塘。計畫功績。不日而成。州民至今賴之。王畿之內。建精舍四十九所。諸州往往而在焉。基嘗行化。返故里。里人捕魚而宴池邊。基過其地。年少戲以膾薦基。基受之。須臾臨池吐出。皆爲小魚游泳去。見者驚伏。基私度沙彌。敕禁圄。身在獄中而出遊里閭。獄吏以聞。詔赦之。聖武帝甚敬重之。天平十七

年爲大僧正此任始于基時智光法師者有辯慧嘗疏盂蘭盆般若心等經聞基擢授曰我才智宏淵行基只營小行耳朝廷弃我取彼何乎抱嫉恨隠山谷光一夕俄死其徒以忽殂未葬十日而蘇語諸弟子曰冥使驅我而行路有金殿高廣光燿我問使者此所何冥使曰汝稱智人何不知之行基僧正受生之處也又進行望見煙熖滿空問之荅曰汝當墮之地獄也既而到閻王所王呵曰汝於閻浮提日本國有謗嫉行基僧正之心今所以召汝者治其罪也非命終也即令抱火銅柱我肉鎔骨融而後放還言已馳謝基基時在攝州造難波橋遥見光來而微笑光伏地作禮悔謝説夢事二十一年正月皇帝受菩薩戒及皇太后皇后乃賜号大菩薩二月二日於菅原寺東南院右脇而寂年八十二基之所過耕夫捨耒耜織婦投機杼奔波禮謁村閭闐咽而不容易往來云

賛曰佛法入日域而二十歳豐聰皇子在儲禩而讃佛乘居儲貳而宣眞諦其後五十年基公出焉伴孩癡而顯異受皇王之大賜欲揚教法先營刹寺幾向半百諸賑相次趯乎基之爲名也我道之地乎

釋慶俊姓藤井氏内州人事道慈學空宗居大安法華寺嘗開愛宕山爲第一世天應元年爲僧都性懷悲愍好施貧病

釋眞紹幼事弘法大師長受灌頂于實慧僧衡之間建禪林寺貞觀十五年七月七日滅

釋觀寿和州人也行住坐臥唱彌勒号好修古塔廢寺自曳材運土或乞路人加助常撾鼓唱彌勒上生兜率天四十九重摩尼殿等偈而勸發人心歸寂時異香盈室

釋最仙嘗任常州講師戒行備足四衆歸崇性抱利濟修寺院掃堂宇夷嶮途架絶梁走急救危切於己逢旱澇不待延請祈求修法屢有感應問疾餉餓存活之者多俗号悲増

大士

賛曰吾法有莊嚴佛土之句是大心士之事業也請師嘗新宇修廢寺夷嶮塗架絶橋皆是也佳哉彼莊嚴者此莊嚴也矣

釋勝道姓若田氏野之下州芳賀郡人早出塵累鑚仰勝業州有補陀落山峯巒峻峙振古未有陟蹤者道以神護景雲元年四月企跋渉路險雪深雲霧晦暝不能登止山腹凡經三七日而還天應元年再登又興先志亦屈而退延曆之始季春之月發大誓致勤修且曰者回不到山頂亦不至菩提漸達于頂衆峯環峙四湖碧深奇花異木殆非人境道堅誓所遂悦目喜心乃結蝸舍於西南隅修懺又三七日道雖究山區未盡湖曲三年之隻造小舡浮東湖西南此湖備極游蕩就其勝處建伽藍曰神宮寺居四載道行與靈境並傳桓武帝聞之敕任上野講師又於都賀郡創華嚴精舍大同二年州界大旱刺史令道祈雨道上補陀山行法雩甘雨速降百穀皆登

釋恒寂天長帝第二子也姿儀端雅好讀經史綴文辭承和帝冊爲皇太子監撫之暇志慕佛乘常辭儲位事逃遁帝不許承和七年天長上皇崩九年弘仁太上皇崩太子廢爲金紫光祿大夫謂左右曰元志逃佚今是時哉乃隱淳和院東亭子俗曰亭子皇子嘉祥二年蘿髮受沙彌戒時年二十五貞觀二年受具足戒勅從眞如阿闍梨稟兩部密法晩以莊田資產捨大學寺大學寺者弘仁帝之故宮也天長太后改爲佛寺寂造丈六彌陀像又度諸經論等寺供僧額皆寂之所置也仁和元年九月二十日浣沐淨衣入室禪坐翌日禪扉不開弟子怪之啓戸見之向西跏趺近而觸之膚體已冷年六十有三見才操似父寂出家日二子同剃落寂善草隸弘仁天長二皇世稱二妙然論者言弘仁勁筋乏

肉天長豊肉軟筋筋肉均平肥瘦適宜者只亭子皇子也

釋眞然姓佐伯氏讃州人弘法大師之甥也就而學密乘又受眞雅之灌頂法臨入定語然曰我以此山付汝汝其勵志營搆爲鎭護之靈區眞言之教場汝其勗乎盖金剛峯寺此時未成故有此遺訓然盡心於營造以故高野之峯爲然之門院寛平二年爲僧正三年九月十一日滅

釋祈親七歳喪父十三投興福寺學相宗有聰慧譽偶省母疾落髮母尋死自此持法華薦二親時稱持經者以故名焉（祈恃怙し冥福故自字ミ祈親）行年六十忽自念言二親之間我只一子偏蒙愛憐報生苦樂怙不省豈孝子之情乎便詣長谷寺期一七日索知恃怙生處第三日夜夢或告曰西南有山曰高野金剛峯汝其往彼必得感知乃以指指西南其指端放一光金剛峯寺山川殿宇灼灼在目翌日赴紀州已而至高野此山弘法定後距今八十余年廢毀尤甚荊棘塞路親披榛莽到塔所祈求如長谷一日忽淨眼根見覩史内宮庭上有三莖蓮華菩薩各坐二花一花未開親問曰是菩薩爲誰對者曰此二大士汝父母也是汝法華讀誦之感報也其不開之者汝當坐耳親見野山之廢委身修營不幾榛棘復輪奐金剛峯之再興者實親之力也

釋蓮入居伯耆大山寺勤精修覓弘之間詣長谷寺期七日誓曰願大悲者示我來世所居第七夜夢一比丘從殿帳出曰自此西南九里有勝地汝止彼修練必生兜率内宮覺感甚即至彼東西山高地形邃閒而無堂宇又絶人蹤入偏邃夢事居一樹下其夜西方有光入以謂魅怪也夜夜如是然無嬈害一朝往光所有大巖上置石板敗葉埋積苔蘚周封入去蘚葉立板拂拭石面雕彌勒三尊像其刻畫奇妙殆非人工也入作奇想益固

前夢普告四來勸建精舍經年終于此臨亡
果有祥端
釋道寂未出家時貪營家產不爲佛事一旦
幡然志剃染便思忖我塵垢甚厚豈容易發
菩提心乎當祈佛祠乃詣長谷寺一七日夜
精修欣求夢老僧語曰菩提心無體相即如
是心名菩提心覺而猛省便出家浮遊名山
靈區後居元興寺坐禪念佛夕陽時必向西
觀想又移住眉間寺其主者有舊好嘗措作
一磔手半觀音像一千軀功未竟寂戮力勉
勵不久而成寂修福業鑄洪鐘三捨東大長
谷金峯三寺又安三年十二月小疾唱彌陀
而終年八十餘
贊曰予見諸子之有爲也不徒爾矣道之興
者勇也寂之興者業也然者承託也觀者依
孝也愼終者入也輔舊者寂也皆各有旨乎
哉
釋豐然欲營勝藍安觀自在像延曆中相攸
至美州谷汲構精舍當平基鑿一巖忽石中
油出然生希有心誓曰我於此地安大悲像
若博利來世願此油益多言已湧如泉然大
喜便安十一面觀音像長七尺五寸自是靈
感溢傳延喜中朝廷聞其瑞應賜額華嚴寺
其油漸微今猶足殿前常燈云
釋壹演姓大中臣氏洛城人父備州刺史治
知也演少翔仕途二兄相繼亡因而厭世幻
拋窮纓師藥師寺戒明出家承和二年受具
戒常持金剛般若眞如關科見爲法器授以
密教演居止不定或宿市鄽或住水邊適至
河内一老嫗讓宅曰此地商賈之巷魚鹽之
津非師深悲誰諭愚頑邪願居此宅成精藍
焉演平基趾土中得古朽佛像支體不全人
傳爲異漸達天聽敕將作監監營搆賜額曰
相應寺演運黒土築方丈壇安尊像壇纔白
恰似塗粉見者奇之又建感應寺事在寺像
志皇太后不豫延演持念病即愈貞觀七年

太師藤良房寢疾百方不効屈演加之所憑立差上大悦擢僧正演抗表辭之上不許九年七月十二日乘小舟浮水奄然遷化年七十五謚慈濟

釋慈信有神異常飛鉢乞食故世号空鉢上人初攝州中山有十一面觀音像昔上宮太子令百濟佛工刻之像成時時放光古老傳像放光照巖其崛成金色延喜中信對像啓曰我此日域何地爲靈區乎我願㢢力於營斡其夜夢像告曰我平等慈悲無刹不現然山州上崎其民緣熟信乃移像於彼又飛鉢求營造邪葦多作侮慢此類咸受疾邪衆悔過歸像疾盡愈一日信採花而出還見無像受尋四旁去房半里像在草裏而立信已到此像語曰我非厭子而去此地來世多吉祥故我來此子只歸院安居信以像言書側石四來聞見傾伏營攝不日而成

釋行圓鎮西人寬弘二年遊帝城頭戴寶冠身披革服都下呼爲革上人圓持千手大悲陀羅尼又欲得好材刻其像一夕夢沙門來告曰明日送爾異材翌朝果一僧至語曰賀茂神祠側有一槻木蔓苔纏封不知幾千百歲其外似朽內甚堅實每至六齋日槻畔有誦千手神呪音近見無物遠聞有聲自古名爲異木是子之所求材也古老傳言昔城北出雲路有小女臨鴨河浣衣一箭泝流而來女取見之鴨羽加箬女携還家插簷牙自此女娠已而生男兒父母問其夫女曰無父毋以爲匿也兒三歲父母議曰世豈無父而有兒乎思此里人乎宜具酒膳大宴里夫令此兒持杯試告言以此杯置汝父所其得杯之人便兒之父也議已多會鄉人數爵之後令兒送杯時兒取杯穿衆人出堂而置簷上鴨箭所父母及諸耆怪之相議曰是箭屬鴨羽宜姓此兒爲賀茂氏（鴨和訓賀茂也）於是兒化成雷上天母又同時登天而去今之賀茂中祠昔

爲田中時田主已挟秧數畝其苗俄變成槻樹母氏降樹下爲神今賀茂中宮是也見又降爲神賀茂上宮是也其槻歳久偃仆世貴爲靈木不庀樵材故至於今也子乞神官刻菩薩像圓喜而詣神主告事神主不許不日而成像長八尺營行願寺安之以圓衣草俗呼行願寺爲革堂後仁弘法師得餘材又造八尺像安良峯寺

釋源筭因州人母娠時勞苦異常及誕以爲不祥子棄之路傍牛馬不践鳥獸不害三日無少傷隣人憐之收而育之及總角上叡山經年剃落受戒壯歳還俗丁母喪不任哀毀返本山登壇重受時年四十五後至西山良峯枕石漱流清修自適欲創道場其址不平岩石磊砢難施畚鍤筭愁之一夕夢異僧告曰上人莫愁我助健夫次夜野猪數千鑿碞負土翌早見之基地坦衍乃創蘭若良峯有午鳴之地者自筭始筭持佛舍利三粒一朝失一粒筭常憂之寛治五年九月啓法華講會供舍利席上得舍利一顆即所失之者也筭悦之其始失舍利後左肩生疣已數年矣及舍利返疣自愈乃知舍利包在疣中開見異之自入良峯七十餘年不践紅塵長郎白雲京師邊地慕風奔赴漸成寶坊徒衆益繁筭厭諠鬧去寺不遠別攙草菴閉門宴坐動經時日七十年來不破齋或數日斷食衣無蟣蝨身無瘡疥池鮭聞爾庭鳥相馴承德三年暮春結定印端坐而逝經日容皃不變其徒闍全身年一百一十七歳

贊曰或言古之興建必有感何對曰神靈助發也曷爲然有道也蓋膏油非石礫之生也豚猪豈使役之類乎柄佛出地中靈像立草裏緣古若枯一旦就斲寧非神助乎因此而言五子者有道而感者歟

釋光勝不言姓氏爲沙彌時自稱空也人又不諱言空也少好佚遊天下殆遍所過道塗

多爲利濟荷鋤鏟斂拾石甎濕架破橋修廢
寺無水之地多穿井井必甘冷以其常唱彌
陀号俗名彌陀井往往而在焉荒原曠野毎
逢遺骸掲聚一處念彌陀名灌油而燒過弱
冠於尾州國分寺薙髮爲沙弥天慶元年入
王城於市鄽唱弥陀勸化人人呼爲市上人
天曆二年四月上天台山從座主延昌得度
五年京畿疫死屍相枕也憐之自刻十一面
大悲像祈之像成疫止其長一丈於洛東勸

四衆創一藍号六波羅蜜寺奉安像焉也居
播州揖穗郡峯合寺看大藏有不通處夢金
人來說阿州海中有嶋曰湯嶋觀自在感應
之地也乃焚香臂上七日夜不動不睡願見
大悲眞身其像放光也在雲林院一日入城
有老翁倚城垣其負甚寒齒牙相戰也曰尊
老凛寒何立此乎對曰我是松尾明神也頃
受般若法味未上白牛（法華曰享敷綩綖）綻綖之車以故貪凝
之風逼我膚師善法華願有意乎也脫衣度

與曰我著此衣讀法華者四十年其妙香薰
皆染是衣今獻之可乎神悅受之便披身相
温如無復寒氣老鍛工禮也曰日暮道遠如
生死何也敬曰只專念彌陀工辭還中路逢
賊工潛念弥陀賊見工曰空也上人也捨去
應和三年八月集名德六百人於六波羅蜜
寺慶讀金書大般若經此日文殊大士現比
丘身交衆語在淨藏事中始也寫經欲以水
精爲軸其玉凡一千二百顆不可容易而得

也詣長谷寺歸途次勝部寺一比丘問也此
行何乎乃說軸事比丘曰是寺昔有沙門發
君願而未書經先貯軸珠不幸而命終指曰
我來世必竟功莫令玉散失乃造石函埋在
地中今聞君言恐再誕乎便將也穿地果得
軸珠奥羽二州夷狄之地佛化少至也負像
經往彼說法二州順化者多和州別駕伴涉
職妻年老爲尼常詣也聽受天祿三年九月
也送破衲尼所令其綴十一日尼補緝已馳

娉曰我師期近汝走速献娉及復曰上人入
滅尼不驚也臨亡時著淨衣執香爐端坐語
門人曰無量聖衆來迎滿空語已氣絶而手
中香爐不傾時香氣滿空音樂響天年七十
臘二十五
賛曰天慶之前念佛之人希矣也公出此時
鼓黔首之民倡市鄽之佛事其後信空師挾
性具而和之方今孩嬰稚兒戲謔娯悲靡不
以彌陁爲口号者也化之遺也懐乎也之檀
興者不在彼而在斯興
釋文覺姓藤氏親衛校尉持遠之子也覺俗
名盛遠以家業早備宮掖衛兵曹年十八誤
斬婦首因茲薙髮修歴靈區後回上都至城
北高雄山寺院宇朽頽榛莽埋路曾以謂昔
弘法大師與八幡大神覿於此地唱和密乘
況寶字神護之間國祚有虞故大神託和清
建精舍是以光仁帝号神願寺天長改今
名近世王室艱厄恐此寺圯廢之所由乎我
雖居方外皆王民也斯地之廢二諦之亡也
於是乎發憤竭力於修營乃作化疏普于諸
檀一時入保元二皇宮奏幹事適宮宴絲竹
迭起群臣歌舞不遑以聞覺性強直以爲侍
臣阻沮也便近宮闈捧疏呼稱覺聲麁大絃
歌錯紊上皇大怒付廷尉獄又竄豆州始武
衛將軍源頼朝自永暦貶屛此邦逐客放臣
羇旅艱窘聞覺新謫逃虚足音猶得一見況
故都名僧郷情可攄就而謁且曰父祖受官
誅身錮遠黜願以我髪煩師手可哉覺熟視
曰公必領天下兵馬之權不可失也自此益
狎治承之末源公奉詔伐平族至文治始盡
殪元暦帝賜元帥之任果如覺言以故與源
帥善神護之搆復不久而成源眷日渥道福
倍盛又修東寺二寺之修營覺之力居多覺
耐苦行他人不及嘗在那智山發大誓七日
立瀧下時臘月頭髮皆凍瀧水觸之其聲琤
然過三四日僵體通冱氣息已絶而身不傾

忽一童兒來以手摩覺自頭至脚其手甚暖覺乃蘇問曰何人對曰不動尊使我保護師耳言已上天覺益勇健謂明王加我我豈慮命從今增日盈三七然其後瀧水煥如湯又無寒苦覺受瀧水竟三七日其責豆州誓曰我若成神護之修波上舟中至豆州不言父近不敢飲食而命不終或又遠焉營復之不成也營復之不成也生何如死經三旬著州上遂無飲食云

釋重源黑谷源空之徒也仁安二年踏海入宋適與明菴西公遇于四明相伴上台山拜蘂餅峯阿羅漢又返明州見鄮嶺舍利瑞光三年秋偕明菴歸治承四年東大寺罹寇火朝廷令源領幹事源以爲昔聖武大帝舉斯役以王者之威福猶募幹緣于天下蓋分勝利于萬姓也故聖疏曰一針一草各人各佛況近出王室多故非官司之獨有也我盡顚貧而神官造乎源有巧思乃作一輪車大可容身車之尤貼詔書右幹疏巡行州縣勸勵萬民其巨楹碩梁長二百尺大數十圍源巧畫妙計運轉如神梓人皆附而乞指授十餘歲建久六年春三月落慶上太上皇從百司幸寺大將軍源賴朝監護宿衛法事之壯觀也源沒置遺像于寺予遊東大寺衆人聚一所予怪而往古殺舊杖人爭頂戴予問故對者曰源上人之遺具也詣寺者必先捧戴摩捋予熟見其杖殺光瑩如也蓋把玩之爲也是以知源之遺愛矣耳

贊曰昔者禹竭力溝洫後世稱禹以大功者是也然禹之德亦廣矣方今言覺源者只稱其功而不稱其德我恐二子亦有禹之廣者乎蓋功亦德也夫功者德之顯者也德者功之隱者也隱顯不二所以爲德者一也學者思之

元亨釋書卷第十四

大日本國延文庚子六月有　旨入屋大藏海藏稲院寓居比丘聖況等謹募衆緣恭爲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文武官僚資崇　祿位国泰民安命工鏤梓與
大藏經印板共行一部計三十卷貞治三年甲辰正月　日謹題

元亨釋書卷第十五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方應八
聖德太子　役小角
越知山泰澄　南天竺菩提
林邑國佛哲　伏見翁
勝尾山善仲　彌勒寺開成
園城寺教待

聖德太子者用明帝第一子也。母后夢金色比丘語曰、我有救世願。願託后胎。后問誰乎。對曰、我是救世菩薩、家在西方。后曰、妾腹垢穢、豈當聖居。對曰、吾不厭穢、唯欲濟、言已躍入口中。覺後喉裏若吞物。而後娠。及八月胎中而言、聲聞于外。敏達二年癸巳正月朔、后廩遊至廐閑、不覺而誕。時赤黃之光自西來照宮中、至此已十二月焉。嬪御驚抱上殿。四月而乃言、能知人擧止。軀體甚香。懷抱之人奇馥染衣、數月不滅。六年冬十月、百濟國貢佛經論等。太子奏曰、欲披閱。帝驚而問之。對曰、昔在陳國住南嶽、粗見斯文。帝怡喜焉。推古三年夏五月、高麗沙門慧慈來、號爲博物。敎慈太子師。太子語曰、法華某句闕一字。公知之乎。慈曰、我本國經亦無此字。太子曰、昔吾所持經有此字。慈曰、經在何處。太子微笑曰、隋國衡山寺。十五年秋七月、差野妹子如隋國。令曰、我先身所持妙法華在衡山般若臺。汝之彼取來。彼山吾法友只三僧在焉。乃以三法衣付妹子曰、此信衣施三僧。妹子承命入隋、登南嶽、果遇三沙門。陳太子之旨、與三伽梨。三僧驚怪感喜、乃取一漆經函付之。十六年妹子得經而歸、獻太子。太子曰、此經非我所持。老僧耄寄耳。斑鳩宮有淨殿、号夢殿。每入必沐浴。太子製諸經疏、若有

擬即入此殿金人必自東方來諭以深義秋
九月太子入夢殿閉戶不出一七日宮中大
怪慧慈曰太子入三昧矣八日之晨玉几上
有一經卷太子告慧慈曰是我先身所持之本
年一部複一卷也妹子取來之者我弟子之
經也吾定中取來也乃以落字之所示慧慈
大奇之太子薨後山背大兄王得此經六時
禮拜一時失經不知所在世傳法隆寺妙經
是也或曰妹子取來本十七年秋九月隋使
來曰去秋皇太子駕青龍車取南嶽衡坊經
凌虛而去二十一年冬十二月遊片岡逢菩
提達磨初二十年夏四月太子製憲章一十
七條國人賴之十四年秋七月帝請太子講
勝鬘經太子披袈裟握麈尾坐師子座儀則
如沙門講已天雨蓮華大三尺帝大喜即其
地建伽藍今橘寺是也冬十月勅講法華於
崗本宮帝嚫播州莊田一千畝太子即納法
隆寺十七年製勝鬘經疏二十年春正月製

維摩經疏二十二年秋八月蘇我馬子病太子
勸出家親授其戒此歲製法華疏初敏達七
年奏曰白黒月初八十四十五是爲六齋此日
諸天檢國政乞天下止殺制可用明二年太
子年十五秋七月帥官師討物部屋取白膠
木刻四天王像乞冥助大連亡於攝州玉造
岸上建梵刹安天王四像推古元年移於難
波荒陵東二十五年太子入定見皇統出奏
曰後代帝王多災害非佛法力難固寳祚願
建精舍鎭皇圖帝從之乃創寺於熊凝村初
敏達十二年百濟日羅來身放光神異不測
太子微服從諸童子入館見之羅指太子曰
是神人也太子走去易衣而出羅再拜跪地
曰敬禮救世觀世音傳燈東方粟散國太子
從容而謝之羅放光太子亦眉間出光謂左
右曰我在陳彼爲弟子常禮日天故有光耀
推古元年夏四月立爲儲貳萬機委之七年
夏四月百濟王子阿佐詣謁禮太子語在資

治表十六年秋八月隋使來太子微行伺之隋使指太子之所曰彼有眞人氣二十六年冬十月語妃膳氏曰我在南嶽承達磨勸誘生此土我今只世緣二期日二十八年太子寢病帝慰問曰太子有所思乎朕乞不違對曰臣以不侫居儲位久柄樞務聖恩未酬餘何索邪唯恨能凝精含規模甚小願上改造亦是寡壯帝甚耳嘉許之今大安寺也春二月五日語膳氏曰我昔在震且持法華今爲

九

日域副貳流傳佛法弘宣一乘吾能事畢矣不樂久居五濁妃反袂鳴咽又曰我今夕去矣子可伴也乃沐浴新衣妃亦然二人共入寢翌朝日上太子及妃不起侍嬪褰帷二人長逝太子年四十九其夜天地變瑞甚多四海萬姓如喪考妣哀號之聲盈衢路喪斂之夕太子并妃容皃如生身體薰郁兩屍輕只其衣之重而已太子有驪馬甲州所獻常駕此馬科長廟葬日驪自負鞍從車殯已向廟

六嗷高踞而翺過七七一鳥飛來集墳上烏鳶有來此鳥拒去時人号守墓鳥三年後不見慧慈在高麗聽太子訃慟哭曰太子大聖人也我雖異域心在金蘭哲人亡矣我獨何存來歲二月取滅必與太子同時日至期果然太子有六名誕廐邊故曰廐戸用明帝愛敬居宮南上殿故曰上宮八人奏事一時普聽故曰八耳睿明仁恕故曰聖德豐聰耳聡者八耳之同稱也太子造九伽藍四天王寺

十

法隆寺元興寺中宮寺橘寺蜂崗寺池後寺葛城寺日向寺

贊曰昔者薄伽梵楞嚴會上有大警句賢聖應化不出密因只除臨終之遺付也蓋識像季之枉誤耳太子生吾國醇厚之時孩孺神靈不慎本質哉此凝朴之民鄉彼玄妙之法感應指撝疑恠自絕亦大士之善權其唐棣之華乎不然者斯民不易覺也況勝海之嚚頑守屋之暴梟其時猶有跋扈狂僭乎政令

三十載憲章十七條宣傳眞教翼賛
聖朝微太子吾道殆弗昭昭矣嗚呼南嶽導
化之末檀者東域佛法之根苗乎
論曰上宮太子神異無方實應化之選也然
實名不協矣曰不然此書專用摩訶衍今夫
貴薙染賤冠巾者小乘之儀也修多羅有心
出家身出家大乘主心不言相矣太子豈冠
纓之所絆乎況方應之科不滯相也今之布

置順科意耳曰諸經之有序列也先比丘後
菩薩至此不倫寧有據乎曰阿闍世王經有
文殊迦葉讓坐位已而文殊所將二千在家
在前而住迦葉菩薩五百聲聞在後而坐是也
子若固執比丘相者德光論師不拜慈氏之
謂乎曰思大陳大建九年滅太子敏達二年
誕以曆考之太子五歲時思公化豈有未死
而受生於他方哉曰阿含口解十二因縁經
曰人年老少識多忘者識轉[illegible]向後生處夫

塵累之人尚存此身赴他界況救世之大士
分身百億何容疑於其間乎曰太子古傳曰
太子四十七歲冬語妃曰昔我在南嶽修道
名曰慧思有婆羅門僧達磨者後魏文帝太
和八年丁未十月入支那遊歷衡山於是達
磨結草菴六時行道時問曰公修道幾年
對曰二十餘歲思曰得感應乎對曰無達磨
良久曰禪定易獻濁世難離今遭素交我意
足矣子何更數生居此山不移餘方惜哉化

之不博乎海東有國願子生彼地三毒雖
厚聖化可宜子其思之乎思曰公誰人乎對
曰我是虛空也言已東去思大尋又六時行
道年方五十後魏皇始元年庚申長逝然則
聖言不虛故我生此國安撫百姓興隆三寶
又捨此身生賤種出家修道誓度有情是我
本願也妃流涙曰殿下之言非妾所知哀哉
舍我而去太子曰我只世縁二歲耳古傳又
曰太子曰我昔生支那爲賤人聞比丘說法

華道家事比丘爲沙彌修法華三十年終衡山當東晉之季也又爲韓氏子出家修道居衡山五十年宋文帝世捨命又爲劉氏子出家修道四十餘年終于衡山又爲高氏子修于衡山六十年終焉又生梁相家出家上衡山修練經七十年從陳國生此土流通佛法此等奇迹子盡備載今只二十六年纔數語何其踈闊哉曰史法正歲時不即爲贅焉我謂作古傳者不點南北史耳其事可取其年不可取故我摘數語繫于年耳吾今詳語汝吾祖之入梁傳燈作普通八年丁未過魏作孝明大和十年然嵩明教著正宗記曰普通元年庚子魏明帝正光元年也我考南北史及諸禪冊嵩文爲正也古傳之錯少似于傳燈今古傳曰後魏文帝大和八年丁未十月蓋并傳燈之魏年号梁甲子而言一謬也我祖之在支那也九歲諸書無異說今曰二十餘歲二謬也又曰思大遷化年爲後魏皇始元年庚申是大不然南嶽願文曰歲在乙未生魏國蓋魏宣武延昌四年梁孝武天監十四年也若失皇始者太祖道武之年号也況皇始之元丙申也非庚申先延昌一百二十年三謬也而作古傳者不必因傳燈而相似者贋本多同耳古傳又言思大先世不多乖時只其思公本傳有一生岩二生塔三生藏今曰五生雖不合支那太子詳說無妨耳今曰上衡山修練七十年從陳國生此土本傳曰陳大建九年逝壽六十三不多違也然則傳燈等諸書皆曰思大生和國鑑眞又有言古傳之文雖錯歲時不無其事嫌文詞事春秋之法也子議吾乎

役小角者賀茂役公氏今之高賀茂者也和州葛木上郡茅原村人少敏悟博學兼仰佛乘年三十二棄家入葛木山居巖窟者三十餘歲藤葛爲衣松果充食持孔雀明王呪駕五色雲優遊仙府驅逐鬼神以爲使令日域

靈區修歴殆徧一日告山神曰自葛木嶽跨金峯山其間危嶮雖苦行者猶或艱汝等架石橋通行路衆神受命夜夜運嵓石督營搆小角呵神曰何不早成對曰葛城峰一言主神其形甚醜難晝役待夜出以故遲耳小角促一言主一言主不肯小角怒咒縛繫之深谷一言主託官人曰我是管逬寇之神也竊見役小角[illegible]國家不急治殆乎危宮人以聞文武帝下敕召小角小角騰空飛去不得

追捕宮吏設計略收其母小角不得已自來就囚便配豆州大嶋居三年晝守禁而居夜必登富士山行道踏海而走猶行陸其疾飛鳥不可及也黎明歸嶋大寶元年放廻近京師凌虛飛去小角嘗在攝州箕面山山有瀧小角每入瀧口謁龍樹大士覺後搆伽藍自此号箕面寺為龍樹淨刹世曰小角自坐草座載母於鉢泛海入唐

賛曰道德全者鬼神不得而窺矣役君神異可謂不測者焉然遭神誣受竄譴豈咒力有未充之處與古記曰道昭師在唐時五百群虎共來作禮一虎人語曰新羅山中衆虎之所伏也願師赴山導我暴獰昭默受請乃至彼講法華群虎側聽其中有和語者進曰我是日本國役小角也昭愕然問曰何在此對曰本國神曲諂是以我遁去化異類耳然或又有雉矣亦可以為善應無方之一端矣而此事年代少乖故我不系本章疑又役之放

逐古史或有誤乎方今攀大峯之嶮巇撥葛領之深邃者皆祖述于役不以形服而易懷也嗚呼役之化迹盛乎哉

論曰治容粉黛者惑我肉眼也不得不容好醜於其間矣鬼神不然具分天眼豈言嫫惡于形皃哉一言主神豈其然乎曰渭中有冐神曾與胥班語班令其出神曰我負醜鄉善圖物容不出班於是拱手與語曰出頭見我神乃出首班以脚畫地忖神覺之便没水故

置其象於水上唯有腰以上又秦始皇將於
海中作石橋或云非人巧所建於是海神爲
之竪柱始皇感其恵乃通敬於神求與相見
神曰我形醜約莫畫我始皇乃從石橋入三
十里與神相見帝左右有巧者潛以脚畫神
形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轉馬纔上
前脚其跡地即没僅登岸是等事又異域之
神耻醜者也夫鬼神多類豈言好醜之有似
吾輩乎以渭海而言一言主曷其不然邪

釋泰澄姓三神氏越之前州麻生津人父安
角母伊野氏夢白玉入懐而有孕白鳳十一
年六月十一日生時白雪降落庭宇皚皚産
屋之上積寸餘及五六歳不交見輩不遊闤
闠百戲喧巷衢未曾出見唯以泥土作佛像
以草木搆堂宇或采花水合掌供獻率當戲
娯持統六年道昭和尚遊化北地適投三神
氏忽見小童頭現圓光覆以寶蓋昭獨見餘
不能見昭驚告父母曰此兒神童也加敬育

焉時澄十一歳十四時夢身坐蓮臺傍有僧
門語曰汝知否我是汝本師也住在西方汝
所坐蓮者觀世音所持之花也汝可以比丘
形施什一面利生普照之德覺而怪喜慎不
語人其歳冬父見兒夜夜失之恠而見安方
曰季見每夜潜出汝越所止安方來敎竊伺
出時匿身躡跡到越知峯巖洞中弟入內禮
拜數百高唱南無十一面觀世音神變不
思議者言已出洞登峯頂崇巒峭峙安方不

能昇返宿洞中遲明歸家報父未脫復弟兒
歸後棲遲此峯苦修練行自蘿髮爲比丘衣
藤皮食松葉修懺積年發得智解自然感悟
密乗大寶二年有小沙彌自能登嶋來謁澄
含笑曰相需者久矣汝其來也宜爲給使便
付鉢多羅令守護焉澄不言晝夜風雨長時
行道禮讚其苦勤殆非人力之所能而此沙
彌如影不暫離常卧雪裏澄名爲卧行者答
比丘來寓語沙彌曰勵勸進趣是名爲行卧

者怠倦之儀也何稱行者乎時沙彌又卧也擧首荅曰行有二種一身行二心行子之所論者身行也子之所修者心行也當八苦之寒風卧罪障之積雪仰阿字之大空見大日之光照淨菩提心觀慧相應念念增進豈非心行之微趣乎客聞之感歎伏膺此沙弥元無學業忽吐深旨人以爲異沙彌逢北海稅船飛鉢乞供率以爲常和銅五年羽州官租馳船而過沙弥又飛鉢乞米船師神部淨定曰此官米有定數不足充供沙弥還山時船中斛米如鴈相連飛來峰頂淨定嘆未曾有入峯禮澄曰早心多貪悋師淨供而是官租願還供餘澄笑曰非我所知小沙弥之爲也汝向彼謝之淨定如教沙弥曰只留小供餘盡還汝淨定曰今此峯巒崎嶇摺疊許多米斛爭可運移澄曰汝只歸海濱艤舟而待此沙彌能可返移淨定返船所其米如前飛還淨定見之感激轉深輸官畢不歸本邦入山事澄採果拾薪百役不倦澄名爲淨定行者澄謂客曰沙彌心行者也淨定身行者也養老六年秋上不豫醫巫不効上語侍臣曰朕聞越大德神異不測朕病恐待其乎宜澄赴都在行只淨定一人而已澄及晡入宮顧定曰吾三鈷杵在白山室急採來定還山採杵黄昏授澄王公以下莫不嘆伏皆曰澄不可言也定又奇矣澄近錦扆手把三鈷杵口誦忿怒明時定屛息淸涼殿壁形甚醜如老猿起居不靜死類其貟年少髻纓靭笑之定怒觸柱宮殿大震如地動群臣惆怕上病益甚澄以杵擬玉體上即愈天平八年天下疱瘡王公士庶死者不可勝計上敕澄修十一面觀音法攘之不數日而疱息古志郡國上山寺一檀信造塔婆至落成日雷電擊破檀信改造雷亦擊之凡三造三壞之檀志不屈然求所以雷之不擊澄聞之往語檀信曰不得爲慮速作寶塔我加助汝既而塔成澄坐[illegible]

傍誦法華儀雲雨降[illegible]雷電鳴輝檀信懼曰是亦擊塔之相也先時皆爾爲之如何澄曰莫愁也諷誦如故忽二一童男從雲中落年可十五六頭髮蓬亂形皃可畏被五處縛流淚曰聖者慈悲赦吾暴惡更不擊塔澄問縁何擊塔童曰此山地神與我盟厚語我曰塔立此地我無住所願爲我擊之以故我屢壊之今依妙法力地主移去我亦受譴今只仰法師之慈救耳澄曰若聽惡友屢壊寶塔亦孔

之醜然此寺無永遠勞擔汲若出甘泉供佛僧我解汝縛不爾不能赦也又雷者此地之妖也此寺東西南北各四十里不可作雷聲二事若能否神童跪曰出水甚易四方四十里吾亦不來矣言已縛解即仰掌承瓶水一滴以指攫盤白巖雷光閃爍上空而去應時巖穴中清泉迸出其水夏冷冬温一寺穿汲縈流瀅澇無異又山中四十里雖夏天暴雨不聞雷霆二事至今不替澄在越知岑常望

白山曰彼雪嶽必有神靈我登見之養老元年到彼果感妙理 大菩薩事在神仙傳中澄居此嶺昔修益勤神異弥著居三年卧淨定二行者相隨餘無人四年苦行之輩相尋來𡾰成多衆天平寶字二年歸越知山居大谷仙崛其山似三鈷杵以爲靈域初大寶二年文武皆勅伴安以澄爲鎮護國家法師養老之法効攝爲供奉賜号神融禪師授以禪師位天平之効授大和尚位改号泰證澄奏曰

願以證作澄蓋不忘父諱也（澄角訓隣）和上聞之龍顏潸然乃賜号泰澄和尚澄自落髮未聴名俗呼爲越大徳至此以泰澄爲名先神亀二年行基法師登白山基見澄微笑如舊識基問白山靈應澄詳語之基感嘆曰元正皇帝号公神融良有以乎哉又公託生三神氏宜乎願三聖（詳見神仙傳）之應迹也予歳已五十七末路多艱不憚險絶來蹈勝地幸聞神化吾心足矣毋過在西土願勿忘盟蚁盜而去神護景

雲元年二月以書與僕射吉備公辭帝曰吾
將還西方願留睿情於佛乘僕射以聞帝哀
歎親灑宸筆答澄澄得御墨誡其徒曰聖筆
寶札置之高架莫忽諸三月十八日結跏趺
坐定印而化年八十六頂放神光山谷變金
天雨蓮華門人闍遺骨于石函澄生平時時
頭上現金光人有見乃隱宿疾者飡鉢飯靡
不瘥驅役鬼神使令鳥獸嘗入葛嶺鄉役小
角以石索咒縛一言主神纏繞七匝澄欲解

縛持念作法其縛三匝已解忽空中有聲叱
之澄乃息縛如元
贊曰予修此書廣索諸記得澄師之事者多
其間怪誕不寡有蠹朽一軸題後云天得二
年淨藏門人神興受口授作傳藏公靈應博
究思興之所聞不妄矣今之撰纂者采諸興
傳焉
論曰或言泰澄感悟密乘豈其然諸何也李
唐開元四年善無畏始至七年金剛智繼來

二師初傳密教先垂拱三年菩提流志入唐
雖譯密經不立宗趣支那有密乘者畏智爲
倡本朝此時未聞密教之名矣澄公雖神異
無方豈有之乎蓋南人不夢駝北人不夢舟
未有名字尚何感之有哉對曰無故而感感
之靈者也有故而感者想而應矣又其澄與
畏智何先曰異域同時乎曰予不見春和之
著草木乎廣苑大林邃谷幽嵓有根殖者皆
悉抽芽吐葩苟無花根即已有皆抽吐我

覺皇之遺化播于東夏也又然支那者園林
也此方者嵓谷也當其化時至或傳而來或
感而得感一也猶何疑哉曰然者澄師何無
系葉而後世澄海二師支派漫衍乎予曰夫
佛乘貴授受睿峯南山宜乎漫衍也蓋感得
者表先馳耳暇恤系葉哉曰如子之言騰蘭
入漢本朝不感踰四百八十五年從旁域而
傳來哉佛化比春和而有偏與予曰卿不云
乎無花根即已有皆抽吐焉漢之時此方爭

柰無花木何當盛唐繞澄師一株而已漸至貞元澄桃海李數榮蕉林子何疑乎

釋菩提南天竺國婆羅門種也遥聞支那五臺山文殊師利靈應發本國駕小舟入唐即登五臺山中逢一老翁問曰法師何之提曰山頂拜文殊翁曰文殊不在也見託生日本國語已翁不見提乃赴本朝天平八年七月行基法師奏曰當迎聖僧聖武帝詔禮部鴻臚雅樂三僚向難波津基率一百沙門共官

僚於海濱調音樂莊儀伏待之須臾西海波面小舟泛泛漸近有二梵僧基迎笑執提手共語如舊識始梵言基能應後和語提亦和甚欵密敕館大安寺東坊十月賜時服天平勝寶元年東大寺銅像成詔提為開眼導師三年四月為僧正時號婆羅門僧正天平寶字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化

釋佛哲林邑國人也有大慈愍衆生貧乏欲入海索如意珠行暇濟便乗舟泛南海以咒力召龍王龍王出波上乃咒縛索珠龍解髻珠欲授哲哲右手結劔印舒左手受之龍給曰昔娑竭女獻寶珠釋迦世尊世尊合掌受之痛哉像末弟子隻手受之哲聞已解印合掌乃欲受珠龍見印解而縛脫乃没海哲空手舟又破時婆羅門僧菩提適赴震旦海中逢之哲語此事伴菩提來天平八年七月也本朝樂部中有菩薩拔頭等舞及林邑樂者哲之所傳也

伏見翁者不知何許人或曰從出土來翁卧和州平城菅原寺側崗三年不起又不言人呼為啞者時時舉首見東方天平八年行基法師迎婆羅門僧菩提歸於菅原寺設供二人甚歡乃執箸為拍板二比丘互舞于時翁俄起入寺又作舞而歌曰時哉時哉緣熟哉三人相共舞如故舊蓋頃年作啞態者為發此言也時時擡頭望東者見東大寺營搆也其卧所自從翁之居名卧見崗因而名翁焉

賛曰聖師之赴感也其所赴異而所以感者同矣吾謂菩提之求曼殊也未必在五臺佛哲之索寶珠也未必在南海皆吾

聖武大帝睿明之感發也不然伏翁何以三歳不起不言一旦起舞唱時哉之句乎好哉

聖境一場之倡和我雖後出不得不擊節矣

釋善仲善算攝州刺史藤致房之雙兒也母源氏紀州刺史懷位之第八女慶雲四年正月十五日夜夢蓮華二莖從空飛入口中覺後胸中如呑物而有娠母以夢故懷胎之間不嘗葷腥常對佛像危坐和銅元年正月十五日平旦誕之母無痛苦而室有異香一胞之中二兒相對不啼哭常含笑在孩稚聰慧過群孺九歳師事太王寺榮湛十七剃髮受菩薩戒甫冠歳學通内外人皆曰夙智開發二人常並頭相語而流涙人無測也嘗欲以其居隣塵寰白其師遁山谷湛不許神龜四年春二人潛逃入山遥見一峯紫雲靉靆思必靈地縛草菴宴居清修今勝尾山也經行之地苔蘚痕分禪榻之畔鳥獸成群常共嘆曰願不捨此身必往淨刹神護景雲二年二月十五日仲乘草座忽飛去年六十一爾後算不語禪坐三年七月十五沖天而没西歳準仲而知云

賛曰古德之示化坐立臥倒各呈善權而全身飛昇而去者鮮矣二子草座沖天非乘願力而來者奚能然乎其後九十年李唐鎮州城有普化和尚於城之北門飛去鈴鐸之響隱隱於雲煙豈異世之現迹乎爭奈遲一鞭焉

釋開成光仁帝子桓武之兄也幼敏穎而志佛乘上甚鍾愛天平神護元年正月一日潛出宮入勝尾山疊石爲塔禪宴其側二月十五日仲算二師經行山中適見問曰神彩麗靚又孔稚矣深山孤閒何爲居此皇子告素志二師驚曰已四旬餘以何爲飡對曰二鳥

銜物置石塔上我等嘗之不知何味而又甘
美日日如是爾來雨露又不霑二人相顧嘆
嗟延歸菴所即日就二師剃落受戒一日二
師與成鼎坐相語嗚咽涕泣傍人聳聽不知
何事良久二師避席揖成曰證本有五智震
法雷五趣只此二句衆人間知餘語不能曉
二公投經臥并讓菴而化之初二師發願寫
大般若經晉白日黒雲俄起雷落地二師以
其地爲靈所規置般若今最勝峰是也人又
憂蕭牛行道其地二公乃種楮於此地上張
羅網不令鳥下傍設欄楥亦拒獸践已而紙
成以書事託成而去成居山爲第二世又業
寫般若欲得淨金水祈求勝相限以七日滿
夜夢一人容儀端嚴衣冠莊麗手持青錦苞
立房側石上曰我以此金與師爲泥墨成受
之便問公爲誰彼人以偈荅曰得道以來不
動性自八正道無權跡能得解脫苦衆生故
号八幡大菩薩覺見几上有金鋌徑三寸長

七寸成感喜交集其所立石今尚存焉又祈
求一日夜夢一人自北方飛來形如夜叉曰
八幡大神令我取天竺白鷺池水來充師之
經滴也成問誰乎荅曰信州諏方南宮也寤
而見之清水盈閼伽器成得金水乃棲桂窟
大桂腹朽自然如洞窟在山中寫般若經寶龜三年二月夢
八面八臂鬼長丈餘率百千眷屬各取經紙
投散山谷夢覺知魔障欲慰供之而不委軌
則忽二鳥飛來落二札祭文儀軌也成依軌
供祭焉又無事矣世傳其軌所謂荒神供也
經六寒暑而功畢金水亦無剩闕就雷墮之
地建道場而安經遠期龍華之會故号彌勒
寺成藏經時誓曰願以此淨業回六趣四生
更冀天子黎庶福壽康寧誓已五體投地時
四方山木皆悉偃僂食頃而條直只西方一
松樹獨猶傴然後三百年寛治末年自朽倒
初寶龜始光仁帝聞金水之事擇官租建如
法堂移桂窟之居及彌勒寺成納田數百畝

爲寺産天應元年十月四日手執香爐向西
低頭而化壽五十八成平時自刻藥師像奉
事焉趨化時其像淚滴至花座後門弟子以
像度經堂其像今猶在淚痕如新濕
釋敎待不知何許人久居園城寺天安二年
圓珍共師與新羅山王二神相勝區到園城
寺待見珎如舊識時有檀越大友氏謂珍曰
待師日者嘗曰當寺主者已生焉有時曰入
唐焉又曰來何暮今朝曰寺主來也然則我
奉待者久矣乃與待以寺券付珎及三尾神
饍饗新羅神待來賀之然後形隱不見珍問
新羅神若待沒而不見何神曰彌勒菩薩之
應化也今已得師又何存乎珎還寺問大友
氏待公本貫何所生平行業何如大友氏曰
不知何人居此寺已百餘歲平居不赴堂齋
有時往湖濱取魚鱉乾串當饌率爲常今聞
已隱痛哉乃共大衆詣其房見殘乾魚皆悉
荷藕蓮之類無他種衆皆嘆異年一百六十
二歲待嘗與清水寺行叡居士善其來清水
著木屐款話終日云
贊曰善應無方者至人之化也何之不可哉
而成公被待子仲算待公待珍師是吾法因
緣之所生而時處之成就者乎然則因緣之
與時處者吾佛之大訓矣哉

元亨釋書卷第十五

大日本國延文庚子六月有　旨入毘盧大藏濟北禪庵住持比丘聖況等謹募衆緣恭爲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文武官僚資崇祿位國泰民安命工鏤梓與
大藏經印板并行一部計三十卷貫應安元年戊申十二月　日謹題

元亨釋書卷第十六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力遊九

百濟國雲慧　高麗國慧便
百濟慧聰　高麗慧慈
百濟觀勒　高麗僧隆

百濟慧彌　高麗曇微
吳國福亮　唐國神睿
唐道璿　唐道榮
慧濟法師　僧旻法師
慧隱法師　智通法師
智鳳法師　淨達法師
行善法師　興福寺玄昉
行賀法師　梵釋寺永忠
靈巖寺圓行　安祥寺慧運
唐補陀落寺慧萼　眞如法師
奝然法師　宋吳門寺寂照
宋傳法院成尋

願雜十之一

古德一

豐國　德承
德積　慧妙
道顯　道信
法貞　弘耀

慧忠　行表
仁秀　證睿
慈恒　壽遠
守寵　道詮
承俊　良眞

釋曇慧百濟國人欽明十五年二月共道深本國貢來

釋慧便高麗國人敏達十三年蘇馬子奏取百濟彌勒石像於石川宅側創殿安置時無

拳香火者伊勢人司馬達等四方尋求沙門於播州得似比丘者問之對曰此方不敬沙門故我混俗耳乃便也馬子貴爲師

釋慧聰百濟人崇峻元年三月貢來聰有戒學蘇馬子受問戒法

釋慧慈高麗人推古三年五月貢來皇太子豐聡師之與百濟慧聡同弘佛教四年冬法興寺成敕慈及聰同居二十三年歸本邦

釋觀勒百濟人推古十年十月貢來有學術獻曆本及天文地理方術之書太子耳聰曰吾在衡山勒爲弟子好星宿度數山河利害事我呵其渉藝術雖眞乘夙因不過追我而來猶言星曆三十二年四月有沙門殺祖父者朝廷初置僧正撿校僧尼勒當遴選爲僧正

釋僧隆高麗人推古十年十月共沙門雲聡來

釋慧弥推古十七年四月百濟人赴吳國其船漂流至肥後州州吏告大宰府府以聞敕令其舟人送本邦時彌沙門道欣等十人願化上表請留詔居元興寺

釋曇徵推古十八年三月高麗國貢來沙門法定共之徵渉外學善五經又有伎藝造碾磑工彩畫

贊曰昔者　神功聖后神武震海外三韓共爲遠藩而貢獻相續八師或僧或書觀國光想咸傳法之才也年祀寢遠化迹不詳故予於是併繫綴焉然慧慈掘上宮之表觀勒始僧碧之任不爲無得矣嗚呼慈勒深者此方之騰蘭也惜哉古記闕焉

釋福亮吳國人受三論于嘉祥齊明四年内臣鎌子於陶原家精舍請亮講維摩詰經

釋神叡唐國人居元興寺講唯識世言得虛空藏菩薩靈感靈龜三年敕曰沙門神叡學達三空智周二諦戒珠光潔慧海波深宜施食封五十戸天平九年化

釋道璿唐國人居東都大福先寺留學普照
榮睿諭誘赴東天平七年來敕館大安寺西
唐院璿善禪律于時本朝之戒學朝廷請爲
戒師璿不倦授受嘗曰所以成聖必由持戒
常誦梵網其音清亮如出金石聞者感動十
五年同寺行表年七十三臘五十二於興福
寺北倉院就璿重受戒法璿曰此老比丘爲
法忘身心無貢高又可貴也乃告曰篇聚者
被身而已我有心法曰如來禪昔三藏菩提
達磨自天竺來付此法于慧可傳璨道信弘
忍神秀七傳至我師普寂我師始在嵩山傳
唱禪法道未闡帝辰詔入東都居華嚴禪苑
故世曰華嚴尊者我從華嚴得以付汝便廣
說法要表忻然領受晩老病退居比蘇寺四
序季月修禮懺供乃著發願文璿與僕射吉
備真備善焉後僕射纂行實云
釋道榮唐人尤善梵唄
贊曰法水之注扶桑也濫觴於百濟沃日於
太唐此土學佛之流靡以支那不爲本鄉四
師事遊化可欽餘烈遺芳也況又產本鄉乎
釋慧濟共沙門慧先入唐留學推古三十一
年七月從新羅大使智洗爾來歸初同志十
數人歸朝只濟先二人而已或留唐或夭殂
本朝之遠游濟等爲始焉
釋僧旻入唐留學舒明四年八月從唐使高
表仁共沙門靈雲來歸孝德帝即祚以旻敕
爲國博士大化六年二月穴戶獻白雉宣問
群臣又問旻旻奏曰休祥也語涉經史博物
詳正因此改元白雉四年五月旻病帝幸房
問病口勅恩旨六月寂帝使官使弔贈太后
太子皆弔賻
釋慧隱入唐留學舒明十一年九月從新羅
使來歸白雉三年於宮中講無量壽經沙門
慧資爲問者
釋智通齊明四年七月共沙門智達入唐謁
三藏法師玄奘學唯識白鳳元年三月爲僧

正
釋智鳳大寶三年入唐學唯識僧正義淵鳳之徒也
釋淨達入新羅求法慶雲四年五月來歸和銅二年十月右僕射不比等就植槻道場延達修維摩會
釋行善入高麗求法養老二年來歸善在高麗行逢洚水橋絶無舟立斷橋上潛念觀音須臾老翁棹舟而來載善行著岸之後老翁俄隱舟又不見善知觀自在之應現發誓刻像日夜敬禮彼國稱善爲河邊菩薩歸朝時懷像而返安興福寺一日其像俄失不知所在
賛曰震旦之求法者曹魏甘露中朱士行始到于闐而歸東晉義凞之始法顯遠於中印度爾來諸子憧憧絡繹濟先二師者本朝之行顯乎昊公優才補博士非釋門之幸而梁武帝充慧超壽光殿學士唐大宗封智威朝散大夫之類又多矣是吾人之不得已也隱達二公對君相而講論不爲不遇矣行善入高麗淨達赴新羅惜乎止於士行也
釋玄昉姓阿刀氏從義淵學唯識靈龜二年奉勅入唐謁智周法師稟相宗深旨唐帝賜紫衣天平七年伴大使多治廣成歸以傳來經論章疏五千餘卷及佛像等獻尚書省八年賜封一百戶田一百畝及扶翼童子八人九年八月爲僧正十八年六月築紫觀世音寺成昉爲慶導師乘輿入殿忽空中摑提昉昉騰不見後日昉頭落興福寺唐院蓋藤廣繼之靈爲之也其靈今之松浦明神也昉之傳來經籍教藏興福寺
賛曰夫人雖有才行不治者不爲丈夫也昉以俊才事遠遊傳來經書數千卷受　聖皇渥遇豈不偉乎世言昉通花鳥使千藤室故與藤氏有隙今見遭捉身首異處恐其然乎不爾者即是傳法之一高僧耳詎敢間然又

豈有矢乎故吾曰行不可不治矣悲哉
釋行賀姓上毛氏和州廣瀨郡人十五出家二十受具足戒二十五奉敕入唐留學學唯識台教兩宗在唐七年傳來經疏五百餘卷詔付少學三十人稟其業又敕明一法師試所學一一詰問二教稍有窒礙一呵曰久經歲華學桓膚淺何非朝寄哉賀大愧垂淚於時朝議曰長途一蹟何妨千里之行大樹折枝豈忘百畝之蔭賀著法華疏弘贊略贊唯識議等四十餘卷延曆二十二年二月卒歲七十五
贊曰王劭數敗廉頗而頗不害爲良將長途大樹闕於朝議賀公不多違朝寄哉
釋永忠京兆人姓秋篠氏寶龜之初入唐留學延曆之季隨使歸涉經論解音律善攝威儀齋戒無缺桓武帝敕主梵釋寺弘仁七年四月滅歲七十四遺表上唐所得律呂旋宮圖日月圖各二卷律管十二枚塤一枚

釋圓行粲隣法師之徒也入唐從青龍寺義眞和尚受兩部密教承和六年歸居靈巖寺傳來經書六十九部一百三十三卷
釋慧運洛城人東寺實慧之徒也承和五年共圓仁師同舟入唐十四年歸爲安祥寺學一世貞觀十三年九月卒年七十四
贊曰諺言震旦萬里海鹹間津諸子舳艫相銜忠歸行往運又馳帆孽孽者何今我古鑑
釋慧萼齋衡初應橘太后詔齎幣入唐著登萊界抵雁門上五臺漸屆杭州鹽官縣靈池寺謁齊安禪師通橘后之聘請義空長老而歸又入支那重登五臺適於臺嶺感觀世音像遂以大中十二年抱像道四明歸本邦船過補陀之海濱附著石上不得進舟人思載物重屢上諸物舶著如元及像出舶能泛度像止此地不忍棄去哀慕而留結廬海嶠以奉像漸成寶坊號補陀落山寺今爲禪剎之名藍以萼爲開山祖云

賛曰蕚公者行止可謂合道矣幸搆而行空共而歸我不見掖庭不知露泄唯道而已抱像而發舶黏而止我弗怕異域弗懷故里唯道而已厳帯白花蕚師所友白世之下佛闥祖闕於戲道之合者乎

釋眞如大同帝第三子也大同四年皇太弟（弘仁帝）受禪即祚尊大同帝為太上皇立高岳皇子為皇太子即如也尚侍藤藥子及兄仲成勸上皇為變事發覺上皇薙髮藥子仲成伏誅乃廢太子太子元有出塵之志為沙門居東大寺性聰敏志氣宏邁學涉内外習三論於道詮稟密教於空海既而得阿闍梨位勤於教授嘗言密乘奧秘此方未盡當入大唐質所疑彼地若此土遠踰葱嶺焉貞觀三年上表奏事四年泛海入唐遍詢名德不充如意遂杖錫西邁翩翩孤影流離絕域元慶五年在唐留學沙門中瓘寄書來曰如皇子過流沙傳聞到羅越國逆旅遷化

賛曰丈夫貴氣志不言功業也有氣志者功業自備蓋功業者天也氣志者德也苟有德者豈言功業之成否於其間哉夫海師居東場仁公坐北壇當是時密學之盛也西唐不如矣如公眇視東北直跨滄波睥睨支那横截流沙其志鋒不可觸也猶湛盧豪曹雖犇淨而不多讓矣自推古至今七百歳學者之事西遊也以千百數而蹤印度者只如一人而已吾以如為求法之魁者是也

釋奝然居東大寺學三論又受密乘于元杲永觀元年秋入宋東大寺送書青龍寺比睿山寄信天台山然持二書著宋地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也巡禮勝地歷覲明師遂於汴都西華門外啓聖禪院禮優塡第二模像乃雇佛工張榮模刻而得之太宗詔問我皇系曆祚然答詞詳備君臣稱嘆賜紫衣號上五臺雍熙三年上台州鄭仁德舡歸永延元年也然得大藏五千四十八卷及十六羅漢畫像

其優塡模像見今在嵯峨清涼院長和五年
卒

釋寂昭諫議大夫江齊光之子也俗名定基
仕宮至參州刺史會失配以愛厚縷喪因觀
九相深生厭離乃割冠纓投叡山源信之室
早名講學長保二年信作台宗問目二十七
條付昭寄南湖知禮法師禮延昭爲上客丞
相丁晉公欽昭德義禮容釋成昭欲歸本
土晉公思留之啗以姑蘇山水之美昭愛其
奇秀止于吳門寺令其徒送禮答釋晉公披
襟厚遇昭有黑金水瓶與晉公以詩曰提携
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曉井斟殘月寒爐釋碎
澌鄱銀難免俗萊石易成虧此器堅還實寄
公應可知初景德元年昭上進無量壽佛像
本朝名刻也眞宗大悅賜紫方袍

賛曰然昭二師稱于宋地也見宋諸書焉二
師恐有本乎如昭師源信主法智友晉公可
謂善擇焉瓶詩予得楊文公談苑昭之緒餘
尚又被採文公况其本乎哉

釋成尋姓藤氏贊綏之冑也事石藏文慶稟
密教延久四年三月乘宋商孫忠船着蘇州
界神宗熙寧五年也登天台遊五臺西臺見
五色雲東臺見圓光光照尋身光中現群菩
薩其數一萬許南臺見金色世界返入汴京
神宗召見延和殿賜紫衣絹帛敕館太平興
國寺傳法院時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
鴻臚卿宣梵大師賜紫日稱奉敕從事翻譯
稱者中天竺人東來已二十六年同預者朝
散大夫試鴻臚小卿宣秘大師賜紫慧賢梵
才大師賜紫慧詢二人宋人證梵義西天廣
梵大師賜紫天吉祥中印度人又筆受綴文
證義等皆悉備足尋與梵宋碩師親炙遊處
六年天下大旱神宗聞尋有密學敕於瑶津
亭修祈雨密法尋謂本邦宿德遊此方名尤
顯者十數人未有承詔旨也今我攘災地之
灾沴又爲本國之光華便修法華法至第三

日夜雷霆閃鳴大雨徹　宗遣中使賀慰
宣曰乞延修七日霑洽率土尋依敕霖雨三
日神宗幸壇所燒香翌日歸傳法院敕送茶
果逹親若干後十餘日賜號善慧大師又敕
加譯場監事張太保問曰日本國又有靈如
闍梨者乎對曰我國密乘甚盛感應如響我
之儔豈得齒乎太保奏曰西天日照三藏祈
雨五日而得中天慧遠慧寂七日而應未有
如闍梨三日之速矣此歳有本朝船便尋奏
取新譯經三百餘卷寄來尋在大雲寺時常
讀法華一日青衣童子來屋上聞經衆人皆
見童忽隱大雲之寶塔院東南有大槐樹尋
誦經中夜無風其枝自折侵曉童來謁曰伊
勢太神宮傳語闍梨誦經聲極梵天我雖不
離本宮常來聞之今夜又率眷屬來諸神多
居樹上故枝折耳願師莫訝也語已不見或
時修不動供本像搖舌語話護摩時尊像現
爐煙中尋臨終項上放光三日不滅㷷全身
安傳法院云
賛曰予遊大雲寺問尋事主事出像示之容
質渾厚實有德之儀也上有賛曰稟粹日天
爲釋之賢分燈智者接踵奝然觀國之光蒙
帝之澤聿遵良工遽傳高格慈相克肖乾域
妻瞻滄浪萬里秋空一蟾遐寄歸舸衆仰無
厭署曰譯經謚義文慧大師智普述熙寧六
年癸丑孟夏初五日記亦有十八羅漢及僧
伽像其畫妙細良絕筆也主事曰宋后覲尋
尋共肖像寄來予見像賛及名書尋信尋之
立宗地之不妄矣

顧雜十之一

古德一

予讀日本紀欽明之後沙門之見國史者斑
斑在焉又古記遺編每每得之只其事迹略
焉今掇片事隻蹟繫於此庶幾不隕昔賢之
名也昔太史公立仲尼弟子傳大半姓名而
已今之片隻者不爲僭越矣

釋豐國用明二年四月上語群臣曰朕欲歸三寶卿等議之時守屋勝海等皆阻之蘇馬子奏曰聖救詎有異謀乎於是皇弟穴穗王子引豐國法師入内

釋德齊梁人司馬達等之子也崇峻三年與漢人善聡等八人同出家

釋徳積推古三十二年始置僧都積當選任之

釋慧妙大化元年孝徳帝敕爲百濟寺主白鳳八年病帝遣草壁皇子訊疾明日寂詔三皇子弔之

釋道顯天智元年三月唐人新羅人伐高麗高麗時爲吾西藩乞救上發兵赴海外四月鼠産馬尾朝廷惟恐顯奏曰高麗屬我乎果然

賛曰予讀唐書高宗龍朔二年者當吾天智即位之歳也龍朔元年三道伐高麗二年圍平城不克以國史考之宜乎不克也又以諮唐史之實矣昔我神功聖后征新羅時百濟高麗震恐附庸其後或叛亦征朝貢相繼爲我藩國吾思其間或叛者隋唐之伐與至此乞援於吾者以附庸之久而王化之順與顯師以方推術可謂博物矣

釋道信蝦夷人持統三年奏求出家與自得奉敕得度此歳新羅獻彌陀金像朝廷責失禮還貢獻物新羅恐得奏求其像許而賜之

釋法貞持統十年近州益須郡醴泉出詔貞及善往真義等至彼試嘗

釋弘耀居藥師寺究經論決疑難年八十六滅

釋慧忠山州人姓秦氏論義入微時號智者又事遊化晩歸本邦終年七十餘

釋行表和州葛上郡人爲近州講師嘗受道璿禪師禪要付上足最澄延暦十六年化歳一百四十

釋仁秀豫州人姓物氏學業超邁而操行不

精大同三年三月卒

釋澄睿京兆人姓嵩屋氏粹經論弘仁八年三月寂

釋慈恒京兆人姓茨田氏學唯識尤善因明才多而少行人或言之天長四年二月卒年六十五

釋壽遠武州人姓橘氏學三論于安證法師又善因明承和五年十二月逝年六十八

釋守寵讃州人姓佐伯氏從護命法師學相宗長論辯承和八年十二月寂年五十八

釋道詮武州人居法隆寺學三論世言於和州楅貴寺修求聞持法得自然慧貞觀十八年逝

釋承俊居東大寺學唯識兼眞言嘗建勸修寺

釋良眞姓源氏永長元年三月承保帝幸西京禪房眞以所傳南天竺國龍智阿闍梨五鈷杵獻於帝帝大悦

贊曰諸師者我不得已而列之也又近世眞時名者講律之中有焉禪門尤多所謂雲山叟圓鏡堂悟桃溪明南浦慧凝兀日高峰之儔吾欲盡釆拾或使人尋覓或就其徒乞求三四百七八到而皆不得焉蓋我國朴質不事記述自古而然故大賢大德實沒不聞今之世又是也而余已淈編修之泥揚撰纂之波庶可畏之君子鋪續補之糟歠拾遺之醨乎

元亨釋書卷第十六

元亨釋書卷第十七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願雜十之二

王臣二

聖武皇帝　貞觀皇帝
寛平皇帝　寛和皇帝
蘓稲目　蘓馬子
司馬達等　大織冠鎌足
尚書右丞和眞綱　右僕射藤良相
讃州刺史高公輔　羽林次將藤義孝
殿中監高良臣　黄門侍郎源顯基
將軍平維茂　別駕射親元
中散大夫橘守輔　房州刺史源親元
尚書右丞平時範　右僕射源俊房
筭博士善爲康　吏部侍郎藤敦光
諫議大夫平實親　羽林中郎源雅通
越中太守藤仲遠　越後太守紀躬高
副元帥平時頼

士庶三

藥延　感世
尋寂　乗蓮
惟高　藤井久任
野敦末　秦武元
願西　源傳
清信俊　江親通
西音　壬良門
修覺

修多羅曰富貴學道難士大夫猶病諸況王公乎我國家聖君賢臣相次間出皆能欽歎我法予博見印度支那之諸籍未有此方之醇淑也何者神世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余歳人皇二千年一刹利種系聯禪讓未嘗移革相亂亦然閻浮界裏豈有如是至治之域乎以故佛乗繁茂率土和洽君臣崇奉歳曆綿邈亦我眞宗之助化與予取居世相而契實相者作王臣篇

聖武皇帝者文武之太子也養老八年二月即位饗國二十五年流王澤崇佛乘異域聖賢嚮風來應所謂西域菩提佛哲東震道璿鑒眞也本朝英傑亦多還省行基良辨道慈泰澄等也又創東大寺改大官寺凡百勝業見資治表天平二十一年就行基法師受菩薩戒七月二日禪位太子年五十出家修道法諱勝滿天平勝寶八年五月二日崩聖壽五十八

貞觀皇帝者仁壽第四子也天安二年十一月即位饗國十九年海內安寧貞觀十八年十一月遜位太子幸水尾山寺営佛宇當寢陵帝風儀端嚴邈如神仙好經史耽釋典鷹犬玩好棄而不御嘗以眞雅宗叡爲法友出宮之後在淸和院御膳只菓蔬而已屢幸名藍勝地所謂山州貞觀寺和州東大寺香山神野攝州勝尾寺凡巖甸靈區巡幸殆徧或留止重日浹旬自海印寺還水尾或兩三日一齋六時苦修一心禪念元慶四年十二月四日崩圓覺寺聖壽三十一隣大漸敕侍僧誦金輪陀羅尼向西跏趺定印此夜地動五六震宸儀不傾儼如如在遺詔不建山陵荼毗中野

寬平皇帝者仁和第七子也仁和三年十一月即位享國十年寬平九年七月遜位太子帝幼不御腥羶志慕三寶非歳上叡山游觀耽樂僧儀而忘歸常遊歷諸寺歳十七白母后求出家后曰汝志可貴也然大屋寺有應俊法師者精修之士也汝先事彼出家未晩耳又以前志白仁和帝帝曰善哉善哉墮三寶數且見世相漸成梵儀時仁和在諸藩後數月登寶位難犯天威不暇復奏踰三歳繼帝祚咨天曆數不容逃乎昌泰二年十月十四日從益信法師出家法諱空理即奉書辭太上天皇尊號昌泰帝懇授遜讓益固不得已而隨之十一月受戒於東大寺延喜元年

十二月於東寺受灌頂于益信營御室於仁
和寺側精修禪宴四年三月建圓堂安置金
剛界會三摩耶形即立誓曰昔為人君萬姓
作惡皆歸我今成佛子一身修善普利他又
幸睿山謂增命法師曰昔少年登臨此山志
求出家中間萬機瞬息十祀今果本志不任
喜幸願從師受菩薩大戒及瑜伽深旨便亦
敕作御室於千光院五年四月十四日於睿
山戒壇院受大戒於命時壇上現紫金光七

月辭封戶昌泰帝手詔不許十年九月就命
受灌頂阿闍梨位上聞上皇灌頂事詔羽林
次將藤俊蔭授命以法眼和尚位上皇手摹
冊文付命及數珠香爐磨衲等自爾屢啓密
席禀灌頂者多承平元年七月十九日崩春
筭六十五
寛和皇帝者安和之長子也永觀二年十月
十日即位寛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夜排貞
觀殿王闥自躍下地潛出宮扈從二人供奉

沙門嚴久侍中藤道兼也雖嬪嬙不知也路
過安晴明宅安氏適避暑經行庭下忽仰見
大驚曰天象呈變太子避位何其怪哉帝聞
斯言笑而走安氏便入宮奏事帝不在焉帝
如花山寺薙髮法諱入覺春秋一十九初帝
亡弘徽殿妃自此厭世相故當妙齡脫屣金
輪寶位又不受太上皇尊號偏奉僧儀修密
法王畿靈區多所游歷又入紀州郡智山不
出三歲其勵苦精修苦行之者皆取法一日

神龍降獻如意珠一顆水精念珠一串漁貝
一枚帝置寶珠於嵒屋念珠於千手院以為
地鎮苦行上首傳持秘授至如今其海貝九
穴沉瀧下俗曰食九穴貝者長年不老蓋帝
令飲瀧水者得延齡也承保帝聞貝事召弄
潮者入瀧底搜看潮人出波奏曰貝猶在徑
三尺許自帝修練此地苦行者六十人至今
不絕回都在花山寺闢密學受灌頂者多矣
寛弘五年二月八日崩聖壽四十一

蘓稲目者欽明帝之宰臣也十三年十月百濟國貢獻釋迦金像群臣俎之稲目奏曰西藩諸國皆悉信嚮若佛不祥彼豈備貢巳爲附庸何懷欺罔帝以像賜之稲目乃捨向原宅爲寺安佛像加崇敬

蘓馬子者稲目之子也與厩戸皇子戮力興佛事敏達十三年九月百濟麻深臣有彌勒石像馬子乞之於宅東營殿安之請慧便法師師事之推古二十二年病八月上宮太子

勸出家拜太子受具戒而薨

司馬達等南梁人繼體十六年來朝于時此方未有佛法達等於和州高市坂田原結草堂奉佛世未知佛號曰異域神屬馬子鄉佛乘達等翼贊之敏達十三年馬子供石彌勒像設齋會達等預焉忽於齋飯上得佛舍利乃獻馬子馬子以鐵砧鎚試之砧鎚共陥舍利不壞又投水不沉馬子依茲益固信敬達等之子作比丘名德齊女爲比丘尼名善信

之時人指家族爲佛種

大織冠鎌足和州高市郡人其先天兒屋根命之裔也出掌天地之祭祀在胎聲聞外孕十二月而誕性仁孝博學玄鑒風姿挺特本姓大中臣賜藤氏柄宰權奉佛法天智八年十月十六日薨先數日剃除鬚髮臨薨帝賜純金香爐曰巳聞出家可持法具卿執此爐從天仙後昇兜率天到慈氏前證眞如法教公卿百辟皆赴喪自古宰輔之遇未有如是

之盛矣

大中大夫尚書右丞和眞綱者戸部尚書清之第五子也性敦厚忠孝少游太學頗讀群書與兄廣世歸佛乘好聽講論承和十三年謝事隱屏專勤淨業年六十四無病而薨

贊曰昔者智者之倡台教也徐陵和之而顯如矣荊溪之記教觀也梁肅述之而爛然矣眞綱遊睿阜而精教乘豈徐梁之流亞與延曆弘仁之間台密傳此方煽行宮闕者眞綱

及兄廣世之力也二公者其篤願力而來者乎

右僕射藤良相者太師冬嗣第五子皇太后及太師忠仁公同母弟也童稚有遠識弱冠游太學承和元年擢陪侍兩衛二年遷右僕射貞觀六年受灌頂于智證大師年四十六配源氏爾後無娶深慈仁輕財重法耽竺典究密教勸學院南建延命院收養藤氏無家產者東京別業置崇親院保育族女窮寠者

九

二字劃封戶納莊田常延文學士惠寒苦人其年十月初於直廬得疾十日告諸子曰今日者興福寺維摩會也我以此日取死豈非因緣乎諸子聞已更唱乃向西結彌陀根本印奄爾薨年五十五願命薄葬棺覆單衾

贊曰初予讀范文正公義田記以爲獨悉美於千古無對也今見藤公延命崇親二字恨知之晚矣況先於范乎哉豈仁人之舉不期而自合與范又有匹矣蓋二公自吾法之中而得也

讃州刺史高丘輔幼薙髮於慈覺之室法名灌慶有義學名然倦戒檢反俗仕到于侯牧俗號高大夫于時都城多恠救太史卜奏曰王城東南古寺佛像亂階故有此怪官使物色東山安祥寺大殿安兩界諸尊歲久頹斜幾妍詔公輔整理公輔向寺入殿坐一席以白杖指揮曰某像移某處諸像自起隨杖居各位無少錯愕輩下嘆舊感之不失

十

羽林次將藤義孝者太師謙德公第四子也朝事隙誦法華永絶腥葷天延二年秋染病誦方便品而逝異香滿室亞相藤高遠平居友善義孝卒不幾夢在宮中與義孝娛遊義孝哦一聯曰昔約蓬萊宮裏月今居極樂界中花高遠覺後哀嘆

殿中監高良臣少應進士舉才名冠時中年歸佛秉讀法華念彌陀天元三年嬰沉痾七月初三其疾自瘳乃剃頭受戒五日趺坐合

掌唱佛而薨香氣滿室空中有天樂之響殘暑猶熾數日身不壞儼然如生

黄門侍郎源顯基者亞相俊賢之子也兒稚好學蔣翔羣書常志梵苑寬仁上皇升遐顯基未過卒哭而出家愛族留不住上睿山首楞嚴院事延殷法師後入大原山閲經論肋修練脫患疽良醫乞治荅曰我聞萬病之中心不亂而赴寂者唯癰而已我適患之何其幸哉謝醫念佛安祥而薨

賛曰視死而如歸者吾黨之人尚鮮矣況塵中乎源公發背爲幸平居所養見於此賢也乎哉

鎭守府將軍平維茂者前將軍貞盛之姪也以有勇材養爲子字之曰餘五數策戰勲爵至將軍故俗呼曰餘五將軍被堅執鋭而廻於佛乘以故精確嘗謁慧心院源信聞止觀圓妙之旨兼承往生之要義約曰我殆千溘然願得來勸至老病革遣使於信責約信會有事不赴以安養迎接圖付使曰汝只言將軍對此像修攝身心信亦往不可加也使者復命將軍得圖而喜便合掌對像奄爾逝年八十

越州別駕射水親元身嬰國務心鄕佛乘休退之暇修法華會寫大般若經六齋十齋必事勤修康平之年春初罹疾謂曰我雖羇病席念佛六萬聲未嘗缺只願二月半同世尊取滅至二月既望扶兒孫沐浴著新衣十五日朝謂家人曰今日死期多時所望也至午時令人念佛又自唱日之昳或思勞困勸漿粥辭曰我頃者以此日或持齋或絶食何予今破齋戒乎遂不受寂爾而逝

中散大夫橘守輔京兆人年向八十人未見其歸三寶晩剃豫州永長元年六月二十四日退衙之晩身無病向西唱彌陀端居而逝奇香異樂瑞應甚多或怪之問其妻曰太守生平無所修然臨終吉祥殆無比也不知日

來密行何如妻曰如君言頃年未有修善只每日晩暮不言淨穢洗手漱口向西讀一紙書讀已恭敬作是事十數年未嘗缺耳聞者曰採來其紙妻披紙發願疏也曰弟子某敬白三世諸佛十方聖衆弟子自強仕始口唱彌陀心歸法華不論淨穢只整衣服洗口手向西合掌唱彌陀寶號稱法華題名若臨命終時病痾失心不能念佛以此勝業當彼資粮又誦法華壽量品偈十反此等微善自今以往雖亘塵永無缺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衆生往生安樂國年月日弟子某發願敬白衆見之無不嘆伏

房州刺史源親元家世武臣延久帝潛藩時備警衛爲金吾校廷尉司獄而行陰德笞杖減數刑罸緩法年過四十務佛事於洛東作一宇安彌陀像華麗耀煜俗號光堂嘉保三年守房州以俸餘建精舎又勸吏民官務之暇唱念佛淨信之者適犯法逢勘鞫必弛其刑以故州民多歸佛乗秩滿廻京庶民遮路泣留如慕父母不入洛徑往園城寺薙髮長治二年十一月七日頭北面西右脇而逝年六十八家人不知屋上有祥雲驚而入見合掌之手不解顔色如生

通議大夫尚書右丞平時範者尾州刺史定家之子也天仁元年冬辭鸞臺入佛家法号定慧來問者皆曰未至耳順致仕何速乎荅曰我昔心中立約年五十六必割世網今行年五十五羸病荐侵何必待來歳故爾耳次年正月謂人曰仲春我去至二月五日修彌陀護摩法華懺又圖黄金色不動尊像十日病革扶起念弥陀奄然薨年五十六

儀同三司右僕射源俊房者後中書王之嫡孫也明政事善文學又有臨池之妙朝事暇務佛學近寢營佛宇安彌陀像爲持念之證保安二年挂冠三年二月潛剃鬚髮自號寂俊乃上台嶺受戒十一月染小惱令人要雲

居寺瞻西西至共念佛擁又執筆書華嚴經題名已奄然薨年八十七時堂上三間栟櫚充塞加州刺史高階業出庭見屋上雲中白光再現

筭學博士善爲康者越之中州射水郡人治曆二年年十八入洛師事筭博士善爲長所業外肄進士明經二科寛治帝以其精筭術抽爲博士遂至朝議大夫少年愛佛教能持如意輪大呪承德元年以來每日誦金剛般

若經三卷乃著驗記一篇康和元年以來絶色欲修念佛亦著拾遺往生傳永久四年以來毎日誦般若心經三百卷爲臨亡除魔障資保安元年以來永絶肉味大治三年秋書如法法華經爾來禁酒凡日課金剛心經如上幷彌陀經九卷如意輪大呪一千反念佛一萬反終身不缺及諸禁無弛保延五年六月病謂左右曰仲秋是我滅焉之期也于時猶子衍康問曰出家持戒淨土之勝業盍對

曰爾也有之堅信而已念佛功成不必出家十郎十生百郎百生八月四日後夜手擎願文向西而卒年九十一後三日身體尚暖異香郁然

吏部侍郎藤敦光者世稱大儒平生製作詩文盈二十篋雋句多在人口天仁帝召爲侍讀天養元年四月依病剃髮謂子弟曰吏部侍郎通議大夫我亦足矣一日謂曰焰王召我爲文臣而因出家得遁也十月二十八

日延沙門受戒結定印唱弥陀而薨年八十二

諫議大夫尚書右丞平實親才名文學顯著于時性慈仁常以飲食施獄囚於園城寺建一宇給復臈供又白河營精舍往來禮懺暮年除鬚髮持戒精修久安二年二月薨移時蘇息語其子曰我雖生芜率非素志也不往安養願昔夙望爲我修善早薦超昇言已長往

羽林中郎將源雅通性好畋獵動隨鷹犬而
直心純至誦法華提婆品日十二遍常以淨
心信敬不生疑惑者不墮地獄餓鬼畜生乃
至在於佛前蓮花化生之句爲口實臨終時
乃誦提婆品至此句而卒時有比丘與雅通
善夢五色雲覆源宅妓樂列空光明耀雲異
香薰烈奇葩紛紜其雲指西而去夢寤思忖
中郎恐死乎平且往問家人曰今夜已徃比
丘語夢合家哀慕墓慧闍梨其夜有夢與比
丘同都下盛傳時京兆尹藤道雅不信此事
曰中郎生平田獵漁捕安得安養邪中郎若
生極樂未往生人當好殺生尹適詣六波羅
密寺聽講講莚甈廡下有三老尼相語一曰
身貧年老難作善根浪度此生恐入三途熟
思身後祈求三寶昨夜夢一老僧告曰汝莫
愁也純誠直意取生安養有相衆善不必爲
要豈不聞乎中郎雅通以直心生極樂平居
修善只法華一小品耳尹側聞尼語頓解疑
謗

越中太守藤仲遠天性慈順雖在仕官常志
山林車中馬上口唱經咒其日課法華經般
若理趣分普賢十願尊勝隨求彌陀大咒等
未有缺也一生之間讀法華萬餘部聽法華
講千餘座造佛像寫經典不可勝記臨終時
天樂天香充塞家室合掌曰我今生兜率言
已而逝

越後州刺史紀躬高粹佛事以俸餘寫法華
千部初州之三嶋郡乙寺有比丘持法華之
日雙猿來庭樹終日聞經朝來暮去凡百餘
日未曾闕比丘近猿邊曰汝常常來不怠又
可恠憐也汝欲讀誦乎我爲汝切誦猿振頭
不受比丘曰欲書寫乎猿聞此言垂淚下樹
頂禮而去五六日後百餘猿皆負駄來比丘
見之諸樹柔薄皮蓋爲寫經紙也比丘生希
有心取木皮書妙法華經二猿採諸果蓏供
比丘日日如是書到第五卷一日二猿不來

比丘以爲獮猴亦倦供給也次日又不見比丘謂二猿雖畜又甚謹愨豈廢二日哉恐有夭邪乃出寺巡見山林去寺一里深谷之間二猿傍置山藥數枚入頭於穴中而死比丘悲泣哀愍收其二屍讀經而埋之以其木皮經雕柱藏之後四十余歳躬高領此州太守下車不問民事夫婦徑向乙寺問僧此寺有未書終之妙經王耶諸僧皆曰無時有老僧年八十餘語太守曰昔二猿倩予寫經恐是與躬高大悦曰然二猿者我夫婦也依闍師經發菩提心仍請師寫經我等爲供師鑿磽确力盡而殞經王力故今得冠帶身思師在世受任此州願畢書寫今滿夙志是非小緣照我懇誠老比丘聞守語流淚而許四座潸然乃破柱出經躬高幷婦嗚咽頂戴老比丘竟書功

贊曰宋張文定公方平前身爲書楞伽僧未終而亡方平任滁州遊僧寺自梁間取經書補嗚呼文定前身比丘也能記先事雖可怪而又不可怪也躬高前身獮猴尚能記焉是可怪耶台教曰名字觀行隔生即忘猿豈過之耶經王之功勳不可測乎

副元帥平時頼者家世將種初右將軍源頼朝文治之間領天下兵馬之權時頼之祖爲其元佐而屬姻婭爾來世主兵權皇考王父皆居副帥之任累代奉佛至時頼益勤資治之始隆蘭溪遊化本朝時頼延見加禮乃創巨福山奉隆爲開山祖文應元年寧兀菴入相陽迎請寓建長寺便懷香參禮進前曰弟子在大宋曾禮拜和尚今者多幸再拜慈顏寧見其語異即握起拳曰吾雖老拳頭硬在進曰弟子兩年前夢一僧教曰參禪悟後圖所夢像供養今見尊儀與像無異寧曰且莫說夢又問和尚年多少寧曰六十三進曰弟子不問這箇年寧豎拳曰莫是這箇年麼時頼擬議寧乃摑三拳時頼忻然曰蒙和尚老

卷欝吾無量寧曰不得作拳頭會從茲公務之暇爲法喜之遊弘長二年十月入山啓曰弟子近日見得非斷非常底寧曰參禪只圖見性若得見性千了百當時賴曰和尚方便指示寧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若識得聖人之心即是自己本源自性乃指面前蠟燭巧喩妙說良久曰見麼時賴曰森羅萬像山河大地與自己無二無別寧曰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時賴言下忽

大十七　二十一

然契悟通身汗流便曰弟子二十一年旦暮望之今一時已滿足起禮九拜寧於佛前燒香與之印可將法衣一頂付之曰公不易到箇田地宜善護持爲說偈曰我無佛法一字說子亦無心無所得無說無得無無心中釋迦親見燃燈佛又以五偈贈之時賴亦出夢像與寧寧書讚其上并付其後雖不完梵相薙髮齋居法號道崇又國俗也弘長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書偈而逝其福山起願文曰我

子孫能奉佛心宗系流[illegible]盖家門與禪門爲盛衰云

贊曰宗門入此土七十餘歲王畿未徧早播東夏建長之間平帥握閫外之威權蘊閫外之體裁故能與名師酬酢瞥脫造詣昔者齊桓晉文藩王室而不全李昇錢俶奉祖道而不兼二美而全者其唯平帥與

論曰或言子謂此土爲大乘之國且從之而又言閻浮界至治域恐亦有黨乎余曰韙哉

大十七　二十二

子之問乎是余之公言之秋也君子之言豈苟哉若涉阿黨爲經世乎若又不經不如默矣夫物之自然也天下皆貴之其造作也世未重之矣吾讀國史邦家之基根於自然也支那之諸國未嘗有矣所以是吾稱吾國也其所謂自然者三神器也三器者神鏡也神劔也神璽也此三皆出自然大成也初天照太神在天宮也召其孫瓊杵尊曰葦原中國者吾孫統御之地也寶祚之隆當與天壤

無窮即以八咫鏡八坂瓊草薙劍授之及天兒屋根命等五神爲陪從告曰咨爾從三器五神降下土照臨斯民今爾離索故付此鏡此鏡是吾照當面之具也我面常在中焉咨爾持此鏡常面我也未嘗須臾離矣今我付汝汝其置斯鏡汝居焉斯鏡又能鎮汝國祚其劍之與瓊皆然汝其往矣慎之哉以是言之我國雖東方海極之域其統御之靈也與天地之開闢同兆乎不然三般神器何出於鑄

刻之先而降於天乎是我國運之自然者也彼支那者葱嶺之東數十之邦咸取法度推稱中國又言文物國然五帝之世猶無傳國之信器況三皇乎又況邃古乎（指三皇以前之昔也）至夏禹始鑄九鼎立爲國器殷周相傳遷移寶之乃秦奪周鼎沒四水故始皇刻下璧以爲國璽漢又以高祖斬白蛇劍爲傳國寶爾來劍璽爲二國器魏晉以來至趙宋承傳之耳故唐李白詩曰一朝讓寶位劍璽傳無窮彼支那號大

邦者雖土地曠遠而受命之符皆人工也非天造也我國雖小開基之神也傳器之靈也不可同日而語矣又劍璽之事兩朝不相待而偶合者何寧天子之運彼此相同乎然支那雖傳劍璽更十數姓者豈其寶器所以爲人工乎我國一種系連綿邈無窮者天造自然之器之所致乎因是而言雖千萬世後不有攘奪之虞矣豈其天造神器者他氏異胄之所玩弄乎又支那之三皇五帝三代者我

鸕草一神之季世也視天日神皇古邈邈不可爲比也昌哉我國皇裔五十餘世年曆二百萬載一種遞代四夷無擾其間或有戎羯之覬覦皆盡糜爛於西鄙無乃近帝載乎夫有國以來不嬰蠻夷之攘奪者未有如吾國之純全矣余閱大藏奈女耆域經曰摩竭陀國頻婆娑羅王承制遠夷而遣耆域故有八千里疾象之事如來在世尚如斯況滅後乎奘三藏在印度有戒日王者而非刹利種只

是雄武信賢之主也其餘僣奪不見西方諸籍天竺者閻浮之本邦也猶有此等篡亂況諸夷乎又見虞夏之書殷周之詩有獫狁獯粥之厄自漢以降尤甚矣吾今粗舉歷代之夷虜春秋之時趙簡子起長城備胡七國之世燕秦亦築長城至始皇益遠漢高帝之威武也尚受平城之艱故婁敬建和議歲輸美女金帛猶諸侯税天子賈誼疏曰匈奴侵掠歲致金絮采繒書曰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

屈供奉之恥魏晋之間羌狄跋扈不堪言也楊隋一統南北然北虜轉輪過於漢魏矣李唐武德九年頡利自將十萬騎進至渭水房玄齡等六騎隔水語斬白馬與盟便橋上故太宗踐祚李靖取定襄太宗曰足滌我渭水之恥矣代宗朝吐蕃陷京師唐書突厥傳曰漢至昭宣猶襲奉春之過傾府藏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妾之職也中國

異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婉冶之容毀節異類垢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恥也魏晋羌狄居塞垣資奉踰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乘羊之隷賤髯鬅邀利者相錯於路耒耨之利絲枲所生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歲驕華夏日蹙病則受養罷則內攻中國為羌胡服役且千載可不悲哉迄五代石晋出帝為耶律德光所擒后妃親戚多被係累趙宋時益邁前代

靖康之役二帝附虜讀其史者含淚而不終卷南渡之後割地服事漸至德祐覆滅無遺我見竺支之事如我國之渾厚者未有之矣是區域之靈勝神宗之聖武而亦吾佛乗之資輔也我言至治之域者其不然乎

士庶三

周分四民而布王化我國家王澤流行民無事矣不怠所業崇奉佛法今撰甚尤者作士庶篇

沙彌藥延美州人家在路傍適無動寺一比丘遊方宿此舍見延中夜沐浴淨衣入屋後齋室初修懺後誦法華至天明終一部語比丘曰沙弥藥延在纏放逸而以誦法華爲業生平勤修如今夜又未有闕也某年月日必生安養師適至此不爲無緣願至期見我所爲比丘歸睿山雖承延約不生堅信思謂其人絆塵累豈如言乎以故又忘期之年月一夕紫雲靄房上雲中有聲曰沙彌藥延今往安養先歳之言爲信耳比丘悔謝禮雲中此事承平之年也

工感世者以造佛像爲活餘暇讀法華或一兩卷或一二品多少隨工之隙又誦普門品三十三遍爲日課波州桑田郡有宇治宮成命世刻觀自在像已而成宮成厚償其價世受錢帛歸洛城宮成忽念而言我與工價者多不如殺於路奪之他人亦不可知也則追及大江山殺世奪財而歸宮成後拜新像肩上割切從其瘡血流凝地宮成怪怖曰我斬工像何有之耶便使使者馳郡見世世無恙使者復命宮成驚悅而急詣工家返奪財備言所以世曰我於大江山逢賊被掠財潛遁歸家耳今聞君言大悲尊代吾受刑也二人執手感嘆自此宮成與世盟親友于時應和二年其像今在菩提寺俗曰穴穗寺

睿嶽有攝圓法師者赴加州逆旅館一舍家婦憐圓疲極具食勞問入夜家主來歸見沙門而喜命婦厚遇婦告已餔之家主謝婦圓見家主禿丁也中夜沐浴入齋室修懺已誦法華迨曉竟全部語圓曰我本比丘名尋寂倦戒法而退見有妻孥然生死可怖猶勤修懺生平不懈廢如昨夜吾今亦死期不久矣願暫止證我遠焉圓不忍去同寂三七日修六時懺誦法華過三七已寂語圓曰今夜往西方沐浴更衣手執香爐誦法華向西端坐而滅其夜隣里人人皆夢尋寂坐蓮臺紫

雲發樂昇空而去因歸本山說此事康保年
中也
沙彌乗蓮者豫州刺史高明順之子也仕永
延帝從吏部郎中出任筑前太守秩滿歸京
除頭髮為在家沙彌國俗剃髮不全梵儀有妻子者在家稱沙彌
於居宅側搆佛宇屈南北碩德創長日講論
者八年矣道俗雲集讚歎伏膺又自少年讀
法華持弥陀大咒暮年嬰病臥聽長講臨終
尚聽講唱彌陀而氣絕人夢坐華臺淩雲霞

而昇
周州玉祖神宮司惟高者累世神官也而歸
心佛乗唱地藏號長德四年四月寢病過六
日俄爾氣絕忽赴曠野迷而不知路於時六
沙門儀相嚴好徐徐而來一人持香爐一人
合掌一人持寶珠一人持錫杖一人持華莒
一人持念珠其中執爐人告曰汝知我等不
惟高啓曰不知曰我等六地藏也為救六趣
衆生現六種身汝雖巫覡人歸我也是以令
汝還本土汝必造我像致恭敬我居其在南
方言已如夢覺而蘇已經三日也便搆一宇
刻地藏六像瞻禮供養見聞無不隨喜年七
十餘唱地藏號向西而化
藤井久任者備中州吉備津宮神官也平居
事祭祠業漁釣寛治四年二月剃髮法名戒
寂專念彌陀謝絕妻子而不忌酒歲八月往
大祝賀陽貞政謂曰我欲嘗鮮故來也貞政
盛具腥膻寂食已曰我近燒身謂君無旨貞

政為戲也乃於撫阿郷柴津崗積薪於地上
至期妻子親族盡來集寂以家貲分付妻子
曰汝等早歸故居又莫悲戀日午時白衆僧
曰為我修懺懺了入薪中自放火煙靄裏念
佛聲不亂年六十餘後三日貞政聞之曰我
繫祭沃忌喪事而追慕尤甚不顧祀式遂往
薪所更咱曰北邱之煙纔殘遺燼西方之月
願承餘光慟哭而歸
親衛校尉野敦末者家世僕御敦末好佛事

不慳財造堂像寫經論又修念佛三昧永長
二年閏正月染疾至十五日誡子孫曰汝等
莫相近也乃向佛像趺坐瞑時一光從西南
隅飛來射胸間人怪之見戶外無日影時陰
雲而已入夜合掌而氣絕後數日光明照觸
之衣其處作金色遂不改見者嘆美頂戴
秦武元者家世僕御髭亂事仁和寺沙門爲
童役其師入高野山一百日修護摩童平旦
斟閼伽水一日不怠及冠其父授家業常爲
太上皇御性好田獵一旦棄所好歸佛乘上
皇幸高野武元陪所業夜夢高僧揑身垢爲
丸授武元武元展手受之曰師爲誰乎答曰
我是弘法大師也昔日汝給閼伽水其意動
篤以故我憐汝耳覺後手中有一顆玉武元
不堪感激上皇還都則奏此事薙髮修道又
建堂宇安丈六阿弥陀像朝昏禮供兼設講
席承德二年八月嬰小恙臨終斥妻子伴比
丘跏趺念佛趨寂

興福寺莊嚴院寶覺法師有僕童及壯年白
覺曰我雖賤隷志求佛法願免役專勤修覺
許諾便薙髮法名願西於飛鳥寺側結草廬
而居常唱彌陀不持念珠以小豆數外畜淨
器盛數荅曰以一千斛爲期經十數年或問
曰汝唱幾斛乎答曰已過七百石天承元年
七月朔有小病至十五日求沐浴諸子拒曰
老病月久豈容浴乎西曰我今日赴淨刹此
身垢穢故求浴耳諸子聞之不遂具湯沐浴
了著淨紙服端坐語諸子曰我死後三日不
得葬斂三日不壞應知生安養言已向西結
定印如寢而寂三日後身不傾印不解又無
臭氣第四日諸子以大桶盛屍置宅後閑地
十餘日高野山沙門四人來曰我等因夢事
來願見其屍諸子思爛壞不欲開之四僧曰
我等不遠數百里而來縱雖敗壞豈嫌惡乎
乞益切諸子不得已而執桶蓋見之身體不
變儀相如生鬚髮長寸餘四比丘拜禮而去

年七十五
源傳者攝州渡邊郡人也家世号馬自少年
慕佛法而蔵信士之儀故人不知有淨業暮
年患風痺飲食已絶臨終時謂妻子曰我壯
歳以來有親友沙門授弘法大師袈裟我今
瀕死欲披之則出衣著之又曰往年一比丘
教曰南無一心敬禮西方極樂教主三十六
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阿彌陀佛如
是唱禮汝罪早滅即生淨界我傳衣受稱以

來至今三十年毎日一千遍内心稱念不令
人知今已時至始露此事言已向西安祥而
逝年六十長承三年也
清信俊者累代名儒也當世學者多出其門
少壯奉三寳嘗於大原山寺毎日供十一僧
者十年矣一日不缺又令十一僧書如法法
花經三十部又寫法華一千五百部置名山
大寺備講讃流演也自讀法華二千餘部念
人轉讀三十萬部久安元年十月二日卒年

六十九臨終唱彌陀聲漸消氣乃絶奇香滿
室經數日喪北山收斂之間其馥不竭
江親通者文士之秀者也亦能草書少家産
恬淡自守居塵中讃佛乗嘗曰娑羅花凋旃
檀薪盡以來歳重千祀境隔萬里當此時纔
得舍利豈非見如來乎以故起堅誓求舍利
經論之中言渉舍利所有文句皆悉集之又
天竺支那及日域舍利靈感莫不纂録合三
十巻名曰馱都抄一日開書函中有六顆珠

光彩炳焉大如小豆持示人人不知然頗珍
異或見曰佛舍利也欲知虚實乃安佛前供
香花漸經日月其數增多光色益鮮親通知
不虚加信敬有求者與之而數不下六粒隨
取隨生纍纍如線貫珠神奇變化弥久弥多
時有黄門女爲尼梵行清修保安年中室中
壇上舍利出現尼感嘆供養翌夕夢有人曰
早令親通流傳感現覺問人無知者普訪四
來尼自來江家語夢事便以舍利付親通親

遺勸四衆作三尺五寸釋迦文像安舍利像中蓋擬貞身也聞見隨喜瞻仰暮年出家淨戒精進仁平元年十月十五日卒白日紫雲垂屋

沙彌西音者元曆帝之西面也帝好武召勇士置宮中西偏備宿衛西面之名始於此承久之季帝狩隱州音自此薙髮專修淨業除日倩人與一緘書曰來朝元旦予擎此札來我問從來子報曰極樂世界彌陀佛宣觀自在菩薩召汝是省劄也便延使者與膳財每歲如是常謂人曰世言元日多忌諱其語必中我每年元朝承弥陀詔旨于今未死何乎晩歲吉祥而逝

壬良門奥州人累代控絃驟馬犢犬以爲友騎射畋漁以爲娯有沙門空照爲良門所知語曰人身難得易失三途難出易入子盍捨放逸修淨業耶良門乃止殺生改邪事以金泥書法華又造佛像稽首供養又發大誓曰我生前金書妙經千部乃口絕羶葷歷數十年竟泥經此間時時奇瑞屢現或鮮白蓮華散經堂庭天樂響經堂內或天童子捧花而來倏忽便隱靈禽聲如鈴而鳴或護世四王合掌出現臨終時洗手漱口告左右曰天女數千作妓樂乘雲而至我伴彼昇兜率天言訖而逝

沙弥修覺長州阿武郡人其家豪富殺生放縱臨老病索延命故集比丘讀法華既而死諸僧皆去一比丘爲修薦對屍讀經至第八卷覺蘇息合掌謂曰惡鬼驅我而去君誦經之聲猶在我耳時天童來曰聞法信人不可追去早還人間今卒淨業是以而蘇即發道意除鬚髮爾後持法花一心精進臨終會比丘讀經又自讀而逝傍僧夢覺威儀庠序告諸沙門曰依妙法力生兜率天

元亨釋書卷第十七

元亨釋書卷第十八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願雜十之三

尼女四

善信　法明
都藍　皇后光明子
舍利　如意
如藏　皇后歡子
高敦遠妻　藤敦光女
藤經實妻　釋妙
願西　妙法
藤兼澄女

神仙五

皇太神宮　白山明神
丹生明神　新羅明神
天滿大自在天神　久米
法道　窺仙
陽勝
都良香　藤太主
生馬仙　法空

尼女四

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置色事佛者愛絶而道美今之撰述者其於此乎或曰尼亦具解脱服何其下邪予曰史傳以類而聚上之諸科皆爾也不必以先後爲尊鄙又茲書之製也只以男女之別繫於是焉

善信尼司馬達等之女也敏達十三年十月從慧便出家同伴二女共薙髮一禪藏梁人夜菩之女二惠善錦織壺之女大臣蘇馬子營精舍迎三尼供養用明二年信白馬子曰出家之人以戒爲地願赴百濟受戒學崇峻元年馬子付信百濟使求法發遣三年春信等三尼自百濟歸住櫻井寺

贊曰東漢阿潘只受三歸而爲震旦尼之始至劉宋鐵索羅自師子國來慧果尼初全戒相馬信等爲本朝之阿潘羯磨過之學師子

之鐵索跨越慣之以婉柔之姿奮決烈之志又不止劉顥之所記而已

法明尼百濟人齊明二年内臣鎌子連寢病百方不瘥明奏曰維摩詰經因問疾説大法試爲鎌子連讀之帝詔讀之未終卷病即愈王臣大悦

賛曰東晉有尼道馨説維摩經聽者如市然者尼之有講者尚矣而明一讀未畢沉痾早差其爲効豈不愈哉爾後淡海公於植槐場創維摩會移興福寺于今轉盛豈明之餘烈乎

都藍尼者和州人也精修佛法兼學仙術居吉野山麓世傳金峯山者黄金之地金剛蔵王菩薩護之不容婦人涉覔藍言而曰我雖女身淨戒靈感豈凡婦之比哉乃登金峰忽雷電晦瞑迷不知路弃所持杖其杖自殖漸成大樹藍又咒龍乗之昇山纔到泉源不能進藍嘆躡嵓巒皆盡崩裂其豢龍之池在嵓下二跡今尚存世言得長生之道不知所終

天平應真皇太后光明子者淡海公第二女也聖武帝儲貳時納爲妃天平元年八月冊爲皇后體皃姝麗似有光耀故名焉生孝謙帝及皇太子而太子夭薨六年正月薦先妣橘氏於興福寺建西金堂安釋迦十弟子等像並麗妙絶聖武帝造國分寺東大寺皆后之勸奬也又置悲田施藥二院恤天下餓恙及東大寺成后以繡太像大殿皆已備足帝勗于外我營于内勝功鉅徳不可加也旦有託意一夕閨裏空中有聲曰后莫誇也妙觸宣明浴室澣濯其功不可言而已后惟喜乃建温室令貴賤取浴后又誓曰我親去千人垢君臣憚之后壯志不可沮也既而竟九百九十九人最後有一人徧體疥癩臭氣充室后難去垢又自思而言今滿千數豈避之哉忍而揩背病人言我受悪病患此瘡者久適有良醫教曰使人吸膿必得除愈而世上無

深悲者故我沉痾至于此今后行無遮悲濟
又孔貴之願后有意乎后不得已吸膋吐膿
自頂至踵皆遍后語病人曰我吮汝瘡慎勿
語人于時病人放大光明告曰后去阿閦佛
垢又慎勿語人后驚而視之妙相端嚴光耀
馥郁忽然不見后驚喜無量就其地構伽藍
號阿閦寺寶字二年受尊号四年六月崩年
六十
賛曰或言光明后去千垢可謂光前絕後乎
余曰設湢室者可也去垢者不可也曰若不
去垢爭感阿閦佛乎曰阿閦者生于堅誠也
苟有堅誠造次顛沛皆見阿閦何必區區去
垢吸膿始爲得乎又夫君君臣臣夫夫婦婦
人倫之大常也我光明子婦德陰教奉佛崇
法古來寡儔也然去垢之者失常也矣曰然
則后者可舍諸曰柳下惠者百世之師也然
其德可學其迹或有不可學焉我謂光明子
者婦人之柳下也後世婦女善學之乎

舍利尼者肥之後州八代郡人也勝寶三年
十一月十五日其母生一肉團猶如明月夫
妻共懼盛箱捨山谷七日後往見之若殼破
中有女子父母大悅収育里閭聞之歎未曾
有覃八月身俄壯大長三尺五寸顏貌端正
而無女根纔有尿道在焉具自然智言詞巧妙
七歲誦法華華嚴二經出家成比丘尼勤行
精進晝夜誦經其音清雅聽者忘倦世人皆
言聖者肥前州佐賀氏設安居會請大安寺
戒明講華嚴舍利日日預聽一日明問曰尼
身何預廣衆耶答曰佛慈平等廣度群生法
界一相寧別男女儻抱小疑久陪大德適承
顧問欣幸無量便誦華嚴偈廣設問難明躓
荅釋時講筵諸德聞之驚歎各出深義試問
舍利舍利一一分析無礙道俗尊重号舍利
菩薩肥後州國分寺沙門并豊州宇佐神宮
寺僧二人誹謗舍利時空中垂長臂不見身
抓裂二比丘頭面二人不幾俱死云

如意尼者天長帝之次妃也丹州余佐郷人居無常處相羊山水之間十歳入王都常詣如意輪觀自在菩薩靈場或衆人聞唱未有見妃面者弘仁十三年帝在儲宮春初得靈夢遣華使於頂法寺(今之六角堂是也)物色而得妃妃入宮儀容端麗婦德柔順帝敬嬖焉性慈仁盤撤肉味好行檀施不沐浴體無垢天香自然不用薫染持如意輪呪爲日課帝又奉如意輪像一時帝修如意輪法期七日願見眞身第六夜夢天童子白言陛下欲見大悲眞身第四妃即是也(弟四妃意也)覺後益加敬重妃雖專寵榮志在山林適一七日修如意輪供第七後夜持誦時閉目怳然空中有妙音告曰攝州有寶山号如意輪摩尼峰昔神功皇后征新羅而還埋如意珠及金甲胄弓箭寶劒衣服等故亦曰武庫汝詣彼妃聞言開目端正天女乗白龍擁白雲向西南飛去妃怪喜焉蓋天女者大辨才天也白龍變石像今猶在此地又是役小角之舊趾也天長五年二月十八日夜妃以夢事共宮女二人潜出宮赴攝州金吾校尉橘親守爲後從到南河畔欲乗舟舟人看妃嬪莊嚴怪恐不艤舩欲逃去而舟不動不得已而載之明日著攝州南宮浦妃下舟詣南宮神祠神啓殿戸與妃晤語而二女得見餘不知此日又詣廣田神祠神又開戸宛如南宮次日入山山西北有池池中出五色光池邊皆白石似玉摩尼山前有小峯逢大蛾於此進而登摩尼峯紫雲來覆有一美女來曰此山曰究竟摩尼靈場四神相應之勝區也我藏珍寶於此地毎日禺中我降此地宜立道場言已如下山而不見是廣田神之化現也妃大喜營構梵宇合郡官吏及富民等不期自來傾財勠力三十三日而落成妃及二女於是精修誦如意輪陀羅尼晝夜無間山西一峯有大鷲鳥黒雲常覆峯時時出燄一時炎燄飛來逼堂宇妃以香

水灑之其火自退又黒雲中異神降來其體八面臂甚可怖畏欲毀道場於時妃身心不動漸供化之妃出宮後帝尋之不得便敕尚書右丞眞王嚴加搜索入山宣帝緒妃語眞王曰妾自待宮掖夙志山野幸遂素情豈駕歸輦又帝頃歸如意輪尊妾亦此地修此法不多求睿情乎眞王還宮奏上潸然妃在宮時恩寵無比雖逃於此猶賜存問諸后妃懷妬忌謀燒山房上知此事敕眞王伴燒山下

茆屋諸妃遙見煙以爲焚眞房妬心乃止今其燒地俗曰燒寺此歳十一月妃請空海僧都入山一七日修如意輪法第三之夜月輪徑三尺乘紫雲入場壇六年正月妃入壇灌頂七年二月十八日受秘密灌頂三月十八日妃欲造如意輪像山行相木至山頂有大櫻樹放光妃喜怖交集即延海闍梨到木所海就櫻所持誦中夜地大震須臾櫻木移山南海即其地刻像取妃身量爲法座經曰三

十而加三其間日夜妃持如意輪咒未曾暫斷禮拜又日夜各三千已而像成海刻像時以偈讃曰敬禮救世如意輪理智不二微妙體不捨造惡諸衆生三世有情同利濟于時像樸點頭妃一日語海曰此山西峯有一鬼号厲亂神（前八面臂者）常作法障爲之如何海曰東谷有大石就上供神無事也妃從教爾後神不爲障也妃又問曰常住佛法守護爲何天海曰大辨才天女是也妃即受天女法修

之第七夜天女率十五童子降臨時前峯俄起黒雲三隱身神現雲中妃又設祭供神乃隱是摩尼山前大蛾也其後海師修如意寶珠法辨才天女又降居西北大石上誓曰我住此山爲一切貧乏衆生施財寶八年十月十八日妃屈海師落慶大殿海唱偈曰峯珍財具入此地者得豐榮妃又合掌曰自性有摩尼如意寶大聖爲利諸衆生普雨一切阿字不二門中有大寶名如意吾獻大悲菩

薩爾歡喜納受施一切此日妃自截髮束爲
三十分一獻大悲像一奉宮中一施海師就海
剃落受具戒法諱如意二女同時薙染一曰
如一二曰如圓一尼爾來持誦益勤故号此
所名神咒寺承和二年正月帝幸山中如意
對御演說皇情大悅寵從甚盛太中大夫和
眞綱在焉如一者眞綱之女也出宮後未相
見到此父子始遇悲喜交合云三月二十日
五更時如意向南方趺坐誦如意輪咒合掌

而化年三十三妃嘗蓄一篋人不得見裏面
世曰天長元年大旱守敏空海後先相競法
雩海得妃篋修秘奧以故雨澤洽天下妃之
同閭有水江浦嶋子者先妃數百年久棲仙
鄉所謂蓬萊者也天長二年還故里浦嶋子
曰妃所持篋曰紫雲篋海刻櫻像時妃藏篋
像中

論曰或言浦嶋子稱妃篋名夫妃篋恐非神
仙之器乃是密乘之秘賾也故弘法大師得
此能降天長之旱雨浦嶋子只是蓬瀛之一
賓耳何容易而知之乎予曰梁僧傳曰史宗
者世号麻衣道士後一道人嘗投海塩令請
一小兒將去倏忽之間至一山上屋中有三
道人相見共語小兒不解屋中人作書付小
兒與麻衣小兒還後令問所經見曰道人令
我捉杖飄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耳并說寄
書事令開看都不解乃令小兒送書與史宗
宗披書大驚曰汝那得蓬萊道人書耶由是

而言蓬萊又有比丘耳浦嶋子縱不委篋中
而知其名不爲過而已

如藏尼者平將門第三之女也有姿色諸家
通聘女不許也及將門伏誅逭走到奥州女
元薄世情於慧日寺傍縛茅寡居一日受病
氣絕至炎宮庭上繫無數罪人時小比丘持
錫至諸冥使皆避席曰地藏菩薩又來也女
聞地藏名趨向啓曰大士救我菩薩即將女
赴廳所告曰此女堅信之夫人也雖受女形

不爲欲事此度歸本土不可疑此也炎王曰
謹受命菩薩便送女出門又告曰汝受持我
言否女曰大慈濟我豈有違戻菩薩唱曰人
身難受佛教難遭一心精修不惜身命女聞
已蘇息便屈沙門出家法名如藏專心持地
藏号世稱地藏尼年八十餘端坐而滅
皇太后歡子者太師藤敎通第三之女永承
帝之皇后也年十四就兄淨圓法師讀法華
等諸經自爾以法華爲日課十六選入宮永
承七年立爲皇妃治暦四年四月冊爲皇后
其夜帝崩因是固心佛乘益厭塵寰日讀法
華等諸大乘經嘗於離宮書最勝王經一日
暴雨俄起雷入殿中后雖恐悚手不釋筆瞑
目危坐雷上而後開眼見經白紙皆燒只餘
墨字衣服雖焦身無傷損承暦元年薙髮以
台嶺座主良眞爲戒師乃隱小野離宮後改
宮爲常壽院延慶曜法師聞眞言止觀又親
寫五部大乘經一夕夢比丘擎香爐來告曰

往生淨業造大佛像爲最覺而怪喜便作丈
六彌陀佛像康和四年八月十八日作五色
幡繫像臂右手執旒左手把爐向西趺坐奄
然而崩年八十二此夜慶曜夢無量聖衆乘
雲奏樂傍人語曰小野太后今往安養翌早
馳常壽院而問之侍人曰今宵太后入寂
野州刺史高敦遠之妻藤氏者讃州太守行
家之女也性柔和有婦德歲覃二十歸佛乘
讀法華造彌陀像乃立誓曰願先知死期一
夕夢沙門與一串青珠曰是汝命數也藤氏
夢中算珠有四十五顆天永二年年四十六
謂人曰我已盡串珠豈過今歲哉我聞太后
歡子造丈六佛像得生安養妾甚慕之即作
丈六無量壽像七月一日沐浴淨衣對像而
逝奇雲覆天異香滿地雖行人染其薰云
女藤氏者吏部侍郎敦光之女也九歲讀大
乘經若干卷至齋日絶肉味雖戲劇不妄語
珍玩好具人或求之必與之漸長尚坐臥父

毋傍毎聞聘禮堅拒不納父母語曰汝是女人身已長成何相隨如小兒而不欲他之乎答曰我在父母傍以十八爲期豈久乎父母問曰何期十八哉女笑而不言常願詣精舍日課經呪妙法華等皆悉誦之大治五年有心腹病自熊野歸所患除愈時年十八明年秋舊病亦發至仲冬求出家父母不許只受禁戒近鬘纘懇請薙髮便披袈裟念佛而逝歷數日容貌不變身甚輕

特進藤經實妻者儀同贈太師藤實季女也未加笄拋早慕眞乘年二十餘忽嬰重痾母氏告曰爲除病延命造七佛藥師像藤氏曰吾病不起願改七藥師像作六地藏像母氏泣而隨之即屈睿山静算鳴磬啓白時紫雲垂窓奇香盈室合掌向西念佛而殂算師袈裟薰氣不滅算以其衣藏篋笥爲臨終服尋常不披云

釋妙尼者睿桓法師之母也除粧飾服堅持戒律汙手不執瓶助足不踏西大小便利皆避西方未嘗無衣而出佛前讀法華唱彌陀常夢木佛語曰我是彌陀護念汝正曆三年端居而滅讀法華三千餘部

願西尼者源信法師之姉也薙染以來精持禁戒讀法華粗解深義衣僅蔽身食可接氣所受施利普與孤獨嘗見普賢菩薩降室又得觀自在摩頂山鳥野狐常來捧果供寬弘年中入寂讀法華數萬部

妙法尼者都督長史高成尊長女也生豪富不事花飾年二十父母告嫁固辭不從明年謀奪歸人至期潛斷髮擲帳外父母不能若何或曰豈不關孝乎答曰妾聞歸三寶者逆二親而不爲不孝也遂具戒精進無比誦法華六萬部又修密法毎日閼伽水必自掬臨終唱彌陀而終異香薰人衣年八十一

加州刺史藤兼澄女性聰明持法華之時受疾而殂經一宵而蘇曰冥使四五輩驅我而

去到一大寺堂閣殿裏聖衆來往吾乃思念極樂世界乎兜率天上乎不然無是等嚴飾時一僧曰彼善女人爭早到此法華功未充運年未來耳我見一堂置數千部妙經僧曰是汝頃者所轉也由是善力當生是處我聞之心生歡喜又見高廣之宇金色大佛光明熾然以袈裟覆面舉妙音告曰善女汝轉法華故令汝見我身聞我聲而不讀無量義觀普賢二經故不令我面見汝還本土加二經益轉法華我又不藏面汝知乎我是釋迦牟尼佛也時二天童子相送出門我乃蘇息説此事已病便愈爾後加二經讀法華

神仙五

陰陽不測曰神驅壽堅久曰仙世教之見焉我佛書明八神十仙漢劉向列仙傳一百四十六人梁劉孝標曰七十四人見佛經然則神仙之歸我者尚矣此方絶澂大東之域雖異道皆奉佛蓋亦多自晋出焉故毀於雜[illegible]

伊勢皇太神宮者天照大神之廟也初聖武皇帝欲創東大寺即思念我國家歷代奉神今營佛宇不知戾神意不欲試機宜天平十三年敕行基法師授佛舍利一粒詣勢州獻皇太神宮基於内宮南門大杉下縛廬而居期七日持念告上旨第七之夜神殿自開大聲唱曰實相眞如之日輪照却生死之長夜本有常住之月輪爍破煩惱之迷雲我今逢難遭大願如渡得船又受難得寶珠如暗得炬師其持舍利藏埋飯高郡以賴邦家基捧舍利藏彼所反都奏事皇情大悦上又謂朕以行基爲廟使恐不協朝儀十一月三日重敕特進右僕射橘公詣勢州十五日僕射復奏其夜上夢皇太神宮告曰日輪是毗盧遮那也帝得此意爲當興言已現日輪相其光赫如也帝覺感激以故東大寺大像高一十六丈蓋擬毗盧也非分身丈六之量也神宮之降迹備太常國史今只載因佛之一事云

賛曰異矣哉　神之爲言也學乎不學乎毗盧遮那經疏曰毗盧遮那此曰日蓋天地之間日光皆遍我毗盧世尊大覺圓照無所不至假借世相取日爲名故摩訶毗盧遮那佛翻名大日如來也　皇太神宮自何得而聞我　聖武帝而啓微旨乎烏乎不測之不測者與

論曰予詣勢州神祠高山環峙清河繞流杉林森矗大數十圍高百餘尺一鳥不鳴幽寂閴爾殿製朴古蓋茅茨無雕刻行人屏息蹐足入中心已肅如也漸進殿前一覗呵曰此神不愛沙門莫近也遶止一大樹下予以謂昔牟尼婆伽梵說大集經敕四天王驅十方一切鬼神赴會受佛囑護正法今此神本也太祖也若後世尊便已先世尊百万余歲豈當時不受佛囑乎已受佛囑而豈嫌比丘乎況此方大乘醇化之域此神爲宗廟烏有之邪恐巫祝矯而謊吾徒乎歸後博尋神事適得一書名神宮雜事見　聖武帝創東大寺事則決巫祝之誣妄矣蓋神若嫌沙門豈對基公宣言乎又安用[illegible]帝賛毗盧而演秘誨哉況此事不出他書出神宮雜事乎巫祝之妄無疑矣或曰子排　神之忌佛矣子不聞乎昔此日域地未成大海渺瀰於時　神宮在天上下見海底有大日如來印文　神宮怪之下鉾捜印文其鉾滴如露迸散於是魔王波旬遥見曰此滴露成地來世必興佛法我欲壞此乃自天而降神宮遮波旬語曰此地我之有也我忌三寶不敢崇敬願大天莫慮也波旬便還依茲神宮内歸佛乘外拒釋衆蓋借于波旬也殊不知我國佛法繫傳者神宮之内助也今其忌沙門者賣波旬也非眞乎予聞巳長吁言人可欺而神不可欺也愚可誣而智不可誣也予之言皆妖巫之詞耳若夫神託者豈有是等謬妄乎我詳告子矣我按大藏起世阿含等諸經成劫之始大

雨濃至三禪隨藍風起之作遍先作諸天宮殿乃至須彌大地其殘餘之水聚爲大海也然則四洲之地一時倶成不有先後別造矣只其增劫海減四洲通塗減劫海溢島消各區今我國在海中者減劫之時也而其下地與印度支那諸國同一連屬豈彼鉢滴之露始爲地乎是狹智之者託巫而獨言也若實神靈博通睿聖豈不知乎又魔王波旬天眼透徹見欲界猶掌中寧承神宮賣狂惛然不省乎若以波旬爲昧者初見鉢滴已辨佛兆今歲行而猶不知乎又神宮不欲失信於彼旬詐忌比丘者我先言之大集會上已承佛敕佛與魔何事乎豈同信于魔而叛敕于佛乎若黨魔而戾佛者邪神也非正神也豈我大神宮淫祀之謂乎此等之事皆以凡意料大事痛乎巫祝矯神而出不經之言也世人聞佛書信而實之我當此時不得不解評神之言辨詐世之說矣凡曰　神宮事者假籍教而立言也蓋蕩滌之者承巫祝矯古德爲之也我欲一一辨析文繁而不敢焉

白山明神者伊弉諾尊也初泰澄法師持越前州越知峯常望白山曰彼雲嶺必有靈神我當登彼乞顯應靈龜二年夢天女瓔珞嚴身出紫雲中曰靈感時至盍可戻止養老元年四月一日澄往白山麓大野隈筥河東伊野原乃專心持誦時前所夢天女現身曰此地大德之母産穢之所非結界之地此東林泉吾所遊止也師移彼言已形隱澄到彼持念如前天女又來曰我雖在天嶺恒遊此林此林爲我中居上護一人下撫萬民大德若聽日本秋津嶋本是神國也國常立尊乃神代最初國主也次國狹槌尊次豊斟渟尊次泥火瓊尊沙土瓊尊次大戸之道尊大苫邊尊次面足尊惶根尊次伊弉諾尊伊弉冊尊謂之天神七代吾是伊弉諾尊也今号妙理大菩薩此神岳白嶺皆我主國之時都城也我乃日域

男女之元神也天照太神者我子也天忍穂耳尊我孫也其子天津彦彦火瓊瓊杵尊受祖天照太神勅降治此國始爲地居饗國三十一萬八千五百四十二年生彦火火出見尊饗國六十三萬七千八百九十二年生彦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饗國八十三萬六千四十二年是名地神五代人皇第一國主神武天皇者鸕鷀草葺尊第四子也在位七十六歳天皇年四十六始登皇位辛酉之歳也

云云吾眞身在彼天嶺太德往見之言已天女乃隱澄乃登白山天嶺絶頂居緑碧池側持誦專注忽九頭龍出池面澄曰是方便現體非本地眞身持念彌確頂刻十一面觀自在菩薩妙相端嚴光彩赫熾澄稽首禮足白言像末衆生願垂救極于時菩薩搖金冠瞬蓮眼而許之拜不畢三妙體已隱澄又渡左澗上孤峰値一偉丈夫手握金箭肩擔銀弓含笑曰我是妙理大菩薩之輔也名曰小白山大行事太德當知聖觀自在之變身也言已乃隱澄又昇右峯見一奇服老翁神宇閑雅語曰我是妙理大菩薩之弼也名曰大巳貴西刹主也言已又隱自此靈感益顯著也澄嘗語人曰妙理菩薩曰我山中一草一木無不我眷屬之所居一萬眷屬妙德降迹十萬金剛童子遊吉無化五萬八千乘女堅牢女天之變作也

贊曰或言妙理菩薩已言天照太神者我

子也予今後白山何予曰　伊勢神宮朝廷立爲宗廟白山雖　伊奘諾尊顯應在後我又且從朝禮也然以下不視神次唯因吾法之先後爲排差耳

紀州丹生明神者弘仁七年空海師遊紀州求勝地衛上高野山岩巒嶒崒林木榛蕪不知所之時婦人出來曰妾者山神也夙負殺罪苦處幽陰思歸眞乘未逢其人今師到此妾之幸也此山方數百里願施師懺業乃導

海至山中平坦所曰是禪地也當排於此初唐元和元年八月海將歸朝泛舶之日手執三鈷杵祈願曰密教入日域久屬流傳者願此杵先占靈區便向本邦擲之其杵飛入雲中到此其杵懸松枝於是知神女之言不虛也便奏建金剛峯寺安寶塔高一十六丈爲密乘興繁之勝場神女者丹生明神也

新羅明神者天安二年圓珍師泛舶自唐歸洋中忽有老翁現船舷曰我是新羅國之神

也誓護持師教法至慈氏下生爵已不見珍入京將傳來教籍藏尚書省時海上翁來曰此所不堪置經書是日域中有一勝地我已先相攸師聞官建院宇度此典籍我鎭加護又佛法是王法之治具也佛法若衰王法亦衰語已形隱珍歸睿山至山王院時山王明神現形曰傳來經書宜藏此所新羅明神又出曰此地來世必有喧爭不可置也南行數里是爲勝處珍乃與新羅山王二神及二比丘到滋賀郡園城寺寺僧敎待說寺事既而山王迴睿阜新羅明神語珍曰我卜居寺之北野時百千眷屬倏來圍繞唯珍獨見他人不知於是有乘輿人儀衛甚多以美饍饗新羅教待來賀而後乘輿人形隱不見珍問明神執饗者爲誰新羅曰三尾明神也祠今在寺南自此新羅明神威靈益顯

北野天滿大自在天神者菅丞相之靈也昌泰四年因左僕射藤時平之譖左遷大宰府

鬱眚而薨未死之先自裁疏訴天帝故其靈奮激爲威德天神也天慶四年八月有沙門道賢備具見金峯山金剛藏王菩薩時五色光照金峯山賢白曰此光何祥藏王曰今大政威德天來也須臾之間西方空中千萬人至儀衛偉如也宛似王者之郊禮也其衆奇形異皃或如金剛力士或如雷電神夜叉羅剎甚可怖類各持器仗弓矢矛戟大政天與藏王語已而欲歸去顧賢曰將此人見我居

何如蔵王許之使賢乗一白馬行數百里疾如風至一大池池中有大嶋廣百餘里中有方壇壇中有蓮華臺臺上有寶塔塔中安妙法蓮華經塔東西壁懸兩部大曼陀羅其塔嚴麗不可言也此有大城城門禁衛甚嚴又多大政天語賢曰我是上人本國菅丞相也切利天帝字我呼日本大政威德天我讒配時悲不勤心我主國土一切疾病災難事我欲惱君臣傷人民又思以我生前悲泣之淚化爲大雨浸本國爲水海經八十四年成立國土爲我住城然此國普賢龍猛流傳密教之地也又應化諸聖以悲願力備名明神遊住諸處覆護衆生彼諸名神常慰諭我我又愛重佛教故不成巨害但我十六万八千諸眷屬暴悪鬼神等隨處與災我尚難禁我受神慰味法樂故昔日怨懟少息耳賢曰我國人民俱稱火雷神尊重禮敬猶如世尊何有怨乎大政天曰國俗以我爲仇讎誰敢尊敬

又火雷神者我第三使者火雷氣毒王者也非我名也我在世時所歷官位有人居之也起害意是昔怨之甚也而今立一誓遺本邦上人傳之普屬流布若人作我形稱我名慇勤尊重我必擁護若人聞上人言信受崇奉我亦不爲如上之害賢反金峰陳上事藏王曰我令汝向彼城者使知世間災難之根本也又有滿德天語賢曰彼太政天十六萬八千眷屬作毒害者天下善神不能遮止延長八年晏藤清貫平希世逢雷震而死者彼火雷氣毒王之爲也亦崇福法隆延暦檀林等諸大寺及大内之燒災皆是第三使者之所作也如是諸惡神滅法害生皆昌泰帝獨受其殃譬如衆流之宗海耳乃至暴風疾雨疫癘時行逆寇間起並是彼眷屬惡神之所發也然金峯八幡及我滿德天堅執不許故不自恣天慶三年七月十六日託右京七條坊婢文子欲復右近馬場其女甚賤不能營構

繞祠家側天曆元年六月九日始移北野其
襲猶早九年三月近州比良神官良種兒年
七歲託曰我昔任僕射先蒙松生我軀而便
折是以我知上三公又逢貶竄以故我所居
之地必當生松不幾一夜間數千株松生北
野於是朝日寺沙門最珍與右京婢文子勠
力造靈祠天德三年右丞相藤師輔改規大
廈自爾靈威日新廿曰十一面觀自在靈應
法道仙人者天竺人也初靈鷲山中有仙苑

五百持明仙修金剛摩尼法皆能得道須臾
遊十方剎便還本處神力如是壽無量歲導
利人天道者其一也一時乘紫雲出仙苑經
支那過百濟入吾日域下播州印南郡法華
山其山八朶故爲号也于時溪谷出五色光
道見爲靈區居焉常誦法華修密觀所持道
具千手大悲銅像佛舍利寶鉢而已餘無長
物一日多聞天王駕雲來語道曰大仙久棲
此我當擁護正法鎮撫邦國又牛頭天神現

形西峰曰我願任除災之役道得千手寶鉢
法天龍鬼神來往奉事常飛鉢受供州人稱
空鉢仙人生石大神請置鉢于石上奉供其
地今尚号空鉢塚在神祠西南大化元年秋
八月船師藤井載官租而過道飛鉢乞供藤
井曰御廚精粳不遑私情鉢便飛去於是乎
船中群米隨鉢飛連猶如鴈陣入山中藤井
大驚奔到庵所悔謝乞憐道笑而諾言已米
石如前飛歸其米千石無有遺失只其一俵

落南河上自茲此地冨人多矣俗号米墮村
又曰米田藤井入都奏事孝德皇帝大加感
歎五年五月上不豫詔治弗瘳乃宣左僕射
阿倍倉内召道加護道入宮持念玉體平復
六宮羅拜止宮七日弘演釋門與旨君臣歎
美因之設無遮會道歸山此年敕於山中建
大殿安所持觀自在銅像及佛舍利寶鉢白
雉元年九月落成上幸寺始本朝重神輕佛
屬道之唱自是天下翕然反之二年三月宮

中大藏會三年季冬僧尼宮嬪皆道之論化
也道居山數十祀一日告衆曰我本捿耆崛
之仙園也暫來此誘導耳今當歸乃說偈曰
我化有情來此地留下像鉢舍利羅一涉斯
境所求得永出三途見佛陁即放大光飛入
雲中道多營精舍諸州往往而在今存者稱
道遺德
久米仙者和州上郡人入深山學仙法食松
葉服薜茘一旦騰空飛過故里會婦人以足
踏浣衣其脛甚白忽生染心即時墜落漸喫
煙火復塵寰然鄉黨契券當署其名皆書前
仙某今舊券之中往往猶有乎澤悉然嘗於
高市郡營精舍鑄丈六藥師金像并二菩薩
像所謂久米寺也後又修仙凌空飛去又有
大伴仙安曇仙二人與久米相後先兩仙菴
基今猶在和州
釋陽勝姓紀氏能州人毋夢呑日有娠元慶
三年登叡山師空日時年十一性聰明一聞
不忘學止觀兼受瑜伽密教誦法華勤密供
性慈愍逢裸者脫與衣見飢人讓己食蟣蝨
蚊虻饒身飽止常厭喧囂修禪定勇猛精進
脇不印席後居和州夏入金峯山冬下牟田
寺習仙方初辟穀食菜蔬次去菜食果蓏漸
止飲食或日食粟一粒衣薜蘿躡雲煙延喜
元年秋永謝世境所披袈裟掛松枝書曰讓
與堂原寺延命命見是悲泣尋求山谷無蹤
跡勝父病顇力死乃歎曰我有多子所愛者
只陽勝而已傳聞得仙若有仙通知我意願
一見之勝聞此事飛至舍上誦法華父曰誰
乎經音絕似陽勝家人出見不睹其形只聞
其聲勝白父曰我離父宅永去人寰孝恩不
違故來誦經又曰每月十八燒香散花願待
我我尋香煙而來誦經說法報罔極矣語已
經音絕後於金峯山逢東大寺故舊語曰余
住此山五十余歲行年八十餘我修仙法得
身自在昇天入地飛行無碍妙法華力得心

自在化世間利有情又於吉野山與練行息眞遇身生兩翼飛遊空中語曰我身中無血肉遍體生奇毛言已過去又熊野山松本嶺逢舂山舊友談話而去又有若行比丘居笙石室數日無食而誦法華不輟忽青衣童子持白物來與比丘食其味甘美比丘問所由童子曰我本舂嶽千光院延濟和尚之童也薰練年深得仙近來事陽勝仙此食又是勝公所餘也童便飛去

賛曰昔婬女誓曰我不跨一角仙頸不出山果然久米見白脛而墜有以矣哉於戲色之毀人也可不愼乎秦皇宮人飡芝而得仙遍躰生青軟毛故世云毛女陽勝之奇毛恐是與二人挾吾道而練形非山澤癯者之倫也

釋窺仙居宇治山持密呪兼求長生辟穀服餌一旦乘雲而去

都良香者京兆人也文才冠世仕到著作郎菅丞相又良香之諸生也菅公階爵日加良香不及怒棄官入山修練不知所終後百餘年或見大峰山窟中顏色不衰云

藤太主源太主二人居和州吉野郡布衣烏帽辟穀而持密呪淨藏法師欲渡吉野河會瀑漲無舟楫而躊躇時二人飛來曰待我試呪力藤太主持念須臾神人伐大木載藏源君又令神人牽其木著河岸二仙謂藏曰非師爭感我二人哉言已飛去

生馬仙者攝州住吉縣人入河内高安縣東山住深谷中寬平九年沙門明達持頭陀行至東山絕頂見深谷有草菴下到菴所有優婆塞顏色似黃栗頭戴白帽身著白衣達近問曰爲誰對曰我是生馬仙也便以五瓜與達曰是此地之產也可以充飢達嘗之甘美不可言達曰在此爲何曰吾入山以來未見山脚只求菩提耳達出山傳此事

釋法空野之下州人居法隆寺學顯密教讀法華晝夜各三部後返本邦游歷勝地適至

一洞生五色苔門戶障隔及牀座自然天成又以彩苔悉皆嚴飾空見此心生歡喜入中居止永離塵境乃綴五色苔爲衣服甚軟煖果蓏充飡鳥獸馴傍十羅刹女現形給使荏苒歳月又不記也有比丘良賢慫禮靈區迷路至洞見空生希有想宿數日見羅刹女端嚴生染心女白空曰是破戒無愧人錯至淨境我當損害身命空曰莫作是說加護送人間女復本形甚可怖畏提賢淩空而飛須臾

至村落投弃而去賢身心喪亡纔有氣息良久蘇逢人語此又自悔恥

元亨釋書卷第十八

元亨釋書卷第十九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願雜十之四

靈恠六

轉乘　海蓮
慧増　頼[illegible]
春命　蓮尊
明蓮　妙達
道命　源尊
常照　阿清
藏満　圓能
道乗　圓善
安珍　無空
講仙
度摠論

吾佛之化明冥倶濟大經曰戒緩乘急者處三途而見佛況轉報之餘習隨夢之感激乎苟預化者采掇焉繋願之六矣

釋轉乘和州人住金峯山寺性多嗔恚猛勵持法華誦六巻七八兩巻不能通乃發奮激志讀二巻三萬過遂不記諳藏王菩薩九旬獻六時香花夜禮三千拜乞救助夏末夢夜叉形人以龍爲冠天衣瓔珞手執金剛杵足踏花告曰昔播州赤穂郡山驛屋梁上有毒蛇長丈餘適一比丘宿驛舍蛇念曰我今飢渴欲吞比丘比丘不知洗手漱口誦法華其音和雅蛇聞之毒害心止通宵側耳誦至第六天明比丘乃發去蛇聞法力故轉畜爲人汝身是也持法華者宿薫故不誦七八者不聞故汝性嗔猛者毒蛇之習氣耳自今堅心即通二巻必得出纒乘寤感喜無量果得通誦嘉祥二年寂

釋海蓮越之中州人持法華二十五品諷誦通利後三品不能誦勤力勵志久如不通乃上郡之立山及諸靈區難行苦行祈求誦憶夢一菩薩語曰汝先身爲蟋蟀在僧房壁其

比丘誦法華蟋蟀聽之普門品了僧疲勞放
身蟋蟀遭歷死聞法力故轉得人身而讀
法華不聞三品故不能誦覺後益勉漸通三
品天德（人王第六十二代村上天皇）元年逝
釋慧增居醍醐寺持法華他經呪一字不讀
而經王八軸皆能諷徹只方便品終偈中二
字不能誦多年勵志誦二字終不通乃自思
忖我誦一部皆能通利只此二字不能記況
勸策已度歲乎恐是宿殃乃詣和州長谷寺
祈誦二字過七日一麗眉僧出殿告曰汝前
身播州賀茂郡人也前世亦讀法華一時寒
冬向火讀經火星迸散燒經偈二字汝不書
補而命終因是故雖誦經二字不通今彼地
經尚在汝先父母亦現在汝速往播補經覲
親夢覺二字明了又無忘失即赴播州宿一
家家主出見增曰何似吾亡子哉聞音曰聲
又不異夫妻相列熟見增言來意父母悲喜
相并乃出經函果二字燒穿增頂戴感歎書
補二字增前後二世父母四人慈孝和睦云
釋賴眞近州人年九歲至郡之金勝寺聞比
丘讀法華便能憶持諷誦兼解文義眞性靜
默少語常動口齒而哨嚼人或笑之眞又自
恥不能止即上睿山中堂期七晝夜祈誠曰
我有何惡報作此牛呞願大醫王明示前因
至第六夜夢聞其音不見其形告眞曰汝前
身在近州緣智郡為特牛郡人以妙法華經
并供養具馱此牛往伽藍依負經功脫畜為
人亦能誦習習氣未盡作呞哨耳眞覺後精
進尅責持誦益勤年七十誦六萬部
釋春命住睿山西塔院誦法華無他業足跡
不入鄉里專屏山中一時曉更誦經安坐如
睡如覺一天女現半身其聲清雅告曰汝先
身為野干在法華堂梁間常聞人讀經王以
法力故轉得人身前緣相牽作此住侶人身
難遇宜加策勵速度苦海言已形隱命聞夙
生彌勤持誦六萬部後不記數臨終誦經而

逝

釋蓮尊作州人居元興寺持法華二十七品明了諷誦餘勸發不能誦倍加精進讀此一品數萬遍終不通大愧怍乃對普賢像九旬精祈言而日忘失句偈還令通利菩薩豈欺我乎苦修精勤盡一夏至自恣夜夢天童告曰普賢大士令我說汝宿因汝先世爲雛狗毋狗適在持經者床下卧雛狗來乳持經法師誦經王從序品迄嚴王品雛狗得聞至勸發品毋狗起去雛狗隨之由是不聞汝聞法力今得人身又誦法華不聽勸發故雖讀不能誦只固志力必得全誦寤後加專勤㝡後一品又能通利

釋明蓮居法隆寺讀法華誦徹七卷第八之卷不能誦積歲月懇溫復終不記誦稻荷神祠祈求夙報過百日無感又往長谷寺金峰山各尅一夏讀經祈報而不得感蓮不屈登熊野山又祈百日神誥夢曰我於此事力所不及乞求住吉明神蓮返攝州寓住吉一百日神又夢曰我又不知祈伯耆大山神蓮便詣大山安居精求夏滿夢神告曰作州人登此山以粮負牛其人詣神祠牛繫僧房房中比丘夜誦法華牛聞之生慈善心至第七卷天色漸曙牛主早發是以其牛不聞第八卷彼牛者汝前身也聞法力故今得比丘形而持法華不誦第八者不聞之故自今勤策來生覩史夢寤感幸乃一心合掌白神言癡牛聞法尚得人身何況人身如說修行今聞夙因神既難報生生世世誓持法華迴施群有證大菩提誓已辭神而去

贊曰或問曰蓮之祈報也初神不速次後乎對曰不也夫宿障厚者得靈感之遲矣屢罄勞劬漸泯餘殃殃障已盡感應乃彰是我佛教報理之常也世人不知纔効小功怨神讟佛惷愚之甚也蓮歷五六之寺祠累百十之歲時其志益固固可貴也而其間稲荷長谷

聞而不告者障尚厚矣熊野住吉不知不及者漸薄而勉激也逗到大山始償本志宜乎又其爲根地也卿之功用萃於此是諸神之巧方也非不能焉

釋妙達羽州田川郡人住龍華寺以誦法花爲業天暦九年無病手持經卷俄爾氣絶乃往閻王宮王見達下座作禮曰師非命盡而來我欲有啓耳我見師持妙法華内外清淨實爲澆季正法人我今爲師說日本國中衆

生所作諸業師能憶持還本土勸善誡惡廣行利生因而委說四衆罪狀達經七日蘇息具語冥事聞者信伏修善遠惡

釋道命藤亞相道綱第一之男也少登睿山事慈慧誦法華無他業而志專篤初一歳誦一卷八年終全部蓋簡散心也其聲微妙自合律呂清濁輕重韵節和雅衆人側耳久聽不足居城西法輪寺常勤諷誦一僧夢冠纓人充塞四傍僧問誰人答曰金峯藏王熊野

明神住吉松尾諸神也其住吉明神者曰此本國中諸持經人此道命師最爲第一我雖居遠境每夜詣此聞諷音耳松尾明神者曰如是如是卿言爾也我居密邇晝夜來聽僧覺聞之命適誦壽量品僧乃作禮說夢又有寡婦病狂託曰所託者婦夫也無心惱婦也衆人且聞我言我生平放逸無惡不作當墮阿鼻只有一善得輕報我主人詣法輪寺時我亦從之道命師誦法華其音清雅我聞隨

喜因茲微善輕轉無間今得蛇身若重聞彼經脫蛇趣生善處衆人能將我就命師聞經法我無寄處且寓本婦汝等家人憐我哉家僕便舉婦人詣法輪寺聞命經靈又託曰善哉善哉婦能詣此得聞誦經既脫畜報當生天上婦人歸家病如洗命寂後有親友念而言命公誦經多歳不知生淨土否若生樂邦定知我心願於夢中示生處如是念願兩三年夢大河側有蓮池四種寶花芬馥盛開

池中有誦經聲似命此人下車立池畔見命
乗舟手把經卷而讀其音倍平時語曰我在
世雖出家不慎三業多犯禁戒其管四天王
寺犯用僧祇物如是衆罪不得淨土然依經
王力不墮惡趣住此蓮池誦法華過三二年
當生兜率夙契不忘思我可喜故來告耳夢
覺感泣

釋源尊少年出家讀法華日課不怠未得誦
壯年受病數日而死乃赴閻王宮冥衆數人
或冠冕縫掖或甲冑戈鋌簡牒註記種種異
狀側有聖僧手持錫丈執經篋謂閻王曰沙
門源尊讀法華經歲序已久又可貴乃延高
座開篋授經經法華也尊喜懼交合高聲披
讀冥衆合掌傾聽經已僧曰汝還本土尊顧
僧乃觀世音也尊經一日夜而蘇其後全部
誦徹臨終無少惱誦法華而逝

釋常照幼時戲自刻一比丘像稱地藏尊安
古寺壇畔率群童採花致供後入園城寺習
教法年及而立染疾不久而亡勇士二人捕
照過黑山麓有大穴勇夫推照陥穴照上足
下頭如石落而降其間疾風撲目痛不可言
也照以兩手覆雙眸已墮在焔王廳顧眄四
傍罪人無數其苦狀萬端時一沙門端嚴靚
莊語照曰我是汝稚歲所造供者也自爾以
來日夜護爾不暫捨也故今又來此救汝汝
歸本土益加精修照蘇息後精勤無廢云

釋阿清姓百濟氏備之中州窪屋郡人性耐
苦行歷渉勝地適染時疾六日而亡又經二
日而蘇語人曰我往曠野西北角有門樓入
中宛如廳衙庭上坐數千人決罪狀見已毛
竪時一比丘持錫杖從兩美童手以文書向
官使似有訟曰此阿清苦修精勤此度返本
土便授牒官使曰是清之行業記也乞詳見
之官使等披牒曰實如記宜放赦又況師之
言乎語已敬比丘清問童子此比丘為誰童
曰地藏菩薩也清聞已感敬交集故得穌生

見聞無不嗟嘆矣

釋藏滿東大寺義藏之徒也適値相者通照照曰子雖精學不至立年不如弃本業勤精修滿乃入山州笠置窟苦練如救頭然兼諸且必持地藏號年三十恙中風經日而死青衣之人驅逐而行滿語使者曰我生平歸地藏尊今至於此大士豈誕哉於時一比丘忽然而來儀狀端莊須臾六沙門至相次三十餘輩行列群集於是乎眞使者因比丘之言誠實也故南方菩薩降臨耳我等於此丘無分不如棄去言已分散端莊沙門謂滿曰我是汝每朝稱念之者也我護汝猶目精以故今來也汝返閻浮益加策勵滿已蘇息此間經一日夜滿自此精修益深年九十餘安祥而逝

釋圓能和州添上郡伏見鄉人也年十八上信貴山習學性暗鈍不善敎授而志操純至常念彌陀伏見有一寺號弘文院安丈六藥師像能期一百日詣像日日三千拜誓曰我願見眞身能自所居赴彼寺路過曠野至九十六日藥師眞身現于野衞大殆滿虛空又阿彌陀眞身三十尊文殊菩薩同共顯現能心身感喜頭面禮拜行年五十七三月晦寢中俄亡其徒以頓死未殯喪相對而護心胸又暖歷二七日猶不爇昇置野中鳥獸不傷人多怪之至五月八日蘇息初言語不詳後三歲語曰我先年夢中六比丘來呼我我隨六比丘昇空而去我問曰何處去答曰向緻王宮去我白比丘曰又唱彌陀欲生極樂今何用往緻宮從此辭比丘比丘曰汝只先往閻所見有情業苦次須詣極樂未晩耳我猶不肯比丘曰然者先見淨土後見緻宮乎我諾便進去到極樂東門世界光曜莊嚴殊妙比丘曰娑婆日月光猶爝煜況弥陀光明如百千日故有此眩耀進入門內見諸宮殿皆在水上我以爲此界宮殿能建水上天工乎佛力

乎比丘曰非氷瑠璃地也我以手摸地果堅
手不濕我白比丘曰弥陀所在宮殿可得見
乎比丘曰待問試一比丘入殿須臾歸來將
五比丘及我入中傍有佛像比丘曰是誓願
寺彌陀如來也汝三年供養恭敬故今現此
次見一殿七寶嚴飾琵琶箜篌歌唄妙音孔
雀鸚鵡伽陵頻伽讃嘆佛德池中有大寶蓮
花花臺有樓閣閣上有菩薩聖衆比丘曰是
汝小蓮花下品下生也一一見之念念恭敬
比丘曰汝還本土寫五部大乘典必可來此
又問曰平居有此願乎我答曰無次往閻宮
焰王問曰汝有五部大乘書寫指記不我又
答曰不記時比丘曰徃年有火慶讃五部大
乘經汝在其席心起感喜曰我安如是人慶
是經汝記之乎我曰有之比丘曰所謂是也
汝返本邦書寫五典必生安養次見地獄八
寒八熱受苦罪狀殆不可言也已出獄所六
比丘曰我六地藏也言已蘇生爾來勸諭四

衆書金字五部大乘經於金峰山慶讃安置
仁平元年正月二十四日於洛城預告四部
沐浴淨衣跏趺合掌而化異香薫然城中道
俗走來供養過十二日葬舟岡山四衆調音
樂送之道路闐咽結淨緣云
釋道乘叡山西塔寶幢院正算之徒也後移
法性寺自少年持法華晝夜無懈而性多嗔
常以麁語干諸友怒罵童僕恚息則叩頭悔
謝或對佛像向大衆發露陳懺一時夢出法
性寺上叡峯到柿下遙見山上自翠微至嶽
頂金樓銀閣嚴麗殊妙其中填置無量經典
黄卷朱軸金銀泥書乘見了生希有心傍有
老比丘問曰此經閣妙絶誰所造比丘曰是
汝年來所讀也依此善力當生淨刹乘聞而
悦忽有火起經樓盡灰乘問比丘因何火起
比丘曰汝嗔時所持經功多遭燒焚若息恚
持誦安養之生又無疑乘夢覺懼悔乃於佛
前誓止嗔忿精懇持經而後取滅

釋圓善居睿山東塔院誦法華適遊熊野宿
背山卒其後有沙門壹睿行宿山中中夜聞
誦法華其聲微妙睿以爲先亦有人宿一卷
已禮拜懺悔又讀一卷每卷如是天明無人
傍有骸骨支體全連青苔遍鎖似衣服想久
經歲月髑髏口中有舌如紅蓮睿見之感惟
欲親所由次日不去入夜誦經如昨至曉睿
起拜曰既誦經必有心語願聽本事以傳靈
感骨人荅曰我是台嶺東塔院某也至此而

死生平起堅誓誦法華六萬部存日纔半數
而夭願力不拔住此尚誦經目今已殆終居
此不久去此當生兜率內院睿聞了禮骨人
而去翌年又來不見昔骨

釋安珍居鞍馬寺與一比丘詣熊野山至牟
婁郡宿村舍舍主寡婦也出兩三婢饋二比
丘珍有姿皃中夜主婦潛至珍所通心緒初
二比丘怪慰勞之密至此始覺珍曰我是緇
服豈閨閤之徒乎寡居餘情溢千非類又可

恥也婦人大恨傍珍不離珍不得已軟諭曰
我自遠地赴熊野宿志蓄來久神甚嫌淫穢
者回不可歸途必來婦主姑待之女喜而歸
曉更珍早前路着神祠即便及經婦家而不
入急奔過主婦數歸裡儲供膳傍門伺路過
期不至適一僧過主婦問曰二比丘某物色
熊野及途有相見乎對曰如婦言二比丘我
親見而其沙門去此恐二日前也耳婦聞大
怨瞋乃入室不出經宿爲蛇長二丈餘出宅

赴途奔馳而過路人噪亡相語曰如此大蛇
何爲取路人人相傳至珍所珍思女化爲馳
入一寺寺名道成告衆乞救衆胥議下大鐘
置一堂納珍鐘裏堅閉堂戶已而大蛇入寺
血目燄口甚可怖畏衆僧走散蛇赴堂戶不
闢便以尾擊戶聲如鐵石戶漸碎蛇入堂應
時四戶皆開蛇乃蟠圍鐘擧尾敲鐘火燄迸
散寺衆集看無爭奈何移時蛇去寺衆倒鐘
見中不見珍又無骨只灰塵而已其鐘尚熱

不可觸也數夕一耆宿夢二蛇來前一蛇曰
我是前日鐘中比丘也一蛇婦也我爲淫婦
害已爲其夫惡趣苦報不易救脫而我先身
持妙法華未及遭此惡事微緣不虛尚爲極
因願爲我寫壽量品我等二虵定出苦道我
等來寺願垂哀愍覺後大憐乃書壽量品又
捨衣資修無遮會薦二虵其夜耆宿又夢一
僧一女合掌告曰我等因師慈惠僧生兜率
女生忉利語已上天

釋無空姓橘氏居東大寺學密教又修念佛
少資產晩年自謂我甚窶亡後煩遺弟不如
私畜以供喪事貯萬錢置梁間人不知也延
喜二十一年空病六月死言不及錢右僕射
藤仲平與空善夢空弊衣垢面形甚枯槁告
曰我以伏貲受蛇身願公取其錢寫法華必
脫苦趣藤公覺而感慨自往空坊探得梁錢
錢中果有小蛇見人逃去藤公乃令比丘書
法華嘗追薦其夜夢空衣服鮮潔顏色悅懌

手執香爐語曰我以僕射親薦早出虵趣今
詣安養語已西飛

釋講仙洛東六波羅密寺之徒也久讀法華
兼修懺焉萬壽中取滅其後不幾靈託寺衆
曰我是定講師講仙也平居經業當生極樂
而因小緣受蛇身我平時庭中殖橘樹枝葉
漸茂開花結果我甚愛翫又衆所知雖非重
罪愛念纏縛報墮蛇趣見今醜形住橘下爲
我寫妙法華必得昇濟寺衆聞之皆赴橘所

果有蛇纏繞其根長三尺許合寺憐之作所
告事其夜寺僧夢講仙威儀庠序面有喜氣
拜大衆曰我依衆友哀愍力經主威神力脫
虵形生淨土明朝橘根蛇已蛻

賛曰愛纏之業亦甚矣哉仙之養橘猶受蛇
質況貲財乎又況色欲乎三子尚以經業託
夢寐又況不有此乎愼之哉愼之哉

度總論

萬法森列智在其中矣因而分之度在其中

矣慧禪相推盪在其中矣繋傳焉而位在其中矣夫度者何爲者也開道成務冒萬生之化如斯而已昔者聖人之立度也彌綸聖凡而生敎六分四析而倚數觀變於智立修是故度之爲道也廣大悉備有佛道焉有法道焉有僧道焉兼三寶而十之十者非佗也三寶之道也道有解脫故曰度度有多種故十之十而度者所以廣包也故心無體而覺無方一性一相之謂道繼之者智也成之者善

也空者見之謂之空有者見之謂之有群生日用而不知故佛之道鮮矣是故將以順性相之理是以立佛之道曰智願方立法之道曰力慧立僧之道曰禪進忍戒檀夫度其至矣乎夫聖人所以明道而廣業也是故學者所居而安者度之序也所樂而玩者度之理也所履而行者度之事也古者能仁氏之王法界也上利四聖下濟六凡内取性外取相範圍萬法覆庇兆類以修以證蓋取諸智能

仁氏沒四依氏作述經爲論釋論爲疏疏論之訓以敎天下蓋取諸慧上古四八而修安般而觀後世聖人易之以直指蓋取諸淨禪動天震地使神役鬼以利天下蓋取諸進感剥皮寫經斬臂刻像燒身捨命以濟天下蓋取諸忍四六爲重六八爲輕五篇七聚能辨開遮蓋取諸戒上古塚宿樹居後世聖人易之以寺廬蓋取諸檀興出處無常任道而行不拘形服以衲立纓蓋取諸方應跨險蹈遠

不撓素履殊方異域以隣以里蓋取諸力隣王公而行幽明而化被于萬物各得其所蓋取諸願雜夫道有大覺是生二法二法生十度十度生萬行萬行定理事理事備而復大道是故證悟莫大乎法修學莫大乎度利濟莫大乎行事理功成復乎大道莫大乎聖人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象其物宜是故謂之智夫智者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成天下之務

聖人之道見乎智聖人之智見乎傳智其道
之緼乎傳智成而道來矣傳智廢則無以見
道道不可見則智幾乎息傳智之興也其於
中古乎昔者瞿曇氏没結集作三藏之典有
小大二部之衆分内外空有性相蔓衍五天
矣結集後一千歳震旦地明王起焉感夢乘
之瑞馳聘求之使摩騰竺蘭之階聖位也壹
聲教東漸之機至矣躡葱嶺之阻峻涉沙河
之艱險馱經像於白馬諭教法於蒼生是傳

智之所以興也後二百年士行跋大方之足
法顯縱聖蹤之目玄奘道北狄而入義淨泛
南溟而達結集之陳迹譯布乎支那四海百
世歆艶風規者也我之國極東海隅梵壤不
接是以譯事鈌矣雖鈌譯事而智之傳者無
異距漢明而殆半千吾國又明王起焉海藩
之師貢獻也是真教之始被也吾道者夫於
明乎奚兩土二名之相比也達磨無畏之遊
斯地也豈傳智之幾乎攏真踵勝闌之跡貽

訓趍行顯之躅亦是此方之所以從事於此
也爾來諸子恐後驅逐仍視溟渤床居舟舶
覲明師而稟勝法矣勤劬至而利濟博矣奘
淨之行焯焯可見矣其德大而其功遠者乎
夫度之爲道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上下無
常變動周流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十度相交
盤紆綺互而知者觀其智章則思過半矣夫
知解脱之道者其知度之爲乎度有聖人之
道三焉以思者尚其慧以定者尚其禪以禁

者尚其戒度有聖人之道六焉以行者尚其
進以違者尚其忍以順者尚其檀餘三如上
十度之興也其於衍乎立度者其有蓄乎是
故智道之決也慧道之辨也禪道之正也進
道之昇也忍道之任也戒道之制也檀道之
利也方道之巧也力道之強也願道之敢也
是以智明慧采禪専一也進行而不止忍不
侮戒同檀功而不居方入諸趣力有所遂願
混而不失一與二體同名異而位有差八與

九十位差而德不差然有次序者理之順矣有佛然後教生焉其教明白故受之以智智者知也物之有知也必有分別故受之以慧物之別也必住不可以不靜故受之以禪靜至即止故受之以進物進遇險則屈故受之以忍忍久而心荒故受之以戒戒約而少息故受之以檀檀欲巧便故受之以方方多而緩故受之以力力强入物者洽故受之以願而終焉

元亨釋書卷第十九

元亨釋書巻第二十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資治表一

起欽明至皇極合七君

昔者仲尼之作春秋也編年月而繫言焉單子長之變聖製而立傳爲後之修史者皆則遷焉蓋編年者繫于時也立傳者繫于類也繫類之者下愚猶便之省讀矣繫時之者中才或病諸紛糾矣是所以史經之有變也初予修此書欲則春秋只恐中下之或病諸其不得已耳矣然其胸懷猶介然于此也竊見皇朝之德化且託佛乘之翼佐也故予撫其繫吾之實事以寓素蘊而作資治表既而授二三子有勅凡例於左爲赤者今并而録焉

欽明皇帝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己巳遷都和州磯城嶋冬十月

元年庚申正月不書即位去歳十二月丁檜隈宮也帝繼體第三子初帝讓山田皇后后謝曰蒙恩至渥溟嶽難比而萬機之務婦女焉預況皇子仁聖明敏乎羣臣又請勸故不得已也七月十四都和之山邊磯城嶋造宮于金剌故曰磯城嶋金剌宮是歳當蕭梁武帝大同六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有一年

十有二年

十有三年春夏秋冬十月百濟國主使大夫西部姬氏貢釋迦佛銅像及經論幡蓋大殿

宍

十三年十月十三百濟國聖明王使西部姬氏達率怒利斯致貢獻釋迦銅像經論幡蓋若干品上表曰是法於諸法中最爲

殊勝難解難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也是法能生無量無邊福德果報乃至成辨無上菩提譬如人懷隨意寶所須依情是法寶復然祈願依意無所乏缺且夫遠自天竺爰洎三韓順教奉持無不尊敬由斯百濟王臣明謹遣陪臣怒利斯致奉傳帝國流通寰宇又佛之所記我法東流聖議不徒天皇知之帝大悅詔使者曰朕從昔以來未曾聞如是微妙之法然朕不自決姑

待議焉乃歷問群臣曰西蕃獻佛其貌偉麗不知可拜不太臣蘇稻目奏對曰海藩諸國一皆禮奉豊秋日本豈獨否乎況百濟王世承皇化若貢妖神曷爲忠藩願陛下勿慮也大連物尾輿中臣鎌子等言我國家之治天下也恒以天地社稷一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有典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國神之怒帝曰卿等言爾也然聖明之貢不可舍也誰奉斯神者稻目稽首請

之帝賜像蘇氏稻目安小墾田家又捨向原宅爲寺奉像此冬疫尾輿鎌子同奏曰國有災孽妖神之爲不用臣言已致殃願行弃撤祈受後福帝依奏有司投像于難波堀江火伽藍于時天無雲雨天火焚大殿初仲哀皇帝八年神託皇后征新羅國帝疑而不發九年春二月帝俄爾崩於是乎皇后神功懼帝不用神言而崩冬十月浮海到于新羅新羅王見我旌旗器仗

之甚懼曰傳聞東海有神國名曰日本恐是其神兵乎不可敵也乃素服面縛自持圖籍來于海壖曰願每歲貢金銀縑帛八十船不敢易也此時高麗百濟二國主聞新羅降於我密伺軍勢知其不克又自急馳納欵曰從今以後永稱西藩不絕朝貢自茲三韓皆貢于我當東漢獻帝建安五年也十月曷爲不日史失也

十有四年春夏五月得異材刻佛像秋冬

十四年五月朔内州奏泉郡茅渟海有奇聲光其響如雷其耀若日帝敕溝邊直赴海物色見樟木浮海光彩煜如也取而獻帝命工刻佛像二軀今見在吉野寺俗曰放光像

十有五年春二月百濟國貢沙門曇慧道深等秋冬

十五年二月慧深二比丘應百濟貢來初十四年六月帝救百濟召易暦醫三博士至是貢三博士及三書二比丘附獻焉

十有六年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十有九年

二十年　二十有一年

二十有二年　二十有三年

二十有四年　二十有五年

二十有六年　二十有七年

二十有八年　二十有九年

三十年

三十有一年春二月甲申僕射蘓稲目薨夏秋冬建宇佐神祠于豊前州

三十一年三月蘇公薨書官貴也是歳豊前州宇佐郡廐岑菱瀉池畔民家兒甫三歳託曰我是第十六主譽田天皇廣幡八幡也我名護國靈驗威身神大自在王菩薩諸州諸所垂跡於神明今顯坐此地耳因之敕建祠

三十有二年春夏四月天皇崩謚欽明秋冬

三十二年四月之崩曷爲不日史失之也

敏達皇帝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甲戌天皇即位秋七月冬十月

元年壬辰四月初三帝即位于百濟大井宮帝欽明第二子是歳當陳陳孝宣大建四年也

二年春月廐戸皇子生夏秋冬

二年正月朔王夫人娯遊至廐間俄而産

焉以誕近廐戸字其児焉王夫人何用明之后也曷爲不書后茲時諸王也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春夏秋冬十有一月百濟國貢佛經論及禪師律師比丘尼及咒禁師佛工寺匠

六年十月遣百濟使大別王自百濟歸百濟王附貢經論及禪師等六人館難波大別寺書二及著降也

七年春夏秋冬天下放生月六日

七年毎月六齋日放生因豐聡王子奏也

八年春夏秋冬十月新羅國使枳叱政貢釋迦佛像

八年十月新羅國貢釋迦像上宮王子奏曰此像甚靈崇之則銷災受福蔑之則招禍縮壽帝聞之敬崇供養今見在興福寺東金堂

九年　　十年

十有一年

十有二年春夏秋冬百濟日羅説偈拜豊聡王子

十二年百濟日羅來初日羅名干國帝遣紀押勝召羅押勝自百濟歸奏曰百濟王愛羅於是乎復使吉備羽嶋召羅于王王懼以羅從羽嶋來王子偸眼於羅羅指王子曰神人也具在太子事中

十有三年春夏秋九月僕射蘓公營殿于石川宅冬十月度三尼

十三年九月百濟使麻深臣持彌勒石像而來又佐伯連有佛像蘇馬子於石川宅搆殿安二像褒馬子之克承先子營佛事故書官不名十月馬子令高麗惠便度善信禪藏慧善三尼於石宅精舍供給一日設大齋會善信之父司馬達等預焉於齋饌上得佛舍利獻馬子其舍利神異不測馬子益厚淨信

十有四年春二月僕射蘇公起塔于大野丘三月停佛法夏六月許蘇公奉佛秋八月巳亥天皇崩聖壽二十有四謚敏達

十四年二月十五蘇馬子立塔大野丘北以去歲所感舍利安塔柱因設大齋會三月大疫物守屋中勝海奏曰癘災流行專由蘇氏倭佛也殷監不遠先朝可占因此停佛法曷為不言廢而書停假實之謂也曷為假當時之志也於是乎八耳王子曰痛哉二子之昧也佛法說因果亦猶積善慶殃之餘矣二子殆不免焉二十八守屋自往大野縱火燒塔殿收燼餘佛像棄難波堀江是日又無雲雨又錮三尼于海石榴市亭于時帝患瘡及守屋天下殆偏死者相枕其患者皆言如焚如撻人人咸曰焚寺像打淨尼之報也六月馬子奏曰比來禁佛事以故臣疾未愈非三寶力殆不起願許復救曰獨許卿餘不可乃以三尼賜馬子馬子大悅營精舍供三尼帝疾彌留不差八月十五崩書聖算見崇也

用明皇帝　第三十二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

元年丙午正月不書即位去歲九月于雙槻宮也帝欽明第四子是歲當揚隋文帝開皇六年也

二年春夏四月豐國法師入宮癸巳天皇崩謚用明鞍部多須奈建坂田寺秋七月誅守屋冬建四天王寺

二年四月帝不豫語侍臣曰朕思歸三寶卿等議之守屋勝海共言何背國神奉異域神先皇以來未之有也蘇馬子曰已承睿旨何異謀之有於是乎皇弟穴穗王子召豐國法師入內八耳王子握蘇子手曰三寶之奧庸人不委姦黨交進抑蔽聖明卿不屈邪誣可謂忠直矣蘇子叩頭曰賴殿下之明德耳守屋睨蘇子而怒王子語

左右曰太連不止知因果甚敗可跋而待矣豐國中選曷爲不族氏疑則傳疑春秋之法也曷爲疑或曰豐國所名且從古史也帝疾篤鞍部多須那來曰臣乞爲陛下出家修道帝嘉之初九帝崩乃建坂田寺命百濟佛工刻丈六佛像安之六月百濟使來善信尼謂馬子曰夫出家者以戒爲本此方戒學粗矣願如百濟受戒法七月蘓馬子誘諸王子謀守屋初守屋欲立皇弟穴穗王子而嗔帝以故帝夭也又謀誅諸王子成穴穗事事發泊瀬王子廏戸皇子及馬子群臣帥師到澁河守屋拒之其兵甚銳官師三却廏戸皇子乃斮白膠木刻四天王像置頂髮中誓曰官軍得勝當作護世四王寺焉于又擔營寺宇興三寶於是乎廏戸舍人赤檮放矢曰是四天之箭便貫守屋胸而死物氏藏焉冬攝州玉造岸上建四天王寺分守屋田貨爲二一納于寺一賜赤檮守屋之誅不系于我曷爲書之深惡也惡則惡矣奈誅之不于何守屋謀廏戸廏戸舉代廏戸之寇我之寇也苟我之寇書之無咎

崇峻皇帝

元年春三月百濟國使恩率首信貢佛舍利及沙門慧聰宴四月求法比丘尼善信赴百濟秋七月冬十月蘓公建法興寺

元年戊申正月不書即位去歲八月于倉橋宮也帝欽明第十一子三月百濟貢佛舍利及沙門并畫工瓦工表略曰陛下踐祚肇興佛道漢帝東流之夢法王西來之識於今信矣伏請陛下照佛日於若木之國覆慈雲於扶桑之邑夏善信尼如百濟遠遊非尼女事書以求法簡貴之也十月蘓馬子營法興寺酬澁河役擔也是歲當開皇八年也

二年

三年春三月求法比丘尼善信至自百濟宴
秋冬鞍部氏薙髮度三尼
三年三月善信尼自百濟歸止櫻井寺是
年鞍部多須奈出家名德齊同落髮者善
聡等八人得度者多曷爲書鞍氏褒蹈言
也三尼者善德善妙妙光也曷爲書三尼
貴婦人也
四年
五年春夏秋冬十有一月乙巳馬子弑天皇

謚崇峻
五年二月帝語上宮皇子曰蘇馬子外雖
崇佛内甚詐譎其後縱矯厖卿以爲若之
何對曰蘇氏實可謂奢侈然陛下願以忍
怨覆億兆焉帝性剛狷雖納上宮言内猶
含之十月或獻山猪上宮侍焉帝指豬顧
上宮曰安得如斬猪頭切佞臣頭上宮私
謂禍始於此乃設内宴饗群臣上宮語群
臣曰陛下之言公等勿洩也時有黨蘇氏

者告馬子馬子募勇士漢直駒弑帝十一
月初三駒入天坐馬子賜駒不嘗往來家
門出入不問駒託功不愼通馬子女馬子
怒縛駒庭樹親射殺向書馬子皆姓不名
此何名不姓弑君也
推古皇帝
元年春正月起法興寺塔夏四月巳卯立皇
太子秋七月冬十月移四天王寺
元年癸丑正月不書即位去歲十二月于

豊浦宮帝欽明中女敏達之后崇峻遭
弑羣臣謀立正月營法興寺塔以佛舍利
置柱礎中四月初十冊廐戸皇子爲太子
詔曰朕婦人也不解政事萬機之務皆委
太子百僚悅焉今兹移四天王寺難波荒
陵是歲當開皇十三年也
二年春二月詔皇太子興三寶宴秋冬
二年二月救太子傅弘三寶群臣搆佛宇
三年春宴四月得異材刻觀自在像五月高

麗沙門慧慈來秋冬百濟沙門慧聡來
三年春南海之濵有浮査夜放光聲如雷
四月著淡州南涯大一圍長八尺治海之
民取爲薪其煙遠薫以獻于朝太子奏曰
是沉水香木也産南天竺南海之崖其實
雞舌其花丁子其脂薫陸入水久者爲沉
水不久爲淺香陛下興佛乘造佛像天神
感之漂送耳帝悦勅百濟工刻觀音像安
吉野比蘇寺時時放光五月慧慈來太子
師之
四年春夏秋冬十有一月慶法興寺居沙門
慧慈慧聡置寺司
四年十一月法興寺成令之元興寺也勅
設無遮會慶之于時紫雲如花蓋降覆塔
及殿變爲五色作龍鳳形太子語左右曰
天感新寺故有祥雲勅慈聡二師居寺以
善德臣爲寺司
五年春夏四月百濟王子説偈拜太子秋冬

五年四月百濟王子阿佐來朝見太子作
禮曰敬禮大悲觀音菩薩妙教流通東方
日本四十九歳傳燈演説太子眉間放白
光阿佐拜而出阿佐曷爲不名貴也曷爲
貴之聖人也何以知預言太子歳也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春夏秋冬十月百濟沙門觀勒來高麗
沙門僧隆雲聡來
十年十月百濟高麗沙門等來曷爲有二
來異月也曷爲不書月閏也曷爲不書閏
春秋之法也書二來見閏也
十有一年春夏秋冬十月轉安宅經于小墾
田宮
十一年十月初四帝還小墾田宮太子命
諸沙門講安宅經十一月太子語侍臣曰
我有一像誰能安之秦川勝進曰臣願得
之乃建蜂崗寺安像像阿逸多今之廣隆

寺也
十有二年春夏四月太子製憲章秋冬
十二年四月太子作憲令十七條其第二曰篤信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四生之終歸萬化之極宗何世何國不尊是法人鮮尤惡能教乃化不歸三寶何以直枉
十有三年春夏四月詔太子及群臣造銅繡二像秋冬
十三年夏帝勅太子群僚鑄丈六釋迦及二菩薩像用銅二萬三千二百斤黃金八百兩高麗王大興聞之貢黃金
十有四年春夏四月慶銅繡二像置二孟齋五月賜鞍作鳥于大仁位秋七月詔太子講勝鬘經冬十月講法華經
十四年四月銅繡像成安元興寺設大齋會此夕五色雲覆佛殿銅像放光內外咸明帝大悅每歲四月八七月望設齋會立為式二孟何孟夏孟秋也五月勅曰嗟爾鞍作鳥先皇歸佛乘求舍利汝祖司馬達等便獻舍利用明帝不豫汝父多須那奏出家祈福又汝姨嶋出家為本朝之愛道今朕欲鑄佛像不得善模汝之所獻以為範模像已成殿戶窄梓匠將毀戶汝善巧思畫不壞戶而像得入夫累世善忠一時巧功朕不得而稱無地雖德唯在徹爵者大仁位今之五位兼以近州坂田郡二百畝益食邑鳥以此田稅作金剛寺今之南淵坂田尼寺也七月太子對御講勝鬘經太子曰吾昔為勝鬘夫人時釋迦世尊說此經故吾能講此經講已天雨蓮花大三尺乃製義疏傳世十月勅於崗本宮講妙法蓮華經觀播州田一千畝太子納于班鳩寺
十有五年春夏秋七月太子遣野妹子于隋國冬
十五年七月野妹子入隋以三法衣施衡山三僧事見太子傳中

十有六年春夏四月野妹子將隋使而歸秋八月隋使入都九月太子屏夢殿冬

十六年八月詔迎隋使裴清于海石榴市衛太子微行見之倩指太子之所曰彼有真人氣下馬而過九月太子入夢殿閉戶一七日夜出告慧慈曰我定中往隋國執經來也乃示慈慈大奇之

十有七年春夏五月館百濟沙門道欣慧彌于元興寺秋九月野妹子將隋使而歸冬

十七年四月百濟國遣使於吳國其船漂流着肥後之葦北津太宰府奏五月送舟人于本國于時沙門欣彌等十一人願國之光上表請留敕止元興寺九月隋使奏曰去歲秋皇太子駕青龍車侍從五百取南嶽舊房經冲空而去

十有八年春三月高麗國貢沙門曇微法定夏秋冬

十八年三月高麗貢微定二比丘微多才藝明儒五經善丹青造碾磑

十有九年

二十年春夏秋冬爲須彌山于南庭

二十年異人自百濟來其面及身斑白群臣忌其奇體將棄海嶋斑人曰若忌臣者斑駮牛馬不可備御亦臣有小伎能作山岳之形容臣而用不爲無利於是乎敕造須彌山于南庭

二十有一年春夏秋冬十有二月庚午太子逢菩提達磨

二十一年十二月朔太子遊片崗見餓人其人頭大面長目纖耳長眼有金光與太子語又太子與食服太子歸宮餓者殂太子親葬數日使徒開墓不見屍衣在棺上

二十有二年春夏秋八月度一千人太子授戒于蘇公冬

二十二年八月蘇馬子疾敕度比丘比丘尼一千人祈病也馬子疾革太子使其嗣

髮自授具戒

二十有三年春夏秋冬十有一月沙門慧慈歸高麗

二十三年

二十有四年春夏五月太子建伽藍秋七月新羅國貢黃金佛像冬

二十四年夏帝不豫五月太子營精舍祈之帝疾愈百僚多建寺塔七月新羅王貢金像長二尺安蜂岡寺像時時放光

二十有五年春夏秋冬建伽藍于熊凝村

二十五年太子入定見皇運出奏曰後代皇祚多災害非佛力不可救願建一精舍護皇基帝隨奏搆于熊凝村今之大安寺也

二十有六年　二十有七年

二十有八年

二十有九年春二月癸巳皇太子豐聰薨于斑鳩宮夏秋冬

二十九年春太子病帝慰問曰有所思乎太子對以熊凝之後新二月五日太子薨天下萬民如喪考妣太子厚我亦位尊何書薨以名以名書死春秋之法也

三十年

三十有一年春夏秋七月新羅國使奈末智洗爾貢佛像舍利塔幡沙門惠濟慧先至自唐冬

三十一年七月新羅王遣大使奈末智洗

爾貢佛像舍利金塔灌頂幡大小十二旒敕安像葛野秦寺納舍利塔灌頂幡四天王寺是時惠先三比丘及醫慧日福因從智洗尒來歸慧日奏曰唐學沙門等學業已成早救召之

三十有二年春夏四月戊午置僧正僧都及法頭壬戌釋觀勒為僧正德積僧都秋九月校寺冬

三十二年四月初三一比丘執斧殴祖父

而死巷閭嗟吁而曰太子猶在豈有此逆乎帝聞之召群臣謂曰夫出家者歸三寶具戒法何無慚慎輙作惡逆乃詔諸寺索惡比丘於是乎僧尼多逢疑逮有司將并坐百濟沙門觀勒上表曰佛法自西印至東漢經三百歳傳之百濟已一百年矣吾百濟先主聞日本天皇睿聖敏明而貢上佛僧及經論今猶未滿八十載以故僧尼未習法律之者有矣是所以大逆之生也今其首醜我門亦不得容其餘僧尼豈可例刑哉願貿惡章流之仁澤制可十三詔曰夫道人尚犯法何以誨俗乎自今以往應置僧正僧都撿校僧尼十七觀勒任僧正兼法務德積僧都又置寺司曰法頭阿曇連任法頭不書微也君子曰興者衰之初與僧官者道之弊與昔羅什入關僧尼靡至秦主姚興患其濫汗不軌始置僧正而整之僧碧當其任也什之入秦者吾法之興也而弊始於此焉推古之世者吾法之興而亦衰之始與蓋夫不得已乎何地異而事不異也雖貪嗔之不同所以弊之始者一也歳寒知松栢瞻彼碧勒者松耶栢耶九月校城寺寺四十六所比丘八百十六肙尼五百六十九肙

三十有三年春正月高麗國貢沙門慧灌其釋慧灌擢僧正秋冬沙門福亮爲僧正

三十三年春旱詔慧灌法雩甘雨大注帝悦任僧正擢與爲何異爲常也擢非常也此歳福亮爲僧正古史失時月也

三十有四年　三十有五年

三十有六年春三月癸丑天皇崩謚推古

三十六年春三月之崩初七也

舒明皇帝

元年春正月丙午天皇即位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

元年已巳正月初四帝即位帝敏達之孫

彦人王子第二子是歳當李唐太宗貞觀
三年也
二年春夏秋冬十月癸卯遷于岡本宮
二年十月之移宮十二也
三年
四年春夏秋八月沙門靈雲僧旻至自唐冬
四年八月唐使高表仁來留學雲旻二師
從之歸
五年

六年春二月起豊浦寺塔夏秋冬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春二月大星流聲如雷夏秋冬
九年二月大星從東流西其聲如雷朝無
知者沙門僧旻曰此星曰天狗東方恐有
亂乎果蝦夷叛
十年
十有一年春夏秋七月新百濟大寺九月沙
門慧隱慧雲至自唐冬
十一年正月造宮于十市郡百濟河側又
相勝假移熊凝精舍改修其規禮也其地
在百濟河側故曰百濟規模高宏故曰大
寺分郡民爲二河西民充造宮東民寺納
邑三百戸田三千畝于寺春秋法修舊不
書曷爲書大之也故書曰新又褒帝之蹈
上宮言故書是時宮寺並營材不足乃伐
神林子部大神怒火寺帝減膳九月新羅

人送留唐隱雲二人而歸
十有二年春夏五月辛巳釋慧隱講于宮中
秋冬十月沙門清安至自唐
十二年五月初五宮中設齋會宣慧隱講
無量壽經曷爲書曰宮講始也隱師何書
姓貴也曷爲貴始應宮講也十月新羅使
來留唐清安從之歸
十有三年春夏秋冬十月丁酉天皇崩謚舒
明

十三年十月之崩初九也

皇極皇帝

元年春正月辛未天皇即位夏四月秋七月法雩于諸寺九月修百濟大寺冬十有二月壬寅遷于小墾田宮

元年壬寅正月十五帝即位帝敏達之曽孫茅渟王之女舒明之后也夏不雨七月村村殺牛馬祭諸神僕射蘇入鹿奏曰詔諸寺讀佛經必得雨庚辰宣諸大寺嚴像設命衆苾蒭讀大雲經蘇公手執香爐行香辛巳微雨九月百濟之修舒明十一年神火至此復營春秋不書修今書之者褒也曷爲褒即位之初克復先業非厚哉然乎十二月移宮二十一也是年當貞觀十六年也

二年　　三年

四年春夏六月庚戌天皇禪位于皇太子後謚皇極僧旻爲博士秋八月置十師冬十有二月癸卯遷都于攝州難波豐碕

四年六月十四帝禪位太子太子辟太兄王子王子曰已奉聖旨何讓之有臣素志薙染辭已解佩刀投地即往法興寺除鬚髮太子不得已践位以沙門僧旻爲才加大學博士旻已弃本法故書去氏族梁齊以來加官爵于我者多矣何責旻之深梁齊以來諸師不得逃我誅矣八月延諸沙門宮中詔曰欽明聖皇膺圖之十三百濟蕃王初貢佛法是時群臣不輯競鼓毀吻唯蘇稻目能竊真乘敏達以降世事崇奉朕新登大寶思興正教故以沙門狛大福亮慧雲常安靈雲慧至僧旻道登慧隣慧妙爲十師此十師等宜弘傳釋教教令衆僧又慧妙法師充百濟寺主凡諸寺之怠修廢者有司與寺主撿校助營又以三論色夫君爲法頭巡行諸寺與其寺主勘計寺産給其寠鈙十二月迁都初九也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一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資治表二

起孝德至元明合七君

孝德皇帝

元年春正月建元大化。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

元年丙午正月不書即位。去歲六月壬難波宮也。帝皇極之弟。舊史繫元於乙巳。曷爲今立丙午。春秋之法。一年不二君。踰年即位。踰年立元。法于春秋也。舊史去七月書建元。今改正月。蓋春秋之意也。此歲當貞觀二十年也。

二年

三年春二月。遣求法沙門于三韓。夏秋冬。

三年二月。求法比丘入于三韓。曷爲不入唐而入三韓。三韓者我藩也。

四年春。蘇公建山田寺。三月。誅宰臣蘇氏。夏秋冬。

四年三月。僕射蘇麻呂遭讒。居百川宅。官使帥師圍宅。蘇公有季子二人。爲比丘。於是乎將二比丘走。先是。使長子興志營山田寺。聞父事馳迎。途興志曰。家屬可用乞拒官軍。蘇公語山田寺衆及興志曰。夫爲人臣者。毋搆逆於君。我奚捍官師乎。且今汝創此寺者。不爲門閥。祝天祚也。今我見譖。及于此也。古賢皆爾也。我何恨焉。我不失愚忠于地下而已矣。然來從者以死盟佛也。言已入殿。誓曰。願我來世不爲債於君也。誓已自經而死。妻子自殉者八人。蘇公雖遭讒。不失忠。故書曰宰臣。而受官誅。故書氏。

五年春二月。甲申改元白雉。夏六月。仙人法道入宮。秋冬。十月。繡丈六佛像。造一千佛像。

五年二月。長州穴戶獻白雉。官問百濟君。對曰。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或獻白雉。今

當聖代瑞禽出焉爲吉徵耳又問諸沙門
僧旻法師奏曰是休祥也伏聞王者德流
四表則白雉見又王者祭祀不相踰宴食
衣服有節則白雉至又周成王時越裳氏
献白雉曰國之黄耈等曰無暴風淫雨江
海不波溢者三年於茲矣意中國有聖人
乎盍徃朝乎故重三譯而至又晋武帝咸
寧元年白雉見松滋是等瑞應多載簡冊
自非陛下仁聖何及於此乞放干禁苑亦

赦天下因此十五改元六月法道之事在
本傳十月創丈六繡像及八部等四十六
像又詔漢山口直大口刻千佛像
六年春三月慶繡像夏秋冬十有二月二千人
沙門轉大藏于宮中夜然二千燈
六年三月皇祖母延十師設齋慶繡像十
二月二千讀經及然燈者依法道之化也
七年春夏四月釋慧隱慧資講論宮中秋冬
十有二月大集僧尼于宮中齋

七年四月詔慧隱於宮中講無量壽經命
慧資爲問難一千沙門豫聽十二月普會
天下僧尼于宮中設齋此夕燒燈依法道
化也
八年春夏五月沙門道昭定慧等赴唐天皇
幸沙門僧旻房六月贈僧旻秋冬
八年五月遣唐大使小山長丹發于京求
法沙門道嚴道通道光慧施覺勝辨正慧
照僧忍知聡道昭定慧安達道觀等從之

副使小乙上掃守連沙門之從者道福義
向也旻法師病帝幸房問之口勅恩命六
月旻師卒帝嗟悼遣中使弔之并賜贈皇
祖母皇太子弔法師喪
九年春夏秋冬十月壬子天皇崩謚孝德
九年十月之崩初十也
齊明皇帝
元年春正月甲戌天皇復位夏四月秋七月
冬十月建川原寺

元年乙卯正月初三皇極帝復位于板蓋宮冬遷飛鳥川原宮故當川原寺是歲當高宗永徽六年也

二年春夏秋冬比丘尼法明講維摩詰經

二年内臣鎌子連疾帝憂之百濟尼法明奏曰維摩詰經因問疾説大法乞試誦之敕明誦未終卷疾愈鎌子感伏帝大悦

三年春夏秋七月設盂蘭盆會作須彌山于飛鳥寺西冬十月内臣鎌子建山階寺修維摩會

三年十月鎌子於山州陶原家創山階精舍設維摩齋會維摩會自此始

四年春夏秋七月沙門智通智達赴唐冬沙門福亮講維摩經于陶原家

四年七月通達二師奉敕乘新羅舶入唐受相宗於玄奘三藏是歲呉僧元興寺福亮赴鎌子請於陶原家講維摩經爾來鎌子延海内碩德相次講演凡十二年

五年春三月造須彌山于甘檮丘東夏秋七月講盂蘭盆經于諸寺冬

五年七月詔羣臣於都下諸寺勸講盂蘭盆經報七世父母

六年春三月講仁王護國經于宮中夏五月設仁王會秋冬

六年五月造百座百袈裟賜一百沙門設仁王會

七年春夏五月癸卯遷都于築紫朝倉秋七月丁巳天皇崩謚齊明冬

七年五月初九都筑紫之朝倉造宮于廣庭七月之崩二十四也

天智皇帝

元年春三月救高麗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

元年壬戌正月不書即位素服稱制也帝舒明弟二子自築反在長津宮三月唐人新羅人伐高麗高麗乞救于我四月鼠產于宮馬尾沙門道顯曰高麗屬我乎果然

君子曰博乎顯也學渉于藝術也是歳當
龍朔二年也
二年　三年
四年春三月度三百三十人夏秋冬
四年二月間人大后崩三月三百三十之
度薦后也
五年春夏秋冬唐沙門智由獻指南車
五年
六年春三月己卯遷都于近州志賀夏秋冬

六年三月十九自和州遷近州志賀大津
宮
七年春正月戊子天皇即位建建福寺夏秋
冬營殿于百濟大寺天女降殿新羅道行擬
草薙劒
七年正月初三帝即位爲緩孝也帝創
建福寺于志賀都當平基趾得寶鐸長五
尺五寸又得白石長五寸夜有光帝喜奇
瑞斬左手無名指納殿前燈幢石壇中在

歳新百濟寺又營別殿安丈六釋迦像莊
飾極人工帝一夜持誦像前謂左右曰朕
以淨信嚴像設弗知真容肖不五更二天
女降容皃端麗衣服光燿香氣甚烈禮像
了自帝曰我昔靈山親覲眞儀今見此像
毫無差迕此土王臣可謂請信言已飄然
入雲帝大悦慶讃曰紫雲下覆天樂遙鳴
昔素戔嗚尊謫雲州有老公嫗中坐少女
而泣女甚美素尊問何爲哭對曰我有八

兒其七已爲蛇呑今此一女又無由脱故
哭素尊曰與女於我可解此愁父母喜曰
諾素尊問曰其蛇何形對曰八首八尾甚
可怖也素尊乃設八槽盛以醞酒裝女置
山頂其影沉八槽大蛇見之以爲眞女便
矯八頭飮八槽已而酣醉不寤素尊拔所
佩十握劒斬蛇至一尾刃少缺割而見之
有寶劒素尊奉劒於天照太神太神曰我
昇天巖時落此劒于近州伊布貴山是我

神劒也太神命其孫瓊杵尊降此國付三
神器爲國鎮劒其一也累世爲國寶至崇
神皇帝恐褻靈威召良治模打獻舊劒于
伊勢太神宮新劒留王宮景行之世東夷
叛帝以皇子日本武尊爲元帥征夷武尊
承詔東征先詣伊勢太神宮太神賜此劒
赴東武尊佩劒至駿州浮嶋原諸夷謀曰
皇子雄略勇健非我等所伺當設奇計乃
白言皇子神威夷族不敢拒命此地宜游
獵皇子虞遊可乎武尊諾巳而夷賊縱火
于時初冬窮野枯草煙熾迅飛武尊拔劒
揮之四旁一里草木芟夷其火自止初蛇
帶此劒其尾常有雲氣故曰天叢雲劒至
此名草薙劒武尊自東歸還劒於勢宮其
後以劒藏尾州熱田神祠新羅沙門道行
聞劒靈欲之乃入神祠持誦一百日竊取
劒裹僧伽梨携至築紫赴本邦忽海風暴
起彼怒舩皺不得去凡行取劒三回皆不
得始持誦七日取劒而出俄黒雲一帶自
空下奪劒送到神祠行益欽劒靈又持誦
五十日取劒至近州蒲生郡黒雲下奪如
先至此持念百日遠至築紫而遂不得曷
爲不旋道行盗也既是盗曷爲不曰盗沙
門也擬何不得之謂也

八

八年春夏秋冬十月大織冠藤鎌足薨

八年十月大織冠病革先薨數日剃髮帝
賜黄金香爐曰巳聞出家可持法具薨後
詔百僚赴喪事

九年

十年春夏秋冬十月慶一百佛像于宮中獻
法衣金鉢香財于法興寺像太子薙髮入吉
野山十有一月沙門道昱至自唐十有二月
乙巳天皇崩謚天智

十年十月帝不豫刻百佛像慶讚宮中又
以袈裟金鉢象牙沉水栴檀香及諸珍寶
供法興寺佛像帝病篤詔太子大海曰朕

病彌留汝其登皇位對曰臣元多病難任
社稷請禪位于大后令大友太師攝政臣
願爲陛下出家修道便薙鬚于宮中爲沙
門遂入吉野山公卿百僚皆送焉十一月
唐使郭務悰來道曼從之歸十二月之崩
初三也

天武皇帝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

元年壬申帝在吉野宮大友皇子令以營

山陵聚兵謀帝因茲帝幸勢州發師相拒
七月戰近州瀬田大友軍敗自縊九月帝
移和州崗本宮今茲亂離無遷都儀帝天
智之弟是歳當咸亨三年也

二年春二月癸未天皇即位沙門智藏爲僧
正夏秋冬十有二月紀訶多爲造寺司

二年二月二十七帝即位敕於川原寺寫
大藏經沙門智藏督役故任僧正十二月
小錦紀訶多爲造高市大官寺司時知事

福林告老解職不聽焉戊申以義成爲僧
都加佐官二比丘有四佐官自此始不書
微也此歳慧師慧輪智圓皆爲僧正不書
古史失時日也

三年

四年春三月沙門智通爲僧正夏四月設齋
會于宮中秋冬十月求大藏經

四年四月宮中設齋會延僧尼二千四百
人十月遣使於四方求一切經文曷爲求

是時大藏未備也王者無求曷爲書求彼
俗也以俗而言善此眞也以眞而求益善

五年春夏旱秋冬十有一月講金勝仁王二
經于諸州

五年夏旱詔僧尼法雲尋常書雩不書旱
曷爲書旱不書雩不應也不書雩而書旱
令君子思焉

六年春夏秋八月轉大藏于飛鳥寺天皇幸
之大度人冬

六年八月設齋會于飛鳥寺讀大藏帝幸
南門禮佛詔諸王公卿各賜度者一人因
此貴族之中獲髮之者多矣
七年
八年春三月施僧尼夏四月定宮寺秋冬十
月定僧尼服色篤從聽僧尼老病醫寓
八年三月施緜帛於僧尼加哉有差捄貧
乏也四月檢校諸寺封食而置官寺十月
詔曰凡諸僧尼常住寺院勤于修練然老
病之者不便省養自今以降許就親知篤
信之宅醫育
九年春夏四月禁小寺官治五月講金光明
經于宮中秋七月使皇子弔沙門弘聡喪冬
十月施僧尼十有一月建藥師寺后病愈使
皇子問沙門慧妙疾又弔之度一百人天皇
疾差
九年四月禁小寺官治止繫掠也而大寺
之係官如飛鳥寺不在此列也故書曰小
寺蓋有司或因保官寺連掠小寺也五月
施布帛京內二十四寺讀金光明經于宮
中設講席七月癸巳飛鳥寺弘聡卒使大
津高市二皇子弔之十月施京寺僧尼惠
貧乏也及京師百姓耆老等各有差十一
月皇后病創藥師寺度一百人祈疾而愈
初有司不委寺規沙門祚進入定見龍宮
出圖而奏尒後持統文武二帝繼營壯麗
妙絕丁亥沙門慧妙疾使草壁皇子問之
戊子卒使三皇子弔之
十年春夏秋七月皇后設齋會冬
十年閏七月皇后於京內諸寺設齋講經
閏在于七而書正者春秋之法也
十有一年春夏秋八月度一百四十人冬
十一年八月高公主病度百四十人于大
官寺祈愈
十有二年春夏四月宮中異處居僧尼度三
十人秋八月詔釋道寧法雲冬新大官大寺

十二年詔僧尼居宮中擇淨信者三十人出家八月旱百濟道寧法牢得雨祈而有應故書姓尊之也是歲遷百濟寺于高市郡改曰大官大寺今之大安寺也

十有三年春夏四月設齋于宮中福揚下獄秋冬天皇不豫皇太子祈大官寺愈

十三年四月飛鳥寺沙門福揚下獄庚戌自刎而死冬帝病太子草壁奉數率百僚詣大官大寺誓曰皇帝欲開會於寺而營搆未畢聖體不豫伏丐大悲世尊延睿算成寺會帝感靈夢病痊

十有四年春三月許天下民宅搆佛宇夏四月宮中異處安居僧尼五月天皇幸飛鳥寺沙門觀常雲觀至自新羅秋八月天皇幸淨土寺千川原寺九月轉佛經于三大寺冬十月沙門常輝賜封戶講金剛般若經于宮中十有二月施綿帛于大官寺

十四年三月詔諸州家搆佛舍安像經供養崇奉四月宮中安居自此始五月幸飛鳥寺獻珍寶禮佛辛未新羅留學常觀二比丘從國使歸八月幸川原寺施稻於衆僧九月帝疾於大官川原飛鳥三寺三日轉經賜稻于三寺祈病也十月百濟沙門常輝年一百歲受封三十戶養老也

十有五年春正月俗供供九沙門夏五月納封戶于大官寺講藥師經于川原寺沙門安居宮中修齋寺六月伊勢王入飛鳥寺燈齋于川原寺沙門法忍義照賜封戶秋七月延沙門懺悔轉金光明經于宮中戊午改元朱鳥九月丙午天皇崩謚天武冬十月放行心于飛州十有二月設無遮會于五寺

十五年正月召三綱及大官寺知事佐官并九比丘以俗供供之施布帛各有差非禮也君子曰以鳥養鳥古之鑒乎三月羽田眞人病度三僧祈病不書微也五月帝病於川原寺講藥師經又召沙門安居宮

中又詔修諸寺廢大赦天下囹圄已空皆
祈疾也六月使伊勢王詣飛鳥寺告衆祈
疾此日三綱律師及四方和尚知事現師
位等各賜御衣被祈病也忍照二比丘賜
封戸各三十養老也七月召僧正僧都赴
宮爲帝悔過一百比丘讀金光明經于宮
中祈病也和州獻赤雉因茲改元九月之
崩初九也十月大津皇子反新羅沙門行
心參謀事覺不忍加誅比丘竄于飛驒伽
藍十二月設無遮會于大官飛鳥川原小
墾田坂田五寺薦大行皇帝

持統皇帝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施伽梨于三百
沙門九月設國忌齋于京師諸寺沙門智隆
至自新羅冬十

元年丁亥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帝天智第
二女天武之后居后位稱制在藤原城八
月以先皇御衣製三百袈裟施三百沙門
智隆之歸附使也是歳當武后垂拱三年
也

二年春正月設無遮會于藥師寺二月乙巳
置國忌齋夏秋七月釋道藏法雨冬新羅王
子金霜林獻佛像及珍寶

二年二月詔曰每逢國忌設齋立爲式七
月詔百濟道藏祈雨不崇朝雨天下故書
以氏是歳新羅金霜林献佛像書以王子
貴之也

三年春正月蝦夷鐵折爲沙門賜蝦夷沙門
道信于佛像具四月還新羅獻像沙門明聰
觀智至自新羅六月賜明聰觀智于布帛秋
七月賜蝦夷沙門自得于新羅像八月置放
生所冬

三年正月蝦夷鐵折奏乞爲沙門許之
書名貴之也春秋之法不名爲貴蝦夷甚
爲書名爲貴公卿有官氏書名爲賤蝦夷
無官書名爲貴壬戌賜佛像鉢幡保患也

四月新羅王弔先皇喪獻彌陀觀音勢至
三銅像及珍物於是召新羅使責其緩而
違禮也乃以獻物還之新羅使大懼求法
聰智等從新羅使而歸新羅使乞救於聰
智二比丘奏怒六月詔大宰府賜布帛于
二比丘而勞新羅使君子曰有威有恩有
礼乎因此留新羅獻物適蝦夷自得奏之
新羅像詔而賜之八月置放生所三攝州
武庫海一千歩紀州耆野賀州身野各二
万頃順佛化也
四年春正月戊寅天皇即位二月新羅沙門
詮吉來夏五月庚寅置安居講于宮中秋七
月賜施布帛于安居沙門八月沙門智宗義
德淨願至自唐冬
四年帝后位稱制謙不即真羣臣同請正
月一日即位百僚賀拜七月施七寺安居
比丘都計三千三百六十三人又施三寺
安居沙門三百二十九人薦皇太子也賜

施何二事也何如二賜賞也施薦也曷爲
不別書安居同八月留唐三沙門從新羅
使而歸
五年春二月諭百僚奉佛夏六月轉經于京
畿諸寺秋冬
五年二月詔曰朕思先皇時公卿百僚各
營佛宇亦月修六齋故先皇時時遣使慰
問近來不知不替乎朕之不詢甚愧于哀
而又曷不聞乎自今卿等願令朕世如先
代六月詔曰茲旻靈恐傷稼朕女主教不
明故及於此也將又卿等号令之適乎朕
夕惕乾乾思補厥愆卿等庶省宴樂酒肉
有意於此乎其宣京寺沙門諷讀五日禪
朕不逮焉
六年春二月法藏道基受銀夏五月講金光
明經于京畿觀成受綿帛傳佛教于大隅阿
多秋冬
六年三月三帝幸伊勢神宮預令百僚嚴

行装沙門法蔵道基以才為陰陽博士故
賜銀備肖仕官非法也故不書族莊服非
法也故書受觀成之受帛造鉛粉也工作
非法也除族書受西州大隅極西僻區民
未聞眞化詔大宰府帥河内王遣沙門像
經傳唱佛法
七年春正月賜沙門法鏡田三月賜沙門辨
通神睿布帛夏五月設無遮會于宮中秋九
月設無遮會于宮中冠福喜冬十月己卯置

仁王寂勝講于宮中十有一月沙門法貞等
嘗醴泉
七年三月通睿二比丘赴新羅詔賜布帛
九月無遮會薦先皇也高麗沙門福喜以
才詔反俗十月宮中仁王寂勝二經講立
為式十一月近州益須郡醴泉出刺史奏
之敕法貞善往眞義等試嘗
八年春夏四月賻沙門道光五月頒金光明
經于天下秋八月度一百人冬

八年四月沙門道光卒詔賜錢帛供喪事
五月以金光明經一百部頒諸州毎年正
月上弦轉之祝聖各當州租充僧䞋八月
百度薦飛鳥公主也
九年
十年春夏秋冬十有一月沙門辨通賜封戸
十年十一月通師之封四十戸也
十有一年春三月設無遮會于春宮夏六月
法雩于京畿諸寺遣官僚掃京寺百僚造佛

像秋七月設佛眼會于藥師寺八月乙丑天
皇禪位于皇太子後謚持統冬
十一年六月遣官僚五品以上掃灑京寺
見崇敬也帝不豫百官刻佛像祈焉七月
像成於藥師寺設開眼會八月之讓位初
一也
文武皇帝
元年春三月沙門慧施爲僧正善往爲律師
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藥師寺成十有一月

沙門道眼爲大僧都
元年戊戌正月不書即位去歲八月初一于藤原宮也帝天武之孫草壁太子第二子母元明帝也舊史丁酉紀元今立戊戌者孝德之例也律師何僧官也徃始任雖微書十月藥師寺落成詔諸沙門居大僧都自眼始故書凡始者雖微書是歲當聖曆元年也
二年春夏五月竄役小角于伊豆嶋六月起塔于大官寺度五百人懸鏡慶佛秋冬
二年五月役君竄豆嶋朝散大夫韓國連師事小角已而嫉其能讒以妖惑故有此配謫臣曷爲書姓不罪也初天智帝誓造丈六佛像而崩帝欲成先志而不得良工一日幸大官寺合掌誓曰安得良匠摸刻聖容其夜帝夢一沙彌白言徃歲造此像者化人也不可重來又夫良工猶有雕刻之誤名畫不免丹青之訛不如以大鏡懸佛前拜其映像像者非圖非刻三身自具何者見其形者應身之體也窺其影者報身之相也觀其空者法身之理也功德勝刹莫大焉帝覺後知如來之感現即懸大鏡于佛前作禮延五百沙門設供養
三年春三月弔沙門道昭夏秋冬冠通德慧俊
三年三月道昭法師寂帝嗟悼遣中使弔慰是歲赦德俊二比丘反俗以其才任朝事也乃度二人貸之
四年春正月赦役小角二月沙門道慈赴唐三月甲午改元大寶夏秋八月冠慧耀冬
大寶元年三月對州貢金因茲改元是歲慧耀信成反俗才任也度者貸之
五年春正月沙門智淵爲僧正夏秋冬十有二月度一百人
大寶二年十二月百度祈持統上皇病也
六年春二月設齋于三十三寺三月沙門義

淵爲僧正隻秋冬十月冠隆觀沙門智鳳赴
唐
大寶三年春太上皇七七忌設齋于四天
王山田等二十三寺沙門隆觀博涉藝術
尤善算曆十月敕返俗是歲沙門智鳳入
唐
七年春五月甲午改元慶雲秋冬
慶雲元年五月祥雲見西樓上初十因此
改元

八年春隻四月轉金光明經于五大寺秋冬
慶雲二年四月詔曰朕以菲薄之躬託于
王公之上不能德感上天仁及黎庶遂令
陰陽錯謬水旱失時年穀不登民多菜色
每念於此惻怛於心宜令五大寺讀經救
民焉
九年于夏秋冬十月右僕射藤公屈沙門智
鳳爲維摩講師
慶雲三年十月僕射不比等修維摩會一

七日始初十至十六蓋十六者大織冠諱
故充散日
十年春夏五月沙門義法義基聡集慈定淨
達至自新羅六月辛巳天皇崩謚文武秋冬
慶雲四年五月五師之歸從國使也六月
之崩十五也
元明皇帝
元年春正月乙巳改元和銅隻四月秋七月
冬十月定轉大般若經

和銅元年戊申正月不書即位去歲七月
十七也帝天智第四女武州秩父郡始貢
銅因茲十一改元十月詔曰自今年每歲
延沙門轉大般若經其齋襯左右藏給之
定何式也是歲當中宗景龍二年也
二年春二月詔大宰府撿攝觀世音寺隻秋
冬十月右僕射藤公修維摩會
和銅二年二月詔曰築紫觀世音寺者淡
海大津宮天皇爲後崗本宮天皇所創也

累世不競朕痛耻焉大宰府加檢校速修
營十月藤公不比等屈淨達法師於植槻
淨場修維摩會禮也此會中微藤公更修
貴之而書
三年春三月辛酉遷都于和州平城右僕射
藤公建興福寺夏秋冬移大官大寺于平城
和銅三年三月從難波遷都奈良藤公不
比等營興福寺大殿禮也其像者大織冠
誅蘇入鹿時所誓刻之丈六釋迦及二菩
薩像也
四年　　和銅四年
五年春夏秋冬十月修維摩會于興福寺
和銅五年十月於興福寺修維摩會先或
陶原殖槻數所及興福之建移焉
六年春夏四月作諸寺田記秋冬
和銅六年四月敕作諸寺田記二通一藏
有司一頒諸寺
七年春二月冠義法夏秋冬
和銅七年二月敕沙門義法反俗授朝散
大夫用占術也
八年春夏秋九月庚辰天皇禪位于皇太子
後遂元明冬
和銅八年九月之禪位初三也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一

大日本國延文庚子六月日　貞人春屋大歲平安城東福寺寓居比丘單況謹　募衆緣恭爲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文武官僚資崇　祿位国泰民安命工鏤梓與
大藏經印板共行一部計三十卷旹永和三年丙辰八月　日謹題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二

資治表三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起元正至廢帝合四君

元正皇帝

元年春正月改元靈龜夏五月復知事管寺産移元興寺于左京秋八月沙門玄昉赴唐冬十月

靈龜元年丙辰正月不書即位去歲九月初三于平城也帝草壁太子女母元明帝即位日左京兆獻白龜因玆改元舊史系乙卯今立丙辰者孝德之例也五月初近州刺史藤武智適遊一寺殿宇荒頹不見比丘願問村人對曰檀家管統寺産主事無分故有此廢不獨此刹餘處多爾刺史嚬頞曰如來設教其旨深妙天竺支那延及此方旦夫創寺檀信元志植福何其孫子不思先業侵三寶物致是朽荒不啻滯累其身於曠劫所以虧耗至治於清朝也乃表奏曰臣幸浴大化得守上邦適問民事至一精舍院宇頓毀緇伍不在問之知依檀家管寺供也若不下明詔起此廢恐滅正法且缺清化不獨當州餘方或聞乞下嚴敕復此敗亡臣不敢專仰待明制詔曰傳聞浮屠之法清淨無爲纔有檀興辟功不虧是以射空之矢從空而落投海之滴與海不竭今民間謾收冥海之波却受隧空之矢是不啻貪墨之甚又弗耳眞乘之過也自今以往天下寺院田業資産悉隨僧管不許檀家係掠若其資寡廢久之院宇合數寺成一區衆僧諸檀共振頹綱若有非詐刺史撿校以聞是歲當元宗開元四年也

二年春夏秋冬十有一月癸巳改元養老沙門道慈至自唐

養老元年十一月美州醴泉出因此十一改元慈公是歳自唐歸

三年春夏秋冬十月舉高德精學業沙門行善至自高麗三藏善無畏來遊

養老二年十月尚書省劄曰告諸僧綱智鑑冠時衆所推讓宜舉其人者又諸僧徒各有所業或誦習或禪修皆守本業慎加勵勤莫事浮遊倦墮矣行善之歸事在本傳無畏不聞所止故書遊

四年春夏秋冬十有一月沙門神睿道慈賜封戸

養老三年十一月睿慈二師之封各五十戸

五年春正月與公驗于僧尼夏秋八月轉經千四十八寺九月置放生會冬十有二月正經師

養老四年正月僧尼公驗始焉八月敕都下四十八寺一日夜讀藥師經祈右僕射藤公病也九月日隅二州亂朝廷祈宇佐神宮平寇大神託曰交鋒之間死傷多矣我甚憐之願寇平之後置放生於諸州八幡放生會自此始焉十二月詔曰眞詮佛乘化在音聞唱禮轉經元有規矩比來僧尼或出私曲妄作別調後生之輩慣習成俗若不變正恐壞聲教自今當式唐沙門道榮及沙門勝曉轉唱餘皆停之

六年春夏五月詔天下令修廢寺度一百人尚書右丞笠公薙髮六月優沙門行善錫道藏秋冬

養老五年五月詔七道按察使巡州郡修廢寺其不堪者合數寺太上皇病度淨信男女一百人祈病也笠公出家書官者貴之也六月詔曰沙門行善負笈萬里普事游學既經七代博積修練天下所過之寺

院皆迎待供養又曰百濟沙門道藏釋家
棟梁法門領袖年逾八十氣力羸衰若無
束帛之施何寄恤老之志有司四時頒供
綿帛優錫何優遇稱擧也錫賜也賜錫孰
異賜常也錫非常也十二月太上皇崩
七年春夏秋冬十有一月寫諸經製幡蓋十
有二設齋于京畿諸寺安彌勒像于藤原
宮

養老六年十一月勅寫華嚴大集涅槃大

菩薩藏經及觀世音經二百卷造幡蓋諸
法器薦大行太上皇也十二月於京畿諸
寺齋僧尼二千六百三十八人及藤原宮
安彌勒像者薦天武天皇也
八年春二月遣沙門滿誓撿搆觀世音寺夏
秋冬建施藥悲田二院于興福寺
養老七年二月詔滿誓法師造觀世音寺
觀世音寺和銅二年詔大宰府官造已歷
十數年恐修也何書搆未竟也未竟書搆

無咎又警有司怠慢也若曰修未由見怠
滿誓誰笠右丞也是歲於興福寺建二院
納封戶五十及豫州田一千畝越州稻一
十三萬束
九年春二月甲午天皇禪位于皇太子後謚
元正夏秋冬
養老八年二月初四太子受禪

聖武皇帝

元年春正月改元神龜轉大般若經于宮中

夏四月諸州放生秋七月營殿于山階寺九
月度人轉經冬十月
神龜元年乙丑正月不書即位去歲二月
于平城也帝文武長子養老七年和州貢
白龜因此即位改元舊史系甲子今立乙
丑者孝德之例也延沙門六百人于宮中
轉大般若攘災也夏太下放生及七月山
階寺營殿安藥師像者祈太上皇病也九
月壬寅詔曰朕聞古先哲王君臨寰宇順

兩儀以亭毒叶四序而齊成陰陽和而風雨節災害除而休祥臻故能騰茂飛英鬱為稱首朕以寡薄嗣膺景圖戰戰兢兢夕惕若厲懼一物之失所睠懷生之便安教命不明誠信無感天示象變地顯震搖熟惟災眚責在予躬昔殷宗修德消雊雉之災宋景善言弭熒惑之異遙瞻前軌寧忘後懲宜令有司擇三十人出家并左右京及和州管內諸寺始今月二十三日一七日之間轉經修勵憑茲勝利冀攘災異此歲當開元十三年也

二年

神龜二年

三年春二月僧尼轉金剛般若經于宮中夏秋冬

神龜三年二月延比丘六百人比丘尼三百人讀金剛般若攘災也元年大般若不書今何書元年比丘而已普轉般若知有比丘故不書今二衆并屈故書人三月和州長谷寺成行基法師為導師義淵咒願而慶之不書私也

四年春夏秋冬十月賻僧正義淵十有二月頒金光明經于天下

神龜四年十月義淵法師卒賜布帛敎禮部監護喪事褒淵之德並酬皇眷故書以官十二月以金光明經六十四部頒下諸州令比丘諷讀祝聖也

五年春二月設齋會于元興寺夏六月置修仁王會于宮中止合廢寺秋八月癸亥改元天平冬新大安大寺

天平元年二月於元興寺設大齋會尼僕射長屋皇子為監護時一沙彌連比丘座捧鉢受飯僕射以牙笏擊沙彌頭血流下面沙彌拭血而哭忽然不見經二日或奏此事帝怒賜僕射死六月仁王會者一代之會也立為式止合廢寺者辟濫并也左京兆獻靈龜背有文曰天王貴平知百年

因茲八月改元是歳修新大官寺禮也初有司不委寺規沙門道慈進西明寺圖帝大悦

六年春三月起東塔于藥師寺夏四月藤皇后起塔于興福寺秋冬十月沙門辨正爲僧正

天平二年四月創興福寺塔藤皇右及僕射前率文武官僚曳材夷基

七年春夏秋八月度釋行基徒冬

天平三年初行基法師善諭導所至之處耕夫舍鋤織婦投杼隨之而聽以故隨侍之者多無頼惰庸輩相慣持鉢寄活於我八月詔曰行基法師從侍之士其中優婆塞優婆夷如法精修者男年六十一女年五十五以下咸許出家余持鉢行路之人有司加檢捕

八年　天平四年

九年春夏四月沙門榮叡普照赴唐秋七月置盂蘭盆供于宮中冬

天平五年七月詔司膳寺備盂蘭盆供立爲式

十年春正月藤皇后攝西殿于興福寺夏秋冬十有一月以妙法華最勝王經爲度科

天平六年正月皇后光明子營西金堂于興福寺安丈六釋迦佛及菩薩羅漢神王等像施納伽梨沙門四百人薦先妣橘氏也十一月尚書省奏比來度者不考學修只資官舉是非法意又亂聖政自今不許舉度只取才器以妙法華最勝王二經爲科先背誦屢問數義中者得第不中下第制可

十有一年春夏四月沙門玄昉至自唐秋冬十月定皇子薨薦唐沙門道璿來

天平七年四月昉師以傳來佛像及經論獻于尚書省帝悦九月新田皇子薨十月詔曰凡皇子之薨七七之忌供自比丘以

薦冥福立爲式是歳唐道璿來敕館大安
寺西唐院
十有二年春二月沙門玄昉賜封戸及田畝
扶翼童道慈扶翼童夏秋七月度二百人冬
十月賜沙門道璿菩提時服
天平八年二月昉師賜封一百戸田一百
畝翼侍童八人慈師童六人也七月度一
百人都下四大寺行道一七日祈太上皇
病也十月璿提二師賜縕服

十有三年春三月營釋迦像大般若經于諸
州夏四月置轉經于大安寺五月轉大般若
經于宮中秋八月轉大般若最勝王經于宮
中度京師及諸州人沙門玄昉爲僧正九月
施綿帛于京畿僧尼冬十月講最勝王經于
大極殿十有二月與玄昉緜帛
天平九年三月詔每州造丈六釋迦及菩
薩像并寫大般若經一部六百卷是國分
寺之權輿也四月沙門道慈奏大安寺修

造以來每歳命百五十比丘轉大般若以
攷薦年災害消沮自今乞轉此經鎮國家
立爲永式以官租爲達嚫制可五月朔日
有食之延沙門六百人宮中讀大般若經
攘災也八月於宮中一十五處轉大般若
最勝王二經京師度四百人諸州一百七
十八人祝聖攘災也九月兩京五畿比丘
比丘尼及沙彌二千三百七十六人賜綿帛
各有差十月於大極殿講最勝王經百僚

皆集其儀同元日沙門道慈爲講師堅藏
讀師皇太后藤宮子染沉痾自誕帝未曾
相見十二月皇后光明子延玄昉法事帝
預聽此日藤宮子在焉見昉師洸然病愈
遂與帝晤母子相喜百僚皆賀帝賜綿帛
絲布各一千絁書曰與淫崩也昉師何不
書官氏蠱也
十有四年春三月納封戸于山階寺千法隆
寺夏四月轉最勝王經于天下秋七月納官

租于國分寺冬月六齋日停漁獵

天平十年三月朔日有食之納山階寺千封一千戶法隆寺二百戶攘災也四月天下之轉經祝聖也七月國分之租官稻各二萬束也是歲詔曰去年天下諸州營寺宇置像經今茲風雨順序五穀豐稔靈貺如響佛事可崇自今天下諸州每月六齋日不得漁獵殺生刺史加檢察

十有五年　天平十一年

十有六年春夏秋九月造觀世音像于諸州

冬十有二月丁卯遷都于山州恭仁鄉

天平十二年九月敕曰築紫有不軌之臣命軍討伐願依聖祐欲安百姓故今州別造大悲像高七尺不軌臣藤廣嗣也十二月十五都山州山階恭仁宮

十有七年春正月頒封戶于國分寺三月梟國分寺安四王像起塔寫頒經納戶田夏秋

冬十月橋役賜度

天平十三年正月藤太師遺命返封五千戶帝割二千戶賜其家三千戶分納國分寺充丈六像費也三月詔曰朕以薄德忝膺大寶政化未洽寤寐省慙頃者年穀不登慚懼交集是以博求景福覆燾兆庶去歲令天下造釋迦佛像高一丈六尺及大般若經數六百卷爾來風雨順序五穀豐穰靈貺如響一懼一喜經云若有國土講讀此經恭敬供養我等四王常來擁護故今令天下諸州安四天王像及寫金光明最勝王妙法蓮華二經各一部朕又寫金字金光明最勝王經一部每州構七級塔安之所冀聖法之盛與天地而永流擁護之恩被幽明而恒滿其造塔之所又國之華必擇好處兼期久遠自今僧寺稱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寺撰明德二十人為居者封五十戶田一百畝尼寺名法華滅罪之寺擇淨尼一十人為居者田一百畝二

寺有鈌量才補滿二寺各月八轉最勝王經望誦戒羯磨又六齋日諸州不得漁獵剌史加撿校駕世山東河架橋始自七月至十月募畿甸淨信民役之役竟得度凡七百五人

十有八年　天平十四年

十有九年春正月轉最勝王經于四十九寺夏秋冬十月創大銅像于紫香樂

天平十五年正月帝作疏曰天皇敬諮四十九座諸大德弟子階緣宿殖嗣膺寶命思欲宣揚正法導御蒸民故以今年正月十四日勸請出家之衆於所住四十九寺限七七日轉大乘金光明最勝王經仍令天下七七日禁殺又於大養德國金光明寺設殊勝之會爲天下之模諸德等或一時名輩或萬里嘉賓屈彼高明隨茲延請諧慈悲之音暢微妙之旨仰願梵宇增威皇家累慶國土安泰人民康樂同駕菩薩

之乘共登般若之岸三月遣右僕射橘諸兄於諸寺慰衆僧十月於紫香樂京創毗盧遮那佛銅像帝製幹疏降尚書省宣示天下曰有天下之富者朕也持天下之勢者又朕也以此富勢成彼像設不爲難矣而巳然亦少有思焉夫像者金銅一十六丈之毗盧遮那佛也庇蔭是像殿宇又宏竭國銅而鑄傾國材而構度斯巨役也雖寬租賦恐傷氓黎是以四海爲費資萬姓爲助友一針一草各人各佛像成之日不獨朕有以此勝利天下共之宜以朕意普告天下帝闢寺基於是行基法師率徒并勸士庶助役帝之大構元是良辯法師之所勸也

二十年春二月庚申遷都于攝州難波三月轉大般若經于新宮夏秋七月殖稲于國分寺八月度三千八百人冬十有一月造大像模

天平十六年二月宣右僕射定難波都三月於難波宮東西樓殿延沙門三百人轉大般若經七月以稻二萬束賜國分寺于毋討畫收其贏充修造僧尼兩寺皆遍殖何省殖之謂也八月帝不豫自難波歸平城度三千八百人病愈十一月於甲賀寺創大像模帝親引繩太常奏樂敕會四大寺沙門逹覲有差焉

二十有一年春正月釋行基爲大僧正夏五月問京使于四大寺沙門戊辰車駕復平城秋八月移大像于平城九月度三千八百人冬十有一月遣玄昉撿攝觀世音寺

天平十七年正月行基加大僧正及賜度者四百人大僧正自基始五月遣膳部郎粟栖王於平城藥師寺會四大寺衆宣問三都何佳僉曰平城佳由是十一還奈良都八月於和州平城移營大像帝以衮袖裹土築壇九月度祈上疾也昉師在西府有悪稱故書小氏官

二十有二年春夏六月玄昉死秋冬十月天皇幸金鐘寺然燈

天平十八年六月觀世音寺成昉師慶之忽空中捉昉不見其形後昉頭落興福寺唐院初大宰府都督司馬藤廣繼妻美昉通花鳥使司馬憲自此與昉有郤十二年司馬反大將軍野東人討之司馬亡而數年疾其靈及於此也十月幸金鐘寺供盧舍那佛然一萬五千七百燈沙門數千歌唄讚頌繞佛三匝三更還宮

二十有三年春夏五月講仁王經于南苑及天下秋冬十有一月納田于國分寺

天平十九年十一月敕國分寺塔婆僧坊皆令修備因而納田僧寺九百畝尼寺四百畝

二十有四年春夏秋七月寫法華一千部冬十有二月度僧尼各一千

天平二十年七月千部法華薦大行元正
上皇也十二月一千之度薦山陵也
二十有五年春正月天皇受菩薩戒及皇太（藤原宮子也）
后皇（光明子）后大僧正行基錫號大菩薩二月丁酉
釋行基寂輿州貢黃金夏五月納田戶財帛
于一十二寺秋七月甲午天皇禪位于皇太
子後謚聖武定諸寺莊田冬十月天子幸智
識寺十有二月天子及太上皇幸于東大寺
八幡大神入寺

天平二十一年正月帝於平城中嶋宮屈
行基受菩薩戒法諱勝滿皇后德滿皇太
后萬福即日賜號大菩薩書錫襃也二月
初帝鑄大像欲買黃金于唐國依宇佐大
神託罷唐使至此輿州刺史百濟王敬福
獻小田郡所出黃金九百兩敬福階銀青
光祿大夫閏五月納五千戶十萬畝于東
大寺又納稻帛于大安藥師元興興福東
大之寺墾田各一千畝及法隆四天王弘

福崇福香山建興法華之寺各若干畝帝
著發願文曰敬憑諸寺衆沙門大藏或小
經律論等轉讀講誦盡未來際永無退轉
故今以茲資產敬納諸寺所希諸佛菩薩
諸天善神隨喜擁護寶祚延長萬民樂業
法界有情成無上道七月初二太子即位
敕定諸寺莊田大安興福藥師法華諸國
分寺各一萬畝和州國分寺四萬畝元興
寺二萬畝弘福法隆四天王崇福新藥師

建興下野藥師筑紫觀世音寺各五千畝
諸州法華寺各四千畝餘定額寺各一千
畝十月八幡大神託向京甲寅敕諫議大
夫石川年足等迎神赴路衛士百人所經
之州放生官使等不食酒肉道路除汙穢
十二月戊寅大神入都遣官使迎之於宮
南梨原宮造新殿捿神詔沙門四十輩慶
讃丁亥帝及上皇幸寺百僚皆從作種種
伎樂拜大像會五千沙門又納封四千戶

奴婢各一百人于寺此日八幡大神託社女入寺拜像王臣大奇之尋常書天皇曷爲言天子受禪之歲猶屬舊主天子之稱理之順矣

孝謙皇帝

元年春正月改元天平勝寶二月納封戶于金光明寺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

天平勝寶元年庚寅正月不書即位去歲七月初二也帝聖武之女母光明后去歲奧州貢金四月丁未改元天平感寶迄帝即位換勝寶舊史紀己丑今立庚寅孝德之例也二月和之金光明寺封三千戶通前成五千是歲當天寶九年也

二年春夏四月沙門菩提爲僧正秋冬十月修續命法于藥師寺

勝寶二年四月菩提法師爲僧正世曰婆羅門僧正十月敕沙門四十九人於新藥師寺行續命法祈上皇疾也

三年春正月放生天下度一千人夏四月慶東大寺天皇太上皇幸之秋冬

勝寶三年正月詔曰今年自孟春至窮臘天下停殺生沿海之民以漁爲活者數戶給米己丑之度男九百五十人女五十人祈上皇疾也四月初九慶東大寺上上皇幸寺百僚皆從儀服甚盛講師隆尊讀師延福延一萬沙門奏一萬伎樂東西分列歌舞交發佛法西來齋會之盛未嘗有也

四年春正月點燈于東大寺夏秋冬

勝寶四年正月帝幸東大寺點二萬燈

五年春正月唐沙門鑒真來夏四月築戒壇于東大寺傳林邑舞秋冬

勝寶五年正月鑒真法師從遣唐使伴胡來眞善律學四月敕於東大寺建戒壇上皇登壇受菩薩戒靈福等舊僧八十人重受沙門佛哲解音今茲詔樂部學林邑舞所謂菩薩舞拔頭舞也

六年　勝寶六年
七年春二月天皇幸智識寺南宮兵部尚書橘建世設傳法會于志賀寺夏五月乙卯聖武太上皇崩六月賜米鹽于沙門鑑眞法榮放生天下設僧齋于大安寺千興福寺促營東大寺步廊秋冬十有二月六十沙門講梵網經
勝寶七年二月上幸智識宮翌日禮隣寺七佛五月初二聖武上皇崩沙門法榮誓侍山陵轉經修薦敕蠲榮本貫一郡租六月以上皇御膳米鹽等賜眞榮二師庚寅詔曰居喪之禮臣子惟同天下之民誰不預者天下諸州自今以去放生一期薦上皇也丙戌設一千僧齋于大安寺薦上皇五七忌也興福寺齋者七七忌也凡講供有儀曰齋會諷供不儀曰僧齋甲辰詔曰明年國忌當設東大寺步廊未竟速促營備諫六路諸州皆租庸十二月遣名臣六負于六大寺屈六十二沙門講梵網經薦太上皇也
八年春正月度八百人夏五月設僧齋于東大寺結安居秋八月丙寅行布薩于諸寺冬十有一月納田于東大寺十有二月納田于山階寺納封戶于法華寺
勝寶八年五月東大寺一千五百僧齋薦國忌也令茲國忌預始四月十五至五月二天下寺院講梵網經故安居在望八月詔曰軌持佛法無尚木叉尸羅之制協我禮經自今諸寺勤行布薩因而每寺納田一百畝十一月納備州田一千畝于東大寺唐禪院薦上皇也十二月山階寺田一千畝給施藥院也

廢帝

元年春正月改元天平寶字夏四月秋八月庚子天皇即位僧綱菩提上尊号於太上皇釋鑒眞賜号大和尚沙門延慶授朝散大夫

辭許之　新羅沙門來冬十月
天平寶字元年戊戌去歳八月駿州獻蠶自成字曰皇帝命百年先三月宮中承塵上有天下太平四字因玆十八改元今以史法系元正八月初一帝受禪即位帝天武之孫舎人親王第七子也即日菩提僧正率僧綱上表於太上皇号曰寶字孝謙稱徳皇帝此日授号于鑑眞初爲大僧正眞患綱務煩雜故有此授延慶法師有時望授朝散大夫而賜封田慶辭爵封帝許爵不許封君子曰君臣有禮乎癸卯新羅沙門二十二人尼二人男十九人女二十一人歸化敕居武州閑地於是始置新羅郡尋常受位年不元曷爲元折衷也曷爲折衷丁酉改元戊戌即位已亥立元恐綴也戊戌之元者折衷也是歳當肅宗乾元元年也

二年春夏六月城外路傍栽果樹修諸州廢寺括私度秋八月大和尚鑑眞建招提寺冬
寶字二年六月東大寺普照法師奏路傍果樹可輔聖化行路之人多寓其下熱則就蔭飢則啖實乞城外道兩邊栽果樹制可山階寺玄基法師奏嚴淨國家無過伽藍攘災拯難佛力頼之見今諸州練若廢頽相仍不加修治恐失基趾乞降宣刺史諸檀年加興復制可八月鑑眞創招提寺薦聖武帝也書曰号尊之也沙門賢璟寫大藏五千四十八卷而納寺又薦帝也君子曰見義勇爲璟之謂乎

三年春二月僧正菩提寂夏秋七月置四位十三階賦東六寺産蚕沙門良辨爲僧正
寶字三年七月四位十三階依良辨奏也詔曰東大寺封五千戸其一千戸充修造二千戸僧供二千戸官家法事非禮也

四年春二月太師藤仲移觀音殿于興福寺夏六月造彌陀像于天下法華寺納田于山

階寺于法華寺秋冬十月遷都近州保良道鏡侍上皇疾

寶字四年二月藤惠美押勝修一字興福寺安觀音像西壁繡補陀落山東壁極樂界相精致妙麗此宇元山階寺東院也太師叛臣曷爲書官褒修營也然則何名功不全也六月庚辛皇太后期忌預搆淨土院于法華寺西南隅安丈六彌陀像至此日設齋供天下國分尼寺皆洽又納田四百畝于山階寺每國忌講梵網戒經法華寺田給淨上院屬太后藤氏也十月之遷都十三也沙門道鏡姓弓削氏義淵之徒也有梵學召入内道場修如意輪觀自在供上皇疾保良詔鏡看侍鏡曷爲不族譏也曷爲譏侍女主也

五年春正月築戒壇于藥師寺于觀世音寺夏五月辛巳復都平城六月太上皇祝髮秋冬

寶字五年正月二十一敕曰東山道下野藥師寺西海道築紫觀世音寺各立戒壇充東西戒業也上皇與帝有隙因茲五月帝歸平城在中宮院上皇于法華寺六月上皇爲尼法諱法基

六年春夏五月戊申大和尚鑑真寂秋冬納封戶于葛木寺

寶字宇年

七年春夏秋九月道鏡号大臣禪師停畋獵冬十月壬申天皇狩淡州十有一月幸保國分寺

寶字七年九月道鏡賜大臣号禪師鏡媚上皇故書不族号名非法不書賜寶字之政權在上皇帝只當宁而已藤太師患鏡之寵及反謀鏡爲名壬子仲亡上皇聞帝知仲事遣兵圍中宮院帝懼退位降爲淡路公配淡州嫁文書狩也十一月詔曰比聞諸國分寺郡史侵掠多致朽荒僧尼

逃散ス壞ス風化ヲ諸州ノ刺史宜ク加檢察ス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二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三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資治表四

起高野至承和合七君

高野皇帝

元年春正月癸巳天皇復位己亥改元天平神護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納封戶于弓削寺道鏡爲太師是西大寺鑄四天王像

天平神護元年乙巳正月初一孝謙帝復位去歲九月太師藤仲拒官師于近州高嶋郡太師敗走乘扁舟浮湖而逃大將軍凉大向竹生嶋誓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民今名山大川皆各有神鎭護王國彼竹生嶋神若有靈乞發神力加助皇威于時東風俄起吹惠美舟著高嶋濵遂誅惠美凉大廻關奏事救授朝請大夫(從五位上)正月初七因玆改元帝建西大寺鑄四天王銅像一像不成改鑄六度未成帝幸治所擔以玉手攪洋銅像乃成是歲當代宗永泰元年也

二年春夏秋七月造丈六佛像于伊勢大神寺九月大直足山授朝散大夫冬十月移隅寺舍利于法華寺道鏡轉法皇位天皇感舍利

神護二年九月豫州人足山以私稻七萬七千八百束田百畝納國分寺帝擢大夫十月隅寺毗沙門像所現舍利移法華寺供養幡蓋導從儀服甚麗此日道鏡受法皇位曷爲書轉譏曷爲譏不定也曷爲不定鏡之位不定也癸卯詔曰朕發菩提心感舍利三粒此歲加律師不書譏也

三年春正月修吉祥懺于天下國分寺二月天皇答書于泰澄和尚夏六月凡直伊賀授朝請大夫秋八月癸巳改元神護景雲設僧齋于西宮冬十有二月置法皇宮司

神護景雲元年正月國分寺吉祥懺各一

七日祈豐稔也二月皇書見泰澄事中六
月藝州人伊賀私稲二萬束牛六十頭納
西大寺爲朝請大夫八月参州奏慶雲見
齋沙門六百人于西宮而改元十一月詔
曰傳聞僧尼齋供粗淡自今宜加鹽梅濃
厚十二月圓興爲法臣基真法諫議
四年春正月修御齋會于大極殿六月造
彌勒淨土于西大寺秋冬十月幸長谷寺納
封戸于西大寺比丘尼法戒法均賜官十有
二月竄基真于飛州
景雲二年十月幸長谷寺而納田西大之
封二百戸也戒尼銀青光禄（從二位）大夫均尼大
中大夫（從四位上）十二月基真作毗沙門像密置舍
利詐爲像所現道鏡又僞爲已瑞眩惑衆
庶詐僞已露故有此貶（敗イ）
五年春正月道鏡受朝賀秋七月戸部尚書
和清奉使宇佐神祠納封戸于土師寺冬
景雲三年正月初二道鏡居西宮前殿受
百僚朝賀七月初大宰主神阿曾矯八幡
大神託曰道鏡登極天下太平蓋阿曾諂
媚於鏡也鏡聞之僞喜於是帝夢八幡大
神告曰我國家開闢以來天日皇緒無移
繼統比來孽臣邪神淫祀妖言帝其無撼
早掃除之因玆帝敕和清詣宇佐宮祠親
聽神令神託如夢清重白言是國家大事
也託夢相合雖無可疑願見神靈以決餘
惑大神乃現形長可三尺色若滿月清心
身感動不敢正見大神曰神有大小善惡
不必一也善神惡淫祀惡神受邪幣道鏡
貺邪幣於群邪行權譎於倭黨百計千祭
貪求天位於此乎善惡二神率師交戰邪
強正弱惡多善少我已困羸殆乎難當仰
憑佛力扶護皇運汝其廻闕須奏造佛像
寫大藏又轉最勝王經一萬部建一伽藍
邪神銷沮社稷鞏固汝承我言莫有遺失
清還都具奏之鏡大怒解清官爵竄隅州

倩路字佐告許神曰勿怖也託賜綿帛
六年春二月壞西大寺塔礎夏四月造小塔
百萬秋七月轉大般若經于京寺停酒肉于
天下八月癸巳天皇崩寵道鏡冬
景雲四年西大寺塔礎徑大餘厚九尺飯
盛山石也初役夫數千日行數步時時鳴
聲已而加鑿削築基趾于時巫覡曰此石
靈恐有禍敕積薪其上焚之灌以酒三十
斛石碎片片散道傍不幾帝不豫卜石爲
祟敕拾片石積淨地今寺之東南隅片塊
石是也四月造三級小塔高四寸五分闊
三寸五分凡一百萬徃惠美之逆所誓也
七月轉般若停肉酒者攘災變也八月初
四帝崩太子攝政令曰道鏡師隱慝已形
罪當大辟然而先皇所厚且從輕恕任造
下野州藥師寺使

光仁皇帝

元年春正月改元寶龜公驗復禮部三月置
威儀法師隻四月秋八月鑄僧綱及十二大
寺印冬十月
寶龜元年辛亥正月不書即位去歲十月
初一也帝天智之孫志貴王子第六子也
景雲四年八月肥後州獻靈龜因茲即位
日改元今之元正者孝德之例也初天平
神護元年以來僧尼度緣用道鏡印今茲
正月復禮部省三月威儀師依僧綱請也
八月鑄印其十二寺者大安藥師東大興
福新藥師元興法隆弘福西天王崇福法
華西隆等寺各置印於本所是歲當大曆
六年
二年春三月置十禪師夏秋冬
寶龜二年三月詔曰禪師秀南廣達延秀
延慧首勇法淨法義尊敎承興光信或智
定可貴或慈行有名宮賜供給永終其身
時稱爲十禪師其後有闕擇名德補之
三年春正月戊寅立皇太子三月置內供奉

夏秋冬十有一月納田于行基菩薩故院僧正良辨寂僧階配官位

寶龜三年正月山部皇子爲太子初金吾將軍百川私語莘定法師曰安得法力加山部親王登帝位定諸乃取親王長作梵王帝釋二像供修之至此擢上儲位三月六日敕天下諸州擇智行精修比丘爲內供奉割官稅充資粮十一月詔曰故大菩薩行基戒行具足智德惟備其營建之院四十餘處先朝之日多賜稚由但其六院未有恩給和州菩提登美生馬內州石凝山埼泉州高渚宜賜田畝所希真詮秘典永洽東方金輪寶位恒齊北極風雨順時年穀豐稔又敕曰僧正准從四品僧都正五品律師從五品

四年春夏四月念摩訶般若于天下秋冬

寶龜四年四月敕曰傳聞諸州疫發朕君臨宇內子育黎元念此災厲寤寐爲勞夫摩訶般若波羅蜜者諸佛之母也天子念之則兵戈災害不入國中庶人念之則疾疫厲鬼不入家內憑茲善利救彼短折宜告天下起坐行出念摩訶般若

五年

寶龜五年

六年春夏五月轉大般若經于宮中納封戶于招提寺秋冬

寶龜六年五月召沙門六百人于宮中讀大般若經攘災也播州戶五十納招提寺

七年春三月轉大般若經于宮中夏秋冬十有二月轉金剛般若經于國分寺僧都慈訓寂

寶龜七年三月六百人大般若攘宮怪也十二月國分寺金剛般若攘井上廢皇后及他戶皇子母子靈祟也此歲慈訓僧都卒

八年

寶龜八年

九年春夏秋七月納封戶于秋篠寺冬

寶龜九年九月秋篠寺封百戶也
十年春正月京師數寺災三月行道于東大
寺雲州獻異像夏六月納封戶于西隆寺秋
冬納封戶于妙見寺
寶龜十年三月東夷叛敕東大寺行道三
七日歷夷也不幾獻俘八十六人雲州海
濱銅像浮浪來并香爐諸器刺史取獻書
曰異像
十有一年春正月辛酉改元天應夏四月辛
卯天皇禪位于皇太子後謚光仁六月金紫
光祿大夫石宅嗣卒秋冬
天應元年正月初一改元四月初三太子
受禪六月石光祿薨光祿篤歸佛乘嘗捨
舍爲寺名阿閦寺因而安像奉焉寶字中
爲遣唐大使謁諸名德歸朝於寺東南隅
營一宇居焉曰芸亭院亭東北構方丈室
孤坐一床觀修終日或有講席必預聞置
外書於芸亭作記略曰內外之門元是一

道道衰人下或釋或儒僕捨家爲寺歸心
久矣爲助內典加置外書庶同志者無滯
空有兼忘物我開編解帙同出塵累不亦
不書何書光祿深我也
桓武皇帝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修仁王會秋八月己巳
改元延曆冬十月納封戶于妙見寺于西大
寺十有二月百僚入于大安寺
延曆元年壬戌正月不書即位去歲四月
初三也帝光仁長子諱山部四月十四仁
王會一代之創也八月改元十九也十二
月百司赴大安寺營上皇周忌齋是歲當
德宗建中三年也
二年春三月右僕射藤田麿薨五月宇佐大
神託名六月禁私建寺秋七月藤魚名薨冬
十有一月正梵唄十有二月禁齊寺地納封
戶于璉城寺
延曆二年三月藤僕射薨僕射歸鑑真久

矣嘗受菩薩戒五月八幡大神誥曰我無
量劫來化生於三有修善巧方便濟度諸
衆生我名曰大自在王菩薩六月勅曰京
畿定額諸寺有定數自今禁民間私営寺
院有司按察七月左官右僕射藤魚名薨
嘗於平城建萬葉寺又於額田寺每年安
居行道奉佛甚勤以謫不官以公書薨又
遲我也十一月勅曰梵唄讃頌雅音正韻
以則眞乘以警俗耳比來僧尼讃唱動則
哀蕩呌吟曲折万態似衒伎藝頗近鄭衛
有司徃諸寺告戒監唱十二月勅曰比來
禁貧民質家地園圃今聞民間已止僧寺
猶盛爭法貪利蔑官慢令既爲出塵之形
還作在纏之擧有司嚴加檢校

三年春夏秋冬十有一月戊申遷都山州長
岡城

延暦三年十一月遷都十一也

四年

延暦四年

五年春正月建梵釋寺夏秋冬

延暦五年正月創梵釋寺于近州此歲律
師爲六員

六年

延暦六年

七年春夏四月僧階配官位五月納封戸于
梵釋寺秋冬

延暦七年四月禮部牒曰僧階有五位入
徔任位滿位法師位大法師位今配官位
知階差無位當八位入七住六滿五法師
四大法師三三綱其悉爲五月梵釋之封
總越三州各五十戸

八年

延暦八年

九年

延暦九年

十年

延暦十年

十有一年春正月給供于頭陀所賜度子山
背秦氏夏秋冬納田于梵釋寺

延暦十一年正月沙門施曉奏曰竊以眞
理無二帝道惟一敷化之門雖異覆載之

功乃同故衛護萬邦唯資於佛化弘隆三寶靡非帝功又夫沙門釋子三界旅人離家離鄉無親無族或坐山林而求道或蔭松栢而思禪雖有避世出塵之操不忘護國利人之行而粮粒罕得飢餓常切伏望本州國分之供分給彼所然則緇徒得不虞而修聖恩有弗督而化制可又奏曰山背之民秦氏及女某等三十一人自去寶龜三年迄今每歲春秋悔過修練其精誠寔可憐伏願天慈賜度又旌善之一化也

制可是歲田一千畝納梵釋寺

十有二年春正月沙門賢璟及官使相平安城都地夏秋冬

延暦十二年正月詔御史大夫藤小黒尚書左丞紀古佐美及賢璟視新城之地璟師此行我門不屑曷爲書褒曷爲褒璟師公才也公才我門何有公才我門一化也

十有三年春夏秋冬十月辛酉遷都山州平安城

延暦十三年十月遷都二十一也

十有四年春夏秋九月置十禪師于梵釋寺而納田戶冬

延暦十四年九月敕曰眞教有屬隆其業者人王法相無邊闡其要者佛子朕位膺四大情存億兆導國齊禮雖遵有國之規妙果勝因思弘無上之道是以披山水之名區草創禪地盡土木之妙製莊嚴伽藍名曰梵釋寺今置禪師十員三綱在其中納近州田千畝越州封五十戶以充寺供修造之費所冀運邁馳驟永流正化時變陵谷恒崇仁祠以玆良因普覃一切上奉七廟臨法界而增尊下及萬邦登壽域而洽慶

十有五年春夏秋冬建東寺

延暦十五年創東寺大中大夫藤伊勢人

爲造寺使
十有六年春正月釋善珠擢僧正是秋冬
延暦十六年初早良太子與黃門侍郎藤
種繼有郤四年八月帝如平城發齋宮公
主赴勢州種繼爲守宮太子黨人射種繼
于燭下斃事覺正月太子廢將受戮太子
使使諸寺預修白業諸寺恐而拒之獨善
珠納焉謂使者曰太子夙殃不盡今受嚴
譴此度囘債焉又幸也乞勿結怨矣委曲

示諭詞旨激切使者復命太子喜曰我聞
師言披忍辱衣以故不怕逆鱗之怨耳太
子幽死其靈惱逼皇太子醫巫不効敕珠
持念珠語太子曰昔聞貧道言曰已披忍
辱衣今何有之乎乃廣説法要言未畢太
子病愈正月十六爲僧正
十有七年春夏四月改度科六月定十大寺
秋冬
延暦十七年四月敕曰雙林西變三乘東

流明譬炬燈慈同舟楫是以弘道持戒事
資眞僧濟世化人貴在高德而年度者例
而勿取童頗習二經之文未委三學之趣
苟避課役纔忝緇徒還棄戒法頓廢修業
形似入道行同在家鄭衞成嫌齊竽相濫
言念迷途寔合改轍自今以後度者宜擇
年三十五以上操履已定智行可崇兼習
正音堪爲僧者充之每歲十二月以前僧
綱有司擇有業者相對簡試所習經論揔

試大義十條取通五已上者具狀申官至
期令度其受戒之日更加審試通八以上
令得受戒又沙門之行護持戒律苟乖斯
道豈曰佛子而今不崇勝業或事生産周
旋閭里無異編戶衆庶以之輕慢聖教由
此陵替非只黷亂眞諦固亦違戾國典自
今以往如是之輩不得住寺凡有齋會莫
關法筵三綱知而不糺者罪並按若有改
過修行者聽歸住使夫住法之侶彌篤精

進之行歷道之徒更起慚愧之意六月定
官寺十所大安元興弘興藥師四天王興
福法隆崇福東大西大等也
十有八年　延曆十八年
十有九年　延曆十九年
二十年春夏四月復度科秋冬十月復維摩
會于興福寺
延曆二十年四月敕曰去十七年度者去
幼取壯者然性有敏鈍成有早晚局以壯
年恐失英彥自今聽取年二十巳上三綱
有司悉之十月維摩會復興福寺先或修
長崗神足家或平城法華寺故有此敕
二十有一年春正月遣禮部侍郎和入鹿麿
沙門最澄講宴秋九月詔跨海冬
延曆二十一年正月國子祭主和弘世屈
最澄法師於高尾寺講天台法門又延十
餘名德帝使和禮部口宣曰昔者給孤長
者降能仁於祇陀之苑常啼菩薩聞般若
於尋香之城是以和信士延二六之龍象
設一會之法筵所以慧日增光禪河澄流
一乘之玄猷始開區域三諦之微旨律被
人天像季傳燈斯創軌躅隨喜法筵稱嘆
功德九月詔曰最澄闍梨久居東山既探
法華奧旨早踰西海宜傳天台教文唯其
往還不得過期澄上表曰晉季法顯度流
沙而求法唐初玄奘踰葱嶺以尋師並皆
不限年數授受惟期是以熟習方言博傳
法藏唯最澄此度求法往復有限又所求
法文卷邁數百歷問諸州希遭其人況最
澄未學唐言亦暗譯語忽入異域恐煩述
緒竊見沙彌義真少壯聰悟頗涉經論早
習漢音粗知唐語天恩差義真為求法譯
語不啻是行賴之兼令彼學加諸制可
二十有二年　延曆二十二年
二十有三年春正月開律講于招提寺夏五
月嚴齋會度沙門空海赴唐秋七月沙門最

澄赴唐冬

延暦二十三年正月招提寺沙門如寶奏曰當寺者天平寶字三年大唐鑑真和尚為聖武皇帝所建也爾來五十年雖屑律藏未有披講伏望賜省牒於寺傳講學後制可五月庚寅詔曰正月齋會得度之輩理須舊年試才新歳得度而有司常致慢闕迄于會畢其名未定自今舊年十二月中旬以前試定申送其狀簡定之後不聽改替

二十有四年春正月禁省賣寺夏五月沙門最澄至自唐秋八月表進顯密經書詔石川檉生學于澄師冬十月度寫經生置諸州講師賜清水寺于諫議坂田村

延暦二十四年正月詔曰定額諸寺各書檀越姓名于寺記近聞檀家貧孫賣寺浮橋冨民買為已寺不貴佛法恣用田地非唯蔑佛乗又還違國憲或聞民間隨其要害任情貿易寺宇自今不許貿賣寺院八月最澄法師表進天台密教經疏五百卷及道具器物等帝大悅向有石川檉生二禪師帝之所崇信長於澄也帝詔二人受澄學故其詔詞謙遜所謂内侍宣也十月寫大藏經驀崇道天皇其書生各有賞慕道者得度餘叙位是歳撰諸宗英才補諸州講師給官封也坂諫議營清水寺初二年禁私寺故敕賜之

二十有五年春正月定度科三月辛巳天皇崩謚桓武夏四月置安居講于天下寺刹六月度二百人秋八月禁官吏掠寺禁檀家管掠沙門空海至自唐冬建八嶋寺而置度

延暦二十五年正月詔曰年度者各依本業經疏中問大義十條通五條以上聽度下之者不得若闕其數許來歳加貞省僚僧綱詳加嚴察若怒于緩恐廢其業是朕之所以深懼也三月之崩十七也四月詔

十五大寺及國分寺創安居講仁王讓國經立爲式六月度男一百五十人女五十人薦先帝也八月詔曰營寺構院大小雖殊種德植功尊卑不異故天下大小寺宇其始檀越之者皆能納田畝充資產累世崇敬傳至雲仍近聞權豪官吏放逐檀越改換僧職寺内刹園恣事侵掠朕九重深密或不聽外事有司有知急奏不匿聽而不言罪在不赦又詔曰近聞天下寺院其檀越者僧收寺產推置知事寺之奴婢役過家僕寺之樹木斫爲薪柴恣改三綱殆替一寺自今有之於此刺史三綱及大衆付有司吞違知而容隱罪不赦是歲山階地建八嶋寺勅天下分州租入別倉運納八嶋寺每歲置度者一人薦崇道天皇也

大同皇帝

元年春正月改元大同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

大同元年丁亥正月不書即位去歲五月十八也帝桓武長子諱安殿即位日改元今立丁亥者孝德之例也是歲當憲宗元和二年也

大同二年

二年

三年春夏四月丙子天皇禪位于皇太弟秋冬

大同三年四月讓位初一也

弘仁皇帝

元年春正月宮會賜度者四月秋九月甲子改元弘仁冬十月

弘仁元年庚寅正月不書即位去歲四月十三也帝桓武第二子諱賀美宮中金光明會始啓天台年度者定等八人預焉九月改元二十七也是歲當元和五年也

弘仁二年

二年

三年春夏四月禁僧尼寺男女互入秋冬十月僧尼過條順本法

弘仁三年四月勅曰比來俗輩男女入僧
尼院詠于講聽屢有侵忤外似勝因内汙
淨業自今禁男入尼寺女赴僧寺十月勅
曰僧尼罪條隨律教不許有司勘掠因沙
門忠芬奏也
四年春正月御齋會置内論義二月復度縁
夏秋冬
弘仁四年二月丙戌禮部省言古例僧尼
出家之日授之度縁受戒之時給之公驗
勝寶以來受戒之日毀度縁傳公驗只授
十師戒牒今案於事有疑若不復古制恐
致姧僞伏乞不毀度縁只其度縁自今以
後僧用尚書省印尼用有司印至受戒時
尚書省於度縁末注受戒年月并官僚署
名以省印印之若有身亡或反俗者其度
縁戒牒早上尚書省省年終申官毀之庶
令姦人屏跡源流共澄制可
五年　弘仁五年

六年春夏四月天皇幸崇福寺于梵釋寺
弘仁六年
七年春夏秋冬十月殖稲于靈安寺
弘仁七年十月勅曰靈安寺徒有伽藍未
修法事蓋因寺寡産業也以官稲四千束
納寺自今子母計利充春秋法事及修造
八年　弘仁八年
九年春夏五月解僧尼寺禁秋冬排新羅沙
門于諸寺
弘仁九年五月勅許男女入僧尼之院初
三年有禁俗間愁廢勝業因茲解焉而今
僧綱加嚴察是歳新羅沙門二十六人來
排入諸寺
十年春三月定僧官負釋寂澄請築圓戒壇
于叡山夏秋冬
弘仁十年三月澄公上表乞於台山建菩
薩戒壇護命等七師捧表斥之
十有一年春正月釋寂澄上顯戒論夏秋冬

十月釋空海賜傳燈大法師位

弘仁十一年

十有二年　弘仁十二年

十有三年春二月釋最澄賜傳燈大法師位

夏六月癸亥釋最澄寂國忌置台度秋冬

弘仁十三年六月尚書省劄曰傳燈大法師位最澄奏狀言夫如來制戒機宜不同衆生發心大小各別所以文殊臣盧上座殊位一師十師羯磨各異伏乞聖慈天台宗年分度者二人每年春三月先帝國忌於比叡山依法華經得度受戒自是一十二歲不聽下山四種三昧專得修習然則一乘戒定永傳家國山林精勤遠及塵劫謹以上奏者被右僕射宣偁奉勅宜依奏狀者省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十有四年春正月賜東寺于沙門空海三月尚書右中丞伴國道登叡山夏四月戊戌釋義眞行大戒于叡山辛巳天皇禪位于皇太弟秋冬十有一月置密衆于東寺

弘仁十四年去歲澄公乞國忌度于台山故今茲令伴國道入延曆寺試度者伴公善法事者官貴也四月十四沙門義眞於中堂行圓戒羯磨義眞之成先志故書以姓氏上之遜位者十七也十一月初十以東寺爲密場置五十比丘習密三藏二藏何大毗盧遮那金剛頂經等二百卷密修多羅也蘇婆呼經根本部等一百七十卷毗那耶也菩提心摩訶衍論等十一卷密阿毗曇也自今撰密學者五十員誦習密三藏無他宗雜住也蓋正月賜東寺于海爲密寺至此置密學依海奏也

天長皇帝

元年春正月乙卯改元天長三月釋空海法雩于神泉苑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釋義眞爲延曆寺座主

天長元年甲辰正月不書即位去歲四月

二十八也帝桓武第三子諱大伴初五改元此春不雨三月二十六沙門守敏空海奉詔修請雨經法于神泉苑事見空海傳中上擢海僧都不書徵也密徒綱位自此始此歲義眞任天台座主此職自眞始當穆宗長慶四年也

二年　天長二年

三年　天長三年

四年春夏秋冬十有一月沙門護命為僧正　天長四年

尺二三　二十七

五年　天長五年

六年春夏四月度一百人秋冬

天長六年四月詔曰傳聞比來諸州疫發百姓夭亡夫出家功德不可思議宜度百僧弭此凶禍庶幾納群生於仁壽致品物於中和

七年春夏秋冬十有二月修佛名懺禮于宮中

天長七年十二月宮中有佛名懺禮請安傳聲承和五與是何異是修也後式也

八年　天長八年

九年　天長九年

十年春二月丙戌天皇禪位于皇太子夏秋冬

天長十年二月受禪二十八也

承和皇帝

元年春正月乙卯改元承和置眞言院于宮

尺二三　二十八

中夏四月秋九月僧正護命寂冬十月經三會講賜僧官

承和元年甲寅正月不書即位去歲三月初六也帝弘仁第二子諱正良初三改元眞言院後七日修法依空海奏也此歲詔曰自今經三會講師始任僧官三會何正月宮中御齋會三月藥師寺最勝會十月興福寺維摩會也當文宗大和八年也

二年春正月納功德料二百戶于東寺置密

三月丙寅釋空海寂夏秋冬
承和二年正月沙門空海奏去弘仁十四
年詔令真言僧五十人住東寺學密教其
時院宇未備不遑僧居今房舍已成乞東
寺官家功德料千户内二百户充僧供為
國修法制可空海又奏金剛頂經毗盧遮
那經業二人聲明業一人置年度精究密
學正月二十二尚書省符降
三年春夏五月置三齋月修于東寺灌頂院
釋實慧為東寺長者秋冬
承和三年五月詔曰每歲三長齋月於東
寺灌頂院撰三七比丘修息災增益法鎮
護國家為永式沙門實慧有密學救為東
寺長者此任自慧始
四年春夏五月置五品寺司秋冬
承和四年五月詔曰傳聞近城諸寺寺規
栽廢自今以文武官五品中察直者為寺
司促復之

五年春夏六月沙門慧運圓仁等赴唐秋冬
十有二月置佛名懺于宮中
承和五年六月遣唐使藤常嗣發運仁等
從之十二月佛名懺三日依沙門靜安奏
也
六年春夏秋七月轉大般若經于紫宸殿九
月沙門常曉獻太元帥像冬
承和六年七月紫宸轉經沙門六十人達
嚫各有差大法師位賜度者各一人法師
位以下各授一階
七年春夏六月賜法琳寺于沙門常曉秋冬
移修最勝會于大極殿
承和七年六月常曉奏山州宇治郡法琳
寺地勢閑燥宜修大法乞以太元帥像安
此地為修法院保護國家制可此歲最勝
會移大極殿
八年春正月轉藥師經于清涼殿夏秋冬
承和八年正月清涼殿轉經沙門五十八

人各覲度者一人
九年　承和九年
十年春夏秋冬十有一月沙門泰景爲僧正
十有一年　承和十年
十有二年春三月轉大般若經于三殿夏秋　承和十一年
冬
承和十二年三月紫宸清涼常寧三殿及
眞言院轉經沙門一百人兼修陀羅尼法
各覲度者一人攘官怪也
十有三年春夏秋冬十有二月納官租于定
心院
承和十三年初帝於台山建定心院至此
以近州租三萬束充佛僧之供
十有四年春夏秋九月沙門慧運圓仁至自
唐冬
承和十四年
十有五年春二月設拔萃度于省中夏六月

辛巳改元嘉祥秋冬十有一月置藥師寺講
師
嘉祥元年二月於八省試持經持咒拔萃
者於是乎負笈杖錫自四方至者數百人
得第七十餘人皆以延字爲上字六月豊
後州獻白龜依是十三改元十一月下野
州言藥師寺者天武皇帝之所創也院宇
巍巍宛如七大寺資產亦多東關十州得
度者咸萃於此而無講師令國講師勾當
寺事未諸故實未覩所由伏乞准大宰府
觀世音寺例擇戒壇十師之中智行具足
爲衆所推者任講師兼爲受戒阿闍梨制
可
十有六年　嘉祥二年
十有七年春三月度五百人丁酉天皇禪位
于皇太子夏五月度七十人秋冬
嘉祥三年三月十九太子受禪五月七十
之度薦明神也故以神字爲上字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三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四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資治表五

起仁壽至承平合十九年

仁壽皇帝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庚午改元仁壽秋七月

冬十月

仁壽元年辛未正月不書即位去歲四月也帝承和長子諱道康四月二十八改元此歲當宣宗大中五年也

二年

仁壽二年

三年

仁壽三年

四年春夏秋冬十有一月庚戌改元齊衡

齊衡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改

五年春夏五月置度者于氣多神宮寺置于氣比神宮寺秋九月沙門長訓爲僧正冬

齊衡二年五月能州氣多神宮度者三人越州氣比神宮度者五人爲年分也

六年春三月天皇灌頂于冷泉院夏秋八月設持呪度于神泉苑冬十月沙門真濟爲僧正

齊衡三年三月帝從圓仁阿闍梨稟灌頂八月敕召持呪沙彌於神泉苑試之有感者賜度十月真濟之僧正密徒之始也

七年春二月戊子改元天安夏秋冬

天安元年二月二十一改

八年春夏沙門圓珍至自唐秋八月乙卯天皇崩冬

天安二年八月之崩二十七

貞觀皇帝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辛巳改元貞觀秋七月

冬十月八幡大神移男山

貞觀元年己卯正月不書即位去歲十一月初七也帝仁壽第四子諱惟仁四月之改元十五也此歲八幡移鳩嶺事在行教傳中當大中十三年也

二年春二月僧正眞済寂夏秋冬
　貞觀二年
三年
　貞觀三年
四年春夏秋七月擧貞觀寺冬沙門眞如宗睿赴唐
　貞觀四年七月二十嘉祥寺西院賜名貞觀寺擧何顯也初混嘉祥今得別号顯擧之謂也此歳如睿二師入唐
五年
　貞觀五年
六年春正月辛巳釋圓仁寂二月定僧階三月印戒牒夏秋七月天皇灌頂于仁壽殿冬釋眞雅聽輦
　貞觀六年二月十六敕曰國典僧綱元有三階滿位法師位大法師位近來賢愚濫糅似無尊卑今三階之外更立三位法橋上人位法眼和尚位法印大和尚位此三位以爲三綱階法印位爲僧正階法眼位僧都階法橋位律師階者依眞雅奏也三月戒壇院設印印於戒牒其印用東大寺印模依沙門安敎奏也七月上就阿闍梨圓珍灌頂僕射藤良相等入壇者三十余人此歳眞雅賜輦車詔比丘之輦自雅始
七年春三月嚴度戒學夏秋九月沙門壹演爲僧正冬十有一月沙門宗叡至自唐
　貞觀七年三月僧都慧運奏請案舊例凡得度者先與度縁次令入寺就中年度者經二年精練沙彌行臨時度者經三歳然後聽受戒每歳三月以前僧綱放牒諸寺令上當年受戒者名而乃會集綱所禮部鴻臚二宮共勘名籍試法華最勝威儀三經即簡年二十以上六十已下熟前件三經者更牒本寺三七日修悔過四月十五日以前定其受戒日請傳戒大小十師於東大寺戒壇依敎問十三難及十遮然後登壇受戒受戒畢籍戒壇院差敎授師一夏九旬修學比丘二百五十戒三千威儀

回茲戒業葉鎮國家或居本寺請依止師細學律相若失年未滿二十或七十以下并朝集不許之人負債之輩黃門奴婢之類非戒器故佛不聽受頃年之間非唯忘郤舊例兼復違背佛教或臨受戒日纔下官符新剃頭髮初着袈裟冠幘之痕頭額猶存或十許歲少年人徒有貪名之外謀彈無慕道之中誠未練沙彌之行況於懺悔之事乎加以結番之場競上下而鬪亂登場之次爭先後而擎攖遂則罵詈有司陵轢十師濫悖之甚不可言也夫得表無表戒名曰受戒於三師七證前慇勤至誠作禮乞戒之下發得防非止惡之功能名曰表戒羯磨之下發得非色非心成佛殊勝之功能名曰無表戒既無至誠禮敬心安得表戒表戒未得何得無表戒無表戒已不得何名得戒登壇已後不學律相故不知持犯不知持犯亦不修安居不修安居何稱比丘伏乞依舊例兼遵佛制然則緇徒感激濯惡自止戒壇清靜佛法興繁國土之豐樂不期而來内外之災殃不攘而去制可九月壹演法師爲僧正凡僧正有三大正權也大行基始之正觀勒始之權演始之

八年春夏六月釋安慧爲延暦寺座主秋七月丙申釋㝡澄賜謚傳教大師圓仁慈覺冬

貞觀八年六月安慧爲天台座主尋常座主不書曷爲書褒也曷爲褒東見本傳七月十四澄仁二公謚大師大師之号自此始語在[illegible]傳中

九年春夏秋七月僧正壹演寂賜謚慈濟冬

貞觀九年七月慈濟之謚号是爲始

十年

貞觀十年

十有一年春二月沙門遍昭賜法眼和尚位夏秋冬

貞觀十一年二月遍昭之法眼位台徒綱

位之始
十有二年　　貞觀十二年
十有三年　　貞觀十三年
十有四年春三月度八十人僧正眞雅管法
務夏秋冬
貞觀十四年三月詔曰大相國藤公朕之
外祖父也比來寢瘵人傳醫巫不効朕食
息不安寧伏聞內傳之中度人歸依能拯
人危宜賜度者八十人初空海師歸朝奏

曰昔不空三藏爲唐國法務況國家曩設
此任中不繼乞復救置綱所造印鑰尼僧
官進退法事啓散皆能管行而海公不任
印鑰納官三月十四貞雅爲法務先是居
此任者五人推古三十二年觀勒始爲僧
正兼主法務天平十年信行爲律師同日
主法務勝寶八年慈訓律師法務寶字七
年鑒眞僧正法務天長四年護命僧正法
務此五人絶而或續推之後法務不絶興

福寺延壽任大威儀師與雅同日主法務
是權也
十有五年　　貞觀十五年
十有六年　　貞觀十六年
十有七年　　貞觀十七年
十有八年春夏秋冬十有一月壬寅天皇禪
位于皇太子
貞觀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太子受禪
元慶皇帝

元年春正月乙亥天皇即位夏四月壬申改
元元慶秋七月冬十有二月興元慶寺
元慶元年丁酉正月初三帝即位于豐樂
殿帝貞觀長子諱貞明四月改元二十一
也去貞觀十一年建伽藍十二月配紀元
曰元慶寺置年度三人此歲當僖宗乾符
四年也
二年　　元慶二年
三年春正月僧正眞雅寂夏五月太上皇祝

髮度三十人秋冬十月沙門宗睿遍昭爲僧
正太上皇灌頂
元慶三年五月初八太上皇就沙門宗睿
落髮受戒三十之度薦仁壽上皇也十月
遍昭爲權僧正台徒僧正昭爲始此歳太
上皇從睿公受兩部灌頂
四年春夏秋冬十有二月貞觀上皇崩度一
百人
元慶四年十二月度薦太上皇也
五年
元慶五年
六年
元慶六年
七年
元慶七年
八年春二月乙未天皇遜位僧綱賀于東宮
轉大般若經于東宮修法于仁壽殿三月僧
正宗睿卒夏五月監修廢寺六月起塔于賀
祥寺秋九月置阿闍梨位于元慶寺冬
元慶八年二月初四帝遜位此日群臣捧
傳國寶璽劒等詣東部王宮五日王移東
宮六日三綱率諸沙門賀東宮十三延五
十沙門于東宮前殿轉大般若三日二十
四赦二十沙門修法仁壽殿五日五月詔
曰天下寺院廢朽相仍宜以各寺田產加
修造來冬仲月降監使檢察若有弛怠罪
不寬六月以近波二州租造五級塔于嘉
祥寺九月以惟首安然二師充元慶寺阿
闍梨位教授密乘依遍昭奏也

仁和皇帝

元年春正月丁未改元仁和省僚署戒牒三
月充度者于最勝講師夏四月轉大般若經
于五寺修仁王百座會一百所秋九月納墾
田于元慶寺加立義于維摩寂勝二會冬十
月饗遍昭于仁壽殿
仁和元年乙巳正月不書即位去歳二月
二十二也帝承和第三子諱時康嘗爲吏
部尚書屬元慶帝之遜位群臣固請帝不
得辭二月改元者二十一也礼部省言去

六年六月僧正遍昭奏狀偁頃年受戒輩多不勤只以戒牒專爲公驗自今受戒日省僚威從共向戒壇子細勘會官符度緣即令登壇受戒使取戒牒具注紙後以其本籍姓名省僚共押署以省印印之者伏乞徃度緣三司共署印制可閏三月詔曰每歲正月大極殿齋講是先聖之所遵行也設齋講之座演最勝之經其講師者才名拔萃智德高邁宜給度者一人以代扶老之杖立爲式四月於延曆寺東西院崇福梵釋元興五寺各請十僧轉大般若五日賀藤太師五十筭也修百座仁王會於紫宸殿及諸司十二宮門羅城門東西寺合三十二所并六十六州國分寺兼二嶋也九月近州高嶋郡野地納元慶寺爲田凡一千五百畝與福寺維摩會藥師寺最勝會加立義沙門各一人十月饗僧正遍昭賀七十筭也三分皆預席夜談至曉不書官非禮也此歲當光啓元年也

二年春三月僧正遍昭賜封戶聽輦車夏秋冬十月沙門朗善入宮釋圓珍護摩于紫宸殿

仁和二年三月十四詔曰僧正遍照慈仁爲性智德在躬所以朕之丕膺鴻業撫育兆民者皆公之潛加冥祐也況公未入釋門朕亦在列藩恩交相結盟約共深雖逃塵外猶在宮中故割百戶以充禪供亦聽輦車鳴乎至人懸解上德難名物外浮榮雖知非公之好人間崇飾聊又寄朕之懷十月帝不豫召梵釋寺朗善加持聖躬又詔延曆寺座主圓珍於紫宸殿修護摩法五日帝疾愈善珍同加上病何姓珍不姓善善公加疾不明故旌書入宮珍公有効故書姓貴之

三年春三月加年度于延曆寺夏秋八月丙寅天皇崩冬十月轉大般若經于宮中修法

行[illegible]行親天下耆僧尼

仁和三年三月年分度二人加延暦寺其一大毗盧遮那經業其一一字佛頂輪王經業資二神大小比叡因座主圓珍請也

八月二十五帝崩十月一百沙門讀大般若于宮中又十五名德期二七日修法宮中散日賜親于御前此歳天下僧尼八十歳以降行親教老也

寛平皇帝

元年春正月改元寛平夏四月秋八月慶仁和寺冬十月

寛平元年戊申正月不書即位去歳十一月十七也帝仁和第三子諱定省古史仁和四年連帝初年改元在己酉四月二十七今以即位次年立元雖與孝德例後先不齊史法同焉八月仁和寺落成沙門眞然爲慶導師此歳當文德元年也

一年春夏五月八幡神藏震秋七月頒盂蘭盆供于諸寺施燈油于寺祠冬十有二月獻道具于八幡神祠

寛平二年五月石清水寶藏震大史筮曰病在聖躬帝曰朕雖至愚頗慎言行況歸三寶且暮修懺縱有微恙不至大故然當咎徵不可逸豫只夫天地神靈譴之耳而無事君子曰宋公善言診皇沒焉夙慎言行勤修懺何災之有自信不疑天皇之謂乎

七月盂蘭盆供爲先皇也其納燈油七所延暦西塔院神護圓成長谷東西寺八幡神祠也十二月石清水六神詫曰欲得菩薩服色道具敕獻瓔珞香爐念珠等

三年春正月僧正遍昭寂夏四月灌佛于宮中秋冬十月沙門眞然爲僧正

寛平三年四月設浴佛于宮皇帝太子公卿皆各灌佛

四年春夏秋九月僧正眞然寂冬十月庚子釋圓珍寂

寛平四年
五年　寛平五年
六年　寛平六年
七年春夏秋冬十有二月僧都益信律師聖
寶管法務
寛平七年十二月益信法務正也聖寶權
也尋常小官不書曷爲書見法務在僧都
及律師不似僧正也
八年　寛平八年

九年春正月天皇幸雲林寺夏秋冬
寛平九年雲林寺幸者閏正月也
十年春夏秋七月戊寅天皇禪位于皇太子
九月朔釋聖寶祈日食冬
寛平十年七月讓位者初五也九月朔日
有食之詔沙門聖寶祈焉天晴不虧救觀
御衣
昌泰皇帝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乙巳改元昌泰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修吉祥懺于天下
昌泰元年戊午正月不書即位去歳七月
十三也帝寛平長子諱敦仁四月改元二
十六也此歳當昭宗光化元年也
二年春夏秋冬十月太上皇祝髮十有一月
太上皇受戒于東大寺
昌泰二年十月十四上皇從沙門益信出
家法諱空理十一月二十四登東大寺戒
壇

三年春三月沙門益信爲僧正夏秋冬十月
道皇幸高野山
昌泰三年十月道皇何寛平上皇也曷爲
道皇受道上皇也
四年春二月禁私修壇法夏秋七月甲子改
元延喜冬十月慶讃大藏經于淨福寺十有
二月道皇灌頂于東寺
延喜元年七月改元十五也十月太上皇
詔沙門增命慶讃淨福寺大藏經十二月

太上皇於東寺從僧正益信灌頂金剛号
金剛覺
五年春三沙門聖寶爲僧正夏秋冬
延喜二年
六年　延喜三年
七年春三月道皇營室于仁和寺夏秋冬營
室于睿山
延喜四年三月上皇構一堂於仁和寺安
金剛界三十七尊及外院天等三摩耶形

上皇禪居側室俗曰御室是歲上皇幸睿
山千光院造御室千光院者增命坊也
八年春正月天皇幸仁和寺夏四月道皇受
戒于睿山秋九月道皇幸金峰山冬十有二
月施餘于平城耆年
延喜五年正月仁和寺幸者觀上皇此十
二月勅僧正聖寶撿平城諸寺比丘年八
十巳下上名簿就穀倉院行綿
九年春三月僧正益信寂夏秋冬十月道皇

賀沙門增命座主
延喜六年二月十八增命爲天台座主十
月上皇上山賀之
十年　延喜七年
十有一年　延喜八年
十有二年春夏秋七月僧正聖寶寂冬
延喜九年
十有三年春夏四月灌佛于宮中秋九月道
皇灌頂于睿山

延喜十年四月浴佛觀賢爲導師九月上
皇禀灌頂於座主增命帝聞之授命以法
眼和尚位上皇手捧詔與命及袈裟數珠
香爐等
十有四年　延喜十一年
十有五年　延喜十二年
十有六年　延喜十三年
十有七年　延喜十四年
十有八年春夏釋增命愈天皇疾秋冬

延喜十五年天下疱瘡帝患之召命法師加持乃愈

十有九年春夏秋冬十月釋增命陪宮

延喜十六年宮中有怪十月召命公陪宮持念十一月歸山帝賜御衣

二十年

延喜十七年

二十有一年春夏秋八月道皇行灌頂于大學寺冬

延喜十八年八月上皇於大學寺行灌頂事沙門寛空仁元等七人同稟

二十有二年春夏秋七月天皇受二經于釋增命冬

延喜十九年七月初五帝召增命座主於仁壽殿西廂受金剛般若經七日受妙法蓮華經敕侍臣源公忠藤在衡預聽八月初三命歸山賜具甚多

二十有三年

延喜二十年

二十有四年春夏秋冬十月釋空海賜諡弘法大師

延喜二十一年十月海公大師諡依觀賢奏也

二十有五年春夏秋七月釋增命解座主冬

延喜二十二年七月命公上表辭座主位帝不許表凡五度帝遣羽林次將藤實賴入山賜宸書有恐違師之素懷無縁朕之本志之句尋常座主補退不書曷爲故書解褒也曷爲褒褒眷懇也

二十有六年春正月丙戌改元延長三月釋增命陪宮夏五月命公爲僧正法務秋冬

延長元年正月改元十一也三月菅靈奮厲都下震恐二十一皇太子保明俄薨帝大懼召命公加議侍臣夢神兵衛宮城五月命公任法務台徒之始

二十有七年春二月天皇受如意輪軌于釋增命夏秋冬

延長二年二月帝之受法二十一也

十有八年春二月沙門觀賢爲僧正夏六月釋增命愈天皇瘧僧正觀賢寂秋七月釋尊意法率于台山八月修法于勸修寺冬十月給衣粮于唐僧

延長三年六月初七帝瘧命公加持乃差夏旱七月十六詔尊意法師法率于延暦寺尊意修佛頂尊勝法限以七日第四日大雨八月二十三延一百沙門于勸修寺增命爲導師薦太后也十月初七賜唐僧平秀衣粮潅譽智琮粮

二十有九年春夏五月賜沙門寛建黄金秋七月轉經于七寺冬十有二月轉經于十有四寺行無遮施慶醍醐寺

延長四年五月興福寺沙門寛建赴唐帝與黄金一百兩七月初四太上皇於七寺讀經薦亡僕射源融也初源靈託宮人曰我生平惡作多故墮苦趣湯鑊劍林楚痛無量而我有餘習以劇苦之隙時時來息河原院耳救問曰修何善脫此苦對曰罪根至深難容救拔然於七寺各修諷讀或免苦趣故有之十二月十九上都七大寺南京七大寺各諷經祝太上皇也今茲上皇六十然不許賀故天子修斯經會其十四寺施用甚繁又以穀一千二百石行無遮施二十八慶醍醐寺侍中尹甫監法事

三十年春夏秋冬十月轉仁王經于宮中十有二月釋增命寂釋圓珍賜謚智證大師增命号靜觀

延長五年十二月智證靜觀二謚依沙門智祐奏也

三十有一年春夏五月轉大般若經于紫宸殿秋冬

延長六年夏疫五月二十二延一百沙門于紫宸殿讀大般若除疫也

三十有二年春二月釋尊意賜度者夏秋冬

延長七年春京畿疫三月詔叡山座主尊

悪修鎖疫法七月後疫除賜度者二十二人

三十有三年春夏六月釋尊意陪常寧殿秋九月癸未天皇禪位于太子冬

延長八年六月二十一戸部尚書藤清貫尚書右中丞平希世於清涼殿為雷震死帝惶怖遷常寧殿召座主尊意持念加護依菅靈激怒也九月二十三讓位太子二十九就尊意落髮受戒法諱金剛寶

承平皇帝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甲寅改元承平秋七月甲辰寬平法皇崩冬十月

承平元年辛卯正月不書即位去歲十一月二十一帝昌泰第十一子諱寬明四月改元二十六也是歲當五代唐明宗長興二年也

二年

承平二年

三年

承平三年

四年春釋尊意移烏巢夏秋冬

承平四年春烏巢弘徽殿前栢樹宮中以為怪召尊意修不動法一七日日日烏將雛去七日皆盡

五年

承平五年

六年春夏秋冬十有一月行試經度

承平六年十一月試經度法勢外而特旨也

七年

承平七年

八年春夏五月戊辰改元天慶秋冬

天慶元年五月二十二改

九年春夏秋七月釋尊意法雩冬

天慶二年夏旱七月詔意公祈雨期以七日第五之日大雨洽

十年春正月釋淨藏明達伏逆臣平將門夏秋冬十有一月釋明達伏藤純友

天慶三年初前將軍平良持之子將門反東州已數年矣寇虐甚熾至此詔諸沙門

修降伏法淨藏于延曆寺明達于美州中
山神宮寺又宮中修仁王會太元法壇中
血出又東大寺罥索院於執金剛像前修
降伏忽失像寺衆懼官師不利過二十餘
日像復天冠衣巾少有缺壞膚濕如汗像
失之間賊亡之時也蓋二月十四將門伏
誅平貞盛射之藤秀郷得首十一月二十
一敎明達於住吉神宮寺伏純友將門之
餘孽也

十有一年　天慶四年
十有二年　天慶五年
十有三年　天慶六年
十有四年　天慶七年
十有五年　天慶八年
十有六年春夏四月癸酉天皇禪位于皇太
弟秋冬
　天慶九年四月讓位十三也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四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五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資治表六

起天曆至承保合十一君

天曆皇帝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丁巳改元天曆秋七月冬十月

天曆元年丁未正月不書即位去歲四月二十八也帝昌泰第十四子諱成明四月改元二十二也此歲當五代漢高祖天福元年也

二年

天曆二年

三年

天曆三年

四年

天曆四年

五年

天曆五年

六年春三月太上皇祝髮擁法華堂于醍醐寺夏秋冬

天曆六年三月二十四上皇出家居佛陀寺醍醐法華堂之材移清涼殿材也

七年春二月修天下廢寺祠起塔于雲林寺夏秋八月寫大藏經冬

天曆七年八月寫藏五千四十八卷薦上皇也

八年春二月慶法性寺塔夏秋冬十有二月藤僕射師輔宿睿山

天曆八年十二月初五良源法師延元興寺義昭於延曆寺修法華八講四日右僕射登山聽講

九年春正月講法華經于弘徽殿夏秋冬

天曆九年正月寫金字法華乃延名德於弘徽殿啓講席敕親王公卿各捧金玉羅紈繞階昇殿行親薦母皇太后也

十年

天曆十年

十有一年春夏秋冬十月庚辰改元天德

天德元年十月二十七改

十有二年春正月沙門延昌為僧正夏秋冬

大德二年
十有三年　天德二年
十有四年春夏五月轉經于十五大寺秋七
月僧正延昌修法于大日院九月轉大般若
經于清涼殿昌師修法于仁壽殿冬
天德四年五月十五大寺讀經除疫也七
月大日院修熾盛光法攘災也九月沙門
四十人讀經於清涼殿及仁壽殿熾盛光
修共攘災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庚辰改元應和三月施布
帛于三大寺僧正延昌修無量壽智決定如
來法于延暦寺沙門寛空修孔雀經法于冷
泉院夏四月轉經七大寺及諸國分寺冬十
有一月昌師修安鎭法供二萬沙門
應和元年二月改元十六也三月初四東
大興福延暦三寺施布帛攘災也四月轉
經除疫也初二月大内火十一月移新宮
詔延昌修安鎭法

十有六年　應和二年
十有七年春三月慶雲林寺塔天皇幸之夏
秋八月沙門良源法藏衡講于清涼殿冬
應和三年三月十九雲林寺塔成帝幸落
慶之席八月二十一設法華講筵于清涼
殿延南北都名德二十人五日十座論詮
至理初日朝坐南觀理爲導師北餘慶問
者夕坐南安鏡爲導師北能慧問者二十
二朝導南安秀問北賀秀夕導南法藏問

北覺慶二十三朝導北良源問南平州夕
導北禪愉問南千到二十四朝導北智興
問南眞義夕導南遍然問北崇壽二十五
朝導北壽肇夕導北聖救問共南仲算二
十六散導師觀理也於是乎第二日法藏
立定性二乘不成佛義覺慶問難不明源
踰次詰徴相台交鋒法戰夜深第三之日
良源本導法藏新問平州束手無分法藏
詞屈于時戸部尚書藤文範以謂南京者

春日明神之管内也南衆不競是明神之
患也我爲其濫盡頭負乎後二日不可失
也便潛馳赴南中心私誓我願於春日祠
側必遭英才相將還都神亦奥冥助果祠
側逢沙門仲筭筭問宮講藤公告實咬齒
伴來初仁賀圓藝爲第五日朝夕問者筭
代賀藝詞義壯麗藤公以爲不徒馳也
十有八年春正月僧正延昌寂夏秋七月癸
未改元康保沙門寬空爲僧正冬

康保元年七月初十改
十有九年　康保二年
二十年　康保三年
二十有一年春夏五月癸巳天皇崩秋冬
康保四年五月帝不預十四出家法諱覺
貞二十五禪位太子即日崩尋常天子出
家皆書崩爲不書臨崩也何不書禪位臨
崩也

安和皇帝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秋八月癸亥改元安和
冬十月
安和元年戊辰正月不書即位去歲十一
月十一也帝天曆第二子諱憲平三月十
一沙門寬忠爲律師兵部尚書敦固親王
第三子寬平之孫也王孫任僧綱自忠始
不書微也八月改元十三也此歲當趙宋
太祖開寶元年也
二年春夏秋八月戊子天皇禪位于皇太子

冬
安和二年八月受禪十三也

天祿皇帝

元年春三月丙寅改元天祿夏四月秋七月
冬十月
天祿元年庚午正月不書即位去歲九月
二十三也帝天曆第五子諱守平三月之
改元二十五也此歲當開寶三年也
二年　天祿二年

三年春二月僧正寛空寂夏秋冬
天禄三年
四年春二月沙門神鎮礼宗得二州講師夏
秋冬十有二月庚子改元天延
天延元年二月藥師寺食堂火延及講堂
比丘鎮宗二人救火大殿不燒知事録奏
菴尚書左丞源渉入寺覆覈得事實敕神
鎮為參州講師礼宗和州曷為書得幸得
也十二月改元二十也

五年春夏五月置讀經論義于宮中秋冬
天延二年五月初七宮中設讀經論義四
時有之凡五番一運源勸綜二仁幹光休
三奝然源信四禪詮玄明五賀秀真義
六年
天延三年
七年春夏秋七月戊寅改元貞元冬
貞元元年七月十三改
八年春夏秋七月沙門陽生修安鎮法冬十
月沙門寛靜良源為僧正

貞元二年初元年五月大内火令茲七月
移新宮先令陽生修安鎮法十月之僧正
良源權也
九年春夏四月丁卯改元天元秋冬
天元元年四月十三改
十年
天元二年
十有一年
天元三年
十有二年春夏秋八月僧正良源加大沙門
寛朝尋禪為僧正冬

天元四年七月帝患瘧召良源加持愈故
為大僧正行基之後無大号經二百年源
乃任同日朝禪為僧正禪權也
十有三年春正月侍中平恒昌涉睿山徵座
主良源夏秋冬十有一月沙門奝然赴宋
天元五年台山有法闐流言慈覺徒欲燒
千手院院有智證經藏朝廷恐法藏灰故
勅平侍中上山告諸耆宿固守經藏莫令
受燼時良源為座主或奏源為爭地故使

使徵源源抗表陳奏尋常入山皆書其上曷爲書渉捻問使也良源爲大僧正盡書官時爲座主也又受譏也豈譏云乎純正無疑于疑受譏于疑者源之罪也

十有四年春三月慶圓融寺納封戸于寺夏四月庚子改元永觀秋冬

永觀元年三月二十二寛朝僧正慶圓融寺落二十五納封一百戸四月改元十五也

尺　二十五　九

十有五年春夏秋八月庚子天皇禪位于皇太子冬

永觀二年八月二十三太子受禪今茲八月八僧都元杲兼法務大僧正良源正寛朝先管法務時有三法務

寛和皇帝

元年春正月大僧正良源寂二月皇太后建觀音院夏四月己亥改元寛和秋八月天祿上皇祝髮冬十月

寛和元年乙酉正月不書即位去歳十月初十也帝安和長子諱師貞二月皇太后昌子於台山西麓建觀音院四月改元二十五也八月二十九太上皇從寛朝出家法諱覺如此歳當太宗雍熙二年也

二年春夏四月太上皇受戒于東大寺六月己未天皇祝髮于花山寺聖筭二十有九秋冬十有二月僧正寛朝加大

寛和二年四月天祿上皇受戒六月二十

尺　廿五　十

二中夜帝潛出宮幸花山寺剃髮法諱入覺書聖壽貴也曷爲貴嫉斷果決也

永延皇帝

元年春二月沙門奝然至自宋夏四月丁酉改元永延秋七月冬十月道皇幸南京諸寺

永延元年丁亥正月不書即位去歳七月二十二也帝天祿長子諱懷仁四月改元初五也此歳當雍熙四年也

二年春三月慶圓融寺塔夏秋冬

永延二年
三年春夏秋八月丙辰改元永祚冬十月僧
正尋禪賜封戶
永祚元年八月改元初八也尋禪封一百
戶
四年春三月道皇灌頂于東寺夏秋冬十有
一月戊子改元正曆
正曆元年三月天祿上皇從大僧正寬朝
灌頂十一月改元初七也

五年春二月辛亥天祿道皇崩僧正餘慶寂
夏秋七月沙門眞義爲僧正冬
正曆二年二月道皇之崩十二也
六年春夏秋冬慶法住寺
正曆三年
七年
正曆四年
八年春夏秋冬十有一月沙門暹賀爲僧正
定僧正正權
正曆五年十一月暹賀任僧正敕曰自今
正正權可依臘次蓋眞義少賀爲正故
有此詔此日沙門隆圓直任僧都年一十
五僕射藤道綱弟六子少年僧綱自此始
九年春二月戊戌改元長德夏秋冬
長德元年二月二十二改
十年
長德二年
十有一年春夏四月譏宋國新書秋冬
長德三年四月宋書議在勸修事中
十有二年春夏六月大僧正寬朝寂秋八月

僧正暹賀寂冬十有二月沙門勸修爲僧正
長德四年
十有三年春正月丁卯改元長保夏秋冬
長保元年正月十三改
十有四年春二月僧正眞義寂三月僧正勸
修加大覺慶爲僧正夏秋八月沙門寂昭赴
宋冬
長保二年
十有五年春三月修大仁王會轉壽命經于

大極殿宴秋冬十月大僧正勸修沙門明基
賜封戶僧正寬慶加大明豪爲僧正
長保三年春天下疫三月仁王會除疫也
又於大極殿命一千沙門轉壽命經
十有六年春夏秋七月僧正明豪加大沙門
雅慶勝算爲僧正尋光得律師八月大僧正
明豪寂冬
長保四年七月慶算二師爲僧正自此不
言正權依正僧五年詔也是日沙門尋光
爲律師尋常律師不書曷爲書毀也曷爲
毀得覺慶之讓也讓何朝廷有賞賜僧官
慶啓讓端故毀書然何不毀度者度淺官
深君子言其深不言其淺焉
十有七年春三月沙門聖清得法印大和尚
位夏秋冬
長保五年三月聖清任法印散位之始也
十有八年春夏秋七月壬寅改元寬弘冬
寬弘元年七月二十改

十有九年　寬弘二年
二十年　寬弘三年
二十有一年　寬弘四年
二十有二年春二月巳亥寬和道皇崩夏秋
七月大僧正勸修寂冬
寬弘五年
二十有三年春夏六月定講最勝王經于内
殿秋冬
寬弘六年六月十九延名德宮中講論寂
勝王經五自立爲式[illegible]代或行或止自今
爲例故書定
二十有四年春三月慶讀佛像經文夏秋冬
寬弘七年
二十有五年春夏四月僧正雅慶加大五月
慶讀大藏經于一條院六月甲子天皇崩秋
冬十月僧正勝算寂
寬弘八年六月十三讓位二十二帝崩
長和皇帝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大僧正雅慶寂十有二月戊子改元長和

長和元年壬子正月不書即位去歲十月十六也帝安和第二子諱居貞十二日改元二十五也此歲當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也

二年春夏秋冬十有二月沙門明救[illegible]僧正僧正慶圓加大

長和二年初帝即位後耳目不明十一月詔明救修法于仁壽殿帝夢明救左右耳日月出乃入我雙眸覺後聰明如元十二月授僧正

三年春夏秋冬十有一月大僧正覺慶寂

長和三年

四年

長和四年

五年春正月甲戌天皇禪位于皇太子夏秋冬

長和五年正月二十九讓位

寛仁皇帝 第六十八号後一條院一條子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辛卯改元寛仁秋七月冬十月

寛仁元年丁巳正月不書即位去歲二月初七也帝永延第二子諱敦成四月改元二十三也此歲當天禧元年也

二年

寛仁二年

三年春三月太相國藤道長薙髮秋九月受戒于東大寺大僧正慶圓寂冬十月僧正濟信加大

寛仁三年九月藤相國出家受戒

四年春三月大僧正濟信聽牛車夏秋七月僧正明救寂冬十月道相受戒于睿山

寛仁四年三月濟信許牛車沙門牛車自信始道相何藤相也猶寛平稱道皇也

五年春二月丁未改元治安夏秋冬

治安元年二月初二改

六年春夏秋七月道相慶法成寺天皇幸之

定朝得法橋上人位々

治安二年七月十四道相落慶法成寺帝率后妃太子百僚幸寺定朝何佛工也何不族工也工何登綱位朝造法成寺佛像好道相大悦擢綱位工人綱位朝爲始君子曰藏文仲祭爰居三日而死朝何不遄死乎

七年春夏秋冬十月道相上高野山十有二月僧正深覺加大

尺三　五　十七

治安三年十月道相詣金剛峯寺取路南京禮謁七大寺

八年春夏秋七月庚戌改元萬壽冬

萬壽元年七月二十改

九年

萬壽二年

十年春正月太皇太后落髮夏五月釋心譽賜封戸秋冬

萬壽三年正月太后上東門院出家五月心譽封七十戸也尋常封戸不姓曷爲書姓褒也曷爲褒帝病召譽加持乃愈帝悦賜封戸此田非恩惠故書姓而褒

十有一年春夏秋冬十有一月天皇幸法成寺納封戸供沙門一万人十有二月甲子道相藤道長薨

萬壽四年冬道相疾於法成寺帝幸問之因納五百戸于寺又供南北二京比丘万人

十有二年春夏五月僧正院源寂秋七月戊

尺　二十五　十八

午改元長元冬十有二月釋心譽擢僧正

長元元年七月改元二十五也十二月初四心譽爲道相期忌導師帝感唱演即坐授僧正

十有三年春夏秋八月僧正心譽寂冬十有二月大僧正濟信深覺賜封戸

長元二年十二月二僧正封各七十五戸

十有四年春夏六月大僧正濟信寂秋八月太皇太后慶東北院僧正慶命賜封戸冬

長元三年八月二十一太后延僧正慶命
慈慶東北院封七十戸依慶賞也
十有五年春夏五月釋仁海賜封戸秋冬十
有二月沙門永圓爲僧正
長元四年五月仁海封七十戸依慶賞也
書姓見應也
十有六年　長元五年
十有七年春夏秋冬十有二月沙門明尊爲三井流圓満院法務
僧正

長元六年
十有八年春夏秋九月沙門教圓爲阿闍梨
長元七年十二月教圓爲阿闍梨阿闍梨
官自圓始
十有九年　長元八年
二十年春夏四月乙巳天皇崩秋冬
長元九年四月十七帝崩
長暦皇帝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甲子改元長暦五月沙
門成典賜封戸秋七月冬十月
長暦元年丁丑正月不書即位去歳七月
十四也帝永延弟三子諱敦良四月改元
二十一也五月成典封七十五戸此歳當
仁宗景祐三年也
二年春夏六月釋仁海沙門成典爲僧正秋
冬
長暦二年六月海典二師爲僧正易爲姓
海族典海擢兩感故書姓典丁序選故族

三年春夏五月太皇太后受戒秋冬
長暦三年五月上東門院受戒于僧正明
尊
四年春正月僧正永圓明尊受封戸夏秋九
月大皇還幸東北院冬十有一月壬辰改元
長久
長久元年正月圓尊二師封各七十五戸
還幸何九月初十京極離宮火大内未成
故幸東北院書還非法事也十一月改元

初十也
五年春夏五月問園城寺戒壇于諸宗秋冬
十有二月轉經于宮中
長久二年五月十四日問三井戒壇立不
事在度受志
六年　長久三年
七年春夏五月釋仁海聽輦車秋冬
長久四年夏旱五月初八仁海法事於神
泉苑十三大雨十五許輦車
八年春夏秋冬十月僧正成典寂供一万沙
門十有一月丙戌改元寛德
寛德元年十月二十七一万比丘供祈道
后病也十一月改元二十八也
九年春正月乙亥天皇崩夏秋冬
寛德二年正月十八帝崩
永承皇帝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甲子改元永承五月僧
正仁海寂秋七月冬十月

永承元年丙戌正月不書即位去歳四月
初十也帝長暦長子諱親仁四月改元十
四也此歳當慶曆六年也
二年　永承二年
三年　永承三年
四年春夏秋冬十有一月献佛舍利于天下
神祠十有二月沙門真範爲僧正
永承四年十一月諸祠舍利各一粒也
五年　永承五年
六年春三月左僕射藤公慶平等院宮中置
時經會夏秋冬
永承六年三月藤公頼通改宇治別業号
平等院落之二十八時經會沙門延幸爲
導師齋朝問者尋少於朝而爲導已講也
時經會何初宮中四時延沙門讀經今茲
設講論故曰時經會書宮中于上婉文也
七年春正月轉經于大極殿夏四月修仁王
會于豐樂院慶讃大品般若經于賀茂神祠

六月轉經于大極殿秋冬
永承七年正月一千沙門讀觀世音經于大極殿攘疫也今茲疫甚四月仁王會大品經慶讚四部及六月大極殿一千比丘讀金剛壽命經皆除疫也
八年春正月壬子改元天喜夏秋冬
天喜元年正月十一改
九年
天喜二年
十年春夏秋冬十月慶圓乘寺

天喜三年十月二十五圓乘寺落慶薦長曆帝也寺在仁和寺
十有一年
天喜四年
十有二年春三月僧正明尊明快賜封戶夏
秋冬
天喜五年三月二僧正封各七十五戶尊賞慶崇福寺新成快慶法成寺八角堂二
也
十有三年春夏秋八月辛亥改元康平冬

康平元年八月十三改
十有四年春夏秋七月講宸書仁王經冬
康平二年七月初十帝爲仁王護國經延名德四日啓講席慶暹法師爲講師
十有五年
康平三年
十有六年春夏五月轉仁王經于豐樂院秋
冬
康平四年
十有七年
康平五年

十有八年春夏六月大僧正明尊寂秋冬十月慶睿山寶相院十有二月道后慶一乘寺
康平六年十二月上東門院落慶二井一乘寺道后何猶道皇也
十有九年
康平七年
二十年春二月慶讚金光明經于睿山夏五月轉大般若經于宮中仁王經于賀茂神祠孔雀經于神泉苑六月釋成尊法事于神泉苑秋八月己巳改元治曆僧正覺源寂九月

慶讃白檀佛像講宸書妙法華經冬十月天
皇幸法成寺僧正覺圓加大
治暦元年夏旱詔台徒於賀茂神祠祈雨
時小蛇出神殿前吐水氣小雨便灑而不
甾數里五月二十三神泉苑讀經三日不
雨六月十五日詔成尊修法于神泉苑一
七日第三日雨凡修中三雨八月改元初
二也九月二十五宮中設四日八座講慶
讃宸金書經王及釋迦三尊檀像薦先皇

也十月十八法成寺復帝預落慶之入
二十有一年春夏秋冬十有一月復慶大宰
府觀世音寺沙門良尊爲律師
治暦二年十一月詔大宰府慶觀世音寺
尋常復寺不書曷爲書初觀世音寺火不
空罥索像不壞宰府奏之特旨復慶故書
此歲南京七大寺奏近世不賞三會已講
學業似廢是講徒之大患也因茲官良尊
于律師尊天喜二年講師也尊興廢中選

雖微書焉
二十有二年春夏秋八月轉仁王經于天下
國分寺及諸州神祠冬十月天皇幸平等院
治暦三年八月天下諸州仁王會禳災也
十月幸宇治納封三百戸于寺
二十有三年春三月沙門性信修法于宮中
夏四月信師聽牛車庚申天皇崩秋八月轉
最勝王經于應天門冬
治暦四年四月十九帝崩八月初九應天

門轉經祈造宮也
延久皇帝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己酉改元延久五月丞
相藤公修大藏會于平等院秋七月御厨供
菜蔬冬十有二月修仁王會
延久元年己酉正月不書即位去歳七月
二十一也帝長暦第二子諱尊仁四月改
元十三也五月太師藤頼通修一切經會
至今不絶七月初二詔御厨止饋腥君子

曰昔梁武供菜蔬介來未聞之矣古所謂
佛心天子者吾皇之謂乎十二月二十仁
王會一代也此歳當神宗熙寧二年也
二年春三月大僧正明快寂夏秋冬十有一
月獻佛舍利于天下神祠十有二月慶圓宗
寺天皇幸之
延久二年十二月二十六圓宗寺成帝幸
寺親營法事落慶之寺在仁和寺南莊麗
冠都下

三年春正月轉經于尚書省夏六月設大會
于圓宗寺天皇幸之秋七月僧正長信賜封
戸冬
延久三年正月十六延一千沙門讀觀世
音經除疫也長信之封二十五戸
四年春夏秋九月僧正長信寂冬十月置法
華經會于圓宗寺天皇幸之十有二月供一
萬沙門壬午天皇禪位于皇太子
延久四年十月二十五帝願圓宗寺法華

會三井頼增爲講師興福頼真問因明義
增不答眞曰巳當朝選何欠博渉增曰非
家學也況因明唯是破外執不言勝義諦
雜學駁論賤貧云乎君子曰有得有失也
十二月初八讓位太子

承保皇帝

元年春正月改元承保三月僧正行觀寂夏
五月太上皇祝髮秋七月冬十一月
承保元年癸丑正月不書即位去歳十二
月二十九也帝延久長子諱貞仁舊史延
久六年甲寅八月二十三改元延久之五
連帝之初年也今以癸丑正月立元者寛
平之例也此歳當熙寧六年也
二年春二月沙門惟信受封戸夏五月僧正
靜圓寂秋冬十有二月沙門勝範頼信爲僧
正
承保二年二月性信之封二十九戸
三年春夏四月留宋沙門成尋獻方物秋八

月釋性信祈日食冬
承保三年四月成尋闍梨献方物宣有司
議納不八月朔日有食之信公祈有應乃
上仁和寺北院爲官寺信公居也
四年春夏六月慶睿山金剛壽院秋冬
承保四年六月金剛壽院落先朝所創至
此而成
五年春夏秋冬十有一月甲子改元承暦十
有二月慶法勝寺天皇幸之

承暦元年十一月改元十七也十二月十
八帝幸慶法勝寺
六年春夏秋冬十月修大乘會于法勝寺天
皇幸之
承暦二年十月初六於法勝寺創大乘會
沙門暹斅爲講師帝勅曰圓宗寺法華會
與此合爲二會自今經二會講師當任僧
綱
七年春夏五月沙門義範修孔雀經法秋冬

十月天皇幸法成寺十有一月慶金峯山塔
承暦三年皇后始焉五月二十七詔義範
加護範修孔雀明王法逾期無產範行散
事七月初九皇子平誕寛治帝是也散後
六日世猶言範効十月法成之幸慶二塔
之復也
八年　承暦四年
九年春二月丁卯改元永保三月停興福公
範寺務夏六月台徒燒園城寺秋冬十月僧

都禎範如字佐
永保元年二月改元初十也三月初五山
階寺衆燒多武峯寺始多武之奴打興福
奴興福之衆怒師師入山焚院宇時公範
爲主務朝廷誅其亂統故止寺務六月初
九睿山衆燒三井寺初正月山奴辱寺奴
二奴皆大津之民分爲延暦園城戸籍寺
奴訟辱于山衆山衆不納郤告寺衆寺衆
曰自今莫爲山役至四月比睿神祀民戸

不供山役朝廷誘寺衆不聽於是山衆大怒發師向三井寺衆嚴兵而待山衆不交鋒而頒師至比大發兵入三井此四寺衆不支山衆縱火堂宇皆灰救宇佐神宮建塔十月成二十四日補範爲慶讃師尋常僧都不書曷爲書褒範之應朝選時爲僧都故書官貴之曷爲不書釋釋未也

十年春二月修寂勝會于圓宗寺夏秋七月僧正信覺延修法華

永保二年二月十九圓宗寺寂勝會明實爲講師敕合前二會新立三會七月二十八信覺修孔雀經法祈雨七日不雨覺叅延修二七初仁和之性信有傳持孔雀經覺備經置壇上修後七弟三日八月七大雨降聽輦車曷爲不書覺之効雜也

十有一年春二月沙門性信爲特進夏秋冬十月慶法勝寺層塔天皇幸之

永保三年二月仁和寺性信叙二品僧位自信始十月初一法勝塔成座主良眞慶導尋常書塔無層今何書簡也曷爲簡法勝之塔其層九級皇城無比故書層是簡也

十有二年春二月丙子改元應德夏秋九月僧正信覺寂冬

應德元年二月七日改

十有三年春夏五月天皇受妙法華經于沙門增譽秋九月釋性信寂冬

應德二年五月初十帝召增譽於内寢受法華

十有四年春夏秋冬十有一月庚辰天皇禪位于皇太子

應德三年十一月讓位二十六也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五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六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資治表七

起寛治盡建暦合十二君

寛治皇帝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戊子改元寛治秋七月冬十月

寛治元年丁卯正月不書即位去歳十二月十九也帝承保第二子諱善仁四月改元初七也此歳當哲宗元祐二年也

二年春二月太上皇幸高野山夏秋冬十月幸睿山

寛治二年二月上皇幸高野取路南都禮東大興福寺佛二十七入金剛峯以錦幡賜寺衆宜僧都隆明啓白緇素傾聽又勅僧都寛意開弘法影堂作禮供養

三年春夏五月太上皇宿睿山秋冬十月藤相國詣長谷寺十有一月藤僕射師通詣近州彦根山十有二月太上皇幸彦根山

寛治三年五月上皇在中堂一七日十月相國藤公慶長谷寺丈六四天王木像十一月僕射藤師通頃年耳不聰聞彦根山觀自在靈感入山祈之自此殆聞聰十二月上皇聞僕射之靈應幸山又得感應

四年春夏秋冬十月天皇幸清水寺

寛治四年帝宿清水寺一七日

五年春二月太上皇幸高野山夏五月大僧正覺圓賜上首秋冬

寛治五年五月大僧正覺圓解印勅曰退位且隨之然宮會不言夏臈猶當居大僧正之上首

六年春夏秋七月太上皇幸金峯山冬

寛治六年七月上皇幸金峰勅僧正隆命

慶讃宸書金字妙法華經及五部大乘經
因而施百袈裟千百沙門
七年　寛治七年
八年春夏秋冬十有二月壬午改元嘉保
嘉保元年十二月十五改
九年春夏秋八月僧正隆命賜封戸冬十有
一月賜御車
嘉保二年八月帝瘧隆命加愈賞封戸十
一月帝疾又加愈聽輦車帝賜御車賀拜

之日乘之
十年春正月釋經範奏修觀音供于清涼殿
夏秋八月太上皇祝髮冬十月受沙弥戒十
有二月辛酉改元永長
永長元年正月初承曆四年二月大内火
仁壽殿觀音供絶寛治六年僧都經範奏
法事之絶帝宜給事中成宗曰此供曩修
仁壽殿今殿未成何修之有範對曰昔我
祖弘法大師奏置此供尓時仁壽爲常殿

故修于仁壽近世清涼爲常殿仁壽雖未
成清涼爲宜何以故當近帝居而修此供
因是而言假令仁壽成未如清涼之近密
矣給事復奏帝以範言爲然至此修于清
涼于今不絶俗曰二間供尋常此供不書
今何書又定賢奉勅修此供曷爲書範範
有四德故書復法事一也明故事二也辯
識三也功成不居四也功成不居何帝令
範修于清涼範擧同門定賢換也曷爲換

賢賢長於範也書奏見換也八月上皇出
家十月受沙弥戒于隆命十二月改元十
七也
十有一年春夏秋冬十有一月辛未改元承
德
承德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改
十有二年春夏四月大僧正覺圓寂秋七月
天皇幸法勝寺拜佛冬
承德二年七月二十一帝幸法勝寺禮佛

幸拜常也曷爲書褒也曷爲褒法勝者太
上皇承命于延久而所建也祝賛皇祚輔
翼帝業皆是也辟新主即位先謁廟堂法
勝之寺鎮護之宇新主之拜猶如彼褒帝
之承先志故書然何暮士庶暮王者丕暮
十有三年春正月沙門覺行爲親王夏秋八
月戊戌改元康和冬
康和元年正月仁和寺覺行冊親王行承
保之子皇子出家後爲親王自行始俗曰
法親王八月改元二十八也
十有四年　康和二年
十有五年　康和三年
十有六年春夏秋七月慶尊勝寺天皇幸之
沙門覺行爲特進八月戊子道后歡子崩冬
康和四年七月二十一尊勝寺成帝幸慶
之覺行之特進開眼導師賞也
十有七年春夏秋七月慶讚大藏經于法勝
寺冬

康和五年七月十三慶大藏經金書也
十有八年春二月甲寅改元長治三月尊勝
寺灌頂院成天皇幸之夏四月大僧正隆命
命聽牛車秋八月講宸書法華于宮中九月
大僧正隆命寂
長治元年二月改元初十也三月二十四
構灌頂院于尊勝寺修結緣灌頂仁和之
覺行爲大阿闍梨四月隆命牛車依加上
皇疾也八月宸書妙經啓八講席
十有九年春二月僧八講于鳥羽宮夏六月
大僧正增譽聽牛車秋冬
長治二年六月增譽牛車依加帝疾也
二十年春夏四月庚午改元嘉承秋冬
嘉承元年四月初九改
二十有一年春夏秋七月癸卯天皇崩冬
嘉承二年七月十九帝崩
天仁皇帝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秋八月甲辰改元天仁

冬十月

天仁元年戊子正月不書即位去歲十二
月初一也帝覔治長子諱宗仁八月改元
二十七也此歲當徽宗大觀二年也
二年春正月沙門範俊爲僧正夏秋冬
天仁二年
三年春夏五月慶讃大藏經于法勝寺天皇
幸之秋七月庚戌改元天永冬
天永元年五月十一上皇慶金書大藏於
法勝寺帝預焉七月改元十三也
四年春夏五月置三十講于法勝寺秋冬
天永二年五月法勝寺三十講二十一也
五年春夏四月僧正範俊寂秋冬
天永三年
六年春夏四月追興福衆群秋七月巳巳改
元永久冬
永久元年四月睿山與興福爭相徙悉寺
入都朝廷訴其多衆遣官使諭歸南衆不
肯與官使交鋒不書戰痛也七月改元十
一也
七年
永久二年
八年
永久三年
九年春夏五月沙門行尊爲僧正秋冬
永久四年
十年
永久五年
十有一年春夏四月丙辰改元元永秋九月
太上皇慶讃大藏經于熊野神祠冬十有二
月慶最勝寺天皇幸之
元永元年四月四改九月初七太上皇幸
熊野山慶大藏上皇幸熊野已三回至此
有是慶十二月十七最勝寺成帝從六宮
百司幸慶
十有二年
元永二年
十有三年春夏四月庚辰改元保安秋冬
保安元年四月十改
十有四年春夏秋冬十有一月左僕射源俊

房甍
保安二年閏五月初二台徒燒園城不書
繁也公卿之甍多曷爲書源公深我也
十有五年春夏秋冬十有二月置灌頂院于
寂勝寺
保安三年十二月十五慶寂勝寺灌頂院
十有六年春正月壬午天皇禪位于皇太子
夏秋冬
保安四年正月二十八禪位

天治皇帝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庚戌改元天治秋七月
冬十月太上皇幸高野山
天治元年甲辰正月不書即位去歲二月
十九也帝天仁長子諱顯仁四月改元初
三也此歲當宣和六年也
二年春正月大僧正寛助寂夏五月僧正行
尊加大秋七月聽牛車冬天下放生
天治二年

三年春正月戊子改元大治夏秋冬
大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改
四年春正月沙門覺行爲儀同三司夏秋冬
十月兩太上皇幸高野山
大治二年正月覺行儀同太后寶塔慶讃
賞也十月兩上皇承保天仁也
五年春三月慶圓勝寺夏秋冬十月慶讃大
藏經于石淸水太上皇幸之
大治三年三月圓勝寺慶十二也十月大
藏慶二十一也
六年春夏秋冬十有一月停興福玄覺主務
大治四年十一月玄覺停務依衆擾也
七年春夏秋冬十月慶法金剛院
大治五年十月二十五法金剛院慶導覺
行也
八年春二月丙申改元天承夏秋七月置八
講于法勝寺冬
天承元年二月二十九改七月法勝八講

薦承保帝國忌也
九年春三月慶得長壽院是秋八月戊戌慶
元長承冬十月慶寶莊嚴院天皇幸之太上
皇幸高野山
長承元年三月得長壽院慶十三日八月
改元十一也十月寶莊嚴院慶初十九日
十年　長承二年
十有一年春二月太上皇慶讀一切經于法
勝寺
長承三年二月大藏經金書也常寫一書
曷[illegible]屬[illegible]藏功大也
十有二年春二月大僧正行尊寂夏四月戊
午改元保延秋冬
保延元年四月二十七改
十有三年春三月慶勝光明院天皇幸之是
秋冬
保延二年三月二十三慶鳥羽勝光明院
導師忠尋咒願覺猷帝及太上皇六宮百
司皆預會
十有四年春正月沙門定海爲僧正二月沙
門玄覺爲僧正是秋冬十月慶安樂壽院
保延三年春海覺二僧正出焉近世僧正
不書曷爲二月二書異例也凡僧正有正
權正只一員二師皆正故書曷爲二正國
家皇子或自胎孕或潛藩咸以沙門神異
者祝祚及龍飛受大賞號曰御持僧海爲
帝御持正月爲正覺爲權在海前及海超
正興福寺衆七千人入京訟海超授因茲
二月覺爲正時有兩正南衆奏奪海復一
正朝廷不許優海之功也正員爲二自覺
始十月十九鳥羽安樂壽院覺行爲慶導
聽牛車
十有五年春三月稻雨千鳥羽宮夏秋九月
太上皇宿春山冬十月大僧正忠尋寂十有
一月僧正定海加大
保延四年二月二十三四條離宮火二十

四十條宮火因茲三月十五詔定海修孔
雀經法于鳥羽宮十九朝天雨秬其色黒
時爲法効七月初十他中生一莖雙華蓮
又爲法効不書史失修者也九月二十六
上皇宿中堂一七日十一月定海爲大僧
正醍醐徒海爲初
十有六年春夏秋冬十月慶成勝寺天皇幸
之
保延五年十月二十六成勝寺落

十有七年春夏秋冬
保延六年閏五月二十五台徒燒三井
十有八年春二月慶喜光院三月太上皇
祝髮夏秋七月丙午改元永治冬十有二月
辛未天皇禪位于皇太弟
永治元年二月二十一歡喜光院落三月
初十上皇出家法諱空覺受戒僧正信證
七月改元初十也十二月讓位初七也
康治皇帝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僧正信證寂辛卯改元
康治秋七月冬十月
康治元年壬戌正月不書即位去歲十二
月二十七也帝天仁弟六子諱體仁四月
改元二十八也此歲當高宗紹興十二年
也
二年春夏五月天仁太上皇受戒于東大寺
于睿山秋八月慶金剛勝院冬十月道皇次
睿山

康治二年五月十一上皇受戒東大寺十
二受戒台山八月初六金剛勝院落導師
覺與十月初三上皇次中堂次宿何異次
近宿久
三年春二月巳亥改元天養夏秋冬
天養元年二月十八改
四年春夏六月修仁王會百座于得長壽院
秋七月乙巳改元久安冬
久安元年七月二十一改

五年　久安二年
六年春夏六月道皇幸睿山秋八月慶弥陀像于鳥羽宮冬
久安三年六月十七天仁天治二上皇幸台山召座主行玄修七佛藥師法八月十一營佛宇于鳥羽宮安弥陀九像慶之
七年春夏四月大僧正定海寂六月講宸書法華經于鳥羽宮秋七月道皇幸法性寺冬
久安四年六月十六延名德于鳥羽講上

皇親書經王七月十七上皇幸法性寺常行不書曷爲書藤丞相於法性寺延一百沙門慶新宇上皇預會褒君臣趨法事也
八年春三月慶延勝寺天皇幸之夏秋冬
久安五年三月二十延勝寺成皇帝上皇從百僚幸慶導師行慶
九年　久安六年
十年春正月戊戌改元仁平夏秋冬
仁平元年正月二十六改

十有一年春三月僧都覺任寂夏秋冬
仁平二年三月初一覺任逝小官不書曷爲書褒也曷爲褒宮修多也幾許修供一萬日唱導六千座故書
十有二年春二月慶讃大藏經于熊野山夏秋冬
仁平三年二月金書大藏慶者十四也
十有三年春夏秋八月慶金剛心院壬寅改元久壽冬

久壽元年八月初九慶金剛心院改元二十一也
十有四年春夏秋七月戊辰天皇崩冬
久壽二年七月之崩二十三也
保元皇帝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戊戌改元保元秋七月天仁道皇崩冬十月
保元元年丙子正月不書即位去歲十月二十六也帝天仁弟四子諱雅仁四月改

元二十七也此歳當紹興二十六年也
二年　保元二年
三年春正月天皇幸法勝寺夏秋八月戊戌
天皇禪位于皇太子冬
保元三年八月十一之讓位也
平治皇帝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甲辰改元平治秋七月
冬十月
平治元年己卯正月不書即位去歳十二
月初一也帝保元長子諱守仁四月改元
二十也此歳當紹興二十九年也
二年春正月己巳改元永曆二月皇太后落
髮夏秋冬
永曆元年正月十改二月十七上西門院
出家于法金剛院
三年春夏秋九月甲戌改元應保冬
應保元年九月初五改
四年　應保二年

五年春三月庚申改元長寛夏秋冬
長寛二年三月二十九改六月初九台徒
燒三井
六年春夏秋冬十月東大寺修萬僧會十有
二月太上皇慶蓮華王院
長寛二年二月二十二興福寺衆於東大
寺會之万沙門讀壽命經祝聖也十二月
蓮華王院之慶二十二也導師尋範
七年春夏四月太上皇宿叡山六月壬午改
元永万醴泉出于蓮華王院壬寅天皇禪位
于皇太子秋冬
永万元年四月二十三上皇宿台山一七
日六月改元初五也七日醴泉涌蓮華王
院西砌今尚爲甘井讓位者二十五也
仁安皇帝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戌改元仁安
冬十月
仁安元年丙戌正月不書即位去歳七月

二十六世帝平治長子諱順仁八月改元
二十七也此歲當孝宗乾道二年也
二年春夏秋冬十月沙門明雲爲僧正
仁安二年
三年春二月壬子天皇禪位于皇太叔夏秋
冬
仁安三年二月十九讓位
嘉應皇帝
元年春三月保元太上皇幸高野山夏四月
甲午改元嘉應六月太上皇祝髮秋七月冬
十月
嘉應元年己巳正月不書即位去歲三月
二十三也帝保元第二子諱憲仁四月改
元初八也六月初七上皇出家法諱行真
大僧正覺忠爲戒師此歲當乾道五年也
二年春夏四月太上皇受戒于東大寺秋冬
嘉應二年四月上皇受戒二十一也
三年春夏四月乙巳改元承安秋九月停七
大寺讓受冬
承安元年四月二十一改九月止七大寺
師資讓受依興福寺衆請也
四年春三月沙門公顯爲僧正夏秋冬十月
平太師清盛營法華道場
承安二年十月十五平太師營道場于福
原修法華法道皇爲大阿闍梨
五年春夏秋冬十月慶寂勝光院天皇幸之
承安三年十月二十一皇母建春門院慶
寂勝光院帝預會　六年　承安四年
七年春夏秋七月丁未改元安元冬
安元元年七月二十八改
八年春夏四月道皇受戒于睿山秋冬
安元二年四月二十七上皇受戒延暦寺
九年春夏五月僧正明雲配豆州六月赦
秋八月辛未改元治承冬十有二月天皇幸
蓮華王院
治承元年加州刺史師高其吏與台徒之

在郡若有爭吏治掠酷其徒訟台山台衆
恭謫師高官判緩之台衆喧訴師高之父
奏曰明雲爲地時雲爲座主實不然上皇
怒編管豆州五月雲發至近江台衆議曰
雲公無罪只是加州之讒耳又夫雲公無
咎受譴豈非貽吾台嶽之恥乎我等赴湖
濱當奪而歸台衆恐事不就詣山王神祠
告志且曰神若容議願見感異時一童子
狂呼曰我是明神也我又患雲師之竄喜

大衆之議耳於是乎耆宿五百餘人擲所
持念珠于神前曰若所託不虚還珠於各
主童子便掇散珠一一付之不有差悞因
此台衆遂至粟津奪而歸台衆自山上援
粟津帝又聞雲之無罪六月賜赦八月改
元初四也十二月上皇慶蓮華王院塔帝
幸之

十年　　治承二年

十有一年　　治承三年

十有二年春二月癸卯天皇禪位于皇太子
隻六月遷都于攝州福原秋冬十有一月辛
未復都十有二月太師清盛燒南寺
治承四年二月讓位二十一也六月初二
平太師奉幼主遷都睿山大衆捧狀奏新
舊二京利害凡十七條褒舊貶新因此十
一月二十三翠華至自福原六月遷都爲
爲不曰都城不成也[illegible]四年之遷逾歳
爲爲不曰雖逾歳不成[illegible]初以仁皇子與

源光祿頼政謀伐平太師事發亡入三井
寺寺衆通書南京興福勠力助義南寺許
五月皇子以三井地狹赴南京太師發官
軍二万追擊皇子皇子蒙路南衆疾太師
挾幼主而行虐屢鼓弄太師太師大怒又
發官師討南衆南衆不降官師放火東大
興福遺延燎而燼書名去姓罪之也頼政
謀太師我輩助義有道乎君子曰楚失也
齊未爲得矣我輩聞命矣太師酷虐源公

誅之何不得之有君子曰不善謀將之罪
也
養和皇帝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戊子改元養和
冬十月
養和元年辛巳正月不書即位去歲三月
二十二也帝嘉應長子諱言仁七月改元
十四也此歲當淳熙八年也
二年春夏四月丁卯改元壽永秋冬
壽永元年四月二十七改
三年春夏秋七月丙戌天皇如西州冬
壽永二年七月二十四平族奉帝出都
元曆皇帝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甲戌改元元曆秋七月
冬十月
元曆元年甲辰正月不書即位去歲七月
二十六也帝嘉應第四子諱尊成四月改
元十六也此歲當淳熙十一年也

二年春夏秋八月甲子改元文治冬
文治元年八月十四改
三年
文治二年
四年春夏秋八月道皇灌頂于天王寺冬
文治三年八月二十二上皇從僧正公顯
灌頂
五年
文治四年
六年
文治五年
七年春夏四月丁酉改元建久秋冬
建久元年四月十四改
八年春夏秋冬
建久二年夏沙門榮西至自宋不書不奉
詔也
九年
建久三年
十年
建久四年
十有一年
建久五年
十有二年春三月復慶東大寺天皇幸之夏
秋冬聞沙門榮西于相府

建久六年三月十二東大寺復先十一帝從百僚幸南京源將軍頼朝厳兵衛導師僧正覺憲呪願僧正勝憲常復不書曷爲書大役也去歲興福之復亦大役也曷爲不書君臣之異也此歲榮西辯相府言在傳中

十有三年

建久七年

十有四年

建久八年

十有五年春正月巳酉天皇禪位于皇太子夏秋冬

建久九年正月十一讓位

正治皇帝

元年春正月夏四月戊子改元正治秋七月冬十月

正治元年巳未正月不書即位去歲三月三也帝元曆長子諱爲仁四月改元二十一也此歲當寧宗慶元五年也

二年

正治二年

三年春二月甲午改元建仁夏秋冬

建仁元年二月十三改

四年春夏六月置台密禪于建仁禪寺秋冬

建仁二年六月尚書省劄賜沙門榮西置三宗建仁寺教授學者

五年

建仁三年

六年春二月甲寅改元元久夏秋冬

元久元年二月二十改

七年春三月監造建仁禪寺夏秋冬

元久二年京畿風流言集榮西榮西辯折明切因是建仁爲官寺得監造事在傳中

八年春夏四月戊寅改元建永秋冬

建永元年四月二十七改

九年春夏秋冬十月丁卯改元承元

承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改

十年

承元二年

十有一年

承元三年

十有二年春夏秋冬十有一月巳酉天皇禪

位于皇太弟
承元四年十一月二十五譲位
建暦皇帝
元年春三月辛酉改元建暦夏四月秋七月
冬十月
建暦元年辛未正月不書即位去歳十二月二十八也帝元暦第三子諱守成三月改元初九也此歳泰沙門俊芿至自宋不書不奉詔也當嘉定四年也

二年　建暦二年
三年春夏秋冬十有二月壬寅改元建保
建保元年十二月初六改
四年春夏秋冬
建保二年四月十六台徒燒園城
五年春夏秋七月壬戌中使問釋榮西寂冬
建保三年六月晦西公語衆曰孟秋初五我當行都下喧傳帝聞之七月五遣中使問之西對官使曰然然西無恙中使歸未及宮西寂

六年　建保四年
七年　建保五年
八年　建保六年
九年春夏四月丁巳改元承久秋冬
承久元年四月十二改
十年　承久二年
十有一年春夏四月甲戌天皇禅皇太子懐成秋冬
承久三年四月二十太子受譲爲不書位六月東兵陥都七月初九廢之無即位儀受禅不久而廢不列皇圖故書名

元亨釋書巻第二十六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七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志一

學修　度受
諸宗　會儀
封職

學修志一

竺乾古皇先生之設學也其要三焉曰戒焉曰定焉曰慧焉戒之爲言也制心矣定之爲言也靜心矣慧之爲言也明心矣三之者皆心也故學即心也心即學也心之與學未始間隔八万之異途自是而出焉三之者各有事理生養之異而其歸一也何曰事文字之謂矣何曰理法義之謂矣何曰生聽習之謂矣何曰養思練之謂矣學又曰修修者密也學者麁也修者延也學者促也雖延促麁密之異咸學也三世之聖人自是而出焉世之言教者指羅漢以爲無學者爲未竭耳矣吾曰等覺亦有學也何也羅漢之者究事生故世曰無學未極理養故吾爲有學焉既究麁促故世曰無學未極延密故吾爲有學焉以是觀之學之無也非修學之無矣以修學而言十地皆未竭故吾曰等覺亦有學也何也理弗窮故養弗究故密弗通故延弗終故我唯以佛地爲無學其阿羅呵阿羅漢梵音有異者是也凡厥心之有爲皆學修也心之無爲始爲無學也然則世之所謂有爲者非吾之所謂有爲矣世之所謂無爲者非吾之所謂無爲矣有學之與無學皆是也或曰生知不學者下也我古皇能仁氏生知之大者也猶有之矣問書撰友聞定阿蘭及窮餓麻麥六載雪山蓋貽學修于吾人也其布教鹿苑祇樹也法句之誦習頭陀之薰練咸學修

也降而逮四日四依靡不從事於斯矣東漸支那亦皆是也羅什入關三千負笈慧遠在廬十八結社又夫釋氏之爲學修者禪門尤爲朴略焉豈直指單傳之法格乎然古之人尚曰學坐禪學坐佛又曰修證非無染汙不得是學修而醇實者也又講有義龍律虎禪有折床枯木皆優稱也我本朝則二域可謂季孟之間矣此類撰註記之署帝京立得業之名珠頭瓜熟而相識成仁眼麻眯而性具

明皆勵學修之精也加之光定之宮度見弘仁增命之雛選在承衡皇王之崇勸爲不輕耳詳載本傳此不繁焉今只舉三國勸業之端由爲一代設化之標式以敵四衆之省察凡踵釋門之士未有外茲而入者矣嗚呼吾黨之人勗之乎哉

度受志二

實相無相也豈云形質乎無相實相也不礙形質矣頭而髠衣而褐法而戒令而律是釋門之表帥也先佛有菩薩聲聞二僧只吾釋迦法中聲聞僧一而已故文殊彌勒之高德也猶混聲聞衆蓋濁世之人尚儀相也諸大弟子如陳如身子之儔佛言善來鬚髮自除袈裟著體逮于慶喜以寶刀剃髮乃得白四羯磨具足戒自茲比丘之度儀備矣尼者大愛道啓端也而敬有八焉戒亦倍焉並爲世之福田又有優婆塞優婆夷此云清信男女也頻娑婆波斯匿君之清信者也護國給孤

臣之清信者也末利勝鬘夫人之清信者也菴羅須曼處女之清信者也是吾佛四部之衆也如來成道十年樓至菩薩請築壇爲比丘受戒佛於祇園外院東南建壇是印度之廣度也永平十年佛法傳漢十四年司空劉峻後宮陰夫人等出家是支那之度始也然唯受三歸而已曹魏正元元年曇摩迦羅在洛陽立具足戒羯磨朱士行爲受戒之始東晉建元元年尼淨檢於本法得戒南宋元嘉

十一年求那跋摩於南林寺建戒壇爲僧尼受戒是震旦戒壇之始也李唐中宗景龍初詔天下試經度僧山陰大義誦法華中第一自爾或五百紙或百五十紙經目不定隨時改變肅宗遭安史之亂國用罄至德始宰相裴冕請鬻度牒謂之香水錢納百緡得度度科大壞富脂之民並輸而爭馳貧進之士繫旄而淹遲其後暫止即起至趙宋而益滋代宗勑大興善寺建方等戒壇由此大乘戒壇起焉穆宗置泗州敬宗立兩街宣宗敕上都荊揚汴益築之皆大乘壇也又穆宗長慶元年幽州節度使劉總上表出家帝不許總以印付留後自剃髮爲僧以私第爲寺帝從其志賜大覺師号及僧臘五十五代梁太祖開平四年吳越錢鏐幼子令因爲僧敕賜無相大師加三十臘本朝之度始於司馬氏男多須奈名德齊女嶋卿爲尼名善信天平七年唐道璿來菩戒法大安寺行表年十十三臘五十二就璿重受天平勝寶六年鑑眞入朝於東大寺建戒壇舊僧靈福等八十人重受新稟其軌天平寶字六年敕西觀音東藥師二寺築戒壇度受博焉延暦二十五年置年度科條弘仁十年最澄法師上表乞睿山大乘戒壇十四年義眞始行羯磨長暦之間慈覺智證兩徒爭軋園域沙彌不得昇睿壇三井明尊奏請戒壇于園城長久二年五月敕尚書左丞藤經輔宣問園城戒壇立否於我時法相之首經救三論之長濟慶華嚴之英良眞律之師蘿覩密之主深覺咸奉表贊許唯台徒固執不允介後承保帝宣禮部尚書源隆俊賜綸綍於園城建戒壇而臨行法事台徒燬撤至今不成元應之火攻我親視之可謂下策矣所以歳當末後之五百時逢玩爭之堅固乎夫度有二焉内外也昔以戒爲標薙染於形戒律於心内度也初二也無薙染而受戒外度也後二也曰古之言度者前

二而已今并四衆何亦後二未出塵累長度之有哉曰梵語波羅蜜此云到彼岸到彼岸者度也踰生死流到涅槃岸之謂也亦菩薩戒不言薙剃而豈不至涅槃哉吾佛何以曰戒波羅蜜耶亦耶舍父唯受三歸亦稱優婆塞或五戒或菩薩戒通爲清信蓋在家之稱也以小律儀言度前二也以摩訶衍而言後二亦度也而我分内外不得不判焉此方之度潔白精密爰延曆詔十義通五非震旦誦經之比矣李唐香水之緇趙宋清閑之緇所未嘗聞也安慧經業醇深而賜度隆海問難拔萃而中第中業以降學業冗散度選弛緩多擧之族出稚雛而補家産寠約之民放丁壯而貪寺供或草賊迫捕逮而來投或孽子漏擧收而寄歸佩刀而互剃髮服而不染是等之類吾法亡矣戒又四家二通二別初天下置戒壇三所筑之觀世音寺西州民稟焉野之藥師寺東州民稟焉和之東大寺中州民稟焉皆大平之間建焉及叡壇興野壇衰園城壇未就正今又只三壇而已三壇通也又有三摩耶戒禪門戒二戒禪密各別授不屬於傳矣然二家徒盛二戒隨行不爲不傳焉又壇戒多弊動不時不期焉有常和上恒闍梨哉孱弱雛道頭顱圓青右繞未竟三匝左語已數十聲持犯何開遮何聚如雲散如皇國政雖清度門雖闕我徒不競君子太息安得返誦經問義之古制我黨獲精業而備濫厠乎至長慶開平之纔臘浸喜者不唯乖眞軌而甚圯世綱夫王者之動必率禮矣苟任私欲何所不至之有故先聖制禮則之彼唐梁之二主只知尊其身而不知率其禮矣梵網曰不問老少國王奴婢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者次第而坐二主不委盡問我焉知而不聞與不知不問而行之者皆非禮矣況吾道有軌何不問哉老農老圃古之人皆問之乎哉總因二子辭富貴而投我者詳矣情

乎受籍湯而不遜也昔周襄王弟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襄王大悦以上卿禮管仲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毋逆朕命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仲可謂知禮矣二子曷不若仲乎曰仲尼曰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子之言恐戾與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孔子亦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管仲豈可竟捐乎上之所舉者三國之始種也我繫年之者備資治表矣今揭三朝度戒之緒示四部受化所從庶幾學者原始要終若夫竭磨之法諸家各有軌則存其人焉

諸宗志三

楞伽曰一切法不生菩薩摩訶薩不應立是宗然者如來在世已有宗分者明矣滅後八裂矣小乗早折十八部焉摩訶衍亦有之馬鳴龍勝立法性焉護法清辯争空有焉其支派不勝紀矣至震旦則空相播南北朝禪性盛東西京斯方有十宗皆自竺支帶將來也傳聞印度宗教殘鈌震旦又或不全唯我本朝歷世崇奉其間興衰者理之常也耳而未嘗泯没矣今撮綱要列于後焉

三論者諸法蕩滌之深理也乘中百門智之微言抽龍樹提婆之玄旨排成實而立妙義建法性而齊真空談二諦者包群機也説八不者顯一性也羅什之所祖述生肇之所宣傳熾于陳隋衰于唐宗我本朝慧灌諦唱始矣智藏系揚長矣為彌土之先驅啓四衆之初聽近世不絶如帶庶幾見整頓綱

唯識者諸法建立之精致也昔慈氏大士微塵劫前所稟矣世親無著夜昇都史而聽晝降閻浮而説以三時括一代以三性含万法援瑜伽師地而脩飾因明正理而潤色談識智之轉成而精粹矣分業報之造受而備足矣戒賢忍疾而待那爛玄奘忘苦而受

天竺慈恩弘於彼唐道昭傳於吾國贍教以降支派流溢方今南京之地人神幽賛益煽講習云

律者比丘儀相之嘉範也初世尊在鹿苑也號令四衆肅清三業寔彼彈呵慇聞開顯如來深悲猶慮末來乗急戒緩之蕩於堅林之夕扶律而談常蓋五濁之機宜三學之階漸也滅後優婆離集律藏而下二十一點師師相付至僧伽跋陀羅衆聖點記出於孔度矣而唐南山宣師遠取西天曇無德前魏曇摩迦羅為祖深明持犯盛行毗尼故不同一紀二藏之偏學也是以經行道陛足跌天人扶持營立戒壇手築梵僧稱賛戒業行事之疏鈔懺悔教誡之儀文靡不輔翼大道為勝寶之間鑑真來朝一模脱印自此此土此宗昌矣其後或微或興天下今不乏其學

華嚴者如來始成之高趣也杜順始之康藏弘之長者旁而扶清涼斷而續五教章以包一藏四法界以攝群機雖設因修專說果德一一之理窮性命十十之數表極圓諸林舌端毗盧性海袞袞善財脚下普賢毛刹塵塵指舍利滿慈以為瘂聾者境界異其根也取童子婦人以為知識者凡聖一性也非天下之至大至廣其孰能與於此哉我本朝慈訓審祥親受賢首至良辨而大振今之言雜華者皆承干辨焉

天台者如來後融之妙旨也慧文神悟憲章龍樹智者倡之章安輯之二威繼點而守荊溪馮說而行其主也為本為迹其訓也為權為實其統也為圓為一其分也為具為變取三諦于中論而證瓔珞始五時于華嚴而成涅槃立觀者列十境發行者羅十乘彌綸万法者八教也錯綜十界者六即也一界各具十界而百界生焉十如互含百界而千如成焉配三世間為三千法分而成三千複而歸一念即復而分即分而復一心之於三觀也

亦復如是非天下之至精至微其孰能與於此哉最澄法師應乃祖之懸記全受而歸根殖睿嶽覆舊窠區孫枝挺出補撐教門初會昌之毀黜台文散失五代攘奪殘闕未復義寂師求遺文於高麗及我高麗先送其書猶不備長保二年宋咸平三寂照法師將信公問章入宋地又持台宗諸書惠彼人故慈雲南嶽止觀序曰日本國圓通大師寂照錫背扶桑杯泛諸夏既登鄮嶺解篋出卷大矣哉斯文也始自西傳猶月之生今復東返猶日之升照又呈問章於法智智嗟嘆荅釋自此彼方欽我國台教之盛焉昔天竺失起信論而又矣奘三藏譯唐成梵流傳印度彼高麗之書不全備宋人慳鈌疑半矣及我書之至始驚遂師之無遺漏又見問章益嚮此土之有人也其後法智遣比丘就我多寫由是視之慈雲比我日升不惜言乎

密者如來事用之正印也夫聖人用事之機不可得而測也故以秘密而為言矣聖人之有應也隨土而殊稱焉密嚴究竟之域号曰毗盧堪忍閻浮之地号曰釋迦自性變化之異耳未嘗有二矣亞聖之士曰金剛手周旋二主全獲秘印鄭重傳持不輕與人有龍猛者後而出焉亦亞聖之才也膺捫伽之懸讖集達磨之大成南印之地鐵塔之中神人衛護凡庸絶跡於是龍勝擲芥子之微眇啓金剛之関鍵是秘教之所以見世矣龍智闍梨以長壽之質受密藏之訣眞子金剛智唐開元七年遠跨震旦玄宗館慈恩寺遷薦福所至結壇灌頂初四年善無畏來又金剛手之孫也其父達磨毱多年八百歲玄宗已居西明寺稱為教主二人傾蓋互相受授其學益廣智之徒不空其才跨竈智臨歿令空見其師龍智空承顧命駕鯨浪赴師子之國覲龍智之祖以故秘密之道大全於空矣其法分於五揔於三合於二二者胎金也三者佛蓮

金也五者加寶髻也胎建四重金開九會赫赫如也濟濟如也三劫者修時也六無畏者修位也月之盈虧者證之階差也而皆不同諸顯之位次也護摩獻諸聖供四爐火熾灌頂授輪王位五瓶水清印明並持寶車兩輪驗逐理事俱密金針雙鎖往來析鋒利銛千鐶猶鈍鈴音和雅韶武皆齊其爲要也主觀其爲稽也主供能供能觀不換此身即階聖位非天下之至上至高其孰能與於此哉延暦之末傳教弘法一時異受故有台密有東密台亦有慈覺智證之再稟東亦有小野廣澤之競傳四派別流千支万帶洿溢四海不知紀極震旦之密衰於唐末絶於宋初唯我日域轉久轉熾南渡之後學台之清信士鎧菴吳克己撰釋門正統扶樹台教者也言之曰華嚴頓旋別圓則無俟乎密鹿苑專說小乘則未易用密唯方等般若二時欲轉小成衍及被接入別圓則如來始於此時有顯密二輪之用若失法華開顯無小無大俱入一乘所謂密者尚何施邪唐末亂離經疏銷毀今其法盛行於日本予嘗痛世人不學其宗而謾議焉循循者鎧菴皆是也台徒以鎧菴比雜華之李長者何其容易發言乎今見此評宛如枘鑿之不相逗也豈瑜伽金剛之乘彼鎧菴之所弄贋乎又以方等般若爲密時者自家五時之管封邪又華嚴不俟法華何施之言皆不學之過也殊不知二經共瑜伽之各一會耳只其學密之者請悉而已

禪者如來心性之玄曠也昔婆伽梵三乘道徧四衆化盈猶未得其人末後金色尊者契證全付是曰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所謂教外別傳者也四七相授至菩提達磨達磨承西天之正統創東震之宏基捧盤歃盟叱六宗於堂下探懷取物得一臂於雪中見其辨珠智之發妙年宜哉携履靈之彰滅後乎二三稟系爲曹溪曹溪齊受桂蔭之洪業宗寓撫

隱之微生弗爭衣盂手拱重寄山嶽不學文字舌翻大藏彼瀾曹溪已前此道如元氣氤而着人人不省矣曹溪之後天象爛然孛土無不景仰焉初分而輪如也次列而緯如也後加而曜如也蓋南嶽青原者兩輪也臨雲潙曹法者五緯也楊岐黃龍之加五家也猶太陽太陰之成七曜矣金雞之粟廬陵之米二輪之喣育也天下無不取之以生焉猶何云哉今粗言緯曜之化成矣夫玄要句語

三之矣料簡賓主四之矣頭上雷轟一喝不及擡目前電閃一棒無處轉身者臨際宗也納腳睫炯門中門閉腳折封眼靈樹函內函開眼明三句語揮劍而不痕一字禪嚼蠟而無味者雲門宗也正中偏中設五位成三疊東說西說推一位忌十成王顏無着黃閣簾下寶車不輾紫宸若生者曹洞宗也三春田齒頰勝却鷲子之神通百月列胸懷脫出應真之妙畫用劍刃上事行燃燈前機者潙仰宗也言八識而異慈息用六相不類雜華鼓吹而曲入別調擬議則箭過新羅者法眼宗也是緯之五者也受乳哺於三角虎見步驟於三腳驢其道難容受也謂之粟棘蓬其機難透脫也謂之金剛圈者楊岐也竭盡渤澥之死水鼓起智海之洪濤坐一榻而應四來立三關而接万納者黃龍也是加兩曜而七者也赤縣之域不承緯曜之照臨者未有之矣非天下之至純至極其孰能與於此哉

初昭公稟三藏之密付道璚有行表之別傳義空得塩官之正派而來慈覺受蕭氏之秘授而返然而四傳不嗣聞爾無聞後三百年建久之間建仁西公單傳全提逮于寬寶爾隆二師鼓行東西此方殆傳雖恨遲暮百數十歲鬱爲强宗西積翠之裔也爾隆揚岐之派也北地亦有新豐之微派天下之曰禪者三千家矣方今元國之禪亦此三而已餘先泯矣

上之七是此方之名宗者也又有淨土焉有成實焉有俱舍焉斯三爲寓宗譬國之附庸焉而各皆有宗矣七家之者挾而兼用蓋俱成二宗亦能敘置三寶四諦攝諸名相而設于理者成實也界根世業聖智定破事理兼施者俱舍也凡三乘之階位三界之成壞道法之修證業惑之伏斷碁布星列無不畢見矣故七家之者取焉昔有學負中世而廢學者又陋其小經而不名家也淨土一宗或大

或小依修者而然無祖宗之定系故也始韋提稀遭逆子之難如來愍而開十六觀想是所以淨土之建也其餘修多羅散見不一焉東晉慧遠結蓮社於廬阜支那樂邦之址也遠李唐善導盛行之廣被緇素又諸宗碩德參而修之所謂智者向西而稱贊杜順歴禮勸諭圓照密修百萃遊目淨殿慈覺勸會普賢入名勝場雖勤崇奉皆旁資之是附庸之謂也本朝空也師倡之猶導之於唐源信源

空繼而助之雖廣行四部而無統系故今爲寓宗宗地又此宗熾無統系者與我同焉七家之徒互相毀呰非三論者曰幾泯絶矣非唯識者曰不用他典非律者曰傷束縛矣非華嚴者曰無伏斷分齊非天台者曰權實偏取非密者曰緩事而放非禪者曰任性而誕如是之類多矣夫物咸有弊弊者迹也達人大觀而不見迹矣嗤嗤之者徒而毀毀焉彼震旦者三論密亡者久矣唯識賢首殆于

絶矣言佛之者只三家爲全耳國家自始傳來未嘗虧頽其間有弛衰者其徒之辜也我謂此土大乘醇淑之疆者不誣而已矣

會儀志四

易曰亨者嘉之會也傳曰某所亦某都會也然者會者通聚之謂也夫物在局必塞故聖人通之矣在獨必孤故聖人聚之矣會之時義大矣哉牟尼覺王之御於西印也嘉都之大會也一説也梵釋聖凡還沓而聽矣一餐

也菩薩聲緣排列而食矣是曰二輪必於會焉二者相轉屬所謂食輪法輪也其轉處或山林僧伽藍或王宮臣民家未嘗單謠獨食焉畢食而有說請說而設食如來又不怍人情矣又失物集而無儀則乱焉故會必嚴儀矣吾法三千之儀尚不失於獨屏況聖凡之大會哉匿王宮掖之齋文殊分領聲聞菩薩力士城林之供純陀家冠釋梵王臣是會之有儀而嚴者也又有般遮于瑟此云無遮會

身毒之風俗常設焉聖凡上下賢愚通衆而無間故曰無遮嘉會之都會而不忌之者也東漢永平十四年正月南岳道士褚善信率五嶽八山道士六百九十人上表與我角試十五日明帝幸白馬寺百官咸會焉設三壇東壇道士置經子符籙西壇摩騰安像經舍利中壇奉饌食奠祀道士遶壇泣曰主上信邪玄風失緒敢置經籙於壇以火取驗即縱火悉成燼道士相顧愧赧及焚佛經五色光

徹天表薪盡像經儼然摩騰踊身空中現諸神變竺法蘭出和雅音敷宣佛法天雨寳華大衆欣說上元焼燈起於此焉東晋元帝大興元年召沙門竺潛入内殿講經以德重令著屐登殿劉宋高祖永初元年設齋内殿令沙門道照說法嚫金三万求那跋摩居祇洹寺講華嚴經文帝曰率公卿集座下傾聞孝武帝大明六年四月八内殿灌佛齋蕭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京城大疫帝於重雲殿為百

姓設救苦齋復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會陳陳武帝永定三年大内設仁王大齋文帝天嘉四年於大極殿設無㝵大會後主至德二年召智聚法師於大極殿講金光明經李唐懿宗禁中設萬僧齋帝升座讃唄長眉沙門來應供凌空而去趙宋神宗元豊三年正月設千僧齋於大内施千袈裟千金剛般若薦慈聖大后福震旦之會儀甚多不暇備舉本朝敏達十三年蘇馬子營殿設大齋會爾來

斯儀尤盛卒見資治表矣夫宮禁者雲天也凡庸不可階矣雖王者無外幸奈九重深密而多屏闈何然設無遮會也隷皁步丹墀矣晉安居講也壞色排玉墀矣皆吾道之勝烈也文永之間宋沙門寓洛見宮中寂勝會嘆曰偉矣哉儀也至尊之崇佛也宋地未有之矣錄畫之秦曰恐不得併吞焉吾國藝如也已其殆焉斯方神靈忍坐視哉德祐二年宋祚果絕然我文弘之二蕃寇佛神戮力為禦

焉戈矛纔交風浪俄激千艦萬卒一時破溺豈非國家信敬供祀之所由乎

封職志五

佛者富貴之極備矣華藏世界其封富矣果滿妙覺其職貴矣及應於閻浮尚受刹利之種當輪王之位而視若脫屣矣乞他而食依人而庇其旨深矣夫佛之有為也為他而非自矣若其自者無為也無為者實際也實際無云為也矣其深旨之者五焉勢位妨外故避之矣利祿害內故避之矣銷宿殃故避之矣期大果不願小利故避之矣為世福田故避之矣斯五者吾佛貽於吾人也吾人之於五者也始四者自也後一者他也其自者避而又避之矣其他者避自而受他矣避自故刹種輪位皆脫屣也受他故食他庇人皆福田也是所以吾人之有封職也而若自有者雖針草為難消矣若保他者雖巨萬又恬如矣屏莎之五百車須達之百億金多多益他

我不干矣初如來置上座寺主維那故身子冠鹿苑之座飲光知鷲嶺之事又文殊時時主綱紀和上阿闍梨早見梵網矣國師論師三藏尊者共西域之稱也至震旦益繁衍矣不唯封給也加之以職位可謂侵寵矣不唯僧官也重之以俗爵蓋傷於敬矣而又吾人之不得已也又夫喪有賻贈有謚職以僧正僧統僧錄号以國師大師禪師是等之類多今少出其端焉西晉懷帝永嘉四年天竺佛

圖澄至後趙石季龍傾心事之号大和尚乘
輿升殿東晉孝武寧康元年詔曰法師道安
以道德照臨天人宜日食王公祿所司以時
奉給安帝隆安五年姚興羅什居逍遙園秦
主姚興與三千比丘執經諮稟時長安地僧
尼廣至濫猥不軌秦主令僧䂮為國僧正撿
挍僧尼秩同侍中給車輿吏力法欽為僧録
僧遷為悅衆班秩有差各給親信白從三十
人南宋文帝元嘉十二年敕尼寶賢為尼僧

正二十年沙門慧嚴卒敕賜錢五万布五十
疋孝武帝孝建元年敕道猷為新安寺法主
明帝泰始元年敕道猛為綱領賜月給三万
令史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輿一乘又
詔僧瑾為天下僧主賜法技一部之鏤鐘磬親信
二十人月給錢三万及車輿吏力順帝昇明
元年敕法持為天下僧正南齊高帝詔法頴
為京邑僧主南梁武帝大監十六年敕沙門
慧超為壽光殿學士召衆僧講解經文並居

禁中内道場自此始普通六年敕法雲為大
僧正給吏力南陳文帝敕寶瓊為京邑大僧
統南岳慧思賜大禪師北魏明元永興元年
封法果為輔國宜城子神瑞元年加封忠信
候又加封安城公卒謚靈公文成興安元年
敕師賢為沙門統和平元年詔曇曜為昭元
都統西魏文帝大統元年敕道臻為大統北
齊文宣天保元年拜法常為國師敕曇延為
昭元上統二年詔置昭玄十統以法上為大

統令史員置五十人李唐受封爵者繳矣太
宗貞觀中封智威為引駕大師玄宗開元三
年詔一行為天師代宗敕謚達磨圓覺大師
封不空三藏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
千户卒贈司空德宗敕謚二祖慧可大祖禪
師又充圓照内供奉開成元年敕雲端充左
右街僧録宣宗大中三年敕知玄充三教首
座五代江南李主有導師号趙宋初謚天台
智者法空寶覺尊者或有四字六字師号不

追救舉高宗遭金虜之連劫乏經費建炎二年十一月敕賣四字師号價二百千本朝推古三十二年觀勒始爲僧正德積僧都尓來官位相次而出大化元年置十師白鳳十四年百濟常耀賜封三十戸持統七年沙門法鏡賜田三十畝寶龜三年置十禪師延暦十七年僧階配官位永保三年沙門性信加特進凡繫年之者見于資治表斯不繁焉昔者孔子罕言利況我輩乎而立封職者令斯人知吾佛毫光之餘輝也又失聖王之舉不苟矣大化寶龜之十師者比齊朝元十統之所自乎僧正僧都皆是也又趙宋賣號不能無議嗚呼乱離之主助一時之國用我尚怨諸買之沙門爲誰哉比丘之浮虛至於斯矣我按誅蔡諫於既死之刀焉昔漢武帝伐戎狄而國寠始鬻爵史毀之唐肅宗逢羯猗之冦而販牒祖述于漢武矣宋之賣号出于二主乎補一時之小危貽万代之大疵惜乎三帝之短術也我國家無是等醜不構土俗之醇儆也又奉佛者深之使然[illegible]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七

大日本延文庚子六月有旨入臣寮大藏攝州報恩禪寺住持比丘臣沇謹募衆緣彫此書奉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文武官僚資崇祿位國泰民安命工鏤梓與
大藏經印板共行一部計三十卷者永和三年丁巳八月日謹題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八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志二

寺像六

向原寺　四天王寺
元興寺　大安寺
頂法寺　禪林寺
大寺　崇福寺
興福寺　神願寺
長谷寺　東大寺
石山寺　葛木像
鵜田寺　招提寺
西大寺　粉河寺
神護寺　慈氏像
村岡像　勝尾像
鞍馬寺　清水寺
山王像　園城寺
貞觀寺　感應寺
園教像　願滿寺

寺像志六

毗盧舎身土不二遮那智称珠無礙建立文法至之統御法界也鬼驅而竹林始焉外伏而祇園次焉世尊晩年安居忉利優塡王不耐思慕刻牛頭奉之躰舍[illegible]者鑄金僧訶羅者孫王印度之寺像寔繁矣摩騰入漢劉帝創白馬僧會來吳孫王營建初漢桓鑄黃金梁武造赤檀仲睍綉像奇夜行道平等石軀終日俯首支那之寺像不可勝記也又夫僧伽藍阿練若道場精舍之号不一而揔言寺何乎其所有說焉永平十年騰蘭西來明帝館鴻臚寺十一年勅雒陽城西雍門外立精舍居之初以佛倚像舍利梵文載白馬而至故名白馬寺蓋鴻臚者典客之官鴻聲

也臚傳也傳聲贊導九賓也寺嗣也官屬相嗣治事之所也以沙門之始居立爲号也故比丘所栖皆官宇也是以宏基鉅搆非菴盧之比梁立光宅魏造永寧唐建西明宋闢慧林廣壯嚴麗與宮闕角逐者是也本朝之製二親如彼稻目元基八耳傳作皇王資運祚相將昌家業靡不繇斯凡寺像之興廢者國家之盛衰也像設之靈驗之異不成世之揊田靈人之情僞者鮮矣故今采尤著者列于後焉

向原寺者欽明十三年十月百濟國聖明王貢獻釋迦銅像天皇宣問群臣可拜不物尾輿中鎌子等皆阻之唯蘇稲目贊成焉天皇賜像于稲目稲目大悦安小墾田家供養後捨向原宅爲寺置像是本朝寺院像設之權輿也

四天王寺者用明二年八耳皇子率官師討物守屋官師三却皇子斬白膠木刻四天王像安髮中發大誓曰官兵得勝當建護世四天王寺守屋亡乃於玉造岸上營寺安四王像分物氏資産納寺推古元年移難波荒陵東故曰荒陵寺又曰敬田寺南北一里東西里餘有池曰荒陵池青龍潜焉昔釋迦文佛因地轉法輪於此爾時皇子爲長者聽受供養故遷此地寶塔大殿對極樂界東門皇子拔髭髮六莖加佛舍利六粒藏塔中柱表救濟六趣也

元興寺者上宮太子討守屋時蘇馬子又誓營寺故於飛鳥地創之推古四年成號曰法興寺後改焉天皇設無遮會慶之於是紫雲如蓋降覆殿塔變爲五色或作龍鳳形太子曰天感造寺故有祥雲

大安寺者推古二十五年太子豊聰入定見來世皇運出奏曰季葉帝統多艱虞乞建寺鎮之帝諾乃營寺熊凝村二十九年太子疾病顧言以熊凝寺後新舒明十一年移百濟

河俣改号百濟大寺取材神林神嗔火寺皇
極元年天智七年屢攝修天武十二年移高
市郡改曰大官大寺和銅三年遷平城天平
元年上欲修新求宏規沙門道慈獻西明寺
圖上大悅加錐攝所謂印度祇桓精舍以擬
率内院爲準唐西明寺以祇園爲準今大安
寺模西明云
頂法寺者昔淡州海濱有祈篋順浪而來聖
德太子遨游濱渚見此篋啓之有如意輪觀
自在像悅而奉持常不離身爾後營四天王
寺采材諸所來此地偶浴泉水太子脫衣便
解像置欄樹枝間浴已取像像重不上太子
恐對像祈求其夜夢我爲汝所持已七世矣
今又緣在此地故爾耳太子欲構宇安像時
一老嫗至太子問曰我思造殿宇近有材乎
嫗曰此地傍有大杉毎朝紫雲覆之恐靈材
與太子翌早伺之果如嫗言太子便斬創之
其杉甚大不容他木一株而成其宇六稜以

安像焉桓武帝定都此州官司畫城路是宇
當途官司患之於是乎黒雲下垂覆宇乃躍
北而避之其遠五丈故名其路爲六角焉取
此宇也俗又名堂矣或曰此像高麗國光明
寺像本國僧德瀧令太子迎之長一尺二寸
和州禪林寺者俗号當麻寺用明帝第四王
子麻呂古因兄豐聡王子訓所創也推古帝
擧爲官寺初号万法藏院在内州山田郷白
鳳二年麻呂王子得瑞夢移于當麻當麻者
役小角之家地也天武帝聞夢事勅刑部親
王諭于小角麻呂王子伴刑部親王至役所
役感靈夢欽皇詔又喜二王子之來便捨其
地爲伽藍十年春二月寺成改名禪林寺落
慶導師慧灌僧正也小角曰我先高賀茂間
賀介及渡都岐有山川數百里今皆迴施三
寶具如大寶三年六月記其後天平寶字中
僕射藤拱佩有女性無世染不納聘礼專志
安養七年六月入寺薙髪誓曰我不見彌陀

真身不出寺門其志確乎不拔數日一比丘
尼至不知從來儀相麗偉語曰我念汝見淨
土觀彌陀須集百駄蓮莖於是乎新尼奏于
朝詔使送蓮莖二日而備數化尼自折莖取
絲穿新井灌之五色爛然又數日一女來客
皃端麗問化尼曰絲成否對曰成化女得絲
於殿之西北角織之機杼軋軋始于初更終
于四更其幅一丈五尺以黄三把浸油二升
為燭化女捧授化尼化尼與新尼淨土衆相

嚴靡備足新尼大悦又以無節竹為軸蓋長
竹兩節之間耳又可怪焉化女忽然不見化
尼作偈礼畵曰往昔迦葉説法所佛事新起
又有故感君懇志我來此一至是場永離苦
新尼問曰善哉善知識從何來耶又向婦人
為誰對曰我豈異人乎西方教主也向女觀
音大士也言已凌空而西去新尼自是精修
益勤寶龜六年三月十四日安坐念佛逝滌
井側有精舎昔天智帝時其地夜夜有光帝

使使見之三大石形似佛像天使復奏敕刻
三石作彌勒三尊像其上架殿庇之俗以近
滌井号滌寺役小角所栽一櫻樹曰佛法
但櫻樹枯自介以來傳枝斷朽新梢萬秀枝
葉鬱茂花果鮮麗見今存焉

播州大寺者昔藕入鹿大召兵亡上宮太子
之屬播有枚夫者從軍枚夫有妻好枚夫之
僕以間潛通既而枚夫歸僕恐事覺受誅語
主曰山中有一所鹿猪之所集人未知我適

山行見之我願與君二人潛往獵之不令他
人知若人有知非鎮長君之有矣枚夫大喜
枚夫善射畋素養二黒狗便與二犬及僕入
山中行數十里僕上高所彎弓架矢曰我昔
主君比來匹敵也此山無獵所我紿君至此
也此一箭可得君命不知君有所思乎我雖
奪命能濟君身後枚夫曰甚矣我之衰也我
未知此事餘又何言乎但有一事願子且待
須臾枚夫腰帶畋粮解包呼二犬分粮為二

各與之便撫二犬曰我畜汝等者有年恩志宛如子弟此飯是我之飱也今與汝等我有一言汝等聞之我今死於此汝二犬一時嚙其屍莫令有遺餘矣所以然者我自少壯得雄武之譽故又逼驅從藤氏之軍也耻令為僕隸被給空死山中國人競來定見我屍指笑哀愍是我之大患也故我欲二狗盡我屍二犬不啜垂耳而聽言已一犬高躍嚙斷僕之弓絃一犬又躍噬僕喉而死枚夫前二犬而返家乃逐其妻又語親屬曰我目二犬得全命自今立二狗為我子我之莊田資財皆是二犬之有也畜齢短促不幾二犬自斃枚夫曰我鄉以二犬為子付資財今其殂矣前言不可渝也便捨田貨建伽藍安千手大悲像薦冥福祠二犬為地主神此像靈感日新野火四面而來伽藍無恙凡三度桓武帝聞之敕為官寺捨田數頃

崇福寺者天智帝初欲創伽藍求勝地未得七年二月三日夜夢一沙門來曰西北之山有靈區帝俄覺于時四更之便出殿陛望西北火光細騰高十餘丈明旦敕侍臣物色光所侍臣反宮奏曰光所有屋廬傍掛瀑布有優婆塞經行念誦臣等問名不言其容儀似非常人帝聞之乃幸其地優婆塞出迎白帝曰此地古仙靈窟伏藏之處也言已不見帝感喜立精舍

興福寺者和銅三年三月藤丞相不比等於和州平城建之其大殿之像大織冠之所造也初皇極元年十一月蘇入鹿弒山背大兄王子弟其後奢侈甚簒逆端露宅曰宮闕子稱王子中大兄王子（天智帝也）及中臣鎌足愁帝與輕皇子（孝德帝）及二人謀誅入鹿而恐事不濟於是鎌足發大誓作丈六釋迦像乞援四年六月刺入鹿於宮中自是藤氏繁延是以不比等營寺安斯像又鎌足之遺意也弘仁四年諫議大夫藤冬嗣於寺建南圓堂安

不空羂索并四天王像莊麗殊特世傳爾時藤氏寢微大夫營攝願榮家族果大夫登宰輔藤氏益茂

若州神願寺者養老之間州界疫起連歲旱澇時比吉神祝屬有私赤者歸佛乘捿山林比吉大神化人來告曰此地是我之有也我受生鬼神苦報甚多欲歸三寶出苦趣未由也故屢行災厲耳汝能爲我於此地營伽藍安佛像沴菑自滅年豊民安赤乃建精舍曰神願寺後無災害

長谷寺者比丘道明　沙彌德道（乃法道仙人也）勤力建其像村者自近州高嶋郡三尾山流出霹靂木也木之所至有疫災漸漂流至和州葛下郡神河浦道明欲取此木刻佛像而無資力專心禮木祈求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藤房前奏賜和州粗稻三千束乃刻十一面觀音像高二丈六尺震雷破巖石爲座方八尺佛工稽主勳穉文會作之或曰此材者昔辛酉洪水自近州高嶋郡三尾崎流出橋本也所至之處火災疾疫和州葛下郡出雲大滿聞木事思必靈材發願欲刻十一面像而此木巨材不可容易動試繫繩引之輕如片木路人驚怪合力挽牽遂至和州城下郡當麻鄉不幾大滿即世此材徒歷八十餘年其村里疫亦起村民引棄長谷川上又過三十年有沙弥德道養老四年移置峯頂道欲雕造而無由朝暮向木悲泣禮拜時藤房前奏敕與官租辨之神龜四年成歷行基僧正落慶初刻像時遵夢神人告曰此山北峯土中有大巖石平正無瑕鑿土立像覺後往彼穿土果有大石方八尺上印足跡與像脚同如夢言安像其上二十事少有異並記傳疑云

東大寺者天平十五年十月十五帝於近州信樂京創之鑄盧舍那佛銅像長一十六丈帝製發願疏普告天下初有沙門良辯爲帝重勸帝營像宇一夕帝夢良辯前身爲支那

比丘求法赴天竺到流沙有大河辯無錢不
得渡傭留數月帝時爲渡子傭辯求法不言
傭賃乃渡之辯先身發誓曰願介來世必登
王位因此主日域覺後帝創此像十六年十
一月於甲賀寺造像摸帝親引其繩赦大常
奏樂十七年八月移和州添上郡改造郡有
寺曰金熟優婆塞金熟居焉故名之持一執
金剛神像以繩繫脛捉之念修晝夜不休一
夜像脛放光照宮天皇驚怪敕尋光至此中

使以聞乃召金熟問欲求何事奏曰求得度
敕許之四事供給時人号金熟菩薩帝以此
地爲勝區還之執金剛像今在羂索院天平
勝寶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太像成經年三歲
改鑄八度銅高十三丈六尺東西二十九丈
南北十七丈東西兩塔各高二十三丈十二
月丁亥帝及聖武上皇幸寺礼佛此日八幡
大神入寺拜像
石山寺者聖武帝創東大寺鑄一十有六丈

遮那銅像多聚金爲塗此時本朝未有黃金
帝語良辯法師曰傳聞和州金峯山其地皆
黃金也師祈金剛藏王得金資銅像薄不亦
宜乎辯入金峯山持念憂藏王告曰此山黃
金不敢自恣也今示汝別方近州湖西勢多
縣有一山如意輪觀自在靈應之地也汝至
彼持念必得黃金辯便赴勢多時老翁坐大
石上釣魚辯問曰汝何人對曰我是山主比
良明神也此地觀音之靈區言已不見辯就

其石縛廬安如意輪像持誦不幾奥州始貢
黃金爾後刻丈六大悲像藏先像於中亦造
金剛藏王及執金剛神安左右其像各八尺
當寺基趾地中得五尺寶鐸益爲靈地
和州葛木尼寺彌勒銅像者天平中官使巡
城警夜至寺前聞南原有悲痛聲尋聲到彼
盜取像毀之像爲聲也官使鞫勘送寺
遠州鵜田寺藥師像者寶字二年三月一沙
門渡大井河水底有聲曰取我取我沙門穿

聲所而得像高六尺五寸左右耳朽爛命工補之其後時時像放光

招提寺者天平寶字三年八月鑑真法師薦聖武上皇所創也初以皇子儀同田部王旧宅賜真逮上皇崩成寶坊諸公卿及沙門等共營大殿者唐僧如寶建安丈六盧舍那像講堂者捨平城朝集殿而成彌勒及二菩薩脇士唐法力所造也食堂者藤仲公捨家屋經藏者唐義靜造之納佛舍利半合及佛菩薩像經律論一切寶物羂索堂者藤清河施屋安金色不空羂索像并八部神衆又賢璟法師爲國家書大藏四千二百卷度之

西大寺者天平神護元年稱徳帝建鑄四天王銅像長七尺三像已成只增長天王一像不成改鑄六度遂不就至第七度帝親幸治處誓言朕若因是功勲來世轉女身成佛道手攪熱銅無傷損而像成矣若不然手爛像不成便以玉手攪洋銅鉧手無傷像便成見聞無不嗟嘆

粉河寺者寶龜元年建故老傳言紀州那賀郡有獵者姓大伴名孔子古嘗棲山谷屏身樹上夜窺猪鹿而射一夕山中有光大如笠伴氏驚怖疑怪即下樹欲見光處進去髣髴無定所如是現光三四夜伴氏熟看乃知其地猛省曰吾非宿因爭逢瑞光便就光處結菴又思安得佛像營精舍居未幾有一童子乞宿伴家許之童悦語曰家主有何所須我願加助報宿託息伴氏語瑞光事曰我此地思安佛像未得佛工耳童曰我是拙工家主若許願効小伎伴氏大悦曰我有二願刻像一爲法界有情二我息任奥州吏途路敻遼願安穩還郷伴氏延童見菴所童曰我於此菴中一七日刻像其中間願莫來見功畢吾往告伴氏諾去童入菴閉戸至第八曉聞叩門聲伴氏出見無人乃詣菴金色觀世音像千臂儼如而不見童伴氏喜悦自此投弓矢

供像精修其後河内踏河郡有佐大夫者一
子沉痾萬醫拱手一日童子來舍大夫語病
子事童曰我試咒之即誦大悲陀羅尼病立
愈父母大喜賂童童不受唯取一箸筒而出
大夫送門曰恩意深不知謝所住何處屢通
音問答曰我住紀州那賀郡風市村粉河寺
語已辭去不幾大夫牽婦子向彼至風市村
無粉河寺者踟躕顧視傍有一澗亘東西潛
流而下河水甚白如粉漿見林中有一宇閉

戸無人便思念恐是與未決偶日已没體勞
疲開戸而入無火燭雖不見像以其佛宇採
花置几而已衆人共困睡中夜像前燈盞自
然點火堂内赫奕大夫驚起見之千手大悲
宛然近看童所取箸筒掛施無畏之臂也即
知童子此像之應化感嘆敬禮普告四來於
是伊都郡澀田村富家寡婦聞此事捨住宅
改精舍爾來靈應日新
高尾神護寺者光(四十九主)仁帝受八幡大神之託所

建也初沙門道鏡受幸於稱德帝天平寶字
八年太師慧美仲伏誅神護元年鏡爲太師
二年授法皇位鏡誇寵遇有昇大寶之意屢
感激帝情帝欲禪寶位於鏡先敕中使和清
白八幡大神神現形告曰天下善神少而邪
神多善神不受邪幣邪神貪邪幣道鏡祭邪
神覬寶位邪神多黨令帝有是讓然我國家
日種相繼膺運自開闢以來未有他氏道鏡
豈發迹哉汝還闕奏我意又奏建一伽藍保

護帝祚亦絶如是邀覬汝歸宮道鏡必加誣
枉汝莫恐也我當助衛清復神言帝及道鏡
果怒處流刑清赴配過膽駒山鏡使刺客伺
山路會雷電晦冥不能加害四年八月帝崩
清遇赦重奏神旨光仁帝乃敕清創寺初名
神願寺天長二年改号神護國祚寺
紀州那賀郡慈氏寺大殿中像已成左右二
菩薩妙音法音未添飾經年臂落沙弥信行
居寺執役見像臂墮以絲縛著其頸寶龜二

年七月行在殿内半夜聞悲吟聲其音妙細言痛哉痛哉行巡殿尋求無人累夕如是行怪歎聞趁聲所先所縛之像也乃呼沙門豊慶見之二人歎異勠力畢工

和州村岡寺三像者沙門慶達總州人居金峯山一日過桃花里秋河橋忽橋下有聲曰莫蹈莫蹈達聞之見橋下無人踟躕細看只有一木材達取之作彌陀及觀自在阿逸多三像靈異日新

勝尾寺講堂觀自在像者寶龜八年堂成元年九月日州沙門興日語座主開成曰傳聞講堂已成未有像我有八尺白檀香木願捨爲像材成乃遣比丘豊南赴西海迎之十年隻到寺而未有良工十一年七月十五日比丘妙觀者來曰我能刻像得否成許諾三日後僧俗童輩揔十八人伴觀來雕像千臂千目莊嚴端嚴又加四天王像凡五軀三十日而成八月十八日妙觀合掌對像而化所從十八人一時不見時人曰刻像之日一十八像成之日一十八刻像之人一十八觀死之日一十八靈應之數不虛設也國俗以十八日爲觀自在月此像爾來感驗日新正暦元年庚寅大宋淳化元宋商二人來一台州人周文德一婺州人揚仁紹二商曰百濟國后妃有美姿國主愛重未滿壯齡其髮早白后愁之服靈藥求法驗二事無効王又憂之一夕后夢日本國勝尾寺千手大悲靈感無比汝其祈之覺後后

悦甚便向日本國作礼祈乞又夢日本國一山出光照掖庭夢覺后髮紺碧過始以是寄我等二人以閼伽器金鼓金鐘等什物遙獻彼像不知勝尾寺爲何處大宰府使使者送到寺云

鞍馬寺者大中大夫藤伊勢人之所創也大夫歸佛尤篤常曰安得勝地建道場安觀音像延暦之間夢往城北之山有翁鬚髮皤皤告曰此地甲天下山似三鈷杵常出五色雲

汝嘗鍊若利益無量大夫夢中問曰誰乎翁曰王城鎮守貴船明神也覺而未知何處大夫有白馬常所騎也裝鞍語曰昔摩騰法蘭載舍利像經白馬來震旦然者白馬者靈畜也汝定知我夢地乃放馬從一童子其馬向城北而去至一山阿駐茅草中童還告此事大夫往見其地宛如夢中適於茅裏得毗沙門天像創一宇安像故号鞍馬寺大夫以爲我欲安觀音像今只置天像願未果乎其夜

尺八　二十一

夢童子年十五六許告曰當知觀音多門名異體同覺後解疑大夫後日又營一堂安觀自在像今寺西觀音院是也其後峯延法師居此益傳靈應云

清水寺者寶龜九年四月沙彌延鎮（或曰報恩）有夢事泝淀河而行見一支派有金色流鎮窮水源至瀧下側有草菴白衣老翁居焉鎮問住此幾年姓名爲誰答曰吾名行睿隱約此地已二百歲持千手千眼神咒我待汝者久今來也我有東州之行未果汝暫替我棲此此地又好建練若乃指庭前株林曰我以是擬大悲像材吾若遲歸汝先營之言已向東而去過期而不返鎮出菴尋求不能相見一日到山科東峯見翁履鎮取履而歸思念恐此翁大悲之應現也遺履者示其迹耳便欲刻像而無資荏苒歲月獨自對村延曆十七年鎮守府將軍坂田村麿來此因顧菴鎮語上事將軍感嗟與妻善高子謀移自宅爲

尺　二十八　二十二

寺刻像置焉

睿山山王院千手觀音像者傳教大師之所安也昔近州有淨信女欲造觀音像求良材于時比良山有一木時時放光女聞之伐其木爲材而未有巧工偶一老翁來語女曰我蘊薄伎能成汝願女悅奉材像成翁不見其長五尺感應無比教得像安此院智證大師後居於此所謂山王院大師者也

園城寺者大友與多之所建也初天智帝敕

太師太友氏移崇福寺建此地安丈六弥勒像天皇有夢又勅太師還還本地太師薨其子與多承願命奏天武帝創之亦是太師之家基也天安二年圓珍法師以唐國傳來經籍藏尚書省新羅明神現形曰是日域中我已占勝地師聞官建院置此書既而珍與新羅山王二神及二比丘到寺問經始寺僧時老比丘來曰我名教待年一百六十二傳聞寺成以來過我壽者殆二十歳現今有檀家

之孫矣問彼待即呼彼人來大友氏具說寺事又曰待公日者說師之誕育遊學今朝言當來我靈師者久矣便以寺之四至契券併授焉珍問大友氏曰此寺曰御井何答曰寺之西岩有泉井天智天武持統三皇降誕時汲此井水為浴湯俗因而号御井寺珍聞此事見地勢宛似唐青龍寺又思新羅明神言規為靈區乃改御井為三井曰取三皇浴井之事也（御三和訓近）又曰我興此水為三部灌頂

之閼伽至慈氏三會之期故改三字且珍與二僧還詣闕奏三井事勅造一宇名唐坊移尚書省經籍置焉（唐院今曰）又大友太師所捨四至界畔依勅全歸且免官租永充寺供焉

貞觀寺者貞觀帝降誕之初大相國忠仁公與真雅法師謀建護帝祚也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設大齋會落慶道昌為導師惠達為咒願延諸宗碩德一百員以備法儀先勅王孫公子年少童子四十人習舞樂至是日兩

部童樂更奏迭出凡樂部之舞支那高麗諸樂及林邑天人等舞皆盡奏之一時盛事都人登瞻聽會後一百比丘各賜度者一人

感應寺者一演法師當持觀世音像欲得勝地安之廣求靈區貞觀中到平安城東北鴨河西岸于時此地搖震紫雲降垂蓮花紛亂奇香薰郁演喜而搆伽藍以故号感應寺一日老翁持釣竿出河中語演曰我此地之主也自今應為護伽藍神我有神力能除魔障

去疫癘又結好夫婦調適產育所謂牛頭天
王者也我好眠一歲三百六十日只五月五
日醒餘日皆臥端午之朝初起向天吐氣其
氣或爲雲霞或爲雨露觸方不同其所觸或
爲藥或爲毒或爲惡瘡或爲疾疫皆是有情
之業感也非我強爲也言已形隱演錄神言
奏朝救黃門侍郎藤長良就其地七日夜行
道念誦以報神德

書寫山圓教寺如意輪像者性空法師庵居
之初傍有櫻桃樹一日天人降來礼樹作偈
曰稽首生木如意輪能滿有情福壽願亦滿
往生極樂願一切衆生心所念空斬其枝就
其根株造如意輪大悲像長一尺五寸命安
鎮行者刻之於時異鳥翔集其音似賀又殿
下清泉流出病者飲之乃愈

蟹滿寺者在山州久世郡有郡民合家慈善
奉佛有女七歲誦法華普門品數月而終全
部一日出遊村人捕蟹持去女問捕此何爲
答曰充食女曰以蟹惠我我家有魚相報酬
村人與之女得放河中歸家多貯乾魚其父
耕田中一蛇追蝦蟆而含之父憐而不意曰
汝捨蝦蟆以汝爲婿蛇聞言擧頭見翁吐蝦
而去父歸舍思念誤發言恐失愛子懊惱不
食婦及女問曰翁何有憂色而不食父告實
女曰莫慮也早飡焉父悅受膳初夜有叩門
人女曰是蛇也只言三日後來父開門有衣
冠人曰依約來父隨女語曰且待三日冠人
去女語父擇良材固造小室室成女入內閉
居三日後冠人果來見女屏室生忿恨心乃
復本形長數丈以身纏室擧尾敲戶父母大
恐不得爭奈半夜後叩聲息聞悲鳴聲頃刻
悲聲又止明旦父見之大螃蟹百十手足乱
離蛇又被瘡百餘所并皆死女開室出顏色
不變曰我聞戶外大小蟹千百夾殺此蛇大
蟹多歸小蟹死今存者皆小蟹耳然大於尋
常我通夜誦普門品有二菩薩長尺餘語我

曰無怖也我擁護汝父母大悅便穿土埋衆蟹及蛇就其地營寺薦冥福故号蠏滿寺又曰紙幡寺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八

大日本国延文庚子六月有旨入毘盧大蔵摂州報国禅寺住持比丘単況謹募衆縁恭為
今上皇帝祝延聖壽文武官僚資崇禄位国泰民安命工鏤梓與
大蔵経印板共行一部計三十巻旹永和三年丁巳八月　日謹題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九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志三

音藝七

經師　聲明

唱導　念佛

拾異八

山背大兄王　榮常

諦鏡　太傅藤永手

大君氏　飛鳥貞成

賀陽良藤　栗田録事

諸樂京女　大安寺側女

買盤嶋　葛原村盲女

熊野村比丘　総州大守藤時重

江諸世　慧勝

藤常行　仲業童

役夫賀能　徳満

大峯比丘

音藝志七

楞嚴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聲韻之作也有以矣吾佛六十四種頻伽梵音令人樂聽豈非攝化之巧便乎故聲論聲明盛播于竺及也陳思王感魚山之唄支那之域音藝起焉相次而見于傳矣本朝以音韻鼓吹吾道者四家焉曰經師焉曰梵唄焉曰唱導焉曰念佛焉初與三科于梁傳矣唐宋刪之今并二四者据系而得吾詳四者有伎行之異是廢立之所以由生也蓋四者皆行也可立焉流而為伎不可不廢也古者四者皆行也豈可不立乎今者伎也欲不廢不可得矣然則梁唐之廢立者不得已乎今之撰者全備吾法之異塗也又夫移風改俗世樂有之況法音方便之揔持乎又四家之徒雖薄毗尼

不得不爲法事之一莊飾矣故我正傳之外
于此而出焉
經師者持誦也亘顯盛焉今之稱者資于法
本也昔者諸師皆挾勤焉梁傳取尤者立科
吾本朝又如彼之初故養老三年正經師詔
曰須式唐道榮我勝曉語在資治表是以光
空清雅聞者又不倦春朝哀婉獄吏泣而捨
然未名家矣長保寛弘之間道命法師以雅
麗之音得感靈之異其事已載靈怪篇命之
後此業繁焉然命又承延命延命承陽勝二
世不振至命而昌命傳隆圓圓傳隆命命傳
增譽譽傳快寶寶傳明寶寶傳慶忠忠傳能
顯逮寛元帝御眞乘寂愛諷經有祐宗者顯
之嗣也精于家業矣薦奉天聽名施一時華
夷經徒慕効其法又有信昌者禀命者十世
興宗齊名天下諷讀者皆則二子又王公善
此業者比比在焉門下侍郎藤公仕親受命
之音調名于時後授定頼承俊帝召命之四
世永贊承音旨實治天仁保元四聖系付鳴
于臺閣尤僕射藤實定禀于天仁而傳僕射
公繼或曰宗寢病俺子弟倦看養臨亡之日
諸子暫出宗忽高唱曰乘此寶乘直至道場
子弟傍聞曰翁病少差乎又無舉唱今偶聞
焉快哉其後不繼子弟曰何其寡哉相語共
怪乃往父處雙手拱胸上安祥而逝因茲而
言假名練若之徒又有昇脫乎豈持誦之効
與惜乎賣伎而不事行乎庶幾諸諷之人尚
至于宗哉

論曰諷經之藝非王臣之事矣君臣之間我
不取矣曰不然漢孝元唐明皇歌曲之譽史
稱焉若又臣者不勝計矣今失此方君臣不
歸佛乘已歸即猶何言乎況世尊之聲教法
師之功德豈漢唐之游謳戲曲之比乎我又
分行伎之異君臣之間豈伎云乎

聲明者印土之名五明之一也支那偏取曰
梵唄曹陳王啓端也本朝遠取于竺三号焉

考古史延暦二年有正梵唄之詔然則古有之未立家也承和五十四主仁明之初弘法奏置聲明之度其後寛朝善密唄慈覺之遊赤縣也周施十師之門旁傳此業爾來布濩寰宇覺傳智證證傳相應應傳淨藏藏傳慈慧慧傳源信信傳覺超超傳懷空空傳寛誓誓傳良忍忍專已見感進傳自居大原山盛唱此業以爲法事之莊儀忍博索支派統于已其受尋宴者五世受瞻西者四世顯密聲明諸師音訣皆

能括囊忍深于聲明一日披唄策書畫譜忽策中出光明自此世推忍之業焉繼其後者乏忍之感應只受音韻因是大原之地成梵唄之場方今天下言聲明者皆祖于忍焉

唱道者演説也昔滿慈子鳴于應真祇聞焉自從吾法東傳諸師皆切於論導矣而廬山遠公獨擅其美及大法瓜裂斯道亦分故梁傳立爲科矣吾國向方之初尚若彼又無剖判焉故慶意受先泣之譽緣賀有後讃之議而未有闕闕矣治承養和之間澄憲法師挾給事之家學據智者之宗綱台芒射儒林而花鮮性具出舌端而泉湧一昇高坐四衆清耳晩年不慎戒法屢生數子長嗣聖覺克家業課唱演自此數世系嗣昳昳覺生隆承承生憲寳寳生憲基朝廷賜其諭導緩于閭房以故氏族益繁寛元之間有定圓者園城之徒也善唱説又立一家猶如寵苗種方今天下言唱演者皆効二家失諭揚至理啓廸庶

品哉千百之衆布聞思之道其利博如也其德備如也演説之益何術如焉爭奈何利路纔闢眞源即塞數它死期寄我活業謟諛交生變態百出搖身首婉音韻言貴偶儷理主哀讃毎言檀王常加佛德欲感人心先或自泣痛哉無上正真之道流爲詐僞俳優之伎願從事于此者三復予言焉

念佛者持誦之一支也修多羅中持于佛佛此方局彌陀焉或釋迦焉其始與淨土同出

已具于上矣元曆文治之間源空法師建專念之宗遺派末流或資于曲調抑揚頓挫流暢哀婉感人性喜人心士女樂聞雜沓駢闐可爲愚化之一端矣然流俗益甚動衒伎戲交燕宴之末席受盃觴之餘瀝與瞽史倡妓促膝互唱痛哉眞佛秘号蕩爲鄭衛之末韻或又擊鐃磬打跳躍不別婦女喧噪街巷其弊不足言矣

拾異志八

予修佛史博覗古記其關渉之灼灼者皆綴于十傳焉其餘斷事缺迹之絓吾者又甚異矣我不忍舎諸庶幾不墜眞化也作拾異志

皇極二年十一月蘇入鹿率兵圍斑鳩宮攻山背大兄王王即以獸骨置寢而將子弟竄隠膽駒山兵燒宮見灰中骨以爲王焚死解圍而去過六日王出山左右欲討入鹿王曰彼大姓也恐多殺人我不忍也乃與子弟二十三人入斑鳩寺塔中誓曰我等以垢濁身替暴逆臣昇蒼天之雲坐淨土之蓮手捧香爐默然而住皆各經死須臾香煙氤氳上通天雲寺塔之上靉靆垂布男作天仙女作天女駕烟雲向西飛去天花散天樂響異香郁烈奇光炫燿時人仰見望雲礼拜鍛夷聞之曰上宮之尊族遭搆逆而死我家亡不久矣明年蘓氏皆殲鍛夷者入鹿之父稲目之弟也

天平年中山州相樂郡高麗寺有僧榮常持法華之優婆塞常遊寺一日常與優婆塞碁常每下一著曰白衣白衣優婆塞嘲其口又曰榮常榮常俄優婆塞口自喎斜以手挂頤出寺未到家躃地而死

神護中有宇遲王者天性邪見不信三寶王從山背赴奈良時毛野寺沙門諦鏡往山背中路逢王無廻避處傾笠匿面立路側王見之駐馬令僕打擊鏡逃走王追捕王行不遠叫踊離地三尺許從者知鏡所爲就鏡求救

鏡不受三日後王如墨面卒従者奏曰諦鏡法師咀宇遅王而死乞報仇赦答曰宇遅自招非諦鏡咎矣
寳龜元年大傳藤永手薨其子大中大夫病醫治不効乞法救一比丘比丘燒香持誦于時大中託曰我永手也我生平作法華寺幢又或営八角七層塔我令其減造四角五級由此堕地獄身抱火柱手釘火釘忽閻王宮大烟充塞王驚問傍人曰日本國藤永手子

病児師焚香持誦其烟及此也王乃赦我歸本土而我屍已燒無所寄屢來告耳言已病愈
肥州松浦郡人大君氏忽爾死至閻王宮王曰此度非死期放還君氏見傍大釜湯中有如黒株者沸躍浮沈其浮時急告曰且待至第四浮箇釜口陳言我是遠州針原人物部古也我在生時掠奪細民白米由其罪報受此熱沸憑君還本土書法華經此罪可脱君

氏蘇録此事送大宰府府献朝後二十年太中大夫菅眞道以記奏桓武帝帝宣施皎法師曰地獄苦報經二十年得脱不皎奏曰人間一百年爲地獄一日夜二十歳未過一日耳帝勅遠州問物部古旧宅具如記乃詔百官諸僚書六万九千三百八十四本妙經善珠法師爲講師施皎爲讀師於平城野寺設大法會慶讃薦冥福焉
賛曰桓武帝者夫仁君乎昔文王葬枯骨傳

尚稱焉况六万九千三百八十四本經王乎古云王者爲民父母殆乎父母不如也
仁和中常州飛鳥貞成其家冨贍篤信三寳嘗撰能筆翰者百人於金光明寺書百部法華經如是十回已成千部設法會慶讃延東大寺延喜法師爲講師其日供施亦盛已而貞成逝其孫春澤除州之掾到任驛亭廐中有駁馬背成文曰飛鳥貞成春澤驚見以稲千束買此馬歸宅敬豢一夕夢貞成曰我償

債爲驛馬春澤夢中問曰千部妙經其功許
多何至於此對曰我生平善悪並造善惡之
報亦各別受今先悪報而我以經力後必生
天我命又不久耳夢後春澤寫經助貞成薦
不旬日其馬自斃廐中
寛平中備中人賀陽良藤善貨殖爲列之小
掾八年秩罷居葦守郷其妻淫奔入京良藤
鰥居心神狂亂常執筆諷吟作書艶詞勢時
時有兒女之音不見其形似聘媒焉如此數

十月一朝失良藤所在擧家尋求遂無得良
藤兄弟悉豪富皆會其家悲哽懊惱相謀曰
安得其屍薦冥福合族發願曰若得良藤骸
當刻十一面觀世音像卽伐栢木等良藤長
項禮誓祈歷十三日良藤自其宅倉下出來
顔色憔悴如黃病者其倉無柱石上疊棧營
搆其下去地纔三四寸不可容人身而良藤
從中出人莫不驚恠良久醒寤言而曰我鰥
居日久常念女事時一女子以書着菊花枝

來曰公主寄書我披讀詞意艶麗心情揺蕩
歌詠書問往來數返一日寶車迎我先騎四
人行數十里至一宮一丈夫門迎曰僕公主
家令也丈夫導我上殿帳帷綺飾須臾列珍
饌公主漸出容皃服色殆不可言也中夜背
燈入帳合歡情緒愛纏雖死不辭晝則設宴
夜亦同寢比翼連理歡娯甚殊遂生一男性
聰明皃嬌夭朝暮抱持未下於膝常念廢長
男忠貞立此兒爲嫡蓋子因母貴也居三年

忽有優婆塞持杖昇殿公主侍女盡逃散又
以杖突我背我從隘處出顧視家倉之下也
時家人擧恠之乃毀倉視之有狐數十驚馳
倉下土上有良藤坐臥之跡良藤居倉下纔
十三日而謂經三歳倉下三四寸而爲大厦
廣殿皆是妖狐之魅惑也非大悲菩薩感應
殆乎死狐窟其後良藤無恙十餘年年六十
一逝
延喜中仁和寺仁元供奉門人平如有擅越

粟田録事病死經一日夜蘓語曰冥司驅行
到一城門時一高僧語我曰閻王若有考問
汝報曰有書法華之願未果我白比丘曰生
平無此願又師誰乎僧曰汝在生時有人寫
法華至方便品汝以滴水加硯汝記邪我荅
曰然僧曰汝以此因故但言有寫法華願雖
似虚妄不爲無縁我是方便品也語已不見
即赴閻王前王問生前修何善我對曰有書
法華願未果而俄亡王驚合掌尊重令冥使

考視虚實冥衆考察曰無之王思忖曰縱雖
妄誕言涉經乎須放還果其業我不任喜幸
便走出一尭丁立門側問曰仁由何事放還
我荅曰啓以有寫法華願是故放還尭頭亦
至王前王問如先荅亦如先王亦放還録事
後與平如同車又市買紙欲書法華尭丁亦
同買紙録事見尭丁如舊識尭丁亦見録事
相怪二人熟見便知冥事尭頭言曰幸依仁
言得放還録事執手悲喜市人多聞之無不

嗟嘆尭丁者河内知識寺知事僧也各歸本
所精進書寫

論曰閻王聰明正直不可加也故領万生生
殺之權苟非至明至眞孰能與於此哉然粟
田録事之事怪中之怪乎録事之經願元妄
也閻王不知不明也至冥使監察曰無之王
曰縱雖妄言涉經須放還是非刑獄之法也
不直之甚也又彼方便品者化高僧以妄教
録事何其法華眞文之不典邪曰此理甚深

不爲淺識之者易言也粗揚推而陳之夫羣
生之廻轉者業障之所使也業輕者昇障重
者沈諸聖之於群生也惟欲其昇不欲其沈
而業障厚者自沈墜耳若毛髮許有極濟之
由諸聖施力於此而其業障厚者雖有善諸
聖不援何也業重也今録事此生夙累皆竭
者也是諸聖拯濟之秋乎而録事生平又無
他善纔經書一滴之餘潤目當其無餘殃而
有微善之時宜乎經王之矯微詞也閻王又

聖者耳只恐不免斯民於塗炭而障礙者不
關矣遭録事之無障經王之加勸彼閻王者
豈不發眞宥之言耶蓋閻王神足知録事之
障竭也若不知者非閻王也知之是閻王之
聰明也宥之是閻王之正直也何也聖境無
礙也經王閻王通知也非匿㥯世間昏衍窒
獄之據欵而推勘之謂也又世只見録事之
無願之爲妄也不知録事之障盡之是無妄
之時也何也障若妄之所爲也今夙障已盡

曷妄之有以無妄之時發言者雖妄而皆眞
也是以經王不妄矣閻王不妄矣故録事又
不妄矣蓋自無妄之中來也世書猶言無妄
之疾勿藥有喜況解脱之道乎只其知録事
之障竭是閻王之事也非凡庸之所及也又
人之暫死入冥而蘇息者皆非實死之適活
也蓋激感之所發也耳若定死者不可蘇也
録事此生雖業盡而緩於爲善也諸聖大悲
遣冥示此異而激勵善志耳是以非定死勘

鞫之比也故託微妄也若定死者間不容髮
豈有之乎只是諸聖激録事令作善因而已
故微妄無咎元是要妄也或曰録事依經滴
之微緣預經王之加助妄而無咎蓋經王之
功力也曰不然經王功力施於輕障不能施
重障若録事有障經王不得施矣今世人不
皆然乎經王豈黨録事乎況禿丁無滴緣乎
只是禿丁又障竭之與録事同也二人此時
邂逅耳吾故言障盡是無妄之時也或曰予

之障竭之義已聞命矣不能無微緣乎曰然
曰録事之微緣滴水耳禿丁無之何也曰禿
丁逢録事猶録事之逢經僧也是禿丁之微
緣也曰録事之感經僧也滴水耳禿丁之感
録事也緣何事曰此蓋禿丁宿生與録事有
緣者也然此書只託一事而已不及於此吾
以我教之理推此皆是也我卿所謂聖境無
礙也閻王知之也故禿丁又逢赦而歸耳矣
諸樂古京殖槐寺側有寡女父母昔日鑄觀

音銅像高二尺五寸造殿安之父母死後女
貧甚常對像訴飢寒隣有鰥夫潜通一日夫
來雨下不歸其晩女無供明旦又不饗乃入
殿泣訴過午叩門啓戸里人送饌言而曰闇
有客故贈草具耳女不勝喜脱裙與使者次
日女入殿礼拜像裙子挂像肩上
大安寺側有貧女常詣殿求福累日祈之一
日詣寺門橋有錢四緡簡書曰大安寺修多
羅錢女入寺告之知事開庫果失四千取之

納庫明日女赴寺庭上有緡錢簡如先女又
送寺又明日女家閫内又有四緡簡曰大安
寺成實論宗分錢女又送寺寺僧恠問女曰
我比來詣大殿祈福衆僧聞之知佛慈濟返
與於女女得之漸爲富人
大安寺側有商賈名盤嶋借寺修多羅分錢
三十緡往越州都魯鹿津貿易歸路受病下
船乗馬至近州高嶋郡有三人中途相從至
山州宇治橋嶋問公等何往答曰閻王使召

汝者也將捉嶋一鬼使曰不可取也是寺錢
交易商使也乃語曰我飢甚汝有飡乎嶋曰
有糗與之鬼食畢曰汝定應死然我饗汝飡
恩意深有與汝同年人當相貸答曰無三鬼
中一鬼曰率川社畔有一人與汝同戊寅年
也宜替彼且我等嘆牛鬼也汝至家必饗之
嶋曰我宅有斑牛二頭當薦鬼曰我等以同
歳人替汝必受重罰汝呼我等名讀金剛般
若一百巻定脱苦罰乃稱名曰一高佐二中

知三槌言畢而去目送之不見嶋歸宅一牛
果斃便入大安寺請南塔院沙彌仁耀二日
讀金剛般若經一百巻三日朝鬼亦來曰依
大乗力我等免罰只願毎年修之言已不現
嶋年九十餘終
諾樂京葛原村有盲女生一女子家甚貧里
中有藥師佛像母子二人向像敬拜祈開目
一時像臆如桃脂若忽然湧出女子恠告母
母曰取來子取與母母食之甚甜傅兩眼即

闍

紀州牟婁郡熊野村有永興法師者智行兼備有一比丘從興學其所持之具法華一部銅瓶一繩牀一餘無長物比丘持法華居歲餘以床施興曰我欲越山往勢州興使二僕送且與糒為粮行一日次日令僕返并授經糒自持瓶又携麻繩獨別去歷二年熊野村人入山伐木聞誦經音累日不止村人尋之不見往語興興入山深尋有一骸骨麻繩繫

二脚懸巖傍有瓶興見悲泣後三歲猶有誦經聲興往收骨其舌赤鮮

總州太守藤時重有猾吏譽一日告府屬曰我有大願轉讀法華一萬部我繁國務矣不能自也今命管内釋衆遠讀之然以米一石充一部供諸吏告諸釋衆又頒米焉於是他州緇徒傳聞各錄部數來集一万之數不幾而足藤守大悅冬十月設大會而慶讃其夜夢一比丘形服端莊執錫來語守曰汝所修可謂淨業我甚隨喜又進把手曰汝其勗乎守啓曰美哉訓也公誰乎比丘曰我是地藏菩薩也語已不見夢覺感幸便造夢中像瞻仰供養

江諸世者初甚窶嘗歸吉祥天女所至之處取木片安高所合掌低頭言南無大吉祥天女經歲不懈一時過途前有布囊見之中盛精粳一斗許携而歸宅傾出半分供晨炊餔又欲爨半殘見囊其米盈貯如先驚怪而喜

乃炊半分翌朝囊米又盈如昨諸世以為吉祥天之惠也試取諸器傾盛盛已囊滿如井水自此諸世便為富人能施他家未嘗窮竭終諸世世囊滿如初

延興寺沙門慧勝主浴室偶取薪一束與人已而死時寺厨牸牛生一犢此犢駕浴薪車能任重致遠餘不如也故偏充浴車牛一日異比丘語牛曰慧勝昔能讀涅槃經今又好牽車乎牛聞之垂淚尋而斃時浴室役夫捕

此比丘奏曰比丘詛牛死有司見此比丘形皃偉麗便以聞勅圖寫其像宛似觀自在大士帝欽敬召見比丘比丘忽然失所在蓋勝生平持大悲者讀涅槃經故菩薩擁護耳

藤常行者右僕射良相之季子也僕射家于西京常行一夕潛如東京妾舍一馬一僕而已過大内美福門前路東有兼炬火行者其衆二三百人許常行爲微行故避之無地僕曰神泉苑北門常關主其早進如教果開常行屏門内柱下炬隊自此過常行偷眼門隙皆鬼也或隻眼一手三目二頭奇形異類甚可怖也僕主喘氣其中或曰人氣近矣魁者曰盍執來乎一鬼迫門僕主以爲不可免也鬼走反曰不可得也魁者叱之又差他鬼如先魁者怒自赴僕主以爲這回實不免矣魁者又反曰不可若之何諸鬼請魁曰佛頂尊勝咒在焉故不得也言已炬火皆滅鬼隊走散常行不知所由然不向妾家從此而迴家人間中夜不見何所之常行語事乳母曰妾昔日請一沙門書尊勝咒潛縅衣領恐是乎乃綻縫瞻礼合家無不稱嘆

南京仲筭法師有童兒初在睿山楞嚴院後事于筭童常轉法華筭曰少年之業習學惟競諷經誦咒未晩耳童自此逢筭顧眄乃爲習學若佗時則動讀法華一日失童筭驚尋遂不得童潛入山誦經不食月餘已而椁羽服成神仙後數月僕薪于山中遥聞誦經音漸近則童兒也童語僕曰汝還房告師皃得覲晤僕告筭筭跣足登山與兒逢兒曰我已得仙與塵世隔今偶相見可謂良緣歟語者久矣兒將去告曰每歲三月十八日近州竹生島有神仙之會我亦預耳

役夫賀能者過睿山横川般若谷逢雨寄一破宇中有地藏像其像滿濕甚能見像庇不全雨灑被體脱自小弊笠覆像頂而去晩年受病而氣絶能生平無善事動多悪業便墮

地獄猛火燒身其痛不可言時有一比丘以右手提能出鐵釜其比丘右邊頬肩足及背皆焦然而告曰我在瞻部洲春山般若谷時雨濕不可忍也汝以一笠蒙我其志難酬故我入火聚濟汝不顧自燒耳言已蘇息能便詣般若谷拜像像之燒爛果如獄所見

土州中村有一宇安地藏像一時獵者得鹿入此宇烹宰啖嚼自若其中一人曰尊像恐思梟獺乎一人曰像若悪之盡躍出避之時

帳中有物飛出如鳥之過諸獵怪而趁追落深草中近而見之有地藏像其長六寸諸獵於是悔咎改懺遠近來奔恭敬供養

攝州水田郡沙門德滿年二十二盲過三歲詣觀馬寺祈之無應又詣長谷寺期一七日祈求至第七夜夢老比丘告曰我力不及汝當如近州彦根山觀音靈場懇請滿如教第三日初夜忽眼開見燈眼根如元承曆三年也自此滿居此修練云

沙門義叡遊諸名山勝地欲從熊野山入大峯詣金峯山迷而失路陟嶺降谷十數日適入一林中僧房修潔庭布白沙奇花異草及諸果蓏處處開敷叡見之驩怪窺一室有比丘年可二十威儀安庠讀法華其聲和雅如調琴瑟讀一卷了置經臺其經自躍昇空從終自卷至始又自結帶而還臺叡益怪乃至八卷亦如是比丘讀已作礼出堂見叡驚曰此地凡鳥尚希況人乎何以到此叡告迷路

比丘引叡入房忽端正童子捧甘饌來叡嘗之甚美又見種種希事問比丘曰住此幾年比丘曰已八十年我本叡山東塔三昧座主弟子也壯年出本山處處修練老寓此山耳叡聞已生難遭之想又白比丘曰卿承人路不通已見端正童子兩三輩何作妄語比丘曰天諸童子以爲給使予豈妄哉叡又曰雖言老朽而皃少壯何乎比丘曰病即消滅不老不死又豈妄哉比丘漸勸叡歸叡曰日勢

已曉不辨方隅又身心疲勞何不保我而排
哉比丘曰我非厭子此地潔淨不堪子居故
今去耳若欲止宿身不動搖口無言說心身
寂靜黙然而住眷受教初夜時異類衆形鬼
神禽獸不知其數各各持香花捧果蓏百味
飲食羅列安置稽首礼拜次第而坐異衆中
或作是言奇哉有人間氣或曰何人至此比
丘誦經異衆傾聽至明相現各作礼分散眷
問曰希有異類何處來耶比丘曰子豈不聞

若人在空閑我遣天龍王夜叉鬼神等爲作
聽法衆眷曰我欲還不知方所比丘曰與子
指南即指缾曰隨是去時缾自躍進去疾趁
缾而行二時許到金峰山一峯直下便聚
落也忽缾昇空飛去眷著村里語此事聞者
歎嘆

元亨釋書第卷二十九

元亨釋書卷第三十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志四

黜争志九

昔婆伽梵坐菩提樹下魔王波旬將八十億衆各執器仗致惱地神現形責魔魔懼怖而去夫以世尊無量劫來已具種智豈受是等障蔽乎而有之者獨世詅之使也非世尊之咎矣以致世尊不動一毛波旬受屈而歸滅後尤多或斬菩提樹或焚貝多葉或閉伽藍門或壞阿育塔劓肩臂墮而死異見病至而悔不唯王者之爲梵志譖助而發也然彼自敗亡我法自若矣至于東震益酷後魏太武太平眞君七年焚像經坑沙門者崔浩誣之也八年雷擊殿而倒太武遭癘殆死不幾爲常侍宗愛弑崔浩腰斬之誅及五族北周武帝建德二年毀像經冠沙門宜政元年感癘而殂唐武宗會昌五年厄佛法李德裕趙歸眞勸之六年帝發背疽狂煩而斃皈眞責誅朝堂德裕貶死崖州柴周世宗毀我教手持斧擊大悲銅像鑱胸破帝後疽發胸而殂趙宋徽宗宣和元年沮吾法林靈素論之是歳靈素放溫州賜死于道靖康二年金人破汴京虜徽宗而去上之五代君臣昏惑生厄於吾禍敗景從寔可愍矣我國家君聖臣賢仁恕忠良自眞化覃此七百餘載上下崇奉輔治保祚以故君臣世授胤連曆長只欽明敏達之間有小厄者我法始至信根未洽又非眷情孽臣矯之也而守屋之黨齒不旋踵及

于天長天元有闕𡑮事長曆以來虐燄轉熾永保之始二火亦起卒是資治表雖台相之一匡頗撼朝堂然王臣篤奉佛其始不加剿治所謂撲滅不息至于燎原矣嗚呼我國薜澂而蓄自吾出弊魔嘗誓曰我來世入汝門衣汝衣食汝食破汝法魔黨其不可熄乎今欲全綴此方佛迹且令人知魔孽之所緜勸善懲惡古史之任也作黜爭志

欽明十三年百濟國王聖明貢獻釋迦銅像

帝宣問群臣可拜不物尾興中鎌子等奏曰古先帝皇之治天下也常有事於春夏秋冬祭拜天地社稷一百八十神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國神怒大臣蘇稲目進言西蕃諸國一皆拜崇彼方諸神未聞拒逆我此日域何慮之有乎天皇賜像稲目稲目大悅捨向原家爲寺安置供養此年天下疫夭亡多尾興鎌子等奏曰陛下不納愚忠作敬蕃神今癘蓄由彼與乞行弃撤天皇許之有司投像於難波堀江燒伽藍於是天無雲而雨宮中大殿儀災

敏達十四年二月蘇馬子起塔大野丘設大齋會三月物守屋中勝海奏曰自先代及陛下國多疫矣豈非蘇氏之傳佛哉上曰朕亦不能無疑守屋自入寺斫塔縱火燔之又燒藏殿芽既而取燼餘棄難波堀江是日無雲雨下守屋又捕馬子所奉善信尼等禁錮海石榴亭不幾帝幷守屋患瘡天下又多患之

死者相枕患瘡者皆曰我身如打如燒人人相謂曰是燒像塔之殃也後二年守屋伏誅

天長十年七月睿山義真寂以座主位私授圓修大衆不肯山上鼓噪眞之徒黨修之者五十余輩大衆擯之勅尚書右丞和眞綱上山罷圓修座主職修移和州室生山承和中入唐歸住山雲寺

天元四年十二月敕餘慶法師補法性寺座主慈覺之徒詣闕奏曰初太相國貞信公建

法性寺以辨日法師任座主以來九代相繼而慈覺之門當之今第十代始以智證門人加之是慈覺之徒失望也敎荅曰告檀家檀家報曰隨敎相護而不斷於是慈覺之徒一百六十人向檀越廉義公家喧訴相家不聽屢有爭論天祿帝聞之激怒曰貞信公初創法性寺不必附慈覺一門只是擇智行兼備者爲座主適慈覺之門多人故相次領之今餘慶亦有智行譽而任之何必守一門乎況

喧爭敗德非淨侶事也下詔息百六十人者封職焉自茲兩門不和拒爭日滋智證之徒出叡山各居別院餘慶率門人住觀音院勝算并門人修學院勸修并門人解脫寺穆算并門人一乘寺餘衆百余人猶在山上千手院五年正月敕侍中平惟昌登千手院宣耆宿曰傳聞日者智證大師之徒多散逸經書秘文恐有紛失固加衛護因之置宿衛守經藏又下敕曰座主良源欲燒千手院殺餘慶穆算等陰謀難匿早止其機後而毋悔良源上表陳謝其略曰放火殺害我法大禁自作敎人波羅夷罪吾輩於此是道之常誰達天聽願決眞僞

永祚元年九月敕餘慶爲延曆寺座主慈覺之徒奏曰智證門補座主者不可開講堂便固閉戶永延帝并大相國藤兼家以爲過詔十月二十九日詔尚書右丞藤有國作告文登前唐院慈覺之塔訴衆徒之暴戾有師子身中

虫之句

正曆四年八月觀音院成算之徒與叡山衆有郤慈覺之徒燒千手院及壞房舍四十餘宇兩門相爭於是慈覺之徒擯智證之徒一千人出山

長曆二年冬朝議以三井明尊爲天台座主十月二十七日慈覺之徒捧狀沮之三年廷評已定二月十七日慈覺之徒盡會法成寺南門相議列向相府訴之相門固閉不入衆

蠢蠢不散相吏開門告衆曰今日先還明
日有議大衆退明朝會祇陀林寺相府使使
告衆曰天台座主位古來重之故選智行全
具者補之不必局慈覺一門智證之門亦多
有焉方今明尊僧正德位相宜慈覺之徒有
相若者乎乞莫拒訴大衆聞之嗔怨叫馳乃
走赴相府府門堅閉大衆呼號扣門至穿門
柱下地相大怒使能州刺史平直方率兵射
大衆衆中亦有挑戰者定勢有膂力拔大刀

擊官兵官兵衆徒死傷兩多十九日定勢付
獄以降見資治表

序說志十

大覺渾然未嘗判矣瞿曇大聖人剖析而數
出矣其爲數也有半焉有滿焉矣二焉三焉
及九焉皆半也十焉百焉及萬焉皆滿也半
常設不矣滿常設大矣然居渾而見數者判
而常渾矣在滿而見數者半而常滿矣故渾
而判判而渾滿而半半而滿是我圓極之微

旨矣此書有五格焉傳贊論表志也傳十也
贊二而或繫之焉或綜之焉論又二而通別
也通者[illegible]焉別解或焉表一也志又十也五
格者半數也寓判而非小矣十傳者所以載
其人也十志者所以記其事也雙十者滿數
也寓渾而設大矣一表居中焉所以通串傳
志也不載空言見之行事雖采國史實釋氏
之通表也數止二者雙十之統也蓋一者十
之所歸十者一之所成天下之數未嘗不一

也十也矣又一者渾也十者滿也渾而無不
滿故一而之十焉滿而無不渾故十而反一
焉是自然之理而此書之數也傳之十者傳
智一慧解二淨禪三感進四忍行五明戒六
檀興七方應八力遊九願雜十表之一者資
治也志之十者爲學修爲度受爲諸宗爲會
儀爲封職爲寺像爲音藝爲拾異爲黜爭爲
序說維我佛乘智者先導勸示悟證皆智之
操濯真來唱聦訓去斆澄海榮西相繼高蹈

自茲此方競響眞詣傳智居初焉智之與慧名異躰同赫赫諸子惟業惟隆不唯聞思修勤解通慧解續焉攀緣觀察愚夫所行單傳直指如來禪清淨禪續焉慕道之士進其爲精進進不止感慶便生進感續焉佛道懸曠勤有退還忍之爲德不崩不騫烈士行之曜後揚前忍行續焉戒法毗尼如來威儀不唯固持明之知之明戒續焉檀之爲事施與皆築厚薄有異共歸與福檀興續焉古聖深悲周流遷善應無方是名巧便方應續焉智用爲力有動乘斯萬里游戲尋道訪師力遊續焉我有大誓其品萬科隨類俱作清濁揚波願雜竟焉是始之十也史之爲言繫月繫年我法無曆假渠寓紀渠亦假我政和祚延作資治表一焉人生童昏不學不明但學浮勤修而智成去斯二路道無他行故置於始惟衛惟禔學修志起矣入道爲度得戒爲受度道之標戒道之守度受次矣吾門殊塗其歸一致得致知塗不則道毀諸宗次矣我法有爲會而有議君臣僉行人給國治會議次矣道備德盈受封居職內榮門庭外格多福封職次矣獨立無居獨依無主依止相應有寓偶宇偶宇已作吾門萬觀寺像次矣維此世界音作佛事鐃鳴磬響軌儀全備音藝次矣吾佛垂感倜儻不羈斥奇小恠收拾不遺拾異出矣治以鑑興亂以鑑衰背觸來現我以鏡知黜爭出矣物必有頭事又有由欲詳始卒序說而休矣初予覃總角而離家適志學而遊方周旋相陽福鹿之門辛勤而歸因見大藏有僧史之三傳所謂梁唐宋也而此三傳不精史文蓋梁傳者戰國之文病體裁焉唐傳者敘事艱澀傳論文同宛似銘辭宋傳者駁雜亂散任古碑碣絕無筆削古來聖賢之事業不能顯煥頗惜之焉又佛法入斯土以來七百餘歲高德名賢不爲不多而我國俗醇質雖大才碩筆未暇斯舉矣其間別

傳小說相次而出然無通史矣故予發憤禪
餘旁資經史竊閱國史洽掇諸記日積月累
已有年矣遠自欽明迄于聖代補綴裁緝爲
三十卷僅成一家之言不讓三傳之文名曰
元亨釋書古傳者偏傳也今爲全史故改名
焉又夫古之著述或罹窮愁或求見世雖仲
尼猶然刻其餘哉余塵纏早脫世繳不及韜
晦我常豈眞鬧名只欲明佛祖之法揭聖賢
之迹令可畏之人知所式之塵也耳此予之

志也曰古科十品三傳承襲此書何異曰此
書雖變古傳古科皆在其中矣夫傳智者譯
經也我國無譯事故換号焉然其傳來者一
也慧解者義解也淨禪者習禪也慧之與義
淨之與習其所名摸不啻天淵之隔矣進感
者感通讀誦一之古傳瑣碎以我視之皆進
也故合焉忍行者遺身也古傳遺身之目無
含蓄也明戒者明律也古傳次三學故亞禪
焉今配十度故居忍下檀興者興福也福者

檀之報也賛名而表本願雜者雜科也今分
六篇蓋智不足者駕願而達彼岸故闢願度
攝諸色也方應力遊古科無之今詳法義建
二焉梁唐削汰一二科不爲無據耳護法者
今鋤之此土無暴君悖吏何護之有而志有
黜爭者草昧自家之小厄也非巨廢矣又古
傳無表志今立之者備史法也我謂古傳爲
偏者是也矣曰春秋三傳不立志豈不良史
乎曰彼編年也無志可也已分傳則史遷曷

不全哉不能逃君子之誅矣曰子攻古傳者
深矣而宜犂之諸師高德偉才豈可容易而
議哉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三傳之師道博
德大而吾之所欽也然史才者末也矣昔黄
太史見三僧傳患文義鄙淺而欲刪修之又
洪覺範屢議唐宋二傳非予獨言之矣曰子
之釋書名取諸何曰漢以來以史名書所謂
漢書晉書唐書等也曰漢唐者以世以國故
名書而佳矣今釋者氏族也世尊取以爲名

此書應稱釋書蓋孟子莊子之謂也然諸子不史也此書史也僭取乎曰不然子知世書之有彼而不知吾教之有此也我大覺世尊身土不二世屬土名屬身四法不剖唯一覺也予何輕議哉故爲其系胤雖有聖凡之異皆一種也猶世俗之家有賢不肖之子矣不可以不肖不系其氏族也故予名之以釋書又漢晉唐者國而皆姓也我釋書之稱不多乖乎曰子廢古科配十度然者此方之人咸

大機與曰有斯言矣夫此方視於竺支狹矣蓋印度闊於震旦震旦闊於日域而印度小乘多大乘寡加以婆羅門九十五種大乘之於印度也牛毛之雙角也震旦大乘多小乘寡加以儒墨老莊乘時陵我者不少焉大乘之於支那也鼎鼐之一足也我日域純大無小其倶舍成實者備于學而已不立宗焉有儒而無老莊老莊之書又備于學而已不立家焉只儒有數家焉而不與我競蓋雖魔覺

民皆護佛法之謂乎以印度地闊而大乘寡支那地狹而大乘多而况之我國小而純全大機者非理之迂矣蓋我道之機法者不因地之廣狹乎盛哉吾國東方醇淑太乘之疆乎命此土者不單我法無異道也學我法有不起小徑無二乘也是故此書以波羅蜜建十科也曰如子言此書所列咸菩薩與曰然菩薩有二曰滿曰分波羅蜜亦然譬登山焉到頂者躋麓者齊稱登山焉何也躋麓者竟

達頂也階吾道之大機者皆爲菩薩何也自分至滿也曰子以此方爲大乘域又愛吾廬之謂乎曰大般若經第三百二曰我滅度後後五百歲甚深般若於東北方大作佛事我此日域金口已説豈始而言之乎曰彼經説滅後流傳始東南方巡至東北子何獨取東北哉曰不然雖説八方流布特稱東北而爲最也故舍利子白佛言於東北方當有幾許住菩薩乘諸善男女於此般若書讀修説佛

言東北方有無量伍菩薩衆諸男女等然經文繁衍恐人不委斯旨予親熟看亦不疑也蓋佛讚東北不似餘方第五百八又見焉曰如子ノ言東北爲最而支那又東北也何定日域哉曰支那日本雖隔海而氣候同何也此土用唐曆不有差互也其他域者曼乖矣故我言佛説之東北分者支那日本并之矣何也氣候同也見其氣候之同宜乎吾佛之并言之乎曰然則支那又大乘之域乎曰支那者大醇而小疵日本者醇乎醇者也曰此書立波羅蜜少有倒逆又諸師有不留一波羅之者何混而顛乎曰序次雖倒意順也何也夫十度者五度如次智度分爲五所謂慧方願力智也智者摠體也故置第一慧者大用也故次焉餘三度各用也智中少互無害今分智而置初後者應知雖檀戒又智也譬論之中十度各具六應知雖十皆各通具也以通具見之少互無咎而又有順理於其中

寶雨經曰菩薩以智爲先尊凡菩薩人動作無非智此書主行故以十度建十科又諸[illegible]多羅十度以滿位爲次序今之十傳取諸分故有少倒譬石砌路焉太小曲直者在之質也方面布置者工之巧也路不得不整矣吾以波羅之分滿修菩提之砌路其間詰諸子之大小曲直者不見吾之大道矣

略例 附

桓武之後追謚欽焉其間一二不備足焉今以年号呼帝者

州号古來呼者不醇矣今以二義質之所謂上下簡辟也上下何凡上字不復出者皆以上字呼之山州攝州等也上字復出者以下字呼之和州賀州等也簡辟何凡二字或上字復出或下字復出皆能簡辟呼之若又復出多者始後簡釆美州之釆始者簡信作也波州之釆後者簡丹阿也又上下前後之者加之字而呼願見此書善簡辟焉

官位皆以唐宋呼之古儒已配之矣非新例矣

表中若德寬平前後二例皆史法也

表中雖立二例正傳之中諸年曆且從古史

右五條

智通論 附

釋書出焉有儒一生言之曰我名教立五常智居四焉蓋智者聖人之次德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君子之道鮮矣是夫子黜智之言也又皇帝王霸步驟殊塗以智爲霸者之權也故漢高祖曰吾寧鬪智不鬪力又老子曰絶聖棄智然則論大道者斥其智矣吾聞三教一致聖人無異此書何先智乎又我儒不言神怪此書感進神仙拾異等篇基於此蒙竊惑焉余曰善哉問乎不予今言之外學之議我也自古而然我今斥言可以解千歲之惑矣夫吾道一心也心外無餘以心爲身以心爲土身土皆心也況用此心作爲乎吾佛以四智應於万彙所謂圓鏡一也平等二也觀察三也成作四也佛心之明淨者鏡智也佛心之均同者等智也佛心之知覺者觀智也佛心之云爲者成智也四者之體曰法界法界之用者四者也體用皆心也蓋因心而見體用者五之者未嘗有異矣今其如來一代之説相者觀察之一智也六般之神足者成作之一智也以觀察而應機也爲大爲小爲權爲實爲偏爲圓爲修多羅爲毗奈耶以成作而應機也爲幻爲化爲明爲通爲三摩提是吾佛不思議之智用也然以鏡智而見觀察大小偏圓未嘗不明淨也以等智而見觀察大小偏圓未嘗不均同也修多羅毗奈耶亦然以鏡智而見成作幻化明通未嘗不明淨也以等智而見成作幻化明通未嘗不均同也三摩提亦然又以觀察而見成作幻化明通未嘗不知覺也以成作而見觀察大小偏圓未嘗不云爲也

綺錯交互亦然故吾佛一說也四智備矣一通也四智全矣若偏礙者非所謂圓鏡焉平等焉觀察焉成作焉也豈仲尼伯陽偏談局說之謂乎譬溟渤焉東西南北一海也而東方之民曰東溟西方之民曰西溟南北亦然人自名耳海豈異乎哉汀瀅不然有方所有淺深不得不異宜乎孔子之以仁智神怪而議吾乎又三教一致聖人無異者我智上之詮也

非子之心外教之所知也彼所謂智者之智者偏智也非圓智也彼所謂覇者之智者權智也非實智也彼所謂棄智之智者小智也非大智也彼所謂神怪者妖孽也非明通也又怪力亂神之言出於論也然諸儒不一也或作二事或作四事異談不少今且就孔子之四事之言而辨之孔子之不語怪力亂神者非絕不言也慎言也後儒不明仲尼意絕言於四事者惑之甚也我粗出其端焉易曰陰陽不測曰神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仲

尼豈不言神乎春秋二万言皆襄周諸侯攘奪之事也仲尼豈不言亂乎孔子之勁能扛國門之關不唯口言也身自爲之乎季桓子穿井得土羊仲尼辨以木石水土之怪豈不言怪乎凡經傳之中孔子之涉四事者之多不暇縷舉矣孔子爲名教之祖垂訓於世思凡庸之溺四事而有此迹也陋儒迷迹而爲孔門之徒絕言於四事者可笑也夫四事者昧者之所溺也而又不可無也君子能辨之

我法悲智交發神用以利天下豈同陋儒之局見古來大賢之感應棄而不齒乎　宋之時有歐陽脩者修唐書而舊唐書多載佛氏之神異脩衒學孔迹而刪去者千餘條脩之偏識可卑矣夫良史者褒善而箴後世貶惡而警後世故善惡并書而不匿彼脩何爲者乎任吾喜怒一切刪之蓋脩之意以佛爲怪爲異道也縱佛怪異也時君好之脩何不並書加褒貶垂後世而倒刪之乎劉煦之文實

淺矣脩文雖加之而識不如翫乎脩亦惑論
之四語之甚者乎又吾佛之神用者幻化也
諸聖未為奇也凡愚以為奇也蓋欲開凡愚
之淨信也譬傀儡焉長者未嘗以為奇也何
也知棚中牽抽也愚少以為異而戲著遑遂
何也淺識也今以神怪或斥或嬉齊惑也何
也為奇故也君子不然幻也化也何有於此
乎曰吾議子書子何引佛蔽之哉予曰甚矣
哉子之難曉乎昔人有學舜者晝夜孳孳去

其不如舜者附其如舜者故謂之舜之徒焉
吾人豈異哉只恐晝夜孳孳不如佛焉不幸
而不肖者學之之不至者也學者之大志皆
是也今吾學佛者也此書諸師皆學佛者也
夫學佛之者繫學佛之人而以佛之事其不
學佛之人不知佛而罪之是乎非乎

元亨釋書巻第三十

東福海藏禪院重刊
元亨釋書化疏有叙
大日本國平安城濟北大沙門虎關禪師譔
元亨釋書者寔
本朝僧傳之權輿也其書凡三十卷始於傳
智終乎序說上自推古下至元亨七百餘年
間事若僧尼士庶之傳若寺宇佛象之志若
國家君臣資治之表有一關乎吾釋氏者
靡不登載而收錄焉至延文庚子六月有
旨入藏頒行蓋從圜通住持龍泉淬公請也
是書既鏤版行於世會永享壬戌二月十六
日司烜失職本院遺火延及書庫凡歷代三
教之書與編秘帙一夕而燼則版亦成烏有
矣聞者咸惜焉茲者　師之上足前南禪性
海禪師以其徒請由東菴遷茲院事未幾百
廢俱舉仍圖重刊茲書費用不貲遂命在城
芽持比丘周信儷詞製疏巡叩
十方諸大檀那貴官長者緇向男女若見聞
者慨然樂施以濟版事其獲福可量也哉疏
曰　維元亨釋氏之編寔
本朝僧史之筆曰梁曰唐曰宋三傳雖同若
敍若宜若寧十科或異慨茲海藏龍宮之失
護俄驚琅函玉軸之歸空天道好還行看印
板打就斯文復作正好點筆疾書增濟北之
陰凉壯海東之福地
天子萬歲　宰臣千秋
至德元年甲子六月日　疏

元亨　二

于時慶長四年己亥月日
日東　洛陽　如菴　宗乹　摸行

卍元師蛮　撰

本朝高僧傳

寶永三年（一七〇七）刻本

據寶永三年（一七〇七）
刻本影印

本朝高僧傳總目

卷首

卷之一

法本一之一 正傳二十二人 附見二人

卷之二

法本一之二 正傳四人

卷之三

法本一之三 正傳二人

卷之四

淨慧二之一 正傳二十一人 附見四人

卷之六

淨慧二之三 正傳一十四人 附見三人

卷之七

淨慧二之四 正傳一十二人

卷之八

淨慧二之五 正傳三十五人 附見五人

卷之九

淨慧二之六　正傳二十四人　附見一人

京兆東寺沙門寬靜傳
和州興福寺沙門壹和傳
和州興福寺沙門守朝傳
和州興福寺沙門千到傳
和州東大寺沙門法緣傳
播州金龍寺沙門千觀傳
江州延曆寺沙門良源傳
和州興福寺沙門安秀傳
和州東大寺沙門湛昭傳
和州興福寺沙門眞喜傳

和州興福寺沙門主恩傳
江州石山寺沙門元杲傳
江州延曆寺沙門暹賀傳
和州大安寺沙門令扆傳
和州多武峯沙門增賀傳　仁賀
江州睿山沙門聖救傳
播州八德山沙門寂心傳
江州睿山沙門實因傳
和州子嶋寺沙門眞興傳

卷之十

淨慧二之七　正傳二十九人　附見七人

江州睿山沙門安海傳
江州延曆寺沙門覺慶傳
京兆清水寺沙門清範傳
江州睿山沙門覺運傳
城州勸修寺沙門雅慶傳
江州睿山沙門源信傳
江州園城寺沙門慶祚傳
和州東大寺沙門澄心傳　朝晴
和州興福寺沙門扶公傳　圓緣

和州興福寺沙門林懷傳　明憲　長保　日觀
江州睿山沙門長算傳
江州睿山沙門寬印傳
江州睿山沙門覺超傳
江州睿山沙門遍救傳
江州延曆寺沙門院源傳　實誓
和州東大寺沙門觀眞傳　觀圓
京兆東寺沙門延尋傳
江州睿山沙門紹良傳
和州東大寺沙門濟慶傳

卷之十一

淨慧二之八 正傳三十人 附見一十七人

卷之十四

淨慧二之十一 正傳二十五人 附見一十七人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根來中性院沙門賴瑜傳
高野山大樂院沙門信日傳
城州醍醐寺沙門嚴家傳
紀州高野山沙門信堅傳
和州東南院沙門貞禪傳　義海　承信
京兆淸水坂沙門良範傳
和州新禪院沙門聖然傳
城州醍醐寺沙門聖雲傳
和州戒壇院沙門凝然傳
和州戒壇院沙門空月傳　性憲

醍醐地藏院沙門親玄傳
武州星野山沙門尊海傳　宥海
紀州高野山沙門良殿傳　印俊　實算　玄雲
高野山蓮華院沙門賴豪傳
高野山迎接院沙門順繼傳
京兆廬山寺沙門照源傳
濃州實相院沙門賴中傳　宗藝
京兆悟眞寺沙門道光傳
相州光明寺沙門良曉傳
高野山金剛三昧院沙門實融傳

筑前觀音寺沙門道譽傳
和州菩提山沙門唯空傳　圓海
和州菩提山沙門澄海傳　理然
和州東大寺沙門道玄傳

卷之十七

淨慧二之十四　正傳二十九人、附見四人

泉州久米多寺沙門禪爾傳
京兆淨華院沙門證賢傳
和州東大寺沙門聖忠傳　聖尋
京兆東寺沙門榮海傳

相州稱名寺沙門湛睿傳
讚州善通寺沙門宥範傳
京兆仁和寺沙門寬性傳　實杲
和州戒壇院沙門俊才傳
和州戒壇院沙門盛譽傳
和州戒壇院沙門照玄傳
尾州密藏院沙門慈妙傳
相州極樂寺沙門正爲傳
江州睿山沙門慈遍傳
東寺觀智院沙門杲寶傳

卷之十八

淨慧二之十五 正傳一十三人 附見一人

卷之十九

淨禪三之一 正傳一十三人 附見一人

京兆東福寺沙門順空傳
相州淨智寺沙門宏海傳
相州淨智寺沙門德紹傳
參州實相寺沙門爾然傳
京兆東福寺沙門昭元傳
相州建長寺沙門紹明傳

卷之二十三

淨禪三之五 正傳一十四人

相州建長寺沙門子曇傳
洛東勝林寺沙門瓊林傳

京兆東福寺沙門琛海傳
京兆東福寺沙門大慧傳
尾州長母寺沙門一圓傳
京兆建仁寺沙門宗鑑傳
野州雲巖寺沙門顯日傳
京兆南禪寺沙門祖圓傳
相州建長寺沙門世源傳
京兆南禪寺沙門一寧傳
相州建長寺沙門弘會傳
筑前承天寺沙門仙原傳

京兆普門寺沙門圓然傳
相州壽福寺沙門上昭傳

卷之二十四

淨禪三之六 正傳一十四人 附見二人

京兆南禪寺沙門德儉傳
相州圓覺寺沙門慧輪傳
京兆南禪寺沙門崇喜傳
京兆南禪寺沙門鏡圓傳
豐後萬壽寺沙門智侃傳
相州建長寺沙門道隱傳

京兆普門寺沙門慧璿傳
京兆萬壽寺沙門智義傳 智翁
能州總持寺沙門紹瑾傳
京兆南禪寺沙門處謙傳
相州建長寺沙門巧安傳
京兆建仁寺沙門道生傳
京兆東福寺沙門宗昊傳 祖玄
洛北靈鷲寺沙門良眞傳

卷之二十五

淨禪三之七 正傳一十六人

京兆南禪寺沙門本元傳
越前永平寺沙門義雲傳
京兆南禪寺沙門宗卓傳
京兆建仁寺沙門仁恭傳
相州建長寺沙門德璇傳
京兆南禪寺沙門宗源傳
京兆東福寺沙門士雲傳
筑前承天寺沙門圓心傳
京兆南禪寺沙門正澄傳
濃州大圓寺沙門祖一傳

京兆南禪寺沙門祖裔傳
濃州正法寺沙門正榮傳
相州壽福寺沙門文岑傳
相州淨妙寺沙門本立傳
相州淨妙寺沙門慧廣傳
京兆龍寶山大德寺沙門妙超傳

卷之二十六

淨禪三之八　正傳一十四人

京兆南禪寺沙門楚俊傳
相州壽福寺沙門道泉傳

洛東華頂山沙門良眞傳
相州圓覺寺沙門通川傳
相州建長寺沙門慧日傳
賀州傳燈寺沙門運良傳
越前淨福寺沙門總覺傳
參州願成寺沙門圓慧傳
京兆建仁寺沙門慈照傳
京兆建仁寺沙門竺源傳
相州建長寺沙門素安傳
相州圓覺寺沙門道通傳

丹州高源寺沙門祖雄傳
野州興禪寺沙門妙應傳

卷之二十七

淨禪三之九　正傳一十五人　附見二人

京兆南禪寺沙門師鍊傳
京兆南禪寺沙門宗然傳
京兆建仁寺沙門友梅傳
相州建長寺沙門慧崇傳　慧堪
京兆西禪寺沙門旨明傳
京兆三聖寺沙門師侃傳

卷之二十八

淨禪三之十　正傳一十二人　附見二人

卷之二十九

淨禪三之十一　正傳一十四人　附見二人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三

淨禪三之十五 正傳二十二人 附見二人

卷之三十四

淨禪三之十六 正傳一十六人 附見三人

卷之三十五

淨禪三之十七 正傳一十七人 附見一人

京兆寶幢寺沙門良佐傳
京兆養源院沙門道芳傳

卷之三十八

淨禪三之二十　正傳一十八人

丹州天寧寺沙門周及傳
攝州廣嚴寺沙門以倫傳
防州正法寺沙門智碩傳
京兆南禪寺沙門梵芳傳
能州總持寺沙門明見傳
城州大智寺沙門理有傳
京兆妙心寺沙門宗因傳
京兆南禪寺沙門宗繭傳
相州最乘寺沙門慧明傳
江州曹源寺沙門禪英傳
濃州大安寺沙門常訢傳
京兆大德寺沙門宗碩傳
濃州妙勝寺沙門圓心傳
武州國濟寺沙門令山傳
京兆南禪寺沙門元禮傳
攝州護國寺沙門得仙傳

京兆天龍寺沙門周伸傳
但州宗鏡寺沙門明昶傳

卷之三十九

淨禪三之二十一　正傳一十七人

京兆南禪寺沙門圓伊傳
江州退藏寺沙門秀格傳
野州淨因寺沙門方裔傳
上州泉龍寺沙門寶生傳
薩州福昌寺沙門眞濟傳
能州總持寺沙門善救傳
能州總持寺沙門妙光傳
越前慈眼寺沙門自性傳
越前龍澤寺沙門闡本傳
尾州正眼寺沙門祖祐傳
丹州圓通寺沙門法俊傳
豆州臨濟寺沙門道秀傳
京兆天龍寺沙門原冲傳
京兆南禪寺沙門健易傳
賀州佛陀寺沙門梵清傳
京兆建仁寺沙門彥洞傳

卷之四十

淨禪三之二十二　正傳二十四人　附見一人

卷之四十一

淨禪三之二十三　正傳一十六人

京兆南禪寺沙門龍惺傳
防州龍文寺沙門正猷傳
京兆妙心寺沙門玄詔傳
京兆相國寺沙門周嚴傳
京兆大德寺沙門宗僉傳

卷之四十二

淨禪三之二十四　正傳一十七人

京兆南禪寺沙門一慶傳
京兆南禪寺沙門德輔傳
京兆南禪寺沙門祖默傳

越後耕雲寺沙門中珊傳
京兆建仁寺沙門眞玄傳
京兆相國寺沙門周鳳傳
京兆南禪寺沙門素瑛傳
防州龍文寺沙門爲璠傳
遠州雲巖寺沙門慧濟傳
京兆大德寺沙門宗純傳
京兆妙心寺沙門宗深傳
上州雙林寺沙門正伊傳
丹州瑞巖寺沙門大通傳

京兆南禪寺沙門景三傳
京兆大德寺沙門宗熙傳
京兆南禪寺沙門龍統傳
京兆南禪寺沙門宗純傳

卷之四十三

淨禪三之二十五　正傳二十人

京兆妙心寺沙門宗隆傳
京兆萬壽寺沙門梵㪅傳
京兆妙心寺沙門宗頓傳
京兆建仁寺沙門龍澤傳

京兆妙心寺沙門禪傑傳
長州大寧寺沙門須益傳
京兆妙心寺沙門英朝傳
越前永平寺沙門慧應傳
京兆大德寺沙門宗眞傳
長州大寧寺沙門東純傳
京兆南禪寺沙門桂悟傳
勢州淨眼寺沙門玄虎傳
京兆大德寺沙門宗牧傳
上州大中寺沙門明慶傳

卷之四十四

淨禪三之二十六　正傳二十四人

卷之四十五

淨禪三之二十七　正傳五人

卷之四十六

巻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感進四之三 正傳一十九人 附見二人

卷之四十九

感進四之四 正傳一十六人 附見一人

京兆眞如堂沙門戒算傳

卷之五十

感進四之五　正傳二十八人　附見三人

江州延暦寺沙門源心傳
城州勝林院沙門寂源傳
江州延暦寺沙門源泉傳
江州睿山沙門楨舜傳
江州三井沙門覺助傳
江州石塔寺沙門寂禪傳
和州東大寺沙門覺源傳　濟遠

江州三井沙門賴豪傳
京兆仁和寺沙門性信傳
京兆仁和寺沙門長信傳
京兆仁和寺沙門信覺傳
洛北大雲寺沙門文慶傳
京兆釋王寺沙門賴尋傳
城州愛宕山沙門眞統傳
遠州潮海寺沙門大聖傳
城州醍醐寺沙門義範傳
江州睿山沙門禪意傳

攝州兎原山沙門慶日傳
越後國上山沙門佛蓮傳
江州延暦寺沙門良眞傳
城州醍醐寺沙門定賢傳
京兆東寺沙門經範傳
河州錦織沙門行觀傳　良蕙
京兆仁和寺沙門覺行傳
江州園城寺沙門隆明傳
京兆東寺沙門覺意傳
京兆東寺沙門範俊傳

洛北大雲寺沙門恒久傳　圓慶

卷之五十一

感進四之六　正傳一十八人

江州延暦寺沙門增譽傳
江州安祥寺沙門嚴覺傳
京兆仁和寺沙門寬助傳
京兆仁和寺沙門禪譽傳
城州醍醐寺沙門勝覺傳
城州來迎院沙門良忍傳
江州園城寺沙門行尊傳

卷之五十二

感進四之七　正傳二十八

卷之五十三

感進四之八　正傳一十九人　附見五人

卷之五十四

感進四之九　正傳二十三人　附見一人

卷之五十五

感進四之十　正傳三十三人　附見四人

卷之五十六

感進四之十一 正傳一十九人 附見三人

京兆泉涌寺沙門定舜傳
京兆泉涌寺沙門湛海傳
和州西大寺沙門戒如傳
和州海住山沙門覺心傳
和州東大寺沙門禪觀傳
京兆泉涌寺沙門智鏡傳
京兆泉涌寺沙門思允傳 道玄
京兆戒光寺沙門淨因傳

卷之五十九

淨律五之三 正傳一十五人 附見六人

和州招提寺沙門覺盛傳
和州不空院沙門圓晴傳
和州西方院沙門有嚴傳
和州西大寺沙門睿尊傳
和州海龍王寺沙門嚴貞傳
和州海龍王寺沙門玄忍傳 貞允
賀州無量壽福寺沙門行然傳
常州東榮寺沙門源俊傳
和州海龍王寺沙門見空傳 實舜 賴玄
和州西大寺沙門信空傳

河州泉福寺沙門源秀傳 靜辨 眞圓
和州海龍王寺沙門幸尊傳 幸圓
和州護國院沙門性瑜傳
京兆桂宮院沙門澄禪傳
相州極樂寺沙門慈濟傳

卷之六十

淨律五之四 正傳六人 附見一人

和州竹林寺沙門良遍傳
京兆大通寺沙門眞空傳
和州戒壇院沙門圓照傳

和州招提寺沙門證玄傳
和州大安寺沙門禪慧傳
和州橘寺沙門慶運傳
和州五智院沙門乘心傳
攝州勝鬘院沙門圓珠傳 恩順
和州新禪院沙門聖守傳

卷之六十一

淨律五之五 正傳二十一人 附見一十三人

相州極樂寺沙門忍性傳
京兆法金剛院沙門修廣傳

卷之六十二

淨律五之六 正傳一十五人 附見二十六人

卷之六十三

淨律五之七　正傳六人

卷之六十四

檀興六之一　正傳一十七人　附見二人

卷之六十五

檀興六之二　正傳二十一人　附見一人

和州元興寺沙門賢護傳
江州梵釋寺沙門神慧傳
江州叡山沙門朗善傳
京兆行願寺沙門行圓傳
和州東大寺沙門慶信傳
紀州高野山沙門明算傳
江州叡山沙門覺尊傳
城州三鈷寺沙門源算傳
紀州高野山沙門良禪傳
紀州高野山沙門琳賢傳

和州元興寺沙門道寂傳
城州高雄山沙門文覺傳
和州東大寺沙門重源傳
京兆大報恩寺沙門義空傳
筑前崇福寺沙門湛慧傳
筑前觀世音寺沙門濟寶傳
和州川原寺沙門敎辨傳
豐前羅漢寺沙門昭覺傳　建順
京兆轉法輪藏寺沙門文珪傳
京兆本覺寺沙門玉翁傳

卷之六十六
淨忍七　正傳一十五人　附見一人
和州室生山沙門賢憬傳
和州東大寺沙門仁耀傳
信州戶隱山沙門長明傳
江州三井沙門證空傳
豫州久米郡沙門圓觀傳
京兆釋迦院沙門文豪傳
武州慈光寺沙門延救傳
江州叡山沙門信敬傳

江州叡山沙門蓮照傳
江州叡山沙門行範傳
紀州那智山沙門應照傳　春朝
江州叡山沙門玄常傳
豆州修禪寺沙門永助傳
城州正法寺沙門叡効傳
江州叡山沙門皇圓傳

卷之六十七
遠遊八　正傳一十五人　附見七人
和州石川寺沙門慧便傳　慧聰

卷之六十八

讀誦九 正傳三十人 附見六人

卷之七十一

願雜十之三

樂邦二之下 正傳三十六人 附見六人

卷之七十二

願雜十之四

先德三 正傳四十九人 附見十八人

卷之七十三

願雜十之五

神仙四之上

本朝高僧傳總目　終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鍥
本朝高僧傳總目　　　　　　　　兹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序

物之分者自然之理也畢竟州
本之述童章乎區序品而異類之
生分業習之業顯玄聖以崖無
之說和俗素王講太極之理治
世矣然外教所登載域中未

出隱冥撥棄因緣之本不能窮
截六趣也哉
佛世尊因擊三世意務澄度圓
音一演群類不迷圓覺其梵經
也盈乎海藏歟聖寔也等乎河
沙其衡大而且博矣不能編觀

而悉知之因所習故各得一體
焉如來滅後諸宗瓜裂小乘早
析十八部大乘亦造論東漸于
腊那分宗義者十有三家懿言
嘉行導物成務於是澄慧旋唐
道宣宗贊寧承任外史之撰至

法將來矣傳聞遺教然乾殘缺
華夏不全南贍部洲之中靡邇
於
　日國之備盛雖世遵迦文
之累囑蓋又出於風化之淳厚
也三韓始貢大小宗興繼次所
謂三論法相俱舍成實華嚴律

顯密禪淨土凡分統者十家言
誦低唱圓墜云度名德高士歷
代極衆矣爰
欽明御籙一千二百餘載間有
述者而能通傳元亨年中東福
虎關和尚著釋書三十卷僧貞

不盈五百漏網尚多余嘗志于
茲二十都邊陲遐壤周流冒嶮挈
包搜訪者特尚矣隻字片言無
不收拾之禪錄教策王庫之史
公府之秉釋志神書以至雜記
稗說靈籥雲篇積堆如岡遂備

古傳之十科訂替編類遠從上
世迄于
昭代班一千六百六十二人釐
成七十五卷別附總目曰本朝
高僧傳刹利綱要家宗法門含
英磨光滿衰盈匡帝世之珍燁

熿溢美實扶桑僧寶之瓌奇也
時覽乎澆瀉去聖既邈源遠流
支不免無弊纂修之素志在斯
焉耳冀後覺監古人之高躅景
行發菩提心以期俱至薄伽地
而已矣

元祿十五歳次壬午三月吉旦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嗣祖

沙門師蠻書于京華東西軒







日本撰述　目卷　十五

凡例

一梁唐宋三僧傳立十科配十度蓋以諸佛菩薩救濟之大要也今隨舊例分科立題科目少異取義同焉

一漢明之代天竺攝摩騰竺法蘭至館白馬寺始譯佛經自梁僧傳立譯經科騰蘭載首唐宋二傳皆相沿焉本朝　欽明聖曆百濟國曇慧道深來救居精藍肇開經法此方缺譯經之事易以法本科而慧深冠篇二帝名合二僧化同可以爲奇也

一思託延曆僧錄事實詳允明詮護命諸師之章據

用定正不可與釋書以齟齬爲疑矣

一古師先德之行實述作沈冥積底少人得之屢往南北兩都拾蠹咬鼠嚙之餘訂蔵載志如菩提仙那碑文安覺法師行狀是搜索之珍奇若爲艸識則非好古之人矣

一主補官寺者出世諸剎者標某寺沙門如延曆園城南禪建長及東寺興福等是也其餘標某地沙門如睿山三井或某州某所是也皆可例知之

一聖德太子天生聖智毘贊國鈞以世尊法我　朝佛法興隆之人也不可無傳雖慧思之應化而斥夫婦之倫故載于願雜之首

一梁唐宋傳釋書別不篇西方佛祖統紀有淨土立教志混淆高僧尼士錄師譏斥不倫矣夫往生淨剎者學佛者之所歸終而契澆末之機作樂邦篇屬之願雜中

一本朝之神祇正德昭列五社大神歸依三寶百餘明神往往崇佛教古人云應化之神多豈其然乎又仙人歸吾法者尚矣佛說十種仙列仙傳所出半見佛經我國學仙之徒比於他方爲至鮮矣而若陽勝喜撰等皆佛法中之仙也併立神仙之篇

一是書雖方外之撰據史氏法効遷固之贖以著贊論有不及贊不足論者以系日字斷之準支那三傳及正宗記也

一延寶初明僧高泉借余所纂著名德三十餘員之行狀又集流落江湖賢本撰扶桑禪林僧寶傳十卷東渡諸祖傳二卷續扶桑僧寶傳三卷東國高僧傳十卷總括不盈八百人其雕版行舛差甚多指大三百餘余編之中隨處舉正小者尚散有如沙礫別作彈誤防覽者之惑焉

凡例終

援引書目

支那撰述

唐高僧傳　楊文公談苑
景德傳燈錄　正宗記
皇朝類苑　玉海
鶴林玉露　佛祖統記
漁隱叢話　釋門正統
僧史略　宋史
宋高僧傳　教行錄
夢溪筆談　蘿山文集

無門禪師語錄　普燈錄
虛堂禪師語錄　增續傳燈錄
無準禪師語錄　穆菴禪師語錄
虛舟禪師語錄　澹居稿
北礀禪師語錄　古林禪師語錄
斷橋禪師語錄　中峰國師語錄
橫川禪師語錄　即休禪師語錄
愚菴禪師語錄　楚石禪師語錄
恕中禪師語錄　月江禪師語錄
百丈清規　續稽古略

佛祖通載　編年通論
日本風土記　五雜組
書史會要　神僧傳

本朝撰述

聖德太子傳　天王寺手印記
日本記　懷風藻
葛城寶山記　神宮雜事
婆羅門僧正碑文　行基菩薩年譜
泰澄和尚傳　鑑眞和尚東征傳思託撰
同和字傳玄開撰　戒律傳來記

續日本記　弘法大師行狀
同略頌傳　傳教大師年譜
同手簡　諸師入唐請來目錄
性靈集　智證大師年譜
同年文記　十住心論
唐決　延曆僧錄
睿嶽要記　一心戒文
教時問答　平城帝灌頂記
續日本後記　文德實錄
善家祕記　三代實錄

日本靈異記　類聚國史
東域傳燈目錄　諸宗撰述章目
敎家撰述章目　鷲峰山冥占記
遺僞興眞章　南北戒勝劣
應和宗論記　本朝神仙傳
陽勝仙人傳　松室仙童傳
都氏文集　招提舍利靈驗記
桑華詩篇　本朝文粹
續文粹　日本高僧傳
性空上人遺續集　本朝法華驗記

扶桑略記　寺門高僧記
俊芿律師廣傳　同遺屬　諷文
明慧上人傳　同撰述章目
大佛供養物語　平戶記
色葉集　漢光類聚鈔
法儀初例集　江談
僧綱補任　古事談
續古事談　古今著聞集
今昔物語　蒙艸子
撰集鈔　唐人與義空書

興禪護國論 千光　明菴禪師塔銘 明如蘭撰
道元禪師語錄　聖一國師語錄
同年譜　法燈國師年譜
同碑文 西礀曇撰　同塔銘 宋雲林欣撰
大覺禪師語錄　同鏡像記實 伯英
兀庵禪師語錄　孤雲禪師行狀 瑩山瑾撰
徹通禪師行狀 同撰　佛源禪師語錄
佛光國師語錄　瑩山禪師行狀 通幻靈撰
無關國師行狀 明役撰　鏡堂禪師語錄
大應國師語錄　孤峯國師行實 南洲珍撰

同碑文 元用章俊撰　一山國師語錄
清拙禪師語錄　大鑑禪師附錄
佛祖正法直傳　明極禪師語錄
明極禪師行狀　竺仙禪師語錄
同行道記 元南堂欲撰　神子禪師行狀
東明禪師語錄　同塔銘 梵遷撰
月林禪師語錄　東巖禪師行實
業識團 壹山　夢窻明極唱和編
古先禪師道行碑　規菴國師行實 淸拙澄撰
蒙山禪師行道記 允徵撰　遠溪禪師行狀 鄒江濱撰

高山禪師塔銘 明楚石琦撰
復菴禪師語錄
直翁禪師語錄
雙峰國師語錄
佛國禪師語錄
通幻禪師行狀 宗侍者撰
同行狀記 西隱撰
沙石集 無住
手鑑 同
佛燈國師語錄

在菴禪師行業 日巖光撰
東山禪師語錄
同塔銘 椿庭壽撰
佛照禪師語錄
峩山禪師行狀 了菴明撰
無象禪師語錄
滅宗禪師行狀 德吾撰
雜談集 同
聖財集 同
鐵庵禪師語錄

虎關國師語錄
元亨釋書
乾峰國師語錄
夢巖禪師語錄
同行狀 春作興撰
夢窗國師語錄
正法論
言外禪師行狀 實傳真撰
佛德禪師語錄
此山禪師語錄

濟北集 虎關
海藏記年錄
同行狀 竹菴稼撰
大燈國師語錄
月堂禪師語錄
同年譜
續正法論
安國尊勝幢記 東傳
義雲禪師語錄
大歇健禪師年譜

不見禪師行狀 信侍者撰
雪村禪師語錄
同行道記 大有諸撰
起山禪師語錄
自曆譜 中巖
大拙能禪師年譜
別源禪師塔銘 中巖月撰
寂室禪師語錄
天境禪師語錄
東歸集 天岸

偉仙禪師塔銘 得光撰
同類稿
南海禪師行狀 良鑑撰
中巖禪師語錄
東海一漚集 同
南遊東歸集 別源
月蓬禪師塔銘 明見心復撰
同年譜
大智禪師偈集
拔隊禪師語錄

月庵禪師語錄
同行實 春作興撰
南英禪師語錄
通幻禪師語錄
蘭洲禪師語錄
同塔銘 竹庵稼撰
普濟禪師語錄
獅子筋
雲溪禪師語錄
丱餘集 愚中

徹翁禪師語錄
平田禪師語錄
竺山禪師語錄
龍泉禪師語錄
同行狀 明叟澗撰
太清禪師語錄
通天橋賀頌集
無涯禪師語錄
平心禪師年譜
愚中禪師年譜

稟明鈔 同
碧潭禪師行實 江岳策撰
同行狀 中巖月撰
義堂禪師語錄
日用工夫集 同
同實錄 妙前撰
蕉堅稿 絕海
清溪禪師語錄
高圓集 汝霖
了幻集 古劍

無極禪師實錄 徹戒撰
龍山禪師語錄
青山禪師語錄
空華集 義堂
春屋國師語錄
絕海禪師語錄
龍湫禪師語錄
剛中禪師語錄
鐵舟禪師語錄
觀中禪師語錄

實峰禪師語錄
彌天禪師語錄
碧雲集 中恕
嵩山禪師行業 石室玖撰
友峰禪師塔銘 一曇瑞撰
靈岳禪師行業記 一菴麟撰
夢嵩禪師塔銘 景南文撰
秉拂法語集
東漸寺詩板
禮羅漢偈編

大全禪師語錄
伯英禪師語錄
少林一曲 嵩山
一華禪師行狀 湖心鼎撰
無底禪師行狀 虎溪乳撰
性海禪師傳 明之誠撰
可菴禪師塔銘 東漸易撰
一覽亭偈集
慈恩寺詩板
荏柄天神詩彙

石屋禪師塔銘 惟肖巖撰
在先禪師語錄
龍涎集 一菴
常光國師語錄
大愚智禪師語錄
春作禪師畧稿
恭翁禪師塔銘 華岳冑撰
東海瓊華集 惟肖
太白禪師語錄
別峰國師行道記 明大方遐撰

竹居禪師塔銘 天隱澤撰
一菴禪師語錄
同行狀 正宗統撰
同行業錄 天章郁撰
藏春禪師語錄
古幢禪師行業記
惟肖禪師語錄
東漸禪師語錄
同疏稿
岐陽禪師語錄

不二遺稿
伯師禪師語錄
春耕集
仲方禪師語錄
養叟禪師行狀 實傳眞撰
南遊稿 鄂隱
蟬闇外稿 瑞巖
傑翁禪師語錄
晦夫集 信仲
桃隱集

同自曆譜
心田禪師語錄
聽雨集
白崖禪師語錄
心關禪師履歷記 華岳冑撰
瑞巖禪師語錄
同行道記 正宗統撰
證龜成鼈 日峰季江 叟大
越雪集 元方
妙心寺記 雪江

雲谷禪師偈集
夢語集 同
竹鄉集 同
狂雲集 一休
明叟洞禪師語錄
翰林葫蘆集 景徐
南禪寺記 大有
萬壽寺記 天祐
總持寺記
羅漢寺記 高菴
日件錄 瑞溪
入東記 同
一休禪師年譜
竹居清事 慧鳳
京華集 横川
雪樵獨唱集 蘭坡
鹿王院記 春屋
永平寺記
妙興寺記 德吾
梅城錄 天章

雪嶺禪師語錄
景川禪師語錄
悟溪禪師語錄
東陽禪師語錄
妙心六祖傳
禿屋長柄帚 正宗
村庵集
古嶽禪師語錄
半陶稿 彥龍
天祐禪師語錄
梅溪集
同行狀 大休休撰
特芳禪師語錄
正燈錄
蘋齋集 九鼎
大容禪師語錄
蕉庵遺稿 季弘
季瓊日記
東海禪師語錄
器之禪師塔銘 了菴悟撰

一州禪師行實記 曇英應撰
默雲稾
實傳禪師道行記 常菴崇撰
大林國師塔銘 最岳良撰
月舟禪師語錄
獅子吼集 大有
大休國師語錄
角虎文集 常庵
巨濟禪師語錄
了庵悟禪師語錄
天隱禪師語錄
十樣錦 西川
古嶽國師道行記 驢雪灝撰
笑嶺禪師行狀 東海朝撰
月泉禪師語錄
松蔭稿
常庵禪師語錄
寅闇稿 同
宏智小參鈔 了庵明
泰秀禪師語錄

曇英禪師行狀 玉隱興撰
流水集 東沼
澤庵禪師年譜
大愚築禪師語錄
隱元禪師語錄
常陽雜錄
永明蘿衣偈稾
妙心視篆錄
瑞泉視篆錄
破沙盆
春林禪師行狀
島陰漁唱集 桂菴
愚堂禪師語錄
一絲禪師語錄
同年譜
常樂拜塔偈稾
大德視篆錄
圓覺視篆錄
洞家代語
大德夜話

不動亭偈纂
悠然亭詩編
五山前住簿
大德前住簿
諸山住持簿
鎌倉五山記
扶桑禪刹記
五山視篆目子
五嶽宗派
五派一滴圖
曹洞宗派
禪師號敕書集
相國寺寶塔記
兩聖記
梅屋雜鈔
慧峰歲時回向集
貞和集鈔
臨濟錄鈔
鷗巣集　南江
梅花無盡藏　萬里

諸偈類要
鐵餕餡　彭叔
伊勢太神相傳袈裟記
達磨寺中興記
覺英僧都傳
一遍上人傳
增賀行業記
往生要集
日本往生傳
續往生傳
拾遺往生傳
後拾遺往生傳
高野往生傳
新修往生傳
山槐記
宇治拾遺物語
發心集
閑居友
元要記
明月記

左記
右記
先達記
法然上人傳
選擇集
眞心要決
聖光上人行狀
記主上人行狀
修學形儀記
石函鈔
拾芥鈔
職原鈔
制禁宇治網代官符
感身學正記
教誡打聞集
實相上人傳
御島寺賴賢碑銘
壒囊鈔
大聖竹林寺畧錄
三國佛法緣起

內典塵露章
淨土付法傳
淨土源流章
禪爾上人宗燈傳
梵網補忘鈔
東鑑
御製法華品釋　花園帝
御製七箇條法門　同帝
神風和記
圓大曆
眞言傳
山家要略記
泉涌佛牙記
凡骨鈔
東寶記
太平記
臨幸私記
和長記
吉野拾遺物語
峯相記

薩戒記　東齋隨筆
溪嵐拾葉集　釋家官班記
八家祕錄　先德名匠記
密宗血脈鈔　祕鍵鈔
八幡愚童記　八幡愚童訓
仁和寺傳　諸門跡譜
天台座主記　東寺長者補任
青蓮院門葉記　寺徳集
園城寺傳　海人藻芥
新羅明神問答鈔　北野記

法隆寺別當記　東大寺別當次
興福寺別當次　書寫山長吏籍
東南院住持籍　廬山寺住持籍
戒壇院住持籍　泉涌寺住持籍
三鈷寺住持籍　二尊院住持籍
遣迎院住持籍　東大寺要錄
興福寺流記　廣隆寺流記
大雲寺記　寶滿宮記
無量壽院記　勸修寺記
編年集成　百錬鈔

光嚴帝紀　賀茂法進記
宇佐八幡緣起　山王緣起
大安寺志　藥師寺志
多武峯志　東大寺志
書寫山志　醍醐寺志
弘川寺志　高天寺志
樹林寺志　卷尾寺志
廬山寺志　誓願寺志
金龍寺志　金蓮寺志
平等寺志　善光寺志

西教寺志　忍辱山志
眞如堂志　因幡堂志
屋島寺志　清凉寺志
宰府誓願寺志　宰府觀世音寺記
大聖竹林寺畧錄　法金剛院雜誌
鶴岡八幡宮供僧帳　東大八幡靈驗記
宗像事跡考　豫章記
諸家大系圖　公家畧系圖
武家系圖　河野系圖
里見家譜　奥平家譜

華嚴宗系　法相宗系
三論宗系　傳律宗系
天台宗系　天台門跡宗系
廣澤流密系　小野流密系
因明宗系　眞盛上人傳
睿山首楞嚴院過去帳　招提寺念佛過去帳
玉印鈔　金澤八卷鈔
金剛寶戒章　大原談義
辨官補任　七帖見聞
一言芳談　遺告鈔

嘉吉軍記　善隣國寶記
比丘尼戒本　習見聽諺集
教家雜錄　安樂光院記
地藏靈驗記　信玄全集
信長記　合運圖
大佛工系圖　神社考
將軍家譜　鹿嶋根本記
本朝遯史　扶桑隱逸傳
遍照心院雜誌　律苑僧寶傳
清澄寺志　神峯山志

君臣小傳　王代一覽
八宗綱要　壬岐齋藤記

援引書目終

本朝高僧傳卷第一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法本一之一

百濟國沙門曇慧傳 道深

釋曇慧百濟國人蚤入大唐時匠席綜大小乘遊化為志彼國聞此方崇佛法欽明十五年春二月慧及道深偕計貢來敕建精舍延以居之是本朝有沙門之始也但以士民未知所以歸嚮三寶時機難調不述宗乘國史亦不記所終

贊曰慧深二師選擇外貢化導不著不知何宗余想

不出政摩提婆之宗羅什入關大倡三論成實自唐以前諸師習尚二論是以其法早傳於三韓耳延曆十五年官符稱成實論附三論二師為本宗也明矣且為此方之騰蘭故系冠于篇首焉

百濟國沙門觀勒傳

釋觀勒百濟國人研究三論旁通外學推古十年冬十月受選來朝敕居元興寺擇俊秀者就勒學書太子豐聰曰吾在衡山勒為弟子嗜天文地理學吾呵其涉藝術雜於眞乘夙因不竭又追蹤來猶言星曆甲申年有比丘殺害祖父帝召群臣曰夫沙門者歸敬三寶從事戒法何無慚愼作此惡逆朕甚愧之僧尼犯罪者悉補刑之乃詔諸寺索惡比丘一時僧尼多逢朁疑勒上表曰佛法自至東漢經三千歲傳之百濟已一百年百濟先王聞日本天皇睿聖敏明貢上佛像經論未滿百歲是以僧尼不習法律所以作大逆職而斯由也今聞聖制惶懼不知所如伏願除大逆者其餘悉赦勿罪是所憲章之正仁政之及也帝重詔曰道人犯法何以誨世俗乎自今以往應置僧正僧都檢校僧尼勒任僧正高麗德積爲僧都是本朝立僧綱之始也

贊曰在昔秦世僧尼衆夥或有衍濫姚興下書使僧䂮任僧正僧遷為悅衆以濟頹緒矣吾推古帝登庸勒積以匡法律異域異時王制之同塤篪相合蓋朝有護法之后則野有聯芳之僧佛法之感應何世何國而得不爾哉

南天竺沙門菩提達磨傳

釋菩提達磨南天竺香至王第三子也天性純淸幼通佛理本名菩提多羅二十七祖般若多羅遊化至南印度香至王請宮供養施以實珠出其三子展拜多羅問所得珠驗王子智磨辯無礙迥邁一見多羅

鑒識生知乃爲剃染授以今名服膺左右垂四十年
益琢靑冰多羅告曰如來以正法眼藏付大迦葉展
轉以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
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已承統寄大播玄
風破六宗之邪伏異見之慢化導印度六十餘載遂
觀眞丹有大乘氣遂泛滄瀛達于東土時梁普通元
年秋九月也廣州刺史蕭氏迎請館之表聞武帝詔
赴京師冬十一月抵於金陵法駕出迎肅入宮中命
坐正殿帝乃問曰朕嘗造寺度僧有何功德磨曰無
功德帝曰以何無功德磨曰此但人天小果耳帝曰

何謂大乘功德磨曰淨智妙圓體空寂如是功德不
於世求帝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曰廓然無聖帝
曰對朕者誰磨曰不識帝不契磨乃知帝不可悟渡
江至魏過少林寺面壁默坐時人稱壁觀婆羅門有
神光者博雅之儒棄往少林立雪斷臂得安心法易
名曰慧可魏孝明帝欽磨高風三詔不起就賜摩衲
袈裟金鉢銀水缾若干以致供養士庶信嚮禪僧如
林磨居九白將歸天竺乃倂門人言其所悟道副曰
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磨曰汝得
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

更不再見磨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
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磨曰汝得吾骨慧可禮拜
依位而立磨曰汝得吾髓卽付正法眼藏幷傳衣說
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
然成于時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覩磨斥相指心屢與
論議師詞義明辯若峽倒川奔而偏局之量自不堪
忍競起加毒藥至第六度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
復救乃往禹門千聖寺端坐示滅卽太和十九年十
月五日也徒衆相集塔全身於熊耳山定林寺後三
歲魏使宋雲歸自西域逢于葱嶺手攜隻履翩翩獨

往問之卽曰西天去因謂雲曰汝主已崩雲茫然而
別暨復命果然乃以其事聞孝莊帝詔令啓壙視之
惟空棺隻履在焉舉朝驚嘆敕取隻履就定林寺告
衆供養梁武帝自撰碑文祭之其後歷八十有四年
磨遊此方卽推古天皇二十有一年也推古女主太
子聖德攝政十二月朔太子過和州片岡時磨作飢
人相弊服襤縷而臥路傍眼有異光其體甚香太子
之駒躃易不前太子乃下問其姓名不對太子便詠
和歌問之曰斯那提流野箇多烏箇夜摩酒伊比爾
宇惠氏布勢留多比比等阿波禮於夜那斯磨擡頭

詠和歌酬之曰伊伽婁箇野等美能於可和迺陀惠波古曾和我乎保伎彌能弭奈波倭須戻咩太子與飲食脫紫衣覆之曰乞快安寢言訖歸宮明日遣使看之使者復言飢人既殂太子悲慟命駕馳片岡親率臣僚窆葬焉經於數日太子謂侍臣曰前日餓者非凡必是眞人也重復遣使視之封樹自若使者開壙所賜紫服疊在棺上餘無所有太子即取其衣自服之時人曰惟聖知聖信矣哉太子所築之墓見今在焉俗呼達磨墳也

論曰初祖來遊之事虎關鍊公之釋書論辯詳矣而

近世儒生議言片岡飢人非是達磨浮圖好事者之言而後世沿襲而不知其非也只是隱遁異人也又曰虎關以爲實是達磨筆之於書讚美焉余曰不然當時聖德高居儲貳之位肇開能仁之教我祖以有南嶽之舊盟是故來于片岡而舉世知飢人之爲達磨者何也蓋聖人之感物也不然而然是所以後來禪化東漸陰涼天下之根柢也何以覈諸藤俊生曰達磨和尚至富緒河寄於斑鳩太子載在本朝文粹俊生仕村上帝先鍊師也四百年此時尚未知有禪宗而早就世之所傳言之又太子歛飢人之處古來號達磨墳則可謂鍊師始言之乎哉遊履萬方石壁無礙者菩薩之意生身也分身百億生死自在者諸佛之妙用也但我釋迦法中優說之彼縫掖之徒本所不見所不知況以凡人之管見窺大聖之藩籬多見其不知量也於其所不知闕如也者仲尼之明訓也胡居叨弄脣也耶

高麗國沙門慧灌傳

釋慧灌高麗人入隋從嘉祥寺吉藏大師稟三論旨推古三十三年正月元日本國貢來敕住元興寺盛說空宗是歲夏旱詔灌祈雨灌著青衣演講三論大

雨即下天皇大悅擢任僧正白鳳十年春二月和州禪林寺成請灌爲落慶導師灌又河內志紀郡創井上寺弘通本宗垂年九旬而滅度爲本朝三論宗始祖焉余抵常州鹿嶋信宿根本寺歷覽殿裏有慧灌僧正之牌榜側弊朽字畫燦然主曰慧灌當寺開山也問古記無有之按昔武雷命神護景雲元年出鹿嶋居奈良三笠郡所相接故移瓶錫諭化東民歟

贊曰欽明推古之二朝百濟高麗入貢之僧大概提婆宗也而不說宗教又無統付暨灌師來始講三論上下仰風貽厥相序染法朗者三論之祖也在興皇

寺服青衣登講筵灌師之披青衣祈雨得徵亦有所
據焉

百濟國沙門道藏傳

釋道藏百濟國人博且靈通白鳳年中觀光日國持
統二年秋七月旱詔藏禱雨不崇朝而天下普潤帝
貴法驗之速賚賜甚膴養老五年六月元正帝詔曰
沙門道藏釋家棟梁法門領袖年逾八十氣力羸衰
若無綿帛之施何寄恤老之志有司四時須供藏東
渡之後撰成實論疏十六卷既垂九齡化于南京昔
東大寺之學者法相宗論習俱舍三論宗兼學成實

至講成實靡不據於藏疏其講磨止者三百餘年不
能無憾也

賛曰藏師之事國史不記何宗見著論疏則政摩宗
乎實爲一家之宗祖也夫成實論者東晉羅什譯出
三千門人横竪講敷自爾歷世名僧或著注疏或述
鈔釋藏師與先進并鑣而馳固不忝聖鑒者歟

和州元興寺沙門福亮傳

釋福亮姓熊凝氏本呉國人來朝出家從高麗慧灌
僧正習稟三論兼善法相又入支那謁嘉祥師重研
本宗住元興寺熾唱宗敎任僧正齊明四年大織

冠鎌足公於山科陶原家新建精舍延亮講淨名經
是南都維摩會之權輿也

和州元興寺沙門道昭傳

釋道昭姓船連氏河州丹比郡人天資明敏戒珠無
缺住元興寺聲暢四方白雉四年癸丑五月奉渡海
之敕與沙門定慧道嚴等十有三人從遣唐使小山
長丹入唐高宗永徽四年某月也昭屆長安謁弘福
寺玄弉三藏弉謂諸徒曰此沙門向來多度人矣汝
等勿以異域人輕之因謂昭我昔往天竺驛路粮絶
不遇人家殆將餓死偶一沙門以梨子惠我我噉之

氣力日健漸達竺土其沙門卽汝前身也夙緣不虛
其可忽乎命居同房指摘纖隱曲示綱猷昭與慧愿
等諸師同社頭頂一日弉語曰敎相繁冗勞多功少
無如學禪此宗微妙汝當承此法傳東域昭伏膺參
修尋獲證悟又指見相州隆化寺慧滿禪師滿公鄭
重開示乃曰先師僧那嘗言昔達磨大師以楞伽經
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唯此四卷可以印心汝
歸國度衆當爲所據昭還弘福告別弉授以佛舍利
經論及相宗章疏又以鐵鐺與之曰我從天竺持來
烹物治病必有神効仍以贈汝出抵于登州衆人多

疾以鐺亨粥或煎水哺之病者皆愈既至洋中風濤俄作漂蕩七日有卜者曰此海神所爲神嗜寶物必索此鐺也當獻之得進昭曰此佛國靈器三藏所賜其可捨諸舟人僉曰安得以一鐺而喪衆命乎昭不獲已以鐺投海風波立止船進著岸直回南都專事誘導此土始聽楞伽深旨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之說元興寺東南隅別構禪院終日定坐國人崇信學禪者多昭又遊諸州勸利濟或鑿義井或造渡船架橋梁化蹟殆遍城州宇治橋修營此其一也昭在外十載有敕歸院昭每坐禪或三日一起或七日一

飡又夜分牙齒放光誦經文武二年冬十二月藥師寺繡佛成詔昭爲開眼供養講師賞任大僧都此任以昭爲始一日無病索湯沐浴披衣坐牀光明盈室問門人曰汝等還見光麼諸徒曰見昭曰莫妄言莫妄言後夜光明透壁徹于庭松少選其光指西而去香氣亘房諸弟怪往見之昭已逝矣實文武四年三月某日也上聞嗟悼中使弔臨門弟子等憶放光牙將收供養已爲鬼神所取隨西天法火葬於栗原薪盡火滅後暴風遽起骨灰共失焉享年七十有二坐臘若干載昭稟性寛仁和氣逼人弟子等試竊鑿便

器漏汚坐褥昭微笑曰放蕩小子穢人之牀卒無復言傳來經籍藏於禪院和銅二年元明帝遷都平城昭之徒奏建禪院於新都是謂平城右京禪院也經書亦藏於茲本朝入唐傳法相者凡有四人道昭第一番也

贊曰漢劉寛妻欲驗寛之心使侍婢覆羹汚衣寛不恚而徐言爛汝手乎昭公見穢坐褥笑而不訶眞俗雖異樞機是同吾門不以爲奇故人未稱之偶閱國史得此一事矣傳聞昭公參四祖道信禪師有悟處誠哉其然昭公臨終之指示滅後之神異豈云顚沛

莫不禪道只是不命家故後人罔言想夫此方禪法之初承矣乎

和州法隆寺沙門智藏傳　神泰

釋智藏者吳國人福亮法師在俗時之子少隨慧灌僧正於元興寺習究空論之旨又入唐國質餘蘊歸住法隆寺講誘衆僧白鳳元年詔任僧正不記其終太安寺道慈元興寺智光禮光藏之徒也又釋神泰受三論於福亮居元興寺爲衆開講名併智藏有弟子宣融一人宗付相續至于六世矣

和州觀音寺沙門智通傳

釋智通不詳何國人稟性敏察學道不倦齊明四年秋七月奉敕共沙門智達乘新羅船問脂那風謁玄奘三藏時奘公在洛陽玉華宮翻譯經論殷勤隨事切磋唯識業成還念回居和州開觀音寺專說法相此方義學以通親受奘師競詢教法名播四方白鳳二年三月敕爲僧正是相宗入唐得法之第二番也

唐聖善寺沙門善無畏傳

釋善無畏中印度人父佛手王甘露飯王之裔也神姿爽拔宿蓄德藝十歲統戎十三嗣位得軍民之情昆弟嫉能稱兵構亂鬩牆斯甚畏告母及群臣致位

於兄固求佛道母哀許之畏乃南至海濱遇殊勝招提得法華三昧聚沙爲塔凡一萬所寄身商船往遊諸國密學諸部聽習超群解究五乘道該三學總持禪觀妙達其源初詣那蘭陀寺有達摩掬多者掌定門之祕鑰佩如來之密印畏投身接足奉爲本師掬多授瑜伽三密教神龍現前其諸契印一時頓受即日灌頂爲人天師稱曰三藏遠遊大荒遍禮聖跡入鶏足山爲迦葉剃頭受觀音摩頂母以畏遊方日久謂爲已沒旦夕泣淚喪其兩矅洎附信問安朗然如故五天之境自佛滅後九十六種崢嶸專見畏隨其所執破滯析疑歸迷津於覺路掬多謂畏曰汝與震丹有緣今可行矣畏頂辭去歷迦毘羅國至烏萇國登雪山畏不念掬多自空而至曰菩薩久離相寧有病耶言訖沖天洸然病愈路出吐蕃屆大唐境以馱負經至西州涉河龍陷馱足沒于泉下畏亦入泉止住龍宮宣揚法化開悟甚衆及牽馱出岸經無沾濕初畏過北印度境聲價已達中國睿宗詔將軍史獻出玉門塞以候來儀開元之初玄宗夢見眞僧姿狀非常躬御丹青寫之殿壁及畏之至與夢符合帝悅有緣飾內道場尊爲教主開元四年畏齎梵夾始屆

長安敕住西明寺問勞重疊錫貺異常寧王已降跪席捧香接遝帝座禮以國師五年奉詔翻譯虛空藏求聞持法一卷十二年隨駕入洛復奉詔譯大日經具足梵文有十萬頌畏撮其要縮作七卷曰大毘盧舍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寶月譯語一行筆受文質相半妙諧深趣上符佛意下契根緣利益要門斯文爲最又出蘇婆呼童子經蘇悉地羯羅經各三卷畏開禪觀獎勸初學嘗於本院鑄銅爲塔手成模範妙出人天寺衆以銷冶至廣庭除湫隘慮風至火盛災延寶坊畏笑曰無苦自當知也鼓鑄之日果大雪蔽空

靈塔出爐瑞花飄席又屬暑天亢旱帝遣中官高力士召良祈雨良曰今旱數當然也若苦召龍致雨必暴有所損不可爲也帝强之曰人惱暑病雖風雷亦足矣有司爲陳請雨具旛幢螺鈸備焉良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急撤之乃盛一鉢水小刀攪之梵言數百咒之須臾有物如龍其大如指矯首瞰水面復潜于鉢底良且攪且咒頃之有白氣自鉢而興逕上數尺稍稍引去良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馳去廻顧見白氣疾旋自講堂而西若一匹素飜空而上既而昏霾大風震電力士纔及天津橋街中大樹多拔爲

力士入奏而衣盖霑濕矣帝稽首迎良再三致謝其感神聖殆不遑備記焉本朝元正帝之代來儀此方初止南都興福寺東南隅後往但州發心貴山建一精藍説眞言教屢垂神迹遊化諸州衆機未熟眞敎無聞遂納大毘盧遮那經於和州高市郡久米道場又歸唐居西明寺二十三年十月七日右脇累足奄然而化享齡九十九坐夏八十法侶哀慕皇心震悼遣鴻臚丞李現欽具威儀賓律師護喪事二十八年葬龍門西廣化寺定慧所薫全身不壞爲本朝延曆二十四年内侍宣日昔天竺三上人雖並降臨不勤請受徒遷發舟遂令眞言絶而無傳此言無異也弘法大師慕靈跡駐錫於但州精藍自書發心貴山閭成寺大字爲山門額又樹石浮圖後人或又稍記無畏之事

贊曰十住論曰若大聲聞神通自在一日過五十二億三千大千世界無畏者登地菩薩瑜伽悉地大聖者其神通妙用不可思議往來支竺搏桑猶如游隣里何疑之有近世道俗徒學膚說不達法理往往容議何異夏虫疑氷耶噫不可以域中之學擬界外之聖焉

和州大安寺沙門審祥傳

釋審祥新羅國人觀光此國尋師求法又入唐從賢首國師傳華嚴還居大安寺雖光湜泉東大良辨興華嚴宗一昔夢着紫衣青裙僧告曰欲弘大敎當請嚴智師開講於不空羂索前時元興寺有嚴智法師便往請之智曰我學解膚淺不與名合方今審祥師包蘊宗乘是卽香象大師之上足眞嚴智師也往請此師辨抵大安三請不起因聞於闕皇帝乃詔天平十二年臘月十八日於金鐘道場始講大乘華嚴獅子吼經於是都下十六員名匠豫内學賓持衆擬

座開題之日帝率卿僚幸寺聞法祥振無礙辯妙解入神紫雲一片降覆春日山見者歎異皇情大悅賜絲帛一千餘匹太上皇皇后及公卿已下檀嚫供給塡委羅陳勅慈訓鏡忍圓證三大德爲覆師歲講二十卷三年畢功從此專弘華嚴良辨爲首弟子益多以十四年壬午終於所住不詳世齡法臘祥師之事不載于國史及釋書今據凝然之記以立傳焉

贊曰華嚴者如來初成道之圓頓大乘經也理深事廣非登地之人無以達其奧焉祥師親見康藏國師傳眞理歸弘宣得時龍象圍遶聖主臨光神明現瑞

自非宿世根源之大士追還如來初分之會能有如斯邪今言華嚴者以祥師爲初祖也

南天竺沙門菩提仙那傳

釋菩提仙那南天竺人姓婆羅遲婆羅門種也氣宇明敏神情湛然研究眞經旁通世學一十六國景行其德九十六種鑽仰其風遂世高支讖之塵遊化冒山越海遂到大唐緇素奔赴皆日本使丹治比廣成留學僧理鏡把尚芳譽要請東歸那感懇請以開元二十三年冬十月伴林邑國僧佛徹唐僧道璿同舩浮海暨於洋中俄逢暴風波濤注日陰曀迷天闇冥偟遽不知所爲那乃端仰一心入禪須臾風定波息以本朝天平八年夏五月達筑紫大宰府秋八月抵攝州難波津僧正行基率百員僧郊往慰勞和言梵語往來復敘密究如舊識基謂徒侶曰法本不生今亦不滅雖赴化之質蹤跡於雙林而法身之靈布影於沙界經云應以婆羅門身得度者而爲說法是也關闢以還雖時經百王世更萬載寧有蔥右梵英印度聖種梯山架海弘化本邦如今聖德作而異人至昌運興而大化隆非但諸佛悲願之感抑亦聖朝崇法之應也吾儕既逢斯運復見此人盍咨盡至歟其致

迎接聖武皇帝詔禮部鴻臚雅樂三僚調奏音出郊迎於是僧俗輻湊闐城溢郭肩隨踵接送入京輦勅住大安寺東坊供賚日隆公卿彥英皆往拜謁那爲人也居敬行簡喜慍不形高秩厚禮不回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諷誦雜華以爲心要尤善梵呪天平勝寶元年東大寺毘盧大像成詔那爲開眼供養導師三年四月勅爲僧正時人呼稱婆羅門僧正天平寶字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夜半合爪向西辭色不紊如入禪樂奄爾遷化享年五十七坐夏若干歲越月二日舍維於登美山右僕射林邪臨瘞爲著誌銘

子曰吾常觀淸性直巖自性身而猶尊重彌陀景仰
觀音汝曹抛吾資藏本物奉造阿彌陀淨刹又云吾
生在之日普爲四恩造如意輪像欲更造八大菩薩
像無常行追其願不諧宜共相助畢功矣弟子等奉
遵遺旨修飾八像又刻肖像並置大士傍焉
贊曰余遊南都訪諸寺衆蔵戒壇院檢閲雜策其中
南天竺婆羅門僧正碑銘一章事實文奇隨喜寫之
豈圖千餘歳後獲斯遺籍而與釋書所載事蹟大異
然碑文者傳法弟子修榮平素隨仕記其所親見不
可有一毫之差故今據碑文而正焉

本朝高僧傳卷第一

音訓
曇徒含切　勒歴徳切　砮力灼切　頹徒雷切　壚麃上呼淵切下陳知切　瀛餘輕切　儵祖畯切　伻補耕切使也　閔昌六切　壁奇寄切　襤褸上盧談切下兩舉切　窆悲驗切　沿襲上夷然切下席入切　麗鄰溪切國名　楞盧登切　鑣卑遙切　纖思廉切　頡頏上胡結切下胡郎切　宂而隴切雜也　腔驅羊切　褥而六切　閱與逆切　錫貺上思積切下虛放切　隘烏懈切　霾謨皆切　塡亭年切　曀於計切　帑他朗切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一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二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法本一之二

唐福先寺沙門道璿傳

釋道璿唐許州衞氏卽靈公之後也少齡慕道出家從定賓律師於東都大福先寺稟戒學律尋師習串三藏參嵩山普寂和尚探禪要質華嚴回福先寺敎誨四衆日本普照榮叡聞風至寺申請東征以天平八年伴菩提仙那來是時本朝律學未備詔居大安寺西唐院爲傳戒師學海深長敎人不倦嘗講所以

成聖必依持戒講梵網經行事鈔註梵網經廣勸遐邇諷誦清亮識如金石聞者感悟四威儀中修淨行品復勸學賓曰汝等如說修行經云若人依此而行一切諸天魔梵龍神八部聲聞獨覺所不能勸退居和之比蘇寺著發願文四亭季月修禮懺供一優婆塞夢璿乘六牙白象著白衣向東而去明日遷化天平寶字四年閏四月八日也享春秋五十有九臨亡曰依如幻三摩提下從六地依般若波羅密多上盡八地與淨行品理相扶會璿與僕射吉備眞備善滅後僕射慕行實云

贊曰天平已前諸師不敎戒法暨乎璿公專勸戒波羅密而輦下僧侶始知持犯開遮矣匪啻氷雪外相且亦牆壁內心觀乎日之示趣臨終之善言而可知焉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僧中亦有斯人

唐大明寺沙門鑒眞傳

釋鑒眞揚州江陽縣人齊淳于髡之後也唐嗣聖四年生總丱俊敏器度宏俠早遊閭黌習記誦十四隨父入大雲寺見佛陀像感動夙心啓求出家父奇其志付智滿禪師循拜訓屬天后初元詔於天下度僧乃爲息慈配住大雲神龍元年從道岸律師受菩

薩戒景龍初暦抵長安翼歲春依荊州恒景律師稟具實際寺時年二十二觀光兩京講肆就融濟律師學南山鈔依義威智全聽法礪疏前後九遍該三藏研台敎迄壯歲旋淮海敎戒律住揚州大明寺化門益熾輪下龍象祥彥法進等三十五人化主一方天寶元年本邦榮叡普照屆寺聽講一日展拜曰昔聖德太子記曰我沒後二百年有異域人興隆眞敎今鍾其運願和尚輟此方之化爲吾國之師眞曰我聞南嶽思禪師生彼爲王興隆佛法又聞長屋王製千袈裟施此土一千沙門衣緣繡偈曰山川異域風月

一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思是佛法有緣之國也吾當往矣天寶二年冬與其弟子祥彥道興思託法進等神足二十五人賚經論若干帙佛器等若干與徒屬一百八十五人同駕一船從揚子江至狼溝浦惡風俄吹爲濤船碎潮水蘸腰寒苦難忍幸免登岸更修舟楫過廣州溫州等五十六州上名山遊巨刹緇白喜迎受戒七年戊子春在揚州崇福寺眞與睿照相謀造船經卷佛器所載一如天寶二年又率祥彥神倉法進思託等道俗舟師一百餘人季夏發崇福屆新河帆海過常越州止署風山眞夢緋衣三官人岸上

列拜既出洋中暴風怒濤水黑如墨舟人告曰船今將沒有何所惜棄擲海神欲投棧香籠時空中聲曰勿投棄又有神將介甲操仗各立船艫舳尋時風定三日過蛇海其長三丈餘色如錦文三日過銀魚海魚長尺餘飛白翳滿空中五日經飛鳥海其大如人壓舟背沒拂之衛手出魚海之水俄泊一島有池清水甘美衆人爭吞各得飽滿明日欲斟只見陸地稍得順風歷江州明州等十五州漸著中華之地飢渴難厄不可具述所到州牧縣主爲難遭想建寺蒞壇罔法受戒禮讚供養檀嚫財物充凡在逆旅十有三年其間泛海至第五回稍載珍寶如初發時風濤所沮快快不止又旋揚州歷司龍興近光等巨刹天寶十二年冬十月大使特進藤原河清副使銀青光祿大夫大伴胡萬聞眞之宿志屆近光寺堅請東渡眞復相其法進思託等高弟三十五人乘大伴氏船天平勝寶五年十二月著薩之秋妻屋浦寓太宰府翌載二月達攝之難波唐僧崇道等迎慰供養亞相仲麻呂藤公遣使問候既入南京敕正議大夫安宿王出羅城門拜迎慰勞館於東大寺天竺菩提仙那唐道璿謁見慰問公卿士庶奔波作禮眞乃以佛舍利三千

粒彌陀藥師彌勒觀音像各一軀華嚴經八十卷涅槃經四十卷佛名經十六卷止觀玄義文句六十卷四分律七十卷法礪律師四分疏十卷智首律師菩薩戒疏五卷定賓律師飾宗義記補釋宗記各一卷觀音寺高律師義記十卷道宣律師含注戒本戒壇圖經各一卷懷道律師戒本疏四卷玄弉法師西域記十二卷阿育王塔樣金銅支提王懷水精手幡四枚菩提樹子三千丰王右軍眞行書一卷等上表進呈聖武皇帝遣正議大夫吉備眞備傳宣遠凌鯨波而來入此國其志可貴朕建東大寺既經十年欲立戒

壇爲僧尼受戒法以無師範素志未果今幸卿暨孔
慨朕意自今授戒傳律之任一以委之乃授傳燈大
法師位茲歲四月建戒壇於盧遮那殿前上皇始受
菩薩大戒相尋皇帝太后太子公卿同受戒法四百
三十餘人眞摘根藥蕃說木叉戒於是一時高德靈
福賢璟志忠善頂道縁平德忍基善謝行潛行忍八
十餘僧棄舊新受是本朝登壇授戒之始也眞後建
戒壇院於大殿之西又特院北剏唐禪院熾啟四衆
七年二月賜皇子開府儀同新田部之邸別建梵刹
永爲戒場宜營地昧爲堪結界建營未始上皇崩殂

孝謙帝嗣欽眞德崇信特隆是夏任大僧都轉大僧
正兼司法務冬十一月割備州膏腴一千畝納唐禪
院薦上皇也天平寶字元年賜號大和尚眞患綱務
故有此授眞乃以千畝稅經營伽藍敕藤高房監護
造事三年僝功律寺所備奐然有序號唐招提寺詔
築戒壇帝乃受菩薩大戒公卿百僚一等受戒因詔
天下諸宗度者先入招提受戒學律由是四方趨嚮
戒法昇盛四年夏詔啟梵網會以資上皇五年春眞
奏下野藥師寺築紫觀音寺各建戒壇充東西戒學
也眞在唐時梵僧遺以祇園靈土三斗所築戒壇皆

塗其上而規制偏秉法於南山圖經七年春忍基夢
講堂棟折以爲遷化之相無何眞告衆曰仲夏六日
化縁盡矣至期面西跏趺而逝摩頂尚煖延殯三日
顏不異常塟於寺之艮隅香氣滿山谷黑白走喪報
齡七十有七坐臘五十有五唐國諸寺聞眞訃皆各
著喪服向東舉哀設大會齋於龍興寺云受戒弟子
四萬餘人嗣其法者法進思託仁韓法顯曇靜法載
義靜法成智威靈曜懷謙慧雲如寶慧良慧達慧常
慧喜總三十餘人眞神異流辯優得二嚴講法勵疏
四十遍行事鈔七十餘遍羯磨疏輕重儀各十遍手

寫一切經總三藏修造伽藍八十餘所開無遮大會
若干場製袈裟三千領施五臺諸山衆僧初浮海時
金字大乘經五部伽梨衲衫鐵鉢坐具各一千法具
佛像米錢藥艸滿載大舶其在唐講律時石軟浮圖
放光又有菩薩稱般若仙現三日六時讚歎而去或
授戒降甘露或振錫茲泉出舍利放光神人守護厄
渡海時罹日南瘴氣兩目失明而大藏文句多所暗
記故敕眞正差誤上足思託律師白衣弟子眞人玄
開各撰東征傳一卷
贊曰世有菩薩乘之人朝必有聖知之君此全依有

入法時處之緣也眞公垂耳順凌原鳥海陷龍蛇鄉飄寄身命旅泊於三十五州所到官寺挽留衣祓竟歷十二年弘願素守聖王迎爲戒師戒壇招提爰始經營廣導四部以萬善之地其嘗險阻也如玄奘蹈西域其持毘尼也似道宣住南山其乘嘉運舖法寶者罔冨於眞公也於戲諸家崇以爲本朝弘律之宗祖豈無因緣而然耶

林邑國沙門佛哲傳

釋佛哲林邑國人入南天竺從菩提仙那稟佛教通密咒欲入海需如意珠賑濟衆生貧苦乃浮南海以

密咒召龍王咒縛索珠龍王畏法力解髻珠將投之哲右手結劍印舒左手以受焉龍王紿曰昔娑竭龍女獻寶珠世尊合掌受之痛哉像季佛弟子隻手受之哲即解印合爪受珠龍王得縛脫便入海底哲亡然而歸唐開元中仙那誘入眞丹本朝天平八年秋七月復隨仙那來朝與仙那共住大安寺且受帝徵哲多持密部來今只有悉曇章一卷本朝樂部中有菩薩拔頭之舞林邑之樂哲之所傳也

系曰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哲之爲龍王所紿不足爲賢與通曰君子可欺以其方如象許於舜校人紿子產雖聖賢而不可以實不受之龍王以世尊之事實之哲公以佛弟子之不逆詐而以誠隨彼且抱疑心者佛之所誡也其所紿亦宜也焉

江州比叡山延暦寺沙門最澄傳

釋最澄本姓劉氏其先東漢孝獻帝之遠裔登萬王吾應神帝之暦慕王化而來賜江州地采邑志賀葦姓曰三津首也父百枝無嗣禱睿嶽神其妻乃娠以神護景雲元年生於志賀邑七歲就家塾聰明無儔十二投大安寺行表剃髮稟習唯識華嚴起信從鑒

眞之徒聽天台疏受具足戒締菴叡山綜覈經論常憂不見台教全文又往南京會見玄義文句止觀四教義維摩經疏等是鑒眞之所帶來隨喜書寫宿習洞曉爲衆講演延暦十六年以智行譽上供奉班明年冬肇修十講會請南都七大寺名德十員輪次爲講師今十一月法華會是其舊例也二十一年春正月國子祭酒和氣弘世弟眞綱屈善議勤操等十大德於高雄山寺講說妙經澄爲證者帝使治部大輔和氣入鹿賜敕宣稱之二十一年賜入唐求法詔遂以其月二十三年秋七月從遣唐使菅淸公僅經三

旬達明州界乃德宗貞元二十季也九月至台州偶
刺史陸淳請荊溪上足智者七世孫道邃和尚於州
下龍興寺講敷止觀澄就見之邃授以一心三觀之
旨并菩薩大戒澄處東歸有懷疑者乃造刺史陸公
作援證焉陸公署曰最澄闍梨身雖異域性實同源
特稟生知觸類玄解觀光上國傳教名賢邃公法師
總萬法於一心了殊途於三觀而最澄親承祕密理
絕名言猶慮他方學徒未能信受所請印記安可無
所憑乎因寫天台所傳疏記二百四十卷尋登台嶺
見禪林寺行滿座主滿亦妙樂高弟與澄以荊溪以

上諸籍祕蹟而曰智者大師言滅後二百餘歲我法
傳東國祖識有徵汝持此法當爲海東傳燈之始祖
二十一年如越州龍興寺遇順曉阿闍梨受三部灌
頂密教及得陀羅尼經書印契圖樣灌頂器物曉與
書曰昔開元朝三藏善無畏從佛國大那蘭陀寺傳
大法輪轉至大唐國傳付傳法弟子義林是國師大
阿闍梨也年一百三歲見今在新羅國轉大法輪又
付大唐弟子順曉亦是鎭國道場大德阿闍梨復付
日本國供奉大德弟子最澄轉大法輪最澄是第四
付屬令佛法永永不絕焉又於唐興縣參脩然禪師

機語投契得達磨一派牛頭山法夏五月乘大使藤
賀能船著長州濱卽延曆二十四年也八月九日識
內地震朝議奏澄爲國誦經仍降宣詔澄先獻唐國
佛像尋入京城表上西土所得天台密宗諸教文曰
竊以六爻探賾猶局生滅之鄉百物正名未涉眞如
之境豈若隨化權教之開三乘機路隨自實教之示
一乘道場哉然則妙法難傳流其道者聖帝圓教難
說演其義者天台伏惟陛下出宸承圖登極膺運東
夷之鄉化歸德於先年北蕃之來朝賀正於每歲於
是萬機之暇一乘惟懷冀得圓宗垂爲大訓由是妙

圖極教應聖代而流傳祕密眞宗感皇緣而格止最
澄奉使求法遠蹈靈蹤登台嶺越疆船寫教跡所獲經
論疏記二百三十餘部并五百卷又金字法華金剛
般若等經智者大師禪鎭白角如意等隨表奉進奉
表以聞敕曰大唐受法供奉最澄阿闍梨傳來天台
諸典籍流布天下宜寫七寺書寫七通卽給禁中上
紙付國子祭酒和氣弘世監寫又詔道證守遵修圓
勤操慈蘊慈寬等碩師於野寺常住寺令受學新寫
天台教文又敕和氣弘世宣詔眞言祕教未傳此方
最澄阿闍梨幸得此法宜爲國師九月一日敕於清

灌峰高雄道場起都會大壇選道證修圓勤操正能
延秀廣圓等八人受灌頂三摩耶小野岑守奉敕看
護法事是本朝灌頂之始也是月敕於紫宸殿令修
五佛頂法又選圓澄等名德受灌頂是宮中修灌之
始也是時本朝大乘四家三論法相華嚴律宗也二
十五年澄奏加新天台法華宗並為五宗澄又慨念
除三論法相外華嚴毘尼成實俱舍僅有名而無受
業之徒一宗若廢則衆善不全非所以資政化興徽
法也特奏朝廷乞每歲加度僧一十二人五宗各二
俱舍成實各一制可勝虞永忠奉表賀謝大同五年

正月宮中金光明會始度天台年分八人光定善忠
預焉弘仁三年建法華三昧堂置智德者長講相續
六年春詣宇佐八幡宮講法華神聞妙法託言感喜
乃啟齋殿賜紫衣二襲其一鬱多羅一袷衣又赴唐
時宿豐前賀春山下夢梵僧來謁右肩似人左肩如
石曰我賀春明神救我業報我當加助求法欲知其
實海中急難現光為驗澄明旦見山右邊巖崩宛如
所夢洋中風波果現光曜澄及歸朝建法華院自創
講經是日豐前田河郡吏等錄寄紫雲覆賀春嶺從
此右巖漸生艸木年年蕃茂其法華院即神宮院也

六年八月依弘世請於大安寺塔中院闡揚妙法摧
三乘之昇著準一乘之權衡諸寺名德會集伏膺澄
立願造六寶塔度六千部妙經東州三所中國二所
西邦一所今睿山東西塔者中國之二所也是歲行
東關寫法華二千部一萬六千卷上野下野各建一
級塔納八千卷長講不絕預經塔會者緣野寺九萬
人大慈寺五萬人所過諸州嚮化類之其過信州見
長阪無館行客有難乃募緣置廣濟廣極二院往來
受賜十年三月上表乞建大乘戒壇於睿山其條四
科具證緣起降表南京諸寺詳定建否興福寺護命

抗表斥之東大寺景深著迷方示正論舉二十八失
南都七寺毀唇喧極明年二月澄述顯戒論三卷表
進博引大乘戒文作顯戒緣起返詰二十八失又降
其書無敢間議者十三年春二月賜宸書傳燈大法
師位記六月三日澄奏狀言夫如來制戒機宜不同
衆生發心大小各別所以文殊豆盧上座殊位一師
十師羯磨各異伏望天台法華年分度者二人於比
睿山每年二月先帝國忌日依法華經制令得度受
戒從此一紀不聽出山四種三昧令得修練則一乘
圓宗戒定永傳山林精勤遠及長劫制可翼日四日

右僕射於中道院春秋五十有六夏坐三十有七其日睿略有奇雲湖律道俗相共見之十有二日藤冬嗣捧圓戒敕許之詔來冬十有一月御製哭澄上人律詩臨於山日円嗟雙樹下戢化契如如慧遠名猶駐支公業已虚艸深新廟塔松掩舊禪居燈燼殘空座香煙續像爐法體何人住塵心傷有餘一時公卿才子和送宸韻澄博經論兼知陰陽工巧醫方辨穰機屬文章文稱多得人如義眞圓澄光定圓仁等法門之棟梁也右僕射藤冬嗣大中大夫大伴國道國子祭酒和氣弘世朝請大夫和氣眞綱問道竭力之

之魁也平生撰述註法華經十四卷註金光明經五卷註仁王經註無量義經各三卷顯法華義八卷天台靈應圖集守護國界章總持章各十卷法華輔照付法緣起長講願文新集聖經序各三卷灌頂儀式二卷照權實鏡金錍論註決權實論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六千部法華銘各一卷凡二百六十餘卷十四年春二月賜寺額曰延曆寺貞觀八年秋七月敕謚傳敎大師

贊曰一聞台敎理解互融時時拂拭傳牛頭風二部瓶瀉修灌頂主開顯一乘發他師蒙艸創艮嶽祝護聖躬爲台宗祖法輩無窮垂九百歲尤執其中智者懸讖合節應期善言臨歿戒徒衆戮口無麤語手不罰笞淵乎澄師瞻之卬之

本朝高僧傳卷第二

音訓

璿 旬緣切　暴 步木切 日乾也　皃 梏昆切　賫 牋西切　蘸 莊陷切

穰 柔先切　牣 而震切　梱 苦本切　相 邦妹切　僝 鉏限切

塾 神六切　覈 胡得切　贖 土華切　驗 魚欠切 證也　盾 乳允切

斥 昌石切　隳 呼回切　讖 楚禁切　麤 音粗　笞 抽知切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鋟
本朝高僧傳卷二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65
SS号=14664065